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 子部第七冊目次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類纂圖二卷(六)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

八編類纂二八五卷六經圖六卷八編  
類纂圖二卷(六)

〔明〕陳仁錫輯

明天啓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六

釋編

學類

史記儒林傳序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曲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于閔王路廢而邪道興于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日苟存用我者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六

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前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爲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大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處于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于子夏之倫爲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于戰國儒術既絕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于咸宜之際孟于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

儒生與  
六藝

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子之禮器往歸陳王于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戊戌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閑于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于是喟然歎興于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時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起絀王獄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于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于齊則轅固生于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齊魯自胡毋生于



趙自董仲舒及賈太后廟武安侯田蚡爲丞相總貴  
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  
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  
然嚮風矣公孫弘爲學官倬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  
御史言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  
之大倫也今禮廢學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  
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  
以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禮之化以廣  
賢才焉謹與太常減表博士百官平議曰聞三  
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

朱百六

7.1

願之朝廷其慙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  
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  
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原  
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典焉爲博  
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  
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敏  
長上肅政教順鄉裡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  
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  
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  
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按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其美小吏淺聞不能寃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遷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上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通郡一人先用補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漢制千石尉史比百石後郡中乙科二百石補太行舍人掾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備員請者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人語類集

天  
分  
書  
本

29

東漢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  
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東而先訪儒雅採求闕  
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過逃林藪  
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  
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于是立五經博士各  
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  
侯書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四博士太  
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遵

豆干戚之容備之于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蛇乎其  
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  
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  
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  
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  
帶縉紳之人圓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復爲  
功臣子孫四姓未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  
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人  
學濟濟乎洋洋乎盛于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于  
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

人稱類集

卷五十六

子

故事額命史臣著爲通議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推高第爲講  
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  
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  
竝陳敦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于是制詔公卿  
妙簡其選三署郎通經術者皆得密舉自安帝攬政  
薄于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頽敝  
鞠爲園蔬牧兒弄豎至于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醜之  
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  
室試明經次第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

國者儒皆補郎舍人大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  
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子鄉射月一饗會  
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  
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  
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  
行金貨定蘭臺泰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  
帝乃詔諸儒正立五經刊子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  
書法以相參驗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初光武  
還還洛陽其經牒祕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  
倍子前及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援亂自辟雍東觀蘭

八稱類集

卷五十六

本

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策文東觀其剖散其謙  
圖書大則連爲帷蓋小乃制爲膝屨及王允所收而  
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去其半矣後長安之  
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東京學者衆衆難以詳載  
今但錄其能通經名家者以爲儒林篇其自有列傳  
者則不兼書若師資所承宜標名爲證者乃著之云  
范曄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  
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生遊庠序聚橫塾者  
蓋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  
廬暫建羸<sub>也</sub>櫛<sub>也</sub>櫛動有千百其書名處義開門受徒

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其或訛雜至有分爭  
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難允以合一家之說  
故楊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又從而續其聲  
悅夫書禮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之徒莫之或從故  
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說說之學各習其師也且  
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  
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  
綱家知遠邪歸正之路自相靈之間君道批倖朝綱  
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  
之臣息其開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上  
人編牒集

卷三十五

七

請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溫皇甫嵩之徒  
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大業可  
移猶勒躬晉主之下復復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  
而無悔心暨乎剝梟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群英乘其  
運世德終其祚跡衰微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  
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獎勵學者之功篤  
矣切矣不備春秋至乃比于殺逆其將有意乎

北史儒林傳序

李延壽

自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魏追武  
初定中原雖日不暇給始建都邑便以經術為先立

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有餘人天興二年春增國  
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四年春命樂師入學習武釋  
業于先師明元時收國子為中書學立教授博士太  
武始光三年春起太學于城東後徵盧玄高九等而  
令州郡各舉才學于是人多砥尚儒術草真獻文大  
安初詔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  
人後詔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一百人次  
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八十人中郡立博士  
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  
一人學生四十人太和十中收中書學為國子學建明

八編類集

卷三十六

八

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天開皇于之學及遷都洛邑詔  
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孝文坐與僕射不忘講道劉  
芳李彪諸人以經書進崔光邢辯之徒以文史達時  
復詔管國學樹小學于四門大選儒生以為小學博  
士員四十人雖貴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燕齊趙魏  
之間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舉茂典郡貢孝廉  
神龜中將立國學詔以三品以上及五品清官之子  
以充生選未及簡置仍便停廢正光三年乃釋奠于  
國學命祭酒崔光講孝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暨  
孝昌之後海內淆亂四方校學所存無幾齊神武生

於邊朔長于戎馬因魏氏喪亂屬余朱殘酷弦歌之音且絕粗豆之容將盡永熙中孝武復得覓于國學又于顯陽殿詔祭酒劉歆講孝經黃門李郁說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講大戴禮夏小正篇復置生七十一人及永熙西遷天平北徙時初遷都于鄴國子置生三十六人至興和武定之間儒業復盛矣始天平中范陽盧景裕同從兄仲禮于本郡起逆齊神武免其罪置之賓館以經教授太子以下及景裕卒又以趙郡李同軌繼之復徵中山張彫武勃海李欽刁柔中山石曜等通爲諸子師友及天保大寧武平之朝人編類集

宋宣六年

十

亦引進名儒授皇太子諸王經術唯濟南之在儲宮性識聰敏頗自砥礪餘無聞焉齊氏司存或失其守師保凝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鄉而已自外莫見其人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增籍固不屬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游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人編類集

宋宣六年

十

周文受命雅重經典于時西都板蕩戎馬生郊先王之舊章往聖之遺訓掃地盡矣于是求闕文于三古盧景宣學通群藝修五禮之缺長孫紹遠才稱洽聞正六樂之壞明皇內有崇文之觀外重成均之職洎保定三年帝乃下詔尊太保燕公爲三老帝子是臨太學袒制以食之奉觴以醑之其復命輪軒而致玉帛徵沈重于南荆及定山東降至尊而勞萬乘待熊安生以殊禮抑亦近待之美也自正朔不一將三百年隋文廣期纂歷觀釋箕之禮博士督縣河之辨侍中竭重席之與于是超擢奇雋厚賞諸儒中州之盛自漢魏以來一時而已及帝暮年專尚刑名批駁之徒咸非篤好暨仁壽間遂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復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于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畢至使相與講論得失于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一以聞奏焉于時舊儒多以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潯鄉咸師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師徒息散盜賊群起空有建學之名而無弘道之實

唐書儒學傳序

歐陽修

贊曰春秋易詩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

斷如孫至漢與劉快著今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  
與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  
穀梁赤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同舛然猶悉  
本之聖人其得失蓋十五義或繆誤先儒畏聖人不  
敢輒改也嗟助在唐名治春秋撫誦三家不本所承  
自用名家學憑私臆失尊之曰孔子意也隨陸從而  
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沒乃數千年助所推著果  
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  
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助果謂可  
乎徒令後生穿鑿詭辯誦前人拾成說而自爲秘秘  
人所難集  
助所階已

論秦焚書

馬端臨 通考

秦以儒者爲博士每國家有大事則下博士議之然  
因淳于越進議封建而下焚書之令因盧生輩竊議  
存專而下坑儒之令蓋此二事者皆激于博士之正  
論然則其所進用者必皆得面諛順指如周青臣叔  
孫通輩然後能持祿苟免耳稍引古義持正論則按  
迎鱗觸奇禍是書雖存而實亡博士官雖設而實廢  
矣又按史記言始皇問盧生竊議亡去大怒曰吾前  
收天下書

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

欲以與太平求奇藥今聞韓衆去不報徐市等費以  
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間然則始皇所謂  
不中用者所聞之六籍是也所謂召文學方術士求  
奇藥者所存之醫藥卜筮等書是也然六籍雖厄于  
煨燼而得之口耳所傳屋壁所藏者猶足以垂世立  
教子載如一日也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  
發錫而竝未嘗有一策流傳于徒世者以此見聖經  
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  
之好惡而爲之興廢也

卷六

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七

圖書編

學類

說心

白沙先生曰：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

說性

八編類纂

卷二百十七

一

朱子曰：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於氣質之中，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

三綱五常考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錫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輒則內豎以告。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

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燠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

漢高帝詔曰：人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披堅執銳，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王侯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爲太上皇。九年，淮南王、梁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

八編類纂

卷二百十七

二

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爲樂。

唐太宗正觀二年，頡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庭幾，可雪耻。四年，李靖擒頡利可汗，以獻。上皇聞之，數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托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命置酒凌烟閣，酒酣，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

太宗嘗謂近臣曰：吾今日生日，世俗皆爲樂，在朕朝



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已邑至于康延于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廩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于封帥車二百乘以侵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殺弟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弟子之道也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也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族於殺也

人編類集

卷之五

五

漢孝文初即位淮南王長自以為最親驕奢數不奉法上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獵與上同輦常謂上大兄歸國益恣不用漢法六年謀反事覺乃使使召長至長安丞相張敖等雜奏長所犯不軌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置法于王其與列侯吏二千石議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其赦長或罪廢勿王有司奏請處蜀嚴道叩斬於是盡誅所與謀者乃遣長載以緇車令縣傳袁盎諫曰上素驕淮南王不能置嚴相傳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其逢霧露道歿而

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長謂侍者曰吾以喻不聞過故至此乃不食而死縣傳者不敢發車封至雍雍令發之以外聞上悲哭謂袁盎曰吾不從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宿衛不謹故病歿于是上乃解曰將奈何曰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上即令丞相御史逮諸縣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置守冢三十家後封長子四人爲侯民有作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三人不相容上聞之曰昔堯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耶乃追諡爲厲王置園如諸侯儀十六年上臨憐淮南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早天立王三子王淮南故地帝於淮南前

人編類集

卷之六

六

唐太宗貞觀十年諸王荆王元景等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得已按太宗此言其殆有感於驕暴之事乎唐明皇帝素友爱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之暇多從諸王游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



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玉王帳宋王成器尤恭謹未嘗議及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諛間之言無自而入春秋傳晉荀盈卒未莖晉侯飲酒樂膳宰屠剛趨入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學術辨二

夫援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日繁月難斯人入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之學吾之說雖或明於一時終將東解於西水堅於東霧釋於前雲溺於後嗷嗷焉危困以疾而卒無救

人編類集

卷言七學

於天下之分毫也夫聖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內外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異於聖人也持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竟舜一之相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親君臣義夫婦

別長幼序朋友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學者亦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皆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習記誦之煩詞章之厚滋功利之馳逐但使之義序別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者或長于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者其

人編類集

卷言七學

八

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而不以崇卑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屈當是時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於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皋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業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

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已之累也故復勤其稼而不耻其不知教視辨之善教即已之善教也獲司其樂而不耻於不明禮視臯之通禮即已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余物我之阻瞽之一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耻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管焉足不耻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癢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

入編類集

九

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倡孔孟既沒聖學廢而異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內濟其私已之欲天下靡然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扣假相偽日求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剗奪不勝其禍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者慨然恐傷蒐獵先聖之典章法制而沒拾修補於異

八

爐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難以賢知皆不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脩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者僅可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牆遂不復可親於是平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後之以為麗若是者紛紛藉藉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遵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謔譁跳跟騁奇鬪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瞶精神恍惚日夜遨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真

入編類集

一

佛老之徒

自知其家業之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事于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聞有覺其空疎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事業而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替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當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于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







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刪詩，存三百篇，遺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間也。漢時言詩者四家：齊、轅固、生、傳、伏、恭、任、末、爲、齊、詩、魯、申、公、傳、包、咸、高、詡、魏、應、爲、魯、詩、燕、韓、嬰、傳、薛、漢、召、馴、潛、臺、敬、伯、爲、韓、詩、荀、卿、授、魯、國、毛、亨、毛、萇、傳、謝、曼、卿、衛、宏、賈、逵、鄭、衆、馬、融、鄭、玄、爲、毛、詩、宏、作、小、序、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齊、魯、韓、三、家、並、立、于、學、官、毛、詩、至、漢、平、始、得、立、齊、詩、亡、於、曹、衛、魯、詩、亡、于、西、晉、韓、詩、內、傳、亡、于、情、三、詩、既、亡、而、毛、傳、獨、行、蓋、大、毛、公、之、詩、得、之、申、公、申、公、傳、之、子、夏、其、說、多、合、于、金、滕、儀、禮、國、語、孟、子、諸、書、自、漢、晉、至、唐、宋、皆、用、其、說、至、鄭、樵、作、毛、詩、辨、妄、以、已、意、解、之、朱、子、集、註、乃、多、主、鄭、玄、鄭、玄、有、詩、譜、歐、陽、公、有、詩、圖、皆、爲、十、四、國、世、次、而、作、漢、志、詩、六、家、唐、志、詩、二、十、五、家、宋、志、五、十、三、家、皇、明、設、學、造、士、專、主、朱、子、集、傳、而、諸、家、之、學、止、備、參、考、成、祖、命、儒、臣、纂、詩、經、大、全、行、于、世、

公羊傳。上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

公羊壽

貢禹 堂谿惠 具都 嚴彭祖 王仲 東門雲

公羊壽

董仲舒 褚大

胡毋子都 龐公

睦孟 顏安樂

劉向 左咸

段仲溫

冷豐 馬宮

呂步舒

佳公

徐公弘

孟卿 陳廣 饒略 孫賀

左傳

左丘明 曾甲 吳起 吳期 鐸椒 庚卿

孫卿 張蒼 賈誼 賈公 張禹 尹更始

翟方進

尹更始

尹成 劉歆

胡常 賈護 陳欽 王莽

穀梁傳

子夏穀梁赤孫卿申公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

榮廣

周慶

丁姓申章

子孫胡蕭秉

皓星公蔡千秋尹更始尹成

劉向

房鳳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七

二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春秋言爲尚書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因魯史以成春秋厥後則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之傳三家惟公穀立于學官余讀子夏喪服傳乃知公穀之文有所本焉三傳之行公羊獨盛蓋董仲舒公孫弘以春秋顯其後顏嚴二氏之學益廣武帝爲之立顏嚴二博士唐玄宗所謂學開五傳者也穀梁之傳甚寡惟吳太子好之宣帝爲立博士亦樹劍之意也卒不著東漢謝詠穎容爲左氏張玄爲顏氏丁恭周澤爲嚴氏又有李育何休盛稱

公羊爲墨守而穀梁寢微矣歷漢魏西晉至南渡始得范武子漢志春秋二十三家唐志六十六家宋志一百二十九家皇明惟春秋詞安國刻于學官至成祖命儒臣纂脩春秋大全行于世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七

三

徐生徐襄徐壽

公戶滿

桓公

單次

閔人通漢

方梁

戴聖

戴德

徐良

蕭奮孟卿

后詹

閔公卿

慶昔

夏成

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周表  
諸侯將喻法度惡其奢已減去其籍漢興魯高堂生  
傳士禮十二篇訖于孝宣之世后蒼最明戴德戴聖  
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學官禮古經出于魯淹中  
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二戴所傳儀禮也戴德傳記  
八十五篇大戴禮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今禮記也  
西漢慶氏與二戴並傳東漢止立二戴博士後惟曹  
褒父子宗慶氏學漢末惟鄭玄宗小戴記爲之注通  
儀禮周禮爲三禮漢志禮十三家唐志六十九家宋  
志六十四家樂志雜于禮記中凡六家漢惟制氏以  
入編類集

卷之七

三

世在樂官頗能記其鑾銑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武帝  
時河間獻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  
事者以作樂記與制氏不相遠至明惟陳鵠禮記註  
列于學官成祖命儒臣纂脩禮記大全行于世

周禮 劉向 劉歆 杜子春

鄭興 鄭衆

賈逵 馬融 鄭玄

秦用苛政與周官相反故禁焚獨慘至漢孝武是書  
始入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而見故不立博士成帝詔  
劉向校錄經傳子歆繼之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  
述始得列叙著于錄畧而里人河南杜子春年且九  
十能通其說鄭興與子衆及賈逵往受業焉由是議  
郎衛仲南郡太守馬季良皆若周禮解詁林孝存曰  
武帝知周官末世頃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  
入編類集

卷之七

三

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惟鄭玄偏覽群  
經以爲經世大法其載周禮故能答林碩之論網羅  
衆家爲之條註陸德明爲之釋文唐賈公彥爲之疏  
而後周禮大行于世



<p>其奉</p>	<p>江翁</p>	<p>長孫</p>	<p>后著</p>	<p>張禹</p>	<p>孝經</p>	<p>顏芝 顏貞</p>	<p>按孝經自魯共王得之孔壁告蚡蚡書人無識者孔安國以今文考定書之竹簡唐玄宗白註詔元澄為疏始立于學宮有顏經十八章孔安國傳二十二章劉向從顏氏</p>	<p>人壽類纂</p>	<p>王吉 張禹</p>	<p>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 王卿</p>	<p>庸譚</p>	<p>韋賢 韋玄成</p>	<p>孫侯勝 蕭望</p>	<p>夏佐建 張禹</p>	<p>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卷目 孔安國 扶卿</p>	<p>按王充云武帝得論語于孔壁中皆名曰傳孔安國以古論教晉人扶卿始曰論語漢安昌侯若魯論于</p>
-----------	-----------	-----------	-----------	-----------	-----------	--------------	--	-------------	--------------	---------------------	-----------	---------------	---------------	---------------	--------------------------	---

<p>夏侯建又從王吉授齊論釋善而從號曰張侯論焉以授成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列于學宮古論惟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為本泰考齊論古論為之法魏何晏又為輯解梁陳時惟鄭何立于國學皇明惟朱氏論語列于學宮而成祖命儒臣纂脩論語大全行于世</p>	<p>大學</p>	<p>申廣</p>	<p>戴聖 程頤 程順 朱熹</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人壽類纂</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p>學庸二書漢小戴輯禮記四十九篇之中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列于學宮漢鄭玄註唐孔穎達疏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宋孝宗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為之章句或問通稱為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大行于世皇明亦惟朱子學庸章句列于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大學中庸大全並行</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陸善經注

○趙岐注十  
孫奭疏

丁公著

孟子前史皆在儒家趙岐陸善經爲之註張鑑丁公著爲之音一至宋始列子經而孫奭爲之疏孟子有外書四篇性善辨又說孝經爲政趙岐云偽書也漢文嘗置孟子博士王充馮休李遵司馬公林慎思鄭原叔之徒與孟子異者凡六家故世儒又有異孟尊孟書皇明惟朱子所註孟子列子學宮成祖命儒臣纂脩孟子大全行于世

入編類集

卷百七

言

郭璞

樊光

劉歆

孫炎

雅

○周公孔子子夏叔孫通梁文

爾雅舊附孝經六書爲小學之書隋經籍志以附論語類至唐陸德明始爲周公之書列于經趙岐云孝文嘗立爾雅博士然史漢無徵焉嘗考之前代小學一書古者八歲入小學故保氏掌教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指事會意諧聲轉註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人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試學以六體試之六體

若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知古今文

字舉印章書幃字也古例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

故老至于表世是非無証人用其私皇明太祖輯洪

武正韻一書行天下令科試行後一以是書爲準

入編類集

卷百七

言

終

編類纂卷之二百十八

陶史編

學類

西漢經學訓述

高皇帝既誅項籍楚地悉定籍嘗封於魯獨魯爲之守不下帝怒罵引兵欲屠之抵城下然且聞弦歌之聲於是歎息謂其守節死禮義之國釋不誅後遇魯以大牢祠孔子蓋其感也

孝景時王戊據於吳反有端太傅韋孟欲不諫不能忍欲顯諫不可遂乃作詩自道諫風之其詩曰肅肅

我祖國自豸韋肅衣朱綬四牡龍旂形弓斯征撫寧

遐荒總齊羣邦以異大商迭彼大彭勲績惟光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叔聽譴寔絕我邦我邦既絕厥政斯逸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庶尹羣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隳我祖斯侯遷于彭城在予小大勤族厥生解曰諫許其反數聲阨此緩秦未耜以耕悠悠緩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於赫有漢四方足征靡適不懷萬國攸平乃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傳是輔兢兢元王恭儉淨壹惠此黎民納被輔弼饗國漸世垂烈于後乃及夷王克奉厥緒咨命不永唯

王統祀左右陪臣此惟皇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水以繼祖考邦事是廢逸游是娛大馬駉蹕是放是驅務彼鳥獸忽此稼苗烝民以匿我王以綸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圖是恢唯諛是信喻諭詔夫諤諤黃髮如何我王曾不足察既覲臣下追欲從逸緩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曾不夙夜以休今聞穆穆天子臨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正遐繇近殆其佑茲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鑒嗣其罔則彌彌其失岌岌其國致水匪霜致隊靡緩瞻爲我王管靡不練典國牧顛孰達悔過追思黃髮秦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八

二

繆以霸歲月其徂年其逮耄於晉君子庶顯于後我王如何曾不斯覽黃髮不迭胡不時監王終弗念聞乃請老去位懼乃禍從予鄉在鄉時作詩以明志詩曰微微小子既考且厯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泊羣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嘉越遷于魯既去彌祖惟懷惟願祁祁我徒載有盈路爰戾于柳鬻予作室我徒我環築室于墻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演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

如何夢我王嗣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連微徵老夫茲既遷絕洋洋尼仲祝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弦歌于異他邦我雖鄙者心其好而我徒佩爾樂亦在而已遂卒于鄒君子曰孟諫詩直矣而以諷名於王戊爲諷也王戊畜不臣之邪心而孟以逸游荒樂諫故曰諷隱而不私直而不切其有忠臣之心也哉乃爭不遇而退退而遠去樂仲尼之道優優乎古之道與章世爲漢儒宗有以也當是時孔子十世孫藏與從弟安國世其學帝說之欲以爲御史大夫臧謝讓曰臣世以經學爲業願得

木齋集  
卷五

三

領太常典家學以綱紀訓故足矣帝說以爲太帝禮賜如三公而安國得古文尚書爲撰傳云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於學傳業者浸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枝葉稍蒙穢不翦矣然自朝廷至於邦國議事以制而昌邑廢興之際明諫顯爭畢營於前經宣帝本始之初蔡義韋賢以授先帝經相繼爲丞相而魏高平之謨洞然於易洪範月令之文初書惟獨歐陽禮后蒼易田何春秋公羊列學官至石渠講議大臣平奏天子稱制臨決乃復立施孟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教

梁春秋博士焉

宣帝以孝武皇帝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詔議立陶樂夏戾勝議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遇牛蝗虫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

丞相御史劾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丞相長史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繫治者踰年勝霸既久繫獄霸欲從勝受尚書勝辭以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歎曰君信道篤乃如是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

八編類集  
卷五

四

不怠已帝以地震釋勝霸復官

初董仲舒以春秋授蘭陵褚大東平瀛公廣川段仲瀛公守經學不夫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齊孟卿魯莊孟孟授下邳嚴彭祖彭祖治郡高入爲左馮翊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諫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曲意修小禮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何能至宰相乎願少自勉強彭祖正色曰凡通經術當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蓋猶董江都廉直家法云瀛公授琅琊貢禹禹又受睢孟學後爲御史大夫孟卿授疏廣廣爲太子太傅廣授琅琊筦路

御史中丞路授鄆陵孫寶賈大司農各有傳皆原本仲舒云

初章丘江公授穀梁春秋爲博士而董仲舒善公羊通五經江公明於口與仲舒論武帝前論不如仲舒丞相公孫弘亦本爲公羊是以穀梁不立而魯崇廣皓星公二人從江公受焉廣高材多通盡師法與公羊大師唯孟等難數用之由是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頗復受穀梁宣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以問丞相賢少府勝樂陵侯高三人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當立公羊齊學故不相說也於是蔡千秋爲郎矣召入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見說之帝愍其孤學且絕遂郎十人從千秋受學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詔故諫大夫劉向從受之江復死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官使卒授十人者積十年明習召五經名儒議殿中平公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多是穀梁而穀梁大顯初燕大傳韓嬰爲韓詩兼通易而燕趙間獨好詩故傳詩而韓易獨傳貢禹於王吉同術學友善又操行同已朝廷推轂又同故世傳王陽結綬貢禹彈冠言取合同也吉少時學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庭中吉婦取棗實啖吉啖之已知爲東家棗也立去婦東家聞婦以棗故去欲

伐東隣里共爲請乃還婦禹初舉賢良爲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通數曰冠一免安可復冠遂去官其同趣如此

孔霸字次孔子十三世孫也謙退薄權勢常稱爵位

遇泰無德以堪帝欲致相位霸讓深至乃弗相賜爵褒成君蒙帝素服臨弔者再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列侯地餘官侍中至少府病戚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毋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自成一成毋漏漏爲也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具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帝欲倚望之堪爲相望之

八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剛直堪公方自遂而帝惑於讒惡俱中廢自殺郎京

生以易見親幸言災異屢效亦以讒見誅於是匡孔張禹之倫居高位往往自求容矣

當是時褒成君孔霸少子光先師孔子世孫傳家學尊寵亦至丞相太師禹光皆謹厚通經術光質儉禹內多奢淫弟子彭宣恭儉有法度而戴崇愷悌多智禹心親愛崇而敬宣崇每候乃責師宜置酒設樂禹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伶管絃間作極樂乃罷而宣來見便坐講經義日宴設食不過豆肉厄酒未嘗至後堂及二人各聞知各自得也後禹阿王氏言

災異陰爲王氏地光爲莽尊禮皆持祿保位爲容容被阿諛之譏史固曰其繩藉可也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任乎而彭宣起博士至大司空會哀帝崩新莽得政以耗老乞骸失莽意冊免

論曰余讀匡丞相治性正家戒妃匹勸學疏以爲古經誥之遺也深美矣讀王司隸舉劾章曰是或一道也而難爲行令得行蕭太傅京生不先之乎乃論者以張孔容容疵經明無當於事行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孫寶侃侃道義自將鮑司隸及楚兩龔夫非經師耶抗義守死不干撓何也大都西漢士務經術術以入爲類集

東漢經學行義傳

劉昆字伯章陳留東昏人少習容禮已從沛人戴賓受詩易王莽世以布衣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以素木枹葉爲俎豆烹飪尚矢射鬼首如儀觀者如堵塙守宰率屬吏造焉王莽聞而惡之以爲昆梁孝王胤聚徒衆行大禮有僭上心也并家屬繫治會莽敗乃免於是避地河西樓負嶺山中建武初舉孝廉不行逃之江陵詔即拜江陵令縣數多火災火作昆向之拜輒降雨反風累遷弘農太守郡多虎行

放不通昆政先仁化三年虎負子渡河帝聞異之徵爲光祿勳召見問曰前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何修而致是也昆頓首曰偶然耳左右竊笑其質訥帝太息曰長者之言也命史書諸策詔授太子諸王小侯經無何請老賜洛陽第宅以千石祿終其身

杜林扶風茂陵人少好學沈深家多書又外氏張欸父子喜文學林從學學益洽多聞稱通儒王莽末避地河西言林曰將軍不知有天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過殘滅不遺辜以破亡今將軍以數千之衆不行仁惠而及道要車之轅不畏人獨不畏天神乎賊心人指類集

建武初弟成物故力請持喪歸爲大恨陽許遣而陰令刺客於道遮殺之客見林身推鹿車載弟喪行千里感歎不忍害比至拜待御史引見問經書故舊及西州事帝大悅賜車馬衣被羣僚莫敢望河南鄭興事劉歆東海衛宏事九江謝曼卿曼卿傳毛詩作詩序善風雅之旨者也林遇與欣然曰林得君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見林果開然服林前於西

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寶愛之雖遭艱困常抱以自隨  
及是乃出示與等曰流離兵亂常恐斯文將絕何意  
復傳是道竟不墮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  
無悔所學於是古文遂行林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  
總三署左右中郎將及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奸  
學者輒見引進至大司空博雅多通稱任職焉

王良東海蘭陵人少好學王莽時廢疾不仕以尚書  
教授建武中起家拜諫大夫數納忠進止以禮爲大  
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司徒史鮑恢以  
事至東海過候其家良妻被布襦曳柴從田中歸恢  
以爲婢使告之曰我司徒史也來受書欲見夫人妻  
曰妾是也若樣無書恢驚起拜歎息而去良後以病  
歸一歲復徵至萊陽疾篤不任行過其友友人不肯  
兄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往來肩肩不憚煩  
也良後連徵及以玄纁聘終不就

元和二年春帝東巡幸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  
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有二人命儒  
者講論經義明日偕入謝帝謂偕曰疇昔之會於卿  
宗有光乎對曰臣聞聖帝明王莫不尊師貴道今陛  
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

臣私家獨蒙其榮帝笑曰善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  
拜郎中

楊太尉震字伯起弘農人八世祖漢初赤泉侯喜也  
高祖故昭帝時丞相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居攝  
中興兩禁誹謗俱徵通逃免去震孤貧少好學明經  
博覽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教授  
二十餘年不答州郡禮命來款其遲暮而震志愈篤  
年五十始仕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爲鄉耆夫休歸輒請學父  
怒之不能禁已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

八編類集

卷百八

十

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  
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氏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  
足問者西入關事扶風馬融融貴倨稱大師玄在門  
三年不得見但使高第弟子轉授玄業玄日夕尋誦  
不解會融集諸生考圖緯須布算開玄善九章召見  
於樓上玄因從質諸葛疑融大驚服其攻堅爲悉精  
告之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吾道東矣及黨禁作遂  
隱居杜門時任城何休精公羊學者公羊墨守左氏  
有旨殺衆廢疾玄乃爲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通  
之休兄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哉中興

諸儒爭論古今學不決至馬融答劉瓛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大將軍何進辟之州郡迫遣不得已乃往進禮待甚優爲設几杖玄以幅巾見一宿遁去魯國相孔融深敬玄父事之屢屢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魯置士鄉越有君子鄉皆異賢之意鄭君好學懷明德魯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儒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潁光隱耀亦皆稱公人知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魯東海于公僅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馬之路乎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通德門天下亂玄避地徐州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自徐州還道遇黃巾賊數萬得之問知爲玄也皆羅拜約不敢入縣境

盧植字子伯涿人也少事馬融通今古學好研精而守章句融外戚豪華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衆植受學積年未嘗流眴融深敬之歸闔門教授黃巾賊起拜其中郎將連破賊賊走保廣宗植圍攻士援帝遣黃門左豐詣況軍或勸植賂之不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壁息軍以

待天誅帝怒檻軍徵或死罪一等及皇甫嵩平賊威稱植行師方略復尚書靈帝崩大將軍進召董卓誅中官植逆知卓凶悍難制固止之不聽卓入都宦官將帝及陳留王出平津公卿無從者植獨夜馳至河上以從卓會百官議廢立抗言不可卓怒欲誅之以蔡邕力請乃免植懼終不免從間道亡去潛迹上谷中卒

論曰自先漢初經師淳實術業深遠而三全經之目遠業頗有諱論至東漢彌散家守章句固滯於所聞至康成博綜融洽乃後始有所統一也然是時經師

八編類集

卷八

三

以守經訓爲道之所傳不反約於實踐世所名大師專教授願從於欲爲奢淫於是乎名節振而經乃下衰悲夫

黃憲字叔度

汝南慎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

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殊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旣前至素問所未及勞問逆謂之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問曰見吾叔度耶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耶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旣觀其八



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郗各之前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氾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濁之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誓至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八編類集

史略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

三

君子見之者靡不服深遠去疵客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余曾祖穆侯以爲憲噴然其處順淵乎其似道深源莫臻其分清濁未議其方若及門於孔氏其殆庶乎故嘗著論云

管寧

字幼安

北海朱虛人幼喪父却贈聘稱財以送終

與平原華歆同縣郡原相友善俱游學異國皆與歆劬園得藏金寧揮鋤不顧歆提而擲之蓋微不可掩如此會世亂思避地聞公孫度威行海外與原及王烈詣遼東依焉度虛館待之寧不就館因山爲廬鑿坯爲室越海避難者多從之居寧務以德化鄰有牛

暴田章爲牽牛者涼處牧之主得牛大怒若犯嚴刑

所居里會井而汲男女錯至爭汲有闕閱者寧多買

汲器置井傍待之不使知已聞乃各相悔責居月

成邑於是講詩書陳俎豆節威儀明禮遜非學者無

見也風行遼東時避難者皆就居郡南寧獨居郡北

若將終身焉每見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由是度安

其賢民化其德厚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心內不安

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招遇之遜

密達原逃歸度亦不復追也在遼三十七年以朝命

徵乃將家屬浮海還度康泰三世前後所遺皆受而

八編類集

史略曰

四

簾之不發視阮西渡盡封歸之其介如此魏以爲太中大夫固不受久之華歆爲太尉讓寧徵爲光祿大夫勅青州給安車蒲茵從道上下食至表自免

郭泰

字林

太原界休人家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州

縣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以斗筲故爲人役乎就歲旱

屈伯彥學三年業成博通墳籍遊洛陽凡河南尹李

膺膺素允守高慕用者鮮所容接凡泰大奇之遂相

友善於是名震關西及辭歸衣冠諸儒送之河上車

數千兩泰獨與膺同舟而濟賓從望之以爲仙舟焉

司徒黃瓊辟公府太常趙典舉有道恭曰吾夜視乾象俯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皆不應或問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疾不得友吾不知其他黨禍作知名之士多被禍而泰以不爲危言激論與汝南袁閎獨免焉卒年四十八四方會葬者千餘人共刻石立碑蔡邕爲之銘稱其純懿淑潔受之自天崇壯南潯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信義華乃手厥根宮墻九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器量宏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與乎不可測也邑謂人口吾爲碑銘

以爲集 卷之六 五

多矣惟郭有道爲無愧色耳泰性明知人儀觀魁偉好獎訓士多所成就茅容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容獨危坐愈恭泰見而異之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食母餘半更置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泰曰卿賢哉遠矣郭林宗猶減三牲之具以供賓客而卿如此乃我友也起對之揖勸令從學鉅鹿孟敏荷甕隨地不顧而去泰見問之對曰甕已破矣視之何益泰以爲有分決亦勸令學皆成賢儒陳留中屠猪爲漆工耶陵虞乘爲門卒自餘或出屠沽士伍因泰美之成名者甚多郡學生左原以犯法見斥

林宗遇諸途旁之曰督顏泳聚眾市之巨盜段干木晉大鉏也卒爲齊魏忠賢君往事豈可悔哉勿悲恨責躬而已或議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原懷忿欲結客報諸生感泰言乃止賈淑性陰仄爲邑里惠泰喪母來弔鉅鹿孫威以林宗受淑弔怪之泰曰子原誠凶德然洗心向善矣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與其進淑聞遂自改成善士陳留史叔資有盛名林宗謂之曰墻高基下雖得恐失後果以阿枉敗汝南謝覽陳留邊讓候林宗林宗謂人曰二千英才有餘惜不入也後俱不終濟陰黃允以

人稱集 卷之六 五

雋才知名泰謂之曰卿高才絕人足成偉器然當深自匡持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悅之允聞而黜其妻妻請大會宗親爲別乃盡數允隱隱而去同郡王柔偕弟澤問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李通當以經術通令達方改務不能至也已而皆然其識造如此

徒香陳留人純嘿有至行爲蒲亭長民有陳元者獨與母居母詣香告元不孝香驚曰吾近日過元舍廬落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當教化未至耳母中寒養孤苦身投老奈何以一旦之忿棄歷年之勤乎且

母養人遠孤不能成清死者有知百歲之後常用相見乎母涕泣而起香親到元家爲陳人論譬之既福元感悟卒爲孝子考成令主典嚴署香主簿謂之曰聞在蕭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鵠之志耶香曰以爲鷹鵠不若鸞鳳故不爲也矣謝遣之曰和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之路乃以俸資香入大學既至與符融比舍融賓客請室香常自守融謂之曰今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卿雖務學何守之固也香正色曰天子設大學寧當使人但遊談其中耶高揖而去融以告郭泰泰就謁請留宿與語起拜牀下

入編類集

卷八

子

曰君泰之師非泰之友也香宴居必正衣服妻子事之若嚴君妻子有過必免冠自責妻庭謝恩過香冠妻子乃敢升堂終不見其喜怒聲色不應徵辟卒於家

陳寔潁川許人也起單微爲學生立談論辟爲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寔寔知其非人懷微入見曰此人不可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不可以塵明德請從外白署從之鄉論怪其非舉寔爲生廢後倫徵入朝郡人士集送倫乃對衆言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頗以爲

過此其過由故人憐惡繫而陳君者所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者也聞者乃歎息服其德爲太丘長以清靜爲理以沛相賦欽違法解印綬去吏人追思之黨禁起餘人多逃匿是先就獄曰吾不爲之先衆何恃乎會赦出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郡國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耻之是獨甲焉後誅黨人以寔故多全有寔居釋平心率物有事訟求判定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宰爲刑罰所加無爲陳君所短歲飢有盜夜入室止梁上寔見之乃起自整拂召子孫列待正色訓之曰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非必本惡

入編類集

卷八

子

乃習以成性遂至於此如梁上君子者是已盜驚自投地稽顙歸罪寔徐譬之曰君狀貌不類惡人宜魁已反善遺絹二匹遺之自是一縣無盜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拜公府每歎寔未登大位愧於先之黨禁解公府數辟欲表以不次之位寔謝曰寔老絕人事輒

才待終而已

王烈字彥太原人也少師事陳仲弓敦義行著信於鄉里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曰刑戮自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使遺布一端謝焉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耻惡必能改過

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于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不應。以其事告烈。烈使人迹之。則前盜牛者也。諸爭訟曲直。將屠之於烈。或至途而反。或望廬而反。其感人至於此。

酈原故善飲。行學八九年。闕不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饌之。原曰。本能飲。所以流業。故斷之。今當遠別。可一飲。飲終日不醉。孔融爲北海相。裝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以鄭玄爲計掾。原爲計佐。融有所愛。吏常盛稱舉曰。君子也。後恚望欲殺之。衆吏皆爲請。原獨不諱。融問之。對曰。明府於此吏受之矣。而今欲

人義類集

卷八 學類

五

讓之。愛之。則引而方之。子憎之。則推而危其身。舉之。是則殺之。非殺之。是則舉之。非明府何處焉。遂去之。遼東與同郡劉政俱。公孫度畏惡政。勇略欲殺政。收捕其家人。政既窘急。投原曰。窮鳥入懷。匿之。月餘。東萊太史慈當歸。以付之。既而謂度曰。前將軍欲殺劉政。以爲已害也。今政已去。君之害已除。拘政家奚爲。度乃出之。後遼東度覺之。曰。郗君所謂雲中鶴也。非鵝鷄之網。能羅矣。既反。因講逆禮樂。吟詠詩書。鄭玄博學洽聞。註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高遠清。白願志澹泊英偉之士向焉。於是青州有酈鄭之學。魏公

樛辟原東閭祭酒。子倉舒卒。傷之甚。以原女早亡。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非禮也。原所以容於明公。所以待原以能守禮也。若德明公乏命。而弃典訓。明公何用焉。操乃止。操子丕爲五官中郎將。衆附親賓客如雲。原非公事。無謁也。太子使人徵問之。原曰。臣聞

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嗣子。太子太息久之。轉五官長史。卒。是時東郡張闓爲太僕。以簡質聞。杜恕者。家成。稱曰。張子臺。祝之曰。鄙樸人也。然中心不知天地。問何者。爲美何者。爲好。似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而禍患亦當從何而來。世有高亮如子

八編類集

卷八 學類

三

臺者。皆力恭體之方之茂如也。論曰。程淳公有言。聖雖學作。所貴者資黃叔度之資。淵乎其似道也。管切安成德。爲行幾於閔冉矣。林宗不名一行。博大勤誨。誘善成人之美。而連有轍轡周遊之心焉。大都東漢尚節行。高者長厚篤淳。固無道而道存。有以也夫。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十九

左編

人類

烈婦

漢班婕妤成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遇有孽女今朕同輩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九

篇每進見上疏依則古禮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使侍進侍者今平得幸立爲婕妤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徵起適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與陰越禮制寢盛於前班婕妤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三年趙飛燕請告許皇后班婕妤挾媚道呪詛後官晉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婕妤對曰妾聞夫人有命富貴在天條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恕如其無知恕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喜其對憐問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驕故婕妤恐久見危

求并養太后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至成帝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後漢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劉太后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勳特封子成閔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詠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太將軍郭舉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十九

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臣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陽等各還里第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塼下而齊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祖也諫諍恭敬先人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恐辱合垢常具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燕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夫婦第二祭今之君子

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  
偷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  
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教慎  
第三，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生；生女如鼠，猶恐  
其虎。然則修身莫若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  
婦之大體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繼  
續嬖嬖，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  
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女行第  
四，女四行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  
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  
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  
釋辭而說，不道忌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  
盥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  
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澹淨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  
專心第五，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  
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  
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  
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  
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  
義居焉耳。無塗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

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  
靜輕脫，視聽狹滄，入則亂髮墜形，出則竊窺作態，詭  
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曲從  
第六，物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  
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  
奈何？固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自從，今姑  
云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  
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  
第七，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  
愛已，由叔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教感否毀譽一由  
叔妹。叔妹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  
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敵也哉。馬融善之，令妻女習  
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為書以難之，辭有可觀。  
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  
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  
婦丁氏為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為巫祝。  
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靈婆神，溺歿，不  
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  
日，遂投江而歿。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

南道傍爲立碑焉

漢南陽陰瑜妻者頗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文前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奕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亦自誓奕令傅婢執奪其刃執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救衛甚嚴女既到郭氏爲悅色謂左右曰我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辭不輟奕敬憐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敕令左右辦浴既入室而掩戶懼令侍人避之以粉書屏上曰尸還陰氏字采

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

魏酒泉龐清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擊乃喜而自賀以爲莫已按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中以待警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裁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分明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閭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魏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嫁彭老生爲妻婢幣既畢未及成禮兒氏率行貞淑居貧常自春汲以養父母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由不稟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歟耳遂不肯從老生怒而刺殺之取其衣服女尚能言臨死謂老生曰身生何罪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者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爲君所殺若竟靈有知自當相報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服珠纓至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送官太和七年有司劾以厥罪詔曰老生不仁

八類基

卷五十一

六

侵凌貞淑原其強暴便可戮之而女守禮履節沒身不改雖處艱莽行合古跡宜賜美名以顯風操其標墓旌善號曰貞女

晉姚氏婦楊氏者閩人符承祖姨也家貧及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貴親姻皆求利潤唯楊獨不欲常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每遺其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則云我夫家世貧好衣美服則使人不安與之奴婢云我家無食不能供給不肯受常着破衣自執勞事時受其衣服多不著其理之設有著者汚之而後服承祖每見其寒慙深恨

其家謂不供給之乃殺其母曰今承祖一身何所乏少而使焚如是母具以語之承祖乃遣人乘車往迎之則屬志不起遣人強舉於車上則大哭言爾欲殺我也由是符家內外皆號爲痴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庭致法以姚氏婦衣裳縶陋特免其辜隋南陽公主者煬帝長女也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厚聞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及宇文文化及弒逆公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唐時隋代承冠引見建德莫不惶懼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人非類某

朱章九

七

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恥淚下盈襟聲嘶不輟情理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爲之動容閉涕咸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遣武賁郎將於士濫謂主曰宇文文化及躬行弒逆禪師還當割愛亦聽留之主泣曰武賁既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爲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爲夫妻主拒曰我與君誓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且謀逆之際察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固請主怒曰必就歟可相見也士及知不

可屈乃拜辭而去

卷之七

唐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東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請守侃曰兵少財乏若何婦曰縣不守則地賊地也倉庫皆其積也百姓皆其戰士也於國家何有重賞募死士尚可濟侃乃召吏民入庭中曰令賊若主也然滿歲則去非如吏民生此土也墳墓存焉宜相與死守恐失身北面奉賊乎衆泣許諾乃徇曰以瓦石擊賊者賞千錢以刃矢殺賊者萬錢得數百人

朱章九

八

侃率以乘城婦身自費以享衆報賊曰項城父老義不下賊得吾城不足爲威宜亟去徒失利無益也賊大笑侃中流矢遇家婦責曰君不在人誰肯固守歟於外猶愈於林也侃還登城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還侃太手令先是萬歲通天初契丹寇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下乘城不下賊詔封誠節夫人縣廢改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詔封狗忠縣君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雖敢決



不忘於國，然不如楊烈婦之忱，知君臣大義云。

唐宜春內人者，武后女侍也。后篡既久，頗放縱，恥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防禦不暇，時宜春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下，倚檀欒，與語問四方事。宜春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於男耶？」后曰：「知。」人曰：「古有女禍，亦不正是天子？」佐伏義理九州耳。後世竊疑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幸天姓，改去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內之弄臣，御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妄疑此未當天意。后

人

人

人

十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以陰事主天下，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獨立天下，則陽之剛亢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下令誅作明堂者。」

李新聲者，邯鄲人，李嚴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又能傳故都聲，邪為谷所愛。因曰：「新聲，又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游佐其事，新聲亦

人

人

人

人

人

從去，然性本便慧，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以命，以親脅朝廷，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然食人之食，憂人之憂，理也。况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詞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遊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間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而指使羣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况從諫權自兄女子手中，一旦變如何家業，苟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入卒伍，能勝言語不祥，是不為齊鬼所圖而死於賊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始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麗健兒衣，食言訖悲涕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繼殺之會，昌中從諫託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及婦人者必凶，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宋四烈婦蕭氏，沂州滕縣人。許適劉氏，建炎元年

盜李昱攻剽縣。悅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遂斷其  
首。劉氏子聞女被劫。大慟。曰。烈女也。葬之。立爲祠。三  
年春。盜馬進掠臨淮縣。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  
我聞婦人。必不出閨房。堅臥不起。衆賊劫持之。大罵。  
不相爲所害。四年盜祝友聚衆於滁州。龔家城掠入。  
爲糧。東安縣氏丁國兵者。及其妻爲友所掠。妻泣曰。  
丁氏族流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矣。而害  
之同時。叛卒楊就冠南。舒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  
欲與亂。婦毅然誓。必不受污。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  
入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  
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

宋謝枋得妻李氏。饒州安仁人也。枋得起兵守安仁。  
兵敗。逃入閩中。武萬侯購捕之。李氏携二子。匿貴溪  
山中。棘中採草木而食。至元十四年冬。信兵蹤跡至  
山中。令曰。苟不獲李氏。屋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  
故累人。吾出事寒矣。遂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  
言曰。明當沒入矣。李聞之。撫二子。凄然而泣。是夕解  
柙。帶自縊獄中。枋得母桂氏。允賢達。自枋得遭播  
婦與孫幽遠方處之。泰然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所  
當然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

國史稿

人類

列女

齊夫人齊康公母也有獻三女而豔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爲群人三爲眾女三爲衆王田不取群公行下氣王御不參一族夫衆美物也王而後此猶且不堪况而小醜乎爾必獻之康公不獻王滅齊

鄧曼楚武王夫人楚屈瑕伐羅關伯比途之還見楚子請濟師楚子辭焉人以告夫人夫人曰大夫其非

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放

以刑也莫放桎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

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眾而好鎮撫之召

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其教而告以天之不假易也

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戒之

不及而其教師果覆久之武王崩尸以伐隨將齊人

告夫人曰余心蕩夫人退歎曰盈而蕩天之道也先

君知之故臨武事發大命而蕩王心焉王祿盡矣宋

師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禍也王行卒於楸木之下

伯姬魯成公女宋共公夫人也嫁十年共公卒宋災

楚

大及於姬所左右曰夫人避火母姬曰婦人之義保  
得不具夜不可下堂得保傳來也保母至矣傳來至  
左右又曰夫人避火伯姬曰傳未至夜不可下堂左  
右曰如火何伯姬曰吾夫夫越義而生不若守義  
而滅遂赴於火而滅齊桓好淫樂其夫人曰衛姬諫  
不聽姬爲不聽音樂齊侯滅而放鄭聲楚莊王好吸  
其夫人曰樊姬諫不聽爲不食禽獸之肉楚子感而  
廢吸二主之霸二姬力也

楚昭王母曰伯麗秦女也其夫大齊女曰貞姜嬪曰  
趙姬皆賢吳之入郢也昭王亡於野閭廬人其宮而

奔處焉伯麗持刀而逐之曰妾問天子天下之表公

侯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

夫婦之道人倫之本王教所甚嚴也諸侯外淫者絕

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夫仁夫可復以

義義失可復以禮禮失不可復也今君王

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其何以行今

訓民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吾其死也吳子懸而

還國乃復寢王游漸臺貞姜從已出遊留夫人漸臺

而水至使使者迎焉忘其符使使者至夫人曰王召宮

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吾不行也。使者曰。水至矣。遂而持符。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女義不犯約。可不畏哉。棄約越義而生。不如死。使者走取符而置前。貞義成焉。昭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死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於樂。三年而改之。以勤政。辛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謀而要。子以成其可得成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成。妾不敢聞命。楚子曰。善。而終變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於師。越姬聞之。曰。昔王要妾以成。妾非難於成也。懼衛成君之遇也。然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王讓位於三弟。而薨。三弟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

魯敬姜者。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也。穆伯。文伯出學而歸。其友從而後。上堂降階。趨行。奉劍而正履。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結屨之。綦絕。左右顧。無可使結者。俯而自結之。故能王。桓公立於朝。有友三人。諫者五人。日舉過者三十人。故能霸。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費而見於窮閭者。七十有餘人。故能相王室。而天下宗周。彼其所與遊。

者。皆益也。子則皆為。役矣。於是文伯乃謝罪。擇惡。賢友而事之。引佐而親。僕焉。

臧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使齊。母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好窮人以威。尊之。寵臣多怒之。其不免也。夫必施德而求助焉。於是文仲自結於大夫國人。而後行。齊果正。文仲欲與兵而襲。魯文仲遣間使遺公書。恐人得其書。為隱書曰。飲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書至。莫測也。問於母。母泣下。沾襟曰。君之臣。見止矣。飲小器。投諸台。言取郭外民。納之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言趣餐。戰鬪之士。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言思妻。城我羊。羊有母。告妻。養母也。食我以同魚。同魚。文錯錯。以治鋸。鋸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言頭亂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於是舉侯。軍於境。為備焉。齊兵聞有傳而還。免文仲而歸之。

晉趙衰之妻。文公女也。曰趙姬。文公之為公子也。避居狄。趙衰從狄人入。其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子納季隗。以叔隗妻。衰生盾焉。及反國。復以趙姬妻之。生原。同屏括矣。而趙姬請迎盾。盾子秋。衰不敢姬。曰不。

可夫得寵而素蓄非義安新而忘故無恩與人勤於  
尼難富貴而不顧無禮失此三者其何以使人雖妾  
亦無以待巾櫛矣袁許諾乃迎叔既與府來以叔愧  
爲內子身親下之以看賢請立以爲嫡後使三子下  
之及盾爲正卿請於成公曰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  
何以及此公許之以姬中子屏括爲公族大夫  
陶妻者陶大夫答子之妻也答子治陶三年陶不治  
而家富以三倍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而歸  
宗人孳牛醢酒而賀之妻抱兒泣請去姑怒曰何不  
祥也妻曰妾聞之今非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  
敬民戴故福結於子孫而名流於後世今天子貪富  
務大而不顧其害家富而國貧此敗微也妾聞之南  
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欲以澤其身而成文章  
故藏而遠害大龜不擇食以肥其身亦生而須臾願  
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之處莽年而答子誅母以老  
免婦乃以少子養終其天年

杞梁妻齊女也齊莊公襲莒梁戰而死妻迎而哭之  
哀公使使者弔之妻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將肆諸  
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  
君無所辱命於是梁無子內外無五屬之親枕其夫

之厥於城下而哭既盡日婦人依於人者也父在依  
父夫在依夫子在依子吾何依乎哉吾兄吾節焉遂  
赴淄水而死

叔姬晉羊舌子妻叔向叔魚母也羊舌子好直不容  
於國去而之三邑三家之邑人共獲羊遺之肉  
羊舌子不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見容去之三邑之  
室又不容是終無所容也姑受之無逆其善惡羊舌  
子受之曰以食盼若鮒矣叔姬曰不可南方有烏其  
名曰乾雀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盼與鮒重子  
也隨大人而台化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如燕之無

何獲羊之事覺都吏至羊舌子曰以吾未容於此不  
敢無受也受之然受而不取食之矣發視之肉存  
焉而免其後申公巫平公命叔向因其室叔姬曰子  
室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兩卿矣吾聞之有奇  
福者必有奇禍有甚好者必有甚惡三代之亡皆是  
物也女何爲哉夫惟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辭焉公  
疆之而取生伯石叔姬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  
豺狼之聲也其必喪羊舌氏矣遂弗祀後晉殺祁盈  
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氏  
凡子禽妻魯女也展子卒門人將爲之諒妻曰諒夫

子之德乎。二子未必知也。妾知之。乃爲之誅誅。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庶幾遐齡兮。遂逝兮。嗚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遂定謚。此於魯黔婁之妻並德矣。

衛宗二廩者。衛宗子之妻及傅妾也。秦滅衛。衛宗戚妻守不去。而無子。獨傅妾有子。年女君八年。不棄妻。欲出居外。避讓之。傅妾泣請曰。妾聞忠臣之事君也。無懈。孝子之養親。患無口也。俱養固妾之職。夫人何勤焉。妻固欲外妾。退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今夫人欲居外。使我居內。逆已。欲自殺。泣而守之。夫人許留。乃止。

石窳婦者。齊女也。齊頃公敗于鞍。而免。自徐闕入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使人問之。辟司徒之妻也。與之。石窳。

高義母者。齊二子之母也。有闕於道。吏捕殺者。遇二子。執訊之。兄服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我也。爭不。

決言之。相相不能決言之。王王命召其母。問焉。母泣而對曰。殺少者。相問之曰。少子人所愛。云殺之何也。母對曰。少者。妻子長者。夫前妻子也。夫且來。嗚妾曰。善視之。妾諾之矣。今許人以諾而不信。殺其兄而活弟。是以愛廢公義而欺厥者也。子雖痛。可奈何。相入言於王。王尚其義。並赦之。

齊女者。陽槐衍之女也。景公愛槐。懸木其下。曰。傷者。或衍醉而傷槐。女逆相晏子之門。請曰。妾聞之。明君之莊園也。不損祿而加刑。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人民。不爲野草傷木苗。今妾父以社。臍故。不勝麴蘖之味。而傷槐。君以槐故。欲殺之。妾恐傷執政之法。害明君之義。敢自投代厥。晏子傷然言於公。而赦之。罷守槐之令。

母師者。九子母也。曠曰。休作者。召諸子。前謂之曰。禮婦人之義。父母無歸寧。然吾父母之諸孤也。少歲時之祀。禮不在治也。吾謂汝往監焉。許我子。九子曰。敬諾。乃召諸婦。前謂之曰。禮有三從之義。今諸子許我矣。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備婦人出入之制。諸婦守房閨。夕吾反矣。於是少子僕而往。天陰。還失。早至閭門而止。不下。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慌之。使人視焉。

其居處禮節甚修召問之曰何不下也對曰妾與諸婦期夕入而早不欲其失期也失厥醪而酺而醉飽此人情所宜有反太早恐見之故止也大夫以為知禮言於公以為母師

義姑婦者魯人也齊攻魯至郊見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而走且及棄所抱抱所攜執而問之對曰所抱者妾兄子所棄者妾子也力不能兩護故棄之齊將曰何也婦人曰已子私愛也兄子公義也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濟謂義何故忍而棄吾子也於是齊將使人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之婦猶知行義況士大夫乎請還師師還魯君賜是婦也束帛百端號曰義姑

田母者齊相田稷子母也稷子受吏之賂金百鎰八遺母母曰子為相三年矣祿未嘗有其多若此者也今安所得此以實告母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為苟得非義之獲不計於心不入於家今君設官以符子厚祿以奉子足矣而沒於賂為人臣不忠不忠者不孝非吾子也稷子慚席藥請王請就誅王高其母之義以公金賜為合稷子而復其位

王母者齊大夫王孫賈母也淖齒亂齊淖王出走賈

失王之處母曰汝朝出而不來則吾倚門而望如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爭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於是淖王及於難賈乃入市中呼市人誅淖齒而歸

女宗者宋鮑蘇妻也蘇仕衛三年而他娶女宗獨養姑不喪如謂之曰夫子有外好矣何不去也女宗曰吾聞婦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禮有七去姑為之首吾似不匡我以禮而使吾為見棄之行非所聞也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蔡人之妻宋人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孝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難終身不改彼無大故又不道妾何以得去終不聽

孟母者鄒孟子母也仇氏有賢德孟子生三歲而有父激公宜之器母獨與子居始其舍近墓子少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術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子矣稍長就學歸母方織以刀斷機絲焉子驚問故母曰若知能之乎夫君子學以立身問以廣智

今未有所至而廢之何以異斯織矣請焉而中道廢之其何末夫若子乎孟子乃大感往卒業遂成大賢孟子既娶將入室見婦袒而居不悅欲去之母召而責之曰禮將入門問執存所以廣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警衆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已遠乎婦得留孟子處膏有愛色母見之問焉對曰無之他日痛體而歎母曰鄉吾見子之色憂子曰否今擁體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軀道不用於齊矣而母老懼無以養故勉留而憂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舅姑澣衣裳故八指類基卷宣子婦有閨門之修無閨外之志無擅制之行有三從之其今子成人矣而我老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尚何留

芒慈母者觀孟氏女芒那後妻也前妻之子五人皆不愛厚遇之猶不愛令所生子不得與之齒終不愛於是前妻之中子犯法矣母悲哀欲上書請其罪或謂之曰人不愛母母何自苦如此母曰是其少也孤父使妾爲之繼母母之也爲人母不能庇其子可謂慈乎親其子而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無義可自立於世乎章途上王高其義子得赦自是五子親附母

雍雍焉

漢陳母有宋侯娶母也二世時天下亂東陽少年殺今長相聚數千人請娶爲之長已共立爲王娶母謂要曰自我爲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甚貴者今暴興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得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娶乃不敢王以兵屬項氏從歸漢封榮侯而安國侯王陵母曰王夫人陵從漢祖起沛項氏攻漢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恐陵以已故貳於漢也乃私送使者而泣曰爲老妾語陵必謹事漢漢王長者也當終有天下母以人爲類基卷宣子婦老妾故特二心請以成送使者遂伏劍歿陵爲漢相矣

雋母者京兆尹不疑之母也不疑尹京每行縣錄囚徒還母輒問所平反幾何名何事即多所平反則喜親爲具飲食語言異他日或亡所出輒怒爲不食故不疑嚴而不殘

嚴母者河南守延年之母也生五男子皆二子石東海號母曰萬石嚴趙延年爲河南守有能名陰鷲酷烈母從東海來欲就延年獵見報囚流血數里乃大驚卽下車亭不肯入府寺延年出迎謁母問關



不見延年免冠頓首伏闕下，乃見之。責數之曰：「幸得  
爵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  
乘刑法，多殺人，豈爲民父母之意哉？」延年頓首服謝。  
罷，自歸府舍。母畢正臘，已謂之曰：「天道神明，人不  
可獨殺我，不自意垂老當見壯子被刑戮行矣。」去汝  
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後歲餘，延年誅東海莫不  
賢智其母。

京兆尹王章妻，泰山鉅平人。章爲諸生，學長安，與妻  
俱。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妻訣而泣。妻怒呵之曰：「  
仲卿，今京師尊貴，列朝廷，誰能踰仲卿者？」即病困，當  
人編額，妻

激昂自起，何當放兒女子涕泣相向耶？章悚然起坐，  
病竟起。後爲京兆尹，欲上封事，妻止之曰：「人當知足，  
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兒女子所知。」書上  
下廷尉。妻子女皆被收。章小女年可十二，夜忽起號

哭問之曰：「昔之夜，獄上呼囚，數當至九，今八而止，必  
一人歟也？」我君素剛先歟者，必君明日果然。從妻子  
合浦，後赦還，以采合浦珠，致產數百萬。

陳孝婦者，淮陽人。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夫當行戍，屬  
之曰：「我主戍，未可知。如有老母，無他兄弟，當養吾，不還  
汝，肯食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戍不還，婦紡績織，

以爲養。父母哀其少，將嫁之。孝婦曰：「夫去將，屬妾以  
供養。父母妻妾，既諾之矣。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  
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止。  
卒養其姑二十有八年，姑八十餘，終盡賣其財物，田  
宅而養之。終奉祭祀，淮陽守以聞，詔賜黃金千斤，後  
其家。」

仁孝者，長安大昌里人也。既嫁而夫有雙，父必報不  
得，却其父。今要女爲中調，父呼女命之，女念不聽，則  
殺父。聽之，則殺夫。陽許諾曰：「夫日於樓東首卧，請開  
牖而待，乃還家。」得夫他所，沐登樓東首卧，開牖待夜  
半，僂至，斷頭持去，明視之，女也。

姜詩妻龐氏，廣漢人。姑好飲江水，江去舍六七里，妻  
常泝流汲，值風不時還，母渴甚，而恙詩責妻還之。姜  
止旁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自以其意遺姑。  
姑佐問鄰母具以告，姑慙感，聽還生一子，因還汲溺。  
江戚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託以行學寬之。姑嗜魚鱸，  
又不能獨食，呼鄰母共食。夫婦常力作供膳，後舍側  
忽湧甘泉，味如江，未泉中出，雙鯉以供人，以爲孝感。  
赤眉經詩里，弛兵而過之，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方歲  
饑，盜遺詩米肉受而埋之，祭孝廉，明帝爲下詔曰：『大

孝入朝一聽平拜中郎除江陽令卒于官人祠祀之  
沛郡周郁妻同郡趙孝女也郁驍多行無禮既妹男  
謂之曰新婦賢者當以道匡夫夫郁不改行新婦之  
過也婦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焚衛二姬之行  
故翁以責我我言而不用翁必謂我不奉教罪在我  
言而用是爲子違父而獨從婦言也罪在夫吾何所  
逃罪遂自殺以愜夫聞者咸哀傷之

漢中陳文矩妻同郡李法姊也字穆姜文矩爲安衆  
令卒官時穆姜有二男而文矩前妻四子逆穆姜溫  
仁慈愛衣食資奉皆兼倍所生前妻子不覺或勸令

入編類集

今言二

五

別居避遠之對曰吾方以義導之使自改何避也及  
前妻長子興疾困穆姜謂藥膳必親與大戚既廖呼  
三弟告之曰母慈仁出天性吾兄弟不識恩養過惡  
甚矣皆自誦南鄭獄陳母德已過狀乞刑郡守表其  
母獨其家後四子皆修華爲良士穆姜病救諸子  
曰吾弟伯虔達士也所論薄葬之義至矣吾死必循  
行母爲後累

許升妻呂氏守節吳人也升博徒不操行呂勸升修  
學升不改呂父念疾之呼榮歸欲改嫁榮終不肯升  
戚而自厲遂以學成名郡遭寇榮出走賊叛刃迫之

榮義不辱遂遇害是日疾風暴雨天晦賊懼殯葬  
焉

沛劉長卿妻同郡恒鸞女也甫生男而夫卒妻終不  
歸寧男十五又天妻慮不免豫刑耳自刎宗婦怒之  
曰若家未有他意卽有可因姊妹姊自表何自苦如  
此對曰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經爲帝師五更而來  
代不替德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  
故自刑焉決之不早明吾心懼無及也沛相表其閭  
邑有祀勝焉

王女者陳留緱氏女也報父讐殺夫氏之黨吏執以  
入編類集

今言二

五

告外黃令梁配欲論殺之諸生申屠濟進曰王之師  
足厲忍辱無耻之子孫卽不幸當表旌墓況在清  
聽可無加於乎配感動得減灰

姜母者天水姜叙母也建安中馬超作亂殺涼刺史  
韋康時叙爲撫夷將軍統兵屯壓下叙姑子楊阜故  
爲康從事陞結康客爲報仇未有間會妻叔請急辭  
超歸過壓下候叙母言故涕泣然下激叙與同難叙  
以母老中未決母叱曰咄伯棄孝使君遇難一州之  
耻亦汝之責何獨義山哉汝無顧我無忘事變生人  
誰不戚我國義我不以餘年累汝矣於是叙與阜定

計約舉兵度兵發起必出擊叙卓從從開冀州門起可虜也叙兵發起果出卓與趙昂等閉諸門拒之戎其家起攻南城叙守不下起乃夜襲歷歷無備入之執叙母叙母罵之曰汝背父逆子弑君亂賊天地豈容汝乎汝必何面目程人遂遇害

趙昂妻異者王氏女也昂爲妻近今異獨留會同都梁襲反攻西城破之殺異二子異恐爲所使引刀欲自裁顧女英歎曰身成汝當誰恃哉乃以潤涅麻而掖之抄食瘠形異免難事平昂遣吏迎之未至三十里止舍謂英曰向所爲不死者爲憐汝也吾遭亂不

人攝攝集

卷之三

三

能成吾何以面諸姑乎今官舍近吾去汝矣遂飲藥昂聞急以藥解之發絕而蘇建安中昂轉參軍事從居冀會馬超反攻冀異躬著布襦與昂俱又悉脫環珥賞戰士及超攻固急刺史韋康欲與和昂諫不聽超負約殺康而劫昂質其子月以爲信超妻楊聞異節行請與譙異欲信昂於超以求濟與結納爲忠及昂與楊阜等合謀起討超歸謂異曰謀如是如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大恥豈元不足爲重况一子哉昂曰善遂閉門拒起超殺其子奔漢中從張魯得兵還攻昂昂保祁山圖匝月乃解自冀城之難至于祁

山昂九出奇制勝異輒參焉

吳南陽王和妃張氏太傅恪甥也和以太子廢爲南陽王孫峻既殺諸葛恪賜和成妃自殺以從姜何氏曰如皆從成誰當子孤遂撫育其子皓及諸輝子全焉

武陵習氏丹陽守李衡妻也衡守丹陽郡郡王休在鎮數倚法使前之妻數諫不聽休求徒會稽避焉及休立衡懼欲奔魏妻曰叛逃求活亦中國所惡也且何施面目免中國人手耶郡素慕名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怨故譬守法吏可詣獄表前失求罪衡從之詔遣還郡加將軍號授榮戟

人攝攝集

卷之三

三

孟母者吳孟仁之母也有賢行仁少母遣從南陽李肅學爲作厚稱大被將之或問何也母曰兒幼何德以致客學者或食無衣被將之廢得與賢者接氣類乎執仁仕爲軍吏不得志貧夜雨屋漏起涕泣謝母母曰第自勉因何記非益久之除鹽池可馬自潔清時結網捕魚作鮓以遺母母不受曰汝爲漁官而以鮓遺我豈處嫌之道哉仁泣受命本仁卒著廉名母之教也

歷懷太子妃王氏太尉衡女也字惠風貞純有志節

太子廢居金墀，衍請絕婚，妃號而過於市，行路爲阻，涕及劉曜，陷洛，以妃賜其將喬屬，妃杖鉞距之，竟不辱而死。

吳興守虞潭，母孫氏，富春人，適潭父忠，恭貞有婦德，忠亡，年甚少，遺孤藐然，劬養之，未嘉禾，潭爲南康守，杜弋亂，潭率衆討之，母傾資以佐戰士，遂以捷歸，蘇峻反，潭守吳興，假節鉞討之，母戒與曰：「吾聞忠孝不兩立，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爲意。」盡發其家僮從征，質所服環珞以佐興時，會稽內史王舒遣子允之爲督護，母謂潭曰：「王府史遣見從征，汝何爲獨不然？」

八痛類集

卷百十

五

潭卽以子楚從，事平，拜武昌侯太夫人，司徒導而下咸就，歲年九十五卒，成帝遣使弔祭，謚曰定。

王凝之妻謝道韞，安西將軍奕女也，通毛詩，叔父安歎以謂得鳳雛，深致孫恩，亂見執恩，以諸謝門高，未敢害也，外孫劉濟方數歲，賊欲刃之，道韞曰：「事關王門，何豫他族？」必若然，寧先見殺，濟得免，自爾發居會稽，家門肅然，太守劉柳有盛名，以通家子請見，請問賢道，韞督褰素襪，坐帳中，柳束修肅冠帶造焉，近韞先及家難，慷慨流涕，徐問問旨，謠然無滯，柳退而太息，以爲日所未見，使人形神俱服也，時同郡張玄妹

適顧氏，有賢德，劉琰妻陳亦聰辨，爲文而沈克之，贖吳郡守張茂，成焉，茂妻陸散家財，率部曲討克，敗之，詔表門，襄城守荀松爲盜，杜曾所圍，食盡，小女灌年十三，率外士踰城突圍出求救，卒以完，西陽州刺史廣成於寇有女子年十王，醫師逼納之，女於閭室中，乃擊賊，不中，罵賊死。

段豐妻燕王德女，號平原公主，有也，年十四，適豐，豐以譖成德，勅令改適，固辭疾不起，書裙帶曰：「成歸段氏，自經死。」

新蔡徐元妻許氏，年二十而寡，十歲而三歲父儻改，

八痛類集

卷百十

三

綜之，載以適，同縣張質鄰之外，自登救而蘇，送歸，貧窮，姑盡孝，年八十餘，乃卒，元嘉中表門。

會稽三女者，會稽陳氏女也，陳苦家貧，獨有三女，無丁男，王父母年九十餘，老矣，父爲樵母不安其室而三女相率於西湖採菱，暮日更至市中賣之，以爲三女里嘉之爭，欲要誓不去，已王父母及父相繼卒。

三女營殯，墓居墓側，終哭焉。

永興概中里有王女年五歲，失明而孝，年三十，父歿，伏尸哭，淚盡以血，其少妹娥，視其血，左目遂明，人以爲孝感，諸暨東庵里有屠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

棄女穉住紵舍畫樵採夜紡績以供父母沒管啗塋親負土成墳宛陵有女夜與母共寢母爲虎所殺女啼號執虎尾行十里不捨虎毛盡落乃置其母而去詔表門時吳興公濟妻姚氏生三男而公濟及二兄並卒兄各有子姚收二從子養育之賣田宅爲妻婦而自與二子寄比隣以居來表聞復徭吳郡范曄備妻褚氏勤苦執婦業累昇明子孫疊繼以罪伏法褚謂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也於汝父爲從母兄弟交親義重宜收之僧簡往飲葬焉

衛敬瑜妻王氏北霸城人明容有忠操年十六喪其

卷一百一十二

三十三

夫父母舅姑獨其少欲嫁之截耳置盤中爲誓拒焉於墓前手種樹數百株中有相成連理所居有燕來巢後失雄雌孤飛不去王感之以采絲繫燕足爲識後歲復來前繫絲如故賦詩志感雍刺史爲謝問表焉

渤海封卓妻劉氏彭城人婚一夕而卓宦京師者歷年伏法死劉感見夢知卓死哀泣不自勝嫂喻之不止經旬凶聞至遂憤惋死中書令高允頌以爲曠代靡儔云

孫神妻陳氏河北人神當戍夏州難其遠有孤兄子請代陳不可曰爲國征戍雖遠義當行何容以孤姪代乎神從其言而往竟歿戍喪還陳望而號慟歎焉

太妃孟氏鉅城王澄之母也澄爲揚州逆黨聚羅城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三

長史韋續舍卒失計孟勒兵登陴激厲文武諭逆順人自奮志卒全城詔樹碑旌焉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平原人也爲武時梁入攻圍梓潼金龍病不能軍劉理戰具拒敵百餘日分衣減食同勞速有疾者立誅人畏而懷之并在城外爲賊據城絕水劉向天禱祈俄而雨劉命公私出糗糧儲水出布絹衣服懸之絙取水以濟會救至城全宜武嘉之賞其子爵焉武功人也万俟配奴反圍岐州安平孫道溫妻趙率城中婦女舉奮土完城城竟完贈安平縣君孝女王舜者趙郡人父子春爲從兄長忻所殺舜時

甫七歲有二妹祭五歲璠二歲寄食親戚家舜撫二妹甚恩既長可適人守不嫁璠謂二妹曰父爲讐所賊無兄弟可復讐雖女子容得已乎吾義不生夫二妹皆垂泣請從長姊方夜坐妹弟持刀入殺之告父基自詣吏請坐孝文帝義之貸焉先是平原鄒縣有女子孫氏夫爲仇所殺手刃之詔特原  
隋蘭陵公主者隋高祖第五女也年十八爲河東柳述妻舅始有疾奉湯藥必親初晉王廣欲以王配其妃弟蕭賜不果因不悅述幸於高祖謂惡之高祖崩楊流述憤表勅絕婚改嫁王以來自誓不朝謂上書請免王猶從述從楊大怒不許至曰先帝以妾適柳氏今有罪當從坐不願屈法申恩竟不許以長憤成疾疾草上書言昔共姜誓死頌美前經息婦不立傳芳往請安雖負罪竊慕古人方恨不得從夫成乞歸骨柳氏楊覽之愈怒整洪濟甲資送甚薄楊女南楊公主適宇文述子士及士及兄化及弒楊帝江都化及敗王爲竇建德所得問之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聲淚俱下見者隕涕建德敗西歸遇士及東都不復見而楊帝誅蕭宗室稟成王裕妃柳氏華陽王稱妃元氏王幽廢事位三夫人咸守義不復嫁云

鄭舍果母崔氏清河人年十三適榮陽鄭誠誠貞難母年甫二十父欲更妹之母抱舍果前泣曰婦無再適之義且夫幸有兒棄兒爲不慈背夫爲無禮當割耳翦髮明素心舍果以父成王事封開封縣公開皇初授沂景二州刺史尋爲膠郡守出聽事母輒坐胡床於帳後察之聞剖斷合理則大悅入賜坐共食若行事愆義或發噴怒則終日不食蒙袂泣舍果伏牀下不敢起母方起訓之曰吾非怒汝獨內愧汝家門汝先君忠勤清恪未嘗問所私身殉國以成亦望汝副其本心汝少而孤吾寡婦有慈無威故使汝情於人無異矣  
禮訓其何以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襲葬土今位方岳不思汝先人而墮於公政內將墜失家風以隕世亡爵外將虧天下之法蒙詬辱吾外之日何面目見汝先人地下乎舍果頓首謝請自改乃得罷居恒紡績逮夜分乃寢舍果惡諸口秩俸幸克何自苦如此答曰夫秩俸天子以報汝先人者也當散贍六姻爲先君惠奈何獨居之乎且絲枲婦人之職也  
單孝婦者上郡鍾氏婦也年十六而嫁無何夫成事姑以孝聞數年姑及伯叔相繼成貧無以養單紡績儲貸十年葬八喪詔表閭

元務光母盧氏范陽人十年寡居諸子幼家貧不能就學盧親執經史手授之務光以漢王諒故坐籍刺史上官政見盧氏艷欲汙之盧以成自誓政怒以火焚其面不屈成

渭源今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服風訓薛舉亂陷於義不降與若等同戚能平女婦泣惟命柳先殺井中女及婦繼之並成井中江都之難清河趙元楷妻崔義不降取刀屏庭樹而立曰殺我自任之如竟成者相迫矣遂遇害

八指須茶

三六

許善心母范氏梁太子舍人孝才女也高陽人少慕善心而教之有高節博學隋祖聞重焉敕尚食獻新至必分賜召入內侍皇后講讀封永樂郡公及善心成東都之難范年九十二撫其柩不哭曰吾有子矣因固不食卒

東光縣主名楚媛紀王慎女也武氏專政紀王以非罪徙戚主號慟血既免喪柴毀絕膏沐二十年中宗復辟上書訟王冤得雪陪葬昭陵主疾已危懷泣謂子曰冤結獲申吾下見先王瞑矣言訖卒

和政主者肅宗女也母章敬太后生三歲而章敬崩章妃薨焉妹初潭祿山陷京師始寧國公主方禁居人禁禁焉

出走主棄三千斤馬載與潭徒步日百里以從潭每

薪水主躬爨以養潭兄澄之妻楊貴妃之姊也前貴幸時主泊如不干及是戚撫其子如干玄宗在蜀郭

子仍反玄宗御玄英樓諭之降不聽下潭擊之主殺

以授潭殊死博賊獲之肅宗有疾主侍湯藥勤甚

賜之田以他女第未有賜固讓不受阿布思之妻沒

入隸掖廷帝內宴使衣綠衣為媚戲主進曰布思誠

為逆妻有罪不容近至尊誠無罪當念之不可與群

信伍以得免代宗初立駭利病以聞天子鄉納吐蕃

犯京師王出亡次間於遇羣盜諭以禍福皆稽顙願

為奴代宗以主貧詔諸節度餉億之一無受親婦補衣衣勅諸子不服統綽安焉廣德初吐蕃耳入寇主姪子請入省陳傳禦策潭止母往主曰君獨無兄乎

見內殿入對良久翌日免乳堯

諱陽主名楊德宗女孫也戚里爭為者主矜守儉約

常用鐵簪畫壁記出納嘗入宮文宗問姑所服何法

服也今世服侈甚始何代而然主曰妾自貞元時辭

宮所服皆當時賜衣未嘗敢少變元和後數用兵悉

以禁藏織麗物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中外相矜挺

以成俗若陛下示好惡以風羣下諱敢不敬應帝悅

詔宮人祝主衣廣狹為製諭戚里式焉

楚王靈龜妃上官氏下邳士族也靈龜出為哀王後

而所生父母在妃朝夕奉養之甚謹凡珍膳非獻不

先嘗後靈龜薨將塋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

逝者有知鬼營營何託乎儻體合塋之自是屏粉澤

不復御以終

房相國玄齡妻盧氏亡其世相國微時嘗疾病喟然

歎謂盧曰吾病脫不諱君年少寡居難當善事後入

盧泣入帷中剔一目以矢曰所復有他志者視此矣

相國為太息泣下者久之已疾瘳比隆貴禮敬偕老



焉

李德武妻裴氏字淑英戶尚書矩女也適德武經年而德武以父罪從坐徙嶺表矩爲黃門侍郎妻離婚賜帝藥之德武與裴訣曰嫵婉甫爾遠此分離長訣矣裴泣對曰婿無再醮夫者天也天可奪乎因操刀欲割耳自誓武奪刀不遂毀容貌不御膏沐日事佛誦佛經累年夫姑姊妹在都邑者歲時命左右省焉久之德武問斷絕矩欲奪其志斷髮絕粒不可奪而止後十餘年德武還爲夫婦如初時皖城公張儉女至孝生三歲輒能省顏色如成人長愈恭順間儉卒

人備類集 卷之三 婦人  
一 慟而絕語以事付史官

崔繪妻盧氏嘗臺侍郎獻女也夫早喪執義家欲嫁不許有女兄適工侍郎李思冲而卒思冲方貴顯表求爲繼室武后聽之慮出自實冀機異其面以走還崔氏斷髮矢不奪思冲以聞武后命爲浮丘尼以終崔玄暉母盧氏博陵安平人時掌飛玄暉曰吾聞姨兄辛亥娶言凡子姓仕宦貧窶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貨貨盈行裘馬輕肥此惡消息也吾守以爲確論此見親表中仕宦務財賄奉其親其親不究所從來而悅之今出祿康平善矣如不然於盜禦何異吏不

能忠清不內愧天地乎汝必識之故玄暉所至以清白名母亡哀毀爲天官侍郎選文昌左丞今史至相慶已與反正成忠母之教也

崔夫人唐氏山南節度瑒之祖母也姑長孫夫人年高無齒唐事之孝謹且勤綰并總拜階下畢卽登堂乳其姑以爲常姑不粒食者數年康寧如一日後屬疾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聞者感歎後山南昆弟子孫果殷盛

鄭夫人者韓文公愈之兄嫂也崇陽人爲昌黎韓會妻愈生失怙恃嫂念寒而衣念饑而食愈未歲從兄

人備類集

卷之三 婦人

四

官秦州兄坐謫遷韶州以卒去故鄉萬里切孤滿前不能隨鄭姑挈誠至竟以疾返垂春秋霜露敬薦享韓氏祖考如夫存遺時艱避地江南撫其子猶愈而泣曰韓氏兩世猶此耳流涕涕若不自勝誨導愈易之成本遷之成立爲大儒嫂之力也及卒愈哭之輒而後藏服之替嫂之服替也自退之始也叔之不爲服以遺嫌也辟而亡天嫂腹之成雖嫂也實母也何嫌之有焉亡於禮者之禮也而愈有乳母李徐州人始入韓氏乳其子終不忍棄去遂老於韓愈事之如母厚道也夫

柳太君盧氏涿郡人侍御史鎮妻柳宗元子厚母也  
七歲通毛詩列女傳歸御史諸伯叔母若姑姊妹若  
其子雖遠在千里外其迎以來處不事唯謹歲惡食  
不足而食其孤有幼者恒充也諸姑有歸者廢寢食  
爲養廩侍御官英中宗元生四歲家無資盧親授古  
賦十四首誦傳之以詩禮國史及女工授諸女後皆  
爲賢婦侍御將改葬其父母而沒不克葬盧痛之宗  
元爲禮官命之曰汝忘而父所欲養者大事乎吾家  
婦也今宜老而不敢自暇則爲是故也會宗元以謫  
歸永州命之曰汝惟不自愛底于罰今將大儆于其  
人焉盧氏墓志云 王  
後明者不悼往事毋徒戚戚爲也敬懼而已已竟卒  
耳

柳公緯夫人韓氏相國休曾孫相國華女也嚴肅儉  
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下綰羅錦繡  
不御每歸親不乘金碧輿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從以  
隨背自粉苔黃蓮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木衣絮  
學舍之以資勤苦

李母者御史俞母也爲監察御史得廩米糶之三  
斛而麗一問麗何也吏曰御史米故不樂問車廩錢  
幾何曰御史車故不請備錢母怒較歸餘米償其廩

也

唐初有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乳母也師仁父武都  
謀歸唐爲王世克所殺師仁甫三歲得不死蘭英哀  
之請得免歸爲保養許之時天下喪亂餓死者藉藉  
蘭英身啖土啜水茹草木自活而行丐食飼師仁竟  
生之居無何詐爲慈孫竊仁師間歸京師高祖嘉  
其義封未壽鄉若

夏侯孝女者滑州胙城人父爲鹽販歸喪明貧無  
以自存女歸邑人劉寂者數年生二女其念父甚請  
歸伯其父寂聽之既歸養勤甚事後母以孝聞居五  
年父沒毀不勝器被髮徒跣身負土作冢廬其左哀

不綿緘日一食者三年詔賜粟帛表門後孝女卒其  
女居母喪如母詔表世孝門太宗時有緡州人衛孝  
女無忌者方六歲父爲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兄弟母  
改適欲報讐無由也會從父宴客長則時在坐無忌  
抵以覽殺之自詣吏請死巡察使以聞太宗命給驛  
徒雍州賜田宅命州縣禮嫁之高宗時鄆城有賈女  
年十五父爲族人玄基所殺獨有弟孝女不肯嫁撫  
育之弟強仁少長孝女教令伺玄基殺之自詣吏請  
代詔并免徙洛陽武后時汴女李少父能哀少長

母欲嫁之斷髮誓終養及喪母號毀幾斃家無丈夫  
自管飲堊具州里欽其孝遂堊者至千人堊畢盧千  
墓遂跣負土成園塋詔表門

郭義宗妻盧氏范陽人涉書史事舅姑恭順得婦道  
常夜有盜數十持杖鼓譟入其家家人屏竄惟姑老  
在室不能去盧冒白乃立姑側捶抱姑不去爲賊所  
捶擊幾斃姑以全

盧懷清妻徐氏潯州人懷清仕爲使署郎坐僚督得  
罪貶播州徐不得從糲食攻苦斥膏飾弗御會大赦  
懷清當還徐往迎而夫歿中道二髻奴却汚之徐數  
人痛與妻

其罪不敢過獨劫其貲去徐徒步走播州足流血竟  
以夫器還堊汴刺史齊幹高其行頌而詩之

賈直言妻者河朔舊族也直言父道冲以待詔得罪

詔使往鴆之直言給使者曰藥歿當謝四方神祇父

起拜直言急取鴆自飲曰願代父歿使者貽愕泰以

聞代宗聞而憐之號焉直言妻潰足而出復不歿乃

貸父歿徙直言嶺南直言以妻少與訣曰吾生歿不

可期汝少可亟嫁無須也重不荅退引繩束髮封以

帛使直言署其上曰非君手不解矣直言在嶺南二

十年而反帛如故既見乃湯沐髮墮無餘直言後立

奇節

饒娥者饒州樂平人字環真世漁鄱水上娥淵懿靜

專雖小戶未嘗出遊治勤綸葛共女事鄉間敬焉娥

父漁而醉風卒起不能舟溺歿不得厥報聞父歿走

水上哭三日不食耳鼻皆流血氣絕伏地歿明日父

屍出蘊蠶飲魚浮歿者數萬塞川下鄱人悲歎以爲

神奇共會錢堊之鄱水西琢石立碑表焉

樊彥琛妻魏氏楊州人溫惠知音彥琛病且歿請從

彥琛曰歿生常道從歿非吾志也養諸孤可矣會徐

敬業亂陷軍中令賊等魏引刀斬其指賊以刃擬之

魏曰速歿吾志也乃遂歿有符鳳者以罪徙南海爲

賊所剽殺妻王其自沈歿趙州刺史高淑爲默賑所

攻州陷妻泰與俱執默賑以美官誘之降獻目泰泰

曰賊官何足榮皆瞋目歿未泰中天奉盜作二女實

氏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賊逆

得之驅以行臨絕整數百尺其妹曰吾義不受辱投

崖歿盜方驚駭姊繼之自投盜舍之去官爲飲堊詔

表門梁宋盜作斬令李瀾諭降賊數千人刺史襲擊

之以爲功賊大恚執瀾及其弟欲殺之兄弟爭代歿

瀾女李亦請代遂俱歿王信妻裴氏見俘罵賊歿鄒

待徵妻薄氏待徵官江陰爲賊得語其姐使報待徵曰若行矣我義不辱當必成於水賊去得其厥水中吳元濟反用牙將董昌齡守鄆城而質其母楊母謂昌齡曰願成賢於逆生汝去逆效順是榮母也昌齡乃舉城降元濟因楊欲殺之會蔡平而免詔封北平郡太君蔡人有卒潘者亦自拔歸河陽賊怒縛其妻鸞之妻且成猶號其夫曰善事烏大夫烏大夫者河南節度使重胤也朱克融亂幽州蔡章雍爲賊執將殺之妻大呼願前成刑者斷其臂神色晏然俱遇害董昌齡爲招討治無狀錄事參軍衛方厚數爭事不

人壽類集

卷之三

七

得伴成昌齡閉其棺殮之方厚妻程自刎請闕下陳冤事得白封武昌安縣君南賊陷齊亮毋金不從亂自田而食紡而衣終身不食逆子之食事聞賜兩丁侍養歲州縣存問終其身劉從諫之逆也張谷以窮遊佐其幕歌兒李新聲者內受之乘間勸谷爲反正不宜顧一飯恩自汗谷不能決斬聲繼而谷竟及於難

高懸女者潁川刺史高彥昭女也名姝姝建中初河北盜李納質姝姝與其母兄使彥昭守濮陽彥昭以城自歸納志將殺之時姝姝方七歲母爲之請爲婢

以祈成許之姝姝不可曰生而辱不如死且母兄皆成兒何庸獨生將刑母兄皆拜四方姝姝曰我家爲忠就誅夷四方神祇居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哭再拜號成事闕下太常賜諡哀焉

先是孝女妙法者瀘州博野人安祿山反被俘徙泗州聞父成欲問道奔喪念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會父壘號踊啓視之旣免棺舌截其塵散髮拂治之結塵墓側手封樹事後母篤孝母卒刺血書母背墓之已虛墓終身元和中徐州有王孝女者父兄以防秋成亡善孝大被髮徒跣服衰抵涇池丐貸護喪

人壽類集

卷之三

十

還壘之亦虛墓終身大中時環有鄭孝女者父戰成慶州母卒無兄弟卽剪髮毀服走慶護器還與母合壘虛墓下終身而順陽鄉人楊豐朝出田爲虎啞女香甫十四走前猛虎頸救之父得免皆旌門

謝小娥者洪州人爲歷陽段居喪妻居歲餘居貞與謝父同行賈江東並爲賊所盜成小娥痛欲赴江自沈殺而免乃行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以殺已者名離析其詞爲十字持問內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善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申蘭殺若夫者申春偏訪莫得也至江州得焉則有名盜亡命者也於是小

姚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作因託傭家日謹信自  
勅傭保咸愛之雖蘭亦倚信諸盜裁委焉小姚見父  
與夫服用物具在乃金信所募出入者二期欲伺便  
一日蘭出刺還集羣偷來分賊其釀酒爲樂醉卧小  
姚閉戶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傭保來捕賊遂禽春  
言之官得賊千萬得其黨數十皆抵死刺史張錫嘉  
其烈欲以聞觀察使不爲請還豫章豫章人高其義  
爭聘之不許祝髮事浮屠垢衣糲飯終其身

同州軍亂逐節使河中令畢某者匿里仙里中妻竇  
從乃所仇家也夜半仇持刀猝令首必成之竇以身  
蔽捍持賊袂中刀不解令得全王仙芝亂攻汝州知

城尉李廷節執妻崔美欲汚之詎賊攻黃巢入長安  
校書郎殷保聯妻封相教女孫也匿蘭陵爲賊得而  
美欲汙之誘劫萬端終不應已校尉擬之封曰我公  
卿子守正而死猶生也竟不辱而死賊通木天子狩  
寶雞翰林士李拯從陷賊攻盧氏尸爇行輪通妻  
之堅不可臨以兵不屈斷一臂不顧賊畢師鐸之亂  
人掠資元食廣陵賈周迪與妻俱饑甚妻謂迪曰今  
度不兩全君有親在不可成願見賣以濟君迪不忍  
妻請肆求售得數千錢行迪出城門不忍還詣肆妻

成矣迪大慟裏其背歸妻焉

宋廷壽者揚行審妻弟也與行審御謀殺之事覺行  
審結而召焉廷壽妻王勸母行不聽王曰君必行事  
未可期願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不至王氏曰事  
可知矣部僮僕閨門積薪已而捕騎至王焚府舍曰  
誓不爲讐入辱赴火歲五代時號州司戶參軍王凝  
卒於官家貧獨一千尚幼妻李齊人亦賈遺骸歸過  
開封止旅舍求宿旅舍主人見其寡格之不宿宿李  
顧天已暮不肯去牽其臂出之李仰天長嘯曰爲婦  
人臂爲人所牽乎不可以得故汚吾身即引斧斷其  
臂見者環聚觀皆嗟泣開封尹聞之爲咎其主人予  
善藥封瘞予齎資歸焉

宋魏國公主者太宗皇帝女也帝嘗發寶藏觀諸女  
令擇取主疑立無取也其宗時歸駙馬都尉李遵勗  
父適生日主執婦禮請上壽帝聞錫兼衣寶帶助焉  
遵勗賢賓客皆一時賢士主親膳饗之嘗有盜入其  
第有司多所訊捕主恐其冤也請出所逮人而以私  
錢募告者誣緝之乃果得真盜情得後請貸遵勗守  
許州得暴疾主聞趣駕馳往視左右白法得報乃後  
行主不待報從五六人乃遂往帝聞命內侍督諸縣

選兵衛馬。

焉。夫人秦國公陳省華妻也。子丞相亮。亮文惠公亮佐節度使亮。亮也。皆舉進士。高等亮。亮守河南。還。焉。夫人問曰。汝典名藩。豈有異政乎。亮答。懇謝。無有。夫人意不悅。一日。縱言州孔道。遇客與亮。亮射。無不。讓亮。亮能者。焉。夫人大怒曰。汝父訓汝以忠孝。輔國家。今不務仁政教化。而專一技自名。豈汝父之訓耶。亮擊之。金魚墮焉。

韓國夫人鄭歐陽文忠公修母也。爲贈崇國公妻。崇公舉進士。歷四節二州。推官。辛生修。甫四歲。食自力。

於衣食用。易修於學校之書。膏大雪夜。以荻撥地。蠅聚灰。畫字教之。書居恒。泣告修曰。而父爲吏。廉而好施。與俸入。雖薄。嘗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錢之積。一櫬之植。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能守耶。自吾爲汝家婦。不及事舅姑。然而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有成。然而知汝父之將有後也。吾始歸汝父。免於喪。踰年矣。歲時祭祀。必涕泣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聞御酒肉。父必泣曰。昔吾嘗不足。而今稍有餘。何及於養也。始吾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適然耳。既其後。常然。至終身未

嘗不然。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夜秉燭視刑。要屢廢書而歎問之曰。何歎。曰。成獄也。吾求其生而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成者與我俱無憾也。始求而可得乎。以其求而得而傷人求而不得者。爲可哀也。同顧乳母抱汝立於旁。指而言曰。衛者謂我歲在戌。當成。使其言信。吾不及見兒之立也。嘗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率用是以是知汝父之將有後也。於是修感奮力於學。方貧賤時。治家儉。後修舉進士。稍顯矣。常不使過之。曰。儉薄所以居患難也。既而修以直諫貶夷陵。則言笑自若。

人猶須集

宋王

上

曰。吾家故貧賤。吾處之素矣。汝必安之。修卒以忠正文學。爲名賢。相母之教也。累封趙國太夫人卒。

張待制品之妻。魯氏。參政宗道女也。其女弟爲中國呂正獻公夫人。女更配其子。則榮公希哲也。魯夫人甚愛女。而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於禮節。飲食飯羹。許更食魚肉。不更進也。既歸呂。往視之。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中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松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清河郡君張氏。尚書存女。溫國司馬公光妻也。嘗夜濯足。婢誤以沸湯濯之。足爲爛。病月餘。方已。僅一批。

其類而止平居自奉甚約及用賜親戚求嘗奉公爲小官時夕過盜竊中衣盡亡天向奉無續絮頗嘆悅郡君笑曰但願身安衣可復有公爲之釋然其卒也誌其墓曰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叙而存於家使子孫女婦式焉

臨江軍判官王益妻吳氏撫州金溪人臨江生七子長二人元配徐出也愛之甚於子二子卒遇其妻婦異諸婦處內外疎戚甚恩自奉養未嘗擇衣食而人以窮來歸者分衣食之嫁三從孤女如已女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方困時朝廷召其子安石官之至

入蜀須臾

子

數十不起或曰孟強請曰士固有志吾何可強之也及安石知制誥法得封其親勸勿言已安石有歸志以不足於養爲憂夫人曰義苟當去吾豈有不安哉劉母者忠定公安世母也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其母曰朝廷不以見爲不肖使待罪諫職備受命須明目張膽任言責脫觸忤者禍矣恐且爲母憂上方以孝治天下以母老請可免也母曰不然諫官爲天子耳目天下事得其言汝父平生願爲之不得也汝得之當捐身報國恩正使得罪流放固其誼也何備焉誠得罪無問地遠近吾誓從汝行不憚矣忠

定正色立朝演九折不悔母教然也

張觀公浚母夫人許氏贈太師君悅妻絳州廣漢人也太師官華州登卒時年二十五浚能言即令誦父所爲文能記事即告以父言行無頃刻今去左右故浚雖幼視必端行必直坐不敢言不誑甫冠與計偕入國學母送之條易戒詔數十端書之策授焉浚貴所爲有不當必變色示戒曉諭永州望星見西方念已故都相位蒙主恩而時相檜誤國禍天下日甚欲力論時事又念母年高言之必致禍恐母不能堪內憂之體爲之瘠母怪問以實對母不應惟誦其父都

入蜀須臾

子

聖初封方正策之辭曰臣寧言而處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後意遂伏書上獻封州母送之日行矣汝以忠直得禍何愧惟勉讀聖人書無以家爲念楊秘閣萬里妻羅氏廬陵人萬里轉運江東子爲帥尊重矣求祿土階如田舍處之怡然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下躬作粥召婢妾女使偕舍之曰天甚寒須使其腹中有火氣乃堪役使耳其子聞之曰是賤事大人老而親之無乃爲逆施乎夫人怒曰若言如此其必不遠矣賤物貴我勞人自逸天道所不右也守吳迎就養時年八十餘於郡園中種苧躬紡績不懈

遷五羊得月俸以奉母母病疾盡治之曰吾福薄乃得此果致疾宜悉散之平居服飾無華歷生四子三女畢自乳曰僕人之子哺其子吾不忍爲也

吳母者進士賀母也賀與賓客語間旁及人短母聞之怒客退皆之百所親解之曰戚否士之常當有何過而苦之若是母太息曰吾聞愛其女者必取三復白圭之士妻之誠全之也今獨產一子當使知禮讓而出言忌親宜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由是恐懼自飭爲名人

包綬妻崔氏合肥人孝肅公拯子婦也綬早亡惟一

人壽類集

卷三十三

七

碑兒存極夫婦意崔不能守使左右嘗之崔蓬垢涕泣出堂下曰翁天下名公也婦得執滌滌共養幸矣其敢汙家聲乎生爲包氏鬼誓無他也後稚兒亦卒母出自荊州來挾與歸欲嫁之曰喪夫守子于歟孰守惟曰昔之留也非以子也義不二也况舅沒姑老其何忍去母怒曰成寧成此不獨歸矣崔曰母遠來義不當使母獨還然至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面以風還包氏遂偕母歸母見其終不變也卒歸之包氏以節終

朱娥者越上虞朱固女也母早卒鞠于祖母里惡少

顏與其祖母競持刀來刺之舉家驚走娥時甫十歲獨號呼前擁持手挽顏衣大呼曰殺我母殺祖母得脫走娘竟成會稽令董 黠惡少爲立像曹娥廟中張烈女者江夏民婦也望惡少持刀逼與亂不可被刺不殊猶能走號呼其隣人而歟而分字彭女從父入山行伐薪父爲虎啞女拔刀斫虎奪父還詔皆賜粟帛

開封婢徒有婦朱貧賣巾屨管珥以給夫夫日與俠少博不省也屢勸諫不聽已犯法挽武肩父母念不可與長也欲奪而嫁之婦不可夫濱行一夕自經成

人壽類集

卷三十三

六

王則反貝州聞趙學究女有殊色劫致欲妻之日唾罵求成不得給以必擇日禮聘乃許則歸之請期焉及期滄泣登輿已自經輿中靖康之難新鄭張晉卿妻丁爲金將所得挾之鞭投地下者數四賊成建炎初汝州王氏二婦爲金掠置舟中自沈漢江成和州徐閬中女爲雜陽潰軍所得欲汙之罵投江成金道三吳吳人美末年妻及姊自沉成陷明州貢士鄭軍爲虜得罵不屈水成妻並哭從成盜剽膝膝賊女董美不屈成盜掠臨淮臨淮王宜邀妻避不可曰婦不出閭閻遇賊成盜掠方城節孝純妻師正言驢



子也。罵賊於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處。身蔽姑逃之。以身成龍泉。李生妻梁不辱。赴水。時世亂。乏食。盜掠人。以食。滁洲丁園寶爲盜掠。將烹之。李江請代賊。釋夫而就烹。樂平王表妻趙亦身就成盜。寇儀其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妻榮與姑及二女出逃。難姑素羸。榮扶掖不忍去。爲賊得。欲污之。不可殺其女。劫之。不可罵賊。賊與盜作南雄李科妻謝真。陽吳琪妻譚皆不屈。成臨川余端友妻陳爲盜得汗之。不可罵賊。火蕪胡詹氏女父授經里中老而貧。女事之謹。遇盜。陽自屈免其父免其兄。一躍入水。成。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婦類

上

張女者羅江人也。母楊寡居。親黨有婚會。毋赴之。與女偕。典庫雍乙從乙先歸。罷會楊氏還。則乙成庫中。莫知殺者主名。言之官。提刑張文僂。恐人也。信楊與乙亂。懼人知。殺之以滅口。下吏苛劾之。楊言與女同榻。實無他。逮女。訊詞不更。乃掘地爲坎。縛母子其中。旁列熾火。間以水沃之。終不承。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痛。將成已矣。願一見母而死。既見。謂母曰。母奈何受此污辱。必母自汗。吾今成。將訴冤於天。言訖。絕。於是石泉地大震者三日。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震。勘官李志寧乃度惡夕具衣冠。禱于天。俄假寐。若有

後。陰其前。驚寤。呼更卒索之。無有也。默自念。豈殺人者哀姓乎。忽門卒報張氏饋食。人哀大進。執之曰。殺人者汝也。哀色動曰。吾憐之久矣。願就公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雍歸殺之。楊乃免。時女成。纔數日。郡府所居曰萃感坊。

辦必妻侯氏南豐人。貧事姑孝。盜焚劉里令遠近逃。避姑篤疾。不能去。侯守視姑。側終不去。盜挺之。仆幾絕。賊退。蘇見道旁一篋。登之。金珠也。族婦以爲己物。攘之分。其一謝侯。侯辭曰。非我有。不願也。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終不可竟。貧餓終身焉。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子

林女永春人。笄未嫁。紹定中。寇犯永春。女入山避之。符遇寇度。不得脫。給之曰。有金帛埋於家。盡同取之。前入門大呼曰。吾欲成於家耳。不辱也。遂遇害。董八鄉鄆人。虎銜其太母女手。携虎尾以身代。虎釋其太母。銜女去。守建祠祀之。曾氏婦晏者汀州寧化人。夫成不嫁。紹定間。寇破寧化。將樂令令土豪各爲砦。結約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結集來攻。諸砦不能禦。晏獨依黃牛山。傷自爲砦。以居。一日賊遣人家索婦女金帛。晏悉召其田丁。諭之曰。汝曹衣食我家。賊求婦女。意在我。汝

等必用命奮擊之不勝殺我降未晚也傾齋資獨之  
原感奮晏自執桴鼓使諸婢鳴金作其氣賊復退敗  
鄉鄰人孳家依焉有不能自給者晏悉以家糧飲之  
於是聚眾日廣與其豪斬黃牛山爲五岳選少壯練  
訓之有急互荷角相援賊數攻弗克所活老稚數萬  
計如南劍州陳韓遣金帛獎之各其若曰萬安晏悉  
散給其下又分五若人詔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  
信郎  
開慶初元兵陷岳陽巴陵韓女甫十八赴水夾越三  
日得其尸於練裙帶中有詩曰我質本瑯璣宗廟俱  
八縣類纂 卷之三 婦類 三  
彌繫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歟不作狂  
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烈摧  
心肝元陷撫州臨川王婦梁嫁才數月與夫約不辱  
已被執軍帥欲汙之約之曰夫在不忍也乞歸之而  
後可帥以金帛與其夫遣之并與一矢却後兵已即  
之婦度夫去遠罵賊賊德祐中元兵入浙東臨海上  
婦執舅姑夫皆成追納之婦號慟欲自殺不得乃陽  
謂帥曰吾舅姑與夫歟而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  
之人君焉用之願得爲之哀期而聽命許之師還行  
至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嚙指出血書山石南望哭投

屋灰血漬入石化爲石天陰雨墳起如始書元至正  
中郡守爲立祠嶺上易名清風嶺元破永新謂婦抱  
嬰兒隨同舅姑走縣學文廟中匿虜至殺其舅姑執  
婦欲污之不可脫以刃趙罵曰吾舅姑於汝吾姑又  
歟於汝吾從吾舅姑歟耳豈顧生哉遂遇害血漬於  
文廟兩壁間八軀爲婦與嬰兒狀久而宛然若鵝影  
在地見者神竦髮立或磨以沙石終不滅煨以熾炭  
狀益顯如新景定中盜破進賢吳中孚妻王自沈歟  
元阿木破銀樹垣得運使趙淮使詣揚州招制監使  
李庭芝降淮伴許諾至城下大呼曰李制使男兒歟  
八縣類纂 卷之三 婦類 三  
卽歟耳母降也阿木怒飲之棄其尸江濱淮妻伴軍  
中盡解其衣裝賂使請購尸得之焚骨置缶中操小  
舟赴急流仰天慟抱與俱沈歟  
福建招撫使劉全子倡義抗元歟有司執其妻林勒  
反狀林叱曰林劉二族世以忠義報國何謂反事不  
成天也豈顧辱哉汝知去歲有血青壁義不降而歟  
者乎是吾兄也吾歟且求治汝於地下何以生爲遂  
遇害兄謂林空齋也乃郝節娥嘉興人出娼族不染  
乞爲良不得母與少年期因叢祠具酒逼之從梓與  
食飲嘔噦滿地歸陽渴求飲赴水歟而毛惜惜者吐

事畔臣不風成嗚呼謂天性不貞哉

麗水二賢母者林南妻周仿子鄉貢士江燾徐也周知書奉道法夫卒奉姑謹供饋非手所治弗以進徐暮周亦如之采季亂徐生子定老甫六月元兵至江負之窺澤中寇追射江棄兒走歲周婦姑避地東山開爨扶膝人間行往迹之又遇盜時周既老矣盜麾之去而迫令東行姑婦相持哭曰願同歸九死不離苟生也周事神謹默禱神而寇忽目眩若見有負藥彙行者急持執趨救之得脫去自將灌莽并盜去行失道過澤畔則先所棄兒乃在弗怖弗啼也屢急

以濡頤

卷三十五

三

呼曰兒在矣兒在矣冠抱以去兵進迹江尸得焉而家燬僦舍以居瓦鎗敗帷婦姑相為命時徐年甫三十耳或說其再適則指兒泣曰林氏數十世惟姑及此兒吾何忍棄之天未降割林氏兄幸成異日持酒酌林氏先塚姑之慶也吾之願也即成曉矣兒切多病母太母日夜保護之稍長自刻篤於學鄉先生潘梁問婦奇之欲女焉問二女長辭曰林生微而貧次女曰惟命遂妻之荆釵練裳提甕出沒忘其家之富盛也奉二母孝徐晚娶未疾不能行潘晝夜扶掖疾革剖股肉雜津糜以進後定老奉元起祐進士為

書丞追贈失母如其官則前所棄兒也子孫多舉進士至大官徐壽六十有三卒後一年周乃卒年八十有一

崔烈婦者周木忽妻也從木忽官平陽全拔城下令官屬妻子匿者或自首者出之時木忽以使命在左黨崔即抱切子親自言將使軍吏書其辭出之崔氏曰婦人臂使人執而書乎辱也予吏金請書之經吏曰軍令也不敢令崔自按袖懸筆書出焉既出將命追之伏土窖中三日乃得免木忽卒崔年二十九誓不更嫁斥屢飾服布蔬食有僮貴求娶自

人希類

卷三十五

三

毀面絕之治家教子具有法後四十年乃卒

郭三妻楊東平須城人三從軍襄陽楊留事舅姑以孝聞夫成戌母欲奪嫁之不許久之夫愷還舅念婦年少終改適不欲令壯子鰥處地下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悲憤不食自經成與夫合墓焉

李女者建寧浦城人父無子母卒段不茹葷三年治女工供祭祀奉父母甘旨畢具父嘗以許邑人鄭全未嫁邵武索陳良強委禽焉女斷髮求成卒歸全事舅姑有道全沒悲哀不食數日成

齊鄒英劉河南人開應募為千夫長戰歿澤潞間

貧無依不再適勢家福齡之劉柏之曰吾三月三日  
有心願償畢從汝矣是日詣天寧寺浮圖絕巔叩天  
獻賦自隨歟

庶士玄妻王氏大都人夫病篤執王手以妾所生子  
為囑而卒王遂瘞廬墓側以妾子置左右飲食煖燠  
之終喪子復成親戚攜酒饌祭墓上方行酒王即經  
樹上歿同鄉贊隱妻王亦自經從歿焉

都水監朱虎妻茅坐事家簿錄索家欲妻之茅以女  
子三人裙相連結晝夜倚抱哭形貌銷毀竟不屈託  
永明尼寺以居憂憤卒紹興俞新之妻聞人氏夫歿  
人編類集

斷髮誓不戴事姑孝姑病風失明聞人手滌潤穢時  
時舐其目目為復明姑卒與子親負土終塋之

袁氏三節者涇陽袁天祐之王母母及妻也天祐王  
父及父皆歿成王母楊母焦皆守義天祐亦從軍歿  
妻焦尤少亦守義以終澤州三節者張與祖妻某王  
母皆母也與祖卒或諷王改嫁婦泣曰妾王母母並

以貞操聞妾而有他志是忘夫而辱先人也忘夫不  
義辱先人不孝不孝不義有必不為也發居三十年  
卒舅姑生事成墓無違禮具得旌霍氏二節者鄭人  
霍耀卿顯卿兄弟妻也耀卿卒妻尹守義不改遺顯

卿繼卒妻楊氏與奴俱修婦道事姑二十餘年而弟  
州任氏乾州田氏皆一家三婦以節孝見褒內黃趙  
美妻王夫歿不改適舅欲以族子與繼婚堅不聽  
之自經歿魏城丁從信妻李年二十寡父母迫嫁之  
走詣夫家不欲自繼不得遣入室更新衣自經歿瑤  
州李馬兒女少寡勢家欲奪之詣夫墓哭自經歿見

表門

江文錦妻范氏奉化人婚之夕未合色而夫暴歿  
日我則既入門矣入江門則江婦豈復有行哉撫諸  
子如子終不遺

八痛頭集

卷之三

三

天曆初兵掠河南洛陽趙彬妻朱被執逼與亂不可  
兵怒提曳楚辱之度不免紿之曰舍後井旁有瘞金  
當發以遺汝信之踵之行抱三歲女赴井成偃師王  
氏女被兵執投澗歿龍溪陳竭才妻蔡氏自沈歿龍  
泉湯輝妻張氏朝乃歿湯二女以父母見殺觸刃歿  
顧寧地震臺叔齡屋壞歷不能與會火作叔齡母前  
救不得欲就焚叔齡呼妻曰吾不可得出當亟救吾  
母劉謂夫妹曰汝兄處吾無用復生自投火中歿  
天治三節者杜思綱妻閻宗媛及女弟宗婉若弟松  
書監陶諡妻王也初思綱娶沈生三女及子勣而歿

閩爲樂室生一女而恩嗣卒宗媛不再適奉姑謹脫前室乎如所生長育婚嫁之矣元季亂白嫖於盜宗媛護姑隱不忍去爲盜兵所繫驅之行不聽鞭刃于頸深入二寸餘不見血而厥是日宗婉歸周本亦厥方急時諡妻抱子長出走已力竭謂傳母曰見存吾不虞矣赴南隣杜氏井厥當是時歎人羅宜明散家貲募兵保鄉井妻盡捐資中資相之盜犯歎宜明謂妻曰我素負殺賊名盜必屠我家汝從行母留蔣曰婦人在軍中氣不揚妻有兄弟在香山若可守也灑泣別無何歎賊陷賊聞宜明妻李在香山悉力攻蔣

人痛類集 卷三 傳類

主

炮炙行斃命蒼頭賸且醉飽以二子屬蒼頭曰我誓不受辱必決矣不可使羅氏無後汝護二兒還主翁奮銳出遇賊巖崖上赴崖下夾焉長子及蒼頭賸皆遇害寇退蔣從子志道從積屍中緣崖下見貞婦如生傷有衣篋類有物中動啓視之幼子也抱以歸謝烈婦弟妻蘭溪吳履妻也金華人年十三適履動禮執誼非其志不行履貪常客游謝奉舅姑舉賓祭必共盜破睦州謝謂履曰盜得睦必東窺矣哀瘦如柴且春盜且至吾不能繫諸勿遠遁決矣及今買舟東下儘免平履資窮難於存曰勿恐有履在謝志曰

不避盜歸我母家母家有深池節有急有歟所可無辱也已展出城南謝丁字語如初履未反蘭溪兵潰東奔者不絕難再號謝裹糧扶幼女出走賸以小兒從厥明力憊甚手牽女行且泣曰汝父不得復見矣吾與若厥而厥耳身不可失也避入金華山中賸棄小兒道上逃去已赤嶺備山谷呼嘯擁女婦謝度不免力捫羅上抱女下投崖厥屢歸求之決日始得厥母與女相向號如生宋景濂傳之曰戊戌之變濂女弟妾亦秉節沉淵厥胡仲申翰曰曠人商淵妻張賈誠妻宋亦溺歟猶皆曰儒家有所聞至姜女董婦皆

人痛類集 卷三 傳類

三

里巷張女婦耳亦歟其張氏家僅瑣伍業牧園一旦聞難妻歟二女從歟初未笄亦歟而天台伏恒妻徐被盜執給賊取水飲自沉歟吳氏婦以犒塘水絮且深沉焉後數日得屍離感暑如生新昌史周如祇女不屈歟是時台浙諸婦早學見紀載如此者則文獻在金華歟也

鄭宣人羅氏客好安信州弋陽人初福烈女傳甚有年二十歸同里鄭瑤家世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無間言瑤以功擢給山州判官羅得封已信州陷羅度弋陽近歟不免取所佩刀淬鉅之兵至自到歟

州萬戶府知事嗣文與妻王建康人從文與於漳盜  
攻漳文與戰疾力賊之王被執給賊收夫骸請從積  
柴負夫屍婦焉火既烈即自投火中賊陷長樂柯婦  
陳被執罵賊賊父野病見女至呼不應駭之已有自  
賊中歸者言賊狀乃知非人也明日屍逆流上夫昇  
歸歛焉房山陷房山王士明妻李與其女俱賊李婦  
劉遇賊饑烹其夫請代得烹賊元末亂官軍復嚴州  
而縱掠威平俞士淵妻童身翼姑抱護之不去諸惡  
牽之去焉不屈刃斷其左臂念不屈復斷其右臂如  
物羣惡乃破其面而去乃途賊始童事姑孝姑難事  
人稱其孝

寡恩竟順事不拂卒賊其難

卷三

三

高郵有張女以艷聞匿複室中賊得其父母劫致之  
女不得已出拜賊賊喜呼其父母爲丈人媼投資焉  
以女行女辭去度稍遠赴水賊盜陷浦城執徐嗣源  
欲殺之女請代舍之以女行徐題詩桂林橋赴水賊  
松陽周婦毛罵賊賊汴梁丁尚賢妻李與其家並賊  
儒士李讓女順兒自經賊紹興吳守正妻馬抱切女  
自沉賊張士誠陷諸暨王琪妻蔡避兵長寧山賊猝  
至造指鐙方沸蹈其中賊破杭州黃仲起妻朱與其  
女俱賊妾馮從賊仲起第婦蔡抱切子與乳母湯日

經賊傳與焦士廉妻王被盜執給日家墓田有藏金  
可取之王至墓所哭曰得賊所矣與妾杜皆女紹興  
兵變德清稅務提領張正象與妻韓並經賊女池奴  
年十七聞之泣投崖賊從泉李說妻何亦水深水袁  
女少失父獨與母嚴居宗極貧母病癱卧床者數年  
矣女奉養周盡至正中兵燹其里鄰婦避火女曰  
我有母何可避入室抱其母燔火山陰徐允讓妻潘  
賊至夫代舅得賊潛給盜請得焚夫尸火燬赴火賊  
陳淑貞富州陳壁女也登儒者避亂之隆興陳友諒  
寇隆興淑貞取琴坐簾下彈之曲終泣然曰吾絕絃  
人稱其孝

卷三

三

於斯乎父母惟問之叔真曰城陷必辱不如死也明  
日隆興陷溺東湖水中水淺不能死賊抽矢脇之不  
聽中矢死同郡李宗願妻夏亦儒家女賊至赴井死  
劉氏二女子登樓自經死婢鄭奴從死陷茶陵子同  
祖妻曹與夫訣自劉死妻李驚抱持之不殊且追夕  
竟死黃寧李弘益妻申念不欲以身故爲弘益累先  
事死弘益再娶安而卒安薰沐從死河東亂監察御  
史張訥妻劉盡發貲給家人若子婦死焉宣慰副使  
李羅妻高麗人聞夫死積薪塞戶外自焚死大同張  
思孝妻爲新高兵所執不屈死婦劉伏姑奴罵不絕

赤成狀元張棟妻王遇盜赴井成姑哭之憫隨俱成  
宗王黑閨女遇難自縊成進士安志道妻劉罵賊斷  
舌成大都督詳定使程徐妻金抱子一女沒井成有趙  
縕者與其婦溫高徐謀決成趙自經諸婦四人請孫  
男女六人聚妾三人各並成徐孫妻岳及母王二女  
一子赴火成永平王宗仁詳妻攜一女赴水成賊陷  
太原行省參政王時妻安與妾李赴井成太原人王  
履謙妻齊與一妻二女二孫女避亂巖谷中賊至投  
崖成大亨陷帥鐵木兒不花之妻也先忽都與妻王  
蓮罵賊成賊犯陵州州人呂彥能集家人謀所如往  
有姊娶居泣曰吾卷夫二十年又不幸無子今往何  
之吾成已夫出赴井成妻劉曰妾為君家婦二十八  
年茲不幸亂離君可往妾不負君無往矣亦成二女  
二孫女及子婦王皆從成盜寇濟南濟南劉公異妻  
蕭解條自經成趙妻許氏集賢大學士有壬公之  
從兄女也紅巾陷遼陽洗為儒學提舉避亂匿資善  
寺以叱賊成許未之知也賊甘言誘之不可刃劫之  
不可已知其夫成仆地哭罵曰吾母成于賊吾女兄  
亦成賊今吾夫又成焉吾得報汝當釀汝忍從汝乎  
罵不絕口成至元中渤海劉子者成襄陽攜家行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沙河夜車有河傍有虎至衙平去妻與亟起追及之  
持虎足呼車中兒急取刀殺虎成扶平還至車成  
至大中建德王女父出耘遇豹豹搏之女聞父號呼  
聲走趨救以父所耘鋤擊豹腦殺之父得生餘杭姚  
女虎啣母女逐驅之竟全母建寧方寧妻官夫為虎  
所得奮擊虎全夫骸而歸俱為當元時夫亡守志極  
貞白不改適得旌者燕人張買奴妻王馮翊王義妻  
盧雕陽劉澤妻解樂平楊三妻張其夫成從成者遼  
陽李君進妻王湖州同即律忽都知不花妻移刺氏  
大章爾妻趙濱州惠高妻李汴人孟志剛妻朱鈞州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曹德妻侯雷州朱克彬妻周無慮百十人其夫沒守  
志養舅姑盡孝終喪喪事盡禮有翼人朱仲策妻梁  
懷人孟妻何新建鄭妻丁渤海李妻劉氏之倫史具  
有傳嗚呼胡元以北狄主中國民彙大戾亂而史紀  
節行特著胡俗子收父妾弟于兄妻不顧脫脫尼雅  
吉刺氏字世安妻王只舉花真妻蒙古具以成自全  
謂貞不性生哉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三

八編類纂

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主亦有以語肥也對曰吾能老而已何以語于康子曰雖然肥願有聞於子對曰吾聞之先姑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于夏間之曰善哉有聞之曰古之嫁者不及舅姑謂之不幸夫婦學於舅姑者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酌父為客蓋寵焉小賄父怒相延食繼辭曰將使人備賓集一二必重之也

盤長而後食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者尸養養上賓繼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之五日會大夫辭而復之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罪乎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合繼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宮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宮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饗文伯曰以飲之家

至前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為天下笑故主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國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一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齊使連曰嗚呼梁之比于秦若僕耶新垣衍曰然中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拱而笑不悅曰噫嘻亦大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付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為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紂利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

美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易為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為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机視膳于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殺其簋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魯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偕獨將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而弔也鄒之群臣曰必不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



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伯之絕祀也  
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公父文  
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聞門與之  
言皆不踰閭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祖不晏宗  
不具不繹繹不盡飲則退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  
之禮矣 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  
女成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夭死吾惡其以好內聞  
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請無瘠也無洵涕無指臂  
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 仲尼  
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夫欲明其子之令德也 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  
而莫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  
而無私上下有章

伯宗朝以書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  
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不實主言  
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  
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諸既飲其妻曰諸大夫  
莫子若也然而民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于子蓋  
巫索士愁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之難諸大夫  
害伯宗將謀而殺之畢陽實送州犁于荆

趙王以趙括爲將代廉頗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于  
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  
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  
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  
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  
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于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  
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不如不稱  
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  
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四

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  
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  
秦秦悉阮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  
圍邯鄲歲餘幾不得脫類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  
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

漢文帝時人上書言淳于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  
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無可  
使者于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上書曰妾  
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竊痛歎者不  
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

終不可得妻願入身為官嫗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  
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  
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  
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  
責延年卒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  
全安愚民斷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立威豈為民父  
母意哉延年服罪重頓首謝因自為母御歸府舍母  
畢正臘謂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  
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

八篇類案

卷五十五

五

歸都見昆弟宗人復為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  
賢知其母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林至大官東海號  
曰萬石嚴婢

渤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貲甚盛宣不悅  
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貧賤不可當禮  
妻曰大人以先王脩德牛約故使股妾侍執巾櫛既  
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  
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  
并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

官至司隸校尉子末中興初為魯郡太守末子昱從  
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視鹿車時不對曰先姑  
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任妻亦美志行  
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子伯為楚相而其子  
為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  
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霸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作  
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  
其故始不肯告妻詰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  
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

八篇類案

卷五十五

六

齒末知禮則見客面有慚色父子恩澤不覺自失耳  
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  
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  
哉遂共終身隱避

河南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  
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  
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于野而還尋師  
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  
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兩成于機枉  
一絲而累以至于千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

繼也則損失成功積廢時月天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遺饋羊子嘗有他舍難謬入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他肉姑竟棄之後盜欲有犯妻者乃先却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我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盛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即捕殺賊盜而賜妻繡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漢中陳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于官四子以母非所生情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與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與疾久乃瘳于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于郡郡守怪異其母獨除家徭遣散四子許以脩華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八

十餘卒臨終教諸子曰吾弟伯虔智達士也所論薄墓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今汝曹遵承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安定皇甫矩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聘以駟轡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情辭甚酸慙卓使傳奴侍者悉拔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于一婦人手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之先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八

入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趨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于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靴鞭朴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連盡爲惠遂成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魏丹陽大都督楊覽郡承戴自殺太子孫翊覽入居軍府中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紿之曰乞取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傳等與共圖覽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時侍養者二十餘人與盟誓合謀到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衣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懽悅大小懷悅

怪其如此。覽密視復無疑意。徐氏呼前。舉置戶內。使人召覽入。徐氏出戶拜。覽適得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處。高要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覓徐氏。乃還。續經奉覽首。以祭。謝墓。舉軍震駭。

曹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妻喪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其家驚恠。謂之曰。入生世間。如輕塵樓弱草耳。何至自苦。乃備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光。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不行。吾豈爲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爲曹氏後。

晉皇甫謐字士安。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嘆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君不卜隣。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篤行。自淑得之。可。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謝就鄉人。

唐坦受書。勤力不息。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得綜典籍百家之言。

辛耽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毗之女也。聰明有才鑒。初魏文帝得立爲太子。抱毗項謂之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第微爲大將軍。曹爽奏軍。宣帝將誅爽。因其從魏帝出而閉城門。爽司馬曹芝率府兵新開赴爽。呼敵同去。敵懼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于事可得爾乎。憲英曰。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太傅始不得不爾。明皇帝臨崩。把太傅臂。屬以後事。此言猶在朝士之耳。且曹爽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權勢。于王室不忠。于人道不直。此舉不過以誅爽耳。敵曰。然則敵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爲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也。且爲人任爲人。友親昵之職也。汝從衆而已。敵遂出。宣帝果誅爽。事定後。敵嘆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于義。其從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爲從。從于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

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及會將行請其子秀爲參軍。惠英妻曰：他日吾爲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秀固請于文帝。帝不聽。惠英謂秀曰：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于親，出則致節于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會至蜀，果反。秀竟以全歸。詔嘗送錦被德英，錄其華反而覆之。其朋鑒儉約如此。

張宜子以女妻劉殷。宜子家富千財，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安識如此？何慮不得爲公侯妃而遽以妻劉殷乎？宜子曰：非爾所及也。誠其女曰：劉殷至孝，其

人者真多。

卷之三

十一

感策才識超世。此人終當遺達，爲世名公。汝其謹事之。張氏性亦婉順，事祖姑王母以孝聞。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婦毀瘠，幾至滅性。時柩在殯，而西鄰失火，風勢甚盛，殷夫婦叩殯號哭，火遂越燒東家。後二白鳩巢以庭樹，自是名譽彌顯。

陶侃母湛氏，豫章新淦人也。侃父丹聘爲妻，生侃而陶氏貧賤。湛氏每紡績資給之，使交結勝已。侃少爲尋陽縣吏，嘗監魚梁，以一蚌鮮遺母。湛氏封鮮及書，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鄱陽孝廉范逵寓宿于侃，時大雪，湛氏乃微

所卧薪薦自剗，給其馬。又嘗截髮賣與鄰人，供餽饌。達聞之嘆息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竟以功名顯。

孟昶妻周氏，昶弟顯妻又其從妹也。二家並豐財，孟昶常雅重昶，而劉遵毀之。昶知深自優失，及劉裕將建義，與昶定謀，昶欲盡散財物，以供軍糧。其妻非常，婦人可語，以大事乃謂之曰：劉遵毀我于桓公，便是一生淪陷，決當作賊卿。幸可早爾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諫事之不成？當于羹官中奉養大家義，無歸志也。昶怡然久之，而起周氏，追昶坐云：觀君舉厝，非

人編類集

卷之三

十一

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時其所生女在抱，推而示之曰：此女可賣，亦當不惜。况資財乎？遂傾資產以給之，而託以他用。及事之將舉，周氏謂顯妻云：氏昨夢殊不好，門內宜浣濯冰浴以除之，且不宜赤色。我當悉取作七日藏，厭頭妻信之。所有絳色者悉飲以付焉。乃置帳中，潛自剔練，以絳與昶，遂得數十人。被服赫然，悉孟氏所出，而家人不知也。

韋逞母宋氏，家世以儒學稱。宋氏幼喪母，其父躬自養之，及長授以周官音義，謂之曰：吾家世學周官，傳業相繼，此又周公所制，經紀典誥，百官品物備于此。

矣吾令無男可傳汝可受之勿令絕世屬天下喪亂  
宋氏諷誦不輟其後爲石季龍徙之千山東宋氏與  
夫在徙中推鹿車背負父所授書到冀州依膠東富  
人程安壽壽義讓之是時年小宋氏晝則撫弄夜則  
教誨然紡績無廢壽每嘆曰學家多士大夫得無是  
乎是遂學成名立仕符堅爲太常堅常幸其太學問  
博士經典乃憫禮樂遺闕時博士盧瑩對曰康學既  
久書傳零落北年綴撰正經祖集唯周官禮注未有  
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家公傳其父業得  
周官音義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以傳  
入新類纂卷三十一

三

授後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  
絳紗幔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  
學復行于世時稱韋氏宋母焉

劉聰妻劉氏名娥字麗華僞太保殷女也幼而聰慧  
晝營女工夜誦書籍傳母恒止之娥敦習彌厲每與  
諸兄論經義理趣超遠諸兄深以嘆服性孝友善風  
儀進止聰既僭位召爲右貴嬪其寵之俄拜爲后將  
起錦儀殿以居之其廷尉陳元達切諫聰大怒將斬  
之娥時在後堂勸松左右停刑手珥啓曰伏聞將爲  
營殿今昭德足居錦儀非急四海未一禍難爾繁

勳須人力資財尤宜慎之廷尉之言國家大政妾謂  
陛下宜實延尉以美爵酬之尉以列土如何誅之陛  
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禍由妾而招人怨國殺咎  
歸于妾詎諒言忠亦妾之由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  
由婦人者也妾每覽古事愈之忘食何意今日妾自  
爲之後人之觀妾亦猶妾之視前人也復何面目仰  
待巾櫛請歸威此堂以塞陛下誤惑之過聰覽之色  
變謂其辭下曰朕比得風疾喜怒過常元達忠臣也  
朕甚愧之以娥表示元達曰外輔如公內輔如此后  
無憂矣

入新類纂

卷三十一

四

陳歐陽紇召陽春太守馮僕至南海誘與同反僕遣  
使告其母洗夫人夫人曰我忠貞兩世今不能惜汝  
而負國也遂發兵拒境帥諸酋長迎韓昭達昭達至  
始與紇懼出頓淮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欄  
之外昭達令人潛行斫籠因縱大艦突之紇敗竊入  
新守建康市紇之反也士人流寓者皆惶駭前著作  
佐郎蕭引獨恬然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  
子直已行義何憂懼乎至是陳主徵以爲侍郎馮僕  
以其母功封信都侯遷石龍太守遣使者持節冊命  
洗氏爲石龍太夫人賜以繡輿安車鼓吹麾節兩簿

如刺史之儀

唐代宗時嚴武三鎮劍南厚賦歛以窮奢侈梓州刺史董真小不副意召而杖殺之然吐蕃畏之不敢犯其境母數戒其驕暴武不從及成母曰吾今始免焉官婢矣

杜祿尚岐陽公主公主憲宗長女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遇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年始至則填信諫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驚屈奏請納之悉自市寒賤可制者自是閨門落然不聞人聲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五

吳元濟以董昌齡為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公賢于逆生汝去逆而吾為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李景讓母鄧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郾城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後古牆因雨墮陷得錢瓦屑奴婢喜走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遂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及第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石遇不免橋楚景讓在浙西有左都押牙近景讓意

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生廳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為汝喜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殺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番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襪其衣坐之將提其背將佐皆為之請拜且泣久乃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先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提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字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提由是始及第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五

楚王希範始開天策府置護軍都尉領軍司馬等官以諸弟及將校為之又以幕僚拓跋恒李弘皋廖匡圖徐仲雅等十八人為學士劉劭等進攻漢州彭士慆兵敗棄州走保山寨石崖四絕勛為梯棧上圖之廖匡齊戰歿楚王希範遣弔其母其母不哭謂使者曰廖氏三百口受王溫飽之賜舉族効死未足以報况一子乎願王無以為念王以其母為賢厚恤其家後周周行達為武平節度使多計數善隱伏將卒有謀亂及叛亡者行達必先覺擒殺之所部凜然然性猜忍常散遣人密謂諸州事其之邵州者無事可

復命但言刺史劉光委多宴飲行達曰光委數聚飲欲謀我邪即召還殺之行達妻即聞夫人鄧氏隨而剛決善治生管謀行達用法太嚴人無親附者行達怒曰汝婦人何知鄧氏不悅因詰之村墅視田園遂不復歸府舍行達屢遣人迎之不至一旦自帥僮僕來輸稅行達就見之曰吾爲節度使夫人何自苦如此鄧氏曰稅官物也公爲節度使不先輸稅何以率下且獨不記爲里正代人輸稅以免楚捷時邪行達欲與之歸不可曰公諱殺太過常恐一旦有變村墅易爲逃匿耳行達慙怒其僚屬曰夫人言直公宜納

人編類集

卷之三

宋大長公主太宗女幼不好華貌類太宗下嫁李遵勗賓客皆一時賢士大夫每宴集主必親視簞簞之節章獻太后賞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太后訪以政事多詬祖宗舊事以諷遵勗守許州暴得疾主亟欲往視不待奏而行從者才五六人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鮮華嘗燕禁中仁宗親爲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爲此久矣未幾病目帝自臨視親臨主目左右感泣帝亦悲慟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疾而邀賞邪賁賜白金三千兩不受至是以暴疾

聞帝促駕往視未至而主卒乃即主堂易服奠哭盡獻禮

妬

魏王遣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裏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爲之宮室卧具擇其所善而爲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裏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裏知王以已爲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舅子爲見王則必拊子鼻新人見王因拊其鼻王謂鄭裏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拊其鼻何也鄭裏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裏曰其似惡聞王之鼻也王曰何哉令別之無使逆命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二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三

左編

戚類

漢竇長君

竇長君文帝竇后兄也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舉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者當爲侯從其家至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永桑墜用爲符信上書自陳

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

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乃去

於是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乃厚賜之家於

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命乃且縣此兩人

此兩人所出微不河不爲擇師傳又復放呂氏大事

也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

此爲退讓君子

漢馮野王

馮野王上黨人也愛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

丞相親相相以爲不可許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

行高入爲左馮翊京師稱其威信遷爲大鴻臚數年

御史大夫缺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

石而野王行能第一時野王兄奉世女爲元帝昭儀

上曰吾用野王爲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官親屬以

野王爲比乃下詔曰剛強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

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王鹿充宗是也廉

潔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爲御史大夫

上繇下第而用譚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

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

雖不爲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

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加賜黃金

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

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愛王懷國之寶而不得

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

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

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瑯琊太守是時成帝

長舅陽平侯王鳳爲大將軍輔政八九年時數有灾

異京兆尹王章譏鳳專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

初納其言而後誅章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

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諷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先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幕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于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錮不分別于賜今有司已爲子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行爲法若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人編類奏漢書卷五十一 刑法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來自此始

漢史丹

元帝爲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爲中庶子侍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驂乘甚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是時傳昭儀子定陶恭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無寵建昭之間元帝被病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鼓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官及左右習知音者莫

能爲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才丹進曰凡所謂才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畧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太子游學相長大上望見太子感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安有人不忍仁而可以奉宗廟爲民父母者乎上以青蒲丹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中山王至于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切戒屬無涕泣國傷陛下罪適在臣當歔上以爲然意乃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瘕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寢意忽忽不平數問尚書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王鳳爲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愛不知所出丹以親審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過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繁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愛之今者道路流言爲國生意以爲太子有動搖之意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辭臣天子素仁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

太息曰。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丹即却頓首曰。愚臣妄聞罪當死。上因納謂丹曰。吾病寢加。不能自還。善輔導太子。毋違我意。丹噓唏而起。太子由是遂爲嗣矣。

### 東漢樊儵

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至儵有父風。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鄆郡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于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皆循太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慰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

等以荆屬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下子。臣等專誅而已。帝歎息良久。儵以此知名。其後弟鮪爲子賞。求楚王英女敬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並受榮寵。一宗五侯。時特進一言。女可以配主男。可以尚王。但以貴寵過甚。卽爲禍患。故不爲也。且爾二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錄。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衆。遂委責于人。以賞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及野王歲獻甘醪膏錫。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並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數赦二部。八痛哀集。一。漢書。卷一百一十五。列傳第五十五。樊豐。樊儵。字長魚。父宏。光武之舅也。宏素謹約。至儵有父風。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氏春秋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以儵外戚。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見收捕。儵以不豫得免。永平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記。正五經異說。北海周澤。鄆郡承宮。並海內大儒。儵皆以爲師友。而致之于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年少。能報恩者。皆循太賢。多見廢棄。宜敕郡國簡用良俊。又議刑辟。宜須秋月。以順時氣。顯宗並從之。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慰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

### 東漢陰興

陰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

郡國與每從出入常操持小蓋障翳風雨躬履塗泥  
率先期門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  
奸施接賓客然門無俠士與同郡張宗上谷鮮于哀  
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違之友人張汎杜禽  
與與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終不爲言是  
以世稱其忠平第宅苟完裁閉風雨九年遷侍中賜  
爵關內侯時光烈后爲貴人帝召與欲封之置印綬  
於前與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功而一家數人  
並蒙爵土今天下歆望誠爲盈溢臣蒙陛下貴人恩  
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與之讓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成朝

一

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與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  
有悔大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  
脫公主愚心實不取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李蒼益  
爲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卒不爲宗親求  
位十九年拜衛尉亦輔導太子明年夏帝風眩疾甚  
後以與領侍中受顧命于雲臺廣室會疾瘳召與欲  
以代吳漢爲大司馬與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恤  
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感動左右帝遂  
聽之二十三年卒帝親問以政事及群臣能不與頓  
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與沒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爲  
光祿勳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敕見幸顯  
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  
中衛尉關內侯與典領禁軍從平天下當以軍功顯  
受封爵又諸舅比例應蒙恩澤與固讓安平里巷輔  
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  
卒朕甚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以汝南之銅陽  
封與子慶爲銅陽侯慶弟博爲潁強侯博弟員丹並  
爲郎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成朝

一

羊琇景獻后之從父弟也琇少舉郡計參鎮西鍾會  
軍事從平蜀及會謀反琇正言苦諫還賜爵關內侯  
琇涉學有智算少與武帝通門甚相親狎每接建同  
席嘗謂帝曰若富貴見用任領護各十年帝戲而許  
之初帝未立爲太子而聲論不及弟攸文帝素意重  
攸恒有代宗之議琇密與武帝畫策甚有匡救又觀  
察文帝爲政損益察度應所顧問之事皆令武帝默  
而識之其後文帝與武帝論當世之務及人間可否  
武帝答無不允由是儲位遂定

晉庾亮

所不  
過其  
節

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甚器重之由是瞻亮妹爲太子妃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韓子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散騎常侍時王敦在無湖帝使亮詣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歎曰庾元規賢于裴顗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陛下踐祚聖政惟新字輔賢明庶僚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圖

八編類集

卷之三

臣

書

則

示

天下

以

私

矣

恩

不已

復

以

臣

領

中

書

臣

領

中

書

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姻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進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于朝無接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苟容至于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接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

註

繫其故何邪由姻婭之私群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聞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疏奏帝納其言而止王敦既有異志內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復代王導爲中書監及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與諸將拒錢鳳韓護軍將軍是時敦死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群臣無得進者撫軍膀軍

八編類集

卷之三

臣

書

則

示

天下

以

私

矣

恩

南頓王宗右衛將軍虞胤等素被親愛與西陽王義將有異謀亮直入臥內見帝流涕不勝既而正色陳義與宗等謀廢大臣規其輔政社稷安否將在今日辭旨切至帝深感悟引亮升御座遂與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加亮給事中中書令成帝即位太后臨朝政事一決于亮先是導輔政以寬和得眾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例侃約疑亮剛除遺詔並流愆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于江州以廣聲援脩石頭以備之會右衛將軍虞胤左衛將軍南頓王宗俱爲明帝所親

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爲羽翼王導使亮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官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篤群臣得進者亮疑宗徇有異謀排闥入見詰黜之帝不納帝不豫引太宰西陽王羲司徒導及尚書令下臺將軍却縠陸驎丹陽尹溫嶠及亮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爲中書令而崩宗自以失職怨望又素與蘇峻善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劾宗謀及亮收殺之降封其兄西陽王義爲弋陽縣王宗室近屬義先帝保傅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之歎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思變色郗郗人下咸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闕亡奔峻於歷陽亮符峻送開而峻保匿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止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溫嶠聞峻不受詔便欲下衛京都三吳又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既而峻將韓晃寇宣城亮遽距之不能制

峻乘勝至京都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於建陽門外軍未及陣士衆棄甲而走亮乘小船西奔亂兵相創掠亮左右射賊賊中施工應弦而倒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容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衆心乃安亮攜其二弟憚條翼南奔溫嶠嶠素欽重亮雖在奔敗猶欲推爲都統亮固辭乃與嶠推陶侃爲盟主侃至尋陽既有憾于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脩石頭以縱老于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寔終日亮敬謹因留白侃問曰安用此爲亮曰故可以種侃以是尤相稱歎云非惟風流兼有爲政之實既至石頭亮遣將討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遂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厲將士並殊死以戰峻軍乃走追斬數百級峻平帝幸溫嶠舟亮得進見稽顙鯁啞詔群臣與之俱升御座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亮上疏請罪優詔不許亮欲遁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持節都督豫州揚

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亮遂受命，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淝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趙胤、匡衡、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遺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然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爲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聲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陶侃薨，遷亮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鎮武昌。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郛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佩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隔郛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于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亮成之，果敗。時王導輔政，王幼時艱，務存大綱，不拘細目，委任趙胤、賈寧等諸將，並不奉法。大臣患之，陶侃嘗欲起兵廢導，而郛城不許，乃止。至是亮又欲率衆黜導，又以諮議鑒又不許。亮與鑒牋曰：『昔於蕪湖反覆，謂彼

罪雖重而時弊國危，且令方畿道勝，亦足有所鎮壓，故共隱忍解釋。閻公自茲迄今，曾無改主上自八九歲及成人，入則在官人之手，出則唯武容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侍臣雖非俊士，皆時之良也。知古今顧問，宜與殿中將軍司馬督同年而語哉。不當云高選侍臣，而云高選將軍司馬督。豈合賈生願人主之美翼以成德之意乎？秦政欲愚其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乃欲愚其主哉？帝之少也，不登進賢哲以輔導聖躬，春秋既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成人之主，方受師臣之恃，主上知君臣之道，不可以然而不得不行殊禮之事，萬乘之君坐寄上九元龍之爻，有位無人，扶震主之威，以臨百官。百官莫之敢忤，是先帝無顧命之臣，勢屈於驕姦而遵養之也。趙賈之徒有無君臣之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且往日之事，舍容隱忍，謂其罪可宥，漢以時弊國危，兵甲不可屢動，又冀其當謝往，冀慎而珍已如頃日之縱，是上無所忌，下無所憚，謂多養無賴足以維持天下，公與下官並蒙先朝厚顧，荷託付之重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于地下？願公深惟安國家固社稷之遠算，次計公之與下官負荷輕重，量

其所宜鑒又不許故其事得息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意乃解潁州投輔國將軍毛寶使將前兵一萬戍邾城又以陶稱為南中郎將率部曲五千入河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陳豎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趙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爲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於京都亮常率大衆十萬據石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內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強並佃並守脩進取之備襄陽比接死訖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上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

八編類參

卷之三

五

上

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天戎士習練乘機奔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有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通逆雪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所舉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續部分乞槐棘參議以經畧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同意鄧鑒議以資用未備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還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尋拜司空餘官如故固讓不拜亮自邾城陷沒憂慨發疾會王導薨徵亮爲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又固辭帝許之咸康六年薨

時五十二追贈太尉諡曰文康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爲不利於主勸亮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而移之于人浩慙而退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任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子少往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

### 晉褚裒

褚裒康帝時褚后之父也康帝爲瑯琊王時將納妃妙選素望詔聘褚裒女爲妃于是出爲豫章太守及康帝即位徵拜侍中選尚書以后父苦求外出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鎮半洲在官清約雖居方伯恒使私童樵採裒率衆三萬徑取彭城河朔士庶歸降裒撫納之甚得其歡心先遣督護徐龕伐沛獲僞相友重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議請援裒遣龕領銳卒三千迎之龕達裒節度軍次代陂爲石遵將充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爲敵所害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不許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時石虎新死其國大亂遺戶二十萬口



渡河將歸。願乞師求援。會哀已旋。威勢不接。莫能自援。皆爲慕容皝及苻健之衆所掠。死亡咸盡。哀以遠圖。不就。憂慨發病。及至京口。聞哭聲甚衆。哀問何哭之多。左右曰。代。跋之役也。哀益慚恨。永和五年卒。年四十七。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諡曰哀穆。

### 唐吳淑

吳淑章敬后之弟。代宗立。擢太子詹事。濮陽郡公建中初。遷大將軍。淑循循有禮讓。無倨氣。矜色見重朝廷。時以爲材。當所位不自戚屬者。朱泚及盧杞自志。自皆曰。臣細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戎首。竹富效順。

八月

八月

八月

得大臣一人持詔往諭泚。泚惡且悛。德宗傾左右無敢行。淑曰。陛下不以臣無能。顧至賊中。論天子至意。帝大悅。淑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決見賊者。人臣食祿。成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使陛下下無犯難者。即日齋詔見泚。泚遣帝待以不疑。而泚潛逆。故留淑客省不遣。辛被害。帝悲梗甚。贈太子太保。諡曰忠。賜其家實戶二百一十五。品正員。京師平官庇其葬。

### 采楊次山

楊次山字仲圭。恭聖仁烈皇后兄也。次山能避權勢。

三

八月

八月

八月

八月

不預國事。時論賢之子二人。谷至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永寧郡王石宇分之。寧宗前宰相史彌遠謀廢皇子玠而立成國公昀。命石與谷白后后。不可。曰。皇子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石凡一夜七往。友以告后。終不聽。谷等拜泣曰。內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從。禍變必生。則楊氏且無噍類矣。后嘿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等召昀入。連矯詔廢玠。爲濟王。立昀是爲理宗。昀開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崇言。昔仁宗英宗哲宗嗣位。或尚在幼冲。或素錄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諳。則母后臨朝宜也。今主上熟知民事。天下悅服。雖聖孝天通。然不登復政。得無基小人離間之嫌乎。乃密疏章獻慈聖宣仁所以臨朝之由。遠及漢唐母后臨朝。稱制得失。上之。后覽奏。即命擇日撤簾。

### 王莽

莽兄永爲諸曹。蚤死。有子光。莽使學博士門下。莽休沐。出振車騎。奉羊酒勞遺其師。恩施下。竟同學諸生。縱觀長老歎息。光年小。于莽子宇。莽使同。日內婦賓客滿堂。須臾一人言。太夫人苦某病。當飲某藥。比客

罷者歎起焉常私買侍婢昆弟或頗聞之莽因曰後  
將軍朱子元無子莽聞此見種宜子為買之即日以  
婢奉子元其匿情求名如此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  
問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童使  
問知其夫人皆驚時哀帝親祖母定陶傅太后母丁  
姬在高昌侯董宏上書言春秋之義母以子貴丁姬  
宜上尊號莽與師丹共劾宏諛朝不道後日未央宮  
置酒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莽  
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  
微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志莽莽  
復乞骸骨哀帝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公卿大夫多稱之者始莽就國南陽太守以莽貴重  
選門下掾亮孔休守新都相休謁見莽莽盡禮自納  
休亦聞其名與相答後莽疾休候之莽緣恩意進其  
玉具寶劍欲以為好休不肯受莽因曰誠見君面有  
藏美玉可以滅疵欲獻其珠耳即解其珠休復辭讓  
莽曰君嫌其賈邪遂摧碎之自裹以進休休乃受及  
莽徵去欲見休休稱疾不見莽白大司馬董賢年少  
不合衆心收印綬賢即日自殺莽白趙氏前害皇子  
傅氏驕僭遂廢孝成趙后孝哀傳后皆令自殺莽以

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天下信之于是  
盛軍事光引光女婿甄邯為侍中奉車都尉諸侯  
外戚及大臣居仁素所不悅者莽皆傳致其罪為請  
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慎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輕  
可其奏于是前將軍何武後將軍公孫祿坐互相舉  
免丁傳及董賢親屬皆免官爵徙遠方經陽侯立太  
后親弟雖不居位莽以諸父內敬憚之畏立從容言  
太后令已不得肆意乃復令光奏立舊惡前知定陶  
侯淳于長犯大逆罪多受其賂為言誤朝後白以官  
卿楊奇私子為皇子衆言曰呂氏少帝復出紛紛為  
天下所疑難以示來世成襁褓之功請遣立就國太  
后不聽莽曰今漢家衰此世無嗣太后獨代幼主統  
政誠可畏懼力用公正先天下尚恐不從今以私恩  
逆大臣議如此婢下傾邪亂從此起宜可且遣就國  
安後徵召之太后不得已遣立就國莽色厲而言方  
欲有所為徵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精  
首涕泣固推讓焉上以惑太后下用不信於衆庶莽  
欲以虛名說太后自言觀承前孝哀下傳奢後之後  
百姓未贖者多太后宜且衣赭練頗損膳以視天下  
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欲大司農助給

貧民於是公卿皆效慕焉每有水旱莽輒素食左右以聞太后遣使者詔奉日聞公采食憂民深矣今秋幸熟公勤於職以時食肉愛身爲國恭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黃金幣帛重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言聞中國議二名故名薨知牙斯今更名知慕從聖制又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入侍所以誑羅縉事太后下至荊側長御方故萬端奉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爲皇后以固其權奉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崩廢塋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成紀

三

孝

東漢實憲

張棟

賈憲建初二年女弟立爲皇后拜憲爲郎遷虎賁中郎將弟篤爲黃門侍郎兄弟親幸並侍官省賞賜累積寵貴日盛自公主及僞馬諸家莫不畏憚憲恃官振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肅宗駕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

十卷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成紀

三

孝

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譴逐李王即時何趙高拍鹿爲馬久念使人驚怖昔永平中常令陰黨陰情鄧疊三人更相糾察故諸豪戚莫敢犯法者而詔書切切猶以舅氏用宅爲言今貴主尚見枉奪何況小人哉國家棄憲如狐羆鷹隼耳意大震懼皇后爲毀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母還主齊陽王于都解侯暢來弔國憂暢素行邪僻與步兵校尉鄧疊親屬數往來京師因疊母元自通長樂宮得幸太后被詔召詣上東門憲懼見幸分官省之權遣使利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利侯剛乃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剛等後事發覺太后怒閉憲于內宮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罪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金印紫綬官屬依司空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郡騎士及羌胡兵出塞明年憲與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萬騎出朔方鵝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將萬餘騎出沛夷谷度遠將軍鄧鴻及緣邊義從羌朝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捆陽塞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閭盤等將左谷蠡王師子等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崩潰單于遁

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觀海斬名王以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靬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意遂登燕然山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憲乃班師而還遣軍司馬梁諷率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軍于於西海上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單于喜悅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萬靬王奉貢入侍隨諷詣入滿渠塞入滿渠塞奏言奏言三王三王諸國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漢北遺憲古賜谷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賜其萬年于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因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憲獨不受封將兵出鎮涼州乃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詣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

北虜微弱遂欲滅之明年復遣右校尉耿夔司馬任尚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克獲甚衆北單于逃走不知所在意既平匈奴奴威名太盛以耿夔任尚等爲爪牙鄧疊郭璜爲心腹班固傳教之徒皆最幕府以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尚書僕射鄧騫樂恢並以忤意相繼自殺由是朝臣震懼望風承旨而薦進位特選得舉吏鄭衆南陽人也永平中初給事太子家肅宗即位遷中常侍和帝初加位鈞盾令時實太后秉政后兄憲等並竊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一心王室不事衆黨帝親信焉及憲兄弟入滿渠塞奏言奏言三王三王諸國憲以單于不自身到奏還其侍弟南單于於漢北遺憲古賜谷五斗其傍銘曰仲山甫賜其萬年于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憲因辭封賜策許焉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依太尉憲威權震朝廷憲獨不受封將兵出鎮涼州乃以侍中鄧疊行征西將軍事爲副北單于以漢還侍弟復遣車詣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憲上遣大將軍中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憲以

唐楊國忠

楊國忠蒲州人太真妃之從祖兄張易之之出也嗜博飲無行檢年三十發憤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咎屈之罷去益困蜀大家鮮于仲通頗資給之從父玄琬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姝通所謂驕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樛蒲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劔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恩

有以結納之爲與助使伸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幹貌頗峻口辨給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奏貢長安將行告曰那有一日糧君至可取之也國忠至乃得蜀貨百萬卽大喜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號國新寡國忠多分賂宣淫不止諸楊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博蒲玄宗引見擢金吾兵曹參軍開府判官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用其力也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蒲博計算鉤畫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中丞林甫與韋堅等欲危太子獄事畏郤以國忠怙寵搏鷲倚之使教劫國忠乃

八編類集

卷三

唐書

三

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譖被誅者百餘人慶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林甫方深阻固位陰爲指擣故國忠乘以爲竊號國居中用事帝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動契所欲帝以爲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錡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祭服而第舍華侈彌跨都邑時海內豐熾州縣粟帛舉巨萬國忠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餘九年食今天置太平請在所出滯積變輕齋內富京師又悉天下義倉及丁租地凡易

布帛以充天子禁藏明年帝詔百官觀庫物積如丘山錡國忠紫衣金魚知太府卿事初楊慎矜希林甫旨引玉錡爲御史中丞同構大獄以傾東宮既帝意不迴慎矜稍避事防患因與錡有隙錡乃附國忠誣奏慎矜誅其見仲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國忠卽誣奏京兆尹蕭吳卿御史中丞宋渾遜之皆林甫厚善林甫不能救遂結怨錡龍方湜位勢在國忠右國忠忌之因事搆錡誅死已代爲京兆尹悉領其使卽窮劾支黨引林甫交私狀牽連左逮數以聞帝始厭林甫疏薄之先此南詔質子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

八編類集

卷三

唐書

三

國忠薦鮮于仲通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叙戰功使白衣領職因自請兼領劍南拜劍南節度度支管田副大使知節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採訪處置使開募府引資華張漸宋昱鄭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師俄拜國忠御史大夫兼領吏部仍薦仲通代已爲京兆尹國忠又使司馬李宓率師七萬再討南蠻宓度瀘水爲蠻所誘至和城不戰而敗宓歿于陣國忠又隱其敗以捷書上聞自仲通李宓再舉討蠻之軍二十萬衆棄之必地隻輸

不還無敢言者。國忠恥雲南無功，知爲林甫擠，欲自解于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愛，遂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解泣訴爲林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帝在華清宮，驛追國忠還。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歟矣，公且入相，以後事累公果。」遂拜右相。國忠已得志，弱林甫好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固讓，魏從封。衛、國忠既以宰相領選，始建羅長名于銓，日即定留放故事，歲揭版南院爲選式，選者自通一辭，不如式，輒不得調，故有十年不官者。國忠創押例，無賢不肖，入編到集。卷之三。三。用選深者先補官，牒文謬缺，得再通，衆議翕然美之。先天以前諸司官知政事者，午漏盡還本司視事，兵吏部尚書侍郎分案注擬，開元末宰相員少，任益尊，不復視本司事，吏部銓故常三注三唱，自春止夏乃訖，而國忠陰使吏到第預定其員，集百官尚書省，注唱一日畢，以夸神明，自是資格紛謬，無復網序。魏國居宣陽坊，左國忠在其南，自臺禁運趨魏國第，郎官御史白事者皆隨以至，居同第，出駢騎，相調笑，明年大選，因就第唱補，惟女兄弟觀之士之，驪野蹇，僂者呼其名，輒笑于堂聲微，諸外先是有司已定注，則過

門下侍中給事中，按閣有不可黜之國忠，則召左相陳希烈隔坐給事中，在旁既對注，日已過門下矣，希烈不敢異侍郎，章見素張倚皆衣紫，是日與本曹郎趨走堂下，抱案牒，國忠顧女弟曰：「兩員紫袍主事，何如皆大味？」鮮于仲通等諷選者鄭德願立碑省戶下，以頌德，詔仲通爲易數字，因以黃金識其處。國忠由御史至宰相，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日叢，署一字不能盡，故史得輕重顯赫，公調無所忌，或勸陝郡進士張彖謁國忠，日見之，富貴立可圖，彖曰：「君輩倚楊相如泰山，吾以爲水山，山若咬日，既出君輩，得無先所恃乎？」遂隱居嵩山，他年大雨敗稼，帝憂之，國忠釋書示以進，曰：「雨不爲災，扶風太守房瑄上郡災，國忠怒，遣御史按之，後乃無敢以水旱聞者，潛伺國忠意，乃敢啟于樞，舉明經不中，禮部侍郎達奚珣遣于撫往見國忠，國忠方朝見，撫喜已而聞，璲當黜，詔曰：「生子不富貴，邪？」豈以一名爲鼠輩所賣，珣大驚，即致牒高第，俄與珣同列，猶叱官不進，國忠雖當國，常領劍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之舉，無還者，舊勳尸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今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無闕志，凡募法願奮者，則藉之國忠，歲遣宋昱鄭

昂章僣以御史通促郡縣吏窮無以應乃設餽召貧弱者密縛置室中衣絮衣械而送屯亡者以送吏代之人人思亂時安祿山恩寵特深總握兵柄國忠知其跋扈終不出其下將圖之屢于上前言其悖逆之狀上疑以位相媚不之信是時祿山以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于已祿山通領內外閑廐使遂以兵部侍郎吉溫知留後兼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內伺朝廷動靜國忠使門客秦昂求祿山陰事諷京兆李峴圍捕祿山所善李超安岱等使侍御史鄭昂縊殺于御史臺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三

又奏貶吉溫于合浦以激怒祿山祿山上書自陳而條上國忠大罪二十帝歸過于峴貶零陵太守以慰祿山意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跋扈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于帝帝卒不悟乃建言請以祿山爲平章事追入輔政以賈循爲使節度范陽呂知誨節度平盧楊光弼節度河東已草詔帝使謁者韓瑒琳覘祿山未還帝置詔坐側而瑒琳納金固言不反帝常謂國忠曰祿山無二心前詔焚之矣祿山反以誅國忠爲名帝欲自將而東使太子監國謂左右曰我欲行一事國忠獨帝且神太子歸以女弟等曰太

十監國吾屬誅矣因泣聚入訴于貴妃妃以成遂帝遂寢祿山既發范陽歎咤曰國忠頭來何遲哥舒翰守潼關拔兵守險國忠聞欲反已疑之乃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降賊自祿山兵起國忠以身領劍南節制乃布置腹心于梁益間以圖自全之計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幸龍武將軍陳玄禮左相韋見素京兆尹魏方進國忠與貴妃及親屬擁上出延秋門諸王妃主從之不及虜賊奄至諸軍乃圍驛驛國忠斬首以徇是日貴妃既縊韓國號國二夫人亦爲亂兵所殺御史大夫魏方連或左相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唐書

三

韋見素傷良久兵解是時祿山雖據河洛其兵鋒東止于梁宋南不過許鄆李光弼郭子儀繞河朔勁兵連收恒定若嶠固守兵不妄動則兇逆之勢不計自繁及哥舒翰出師凡不敢日乘輿遷幸朝廷陷沒百僚繫頸妃主被戮兵滿天下毒流四海皆國忠之召禍也翰林學士張漸實華中書舍人宋昱吏部郎中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豈幾貴產籍人都爲亂兵所殺餘坐誅

八編類集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四

左編

戚類

后族

聞者輔臣專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有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張敞論霍氏封事

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三十三八青紫貂蟬充

八編類纂

卷二百二十四

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舅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號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損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會悉其與已分權數稱二王益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棟重宗室磐互歷上古至子秦漢外戚僭

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泰穰族漢武安呂霍

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處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

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什柳起於上林而

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潯南者其梓柱生

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

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

有泰山之矣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為人子孫守持

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為皂隸縱不為身奈宗

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

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侯權所以公安之也夫明者

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援近宗

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能令就第以則

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

宗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

所以保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

此策田氏復見于今六卿必起於漢為後嗣憂昭昭

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早慮劉向傳諫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

之以厲其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

正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

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



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較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常與之賢師良傳教以忠孝之道今乃尊寵其位授以冠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夫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王氏論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八編類纂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邲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舍卒拜下南書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修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與賓客其後梁實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苦身待士不如爲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爲言竊聞衛尉廩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二百萬私膳三輔衣冠

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爲不應經義杜鄴論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與司禁兵出入省闕年盛志美早諫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聚禁網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成雷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銅當復以貴戚浼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誠陰趣兢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于無形今憲承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隙此臣之所至願也五第倫論齊氏齊家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惠爲漢文母兄弟忠孝同心愛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外戚無與爲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爲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及亂國家罪無申證獄不訊鞠遂令陽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尸骸流離怨竟不返逆天感人率土衰氣宜投還氛穴寵樹遺孤

奉承血祀以謝亡靈宋觀上書

晉琨廣戒太子以舅氏爲官屬前世以爲知禮况朝廷何取於外戚正復不均尚當先其疎者以明至公漢世不用馮野王即其事也裴頠奏事

任明下事

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鄆州者亦罕記有防禦使兼一路安撫使者如果無之則是爲不次之恩矣陛下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爲雄職者若更五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設高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從乎或不從之是厚于后族而不厚于母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則陛下又不可以不從也如此則天下如鄆州者凡幾郡兼安撫使凡幾州而不可以爲外戚之地乎楊緒論

人劉類奏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聖下以那煥爲中宮之父易文資從武中列之人莫不以爲當以其出于公法也至以孟忠厚爲係隆祐太后之親命依舊文資致臣寮交章論奏以其出于私恩也晉漢明帝馬后爲音帝之母帝欲封其家太后屢辭不許帝重請曰漢興舅氏之封侯猶皇子之爲王也太后誠存謙虛奈何今臣獨不加恩三舅乎其言可謂切至而后終不從至數年僅許封開內侯

而已彼外戚封侯漢法也而明德奉奉如此論封孟忠厚

正德文寶

乾德四年上宴紫雲樓謂趙普等曰下恩之民不分菽粟若藩侯不爲撫養務行苛虐朕所不容之紹興二十五年御批孟忠厚宮觀奉朝請魏良臣奏忠厚戚里中最賢上曰朕深不欲以外戚任朝廷之事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但可加以爵祿奉神臣恭惟藝祖皇帝以神武削平僭偽六合一家乃撫祖思猛士守四方之日而乾德宴餞以藩侯不能撫養愚民爲愛識者謂本朝國祚靈長民心固結皆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六

六

紫雲樓數語有以基之劉克莊論臣伏聞祖宗典故宗室姻戚未嘗委之典禁兵及任要官近年因李昭亮授管幹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公事郭承佑相繼被用遂成此例緣自先朝至今宗室諸院尚未有預領民事者今以兵權付之近戚竊恐適相振援漸干國政至公任使雖無親疎然於防微杜漸之道固爲遠慮伏望詔中書門下樞密院稽求列聖故事自今與宗室連姻臣僚更不得除授典掌侍衛及樞要之任何如論連姻臣僚不得授要任臣切謂李德裕是唐之名相建言舊制騎馬都尉與

要官禁不往來開元中訶督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無它直洩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請白事宰相者聽至中書無輒詰策當時防禁如此今乃萃于一門議者之言良可取也論韓忠彥第尚王未處

外戚

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諸屬豐按劾章欲奉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上豐亦上奏於是收豐司諫節豐上書謝曰臣豐竊任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

人編類集

卷之四

賦類

七

臣能否拜為司諫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議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加顧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諫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濁之氣上感於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耻之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避

厄亡然忠臣有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亮賜臣豐書曰夫司諫者刺舉不法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免處中順經術意思深惠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晏唯陛下裁幸論許章按劾章

今承衰亂之後繼重敝之世公家屈竭賦歛重數苛吏奪其財貪夫侵其財百姓困乏疾疫天命盜賊羣輩且以萬數軍行聚止猶號自立攻犯京師燔燒縣邑至乃訛言積弩入宮宿衛驚思自漢以來誠未有也國家微弱奸謀不禁六極之效危於累卵王者承

人編類集

卷之四

賦類

一八

天順地典爵主刑不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陛下宏遠聖明之德昭然覺悟遠述帝王之迹近遵孝文之業差五品之屬納至親之序亟遣使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節二族我與元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恩禍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傅內和親戚外絕邪謀書奏王莽令元后下詔曰剛所言辭經妄說違背大義其罷歸田里中唐附書本

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若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

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為鄉里所廢。客居美陽，女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苦其不法，收繫論之。今東防所議者，咸致疑惟，況乃以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幸苟有所懷，敢不自聞，並不見省用。

第五倫上

漢世外戚自東，西京十有餘族，非徒豪橫，盈極自取，災故必於貽累後主，以至顛敗者，其數有可言焉。何則？恩非已結，而權已先之情，疏體重，而枉性圖之，來

入編類集

卷言王

族類

九

寵方授地，既害之隙，開勢謝，讓亦勝之悲哉。隋惺兄弟委遠時，栢忠勞王室而終莫之免，斯樂生所以泣而辭燕也。

范曄郭

崔琦字子璋，涿郡安平人。濟北相瑗之宗也。少游學京師，以文章博通稱。初舉孝廉，為郎河南尹梁冀聞其才，請與交。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戒，敗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其辭曰：赫赫外戚，華寵煌煌。昔在帝舜，德隆英皇，周與三母，有莘崇湯。宣王晏起，姜后脫簪，齊桓好樂，衛姬不音，皆輔主以禮，扶君以仁。達才進善，以義濟身，妾暨末葉，漸以頹虧，賈魚不

叙。九御差池，晉國之難禍，起于麗，惟家之索，叱鷄之晨，舉權擅愛，顯已蔽人，陵長問舊，圯剝至親，並后匹嫡，淫女斃陳，匪賢是止，番為司徒，荷爵負乘，米食名都，詩人是刺，德用不撫，暴卒惑婦，拒諫自取，媚蛇其心，縱毒不辜，諸父是殺，孕子是刳，天怒地忿，人謀鬼圖，甲子昧爽，身首分離，初為天子，後為人嬖，非但號色，母后尤然，不相率以禮，而說獎以權，先笑後號，卒以辱殘，家國民絕，宗廟燒燔，妹喜喪夏，褒姒斃周，妲已亡殷，趙靈沙丘，成姬人家，呂宗以敗陳，后作巫卒，放于外，霍欲鴆子，身乃罹，故口無謂我貴，天將崩

入編類集

卷言王

族類

一

摧，無恃常好，色有歇微，無怙常幸，愛有陵遲，無曰我能，天人兩違，患生不德，福有慎機，日不常中，月盈有虧，履道者固，仗勢者危，微臣司戚，敢告在斯。琦以言不從，失意復從，作白鵲賦，以為風采，冀見之。呼琦問曰：百官外內，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過乎？琦對曰：管仲仲相齊，樂聞讒諫之言，蕭何佐漢，乃設書過之吏，今將軍累世台輔，任齊伊公，而德政未聞，黎元塗炭，不能結納忠良，以救禍敗，反復欲錮塞士口，杜蔽主聽，將使玄黃敗色，馬鹿異形，平冀無以對，因遣琦歸，後除為臨濟長，不敢之職。

解印綬去莫遂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朝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驅而詠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今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冀後竟捕殺之琦得脫走夫君者母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舟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單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能任猶壅壩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將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謫言甘心逸遊什這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

八編類纂 卷之三 第三十一 二

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詭譎之言不聞戶牖之外皇甫規

慕容皝聞庾亮薨弟水翼繼為將相乃表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以其身藩於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為令主委信二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幾之要無不決之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艷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懷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

主若其不才則有實憲榮冀之禍也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今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客身苟免取譏於世臣被髮殊俗位為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答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宣宗勅先賜右衛大將軍鄭光鄆縣及雲陽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以為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陛下屢發德音欲使中外盡一今獨免鄭光似稍乘將意事雖至細繁體則多勅曰朕以鄭光元舅之尊貴欲優異令免征稅初不細思況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八編類纂 卷之三 第三十一 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五

左紀

鎮類

燕

燕昭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  
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  
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其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  
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  
隗始況賢于隗者豈遠千里哉于是昭王爲隗改築  
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入編類纂 卷二百二十五

士爭趨燕燕王平必同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  
燕國殷富士卒樂挾輕戰于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  
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潛王出亡于外燕  
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璫其宮室宗廟齊城  
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即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  
十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爲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  
卽位疑殺使騎劫代將樂毅亡走趙齊田單以即墨  
擊敗燕軍騎劫必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潛王  
必丁呂立其子爲襄王

齊

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于高  
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于齊宣王召大臣  
而謀曰登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  
弗救則韓且折而入于魏不如早救之孫子曰夫韓  
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  
于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于齊  
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  
尊名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  
五戰不勝而東委國于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  
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  
入編類纂 卷二百二十五

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子博望  
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  
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  
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二數百千人三十六年王  
爲東帝泰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于章華  
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泰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  
對曰天下立兩帝王以天下爲尊齊乎尊秦乎王曰  
尊秦曰釋帝天下愛齊乎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  
曰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秦宋之利曰伐秦宋利對  
曰夫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釋帝則天下

受奔而惜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願王明釋帝以收天下倍約實秦無爭重而王以其間舉宋夫有宋衛之陽地危有濟西趙之阿東國危有淮北楚之東國危有陶平陸梁門不開釋帝而貸之以伐宋宋之事國重而名尊燕楚之所以形服天下莫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爲尊者也願王熟慮之于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秦昭王怒曰吾愛秦與愛新城陽管同韓聶與吾友也而攻吾所愛何也蘇代爲齊謂秦王曰韓聶之攻宋所以爲王也齊強輔之以宋楚魏必恐恐必西事秦是王不煩一兵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聶之所禱于王也秦王曰吾患齊之難知一縱一衡其說何也代對曰天下國今齊可知乎齊以攻宋其知事秦以萬乘之國自輔不西事秦則宋治不安中國白頭遊遊之士皆積智欲離齊秦之交伏軾結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齊者也伏軾結轅東馳者未有一人言善秦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之合也何晉楚之智而齊秦之愚也晉楚合必議齊秦齊秦合必圖晉楚請以此決事秦王曰諾于是齊遂伐宋宋王出亡必于溫齊南割楚

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三十九年秦奉伐拔我列城九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潛王走皆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遂殺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齒器潛王之遇殺其于法章變姓名爲魯太史般家傭糞王立田單相之遇齒水有老人涉齒而寒出不能行坐于沙中田單見其寒欲後車分衣無可以分者單解衣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嚴下有貴珠者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所言乎對曰聞之王曰汝以爲若何曰王不如今之以爲已善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愛民之饑也單取而食之寡人愛民之寒也單解衣而衣之寡人愛勞百姓而單亦愛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嘉之善單之善亦王之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王曰王至朝日宜召田單而揖之于庭口勞之乃布令求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乃使人聽于閭里聞丈人之相與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澤也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

為王管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于齊潛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魯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蹤跡驗問正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潛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子齊至厚也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弟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

人編須集 卷五十五 齊

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趙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秦親弗必走則齊且執與為其國也于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于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則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強國也子必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以重呂禮也若齊免于天下之兵其雙子必深矣子不如勸秦王攻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于齊破秦長晉之強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于齊而畏秦晉必重子以取秦是以破齊

以為功扶晉以為重是子破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子是穰侯言于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潛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于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潛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

魏

初惠王之父武侯卒也子瑩與公中緩爭為太子公孫頤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瑩與公中子緩爭太子君亦聞之乎今魏瑩得王錯挾上黨固半國也因而除之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說乃與趙成侯合軍并兵以伐魏戰于濁澤魏氏大敗或為趙謂韓曰除魏君立公中緩割地而退我且利韓曰不可殺魏君人必曰暴割地而退人必曰貪不如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矣夫不聽韓不說以其少卒夜去惠王所以身不死國不分者三家謀不和也若從一家之謀則魏必分矣故曰君終無適子其國可破也二年魏敗韓于馬陵敗趙于懷三年齊敗我觀津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屬



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救之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黃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聚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可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齊人戰敗于馬陵虜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秦將伐魏魏昭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

入編類集

卷三十五

七

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于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于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軟盟于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于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

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又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得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敢便計于王王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也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蟠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八

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諸于魏因歸燕趙之兵而封田文魏人有唐睢者年九十餘矣謂魏王曰老臣請西說秦王令兵先臣出魏王再拜遂約車而遣之唐睢到入見秦王秦王曰丈人茫然乃遠至此甚苦矣夫魏之求求救數矣寡人知魏之急唐睢對曰天王已知魏之急而救不發者臣竊以爲用策之臣無任矣夫魏一萬乘之國也然所以西面而事秦稱東藩

受冠帶祠春秋者以秦之強足以爲與也。今齊楚之兵已合於魏郊矣。而秦救不發。亦將賴其不急也。使之大急。彼且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必待其急而救之。是失一東藩之魏。而強二敵之齊楚。則王何利焉。于是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魏氏復定。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座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吾市不如以生。座市有如座死。則趙不予王也。王將奈何。故不若與先定割地。然後殺。座魏王曰。善。座上書信陵君曰。座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座。入編類纂。卷之三。九。而魏王聽之。有如強秦。亦將襲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于王而出之。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傳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

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子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于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竭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卑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待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

趙平原君

簡子以無功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諱曰以爲。諱絲乎。抑爲餘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指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于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活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蟬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聽。智伯請地于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狙于得地。必請于他。

人也。人不與，必鬻之以兵。然則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于魏。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車狼之地于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邲鄆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龜，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驤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

八編類纂

卷之三

魏

七

與我從者曰：「邲鄆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竈產龜，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驤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

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憚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綈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從。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屠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使守陴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異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版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綈疵在，召樓殺謀曰：『我先王四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屈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閭郭，狼敗林人于存，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衆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爲人也，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從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俾政于公子成，無爲後府，毋爲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

八編類纂

卷之三

魏

七

母愛而度。母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執大焉。違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執甚焉。變負之臣。不容于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于。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諸于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愛也。其于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予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憂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虐令。爲慢以擅一日之命。不難爲也。禍且迫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群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視。親群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偉然也。反北面爲臣。謁于其弟心憐之。于是乃欲分趙而王章于代。未決而轅主父乃由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即

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聞之。成兌因國主父宮。公子章歿。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國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國主父。令宮中入後出者。吏官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鼎穀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歿沙丘宮。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國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于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歿。變入編類纂一。卷言于王。紀綱。地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歿。爲天下笑。豈不痛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泰急攻之。趙氏求救于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走。不得見父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日食得毋衰乎。曰。恃輦耳。曰。老臣聞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于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不之。

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  
癯憐愛之願得補墨衣之缺以衛王宮敢昧死以聞  
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  
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  
甚于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其對曰老臣竊以爲姐  
之愛燕后賢于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嬀之送燕  
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  
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  
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二十五

于趙主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  
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  
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扶重器多也今嬀尊長安  
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  
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于趙老  
臣以嬀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于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  
質于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  
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金玉之重也

而況乎乎齊王建使使者問趙威后書未發威后  
問使者曰曰歲亦無恙邪民亦無恙邪王亦無恙邪使  
者不說曰臣奉使威后今不問王而先問歲與民  
豈先賤而使尊貴者乎威后曰不然苟無歲何有民  
苟無民何有君故有舍本而問末者也邪乃進而問  
之曰齊有處士曰鍾離子無恙邪是其爲人也有糧  
者亦食無糧者亦食有衣者亦衣無衣者亦衣是助  
王養其民者也何以至今不業也業陽子無恙乎是  
其爲人哀鰥寡卹孤獨補不足是助王息其民者也  
何以至今不業也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邪微其環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漢書

二十五

璵至老不嫁以養父母是皆率民而出于孝情者也  
胡爲至今不朝也此二士弗業一女不朝何以王齊  
國子萬民乎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  
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于無  
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  
燕中陽拔之又攻韓注人挾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  
爲相四年王蒙衣偏褰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  
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璆史敢占之曰夢衣偏  
褰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氣而無  
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

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人之于秦其吏民皆  
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  
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曰馮亭入  
城市邑十七受之如何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  
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蚕食韓氏地中  
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  
以不入于秦者欲嫁其禍于趙也秦厭其勞而趙受  
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顧能得之于強  
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之水通  
糧糈食上倍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爲  
難必勿受也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韓策

三

相翟章辭不受田騶謂柱國韓向曰臣請爲卿刺之  
客若必則王必怒而誅建信君建信君死則卿必爲  
相矣建信君不死以爲交終身不敵卿因以德建信  
君矣或謂建信君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膏之所以  
事王者智也色老而衰智老而多以日多之智而逐  
衰惡之色君必困矣建信君曰奈何曰並驥而走者  
五里而罷乘驥而御之不倦而取道多君令膏乘獨  
斷之車御獨斷之勢以居邯鄲之令內治國事外刺  
諸侯則膏之事有不言者矣君因言王而重責之膏

之輔令折矣建信君再拜受命入言于王厚任膏以  
事而重責之木期年而膏亡走矣平原君既返趙楚  
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  
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  
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  
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同曰邯鄲之  
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  
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  
盡或劍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未破趙君  
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  
以下編于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  
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于是平原君從之得敢  
死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  
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  
死封其父爲李侯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  
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  
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  
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  
功也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韓策

六

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鄆郡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右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

韓

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又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于秦賂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楚此以一易二之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賄于秦楚王聞之大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又矣今又得人編類纂  
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并兵而伐楚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固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厲行以來是韓秦不也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于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疆秦之敵王必爲

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于秦矣今不行是欺秦也夫輕欺強秦而信楚之謀臣恐王必悔之韓王不聽遂絕于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大戰楚楚救不至大破我岸門太子舍質于秦以和

楚

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通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于軍中日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于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尹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盡地爲蛇蛇先成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卮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令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不河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于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于楚

此爲蛇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高  
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去懷王大悅乃置相璽于張  
儀日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于之地群臣皆賀而  
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以爲重王  
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孤楚  
也夫秦又何以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  
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  
儀見欺于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從北絕  
齊交西起秦怨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平  
楚王不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伴醉墜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楚  
車稱疾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爲絕齊  
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  
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  
不受地從甚至某廣委六里楚將軍曰臣之以所見  
命者六百里不聞有六里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與師  
伐秦陳軫曰伐秦非計也不如西賂之以一名都與  
之伐齊是我亡地于秦取償于齊也吾固尚可全今  
王已絕于齊而責欺于秦是我合秦齊之交而來天  
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送絕和于秦發兵  
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

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于子奈何張儀  
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于楚王幸姬鄭  
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質楚以商于之約  
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  
不宜敢殺儀誠殺儀以便國臣之願也儀遂使楚至  
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于靳尚靳尚爲  
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  
矣又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  
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官中善  
歌者爲之勝楚王重地秦女必貴而夫人必斥矣夫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楚  
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于王而出之儀出  
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  
約婚姻張儀已去屈原佞從秦奉諫王曰何不誅張  
儀懷王悔使人追儀不及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  
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雅曰王毋行而發兵禦守  
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于子蘭勸王  
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于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許令  
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  
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抗禮楚懷王大怒悔  
不用昭子言秦以留楚王要以割坐縣中之郡楚王



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強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與相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爲質于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于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庶子不宜乃許赴于齊齊潛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子天下也或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爲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

入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

橫至立爲王是爲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頃襄王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逃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疽頃襄王二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于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土虜漢北地于秦天下合從起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

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鴈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損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入編類纂

卷三十五

三

秦

穆公三十四年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入爲之亦苦民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

不然上舍淳德以遇莫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于是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敢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客將奈之何。廖曰。戎王處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其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間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管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宜而說之。終年不還。于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雜類

三

聽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秦穆公客禮之。禮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強盟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公。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蜀。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甚光美。會往者。厲蹕簡公。出于子之不宰。國家內憂未退。外事

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從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脩穆公之政。今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疆孝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于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獯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行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于內。使秦人力戰于外。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勿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穆毒封爲長信侯。子之山陽地。令孝居之。官室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五

雜類

三

無大小。皆決于寡。又以河西太原郡更爲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王冠帶劍。長信侯毒作亂。而覺。矯王御璽及太后璽。以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一斬。年官爲亂。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中大夫。今齊等二十人。皆梟首車裂。以徇。城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爲鬼薪。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東房陵。四月。寒凍有冰。彗星見西方。又見北方。從斗

以南八十日十年相國呂不韋坐舉免奔趙來置  
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爲事而大王有  
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  
太后于雍而入咸陽復居甘泉宮大索逐客李斯上  
書說乃止逐客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  
國于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梁人  
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  
但恐諸侯合從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太差潘王之  
所以亡也願大王毋受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  
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  
人編頭集 卷之三  
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秦王爲人蜂隼長目鷲鳥  
鷹豺聲少恩而虎狼心若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  
人我布衣然見我當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  
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  
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丞相綰等言  
諸侯初破燕齊則地遠不爲置王母以鎮之請立諸  
子唯上章許始皇下其議于群臣群臣皆以爲便廷  
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  
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  
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

祿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得也  
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其苦戰鬪不休以有戾王  
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  
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  
尉監更名民曰黔首大饗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  
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  
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畧取河南地三十二年發諸  
嘗通亡人贅壻買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  
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並河以東屬之陰  
山以爲三十四縣城河上爲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  
人編頭集 卷之三  
關閭山北假中築亭障以逐戎人徙謫實之初縣禁  
不得示明星出西方二十四年適市獄吏不直者築  
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官博士七十人前爲  
壽侯射周清臣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  
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爲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  
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說博士齊人淳于越進  
曰臣聞殷周之王子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  
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  
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臣所聞

也今清臣又面諫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編頭卷

卷之三

三

人間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今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一篋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惟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

子都三十六年榮惑守心有陸星下東郡至地爲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道分始皇帝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邀使者曰爲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鄒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于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

八

卷之三

三

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上虞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二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憤不已虞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獠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鐵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濟

海劉虞從事漁陽鮮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共報贗輔  
以燕國閭素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衆招誘胡漢  
數萬人與贗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  
四千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  
餘騎共輔南迎虞子和與袁紹將麴義合兵十萬共  
攻破贗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贗遂保易京開置  
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麴義軍糧盡士卒饑困餘  
衆數千餘人退走贗邀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  
穀貴民皆相食贗恃其才力不卹百姓記過忘善雖  
脫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六

左編

鎮

公孫瓚

初劉虞不聽公孫瓚諫使數千騎就其子和奉迎天子而袁術竟不遣瓚乃陰勸術執和使奪其兵自是與瓚仇怨益深和尋得逃術還北復爲袁紹所留瓚既累爲紹所敗而猶攻之不已虞患其黷武且慮得志不可復制固不許行而稍節其稟假瓚怒屢違節度又復侵犯百姓虞所資賞典當胡夷瓚數抄奪之

八編類纂

卷之二十六

左編

一

積不能禁乃遣驛使奉章陳其暴掠之罪瓚亦遣漢稟糧不周二奏交馳互相非毀朝廷依違而已瓚乃築京於薊城以備虞虞數請瓚輒稱病不應虞乃密謀討之以告東曹掾魏攸攸曰今天下引領以公爲歸謀二爪牙不可無也瓚文武才力足恃雖有小惡固宜容忍虞乃止頃之攸卒而積憤不已虞大敗與官屬北奔居庸縣瓚追攻之三日城陷遂執虞盡有幽州之地徙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陰中央不合大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鎮焉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漕

海劉虞從事漁陽歸于輔等合率州兵欲其報瓚輔以燕國間素素有恩信推爲烏桓司馬衆招誘胡漢數萬人與瓚所置漁陽太守鄒丹戰于潞北斬丹等四子餘級烏桓峭王感虞恩德率種人及鮮卑七千餘騎共輔南迎虞千和與袁紹將趙義合兵十萬共攻瓚破瓚於鮑丘斬首二萬餘級瓚遂保易京開置屯田稍得自支相持歲餘趙義軍糧盡士卒饑困餘衆數千餘人逃走瓚邀破之盡得其車重是時旱蝗災民皆相食瓚恃其才力不卹百姓記過忘善雖必報州里善士各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常言衣冠皆自以職分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殺瓚所置長吏復與輔和兵合瓚慮有非常乃居於高京以鐵爲門斥去左右男入七歲以上不得入易門專侍姬妾其文簿書記皆派而上之令婦人習爲大言聲使聞數百步以傳宣教令疏遠賓客無所親信故謀臣猛將稍有乖散自此之後希復攻戰或問其故瓚曰昔我驅叛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當此之時謂天下指麾可定至於今日兵革方始觀此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耕以救凶年兵法百機不攻今

我諸營樓櫓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遣子續請救于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徬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諸將軍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慮其老小而恃將軍為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累日蹙乃却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帥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未及至瓚乃密使人入齋書告續曰昔周未喪亂僭居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袁紹

三

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吾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烏尼歸人潛水陵高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驟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阻之中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楊武威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無全乃悉縋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歎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必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

元紹軍而滅

袁紹

董卓購募求紹時侍中周璆城門校尉伍瓊爲卓所信待瓊等陰爲紹說卓曰夫廢立大事非常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出奔非有他志今急購之弊必爲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偏于天下若收家餽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走則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如赦之拜一郡守紹喜于免罪必無患矣卓以爲然乃遣使授紹渤海太守卓聞紹起山來乃誅紹叔父隗及宗族在京師者盡滅之是時豪傑旣多附紹且慮其家禍人爲思報州郡蜂起莫不以袁氏爲名韓馥見人情歸紹忌其得衆恐將圖已常遣從事守紹門不聽發兵橋瑁乃詐三公遺書傳檄州郡說董卓罪惡天子之逼企望義兵以釋國難馥於是方聽紹舉兵乃謀於衆曰助袁氏乎助董卓乎治中劉惠勃然曰興兵爲國安問袁董馥意猶深疑於紹每與鄧軍糧欲使離散明年馥將薨義反時馥與戰失利紹旣恨馥乃與義相結紹客逢紀謂曰夫舉大事非據一州無以自立今冀州部強實而韓馥庸才可寄要公孫瓚將兵南下馥聞必駭懼并遣辯士爲陳禍福馥

八編類纂

卷五十六

袁紹

四

迫於余卒，必可因據其位。紹然其言，益親紀，即以書與瓚，瓚遂引兵而至。外託董卓而陰謀襲紹，紹乃使外甥陳留高幹及潁川荀諝等說瓚，瓚乃遜位出居中常侍趙忠故舍，遣子送印綬以讓紹。紹遂領冀州牧，承制以瓚爲奮威將軍，而無所將。御引瓚都尉沮授爲別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殺，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與復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伯，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匡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名播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渤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提冀州之衆，威凌河朔，名重天下。若舉兵東向，則黃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擒，震虜戎狄，則匈奴立定。橫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護諸軍，魏御審配、鄺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瓚，紹乃以豐爲別駕，配爲治中，甚見委任。自依恃懼，辭紹索去，任依張邈。後紹遣使詰邈，有所計議，因共耳語，復時在坐，謂

見圖謀，無何如願，自殺。沮授說紹曰：「將軍累葉台輔，世濟忠義，今朝廷播越，宗廟殘敗，觀諸州郡雖外託義，兵內實相圖，未有憂存社稷卹人之意。且今州城初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仰宮都鄙挾天下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紹將從其計，郭圖、淳于瓊曰：「漢室凌夷，爲日久矣。今欲興之不亦難乎？且英雄並起，各據州郡，連徒聚衆，動有萬計，所謂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授曰：「今迎朝廷於義爲得，於時爲宜。若不蚤定，必有先之者焉。夫權不失機，功不厭速。願早圖之。」帝立旣，非紹意，竟不能從。初，紹有子三，譚、熙、尚，譚長而慧，尚少而美。紹後妻劉有寵，而偏愛尚。數稱於紹，紹亦奇其姿容，欲使傳嗣，乃以譚繼兄後，出爲青州刺史。沮授諫曰：「世稱萬人逐兔，一人獲之，貪者悉止，分定故也。且年均以賢德，均則十古之制也。願上惟先代成制之誡，下思還兔分定之儀，若其不改，禍始此矣。」紹曰：「吾欲令諸子各據一州，以視其能。於是」以中子熙爲幽州刺史，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建安元年曹操迎天下都許，乃下紹書于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且



糧相計伐紹上書自陳於是紹爲太尉封新侯時  
曹操自爲大將軍紹耻爲之下篤表辭不受操大懼  
乃讓位於紹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  
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并四郡然後  
受之紹每得詔書患有不使於已乃欲移天子自近  
使說操以許下埤溫洛陽殘破宜徙都甄城以就全  
實操拒之田豐說紹曰徙都之計既不克從宜早圖  
許奉迎天子勸託紹令警蹕海內此策之上者不爾  
終爲人所擒雖悔無益也紹不從四年春擊公孫瓚  
遂定幽上沮授進說曰近討公孫瓚師出歷年百姓  
疲敝倉庫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宜先遣使  
獻捷天子務農逸人若不得通乃表曹操隔我王路  
然後進屯黎陽漸營河南益作舟船繕修器械分遣  
精騎抄其邊鄙令彼不得安我取其逸如此可坐定  
也郭圖審配非之授曰曹操奉迎天子建官許都今  
舉兵南向于義則違且廟勝之策不在強弱曹操法  
令既行士卒精練非公孫瓚坐受圍者也今棄萬安  
之衝而與無名之師構爲公懼之圖等因是語沮授  
曰授監統內外威震三軍若其寢盛何以制之紹乃  
分授所統爲三都督使授及郭圖淳于瓊各典一軍

未及行五年左將軍劉備長徐州刺史車馬環沛以  
背曹操操懼乃自將征備田豐說紹曰公爭天下  
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兵而  
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動斯其時也紹拜以子  
疾未得行豐舉杖摩地曰嗟乎事去矣夫逆難追之  
幾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紹聞而怒之從此遂疎  
焉曹操畏紹過河乃急擊備遂破之備奔紹紹于是  
進軍攻許田豐以既失前幾不宜便行諫紹曰曹操  
既破劉備則許下非復空虛且操善用兵變化無方  
衆雖少未可輕也今不如久待之將軍據山河之固  
擁四州之衆外結英雄內脩農戰然後簡其精銳分  
爲奇兵乘虛迭出以據授河南牧右則擊其左及左  
則擊其右使敵疲于奔命人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  
已困不及三年可坐克也今擇廟勝之策而決成敗  
于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紹不從豐強諫許紹紹  
以爲沮授遂械繫之乃先遣顏良攻曹操別將劉延  
于白馬紹自引兵至黎陽沮授臨行會其宗族歡賈  
賈以與之曰勢存則威無不加勢亡則不保一身哀  
哉其弟宗曰曹操士馬不敵君何懼焉授曰以曹克  
州之明畧又挾天子以爲資我雖勉伯圭實衆寡敵

而主驕將汰軍之破敗誠在此舉矣曹操遂救劉延  
繁顏良斬之紹乃渡河壁延津南沮授臨訟嘆曰上  
盈其志下務其功悠悠黃河吾其濟乎遂以疾退紹  
不許而意恨之復省其所部并屬郭圖紹使劉備文  
醜挑戰曹操又擊破之斬文醜再戰而擒二將紹軍  
中大震操還屯官渡紹進保陽武江授又說紹曰北  
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南軍殺少而資儲不如北  
南幸子急戰北利于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  
從連營稍前漸逼官渡遂合戰操軍不利復還堅壁  
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皆蒙櫓而行操乃發石車  
擊紹櫓皆破軍中呼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操操  
輒于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策紹運糧軍大破  
之盡焚其穀食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困多叛應紹  
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糧運沮授說紹可  
遣將奇別爲支軍于表以絕曹操之鈔紹不從許攸  
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  
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如其未潰可  
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  
颺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曹操而說使襲取淳于瓊  
等瓊等時宿在烏巢去紹軍四十里操自將步騎五

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斬之初紹聞操擊瓊謂長子  
譚曰就操破瓊吾拔其營彼固無所歸乃使高覽張  
郃攻操營不下二將聞瓊等敗遂降操于是紹軍驚  
擾大潰紹與譚等幅巾乘馬與八百騎渡河至黎陽  
北岸入其將軍蔣義渠營內至帳下把其手曰孤以  
首領相付矣義渠避帳而處之使宣令焉衆聞紹在  
稍復集餘衆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沮  
授爲操軍所執乃大呼曰投不降也爲所執耳操見  
授謂曰分野殊異遂用北絕不圖今日乃相得也授  
對曰冀州失策自取奔北授知力俱困宜其見擒操  
曰本初無謀不相用計今喪亂過紀國家未定方當  
與君圖之授曰叔父母弟應命袁氏若家公盡速成  
爲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厚遇  
焉授尋謀歸京氏乃誅之

### 劉備

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漢爲曹操耳  
目規圖益州劉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則荊州  
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  
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或以爲宜報聽許吳終不能越  
荆有蜀蜀地可爲已有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

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卽事去矣今但可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備亦欲自圖蜀答曰益州民富疆土地險阻劉璋雖弱足以自守張魯虛僞未必盡忠于操今暴師于蜀漢轉運于萬里欲使戰克攻取舉不失利此吳起孫武所不能也曹操雖有無君之心而有奉主之名議者見操失利于赤壁謂其力屈無復遠志也今操三分天下已有二將欲飲馬于滄海觀兵于吳會何肯守此坐須老乎今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操于操使敵承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遂周瑜率水兵往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備自往傷陵權知備意乃歸及備取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

孫策

袁術表策行殄寇將軍策將呂範言于策曰今將軍事業日大士衆日盛而紀綱猶有不整者範願覲領都督佐將軍部分之策曰子衡既士大夫加手下已有大衆立功于外豈宜復屈小職知軍中細事乎範

公孫以經  
公孫以經

日不然今舍本土而託將軍者非爲妻子也欲濟世務也辭猶同舟涉海一事不牢則俱受其敗此亦範計非但將軍也策笑無以答範出便釋備着袴褶詣闕下啟事自稱領都督策乃授傳委以衆軍由是軍中肅然咸禁大行策以張紘爲正議校尉張昭爲長史常令一人居守一人征討及秦松陳瑞等亦參與謀議衆待昭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昭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于昭策聞之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孫策之克皖城也撫視袁術妻子及入豫章收載劉繇喪善遇其家士大夫以是稱之會稽功曹魏騰嘗逆策意策將殺之衆憂恐計無所出策母吳夫人立井左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方當優賢體士徐過錄功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人皆叛汝吾不忍見禍之所及當先投此井中耳策大驚遽釋騰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各潛民間欲爲貢報讐策性好獵數出驅馳所乘馬精銳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後騎尋至皆刺殺之策創甚召衆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

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幾于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曹操聞策死欲因喪伐之侍御史張紘諫曰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離棄好不知因而厚之操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操欲令紘輔權內附乃以紘爲會稽東郡都尉紘至吳太夫人以權少年委紘與張昭共輔之紘思惟補祭知無不爲太夫人問楊武都尉會稽董襲曰江東可保不襲曰江東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乘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權遣張紘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于此權不以介意魯肅將北還周瑜止之因薦肅于權肅說權以勦除黃祖進伐劉表保據江東之衆權大悅張昭毀肅年少疎粗權益貴重之權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并合之別部司馬汝南呂蒙軍容鮮整士卒練習權大悅增其兵寵任之功曹路統勸權尊賢接士勸求損益享賜之日人人別進問其樂溫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權納用焉權遂西擊黃祖祖橫兩麻繩挾守沔口以楫間大縛擊石爲可上有千

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偏將軍董襲與別部司馬凌統俱爲前都各將敢死百餘人人被兩鎗乘大舸突入艤廬襲襲身以刀斫兩經艤廬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令都督陳就以身水軍逆戰于北都督呂蒙勸先鋒親果就首于是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傳其賊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權先作兩函欲盛祖及蘇飛首權爲諸將置酒甘亭下席叩頭血涕交流爲權言飛嗜昔舊恩寧不值飛固已捐骸于溝壑不得致命于麾下今殺罪當夷戮特從將軍乞其首領權感其言謂曰今爲君置之若走去何辜曰飛免分裂之禍受更生之恩逐之尚必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乃赦之凌統怒寧殺其父操常欲殺寧權命統不得讐之令寧將兵屯於它所孫權劉備分荊州備使關羽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孫權率衆十萬圍魏合肥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撤軍還兵皆就路權與諸將逍遙津北合肥守將張遠親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甘亭與呂蒙等戰攢敵突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遠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撤丈餘無版觀近監谷利

在馬後使權持鞍綬控利于後者鞭以助馬勢遂得  
超渡權將賀齊率三千人在漢南迎權權由是得免  
權入船宴飲賀齊下席涕泣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  
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  
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  
諸紳也孫權攻合肥時諸州兵戍合肥揚州刺史溫  
恢謂人曰此間雖有惡然不足憂今水潦方生而于  
幸縣軍無有遠備關羽驍滑正恐有變耳已而  
關羽果使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將軍傅士仁守公  
安羽自率衆攻曹仁于樊仁使左將軍于禁等屯樊  
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  
禁與諸將登高避水羽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追遂  
降魏王操之出漢中也時關羽虜于禁等步騎三萬  
送江陵惟賊未拔權內憚羽外欲以爲己功腹與曹  
操乞以計羽自効操且欲使權與羽相持以圖之驛  
傳權書使曹仁以弩射示羽羽猶豫不能去權遣呂  
蒙襲公安江陵羽守將傅士仁糜芳皆降蒙入江陵  
釋于禁之囚得關羽及將士家屬皆慰撫之陸遜別  
取宜都秭歸枝江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  
官賜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幡旗爲衆人于

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  
斷其走路璋司馬馬忠獲羽及于單于章鄒斬之孫  
權遣使稱臣早辭奉章并送于禁等還朝臣皆賀獨  
劉璋曰權無故求降必有內急權前襲後關羽劉備  
大興師伐之外有強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乘其  
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  
強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  
各保一州阻山侯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  
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還渡江襲之蜀攻其外  
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王出都亭候那員  
入門不下車張昭謂員曰夫禮無不敬法無不行而  
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員即  
遽下車中郎將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  
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今吾若與員盟不  
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觀之謂其徒曰江康將相如  
此非天下人者也

### 李懷仙

朱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賊覆滅惡其名以冀亮所都  
因號翼武進號趙悅號魏納號齊建中三年冬十月  
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武俊等三懷乃就

位涓爲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改涓爲亮  
勝府以子爲府留後稱元帥署置官屬遣李晟將  
兵至易定平張茂昭攻承莫以絕涓援明年圓清死  
涓將鄭景濟固守涓使馬定將兵萬人與武俊拒鏖  
自以兵萬餘救清死絕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  
引兵還涓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令其  
千人城萊水涓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殺城卒數  
百晟不敢出景濟望涓軍立幟爲應涓進軍薄晟營  
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  
涓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超讓涓怒

八編前集

卷一百一十二

魏

七

曰孤亟戰且病孰能樂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棄  
兄背若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俊謂是  
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升天  
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寔還具道所以然武  
俊亦遣使謝涓涓悅亦報謝然武俊內御之滋不懌  
與田悅僭謀絕涓及泚又璩等皆叛師武俊定亦還  
武俊悅遣使至河間賀泚即位武俊說請定其攻康  
日知于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厚贈遣泚遣  
人密召涓使趨洛陽涓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  
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珣

說悅連和俱西涓素強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  
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與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回  
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未吳亂王女逃歸道平盧涓以  
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爲婚女悅許焉旣而遣使修婚  
禮于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僧相王與武俊  
悅納四金鑰于回紇曰四國願聽命于可汗謹上金  
鑰啟開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子騎從  
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道未至而王師還回  
紇過幽州涓使說其首遠干曰若能同渡河而南王  
帛子女計可得也遠干許諾涓唱以金帛約曰五千

里舍

八

里舍以須悅軍涓軍五萬車千乘馬二萬士私屬萬  
餘虜兵三子馬橐駝倍之逼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  
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使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待  
涓至貝州悅刺史邢曹俊上謁涓卽歸閉城守涓疑  
之次永濟武俊因遣客及間涓曰悅有憾須公南以  
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涓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  
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檀衛徐執老幼無遺  
者悅大恐圍城自保涓遣將楊布署定館陶屯平恩  
置官吏涓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說遂攻魏  
州圍貝州于是武俊李抱真合軍擊涓涓令大將馬

寔盧南史引回紇契丹來挑戰武俊遣騎將趙珍提精兵三百當之抱真將王處休荷昌待之武俊與其子士清自當回紇契丹部落兩軍既合鼓譟震地回紇持捷穿武俊陣而過武俊乘騎勒馬不動使回紇引退因薄之回紇勢不能止武俊父子縱馬急擊獲回紇三百騎滔陣亂東走追斬俘獻數萬計遇夜夾滔壘而軍是夕滔以殘衆千人奔德州

### 唐劉怱濟總

劉怱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朱滔時積功遷涿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臣以兵切滔于瓦橋滔走寶臣乘勝欲襲幽州怱諫

方畧勒兵完牛寶臣不敢謀滔敗歸終不貳益治兵及滔死軍中盡推怱乃總軍事俄詔爲節度副大使三月死子濟遊學京師第過士厘莫州刺史及怱卒嗣節度吳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于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入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至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奈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

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弱不可舍胡而事道也燕其爲子謹護北疆勿使子復挂胡憂而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燕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比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怒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燕人則走告于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必備燕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怨趙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王使燕人將燕實恩於趙敗忠于上兩皆善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于趙人惡聲徒曹曹於天下耳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子先登日中拔其城會救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總使唐弘實與承宗濟欽而死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總性陰賊尤險惡已毒父即領軍攻朝廷不知其奸故詔嗣節度使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強按軍兩端以私饋齊憲

宗如之外示崇寵進同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爲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禱諱忠復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夫此亦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符發伺李希烈借子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謂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李希烈道劍閣自以爲子孫世世之地然畢卒三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及東縛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澠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爲騎馬立相視可謂強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輕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爲逐客蔡人被重蕞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如搏鷄一可枝百累數萬人四歲不比二三可謂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塹泰山塹大河精甲數億鈴其阨可謂安矣兵折於渾趙首竿於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繼計必平章於大臣鋪張張獵未

嘗戴星徘徊顧玩之臣顏凝不展縑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于天下哉今因兵驟駭北來越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爲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拜總檢校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稱其第爲佛祠遣使省以節印偕來始總請代獻馬五千匹群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帑錢百萬勞軍

張弘靖

初劉總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涿管爲一道請除弘靖爲節度使平勣媽禮爲一道請除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權知京兆尹盧士玫爲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當之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政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仇健難制者都知兵馬使朱克融等送之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義朝廷祿位之志又獻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妻去克融酒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留意天下之務崔植



杜元穎無遠謀欲竄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地惟分  
瀛莫二州以士攻領之自餘皆統于弘靖克融輩久  
輯旅京師至假自衣食日詰中書求官植元穎不之  
省及除弘靖幽州勒克融輩歸本軍驅使克融輩皆  
憤怒先是河北節度使皆親冒寒暑與士卒均勞逸  
寒暑無障蓋安與及弘靖王雍容驕貴與於萬衆  
之中燕人許之俗謂祿山恩明爲二聖弘靖德始亂  
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滋不悅弘靖莊默自尊涉  
旬乃一出生決事政事多委之幕僚而所辟判官韋  
維華多年少輕薄之士刻削軍賜傳呼甚盛或夜歸  
燭炎滿街皆燕人所不習也詔以錢百萬給養將士  
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會雍欲輕小將蒞人未嘗  
更苛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因弘靖前門館掠  
其家賞婢妾雜雜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  
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  
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辦幸得脫歸即推門求出  
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  
濟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  
鼠鴟鴞衆怒擊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請弘靖  
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

日無師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吉州刺史  
明年出幽州致撫州刺史稍遷太子少師卒弘靖少  
有令聞杜鴻漸杜祐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爲有  
輔相才及居位請默自處無所規拂幽劉初放頗不  
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

### 朱克融

克融與王廷湊共圍深州陷弓高先是弓高守備甚  
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納且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  
諜知之他日僞遣人爲中使投夜至城下守將遲納  
之賊衆隨之遂陷弓高又圍下博裴度以微譴論克  
融乃遣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疋羊十萬而  
表云先請直克犒賞敬宗初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常  
疏惡因詔使楊文瑞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維願  
卒匠丁五千助營官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  
歲費帝怒用裴度謀忍不問以好言答之屈其謀進  
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克融及其子延齡武宗自  
用張仲武代元忠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  
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請師  
者報下太速報軍得以安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  
沐報果爲終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

偽爲黠曼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秦絳皆逆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卽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降者德裕人白帝曰行秦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兵馬留後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卽拜仲武副大使會同鶻特勤那頤毀推赤心部七千帳追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案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案駝旗纛不勝計遣使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酋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調刺中因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路其下盡得所謀因逗遛不遣使失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爲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錄擢盧龍以告後世張九仲范陽入世爲軍校張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使爲衆立爲留

後天子報可未幾爲節度使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九皋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器統帥參軍李茂勛本回鶻何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資沈勇善馳射武仲器之任以將兵常乘逆積功賜姓及名陳貢言者燕徒將爲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勛襲殺之因果兵給稱貢言反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勛入府衆始悟因推主州務以聞詔卽拜爲節度使俄以病目上表子可舉代職遂領留後進爲節度使中和末年李克用始強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結可舉惡其親山東爲已患乃遣使約吐谷渾都督赫連鐸鎮州王鐸達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卽遣將擊沙陀衆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復萬人鐸又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遣副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鐸以兵攻無極處存求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遣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鎢引去追破之九門易父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地道全忠軍望爲群羊爭趨之處

不供騎食大敗之復取易州全忠通達盡兵爲糧使  
鎧懼得罪乃哀餘衆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  
登樓自焚死李全忠范陽人事可舉爲牙將可舉死  
衆推爲留後光啟元年拜節度使未幾卒于匡威嗣  
留後進爲使性豪爽恃燕勳勁兵處斬然有雄天下  
意與赫連鐸其攻太原爭雲代李克用使將攻鐸匡  
威救鐸戰蔚州射其將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  
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宰相張洎因請用兵矣潯敗  
克用攻雲州以騎將韓阿檀爲前先鋒設伏河上鐸  
以騎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擒其將遂圍雲  
州言自來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威以步  
騎萬餘援王鐸克用遠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奔  
匡威克用取雲州景福初鐸誘太原將李存孝斬之  
克用怒伐鐸鐸來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  
兵復出井陘匡威自將援鐸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  
馬留後匡籌妻張國豔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軍  
次博野乃據城自爲留後天子卽授節度使匡威麾  
下多去屏營無所歸留梁州遣其屏李抱真上書願  
入朝時京師數寇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  
亡冀山谷抱真還而鐸已迎鐸于鎮匡威引抱真登

城西大悲浮屠願望流涕美其山川乃共圖鐸陽爲  
鐸繕甲治城壘施受方畧陰施于以傾士心鎮軍忠  
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鐸過慰匡威士束甲劫  
鐸入牙城戰不利鎮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表訴諸朝  
徹悉鐸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始匡籌之善也燕人不  
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州倚其謀下武彊二州  
敗匡籌于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望其族奔  
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僅  
奴妻方孔不能逃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爲嬖夫人始  
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  
人指頰集卷五十六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七

左編

領類

唐田承嗣悅緒季安

田承嗣平州盧龍人世事盧龍軍以豪俠聞練安祿山麾下祿山以與張忠志爲賊前驅陷河洛祿山嘗大雪按行諸屯至其營若無人已而張甲列卒闔所籍不闕一人祿山異其能使守潁川郭子儀平東都承嗣以郡降俄而復叛安慶緒奔鄴承嗣自潁川與蔡希德武令珣合兵六萬慶緒復振抗王師歲餘

史思明亂承嗣又爲賊導及朝義敗與共保莫州僕固瑒追北承嗣急乃詐朝義使自求救幽州承嗣守莫因執賊妻子降于瑒厚以金帛反間瑒將士瑒慮下生變卽紿降承嗣詐以疾不出瑒欲馳入取之承嗣列千刀爲備瑒不得志承嗣重賂之以免乃與張忠志李懷仙薛嵩皆詣僕固懷恩謝願備行間朝廷以二賊繼亂州縣殘析數大赦凡爲賊誣誤一切不問當是時懷恩功高亦恐賊平則任不重因建白承嗣等分帥河北賜鐵券誓不弑拜承嗣莫州刺史三遷至貝博滄瀛等州節度使承嗣沈猜陰賊不習禮

義旣得志卽計戶口重賦歛厲兵繕甲使老弱耕壯者在軍不數年有衆十萬又擇裔秀強力者萬人號牙兵自署置官吏圖版稅人皆私有之又求兼宰相

代宗以亂甫平多所舍宥因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鴈門郡王寵其軍曰天雄以魏州爲大都督府卽授長史詔于華尚承業公主莫結同心而性素凶讒忿不遜大曆八年相衛薛嵩弟冀求假節牙將裴志清逐冀以衆歸承嗣而帝自用華州刺史李承昭爲相州刺史未至承嗣詠史士反陽言救實襲取之帝遣使諭罷兵承嗣不奉詔遣將盧子期取

洛州楊光朝取衛州鴈門刺史薛雄亂不從居其家悉四州兵財以歸擅置守宰逼使者行磁相遣劉渾從之陰使從姪悅諷諸將誅使者勢尚請承嗣爲帥使人不敢誅於是厚賞請已者帝乃下詔貶承嗣永州刺史許一千從姪悅及諸子皆逐惡地詔河東節度薛平訓成德李寶臣幽州朱滔昭義李承昭潘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汴宋田神玉等兵六萬犄角進若承嗣不承命罷在所執討以軍法從事其守將以磁降李正己攻拔德州李忠臣攻衛策偃月壁河上承嗣列將往往構阻殺數十乃定帝又遣御

史大夫李涵督諸師度并力承嗣遣裴志清等攻冀州志清以兵附成德承嗣悉兵圍之爲賁臣所逐大懼重歸于貝計益遣人奉表請委身非爾下又使悅悅與盧子期將萬人攻磁州屯東山宣慰使韓朝彩等固守成德幽州各遣兵救磁時承嗣以神策射生繼進入河東壘諸軍進討數有功頗頗賞天子使人多御服良馬黃白金萬計勞資使人供帳會諸軍少懈而正已賁臣二軍會聚邇更相見命正已軍輒引去忠臣乃乘月壘齊河屯陽武承昭使成德幽州兵循東山襲子期自堅壁以驕賊子期分步騎萬人環朱昭壁以兵四千乘高望塵而進河東兵決戰而成德幽州兵繞出于期後於是圍解更陣高原諸將與承昭夾攻大戰臨水賊敗執于期及將士諸軍乘勝進距磁十里暮而舍承昭舉鎗朝彩出統兵敵譟薄魏營斬首五百悅驚半餘兵夜走成德軍精王武俊以子期歸賁臣賁臣方攻洛州因以示城下卧之復徇澤州亦降得兵萬人粟二十萬石獻于期京師斬之天子遣中人勞賁臣不爲禮賁臣乃戒反攻朱滔與承嗣和承嗣與之兗州正已又請天子許承嗣入朝嗣止已之使彼各事之正已悅遂拔兵不

進於是河南諸道兵皆不敢進承嗣既無南顧之虞得專意北方十一年帝遣諫議大夫杜亞持節至魏受其降許開門還京師赦魏傳所管與更始承嗣逗遛不至其秋復略滑州敗李勉兵會李靈耀以汴州叛詔忠臣勉河陽馬燧合討靈耀求救於魏承嗣使悅將兵三萬赴之敗勉將杜如江正已將尹伯良成者將牛乘勝屯汴非郭與靈耀合燧忠臣連擊破之悅脫身遁斬獲數萬靈耀東走欲歸承嗣爲如江所擒并魏將常平獻京師明年承嗣上書請罪有詔復官爵子弟皆仍故官復賜鐵券帝晚年尤寬弛悅所人福渠集

請不答。魏博節度副史田庭芬謂悅曰：「爾籍伯父遺業，但謹事朝廷，坐享富貴，不亦善乎？奈何無故與桓、共爲叛臣？」爾觀兵興以來，逆亂者誰能保其家乎？必欲行爾之志，可先殺我，無使我見田氏之滅族也。因稱病臥家，悅自往謝之。庭芬閉門不納，竟以憂卒。遂合謀同叛，會令狐恒等表沔浮屠，悅乃許其軍。曰：「有詔調軍之老疾瘦弱者，由是舉軍忿怨，悅與納會濮陽，納分兵佐悅會幽州朱滔等奉詔討惟岳，惟岳乃遣兵五千以助惟岳，許嵩之歟也。田承嗣益據洛相二州，朝廷獨得邢、磁二州及臨洛縣，悅欲阻山爲境。」

八編類纂 卷之七 唐 主

曰：邢、磁如兩眼在吾腹中，不可不取。別遣兵八千以攻邢州，兵五千壁盧，唯絕。昭義餉道，悅日將兵數萬繼進。又遣兵攻臨洛，將張仝、任固守，糧食且盡，實賜不足，乃飾愛女示衆，曰：「庫廩竭矣，願將此女以代賞。」士感泣請成戰，大破悅軍，遂乃自壺關鼓而東，破盧、唾戰雙岡，禽賊大將，悅遁保洹水。於是邢、曹俊爲貝州刺史，乃承嗣舊將，將悅召問計，對曰：「公以逆子，顧勢不敵也。宜留兵萬人屯鄆口，以遏西師，則舉河北二十四州惟公所命。今攻臨洛，糧竭卒老，不見其可，悅所驅尼崙、孟希福等皆皆短之，故不聽其言。燧等

距悅軍三十里築壘相望，悅與紘合兵三萬，陣拒水。疑引神策將軍李晟來攻，悅大敗，引壯騎數千夜奔，魏其將李長春拒關不內，以須官軍，而燧與李抱真、不協，二帥竟頓兵平邑浮圖，遷延不進。明日，悅得久，投長春待，佩刀立軍門，流涕曰：「悅蒙伯父餘業，與君等同休戚，今敗亡及此，不敢圖全，然悅久稽天誅，者特以淄青恒、冀子弟，不得承襲，既非能報，乃至用兵，使士民塗炭，悅正緣母老，不能自到，願公等斬悅，首以取富貴，無庸俱成，乃自投于地，衆憐，皆抱持之。」曰：「今士馬之衆，尚可一戰，事旋不濟，亦生以之。」悅收派曰：「諾。」未幾，王武俊殺惟岳，而深州降朱滔，滔分兵守之。天子授武俊恒州刺史，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觀察使。武俊恨賞薄，滔怒，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間，乃僞路使王侑許士，則說滔曰：「司徒奉詔討賊，不十日拔東鹿，下深州，惟岳勢促，故王大夫能得逆首，聞出幽州，日有詔破惟岳得其地，卽隸麾下，今乃以深州與康日知，是朝廷不信與公也。且上英武，獨斷有秦皇漢武風，將誅豪傑，掃除河朔，不使父子相襲，又功臣劉晏等，皆旋踵破滅，殺梁崇義，誅其口三百餘，血丹、漢江，今日破魏，則取燕趙如牽轅下馬耳。夫魏

八編類纂 卷之七 唐 主

博全則無趙安鄧州尚書必以火報德且合從連衡  
救災卹患不朽之業也尚書願上貝州以廣湯沐使  
脩等奉蒲最孔目司徒明至魏則夕入見惟熟計之  
滔心素欲得貝即大喜使脩先還告師期先是詔武  
俊出衛真粟三十萬賜滔使還幽州以突騎五百助  
燒軍武俊懼悅破將起師北伐不肯歸果馬滔因使  
王邕與許士則同往恒州說武俊許還武俊深州曰  
天子以君善戰天下無前故分散果馬以弱君軍今  
若果魏傳則王師北向漳金勢危誠能連營南旆解  
困於於倒縣大夫之利也豈特果不出售馬不難脫  
又有排危之義於滿天下大夫親斷逆首血戰衣袖  
日知不出趙城何功于國而坐兼二州河北士以不  
符深州爲大夫恥之武俊既得深亦喜即日使使報  
滔武俊又說張孝忠同援悅孝忠不從恐爲後患乃  
遣小校鄭慆築壘于北境以拒孝忠仍令其子士真  
爲恒冀深三州留後以兵圍趙州於是潁兵二萬屯  
軍晉武俊以兵萬五千會之悅恃救至使康愔督兵  
與王師戰于御河上大敗棄甲走至城悅怒閉門不  
納順籍城壘中者甚衆其夏滔武俊軍至悅具牛酒  
迎犒燒等營魏河西武俊滔悅壁河東起樓櫓營中

兩軍相持自秋迄冬德遣嚴以兵三千自邢趙與張  
孝忠合攻深莫二州以絕幽薊路悅重德滔欲推爲  
盟主而臣之滔不敢當及更議如七國故事悅國號  
魏僭稱魏王以府爲大名府署置官屬使將田晃以  
兵數千助李納守鄆明年夏滔屯河間留大將馬寔  
以兵萬人戍魏會朱泚亂帝出奉天冠還太原武俊  
等皆罷悅僞之厚道武俊滔寔官屬皆有贈典元元  
年滔自將兵欲南渡河助泚上在奉天使人說田悅  
王武俊李納赦其罪厚賂以官爵悅等皆密歸款而  
猶未敢經朱滔各稱王如故滔使其虎牙將軍王邕  
說悅曰日者八郎有急滔與趙王不敢愛其戚竭力  
赴救幸而解圍今大尉三兄受命關中滔欲與回紇  
共往助之願八郎治兵與滔渡河共取大梁悅心不  
欲行未忍絕滔乃許之滔復遣其內史舍人李琯見  
悅審其可否悅猶豫不決密召恩等議之司武侍  
郎許士則曰朱滔昔事李懷仙爲牙將與兄泚及朱  
希彩共殺懷仙而立希彩希彩所以寵信其兄弟至  
矣滔又與判官李丁瑗謀殺希彩而立泚此旣爲帥  
滔乃勸泚入朝而自爲副後雖勤以忠義實奪之權  
也平生與之同謀其功如李于瑗之使負而殺之者

二十餘人今又與此東西相應使酒得志此亦不為所奈況同盟乎酒爲人如此大王何從得其肺腑而信之耶彼引幽度回紇十萬之兵屯於郊朔大王出迎則成擒矣彼因大王兼魏國之兵南向渡河與關中相應天下其孰當之大王丁時悔之無及爲大王計不若陽許偕行而陰爲之備厚加迎勞至則託以他故遣將分兵而隨之如此大王外不失報德之名而內無舍卒之憂矣應尋以爲然王武俊聞李瑋適魏遣其司刑員外郎田秀覽見悅曰武俊何以幸相處事失宜恐禍及身又八郎困於重圍故與酒令兵

人編題纂

卷之三

十一

救之今天子方在隱憂以德緩我我曹何得不悔過而歸之耶拾九葉天子而不事而事此及滔乎且此未稱帝之時滔與我曹比肩爲王固已輕我曹矣況使之南平汴洛與此連衡吾屬皆爲虜矣八郎慎勿與之俱南但閉城堅守武俊請伺其隙連耶義之兵擊而滅之與八郎再清河朔復爲舊度使共事天子不亦善乎悅意遂決給滔云從行必知前約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者復萬餘人同統三千人發河間而南輜重首尾四十里踰貝州大清河使使報悅悅不至滔怒罵曰逆虜前日求救許我貝州今

不取尊我爲天子我與同土教我遠來而不出若是賊不擊尚何謀乃因抗等使將取數縣已而釋之悅兵不敢出遂圍貝州滔取武城通德棣洪軍饑盡因諸縣官吏雖清陽不下滔圍之拔清平校五百人俘男女貨財去於是李抱真武俊約出兵救魏會有詔悅封濟陽郡王而給事中孔巢父持節宣勞始悅阻兵凡四年狂悖少謀壘戰數北成者什八士苦之且厭兵既巢父至莫不欣然悅與巢父張飲門階皆徹衛至夜分從弟緒與族人私語曰僕射安起兵幾赤吾族以金帛厚天下而不至兄弟吾將謀之乃與左

人編題纂

卷之三

十一

右瑜垣入悅方醉寢醺緒挺刃升堂二弟諫止緒斬之因手刺悅并殺其母妻悅厥年三十四比明以悅命召許士則蔡濟濟計事至則殺之劉忠信者悅嘗使防督緒直殿門緒呼曰忠信殺僕射衆執之詰曰無之支已殊絕緒承嗣第六子悅待諸弟無所間使緒王牙軍而凶險多過每皆勗之悅於飲食衣服檢肅有節緒常苦不足頗怨望故作難悅既成懼衆不附以其使數百奔出北門那曹悅率衆追還緒乃下令軍中日我先王之子能立我者賞衆乃推緒爲留後殺悅親信薛有倫等數十人因巢父遣使者德命天



子朱滔聞魏威以兵進攻魏州使人入魏招緒降李抱真王武俊又遣使詣緒許以赴援如懷存日之約緒召將佐議之幕僚會穆盧南史曰今幽度之兵志行殺掠白骨蔽野雖先僕射肯德其民何罪今雖強盛其止可岐足而待也況昭義恒冀方相與攻之奈何以目前之急欲從人爲反逆乎不若歸命朝廷天子蒙塵于外聞魏稱使至必喜官爵旋踵而至矣緒從之遣使奉表詣行在城守以伺命詔即拜緒節度使貞元元年緒歲少子季安嗣教庶爲恭軍節度副使緒歲時年十五匿喪觀變軍中推爲留後因授節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平占

度使季安擊魏從禽附啓欲官屬進諫皆不納會詔中尉吐突承曜以神策兵討王承宗季安謀曰王師不跨河二十五年今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虜矣奈何或請以五千騎決除君憂季安曰善沮軍者斬時幽州劉濟將諱忠適使魏聞之入見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美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彼齊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彼將焉服于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恥于天

下乎既恥且怒於是任智畫策枝梧將練精兵舉力再舉涉河鑿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虜遣趙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實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實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埤厚還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爲符信此乃使魏非得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二

安矣季安然之遣大將率兵伐承宗糧餉自辦取堂陽以報加太子太保

田弘正

田弘正字子道父廷珩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弟仕爲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珩固守連年食盡無援者朝廷嘉其節使相州承嗣咨焉相廷珩無所回桑及悅代立昱廷珩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珩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奈何與恒郭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悅益殺

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稱疾不出悅退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初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與吾宗名之曰與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季安多汰絕殺伐弘正從容規切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囚罪誅之弘正陽癰瘡炙灼滿身臥家不出乃免季安戚子懷讓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讓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卽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請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賜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卽令於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王軍今與公等約能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三

聽令否肯以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諸吏於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旌節者成殺人及掠人者成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衙見灌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通饒謝慶服玩帶修者卽日徹毀之幽恒鄆蔡大懼遣名鎬說鈞梁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克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資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同犒年學獨廢疾不能自存考度

二

明辭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偏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每壞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舍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靈奉陛下神筆冀導揚太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田園避賢者路威不恨制誥褒答且賜今名錫予輝奎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已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振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而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一

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使兵進討弘正自揚劉度河拒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威懼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田弘正捷奏至命戶部侍郎楊於陵爲淄青宣撫使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揚於陵分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泉寮校倉庫虛實分爲三道使之適均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上從之劉悟以

初討李師道詔云部將有能殺師道以衆降者師道  
官爵悉以與之意謂盡得十二州之地遂補署文武  
將佐更易州縣長吏上欲移悟他鎮恐悟不受命密  
詔田弘正蔡之弘正曰遣使者詣悟托言修好實觀  
其所爲初悟既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抵戲  
引魏博使至延以爲歡悟盱衡據臂弘正曰卿士拔  
於戰瘡者未起當卹以弔乏慰士大夫心奈何取  
快目前耶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  
旣而詔悟爲成義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  
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德殿詹事等引兄蔡佐將校二百皆在班賜進兼  
侍中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關  
下帝不許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永襲舊風故悉遣  
子姓仕朝廷帝悉擢任之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  
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薪與鎮  
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弘正厚於  
骨肉見弟子侄在西都者數十人競爲修靡日費約  
三十萬弘正輩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河北將  
士頗不平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  
弘正親加撫諭乃安仍請留魏兵爲紀綱以壯衆心

度支崔陵者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衡卒於  
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  
八帝聞震悼冊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  
謹軍中嘗分曹習射弘正注矢矚中融退伏怒之故  
當季安病暴時能自全及爲軍中推迫融不悅曰爾  
竟不自悔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州刺史  
賜金紫不欲其遠也尋起復田弘正子前涇原節  
度使田布爲魏博節度令乘驛之鎮布因辭不獲與  
賓客妻子決曰吾不還矣悉平去旌節導從而行未  
至魏州三十里被髮徒跣號哭而入居于室月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緒一無所取賣舊產得十餘萬緡皆以頒士卒舊將  
老者兄事之初田布從其父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  
憲誠屢稱薦至右職及爲節度使遂寄以腹心以爲  
先鋒兵馬使軍中精銳悉以委之憲誠之先笑人也  
世爲魏將魏與幽鎮本相表裏及幽鎮叛魏人固搖  
布心以魏兵討鎮事於南宮上屢遣中使督戰而將  
士驕情無關志又月大軍度支饋運不繼布發六州  
租賦以供軍將士不悅曰故事軍出境皆仰給朝廷  
今尚書割六州肌肉以奉軍雖尚書瘠已肥國六州  
之人何罪乎憲誠陰畜異志因衆心不悅離間鼓扇

之有部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深州布軍遂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至魏州布召諸將議益僂蹇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成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無如之何歎曰功不成矣仰遺表具其狀略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卽死伏願陛下速救元顏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肯爲河朔屠害矣奉表號哭拜授募僚李石乃入啓父璽而言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刺心而死

史憲誠何進治

史憲誠其先奚也內徙靈武三世署魏博將祖及父

入編類纂

上

爵皆爲王憲誠始以趙取從父軍田弘正討李師道將先鋒兵四千濟河拔城稱師踵進乘勝逐北傳邪璫師道傳首以功兼御史中丞長慶二年田布之自殺也軍亂且當時憲誠爲中軍兵馬使頗言河朔舊事以搖其衆衆乃通還府權總軍務穆宗以朱克融王廷諤方盜幽鎮未有以制卽以節度使授之憲誠外託王命而陰結幽鎮依以自固時李公方亂私與交通勸助請旌節城馬頭具舟黎陽示將濟師者會天子遣司門郎中韋文恪宣慰憲誠見使者禮儀言辭悻悻俄聞斬介更恭謹謂文恪曰我本奚如劉也

教公

思

唯知識王雖日加璽不忍離其諱類此進松校司空與李全略爲婿家太和中其子問捷反潛以糧餉資之文宗申約使者相望因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憲誠使大將至京師偵事作慢言裴度得以不疑謂憲誠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于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伺所爲自有朝典耳遣去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之復遣大將開志紹率師二萬攻德州時王廷湊授同捷陰誘志紹以利使殺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及屯承濟兵銳甚諸鎮其禦之憲誠告急天子詔義武李聽入編類纂

卷三十三

十八

進討於是志紹與廷湊合兵劫貝州爲聽所敗奔廷湊滄景平憲誠不自安請納地以李聽代初憲誠將以族行懼魏軍之留問策於弟忠憲忠教分相衛請置帥因以弱魏復請部聽引軍聲圖志紹而假道清河帝從之憲誠因欲倚聽兵去魏及聽次清河魏人驚憲忠曰彼假道取賊吾軍無負朝廷何懼爲乃稍安然魏衆聚兵清河聽至悉出其甲將入魏魏軍聞之懼明日盡甲而出聽校軍節圍不進衆謂憲誠賣已曰給我以沽恩耶夜攻殺之并監軍史良佐推何進治爲帥以請詔贈憲誠爲太尉何進治靈武人

世爲本軍校少客魏委質軍中事田弘正弘正攻王承宗夜以兵壓鎮州承宗校健將以鐵冑向引精騎千餘魏壁進酒率猛士逐之幾獲鎮人大懼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憲誠威軍中傳諺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追我當聽我令衆雖難執殺前使及監軍者疏出之凡斬九十餘人釋脇從者素服臨哭將吏皆入叩拜留後俄進授節度使居魏十餘年民安之開成五年成子重順襲

### 羅紹威

羅紹威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

八編真集

卷三十一

十一

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璘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立弘信爲留後唐昭宗卽位拜節度使朱溫將攻晉乞羅於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琪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梁方東攻充鄆非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於魏溫聞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辛縣溫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溫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禮以勝

魏魏使者至梁溫北向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僞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溫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威紹威立

### 後梁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人享梁太祖拜節度使從太祖攻趙王錄於聚獵太祖還東都師厚留屯魏州明年太祖遇弒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軍潘晏滅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北師厚嘗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

八編真集

卷三十一

十一

兵至是遂逐其帥而代之稍於僭難制故時魏恃牙兵其帥得以僞疆羅紹威時牙兵盡滅魏勢孤始爲梁所制師厚已得志乃復置銀槍效節軍友珪陰殺圖之召師厚人計事其吏田溫等勸師厚勿行師厚曰吾二十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人難往無知我何乃以勁兵二萬入京師留其兵城外以十餘人從入見友珪益恐懼賜與鉅萬而還已而未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得其一言論禁軍吾事立辦未帝乃遣馬懷交陰見師厚布腹心師厚猶豫未決謂其

下曰方郡注獄逆時吾不卽討今君臣之分已定無故攷圖人謂我何其下或曰友珪弑父與君乃天下之惡均王仗大義以誅賊其事易成彼若一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師厚大臣

### 石晉范延光

范延光相州臨漳人也唐明宗爲節度使置延光於麾下而未之奇也明宗破鄆州梁兵方扼楊劉其先鋒將康延孝陰送款於明宗明宗求可以通延孝款於莊宗者延光輒自請行乃懷延孝蠟丸書西見莊宗致之且曰今延孝雖有降意而梁兵扼楊劉者甚衆未可圖也不如築壘馬家口以通汝陽莊宗以爲

然壘成梁遣王彥章急攻新壘明宗使延光間行求

主

兵夜至河上爲梁兵得送京師下延光獄拷掠數百賜以白刃延光終不肯言言事繫之數月稍爲獄吏所獲莊宗入汴獄吏去其桎梏而出之莊宗見延光喜拜檢校工部尚書明宗時爲宣徽南院使明宗行幸汴州至樂陽朱守殷反延光曰守殷反迹始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奇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賊之乃以奇兵五百自募疾馳至半夜行二百里賊于城下

遲明明宗亦馳至汴兵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衆守殷獻汴州平明年還樞密使出爲成德軍節度使安重誨戚復召延光與趙延壽並爲樞密使明宗問延光馬數幾何對曰騎軍三萬五千明宗撫髀歎曰吾厯兵間四十年自太祖在太原時馬數不遇七千莊宗取河北與梁家戰河上馬纔萬匹今有馬三萬五千匹而不能一天下吾老矣馬多奈何延光因曰臣嘗計一馬之費可養士卒五人三萬匹馬十五萬兵之食也明宗曰肥戰馬而瘠吾人此吾所媿也夏州李神福卒其子冀超自立而邀旌節明宗遣安從進代之冀超不受代以兵攻之久而不克鹽州刺史劉遂凝馳入見獻策言銀綬二州之人皆有內嚮之意請除二刺史以招降之延光曰王師問罪本在冀超夏州已破銀綬豈足顧哉若不破夏州雖得銀綬不能守也遂凝又請自馳入說冀超使出降延光曰一遂凝萬一失之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大體也是時王淑妃用事遂凝兄弟與淑妃有舊方倚以家恩寵所言無不聽而大臣以妃故多不敢爭獨延光從容沮止之明宗有疾不能視朝京師之人洶洶異議藏鼠山谷或寄匿於軍營有

人編類纂

主

司不能禁或見延光以嚴法治之延光日制勳賞以靜安少待之已而明宗疾少間京師乃定是時秦王握兵驕甚宋王弱而且在外議者多屬意於潞王延光懼禍之及也乃求罷去延書陰察延光有避禍意亦遽求罷明宗再三留之二人辭益懇至繼之以泣明宗不得已乃皆罷之延光復鎮成德而用朱弘昭馬贊為樞密使已而秦王舉兵見誅明宗崩潞王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主

光為樞密天雄軍凱逐節度使遣延光討平之即以天雄軍節度使天福二年六月延光遂反遣其牙將孫銳瀘州刺史馮驥以兵二萬距黎陽掠滑衛高祖以楊光遠為招討使引兵自滑州渡湖梁攻之銳輕脫無謀兵行以娼女十餘自隨張蓋操扇酣歌飲食自若軍士皆大契皆不為用光遠得其謀者詢得其謀誘銳等渡河半濟而擊之兵多溺死銳驍退走入魏閉壁不復出初延光反意未決而得繁疾不能與銳乃陰召驍入城迫延光反延光惶惑遂從之高祖聞延光用銳等以反笑曰吾雖不武然嘗從明宗取天下攻壁破強多矣如延光已非我敵汎銳等見戲邪行取孺子耳乃決意討之延光初無必反意及

唐侯希逸李正己李師道

銳等敗延光遣落王知新齋表自歸高祖不見以知新屬武德司延光又附楊光遠表請降不報延光遂堅守晉以箭書二百射入城中悉赦魏人募能斬延光者魏城堅難下攻之逾年不克師老糧乏宗正丞石昂上書極諫請赦延光願以單車入說而降之高祖亦悔悟三年九月使謁者入魏赦延光延光乃降

侯希逸營州人天寶末為州裨將守寶定城安祿山反使中人韓朝淑傳令希逸斬以徇祿山又以親落徐歸道為節度使希逸率兵與安東都尉王玄志斬之遣使上聞唐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平盧節度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唐紀

主

王玄志薨上遣中使往撫慰將士且就察軍中所欲立者授以節鉞李正己為裨將殺玄志之子推希逸為平盧使希逸之母正己姑也故正己立之朝廷因以希逸為節度副使節度使由軍士廢立自此始希逸與賊角數有功然孤軍無援又為奚使掠乃拔其軍二萬浮海入青州據之平盧遂陷肅宗因以希逸為平盧淄青節度使自是淄青常以平盧冠寶應初與諸軍討平史朝義加檢校工部尚書賜實戶圖形凌煙閣希逸始得青治軍務農有狀後稍怠肆好畋

獵倭佛與廣嗣處人苦之夜與巫家野大李正己因  
衆怨開闢不內遂奔滑州召還檢校尚書右僕射知  
省事大曆未封淮陽郡王建中二年遷司空未及拜  
卒李正己高麗人爲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  
逸薦爲折衝都尉實應中以軍侯從討史朝義時回  
紇恃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  
逐衆士皆堵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  
其頰回紇矢流流離衆軍哄然笑西大慙希逸以爲  
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  
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爲節度使本名懷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王  
王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濟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  
與田承嗣薛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與李靈  
耀反諸道攻之得其地者爲已邑正己復取曹濮徐  
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歲不絕賦繇均約號  
最強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震隣境請附屬  
結許之因從治鄆以子納及履心將守諸州建中初  
聞賊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岳偕叛自屯濟陰  
陳兵按習時內自關中西暨屬南盡江淮閩越北至  
太原所在出兵而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滑口梁  
崇義阻兵襄陽邇路皆絕人心震恐江淮進奉船千

餘艘船滑河不進上以和州刺史張萬福爲濠州刺  
史萬福馳至滑河口立馬岸上登進奉船淄青將士  
停岸睥睨不敢動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是改  
運道檄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鑒然會發疽歿于納少  
時將兵防秋代宗召見擢殿中丞賜金紫正己臥秘  
喪不發以兵會田悅於濮陽馬燧方驚慌納成將救  
之爲燧所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  
洧以徐州歸大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  
款納悉洧背已悉兵攻洧洧遣攝巡檢官崔承奉表  
詣闕且使口奏并白宰相以徐州不能獨抗納乞領  
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王  
徐海沂三州觀察使程自外來先白張鑑鑑以告盧  
杞杞怒不先白已不從加洧御史大夫充招諭使十  
一月宣武使劉洽兵馬使曲環期方大將唐朝臣大  
破淄青魏博之兵于徐州先是李納遣其將王溫會  
魏博將信都崇慶共攻徐州李洧遣牙官王智興詣  
謂告急智興善走不五日而至上爲之發朔方兵五  
千人以朝臣將之與治環洧共救之時朔方軍資裝  
不至旗服獎惡宣武人嗤之曰乞子能破賊乎朝臣  
以其言激怒士卒且曰都統有令先破賊營者營中  
勃悉與之士皆憤怒爭奮崇慶溫攻彭城二旬不能



下請益兵於納納遣其將石隱金將萬人助之與劉洽等相拒于七里溝日向暮洽引軍稍却朔方軍馬使楊朝晟言於唐朝臣曰公以步兵負山而陳以待兩軍我以騎兵伏於山曲賊見懸軍勢孤必搏之我以伏兵絕其源必敗之朝臣從之王溫果遣曉騎二千踰橋而西追擊官軍伏兵發橫擊之崇慶等兵中斷狼狽而返阻橋以拒官軍其兵有爭橋不得涉水而渡者朝晟指之曰彼可涉吾何爲不涉遂涉水擊據橋者皆是崇慶等兵大潰洽等乘之斬首八千級溺死過半朔方軍士盡得其輜重旗服鮮華乃謂宣

八爲類纂

卷五十五

兵

王

武人曰乞子之功執與宋多宜武皆懸官軍乘勝逐之至徐州城下魏博淄青軍解圍走江淮漕運始通納還濮陽洽等進圍之殘其邦納登陴見洽泣且悔遣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納竊欲立功言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禁中納于是還卿與田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朝廷以納勢未衰始以李洧兼徐海沂觀察使洧沂見爲納所據洧竟無所得與元初帝下詔罪已納復歸命復平盧帥節賜鐵券納收軍中請嗣帥詔起千師古爲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

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蜊爲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野河以守蛤蜊謂之三汭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襲位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蜊三汭師古使趙錡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商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募三汭聽命元和初卒師道師古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之所從乃署知密州師道好畫及儒策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卽我不諱欲謀嗣二人未對

八爲類纂

卷五十五

兵

王

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耶彼不服我以技自高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厥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嗣書人不下師道謀復兵守境沐諱宜更上書奉而稅中鹽法請更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削其權請乘其未定而分之憲宗方許劉闢未遑東討故命爲大副使自正已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實引以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賈其妻子有謀叛者類免其家以故能臨汧士衆傳三世云帝謝蔡詔與諸道兵而不及卿師道率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援蔡也公命少

年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欲燒河陰  
敖庫募壯士劫宮闕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奇  
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  
倉倉餘區人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  
而武元衡得君願爲袁盎事後宰相必懼請罷兵蔡  
圍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師道置軍東都本  
道人羅晉往來不敢諾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  
稅遣將警佐珍門祭部分之高山澤居固靜爲之謀  
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柑半醺酒既畢甲矣其徒白  
官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扉賊突出轉略幾部入  
山中數月有山棚驚鹿於市賊過而奪之山棚怒道  
官軍襲擊盡殺之固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  
驍悍絕倫既執力士推其脰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  
脰且不能乃自斃見因自置其足折之且歎數日敗  
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密守防禦滑都亭驛吏  
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諜察故無知者又館  
治佳珍療乃害武元衡者監鐵使王璠又得佳珍所  
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初李師道謀逆命  
判官高沐與同僚郭璠李公度度諫之判官李文會  
孔目官林英素爲師道所親信郭璠泣言於師道曰文

會等盡誠爲尚書憂家事反爲高沐等所疾尚書亦  
何不憂十二州之土地以成沐等之功名乎師道由  
是疎沐等出沐知萊州會林英入奏事令進奏吏密  
示師道示沐潛使放于朝廷文會從而構之師道殺  
沐并四郭璠凡軍中勅師道效順者文會皆指爲高  
沐之黨而囚之始師道欲知元濟虛實使劉晏平問  
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宴平歸以爲元濟舉  
師數萬而晏然居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也師道  
本倚蔡爲重聞之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  
援凌雲樓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之所寇故命給  
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北師員  
外郎張宿詔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  
以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二百  
餘州天子非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  
百年天子不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  
子人宿衛割地以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  
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諸將議皆曰蔡州數戰三四  
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大將崔平度獨進曰公  
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皆害利者也朝廷  
以一粟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悲遣承度詣京師戒候

吏待其還轡之承度待命客省不取還帝以其負約遣使諭旨師道許之然懦暗不自決軍府大事獨與妻魏氏相慮惟堪楊自溫婢蒲氏袁氏及孔目官王再升謀之大將及幕僚莫得與焉魏氏不欲其子入質與蒲氏袁氏言於師道曰自先司徒以來有此十三州奈何無故割而獻之帝怒下之制其官詔宣武魏博義成武寧橫海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李愬使將王智興破其家斬二十級獲馬牛四千略地至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人編其衆

李夷簡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响山進成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距鄆四十里而營再接再戰破三萬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濮陽救斗門杜祐二也弘正又戰東阿破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慙成疾及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初遣大將劉悟屯險谷當魏博軍師道疑其退還悟懼不免既敗數令促戰師未進乃使奴召悟計事悟知其來殺已乃稱病不出召將吏謀曰魏博兵強乘勝出必敗吾師不出則成今天子所誅司空一人而已悟與公等皆破驅逐就成地何如轉禍爲福就

其來使以兵趣鄆州立大功以求富貴皆曰善乃迎其使而斬之遂廢師道追賊以兵趣鄆州及夜至門示以師道追賊乃得入兵士繼進至魏城固圍其內城以火攻之師道晨起聞之即與弘方匿潤間兵就禽之師道請逃京師悟謂曰司空今爲國何面目見天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之傳首京師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此人也田弘正之渡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詔悉赦之給緡絮各付所獲行營驅使若有父母在欲還者優遣曰朕所誅者師道而已賊中聞降者相繼

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驗之澄遜目中塵跪絕良久悟去與師道妻魏氏亂妄言鄭公徵之裔不成沒入掖庭他宗屬悉遠徙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淄青分其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來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自廣德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矣沂州役卒王弁殺觀察使王遂遂本錢親吏性猜急慮夏役士卒營府合將李愬怨從卒王弁與其徒四人執遂斬之朝廷議與兵討弁恐青鄆相扇繼變乃除弁開州刺史陳

行所，在滅其導從，加以性誠，乘驢入關，腰斬東市。先是三分，解兵以隸三鎮，及逐成，朝廷以爲師道餘黨，因德未除，以隸州刺史曹華爲沂海觀察使，引隸兵赴鎮討之。將士迎候者，華皆以好言撫之，衆皆不疑。華視事三日，大饗將士，伏甲士千人於幕下，諭之曰：「天子以卿人有遷徙之勞，特加優給，宜令卿人處右，沂人處左，既定，沂人皆出，因西門謂曰：『王常侍以天子之命爲帥，於此將士何得輕害之？』語未畢，伏者出圍而殺之，死者千二百人，血流殷渠，赤氣冒門，高丈餘。海沂之人重足屏息，華亞沂地，禱請治免，許之。自李正已爲盜，齊魯俗若汗警，華下令曰：『卿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貨佐，贈給人，乃知教成，就諸生仕諸朝，卿人害田弘正，華亟請以本軍進討，不從，進華，檢校工部尚書，就充節度使，使鎮義成軍卒。」

## 石晉楊光遠

楊光遠字德明，其父曰阿登，陝西沙陀部人也。初唐兵破王都，掠中山，得契丹大將幽刺等十餘人，已而契丹與中國通和，遣使求幽刺等，明宗與大臣議皆欲歸之，獨光遠不可，曰：「幽刺等皆非狄之善戰者，彼失之如去手足，且屈此人，熟知中國事，歸之豈五五利耶？」明宗曰：「蕃人重盟誓，已與吾好，豈相負也？」光遠曰：「臣恐後悔不及。」隔明宗嘉其說，卒不遣幽刺等。出帝時，晉馬少括天下馬，以佐軍景延廣請取光遠前所借官馬三百匹，光遠怒曰：「此馬先帝賜我，安得復取？是疑我反也。」遂謀爲亂，召契丹入寇，陷貝州，博州刺史周儒亦叛降契丹。是時出帝與郭德光相拒，瀋觀之間，郭州觀察判官竇儀計事，軍中謀曰：「今不以重兵大將守博州，渡使儒得引契丹東過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出帝乃遣李守貞皇甫遇以兵萬人沿河而下，儒果引契丹自馬家渡濟河，方築壘守，貞等急擊之，契丹大敗，遂與光遠隔絕。

## 唐劉玄佐李萬榮董晉韓弘

劉玄佐，本名洽，滑州匡城人也。玄佐性豪侈，厚賞軍士，故百姓益困，是以汴之卒始於李忠臣，訖于玄佐，而日益囂恣，多逐殺將帥以利割奪，又罷任小吏，張士南召養子樂士朝，財物鉅萬，士朝隨玄佐在鎮，每李納使來，必重贈遺，歸美女名樂，使其遊娛，故多得其陰事，嘗先爲備，遣使即軍中問以陝虢觀察使吳秦爲代，可乎？監軍孟介行軍司馬盧瑋皆以爲便，然

後附之，遂行至汜水。玄佐之樞將發軍中，請備餼，伏  
援不許。又令留謂用以伺新使。將士怒玄佐之僭，及  
親兵皆被甲擁玄佐之子，上宰相衣經登重榻，自為  
留後。執城將曹金岸，凌儀令李邁曰：爾皆請吳淦者，  
遂高之。盧瑋逃免。士寧以財賞將士，却孟介以請於  
朝上，以問宰相。實參曰：今汴人指李納以邀制命，不  
許，將合於納。以士寧為宣武節度使，士寧疑朱州刺  
史翟良佐不附已，託言巡撫至宋州，以都知兵馬使  
劉逸淮代之。士寧知眾不為用，以五百騎逃歸京師。  
比至東都，所餘僕妾而已。至京師，敕歸第行喪，禁其  
出入。淮西節度使吳少誠聞變，發兵屯鄆城，遣使問  
故，且請殺萬榮以言獻之。少誠慙而退。上聞萬榮逐  
士寧，使問陸黃貨上奏，以為今年州已定，宜且遣朝  
臣宣勞。徐察事，情莫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寧見逐，雖  
是衆情，萬榮典軍，且非朝旨。此安危強弱之機也。願  
陛下審之慎之上，復使謂費若更淹遲，恐於事非便。  
今議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制即從。  
內出贊復奏曰：萬榮所奏頗涉張皇，又聞本是滑人，  
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  
懷怨。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此源

潛滋禍，必難救。遂士寧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  
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安肯捐軀與之同惡？陛下  
位，選文武羣臣一人，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本軍。  
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  
厚賜資裝，搭其大情，理必寧息。上不從，以通王謙為  
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為留後。十年夏四月庚午，宣  
武軍亂，留後李萬榮討平之。先是，宣武親兵三千人，  
素驕橫，萬榮惡之，遣詣京西防秋。親兵怨之，大將韓  
惟清、張彥珩誘觀其作亂，攻萬榮，萬榮擊破之。鄆兵  
掠而潰，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劉遵淮厚撫之，惟清奔  
鄭州。彥珩奔東都。萬榮悉誅亂者妻子數千人，有軍  
士數人呼於市曰：今夕兵大至，城當破。萬榮收斬之。  
奏稱劉士寧所為。五月，徙士寧於郴州。十一年，以李  
萬榮為節度使。十二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霍仙鳴  
薦押牙劉沐可委軍政，以沐為行軍司馬。李萬弼疾  
病，其子乃為兵馬使。迺集諸將責李湛伊異，說張玉  
以不憂軍事斥之外縣。上遣中使第五守進至汴，  
宣慰始畢。軍士十餘人呼曰：兵馬使勤勞無賞，劉沐  
何人為行軍司馬？沐懼，傷中風，昇出。軍士又呼曰：倉  
官劉叔向給納有姦，殺而食之。又欲斫守進，遏止之。

遇又殺伊婁說張丕都虞候鄧惟恭與萬榮鄉里相  
善萬榮常妻以腹心趙亦尚之至是惟恭與監軍俱  
文珍謀執趙送京師以東都留守董晉同平章事兼  
宣武節度使以萬榮為太子少保趙迎度州司馬已  
而萬榮卒鄧惟恭既執李迢遂權軍事自謂當代萬  
榮不遣人迎董晉晉既受詔自與惟恭十餘人赴鎮  
不用兵衛至鄭州迎者不至鄭州人為晉懼或勸晉  
且留觀變有自汴州出言於晉曰不可入晉不對遂  
行惟恭以晉來之速不及謀晉去城十餘里惟恭乃  
帥諸將出迎晉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  
安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初劉玄佐增汴州兵至十  
萬遇之厚李萬榮鄧惟恭每加厚焉士卒驕不能禁  
乃置腹心之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備之時  
勞賜酒肉晉至之明日悉罷之詔以宣武將士鄧惟  
恭等有執送李迢功各遷官賜錢其萬遇所屬逾逼  
軻使者皆勿聞以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宣武行軍司  
馬朝議以董晉仁柔多可恐不能集事故以長源佐  
之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背許之案成則命  
自悉由是軍中得安十五年宣武節度使董晉薨以  
其行軍司馬陸長源為節度使長源性刻急恃才傲

八編通纂

卷三十三

三

用

我官孟叔度輕佻淫縱長源揚言曰將士弛慢日  
久當以法奪之耳衆皆懼或懼之發財以勞軍長源  
曰我豈河北賊以錢買饒兒求節錢邪故事主帥薨  
給軍士布以紓困長源命給其直叔度高麗直下布  
直人不遇得餉三二斤軍中怨怒長源亦不為之備  
是日軍中作亂殺源叔度備食之立盡監軍俱文珍  
以宋州刺史劉逸淮久為宣武大將得衆心密書召  
之逸淮引兵徑入汴州亂衆乃定已丑以劉逸淮為  
宣武節度使賜名全諒未幾全諒薨軍中思劉玄佐  
之恩推其甥都知兵馬使匡城韓弘為劉後弘將兵  
識其材勇鄙怯指顧必堪其事以韓弘為宣武節度  
使時吳少誠遣人至汴密與劉全諒謀因曲環卒襲  
陳許弘喜襲節餞即殺其人以聞立出軍三千勸禁  
軍共討少誠汴州自劉士寧之後軍益驕恣及陸長  
源遇害頗輕主帥弘視事數月皆知其人有部將劉  
錡者兗卒之魁也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引短兵於衙  
門召錡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狗血流道中  
弘對賓僚言笑自若自是訖弘為朝二十餘年軍衆  
十萬無敢怙亂者憲宗卽位方欲用形勢以臨淮西  
乃授以司徒平章事及用嚴綬為招討為賊所敗弘

三編通纂

卷三十三

三

方鎮汴州當兩河賊之衝要朝廷慮其異志欲以兵柄授之而令李光顏烏重胤貴當旗鼓乃授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令兵部郎中知制誥李程宣賜官告弘實不離理所唯令其子公武率師三千款李光顏軍弘雖居統帥常不欲諸軍立功陰為退避之計每聞獻捷輒數日不怡其危困邀功如是吳元濬誅以統帥功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十四年誅李師道收復河南二州弘大懼其年七月盡擄汴之牙校千餘人入上章堅辭戎事願留京師奉朝請守司徒兼中書令乃以吏部尚書張弘靖兼平章事代弘正宣武初弘領大梁二十餘載四州征賦皆為已有未嘗上供有私錢百萬貫粟三百萬斛馬七千匹兵械稱是事務聚財積粟峻法威而莊重寡言沉靜勇斷陳封如吳少誠李師道輩皆憚之詔使宣諭弘多優待及齊秦賊平勢屈入覲兩朝寵待加等弘竟以名位始終人臣之幸也

唐劉信

劉信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成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殺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為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緒幾數百萬在

是悟破歷窮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夏章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厚從孽孽軒然嗷矣權師古馬仆師古志將斬之悟盛氣以語師古不憚師古奇其材令將後軍妻以從妹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為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師道破計使悟將兵萬餘以拒官軍悟務為寬惠軍中號曰劉父及田弘正渡河屯陽穀壁阿井悟軍無備賊又殺賊或謂師道曰劉信不修軍法專收衆心恐害志官早圖之城中飛語以為為利涉與悟當為師師道內疑數召信計事悟入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

讒言來取悟首。悟感諸公其大矣。天子所欲誅者。司空一人而已。今軍勢日盛。至曹何爲隨之。族滅乎。欲與諸君卷旗東甲。還入鄆州。奉行天子之命。豈徒免危亡。富貴可圖也。兵馬使趙垂棘立于衆首良久。對曰。如此事。果濟否。悟應聲罵曰。汝與司空合謀。耶。立斬之。偏問其大。有遲疑未言者。悉斬之。弁輦軍中。素爲衆所惡者。凡三十餘戶。千帳。前餘皆服。票曰。惟命。願盡厥乃。令士卒曰。入鄆人賞錢百緡。惟不得近軍。希其使宅。反逆黨家財。任自掠取。有仇者報之。使士卒皆飽飯。執兵。夜半聽鼓三聲。絕人。野杖疾走。遇行人執留之。人無知者。距城數里。天未明。悟駐軍。聽城上柝聲。使十人前行。宣言。劉都頭奉帖。追入城門者。請伺寫白。十人拔刃擬之。皆寢匿。悟引大軍。繼至。城中諒諸動地。比至于城。已洞開。惟牙城拒守。尋縱火焚其門。而入。牙中兵不遇數百。始猶有發弓矢者。俄知不支。皆投于地。悟勒兵升廳。事使捕宗師道。乃命兩虞候。巡坊市。禁掠取。大集兵民於登陽觀。乘馬巡繞。慰安之。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將吏且懼且喜。皆入賀。悟見李公度。執手歎歎。出賈直言于獄。置之幕府。悟之自陽穀還兵。趨軍也。潛使人以其謀告。

田弘正曰。事成。當舉烽相向。萬一城中有備。不能入。願公引兵爲助。成助之日。皆歸于公。悟何敢有之。且使弘正進據已營。弘正見烽。知得城。遣使往賀。悟兩師道父子三首。遣使送弘正。淄青等十二州皆平。卽拜悟義成節度使。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請假悟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進兼幽鎮。招討使治邢州。國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協。求辱悟。縱其下亂法。悟不堪其忿。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責悟曰。李司空成。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卽携兵退。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疆列其寬。果進檢校司徒。實屠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瑤瑒。成悟皇恐命禱祭具千人。靡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數斗卒。

從子積。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誼。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積。秘不發喪。協謀。



遂將諸蕃於朝中人與時至時從諫或已再旬橫門  
公困華不任受詔預請代拜中人曰卧而視可也  
以母夫人侍不可李德裕遂言橫所恃者河朔耳若  
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  
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陽王茂元以兵屯於萬善河  
東劉渢守昂卑關壁輪社魏博何弘敬橫肥鄉侵平  
思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略堯山河中陳夷行營冀  
校冀氏茂元別遣將營入青關為賊將薛茂卿所破  
執四將火一十七樞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茂元欲  
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  
營陳許士剽武賊衆衆憚畏而茂卿負戰勝真厚賞  
或言其兵犯王略澤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橫然之  
故茂卿大望乃與宰通即僞捷報詎北妄天井關去  
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謀言於宰曰澤可取  
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夫期茂卿抵腕悵悵橫聞其武  
謀之幸遂據陵川劉丙又取石會關李石代丙領河  
東橫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之降石以關右拾遺  
崔福表請納之帝怒斥福福表令詔曉言罷兵者戮  
賊境上令石答書計橫百端不曉往受之橫不出俄  
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橫達和橫請清建議我求

承襲彼笈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橫其使送京師使將  
屯鼓腰嶺敗太原兵生禽卒七百帝橫不赦始從諫  
將成命橫無咎辱辱叔故李士貴等與王勣尤用事  
士職有功不賞下無聞志府中財貨尚山橫而乃脅  
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買而吞并齊民聞其貴  
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同守邢州有募兵五  
百號夜飛將其家以輸賈不特為溪所囚問以為言  
溪大怒問囚殺漢與刺史崔嗣輔大將自歸成德軍  
王劍守洛州給士帶布一端橫機代成德創謂衆曰  
庫物尚多欲發以為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  
橫橫墓  
於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  
德元遂以人為賊守殺之橫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  
誼與王勣始議圍橫使董可武誘橫至北第置酒飲  
醉即斬首悉取從諫子在橫標者二十餘并從子積  
匡周等殺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面橫首送王宰獻  
京師告廟社帝御興安門受之石雄以兵守境軍大  
掠誼移書責之雄銜怒橫之威誼斥從諫妻伏夾室  
收其貨私於已建大廟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橫  
庸下亂錄誼始及軍憲促乃圖橫遺衆不誅無以懲  
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

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拘誅之乃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誼及王協等送京師並誅威初從諫妻裴氏因獲拒命召集大將妻同宴以酒爲壽泣下不能已諸婦請命裴曰新婦各與汝夫文字勿忘先相公之拔擢冀效李丕背恩走投國家子母爲託故悲不能已諸婦亦泣下故潞將叛志益堅積成裴亦以此極刑杜牧上李德裕書曰某大和二年爲校書郎曾謁淮西將軍董重質詰其以三州之衆四處不破之由重質自誇勇敢多算之外復言其不破之由是徵兵太難耳備徵諸道兵士上

入藩鎮表

卷之三 雜類

五

不過五千人下不至千人既不能自成一軍事須帖附地主名爲客軍每有戰陣客軍居前主人在後勢羸力弱心志不一既居前列多致敗亡如戰而勝則主人引指以爲己功小不勝則主人先退至自職焉初戰二年已米戰則必勝是多殺客軍及二年已後客軍漸少止與陳許河陽全軍相犄角使唐州軍不能因雪取城蔡州軍力亦不支矣其時朝廷若使鄂州壽州唐州祇令保城不用進戰但用陳許鄭滑兩道全軍惟以宣潤弩手令其守隘卽不出一歲無蔡州矣今者上黨之叛復與淮西不同淮西爲寇僅五

十歲破汴州襄州襄城盡得其財貨輸之懸瓠復敗韓全義於潞上多殺官軍四萬餘人輸董財穀數月不盡是以其入味爲寇之腹見爲寇之利風俗益固氣賊已成自以爲天下之兵莫我與敵父子相勉僅於兩世叛深源濶取之固難矣夫上當則不然自安史南下不甚附隸建中之後每奮忠義是以郭公抱真能窘田悅走朱滔嘗以孤靡寒苦之軍橫折河朔強梁之衆貞元中節度使李長榮卒中便提詔授與本軍大將軍但軍士附者卽授之其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將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東草家希皓亦必散事中使言而奉進旨敕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必除人希皓固辭押衙盧從史其位屈下因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位曰若宋大夫不肯受詔某請且勾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肯如此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奉詔揖拜舞頭希皓迴揮同列便非而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從史過後漸蓄姦謀養義兒三千人日夕照洩及父處成軍士留之表請起復亦祇義兒與之唱和其餘大將軍王翼元易重胤第五劍及長行兵士

並不同心及至被擒，烏重胤坐於軍門，喻以禍福，義士三千一取約束，及河陽取孟元陽爲之統帥，一軍無主，僅一月日，曾無大失，況於他謀，以此證驗，人心忠赤，習尚專一，可以盡見及元和十五年，授與劉悟時，當幽鎮入覲，天下無事，柄膺美者，議必銷兵，雄健敢勇之士，百戰十攻之勞，坐食租稅，其來已久，一旦黜去，使同編戶，紛紛諸鎮，停解至多，是以天下兵士聞之，無不忿恨，至長慶元年七月，幽鎮乘此首倡爲亂，忠義一軍，初亦響應，及詔下誅叛，使溫起居造先慰澤潞，便令發兵，其時九月天氣已寒，四方全師未入，偏真集  
卷之三 變類 四三  
頒冬服聚之，授詔改伍或離，垂手強項，往往諄語及溫起居，立於重榻，大布恩，三日并疏昭義一軍，自七十餘年忠義戰伐之功，勞安史以還，叛逆滅亡之明效，辭語既畢，無不懽呼，人衣短褐，爭出效命，其時用兵處處，敗北惟昭義一軍於臨城縣北，同果保下大賊殺賊五千餘人，所殺皆樓下步射，搏天飛者，賊之精勇無不感焉，賊中大震，更一月日，田有不死賊亦自潰，後一月其軍大亂，殺大將磁州刺史張汶，因劫監軍劉承偕盡殺其下小使此實承階傳謀一軍侵取不已，張汶隨王承元出於鎮州，久與昭義相攻，軍

人惡之，汶既因依承階，謀欲殺悟，自取軍人，忌怨遂至大亂，非悟獨能使其如此，劉悟卒從諫求繼興扶，同者祇寧州隨來中軍二千耳，其副作賈直言入責從諫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之朝廷，其功非細，祇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淋瀝竟至羞外，爾一孺子安敢如此，從諫恐悚不敢出言，一軍聞之，皆嗟然，直言之說值寶曆多故，因以授之，今纔二十餘歲，風俗未改，故老尚存，雖欲劫之，必不用命，伏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澤州關陝多山，井泉可鑿，雖有兵力，必恐無功，若以萬人爲壘，下塞其口，高壁深壑，勿與之戰，忽有敗負，勢驚洛師，蓋河陽軍士素非精勇，驕則不足，守則有餘，成德一軍自六十年來世與昭義爲敵，訪聞無事之日，村落隣里不相往來，今王司徒代居反側，思一自雪，況瞻細賊，願奮可知，六十年相讐之兵，仗朝廷委任之重，必宜盡節以答殊私，魏博承風亦當效順，然亦止于圍一城，攻一堡，刑木堙井，係繫稚老而已，必不能倍二十城長，鑿上山徑，搗上黨，其用武之地，必取之策在於西向，今者藏紫紫之守備，謹白馬之隄防，抵以忠武武寧兩軍以青州五十精甲，三齊兵青宣潤一千弩手，由絳州路直東徑

入不過數月必覆其巢何者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屈山內土界地狹積穀全無足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擄虛之地正在於此後周武帝大舉伐齊路由河陽史部宇文弼曰夫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圍恐難得志如臣所見後齊之曲戌少山平用武之地莫過於此武帝不納無功而還後復大舉竟用弼計遂以滅齊前秦符堅遣將王猛伐後燕慕容偉大破傅將慕容評於潞州因遂滅之路亦由此北齊高歡再攻後周路亦由此而後周名將韋孝寬齊人稱其

卷五十五

齊

王牧常領賴州玉壁城今縣開復山踴是也故東西相伐每由此路以古爲證得之者多以某愚見不誅劉頤終不能取貴彼速擒免生他患昨日其虜獲畢復生上黨賴相公廟舞深遠北虜即日勝亡倘使北虜至今尚存沿邊猶須轉戰回顧上黨豈能討除天下雖言無事若上黨久不能解別生患難此亦非細自古皆因攻伐未解苟有他變故孫子曰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八經類纂卷之二百一十八

左編

傳類

唐李克用

李克用其先本號朱邪蓋出於西突厥至其後世別自號曰沙陀而以朱邪爲姓唐德宗時有朱邪盡忠者居於北庭其子執宜始居定襄其部落萬騎皆驍勇善射號沙陀軍執宜死其子曰赤心懿宗咸通十年神策大將軍康承訓統十八將討麗貳於徐州以朱邪赤心爲招討沙陀三部落軍使以從破勛功拜

偏將

卷一百一十八

唐史

單于大都護振武庫節度使賜姓名李國昌以附屬藉沙陀素強而國昌恃功益橫恣懿宗患之十三年徙國昌雲州刺史大同軍防禦使國昌稱疾拒命國昌子克用尤善騎射能仰中雙鳬爲雲州守捉使國昌已拒命克用乃殺大同軍防禦使段文楚據雲州自稱留後由是沙陀侵掠代北爲邊患矣明年僖宗卽位乃拜赫連鐔大同節度使以李均爲代北招討使以討沙陀乾符五年沙陀破遼虜軍又破奇嵐軍而唐兵數敗沙陀由是益熾北據蔚州南侵忻代嵐石至於大谷焉廣明元年招討使李琢曾幽州李可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八

唐史

契雲州赫連鐔擊沙陀克用與可舉相一邱雄武軍其叔父友金以蔚州降于琢兒用聞之趕還可舉追至藥兒嶺琢軍夾擊沙陀大潰克用父子亡入鞏鰲克用少驍勇軍中號曰李鵠兒其一目眇及其貴也又號獨眼龍其威名蓋於代北在鞏鰲久之鬱鬱不得志又常懼圖已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於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服以爲神黃巢已陷京師中和元年代北起軍使陳景思發沙陀先所降者萬人以赴京師行至絳州沙陀軍亂大掠而還景思念沙陀非克用不可將乃以詔書召克用於鞏鰲承至以爲代州刺史賜門以北行營節度使率蕃漢萬人出石嶺關過太原求發兵錢節度使鄭使譙與之錢千緡米千石克用怒縱兵大掠而還二年十一月景思克用復以步騎萬赴京師三年正月至於河中進屯乾院巢黨驚曰鵠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鄴於石隄谷三月又敗趙章尚讓於良田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兵皆會長安大轍溝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自光泰先入戰望春昇陽殿巢敗南走出藍田關京師平克用功第一四年克用以兵五萬拔陳州四月敗尚讓於太康巢且走且戰至

中牟臨河未渡而克用及之賊衆驚潰此至封丘又敗之巢脫身走克用追之一日夜馳二百里不及而還過汴州林軍封禪寺朱全忠饗克用於上源驛夜酒罷克用醉卧伏兵發火起侍者郭景銖滅燭匿克用於林下以水醒面而告以難會天大雨滅火克用得從者薛鐵山賀回鶻等隨電光絕尉氏門出還軍中七月至於大原訟其事于京師請加兵于汴遣弟克修將兵萬人屯于河中以待僖宗和解之河中王重榮與宦者田令孜有隙從重榮克州以定州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詔克用以兵護處存之鎮重榮使

八補列基

八補列基

人給克用曰天子詔重榮何克用至與處存共誅之因僞爲詔書示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克用信之八上表請討全忠僖宗不許克用大怒重榮既不肯從僖宗遣邠州朱玫鳳翔李昌符討之克用反以兵助重榮敗玫於沙苑遂犯京師縱火大掠天子出屋於興元克用退屯河中朱玫亦反以兵追天子不及得襄王溫追之稱帝屯于鳳翔僖宗念獨克用可以破攻而不能使也當破黃巢長安時天下兵馬都監楊復恭與克用善乃遣諫議大夫劉崇望以詔書召克用且道復恭意使進兵討玫等克用陽諾而不行

宰相張濬獨以謂沙陀前逼僖宗幸與元罪當誅可伐軍容使楊復恭克用所善也亦極諫以爲不可昭宗然之詔諭全忠等全忠陰賂濬使持其議益堅昭宗不得已以濬爲太原四面行營兵馬都統韓建爲副以京兆尹孫揆爲昭義軍節度使克用遣李存孝執揆于長子十一月濬及克用戰于陰地濬軍三戰三敗濬建遁歸克用大掠晉絳至於河中赤地千里克用上表自訴其辭慢侮天子爲之引咎優詔答之攻王鐸于鎮州克用柵常山西以十餘騎渡漳泚覘敵遇大雨平地水深數尺鎮人襲之克用匿林中禱

李存勖

其馬曰吾世有太原者馬不嘶馬偶不嘶以免李存孝以邢州叛二年存孝求援于王鐸克用出兵并徑擊鐸且以書招鐸而急攻其平山鐸懼遂與克用通和獻帛五十萬匹出兵助攻邢州昭宗復以張濬爲相克用曰此朱全忠之謀也乃上表曰若陛下朝以濬爲相則臣將暮至關廷京師大怒濬命遽止梁遷唐都於洛陽改元曰天祐克用以爲劫天子以遷都者梁也天祐非唐號不可稱乃仍稱天復五年

捷于京師，昭宗異其狀，貌賜以鴻鵠，巨翡翠，盤而撫其背，曰：兒有奇表，後當富貴，無忘于家。及長，善騎射，膽勇過人，稍習春秋，通大義，尤善音聲歌舞，俳優之戲。天祐三年八月，朱全忠以幽、滄、相、首、尾爲魏，患欲先取滄州，引兵發大梁，時汴軍築壘圍滄州，鳥鼠不能通。仁恭畏兵，不敢戰，城中食盡，全忠使人說劉守文曰：援兵勢不相及，何不早降？守文登城應之曰：僕於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義服天下，若子叛父而來，將安用之？全忠愧其辭，直爲之緩攻。冬十月，劉仁恭求救於河東，前後百餘輩，李克用恨仁恭反覆，竟未許之。存勗諫曰：今天下之勢，歸朱溫者什七八，雖疆大如魏，博鎮定，莫不附之，自河以北，能爲溫患者，獨我與幽、滄耳。今幽、滄爲溫所困，我不與之併力拒之，非我之利也。夫爲天下者，不顧小怨，且彼嘗困我，而我救其急，以德懷之，乃一舉而名實附也。此乃吾獲振之時，不可失也。克用以爲然，與將佐謀召幽、滄兵，與攻潞州。曰：於彼則可以解圍，于我則可以拓境。乃許仁恭，召其兵。仁恭遣都指揮使李博將兵，其馮諱晉陽克用遣其將周德威、李嗣昭將兵與之，共攻潞州。康懷貞至潞州，晉李嗣昭開城拒守，懷貞

晝夜攻之，卒月不克。乃築壘穿堽，堽壘而守之，內外斷絕。晉王遣發于首，病爲謂存勗曰：嗣昭厄於重圍，吾不及見矣。侯彝舉汝與德威，董道竭力救之，言終而卒。存勗嗣立，以存璋爲河東軍城使。先王之時，多龍情胡人，及軍士侵擾市肆，存璋既領職，執其尤暴橫者戮之。旬月間，城中肅然。晉李嗣昭固守，踰年，城中食用將竭，嗣昭登城宴諸將，作樂流矢中，嗣昭足嗣昭密拔之，座中皆不覺。梁主數遣使賜嗣昭詔，諭降之。嗣昭焚詔，書斬使者。初，晉王克用卒，周德威握重兵在外，國人皆疑之。晉王存勗召德威使引兵還，德威至晉陽，留兵城外，獨徒步而入，伏先王柩哭極哀，退請嗣王，禮甚恭。衆心由是釋然。夾寨奏余晉兵已引去，梁王以援兵不能復來，潞州必可取自澤州。南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晉王與諸將議曰：土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溫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爲童子，未闢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取威定霸，在此一舉，不可失也。張承業亦勸之行。乃遣承業乞師於鳳翔，又遣使賂契丹，王河保機求騎，契丹王李茂貞、袁老兵弱財竭，竟不能應。晉王大閱

士卒以前昭義丁會爲都招討使甲子王發晉陽軍千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下歎曰此先王置酒處也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將士尚未起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爲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周德威等至城下呼李嗣昭曰先王已亮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可開門嗣昭不信曰此必爲賊所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左右止之嗣昭曰王果來可見乎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遂開門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吾愛之深今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邪汝爲吾以此意諭之若潞圍不解吾死不瞑目進通嗣昭小名也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夾寨甚力既與嗣昭相見遂歡好如初虔懷貞以百餘騎自天井關遁歸梁王聞夾寨不守大驚旣而歎曰生子當如李亞子克用爲不亡矣至如吾兒豚犬耳詔所在安集散兵周德威李存璋乘勝進趣澤州刺史王班素失人心衆不爲用龍虎統軍牛存節自西都將兵應接夾寨潰兵至天井關謂其衆曰澤州

要害處不可失也雖無詔旨當救之衆皆不欲曰晉人勝氣方銳且衆寡不敵存節曰見危不救非義也畏敵強而避之非勇也遂舉策引衆而前至澤州城中人已縱火誼諫欲應晉王班閉牙城自守存節至乃定晉兵尋至緣城穿地道久之存節晝夜拒戰凡旬有三日劉知俊自晉州引兵救之德威焚攻具退保高平晉王歸晉陽以周德威爲振武節度使命州縣舉賢才黜貪殘寬租賦撫孤窮伸冤盜禁奸盜以河東地狹兵少乃訓練士卒令騎兵充敵無得乘馬部分已定無得相踰越及留絕以避險分道進剿會無得差畧刻犯者必斬故能兼山東取河南由士卒精整故也鎮定自梁主踐祚以來雖不輸常賦而貢獻甚勤會趙王鏐母何氏卒遣使弔之且拔起復官時鄰道弔客皆在館使者見晉使歸言於梁主曰鏐潛與晉通鎮定勢難終恐難制上深然之且欲因鄴王羅紹威卒除移鎮定會燕王守元發兵屯涑水欲侵定州上遣供奉官杜延恩監護兵二千屯涑冀聲言恐燕兵南進助趙守禦又云分兵就食趙將石公立戍涑州白趙王鑒請攝之鑒遂命開門移公立於外以避之公立出門指城而泣曰朱氏滅唐社



梁人自相疑忌

梁人自相疑忌。知其為人。而我王猶恃姻好。以長考期。之此所謂開門揖盜者也。惜我此城之人。今為虜矣。梁人有亡奔真定。以其謀告。梁人懼。又不敢先。自絕。但遣使詣洛陽。訴稱。盡兵已還真定。州。講和。如故。深冀民見。魏博兵入奔走。驚駭。乞召兵還上。遣使詣真定。慰諭之。未幾。廷隱開門。盡殺趙成兵。乘城拒守。梁始命石公立攻之。不克。乃遣使示援於燕。燕使者至。晉陽。義武王處直使者亦至。欲共推晉王為盟主。合兵攻梁。晉王會將佐謀之。皆曰。梁久臣朱溫。歲輸重賂。結以昏姻。其交深矣。此必詐也。宜徐觀之。  
 王曰。彼亦擇利害而為之耳。王。氏在唐世。猶或臣。或叛。况肯終為朱氏之臣乎。彼朱溫之女。何如。壽安公主。今救死不暇。何故昏姻我。若疑而不救。正墮朱氏計中。宜速發兵赴之。晉趙可亦敬奉。梁乃發兵遣周德威將之。出井陘。屯趙州。梁使者至。幽州燕王守光方獵。幕僚孫鶴馳詣。謂守光曰。趙人來乞師。此天欲成王之功業也。守光曰。何故。對曰。非常患其與朱溫膠固。溫之志非盡吞河朔不已。今彼自為營敵。王若與之併力。破梁。則鎮定皆欲推而朝燕矣。王不許。而師。但恐晉人先我矣。守光曰。王。梁數負約。今使

之與梁自相疑忌。吾可以坐乘兵利。又何救焉。趙使者交錯于路。爭光竟不為出兵。自是鎮定復稱唐天祐年號。上聞趙與晉合兵。已屯趙州。乃命王景仁等將兵擊之。景仁等自河陽渡河。會魏博羅周翰兵。合四萬軍。于邢。汴。王景仁等進兵柏鄉。趙王鎔復告急于晉。晉王自將兵。自贊皇東下。王處直遣將將兵五千。以從晉王。至趙州。與周德威合。獲梁蜀漢者二百人。問之曰。初發落陽。梁王有何號令。對曰。梁王戒將。云。鎮州及魏。終為子孫之患。今悉以精兵付汝。鎮州雖以缺為城。必為我取之。晉王命送於趙。晉王進軍距柏鄉三十里。遣周德威等以胡騎追梁營。挑戰。梁兵不出。復進距柏鄉五里。營於野河之北。又遣胡騎追梁營。馳射。且詭之。梁將韓勛等將步騎三萬。分三道追之。登岸皆被繒綺。鍍金銀。光彩炫耀。晉人望之。奪氣。周德威謂李存璋曰。梁人志不在戰。徒欲曜兵耳。不挫其銳。則吾軍不振。乃徇于軍。曰。使晉汴州天武軍屠酺備敗之。徒耳。衣鍍鎗。鎗十不能當汝一。擒獲一夫。足以自富。此乃奇餉。不可失也。德威自帥精騎千餘。擊其兩端。左馳右突。出入數四。俘獲百餘人。且戰且却。距野河而止。梁兵亦退。德威言於晉王。

曰賊勢甚盛宜按兵以待其衰王曰吾孤軍遠來救人之急三鎮烏合利於速戰公乃欲按兵持重何也德威曰鎮定之兵長於守城短於野戰吾所恃者騎兵利於平原廣野可以馳突今歷賊壘門騎無所展其足且衆寡不敵使彼知吾虛實則事危矣王不悅退臥帳中諸將莫敢言德威往見張永業曰大王驕勝而輕敵不量力而務速戰今去賊咫尺所限者一水耳彼若造橋以薄我我衆立盡矣不若退軍高邑誘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別以輕騎掠其饋餉不遑踰月破之必矣永業入寨帳撫王曰此豈王安

補註兵 德威老將知其言不可忽也王驟然而與曰予方思之時梁兵閉壘不出有降者詰之曰景仁方多造浮橋王謂德威曰果如公言是日拔營退保高邑乾化元年柏鄉北不備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以遊軍抄之梁兵不出周德威使胡騎環營馳射而奔之梁兵疑有伏愈不敢出劉屋茅坐席以飼馬馮孝威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瑋李嗣源將精騎二千歷梁壘門而奔之王景仁韓勣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兵禦之勢不能支晉

王謂指揮使王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還卒二百援槍大譟力戰却之晉王登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背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自巳至午勝負未決晉王謂周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驕彼之與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叩馬而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勢逸制之未易以力勝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機糧亦不暇食日晡之後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以精騎乘之必大捷於今未可也王乃止時魏滑之兵陳於東宋亦之兵陳於西至曠梁軍未食士無鬪志景仁等引兵稍却周德威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魏滑兵先退李嗣源帥衆謀於西陳之前曰東陳已走爾何久留梁兵互相驚怖遂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也父兄子弟倒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驚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龍驤神捷精兵殆盡自野河至柏鄉僵尸蔽地梁復以楊師厚爲其面都招討使將兵屯河陽收集士兵旬餘得萬人晉王遣周德威史建瑋將三千騎趣瀋魏張承業李存璋以步兵攻邢州自以大軍繼之移檄河

州縣論以利害。魏州趙王劼自來謁晉王於趙州大  
將士自是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都常從晉王  
征討。德明本姓張名文禮燕人也。趙王劼以楊師厚  
在邢州甚懼。會晉王于承天軍。晉王謂劼父友也。事  
之甚恭。劼以梁寇爲憂。晉王曰。朱溫之惡極矣。天將  
誅之。雖有師厚輩。不能救也。脫有使軼僕自帥衆當  
之。叔父勿以爲憂。劼捧卮爲壽。謂晉王爲四十六舅。  
劼切于昭誨。從行晉王。斷袷爲盟。許妻以女。由是晉  
趙之交遂固。梁主奔行營。亟引兵趣東。與師厚軍  
合。棄鹽城。小而堅。趙人取精兵救于守之。師厚急攻

人痛須臾

一三

之。數日不下。城壞。復修。城傷者以萬數。城中矢石將  
竭。謀出降。有一卒奮曰。賊自柏鄉喪敗以來。視我鎮  
人。裂皆令往歸之。如自投虎狼之口耳。困窮如此。何  
用身爲我請。獨往試之。夜縋城出。詣梁軍。詐降。李周  
慶召問城中之備。對曰。非半月未易下也。因請曰。某  
既歸命。願得一劍。效死先登。取守城將首。周慶不許。  
使荷擔從軍卒得間。舉擔擊周慶首。踏地左右救至。  
得免。梁主聞之。愈怒。命師厚晝夜擊攻。拔之。無間老  
弱盡殺之。流血盈城。初梁主引兵渡河。聲言五十萬。  
晉李存審屯趙州。患兵少。裨將趙行實請入土門。避

之。幸審不可。及賀德倫攻修縣。存審謂史建瑑李嗣  
諲曰。吾王方有事幽薊。南方之事。委吾輩數人。今修  
縣方急。吾輩安得坐而視之。使賊得修縣。必西侵深  
冀。患益深矣。當與公等以奇計破之。存審乃引兵扼  
下。得橋。史建瑑嗣諲分道擒之。建瑑分其麾下爲五  
隊。隊各百人。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阜  
城。自將一隊深入與嗣諲遇。梁軍之德劄者皆執之。  
獲數百人。明日會於下博橋。皆殺之。留數人斷臂。縋  
去曰。我爲諸朱公晉王大軍至矣。時修縣未下。梁主  
引楊師厚兵五萬就賀德倫共攻之。始至縣西。朱及

人痛須臾

一四

置營建瑑嗣諲各將三百騎執梁軍旗幟。色與樵  
芻者雜。行日且暮。至德倫營門。殺門者。縱火大譟。弓  
矢亂發。左右馳突。既曉。各斬賊執俘而去。營中大擾。  
不知所爲。斷臂者復來。白曰。晉軍大至矣。梁主大駭。  
燒營夜遁。迷夫道。委曲行百五十里。明日乃至冀州。  
獲之。耕者皆荷鋤。鋤之委。奔軍資器械不可勝  
計。既而復遣騎覘之。曰。晉軍實未。此乃史先鋒遊  
騎耳。梁主不勝慙憤。由是病增劇。不能乘肩輿。留貝  
州旬餘。諸軍始集。乙巳。梁主發貝州。五月甲申。至洛  
陽。疾甚。謂近臣曰。我經營天下三十年。不意太原餘

華更昌熾如此吾觀其志不小天復奪我年我死諸  
兒非彼敵也吾無葬地矣因喫咽絕而復蘇六月戊  
寅郢王友珪執梁主乾化三年春二月均王即位大  
梁三月庚戌加楊師厚兼中書令賜爵鄴王賜詔不  
名師厚晚年矜功恃衆擅賦選軍中驍勇置銀槍  
勁節都數千人給賜優厚欲以復故時牙兵之盛梁  
主雖外加尊禮內實忌之及卒私於宮中受賀租庸  
使趙君判官邵贊言于梁主曰魏博爲唐腹心之蠹  
二百餘年不能除去者以其地廣兵彊之故也羅紹  
威楊師厚據之朝廷皆不能制陛下不乘此時爲之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魏博

上

計所謂彈疽不嚴必消復聚安知來者不爲師厚乎  
宜分六州爲兩鎮以弱其構梁主以爲然魏兵皆父  
子相承數百年族姻締結不願分徙德倫屢趣之應  
行者皆嗟怨連營聚哭劉鄩屯南樂先遣澶州刺史  
王彥章將龍驤五百騎入魏州屯金波亭魏兵相與  
謀曰朝廷忌吾軍府屬盛欲設策使之殘破耳吾六  
州歷代藩鎮兵未嘗遠出河門一旦骨肉流離生不  
如死是夕軍亂縱火大掠圍金波亭王彥章斬關而  
走詣旦亂兵入牙城殺質得倫之親兵五百人劫德  
倫置樓上有効節軍校張彥者自帥其黨援白刃止

劉掠梁主遣供奉官范旻撫諭魏軍許張彥以刺史  
彥復請遣魏二州如舊制旻還言張彥易與但遣劉  
鄩加兵立當傳首梁主由是不許使者再返彥裂詔  
書於地戮手南向詬朝廷謂衆倫曰天子恩暗聽  
人穿鼻今我兵甲雖強苟無外援不能獨立宜援款  
於晉遂通德倫以書求援乎晉晉王得賀德倫書命  
馬步副都督李存審自趙州引兵進據臨清五月存  
審至臨清劉鄩屯沮水賀德倫復遣使告急于晉晉  
王引大軍自質澤領東下與存審會於臨清猶疑魏  
人之詐按兵不進德倫遣判官司空頭偏軍密言于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魏博

二六

晉王曰除亂當除根因言張彥凶狡之狀勸晉王先  
除之則無虞矣王默然晉王進屯永濟張彥還銀槍  
勁節五百人皆執兵自衛詣永濟謁見王登驛樓語  
之曰汝陵脇王師殘虐百姓數日中匪馬所免者百  
餘輩我今舉兵而來以安百姓非貪土地汝雖有功  
於我不得不誅以謝魏人遂斬彥及其黨七人餘衆  
服粟王召諭之曰罪止八人餘無所問自今當竭力  
爲吾牙爪衆皆拜伏呼萬歲明日王緩帶輕裘而進  
令張彥之卒振甲執兵翼馬而從仍以爲帳前銀槍  
都衆心由是大服劉鄩聞晉軍至選兵萬餘人自沮

水趣魏縣晉王留李存審屯臨清遣史建瑋屯魏縣以拒之王自引魏軍至魏縣與郭夾河爲營梁王聞魏博叛大悔遣節度使王權將兵屯楊劉爲郭聲援六月庚寅朔賀德倫帥將吏請晉王入府城慰勞旣入德倫上印節請王兼領天雄軍王固辭曰比聞汴寇侵逼貴道故親董師徒遠來相救又聞城中新推塗炭故暫入存撫明公不垂鑒焉乃以印節見推誠非素懷德倫再拜曰今寇敵寄逼軍城新有大變人心未安德倫腹心紀綱爲張彥所殺殆盡形孤勢弱安能統衆一旦生事恐負大恩王乃受之德倫帥將吏拜賀王承制以德倫爲大同節度使遣之官德倫至晉陽張承業留之時銀槍劫節都在魏城猶駢橫晉王下令自今有朋黨流言及暴掠百姓者殺無赦以沁州刺史李存進爲天雄都巡按使有詔言推衆及疆取人一錢已上者存進皆梟首磔尸於市旬日城中肅然無敢喧嘩者張彥之以魏博歸晉也貝州刺史張源德不從北結津德南連劉鄩以拒晉數斷輿定糧道或說晉王請先發兵萬人取源德然後東兼滄景則海隅之地皆爲我有晉王曰不然貝州城堅兵多未易猝攻德州緣於滄州而無備若得而

城之滄貝不可往來二壘既孤然後可取乃遣騎兵五百晝夜兼行襲德州刺史不意晉兵至踰城走遂克之以遼西州守捉將馬通爲刺史秋七月晉城夜襲澶州陷之刺史王彥章在劉鄩營晉人獲其妻子得之甚厚遣使誘彥章彥章斬其使者晉人盡滅其家晉王以魏州李若爲澶州刺史晉王勞軍於魏縣因帥百餘騎循河而上覘劉鄩營會天陰晦鄩伏兵五千於河曲叢林間鼓譟而出圍王數重王躍馬大呼帥騎馳突所向披靡鄩將夏魯奇等操短兵力戰自午至申乃得出亡其七騎魯奇手殺百餘人傷殘遺體會李存審救兵至乃得免王顧謂從騎曰幾爲虜嗤皆曰適足使敵人見大王之英武耳魯奇青州人也王以是益愛之賜姓名曰李紹奇劉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以奇計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惟鄩軍數日不出寂無聲迹道騎覘之城中無烟火但時見旗幟循渠往來晉王曰吾聞鄩鄩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爲人執旗乘驢在城上其得城中老弱者詰之云軍去已二日矣晉王曰劉鄩長於襲人短于決戰計彼行繞及山下盡發騎兵追之會陰雲積旬黃澤道險

童泥深尺餘士卒援藤葛而進皆腹疾足腫或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思倫道先入晉陽城中知之猶兵爲倫鄒至樂平糗糧且盡又聞晉有倫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鄒諭之曰今去家千里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如墜井中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耳衆泣而止周德威聞鄒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鄒已整衆下山自那州陣宋口踰漳水而次於宗城鄒軍往還馬死希半時晉兵之食鄒知臨濟有蓄積救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鄒再宿至南宮追騎擒其斥候者數千人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濟矣鄒軍大駭詰朝德威略鄒官而退入臨濟鄒引軍趣貝州時晉王出師屯博州劉鄒軍堂邑周德威攻之不克翌旦鄒軍于莘縣晉軍踵之鄒治莘城壘而守之自莘及河築甬道以通饋餉晉王營於莘西三十里烟火相望六日數戰梁絳州刺史尹時攻晉之區州八月寒寒甚鄒皆不克王德與昭義留後賈環攻澶州拔之魏李若送東都梁王以楊師厚故將楊廷玉爲澶州刺史使將兵萬人助劉鄒且招誘魏人晉王遣李存審拔五千擊貝州張源德有卒三千每夕分出剽

掠郡民苦之請斬其賊以安耕耜存審乃發八縣丁夫鑿而圍之劉鄒在莘久饋道不給晉人敢抵其寨下挑戰鄒不出晉人乃攻絕其甬道以千餘斧斬寨木梁人驚擾而出因俘獲而還梁王以詔書讓鄒老師費糧失亡多不追戰鄒奏稱臣比欲以奇兵據其腹心還取鎮定期以旬時再清河朔無何天未腹亂淫雨積旬糧竭士病又欲據臨濟斷其饋餉而周楊五奄至馳突如神臣今退保莘縣享士卒訓兵以俟進取觀其兵數甚多便習騎射誠爲勁敵未易輕也苟有隙可乘臣豈敢偷安養寇梁主復問鄒失慶之八篇續纂 宋宣和八續編 策鄒曰臣今無策惟願人給十斛糧賊可破矣梁主怒責鄒曰將軍蓄米欲破賊鄒欲療飢邪乃還中使往督戰鄒集諸將問曰主上深居禁中不知軍旅徒與少半新進輩謀之夫兵在臨機制變不可預定今敵尚彊與戰必不利奈何諸將皆曰勝負須一決曠日何待鄒默然不悅退謂所親曰主暗臣諛將驕乎隋吾未知死所矣他日復集諸將於軍門人置河冰一罌於前令飲之衆莫之州鄒諭之曰一罌積難消涸之河可勝盡乎衆失色後救日鄒時萬餘人薄鎮定營鎮定大驚擾晉軍存審以騎兵二千橫擊之李

建及以銀槍千人助之。鄒大敗奔還。晉人逐之。及秦下斬俘千計。冬十月。劉鄩遣卒詐降於晉。謀賂賂夫以毒晉王。李洪。晉王殺之。并其黨五人。二年春二月。梁主屢遣劉鄩戰。鄩閉壁不出。晉王乃留副總管李存審守營。自勞軍於貝州。聲言歸晉。陽鄩聞之。奏請襲魏州。梁主報曰。今據境內以屬。將軍社稷存亡繫茲。一舉肅清。勉之。鄩令澶州刺史楊廷直引兵萬人會于魏州。廷直夜半至城南。城中選壯士五百滑出擊之。廷直不爲備。潰亂而走。詰旦。鄩自率屬悉眾至城東。與廷直餘眾合。李存審引營中軍踵其後。李嗣源以城兵出戰。晉王亦自貝州至。與嗣源當其前。鄩見之。驚曰。晉王鄩引兵稍却。晉王驕之。至故元城西。與李存審遇。晉王爲方陳於西北。存審爲方陳於東南。鄩爲圓陳於其中。間四面受敵。合戰良久。梁兵大敗。鄩引數十騎突圍走。梁步卒凡七萬。晉兵環而擊之。敗卒登木。木拔爲之折。追至河上。殺溺殆盡。鄩收散卒。自黎陽渡河保滑州。匡國節度使王檀密疏請發關西卒襲晉陽。梁主從之。發河中。陝同華諸鎮兵合三萬出陰地關。奄至晉陽城下。晝夜急攻。城中無儲。發諸司丁匠及驛市人乘城拒守。城幾陷者數四。

張承業大懼。代北故將安金全退居太原。性見承業曰。晉陽根本之地。若失之。則大事去矣。僕雖老病憂兼家國。請以庫甲見授。爲公擊之。承業即與之金全帥其子弟及退將之敗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梁兵於羊馬城內。梁兵大驚。引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聞晉陽有寇。遣牙將石君立將五百騎救之。君立朝發上黨。夕至晉陽。梁兵振紛。楊君立擊破之。徑至城下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遂入城。夜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梁兵。梁兵死傷什二三。詰朝王檀引兵大掠而還。晉王性矜伐。以策非己出。故金全等皆皆不行。梁兵之在晉陽城下也。大同節度使賀德倫部兵多逃入梁軍。張承業恐其爲變。收德倫斬之。梁主聞劉鄩敗。又聞王檀無功。歎曰。吾事去矣。三月乙卯朔。晉王攻衛州。壬戌。刺史米昭降之。又攻磁州。刺史新紹走。擒斬之。晉王還魏州。上屢召劉鄩不至。即以鄩爲宣義節度使。使將兵屯黎陽。夏四月。晉人拔洛州以魏州都運檢使袁建豐爲洛州刺史。劉鄩既敗。河南大恐。鄩復不應召。由是滑卒皆提威晉王。連兵鉅梁。軍計星而舍。初。梁非面行營。招討使賀環等將步兵排陣。使謝彥章善將騎兵。環惡其與已齊名。一

日環與彥章治兵於野環指一高地曰此可以立柵至是晉軍通置柵於其上環疑彥章與晉通謀環屢欲戰謂彥章曰主人悉以國兵授吾二人社後是賴今疆寇歷吾門而逗遛不戰可乎彥章曰後寇憑蔑利在速戰今深溝高壘據其津要彼安敢深入若輕與之戰萬一蹉跌則大事去矣環益疑之密謂之於上與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謀因享士伏甲兵彥章以朱珪爲平虛節度使兼行營馬步副指揮使以貫之晉王聞彥章死喜曰彼荆師自相魚肉亡無日矣賀瓖殘虐失士卒心我若引軍直指其國都彼安得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五

堅壁不動幸而一與之戰蔑不勝矣王欲自將萬騎直趣大梁周德威曰梁人雖屠上將其軍尚全輕行微利未見其禍不從戊守下令軍中老弱悉歸魏州起師趣汴庚申毀營而晉衆號十萬賀瓖聞晉王已西亦奔營而墮之晉王發魏博白丁三萬從軍以供營柵之役所至營柵立成壬戌至胡柳陂癸亥旦候者言梁兵自後至矣周德威曰賊倍道而來未有所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敵境動須萬全不可輕發此去大梁至近梁兵各念其家內懷憤激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得志王宜按兵勿戰德威請以騎

兵擾之使彼不得休息至暮營壘未立樵爨未具乘其疲乏可一舉滅也王曰前在河上恨不見賊今賊至不擊尚復何待公何怯也顧全存審曰敵戰重先發吾爲爾殿後破賊而去卽以親軍先出德威不得已引幽州兵從之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賀瓖結陳而至橫亘數十里王師銀鎗都指其陳衝澁擊斬往返十餘里行營左廂馬軍都指揮使王彥章軍先敗西走趣濮陽晉輜重在陳西望見梁旗幟驚潰入幽州陳幽州兵亦擾亂自相蹈籍周德威不能制父子皆戰死晉兵無復部伍梁兵四集勢甚盛晉王據高丘收散兵至日中軍復振陳中有土山賀瓖引兵據

八編類集

卷五十六

五

之晉王謂將士曰今日得此山者勝吾與汝曹奪之卽引騎兵先登李從珂與銀槍大將王建及以步卒繼之梁兵紛紛而下遂奪其山日向哺賀瓖陳於山西晉兵望之有懼色諸將以爲諸軍未盡集不若欲兵還營詰朝復戰天平節度使閻寶曰王彥章騎兵已入濮陽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歸志我乘高趣下擊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若復引退必爲所乘諸軍未集者聞梁再克必不戰自潰凡次勝料敵惟觀情勢已得斷在不疑王之成敗在



此一戰若不決力取勝，縱收餘衆，北歸河朔，非王有也。李嗣昭曰：賊無營壘，日晚思歸，但以精騎擾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擊可破也。我若欲兵還營，彼歸，整衆復來，勝負未可知也。王建及進曰：賊大將已遁，王之騎軍一無失，今擊此疲乏之衆，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觀，臣爲王破賊。王憚然曰：非公等言，吾幾誤計。嗣昭建及以騎兵大呼陷陳，諸軍繼之，梁兵大敗。元賊吳玠、吳玠貴鄉令吳襄各帥白丁萬人於山下曳柴楊塵，鼓譟以助其勢。梁兵自相騰藉，棄甲山積，死亡者幾三萬人。是日兩軍所棄士卒各三之二，皆不人編類。卷重刊本誤與

自引兵馳往救之，陳於北岸，不能進。遣善游者馬破龍入南城，見守將氏延實，延實言矢石將盡，陷在頃刻。晉王積金帛於軍門，衆能破，縱燒者衆，莫知爲計。親將李建及曰：賀瓖悉衆而來，莫此一舉。若我軍不度，則彼爲得計。今日之事，建及請以死決之。乃遣効節敢死士三百人，破鎧操斧，帥之乘舟而進，將至，賊艘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大，緣牆間，各其竹竿，又以木嬰，載薪沃油，然火於上，流聲之，隨以巨艦，實甲士鼓譟，攻之，燄煙既斷，隨流而下，梁兵焚溺者殆盡。晉兵乃得渡，瓖解圍走。晉兵追之至濮州而還。瓖退也。行臺村八月賀瓖卒，以王增爲北面行營招討使，瓖將兵五萬，自黎陽度河，掩擊滑州，魏主頓丘遇晉兵而旋，增爲治嚴，令行禁止，據晉人上游，楊村夾河築壘，運洛陽竹木造浮梁，自滑州饋糧，相繼晉蕃漢馬步副總管李存進亦造浮梁於德勝，或曰浮梁須竹竿，鐵牛石固，我皆無之，何以能成？存進不聽，以荻竿雜巨艦繫於土山，巨木輪月而成，人服其智。冬十月王如魏州，發徙數萬，廣德勝，非城日與梁人爭，大小百餘戰，互有勝負。左射軍使石敬瑭與梁人戰于河壩，梁人擊敬瑭，斷其馬甲，橫衝兵馬，使劉知遠以所

乘馬授之。自乘斷甲者。徐行爲殿。梁人疑有伏。不敢追。俱得免。敬瑄以是親愛之。敬瑄李嗣源之將也。十一月。王瓚領兵至咸城。與李嗣源戰。不利。梁築壘貯糧於潯陽。距楊村五十里。十二月。晉王自將騎兵自河南岸西上。邀其餉者。俘獲而還。梁人伏兵於要路。晉兵大敗。晉王以數騎走。梁數百騎圍之。李紹榮。戴其旗。單騎奮擊。救之。僅免。晉王復與王瓚戰於河南。瓚先勝。獲晉將石君立等。既而大敗。來小舟渡河。走保北城。失亡萬計。晉王乘勝遂拔濮陽。梁主召王瓚還。以天平節度使戴思遠代爲北面招討使。屯河上。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三

以拒晉人。蜀王吳王屢以書勸晉王稱帝。晉王以書示僉佐曰。昔王太師亦嘗邀先王書勸以唐室已亡。宜自帝一方。先王語余云。昔天子幸石門。吾發兵誅賊臣。當是之時。威振天下。吾若挾天子據關中。自作九錫禪文。誰能禁我。顧吾家世忠孝。立功帝室。誓死不爲耳。汝他日當務以復唐社稷爲心。慎勿効此曹所爲言。猶在耳。此議非所敢聞也。因泣既而將佐及諸將勸進不已。乃令有司市玉造法物。張承業聞之。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最其患難。所以老奴二十餘年。爲王拚捨財貲。召補兵馬。誓滅逆賊。

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在。而王遽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曰。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內。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王不聽。趙王彝養子張文禮。使親軍殺懿。盡滅王氏之族。置其子昭祚之妻普寧公主以自託于梁。文禮遣使告亂于晉王。且奉廢勸。進曰。求節鉞。晉王欲討之。僚佐以爲吾方與梁爭。不可並敵於肘腋。且從其請以安之。王不得已。夏四月。承朝授文禮成德留後。初。劉鄩與朱友諒爲昏。鄩之受詔討友諒。他至陝州。先遣使移書諭以禍福。待之。月餘。友諒不從。然後進兵。段凝素忌鄩。因譖之於帝。帝曰。鄩逗遛。養寇。俾候援兵。帝信之。鄩既敗歸。以疾請解兵柄。詔聽於西都。就醫。密令留守張宗奭。馳之卒。張文禮雖受晉命。內不自安。援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又遣間使告梁曰。王氏爲亂。兵所屠公上無恙。今臣已非名契丹。乞朝廷發精甲萬人相助。自德棣度河。則晉人遁逃不暇矣。乘主疑未決。敕翔鳳陛下。不乘此舉。以復河北。則晉人不可復破矣。宜徇其請。不可失也。趙岩輩皆曰。今強寇近在河上。盡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三

三

吾兵力以拒之猶懼不足何暇分萬人以救張文禮乎且文禮坐持兩端欲以自固於我何利焉梁主乃止晉人屢於塞上及河津獲文禮璽九約書習王皆遣使歸之文禮慙恨文禮忌趙故將多所誅滅將習將兵萬人從晉王在德勝文禮請召歸以他將代之且以習子蒙爲都督府參軍遣人資錢帛勞行營將士以悅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留晉王曰吾與趙王同盟討賊義猶骨肉不意一旦禍生肘腋吾誠痛之汝苟不忘舊君能爲之復讐乎吾以兵糧助汝習與部將三十餘人舉身投地痛哭曰故使授習等劍使之入備禦今竟自聞變以來竟無前欲引劍自刎到朝無援除危敵自聞變以來竟無前欲引劍自刎到朝無益於死者今大王念故使輔佐之勤勸之復寬習等不敢煩霸府之兵願以所部徑前搏取凶豎以報王氏累世之恩死不恨矣八月晉王以習爲成德留後又使節度使閻寶相州刺史史建瑋將兵助之自邢洛而北文禮先病屢疽晉兵欲趙州刺史王銀降晉王復以爲刺史文禮聞之驚懼而卒其子處瑾祕不發喪與其黨韓正時謀悉力拒晉王使李存審李嗣源中德勝自將兵攻鎮州張處瑾遣其弟處供募僚齊僉謂罪皆服晉王不許統攻之旬日不克處瑾

使韓正時將千騎突圍出趙定州故求救於王處直晉兵追至行唐斬之二年晉王之北攻鎮州也李存審謂李嗣源曰梁人謂我在南兵少不攻德勝必襲魏州吾二人聚於此何爲不若分兵備之遂分兵屯洹州戴思遠果悉楊村之衆趣魏州嗣源引兵先入軍於狄公祠下遣人告魏州使爲之徐思遠至魏店嗣源遣其將石萬全將騎兵挑戰思遠知有備乃西度洹水拔成安大掠而還又將兵五萬攻德勝北城重墮復舉斷其出入晝夜急攻之李存審悉力拒守晉王聞德勝勢危二月自幽州赴之五日至魏州思遠聞之燒營遁還楊村晉軍圍梁壘以圍鎮州決漳沱水環之內外斷絕城中食盡遁五百餘人出求會寶縱其出欲伏兵取之其人遂攻長圍寶輕之不爲備俄數千人縱至諸軍未集鎮人遂壞長圍而出縱火攻寶營寶不能拒退保趙州鎮人悉毀晉之營壘取其芻粟數日不盡晉王聞之以李嗣昭代寶張處瑾遣兵千人遷根於九門李嗣昭設伏於故營遊擊之殺獲殆盡餘五人匿於牆壁間嗣昭舉馬而射之鎮兵發矢中其胸嗣昭腹中矢盡拔矢於胸以射之發而虛會日暮還營劍流血不止是夕卒晉王聞

八篇類集

卷之八

三

之不御酒肉者累日嗣昭遺命悉以澤潞兵授節度判官任國使督諸軍攻鎮州密令如一鎮人不加副昭之死晉王以李存進爲北面招討使聞賢惠憤直發於背卒五月晉李存進至鎮州營於東垣渡夾萍汜水爲壘晉衛州刺史李存儒本姓楊名夢兒以併優得幸於晉王頗有營力晉王賜姓名以爲刺史事事拊斂防城卒皆徵月課縱歸八月莊宅使段凝與步軍都指揮使張朗引兵夜渡河襲之詰旦登城執存儒遂克衛州戴思遠又與凝攻陷淇門共城新鄭於是澶州之西相州之南皆爲梁有晉人失軍儲三之一梁軍復振梁主以張朗爲衛州刺史九月戊寅朔張處瑄使其弟處球乘李存進無備將兵七千人奄至東垣渡時晉之騎兵亦向鎮州城下兩不相遇鎮兵及存進營門存進狼狽引十餘人闕于橋上鎮兵退晉騎兵斷其後夾擊之鎮兵殆盡存進亦戰夜晉王以李存審爲北面招討使鎮州食竭力盡處瑄遣使詣行臺請降未報存審兵至城下丙子夜城中將李再豐爲內應密投綫以納晉兵比明畢登城處瑄送行營趙休請而食之陳張文禮尸於市趙王扶符者得趙王遺服於灰燼中晉王命祭而葬之以趙

八篇類集

卷之八

三

將符習爲成德節度使符習不敢當成德辭曰汝仗無後而未葬智當斯哀以葬之俟禮畢聽命既葬請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節度使從之晉王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習爲節度使習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初李嗣昭之死也晉王以李存進爲招討使命嗣昭子襲喪歸葬晉陽其子繼韜不受命帥兵擁喪歸潞州嗣昭七子繼倚常襲前素懦弱繼韜凶狡囚之計令士卒劫已爲留後晉王不得已改昭義曰安義以繼韜爲留後三月李繼韜爲留後終不自安幕僚魏珠牙將申蒙復從而間之曰晉朝無人終爲梁所併耳繼韜乃使弟繼遠詣大梁請降梁主大喜以繼韜爲節度使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晉王卽皇帝位國號大唐大赦改元以魏州爲興唐府建東京又於太原府建西京又以鎮州爲真定唐建北都唐唐國所有凡十三節度五十州時契丹屢入寇抄掠鎮運幽州食不支半年衛州爲梁所取潞州叛人情岌岌以爲梁未可取唐主患之會邢州將盧順密來奔先是梁節度使戴思遠屯楊村留順密與巡檢使劉遂厥都指揮使燕闌守邢州順密言于唐主曰

鄂州守兵不滿千人。遂嚴譴皆失衆心。可襲取之。唐主密召李嗣源於帳中。謀之曰。黑人心志吞澤潞。不備東方。若得東平。則潰其心腹。東平果可取乎。嗣源對曰。今用兵雖久。生民疲弊。苟非出奇取勝。大功何由成。臣願獨當此役。必有以報。帝悅。遂嗣源將所都精兵五千。自德勝趣鄂州。北及楊劉。日已暮。陰雨。道黑。將士皆不欲進。高行周曰。此天贊我也。彼必無備。夜渡河至城下。郡人不知。李從珂先登。殺守卒。啓關納外兵。進攻牙城。城中大擾。蔡鄂旦嗣源兵盡入。遂拔牙城。劉遂嚴嚴。大果帝大喜。曰。總管其奇才。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唐紀

主

吾事集矣。師以嗣源爲節度使。梁主聞鄂城失守。大懼。斬劉遂嚴。燕頤於市。罷戴思遠。招討使遣使詰讓。北而詣將段凝。王彥章等。趣令進戰。敬翔知梁已危。以繩內軌中。入見梁主曰。陛下并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經。梁主止之。聞所欲言。謂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軍。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王彥章代思遠。爲北而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蕃漢馬步都虞候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彥章勇決乘機激之。氣必來唐矣。宜謹備之。梁主召問王彥章。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

日左右皆失。天彥章出兩日。曉主滑州。辛酉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治者具。輜炭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趣德勝。天微雨。朱守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鑊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斬首數千級。時受命適三日矣。守殷以小舟載甲士濟河。救之不及。彥章進攻潘張麻家口。景店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質急趣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德勝。北城撤屋材爲柵。載兵柵浮河東下。助楊劉守。

八編類集

卷三十五 唐紀

主

守。僞徙其蜀糧薪炭於澶州。所耗失殆半。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舟行一岸。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闊。飛矢雨集。或全身覆沒。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已亡。王彥章段凝以十萬之衆。攻楊劉百道。俱進。晝夜不息。連巨艦橫亘河津。以絕援兵。城垂陷者數四。賴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還屯城南。爲連營以守之。楊劉告急於唐主。唐主遣李周以赴之。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略獵六月乙亥。至楊劉。梁兵斃甚重。覆嚴不可入。唐主患之。同討。

於郭崇韜對曰今彥章據守津要意謂可以坐取東平苟大軍不南則陳平不守矣臣請築壘於博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諜知徑來薄我城不能就願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令挑戰以綴之苟彥章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聞不通會梁右先鋒指揮使康延孝密請降於嗣源延孝者太原胡人有罪亡奔梁時緣段凝麾下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還書請唐主延光因言於上曰楊劉控扼已固梁人必不能取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上從之遣崇韜人焉

○朱重八集

將萬人夜發倍道趣博州至馬家口渡河築城晝夜不息唐主在楊劉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新城凡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人馳至父子急攻新城連巨艦十餘艘於中流以絕援路時板築僅畢城猶早下沙土疏惡未有樓櫓及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先之四面拒戰遣間使告急於上上自楊劉引大軍救之陳於新城兩岸城中望之爭氣大呼叱梁軍梁人斷絕連艦唐主嚴舟將渡彥章解圍退保鄆家口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密表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唐主不從秋七月唐主引兵循河而南彥章等奔鄆

家口復趣楊劉甲寅遊奕將李紹興敗梁遊兵於清丘舉南反疑以爲唐兵已自上流渡驚駭失色而數彥章尤其深入帝遣其弟李紹榮直抵梁營擒其斥候梁人益悉又以火截焚其連艦王彥章等聞唐主引兵已至鄆家口解馬劉圍走保楊村唐追逐之復屯德勝梁兵前後急攻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渴死者且萬人委棄糧餼仗鋤幕動以千計楊劉比至開解城中無食已三日矣王彥章疾趙張亂政及爲招討使謂所親曰待我成功還當盡誅奸臣以謝天下趙張聞之私相謂曰我輩幸死於沙陀不可爲彥章所殺相與協力傾之段凝素疾彥章之能而諂附趙張在軍中與彥章動相違戾有方沮撓之惟恐其有功潛伺彥章過失以聞於梁主每捷奏至趙張悉歸功於凝由是彥章功竟無成及歸楊村梁主信纔猶恐彥章旦夕成功難制徵還大梁使將兵會董季攻澤州甲子唐主至楊劉勞李周曰德勝善守吾事敗矣八月唐主自楊劉通與唐梁主會於滑州次河東北曹漢及鄆以限唐兵初梁主遣段凝監大軍於河上敬翔李振屢請罷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候其有通則社稷危矣至是凝厚賂趙張求爲招討使

期振力爭以爲不可越張主之竟代王彥章爲北面  
招討使於是宿將憤怒士卒亦不服康延孝帥百餘  
騎來奔唐主解所御錦袍玉帶賜之以爲南面招討  
帝屏人問延孝以梁事對曰段凝智勇俱無一旦居  
王彥章彥威之右自將兵已來事舉欲行伍以奉  
權貴梁主每出一軍不能專任將帥常以近臣監之  
竊爲所制近又聞欲數遣出兵令董璋引夾號澤潞  
之兵自石會關趨太原彥威以汝洛之兵自相衛  
邢洛寇鎮定王彥章張漢傑以禁軍攻鄆州段凝杜  
晏球以大軍當陛下夾以十月大舉臣竊觀梁兵聚  
則不少分則不多願陛下養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師  
精騎五千自鄆州直抵大梁擒其僞主旬月之間天  
下定矣唐主大悅罷諸將獨召郭崇韜問之對曰降  
者皆言大梁無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係楊劉自以  
精兵與鄆州合契長驅入汴彼城中虛既至必望風  
自潰苟僞主授首則諸將自降矣帝曰此正合朕志  
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吾行決矣司天奏今歲天  
道不利深入必無功上不聽王彥章引兵踰汝水將  
攻鄆州李嗣源遣從珂將騎兵逆戰敗其前鋒於遷  
坊鎮獲將士三百人斬首二百級彥章退保中都捷

奏至朝城上大喜謂郭崇韜曰鄆州告捷足壯吾氣  
命將士悉遣其家屬與唐冬才月唐主遣魏國夫人  
劉氏王于繼吸歸與唐與之次曰事之成敗在此一  
決若其不濟當聚吾家於魏宮而焚之王申唐主以  
大軍自楊劉渡河蔡西至鄆州中夜追軍踰汝以李  
嗣源爲前鋒甲戌旦遇梁兵一戰敗之追至中都圍  
其城城無守備少頃梁兵潰圍出追擊破之王彥章  
以數十騎走將軍李紹奇單騎追之識其聲曰王鉄  
槍也收稍刺之彥章重傷馬蹶遂擒之并擒郭監張  
漢傑等二百餘人斬首數千級彥章嘗謂人曰李亞  
子關雎小兒何足畏至是上謂彥章曰爾常謂我小  
兒今日服未又問爾名善將何不守兗州中都無壁  
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天命已去無足言者上惜彥  
章之執欲用之賜藥傳其創屢遣人誘諭之彥章曰  
余本匹夫蒙梁恩位至上將與皇帝交戰十五年今  
兵敗力竭死自其分縱皇帝憐而生我我何面目見  
天下之人乎豈有朝爲梁將暮爲唐臣此我所不爲  
也上復遣李嗣源自往諭之彥章卧謂嗣源曰汝非  
逆信惡乎彥章索輕騎嗣源故以小名呼之於是諸將  
稱賀唐主舉酒屬李嗣源曰今日之號公與崇韜之

方也歸從紹宏軍語。大事去矣。唐廷孝因請亟取人。梁李嗣源曰。兵貴神速。今彥章就擒。段凝未必知之。就使有人走告之。疑信之間。尚須三日。設若知吾所向。卽發救兵。直路則阻決河。須自白馬南渡。救萬之衆。舟楫亦難猝辦。此去大梁至近。前無山險。方陳橫行。晝夜兼程。信宿可至。段凝未離河上。友貞已爲吾擒矣。廷孝之言是也。請陛下以大軍徐進。臣願以千騎前驅。上從之。令下諸軍皆踊躍願行。是夕嗣源帥前軍倍道趣大梁。乙亥唐中發王都昇王彥章自隨。遣中使問彥章曰。吾此行克乎。對曰。段凝有精兵八萬。雖主將非材。亦未肯遽爾倒戈。殆難克也。上知其終不爲用。遂斬之。梁主日夜涕泣。不知所爲。置傳國寶於卧內。忽失之。已爲左右竊之。迎唐軍矣。戊寅或告唐軍已過曹州。塵埃漲天。趙岩謂從者曰。吾待溫許州厚。必不負我。遂奔許州。梁主謂皇甫麟曰。李氏吾世讐。理難降。首不可俟。彼刀鋸吾不能自裁。卿可斬吾首。麟泣曰。臣爲陛下揮劍死。唐軍則可矣。不可奉此詔。梁主曰。卿欲賣我耶。麟欲自剄。梁主持之曰。與卿俱死。麟遂殺梁主。因自殺。李振謂敬翔曰。有詔洗滌吾輩。相與朝新君乎。翔曰。吾二人爲梁宰相。君

得不能諫。罔亡不能救。新君若問。將何辭以對。是夕未曙。或報翔曰。崇政李太保已入朝矣。翔歎曰。李振謬爲丈夫。宋氏與新君世爲仇讐。今國亡君死。敬翔君不義。何面目入建國門乎。乃縊而死。諸敬翔李振首佐宋阻。共傾唐祚。契丹撒剌阿發叛。兄弃母貞恩。背國宜與岩等並族誅於市。自餘大武將吏一切不問。又詔追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毀其宗廟。祚主帝之與梁戰於河上也。梁指揮使陸思輝善射。常於箭上自識姓名。射帝中馬鞍。帝拔箭藏之。至是思輝從衆俱降。帝出箭示之。思輝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授龍武都指揮使。梁諸藩鎮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帝皆慰釋之。朱州節度使袁象先自來入朝。陝州留後霍彥威大之象先。章珍貨數十萬。偏路劉夫人及權貴伶官宦者旬日。中外爭譽之。恩寵隆異。已丑詔僞庭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及諸將校並不議改。更將校官吏先奔僞庭者一切不問。加崇韜守侍中。領成德節度使崇韜權兼內外。謀獻規益竭忠無隱。願亦薦引人物。賜滑州留後段凝姓名曰李紹欽。耀州刺史杜晏球曰。李紹威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張崇與梁朝復名全義。獻幣馬于計帝。命皇子繼岌皇



弟存紀等凡事之帝欲發采太祖墓斷棺焚其尸全義上言米溫雖國之深讐然其人已死刑無所加猶滅其家足以爲報乞免焚戮以存聖恩帝從之但錫其闕室削封樹而已匡因節度使溫緒入朝賜姓名曰李紹冲多資金帛賂劉夫人及權貴伶官旬日復遣還鎮郭崇韜曰國家爲唐雪恥溫緒發唐山陵殆徧其罪與米溫相埒耳何得復居方鎮天下義士其謂我何上曰人計之初已赦其罪克遣之李繼韜憂懼欲走契丹會有詔徵詣闕繼韜母楊氏善蓄財家資百萬乃與偕行資銀四十萬兩他貨稱其大布賂遣伶宦爭爲之言曰繼韜初無邪謀爲奸人所惑耳嗣昭親賢不可無後楊氏入宮泣請乃求哀于劉夫人唐主釋之寵待如故繼韜不自安潛遣弟繼遠書教軍士縱火冀復遣已撫安之事世被誅并斬繼遠荆南高季興入朝季興在洛陽唐主左右伶宦求貨無厭季興忿之唐主欲留季興郭崇韜諫曰陛下新得天下諸侯不過遣子弟將佐入貢惟高季興身自入朝當褒賞以勸來者乃羈留不遣葉信新義江四海之心非計也乃遣之季興謂將佐曰幾不免虎口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子十指上

得天下於伐如此則他人皆無功矣其誰不解惡又荒于禽色何能久長吾無慮矣乃繕城積粟招納梁舊兵爲戰守之備同光二年敕內官不應居外應前朝內官及諸道監軍并私家先所畜者不以貴賤並遣詣闕時在上左右者已五百人至是殆及千人皆給贍優厚委之重任以爲腹心內諸司使自天祐以來以士入代之至是復用宦者浸于政事旣而復置諸道監軍節度使出征或留闕下軍府之政皆監決之陵辱主帥怙勢爭權由是藩鎮皆憤怒帝以義武節度使王都將入朝欲開毬場張意曰此以行宮闕廷爲毬場前年陛下卽位於此其壇不可毀請開毬場於宮西數日未成帝命毀卽位壇憲謂郭崇韜此壇主上所以禮上帝始受命之地也若之何毀之崇韜從容言於帝帝立命兩度候毀之憲私於崇韜曰忘天而背本不祥莫大焉上以契丹爲憂與郭崇韜謀以威名稍將零落殆盡李紹斌位重素輕欲從李嗣源鎮真定爲紹斌聲援崇韜深以爲便徒李嗣源爲成德節度使帝性剛奸勝不欲權在臣下入洛之後倍伶宦之讒頗疎忌稍將李嗣源乞至東京朝覲不許郭崇韜以闕源功勳他重亦忌之私謂人曰繼

管令公非以爲人下者，皇家子弟皆不及也。密勸帝召之，相衛罷其兵權，又勸帝除之。帝皆不從。上又命宦者王九平、伶人景進、采擇民間女子，遠至太原、幽鎮，以充後庭，不啻三千人，不同所從來。上還自與唐載以牛車，繫繫盈路，張憲、諸營婦女亡逸者，子除人慮，扈從諸軍挾匿，以行其賞。皆入宮矣。帝至洛陽，昭復以洛陽爲東都，與唐府爲都。帝與宰相議伐蜀，咸勝節度使李紹欽、諸事宣徽使李紹宏、紹宏薦紹欽有蓋世奇才，雖孫吳不如可以大任。郭崇韜曰：「段凝亡國之將，奸詭絕倫，不可信也。」衆舉李嗣源。崇韜曰：「契丹方熾，總管不可。」離河朔魏王地當儲副，未立殊功，請依故事以爲伐蜀都統。成其威名。帝曰：「兄幼，豈能獨往當求其副？」既而曰：「無以易卿。」以魏王繼瑁充西川四面行營都使，崇韜充東、北、西行營都招討制置等使。軍事悉以委之。繼瑁崇韜至蜀，蜀主王衍降。是歲大饑，民多流亡。租賦不充，道路塗潦，漕輦艱澁。東都倉廩空竭，無以給軍士。租庸使孔鑑曰：「於上東門外望諸州漕運至者，隨以給之。」軍士乏食，有賴妻鬻子者。老弱採蔬于野，百十爲羣，往往餓死。流言怨望而帝遊畋不息。己卯，獵于白沙，皇后皇子

後宮畢從。庚辰，宿伊闕。李己宿澤泊王午，宿龔洞。癸未，還宮。時大雪，吏卒有僵仆於道路者。伊汝調饑尤甚，衛兵所過，責其供餉，不得則壞其什器，撤其室廬，以爲薪。是於寇盜，縣吏皆竄匿，山谷庸遣宦者馬承珪使蜀，劉后自爲教，與繼瑁命殺崇韜。同光四年，河中節度使李繼麟自恃與帝故舊，且有功，帝待之厚。苦諸伶宦求句無厭，遂拒不與。大軍之征蜀也，繼麟闕兵，遣其子令德將之以從。景進與宦官譖之曰：「繼麟聞大軍起，以爲討已，故驚懼，闕兵自衛。」又曰：「崇韜所以敢偏袒於馬者，與河中陰謀，內外相應，故也。」繼麟聞之，懼欲身入朝以自明。其所親止之。繼麟曰：「郭侍中功高於我，今日勢將危，吾得見主上面陳，則讒人獲罪矣。」繼麟入朝，魏王通謂李廷安獻蜀樂工二百餘人，有嚴旭者，王衍用爲蓬州刺史。帝問曰：「汝何以得刺史？」對曰：「以歌帝使歌而善之，許復故任。」景進共勸帝速除之。帝乃從繼麟爲義成節度使。是夜遣蕃漢馬步使朱守殷以兵圍其第。驅繼麟出，徹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曰朱友謙。時洛中諸軍饑窘，妄爲謠言，伶官舉之以聞於帝。故朱友謙、郭崇韜皆及於

禍成德節度使兼中書令李嗣源亦爲誣言所屬帝遣朱守殷察之守殷私謂嗣源曰令公勲業震主宜自圖歸藩以遠禍嗣源曰吾心不負天地禍福之來無所可避皆委之於命耳時伶宦用事勲舊人不自保嗣源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三月以李紹宏爲樞密使魏博指揮使楊仁最將所部兵戍瓦橋倉年代歸至貝州以鄆都空虛恐兵至爲變較留屯貝州天下莫知鄆崇緒之罪民間訛言云崇緒殺魏博自王於蜀故族其家朱友謙子建徽爲澶州刺史帝密敕鄆都監軍史彥瓊殺之門者白留守王正言曰史武德夜半馳馬出城不言何往又訛言云皇后以繼曠之死歸咎於帝已弑帝矣故急召彥瓊計事人情愈駭楊仁最部兵皇甫暉與其徒夜博不勝因人情不安遂作亂却仁最曰主上所以有天下吾魏軍力也魏軍甲不去體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天子不念舊勞更加猜忌遠戍輪年方喜代歸去家又不使相見今聞皇后弑逆京師已亂將士願與公俱歸仍表聞朝廷若天子萬福與兵致討以吾魏博兵力足以拒之安知不更爲富貴之資乎仁最不從暉殺之又劫小校不從

又救之效節指揮使趙在禮聞亂衣不及帶踰垣而走暉追及曳其足而下之示以二首在禮懼而從之亂兵遂奉以爲帥焚掠貝州詰旦暉等擁在禮南趣臨清永濟館陶所遣劉掠王辰晚有自貝州來告軍亂將犯鄆都者都巡檢使孫鐸等亟詣史彥瓊請授甲乘城爲備彥瓊旋鐸等有異志曰告者云今日賊至臨清計程須六日晚方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既爲亂必乘吾未備晝夜倍道安肯計程而行請使射帥衆乘城鐸募勁兵千人伏于王奔河逆擊之賊既勢挫必當離散然後可撲討也必俟其至城下萬一有奸人爲內應則事危矣彥瓊曰但嚴兵守城何必逆戰是夜賊前鋒攻北門弓弩亂發時彥瓊將部兵宿北門樓聞賊呼聲卽時驚潰彥瓊車騎奔洛陽於已賊入鄆都孫鐸等拒戰不勝亡去趙在禮據宮城署皇甫暉及軍校趙進爲馬步都指揮使縱兵大掠家推在禮爲魏博留後且表其狀北京留守張憲家在鄆都在禮厚撫之遣校以書誘憲憲不發封斬其使以聞從馬直指揮使郭崇謙本優人也優名郭門高帝與梁相拒於德勝募勇士挑戰從謙應募俘斬而退由是亦有寵帝選諸軍曉勇者爲親軍分置四

指揮號從馬直從謙自軍使積功至指揮使郭崇韜方用事從謙以叔父事之及崇韜得罪從謙數以私財饗馬直諸校對之流涕言崇韜之冤及侍衛王溫作亂帝戲之曰汝既負我附崇韜又教王溫反欲何爲也從謙益懼既退陰謂諸校曰主上今以王溫之故俟郭都平定盡阮若曹家之所有至盡市酒肉勿爲久計也由是親軍皆不自安帝以問少子薦命嗣源將親軍討郭都嗣源至郭營於城西南甲子嗣源下令軍中詰旦攻城是夜從馬直早士張破敗作亂帥衆大譟殺都將焚營舍詰旦亂兵逼中軍嗣源帥

親軍拒戰不能敵亂兵益熾嗣源叱而問之曰爾曹欲何爲對曰將士從主上十年百戰以得天下今上棄恩任戚貝州戍卒思歸主上不赦云克城之後當盡阮魏博之兵近從馬直數卒誼親邀欲盡誅其衆我衆初無叛心但畏死耳今郭譏欲與城中合勢擊退諸道之軍請主上帝河南令公帝河北爲軍民之主嗣源泣諭之不從嗣源曰爾不用吾言任爾所爲我自歸京師亂兵拔白刃環之曰此輩虎狼也不識尊卑令公去欲何之因擁嗣源及李紹真等入城城中不受外兵皇甫暉逆擊張破敗斬之外兵皆潰趙

在禮帥諸校迎拜嗣源泣謝曰將士輩負令公敢不惟命是聽嗣源說在禮曰凡舉大事須藉兵力今外兵流散無所歸我爲公出收之在禮乃聽嗣源紹真俱出城宿魏縣散兵稍有至者李嗣源之爲亂兵所逼也李紹榮有衆萬人營於城南嗣源遣牙將七人相繼召之欲與其誅亂者紹榮疑嗣源之詐留使者閉壁不應及嗣源入郭都遂引兵去嗣源在魏縣衆不滿百又無兵仗李紹真所將鎮兵五千聞嗣源得出相帥歸之由是嗣源兵稍振嗣源泣謂諸將曰吾明日當歸藩上章待罪聽主上所裁李紹真及中門使安重誨曰此策非宜公爲元帥不幸爲凶人所劫李紹榮不戰而退歸朝必以公籍口公若歸藩則爲據地邀君適足以實讒慝之言耳不若星行詣闕面見天子庶可自明嗣源曰善丁卯自魏縣南趣相州遇馬坊使康福得馬數千匹始能成軍李紹榮自郭都退保衛州奏李嗣源已叛與賊合嗣源遣使上章自理一日數輩嗣源長子從審爲金槍指揮使帝謂從審曰吾深知爾父忠厚爾往諭朕意勿使自疑從審至衛州紹榮因欲殺之從審曰公等既不亮吾父吾亦不能至父所復請還宿衛乃釋之帝憐從審

賜名繼璋待之如子。是後嗣源所奏皆爲紹榮所遏不得通。嗣源由是疑懼石敬瑭曰：「大事成於果決而敗於猶豫，安有上將與叛卒入賊城而他日得保無恙乎？」大梁天下之要會也，願假三百騎先往取之。若幸而得之，公宜引大軍亟進，如此始可自全矣。騎指揮使康義成曰：「主上無道，軍民怨怒，公從衆則生，守節則死。」嗣源乃令安重誨移檄會兵。嗣源家在真定，虞候將王建立先斬其監軍。由是嗣源養子從珂自橫水將所部兵由孟縣趨鎮州，與王建立軍會。倍道從嗣源。嗣源以李紹榮在衛州謀自白，皐濟河分三日騎使石敬瑭將之前驅。李從珂爲殿，於是軍勢大盛。癸酉，詔懷遠指揮使白從暉將騎兵扼河陽橋。帝乃出金帛，給賜諸軍，樞密宣徽使及供奉內使景進等皆獻金帛以助給賜。軍士負物而詒曰：「吾妻子已死，得此何爲？」或勸李繼瑒宜早自脫。繼瑒終無行意。帝屢遣繼瑒詣嗣源，繼瑒固辭，願死於帝前。以明赤誠。帝聞嗣源在黎陽，強遣繼瑒渡河召之。道遇李紹榮，紹榮殺之。帝遣過雙子谷，道狹，每遇衛士執兵仗者，輒以善言撫之曰：「適報親王又進西川金銀五十萬到京，當盡給爾曹。」對曰：「陛下賜已晚矣。」人亦不

感聖恩。帝流涕而已。亂兵開興教門，掠城而入。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獨散員都指揮使李彥卿及宿衛軍校王全斌等十餘人，力戰，俄而帝爲流矢所中，虜坊人善友扶帝自門樓下至絳霄殿廡下，抽矢渴飲。求水，皇后不自省視，遣宦者進酪，須臾帝殂。李彥卿等慟哭而去。左右皆散。善友歛廡下樂器，覆帝尸而焚之。劉后囊金寶繫馬鞍，與申王存渥及李紹榮引七百騎焚嘉慶殿，自獅子門出走。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奔南山。宮人多逃散。朱守殷入宮，選宮人三十餘人，各自令取樂器珍玩，內於其家。於是諸軍大掠都城。李嗣源自立爲帝，天成二年。子從厚爲河南尹，從榮爲北都留守，從容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謂從厚也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告其佐楊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爲自固之備。其以恨以告副留守馮質，質密奏之。唐主召思權詣闕，亦弗之罪。及質入爲宣徽使，請執政曰：「從榮剛僻而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弟皇子，皆善俳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跨僕馬，習尚

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而  
事之講禮義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  
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小嗣建儲臣  
未敢輕議至于恩澤賜與之間昏姻有侍之際嫡庶  
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幸唐主賞嘆其言  
而不能用也唐殺其太子次師致仕安重誨三年奉  
王從榮喜爲詩聚浮華之士高輩等於幕府與相唱  
和爲人騰視輕能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  
死王淑妃孟漢瓊宣傳制命石敬瑭兼六軍諸衛副  
使其妻承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疾敬瑭不欲  
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會契丹欲入寇唐主  
命澤河東帥敬瑭欲之遂以微塘鎮河東敬瑭至晉  
陽以部將劉知遠爲都押衙委以心腹唐主疾作大  
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自知不爲  
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旦稱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爲  
時論所與恐不能爲嗣與其黨欲以兵入侍先制權  
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樞密使朱弘昭爲贊曰吾欲  
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入曰主上萬福王  
宜竭心忠孝不可妄言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  
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

漢瓊召親軍都指揮使康義成謀之義誠竟無言從  
榮將步騎千入陳于天津橋道馬處鈞至馮贇等語  
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臾耳贊馳入右掖  
門見弘昭義誠漢瓊贊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  
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侯秦王  
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不對監門白秦王  
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贊隨之  
義誠不得已亦隨之人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  
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度置勿驚百  
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  
吾與汝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爲人  
所教爲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卽帥控  
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質使將五百  
騎討從榮從榮走歸於徐佐皆窺匿牙兵潰去皇城  
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感絕而復蘇  
由是疾復劇時宋王從厚爲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  
徵之十一月唐主亶殂于從厚立

八綱類纂卷之二百二十九

左編

鎮類

唐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祁人。霍河中牙將。時觀軍士子夜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官楊玄寔。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枝辱之。答曰。夜半執者。姦盜執知天子爪士。重榮多權諂。雖主帥其不下之。稍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累節度使李都。不能支。刀臣賊然。內憚重榮。表以自副。以逼京師。賊調取援數使

者。至百輩坐傳舍。益發兵。重榮脇說都曰。我所以謀謀紓難。以外援未至。今賊哀日急。又收吾兵以困我。則亡無日矣。請絕極嬰城自守。不然變生。何以制之。都曰。吾兵寡。謀不足絕之。禍且至。願以節假公。遂辭行在。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因太原居人以悅。其下。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滂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率官屬迎滂至。大饗士。倡言曰。天子以臣守土。誰得逐之。爲我疏首惡者。衆無敢對。重榮佩刀歷階曰。首謀者我也。尚誰索。目演更趣具驕。滂即奔還。重榮主留後。賊使徒將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

是

自華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厲士衆。大戰敗之。賊棄糧仗四十餘艘。即拜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屯武。攻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於華州。執以狗賊使尚讓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於西關門。於是出兵夏陽。掠河中漕米數千艘。重榮選兵三萬攻溫。溫懼。悉繫舟沈於河。遂舉同州降。復光欲斬之。重榮曰。今招賊一切釋罪。且溫武銳可用。殺之不祥。表爲同華節度使。有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果喪二州。怒甚。目將精兵數萬。壅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軍渭北。倚角攻之。賊大敗。巢中流矢

走重榮兵。亦死。耗相當。懼巢復振。憂之。詔復光曰。我世與李克用共憂患。其人忠不顧難死。義如已。若乞師焉。事獲不濟。乃遣使者約運和。克用使將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率師從之。遂兵巢。復京師。以功封瑯琊郡王。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於時時盜甫定。國用大乏。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爲神策軍使。建請二池領屬。監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輸鹽三千乘。于有司則斥所餘以之。軍天子遣使者詔。肯不聽。令孜使重榮克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召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勸令孜離間方鎮。令孜

遣邳寧未攻進討壁沙苑重榮給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致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帝數詔和解克用合河中兵戰沙苑攻大敗奔邳州神策軍潰還京師遂大掠克用乘勝西天子走鳳翔俄嗣襄王煚即位重榮不受命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殺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兩人聽命即獻縑十萬願討攻自贖崇望還群臣皆賀重榮遂斬煚長安復平

石晉李守貞

李守貞河陽人也晉高祖鎮河陽以爲客將其後嘗從高祖高祖即位拜客省使監馬全節軍破李金全於安州以功拜宣徽使出帝即位楊光遠反召莽丹入寇守貞領義成軍節度使爲侍衛親軍都虞候從出帝幸澶州麻答以奇兵入鄆州渡馬家口柵於河東守貞馳往破之莽丹兵多溺或獲馬數百匹裨將七十餘人徙領泰寧軍節度使以兵二萬討光遠光遠降其故吏朱顏悉取光遠寶貨名姬善馬獻之守貞守貞德之陰置顏麾下是時凡出師破賊以有德音赦其餘類而光遠黨與十餘人皆以命捕之甚急

樞密使桑維翰緩其制書久而不下言事者告顏匿守貞所詔取顏殺之守貞大怒乃與維翰有隙引帝再幸澶州杜重威爲北面招討使守貞爲都監晉兵素驕而守貞重威爲將皆無節制行營所至居民索鬻一空至於草木皆盡其始發軍也有賜齋曰挂甲錢及班師又加賞勞曰卸甲錢出入之費常不下三十萬由此晉之公私重困初晉高祖引莽丹入寇唐主自將禦之大敗以趙德鈞爲行營都統德鈞與其子延壽降莽丹唐遂以公延壽敵爲莽丹將兵寇晉及是時出帝遣人以書招延壽使歸國延壽許言思歸願得晉兵爲應而莽丹高平翰亦詐以瀛州降出帝以爲然命杜重威等將兵應之初晉大臣皆言重威不忠有缺望之心不可用乃用守貞是時重威鎮魏州守貞常將兵往來過重威待之甚厚多以戈甲金帛奉之出帝嘗謂守貞曰卿常以家財散士卒可謂忠於國者乎守貞謝曰皆重威與臣者因請與重威俱北於是卒以重威爲招討使守貞爲都監屯於武強莽丹寇與定守貞等軍於中渡遂與重威降于莽丹莽丹以守貞爲司徒莽丹犯京師拜守貞天平節度使漢高祖入京師守貞來朝拜太保河中節度



使高祖自將攻鄭重威勢窮乃素服出見高祖高祖赦重威拜檢校太師以重威歸京師高祖病甚顧大臣曰善防重威高祖崩祿不發喪大臣乃共誅之守貞懼不自安乃聚兵西據潼關招誘州冠所在竊發襲遣白文珂常恩等出軍擊之已而王景崇又以鳳翔反景崇與思綰遣人推守貞爲秦王守貞拜景崇等官爵又遣人間以蠟先書遺安蜀莽丹使出兵以牽滅文珂等攻景崇思綰又無功隱帝乃遣樞密使郭威率禁兵將文珂等督攻之諸將皆請先擊景崇思綰節度使扈彥珂謂威曰三叛連衡以守貞爲主

守貞先敗則景崇思綰可傳聲而破矣若舍近圖遠使守貞出兵于後思綰景崇拒戰於前則漢兵屈矣威以爲然遂先擊守貞是時馮道拒居河陽威初出兵過道家問策道曰君知博乎威少無賴好蒲博以爲道讓之色怫然而怒道曰凡博者錢多則多勝錢少則多敗非其不善博所以敗者勢也今合諸將之兵以攻一城較其多少勝敗可知威意大愜謀以遲久困之

### 唐李茂貞

李茂貞深州博野人也本姓宋名文通爲博野軍卒

皮鳳翔黃巢犯京師鄭畋以傳野軍擊賊茂貞以勅自隊長還軍校光殺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興元攻遣王行瑜攻大散關茂貞取行瑜於大唐峰明年攻遂敗死茂貞以功拜武定軍節度使賜以姓名扈驛東歸至鳳翔鳳翔節度使李昌符與天成都頭楊守立爭道以兵相攻昌符不勝走隴州僖宗遣茂貞追擊殺昌符以功拜鳳翔隴右節度使太順二年樞密使楊復恭得罪奔於興元興元節度使楊守亮復恭之養子也納之茂貞乃上書言復恭父子罪皆當誅因自請爲山南相討使昭宗以宦者故難之未許茂

貞擅發兵攻破興元復恭父子見殺茂貞表其子繼懿惟知興元軍府事昭宗乃徙茂貞山南西道節度以宰相徐彥若鎮鳳翔茂貞不奉詔上表自諭曰但慮軍情忽變戎馬難驅徒令旬服生靈因茲受弊未審乘輿播越自此何之昭宗以茂貞表辭不遜不能悉以問宰相杜讓能讓能以謂茂貞地大兵強而唐功未可以致討鳳翔又近京師易以自危而難於後誅他日雖欲舉兵錯以謝諸侯恐不能也昭宗怒曰吾不能辱孱坐受凌辱乃責讓能治兵而以軍王嗣周爲京西招討使令下京師市人皆知不可相與舉

承天門進卒相請無舉兵爭投瓦石擊宰相宰相下  
與而走公其堂印人情大恐昭宗意益堅單王率  
駕軍五十回都戰于盤屋唐軍敗潰茂貞遂犯京師  
屯于三橋昭宗御安福門綏兩樞密以謝茂貞使罷  
與茂貞與讓能素有隙因曰謀舉兵者非兩樞密乃  
讓能也陳兵臨驛請殺讓能讓能曰臣聞先言之  
矣惟殺臣可以解國難昭宗泣下沾襟讓能爲雷  
州司戶參軍賜死茂貞乃罷兵明年河中節度使王  
重盈率其諸子珂珙爭立晉王李克用請立珂茂貞  
與韓建王行瑜請立珙昭宗不許茂貞等怒率三鎮  
兵犯京師謀廢昭宗立吉王朱果而晉王亦舉兵茂  
貞懼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磎留其養子繼鵬以兵二  
千宿衛而去晉兵至河中繼鵬與行瑜弟行實等爭  
劫昭宗出奔京師大亂昭宗出居於石門茂貞以兵  
至鄠縣斬繼鵬晉兵以破王行瑜還軍渭北請討茂  
貞昭宗以謂晉遠而茂貞近因欲庇之以爲德而真  
繼鵬之可恃也且茂貞已殺其子而自贖矣乃詔罷  
歸晉兵克用嘆曰唐不誅茂貞變未已也昭宗自石  
門還益募安里捧宸等軍萬餘人以諸王將之茂貞  
謂唐將討也亦治兵請觀京師大恐茂貞遂犯京師

昭宗出居於華州久之加拜茂貞尚書令封岐王其  
後昭宗爲宦者所廢既反正宰相崔胤欲借梁兵誅  
諸宦者陰與朱溫謀之中尉韓全誨等亦倚茂貞之  
強以爲外援茂貞遣其子繼筠以兵數萬宿衛京師  
宦者恃岐兵益驕不可制天復元年胤召朱溫以西  
梁軍至同州全誨等懼與繼筠劫昭宗幸鳳翔梁軍  
圍之逾年茂貞每戰輒敗閉壁不出城中薪食俱盡  
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凍餓死者日以千數米斗值錢  
七千至燒人屎糞尸而食父自食其子人有爭其肉  
者曰此吾子也汝安得而食之肉斤值錢百狗肉  
斤值錢五百父甘食其子而人肉賤於狗天子於宮  
中設小唐遺宮人自屑豆麥以供御自後宮諸王十  
六宅凍餓而死日三四城中人相與邀遮茂貞以求  
路爲生茂貞窮愚謀以天子與梁以爲解昭宗謂茂  
貞曰朕與六宮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附傳安能不  
與梁和平三年正月茂貞與梁約和斬韓全誨二十  
餘人傳首梁軍梁圍解天子雖得出然梁遂劫東遷  
而唐亡茂貞非惟亡唐亦自困矣溫篡諸侯之強者  
皆相次稱帝獨茂貞不能俱稱岐王

吳少誠

吳少誠、幽州路人、客荆南、節度使、度、準、器之、留焉、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學、義、必、叛、密、書、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權、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既、又、殺、之、衆、乃、其、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使、留、後、初、陳、仙、奇、舉、淮、西、降、纔、數、月、謀、殺、其、兵、于、京、西、防、秋、仙、奇、遣、都、知、兵、馬、使、蘇、滿、悉、將、淮、西、精、兵、五、千、人、以、行、會、仙、奇、爲、少、誠、所、殺、少、誠、悉、遣、人、召、門、槍、兵、馬、使、吳、法、超、策、使、引、兵、歸、滿、不、之、知、法、超、等、引、步、騎、四、千、自、鄆、州、叛、歸、上、急、

唐書

卷之九

七

遣、中、使、敕、陳、號、觀察、使、李、泌、發、兵、防、遏、勿、令、濟、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邀、擊、之、賊、衆、大、敗、英、岸、追、至、永、寧、東、賊、皆、潰、入、山、谷、吳、法、超、帥、其、衆、趣、長、水、都、將、燕、子、楚、擊、之、斬、法、超、殺、其、士、卒、三、分、之、二、上、命、汴、州、刺史、劉、玄、佐、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千、餘、人、至、汴、州、盡、殺、之、其、潰、兵、在、道、多、爲、村、民、所、殺、得、至、申、蔡、者、纔、四、十、七、人、吳、少、誠、以、兵、少、悉、斬、之、以、聞、且、遣、使、幣、謝、李、泌、爲、其、破、叛、卒、故、泌、執、潰、卒、六、十、餘、人、送、京、師、詔、悉、腰、斬、于、鄆、州、以、令、防、秋、之、衆、貞、元、五、年、進、拜、節、度、使、久、之、曲、環、卒、少、誠、聞、陳、許、無、帥、以、兵、圍、許、州、掠、臨、

賴、陳、州、刺史、上官、說、知、陳、許、留、後、遣、大、將、令、忠、將、兵、三、千、救、之、皆、爲、少、誠、所、虜、項、之、以、說、爲、陳、許、節、度、使、少、誠、遂、圖、許、州、說、欲、弃、城、走、管、田、副、使、劉、昌、喬、止、之、曰、城、中、兵、足、以、辦、賊、閉、城、勿、與、戰、不、過、數、日、賊、氣、自、衰、吾、以、全、制、其、弊、蔑、不、克、矣、少、誠、晝、夜、急、攻、昌、喬、募、勇、七、千、人、鑿、城、出、擊、少、誠、大、破、之、城、出、是、全、少、誠、又、寇、西、華、陳、許、兵、馬、孟、元、陽、拒、却、之、陳、許、兵、馬、使、安、國、寧、與、上、官、說、不、叶、謀、翻、城、應、少、誠、劉、昌、喬、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緋、伏、兵、要、巷、見、持、緋、者、悉、斬、之、無、得、脫、者、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以、進、討、以、

唐書

卷之九

一

韓、弘、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少、誠、遣、使、與、宣、武、節、度、使、劉、全、諒、約、其、攻、陳、許、以、陳、歸、宣、武、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少、誠、由、是、失、勢、于、順、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舍、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官、人、監、軍、頗、進、退、互、爲、異、見、既、戰、小、振、河、諸、師、未、交、而、潰、奔、輜、伏、不、贊、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遁、餒、渴、水、汁、全、義、之、賊、少、誠、得、帳、中、諸、公、書、

數百番持以詔泉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發蔡日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絕向順意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耶洗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悞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官者監諸道軍劍南帛奉上言以爲不如擇重兵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鉞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攘翦元慙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厚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何足輕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十七年韓全義至長安實文場爲掩其貶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上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元和四年少誠死吳少陽代之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驍親近無間少陽度少誠猜恐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中州刺史少誠病亟家奴矯召少陽至攝副使總軍事於是少誠子自稱留後憲宗以王承宗方跋故以少陽爲節度

使少陽不立錄後籍隨日賦歛於人地家原澤益畜馬時時掠齊州茶山劫商賈招四方公命以實其軍不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主兵帝遣大醫往視即賜百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子也董重質者少誠壻也勇悍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田壽之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舟師襲潤州拔之遣奇兵掩商鄆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捷東南則荆衡黔巫傳一矢可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嶧嶺三日襲東都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猶豫不能用少陽死四十日不爲輟輒易將增戍以須髮會傳言董重質殺元濟族其家古甫因請爲少陽輟朝遣使吊賻而元濟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葉掠襄城陽翟時許汝洛居人皆竄伏榛莽間剽掠千餘里關東大恐帛使至弗克入而還初吳少陽聞信州人吳武陵名邀以爲賓交武陵不答及元濟反武陵以書諭之曰足下勿謂部曲不我欺人情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反足下場地而處則其情可知矣乃詔烏重胤引軍壓其境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總兵臨屯柝山南東道詔節

度嚴銳爲申光蔡等州都推使以中入崔瀆凌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既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綬屯蔡西鄆師小勝不設備爲賊襲賊子礮丘退保唐州會裴茂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董重質李祐李愬趙晔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賊抗王師有少誠少陽舊風而李師道懼盛出入章陵雍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李文通引兵與賊將董重質戰史策岡敗之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董愬合擊賊小潞河敗之夷其屯塹天子責綬失機以李

人編類集

卷之重九

三

遜爲襄復鄧均房節度使擢高霞寓唐鄆節度使朝議以唐與蔡接故使霞寓專事攻戰而遜調五州之賦以餉之諸軍大合文通敗淮西兵于固始拔鐵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壁次鐵城賊僞奔霞寓窮追伏兵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圍之監軍李謙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通守唐州元濟以霞寓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光顏敗鄆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賊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拜光顏校校尚書左備射重

微右僕射詔旨約束屬賞罰諸將恐懼貶霞寓以哀法代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鄆節度使初至淮潁水運使楊子院朱自淮陰沂淮入潁至項城入潁輪于鄆城以饋討淮西諸軍省汴運之費七萬緡元濟食盡士卒食菱芡魚鼈皆竭民苦饑四潰元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僞置鄆城吳房於行營以緩新附官軍與淮西兵夾潁水而軍陳許兵馬使王沛先引兵五千度潁水據要地爲城於是河陽宣武河東魏博等軍相繼皆度進逼鄆城丁亥李光顏敗淮西兵三萬於鄆城走其將張伯良已丑李愬

人編類集

卷之重九

三

遣山河十將董少玢等分兵攻諸懼其日少玢下馬鞍山拔路口欄夏四月辛卯山河十將馬少良下嵯岬山擒淮西將柳子野吳元濟以蔡人董昌齡爲鄆城質其母楊氏楊氏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圍青陵絕鄆城歸路鄆城守將鄧懷金謀於昌齡曰之歸國懷金乃請降於李光顏曰城人之父母妻子皆在蔡州請公未攻城吾舉烽火救兵至公逆擊之蔡兵必敗然後吾降則父母妻子庶免矣光顏從之乙未昌齡懷金舉城降光顏引兵入據之吳元濟聞

郿城不守，甚懼。時董重質將驃軍守涇口，元濟悉發親近及守城卒詣重質以拒之。李愬山、河、十將、鵠、雅、田、智、榮、下、治、爐、城、丙、申、十、將、闔、士、榮、下、白、狗、汶、港、二、橫、葵、卯、鵠、雅、田、智、榮、破、西、平、丙、午、遊、奕、兵、馬、使、王、義、破、楚、城、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欄、十、餘、所、執、丁、士、良、吳、秀、林、皆、賊、魁、者、賊、師、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郿、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愬、又、襲、破、關、山、元、濟、知、衆、數、潰、而、外、失、秀、林、等、因、奉、表、請、束、身、非、關、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與、橋、得、守、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

入集通纂 卷之五十五

主

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傳城下又嘗敗韓全義于頤以是兵驕無所憚國恃陂浸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克一二縣帝既責罷雷滋等諸將乃用命詔陰山府起沙陀、曩騎及鄆、鄆、勇、卒、濟、師、命、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請、將、丞、戰、不、勝、度、至、大、勞、濟、士、皆、感、激、請、戰、間、遣、任、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不、得、降、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衆、元、時、曲、祐、爲、愬、謀、曰、蔡、之、守、者、市、人、疲、卒、耳、勁、皆、在、外、若、直、搗、縣、寧、賊、成、擒、矣、愬、然、之、

以精兵夜襲蔡坎坦入之成者不知也賊恃董重質兵在涇曲不虞師之至及愬攻內城防卒尚千餘接戰元濟始驚被甲乘城以待重質重質降愬而李進誠取賊庫兵卽攻之明日燒其門民相率抱薪增火王師縱射城上鐵可拾也居二日門壞元濟舉族傳之長安申光戌兵尚三萬皆降帝御興安門受俘羣臣稱賀以元濟獻廟社徇於市斬之卒二十五夜失其首妻沈沒入掖庭二弟三男子流江陵皆殺之貶淮西降將董重質爲春州司戶重質爲吳元濟謀主屢破官軍上欲殺之李愬奏先許重質以不死乃特

入集通纂 卷之五十五

主

原之

唐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兗州慷慨尚氣馬燧爲三城鎮退使雅知之表爲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卽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爲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跋扈不喜出爲岳州相與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者杞倉卒不暇取他吏卽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卽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傷赦二

昇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  
其首因送偽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悲汗不自勝建封  
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服治也希烈又署杜少  
誠爲淮南節度使納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  
秋相拒之賊不能東還圓緣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  
死是時四方尚多故乃繕陞陞益治兵四鄙附悅希  
烈使果帥悍卒來戰建封皆汴鄭之貞元四年拜御  
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李洧以徐降洧卒高承宗獨  
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於是李泌建言東  
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埭橋爲江淮計只今徐刺史  
高明應其少脫爲李納所并以挺餉路建失江淮也  
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  
帥又賢即濶青震矣帝曰善徐是徐復爲雄鎮久之  
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時宦者主官市置數  
十百人閭物屋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帝市  
則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選閭閻所奉及  
齎餽至有重荷趨歸而從反者有農賣一騾燕官人  
以數尺帛易之又取他費且騾驢入宮而農納絳繭  
實散逸去不許志曰惟有處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  
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注賑然市不廢也諫臣交

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開爲帝言之帝頗順聽會  
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錢逋積負決無可斂  
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金吾大將軍李輪奸  
刺細事思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制詔官師過  
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日賜宴曲江特詔  
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延渾  
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勲寵卓絕未有以詩餞者帝又  
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  
爲賦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  
夏卿代之未至而封建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許孟  
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 唐王智興

王智興懷州溫縣人也事刺史李洧及李納謀反欲  
害洧洧遂以徐州歸國納怒以兵攻徐甚急智興能  
行不四五日齋表京師求據德宗發朔方軍五千人  
隨智興赴之滑青圍解自是智興與藩積財賄以賂權  
勢增其聲譽用度不足稅酒口以哀益之累加至檢  
校僕射司空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  
親督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軍三萬自備五月糧餉  
朝廷嘉之初同捷狂桀犯命濟之以王延濬王師經

年無功及智與拔棹州賊大懼諸軍稍務進取錄智  
典首功加守太傅封鴈門郡王賊平入朝

### 唐韓建

韓建字佐時許州長社人也少爲蔡州軍校練忠武  
軍將鹿晏弘復楊復光攻黃巢於長安巢已破復光  
已歿晏弘與建等無所屬乃以麾下兵西迎僖宗於  
蜀所過攻劫行至興元逐牛叢據山南已而不能中  
晏弘東走許州建乃奔于蜀拜金吾衛將軍僖宗還  
長安建爲潼關防禦使華州刺史華州數經大兵戶  
口流散建少賤習爲農事乃拔荆韓督民耕植出入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一

間里問其疾苦建初不知書乃使人題其所服器皿  
牀榻爲其名目以記之久而漸通文字見玉篇喜曰  
吾以類求之何所不得也因以通音韻聲偶暇則課  
學書史是時天下已亂諸鎮皆武夫獨建撫輯兵民  
又好學荆南成汭時昌姓郭亦善緝荆楚當時避爲  
北韓南郭大順元年以兵屬張濬伐晉濬敗建避歸  
河中王重盈死諸子珂珙等立晉人助珂建與王行  
瑜李茂貞助珙昭宗不許建等大怒以三鎮兵犯京  
師昭宗見建等責之行瑜茂貞惶恐戰汗不能語獨  
建前自陳述乃殺宰相韋昭度李瑒等謀廢昭宗會

晉舉兵且至建等懼乃還晉兵問罪三鎮兵傳華州  
建登城呼曰敵已未嘗失禮於大國何爲見攻晉人  
曰君以兵犯天子殺大臣是以討也已而與晉和乾  
寧二年李茂貞復犯京師昭宗將奔太原次渭北建  
遣子允請幸華州昭宗又欲如鄜州建追及昭宗於  
富平泣曰藩臣極強非止茂貞若舍近畿而巡撫塞  
乘輿渡河不可復矣昭宗亦泣遂奔華州是時天子  
孤弱獨有殿後及殿前三都將李筠等兵千餘人爲  
衛以諸王將之建已得昭宗幸其鎮遂欲制之因請  
罷諸王兵將散去殿後諸軍累表不報昭宗登齊樓  
太編類集

卷之三

千

西北顧望京師作菩薩蠻詞三章以思歸其卒章曰  
野煙生碧樹陌上行人去安得有英雄迎歸大內中  
酒酣與從臣悲歌泣下建與諸王皆屬和之建心尤  
不悅因過人告諸王謀殺建劫天子幸他鎮昭宗召  
建將辯之建稱疾不出乃遣諸王自詣建辯之建不  
見請送諸王十六宅昭宗難之建乃率精兵數千圍  
行營請誅李筠昭宗大懼遽詔斬殺悉散殿後及三  
都衛兵幽諸王於十六宅昭宗益悔幸華遣延王戒  
至使於晉以謀與復戒不還建與中尉劉季述誣謀  
反以兵圍十六宅諸王登屋呼呼遂見殺昭宗無如



從行昭宗東遷建從至洛昭宗舉酒屬溫與建曰建都之後國步小康社稷安危係卿二人次問皇后舉錫建踴躍足溫乃佯醉去建出謂溫曰天子與官人眼語幕下有兵伏殿恐公不免也溫以故允德之表建平盧節度使溫篡位拜司徒同平章事溫性剛暴臣下莫敢諫諍惟建時時有言溫優容之溫郊於洛建爲大禮使罷相出鎮許州溫崩許州兵亂見殺

### 石晉安從進

安從進振武索葛部人也祖父昔事後唐爲騎將從進初從莊宗於兵間爲護駕馬軍都指揮使明宗時爲保義軍節使未嘗將兵征伐度安從進自立於夏州從進嘗一以兵往卒亦無功愍帝即位爲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潞王反鳳翔從進巡檢京城殺樞密使馮質送款于安珂愍帝出奔從進將至京師從進率百官班迎于郊清泰中從鎮山南東道晉高祖即位加同平章事高祖取天下不順常以此懸藩鎮多務過爲姑息而藩鎮之臣或不自安或心慕高祖所爲謂舉可成事故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從進最後反然皆不免也自范延光反鄭從進奮異志恃江爲險和集三命益置軍兵南水貢輸道出襄陽者多擅留

之趙遷商旅皆懸以充軍與安重榮陰相劫托期爲表裏高祖慮之謀從進使人謂曰東平王建立來朝願還鄉里已從上黨朕在青州以待卿卿謀樂行朕即降制從進報曰移青州在濮江南臣即赴任高祖亦優容之天福六年安重榮執殺并丹使者反述見高祖爲之幸鄭王重貴留守京師宰相和凝曰陛下且非從進必反何以制之高祖曰卿意奈何凝曰臣聞兵法先人者奪人願爲空名勅十數通授鄭王有急則命將以往從進以高祖北遂反鄭王以空名勅授李建崇等討之從進引兵攻鄉州不克進至胡陽遇建崇等大時以爲神速復爲野火所燒遂大敗從進數千時奔還襄陽高祖遣高行周圍之踰年糧盡從進自焚死執其子及將佐四十三人送京師高祖御樓受俘獨于市而斬之

### 唐楊行密

楊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五百斤唐僖宗中江淮舉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元其狀貌釋從之復應舉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罵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拜將好言問行密行何所從行密奮

然曰惟少公頭爾即斬其首携之而出因起兵爲亂  
自號入首都知兵馬使刺史即切復奔城走行密遂  
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即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  
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  
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因駢召宣州秦彥人  
揚州行密不得入屯於蜀岡光啟三年六月秦彥遣  
畢師鐸秦稠將兵八千出城西擊行密稠戰死士卒  
死者十七八城中乏食樵採路絕宣州軍始食人八  
月秦彥以前蘇州刺史張雄兵強冀得其用以僕射  
告身投雄廣陵人號以金玉珠纒詣雄軍買食通犀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帶一得米五升錦囊一得據五升雄軍既富不復肯  
戰未幾復助行密彥悉出城中兵萬二千人遣畢師  
鐸將之陳于城西延袤數里軍勢甚盛行密安臥帳  
中曰賊近告我牙將李宗禮曰衆寡不敵宜堅壁自  
守徐圖還師李濤怒曰吾以順討逆何論衆寡大軍  
至此去將安歸濤願將所部爲前鋒保爲公破之行  
密乃積金帛米穀於一寨使老嫗守之多伏精兵于  
其傍自將十餘人衝其陳兵始交行密陽不勝而走  
廣陵兵追之人空寨爭取金帛米伏兵四起廣陵  
衆亂行密縱兵擊之俘斬殆盡積尸十里溝瀆皆滿

師鐸畢騎僅免自是彥不復言出師矣師鐸既敗畢  
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必縞軍向城哭三日  
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於東境行密遂入揚州是日  
城中倉廩空虛饑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  
執屠賣之屠者剗剔如羊豕行密不能求欲走而蔡  
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  
境與宗衡會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  
儒所殺儒攻高郵破之行密益懼高郵殘兵七百人  
潰圍而至行密慮其爲變分隸諸將一夕盡脫之其  
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衆守空城而諸將多驍舊人

八編類集

卷之三

三

非有厚恩素信方制而心服之也今僞兵方盛所攻  
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強弱擇向背之時也海陵鎮  
使高霸驍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  
霸率其衆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  
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僞無所用霸不幸  
不勝天長吾豈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衆行密因犒  
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鐸  
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  
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實可爲後圖行密乃走廬州父  
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

欽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人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鍾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鍾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而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鍾戰於馬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鍾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朱全忠遣使與行密約共攻儒儒恃其兵強欲先滅行密後敵全忠移牒潘鎮數行密全忠之罪且曰伺平宣汴當引兵入朝除君側之忌于是悉焚揚州廬舍盡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行密將張訓潛入揚州滅餘火得穀數十萬斛以賑饑民泗州刺史張諫貸數萬斛以給

八編類纂

宋之言元

鍾

軍訓以行密之命饋之諫由是德行密儒自蘇州出屯廣德行密引兵拒之儒圍其寨行密將李商帥百餘人力戰破寨拔行密出之十二月儒焚掠蘇常引兵逼宣州錢鏐復遣兵據蘇州儒屢破行密之兵旂旛輜重巨百餘里行密求救於錢鏐鏐以兵食助之景福元年春正月楊行密謂諸將曰孫儒之衆十倍於我吾戰數不利欲退保銅官如何劉威李神福曰儒掃地遠來利在速戰宜屯據險要堅壁清野以老其師時出輕騎抄其饋餉奪其俘掠彼前不得戰退無資糧可坐擒也載文規曰儒與我相持數年勝負

累相當今悉衆致死於我我若望風棄城正墮其計淮南士民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衆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安得不敗行密悅從之二月儒圍宣州初劉建鋒爲儒中常州將兵從儒擊行密甘露鎮使陳可言帥步兵千人據常州行密將張訓引兵奄至城下可言倉猝出迎訓殺之遂取常州別又取潤州五月行密屢敗儒兵破其廣德營張訓屯安吉斷其糧道儒食盡士卒疲遁劉建鋒馬殷命兵掠諸縣六月行密聞儒疾縱兵擊之會大雨晦冥

八編類纂

宋之言元

鍾

儒軍大敗安仁義破其五十餘寨田頔擒儒於陳軒之傳首京師儒衆降行密帥衆歸揚州表田頔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先是揚州富庶甲天下時人稱揚一益二及經秦畢孫場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少拜行密淮南節度使行密以用度不足欲以茶鹽易民布帛掌書記高勗曰兵火之餘十室九空又漁利以困之將復離叛不若悉我所有易隣道所無足以給軍選賢守令勸課農桑數年之閒倉庫自實行密從之行密馳射武騎皆非所長而寬簡有智畧善御將士與同甘苦推心待物無所猜

忌嘗早出從者斷馬轍取其金行密知而不問他日復早出如故人服其度量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行密初至賜與將吏帛不過數尺錢不過數百而能以勤儉足用非公宴未嘗舉樂招撫流散輕徭薄歛未及數年公私富十一月廬州刺史蔡傳發行密父祖墓與舒州刺史倪章連兵倪章遣使送印於朱全忠以求救全忠惡其反覆竊其印不救且牒報行密行密謝行之密遣李神福將兵討傳二年四月李神福圍廬州行密自將詣廬州田頌自宣州引兵會之七月行密克廬州斬蔡傳左右請發傳父母冢行密曰儻以此得罪吾何爲效之八月行密遣田頌將宣州兵二萬攻歙州歙州刺史裴樞城守久不下時諸將爲刺史貪暴獨地州團練使陶雅寬厚得民歙人曰得陶雅爲刺史聽命行密卽以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蒞職見樞送之還朝行密表朱全忠罪惡請會易定兗鄆河東兵討之行密潛淮至泗州防禦使臺濠盛飾供帳行密不悅旣行濠於臥內得補緘衣馳使歸之行密笑曰吾少貪賤不敢忘本濠甚慙行密攻濠州拔之圍壽州不克將還朱延壽請試往更攻一鼓拔之行密以延壽權知壽州未幾汴

兵數萬功壽州兵少吏民懼懼延壽制軍中每旗二十五騎命黑雲隊長李厚將十旗擊汴兵不勝延壽將斬之厚稱衆寡不敵願益兵更往不勝則死乃益以五旗厚殊死戰延壽悉衆乘之汴兵敗走行密又遣兵襲漣水拔之二年五月淮南將朱延壽奄至廬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方獵不得還伏兵林中勇士二人衣羊皮夜入延壽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牛門舉火爲應復衣皮返命公鐸如期州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今反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倖拔乃自行密求軍中與公鐸有舊者持誓書金帛往說之許以昏都押衙柴再用請行臨城與語爲陳利害數日公鐸及刺史馬敬章請降延壽進拔光州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朱溫旣得兗鄆乃大舉擊行密遣龐師古以徐宿宋滑之兵七萬壁清口將趨揚州葛從周以兗鄆曹濮之兵壁安豐將趨壽州溫自將屯宿州淮南震恐行密與未瑾將兵三萬拒汴軍是州師古營於清口或曰營地汴下不可久處不聽

師古恃泉輒敵居常奕奕朱瑾壅淮上流欲灌之或以告師古師古以爲惑衆斬之十一月瑾以五千騎潛渡淮用汴人旂幟自北來趣其中軍士卒倉惶戰拒淮水大至汴軍駭亂行密乃自引兵渡淮夾攻之汴軍大敗斬師古及將士萬餘級焉從周屯於壽州朱延壽擊破之退屯濠州聞師古敗奔還行密延壽乘勝追之及于淠水從周半淠淮南兵擊之殺溺殆盡從周走免退後指揮使牛存節棄馬步鬪諸將稍得濟淮凡四日不食會大雪汴卒緣道凍死還者不滿千人全忠聞敗亦奔還行密遣全忠書曰罷師古葛從周非敵也公宜自來淮上決戰行密大會諸將謂行軍副使李承嗣曰始吾欲趣壽州副使云不如先向清口師古敗從周自走今果如所料賞之錢萬緡表承嗣鎮海節度使行密待承嗣及史儼甚厚第令姬妾減選其尤者賜之故二人爲行密盡力屢立戰功行密由是遂保據江淮之間全忠不能與之爭馮弘鐸介居宣揚之間常不自安然恃樓船之強不事兩道遂叛襲宣州及田頔戰于弔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一戰之師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

容軍弘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度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梁兵殺朱友寧友寧溫子也溫大怒自將以擊從章兵號二十萬從爲茂章所敗田頔叛襲昇州執李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討頔神福恐杜洪邀之宣言奉命攻荆南具舟楫及暮遂沿江東下始告將士以討頔頔遣其將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干乎立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古陽磯頔執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遂敗壇兵于古陽行密遣別將臺濠擊頔頔敗死初頔及安仁義朱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二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整天復二年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頔攻鏐杭州番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頔解兵頔恨之頔常計事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頔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頔怒曰吏欲我下獄耶歸而遂諸反與潤州國練使安仁義謀之亦反焚東塘戰繼遂襲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兵却而伏兵

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射，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之槩一；瑾之槩，十不當仁義之弓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推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歸于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郡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常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兄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氏夫人嫁之。天祐元年，復使李神福擊杜洪，朱溫遣使請拾鄂岳復修舊好。行密報曰：「何天子還長安，然後罷兵修好。」鄂州朱下以疾遠廣陵，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日城破，執杜洪斬於廣陵。九月，梁兵攻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諡曰武忠子，渥立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行密傳至孫渚，爲李昇所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之百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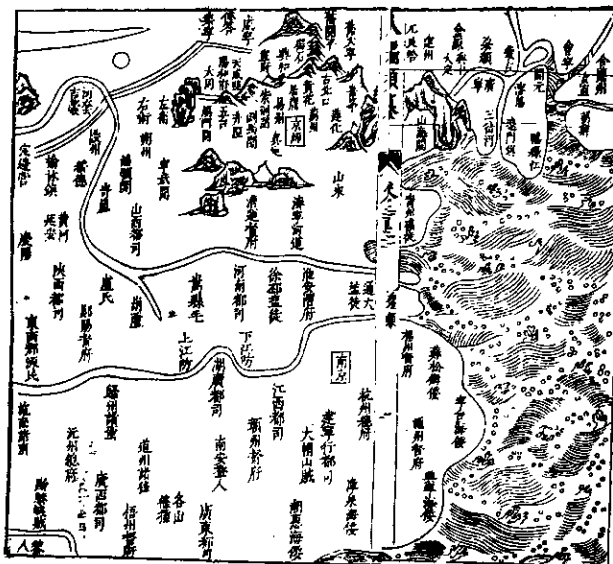
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

圖書編

邊類

天下各鎮各邊總圖



天下各鎮各邊總說

自大寧失而劉州宜大不相聯。自河套失而大同榆林不相聯。至自創以達遼，惟恃山海關一線以相通。自貴州以達滇，恃九驛以相達。設萬一中途衝阻，則遼東雲南莫得而救援之矣。然相擇險要，聯屬川貴雲南，跨衆山以爲一總，聯屬登萊遼左，跨東海以爲一總，是亦一策。矧清山東可以達遼，萬一咽喉梗塞，亦可由遼海以達燕。噫，各邊鎮守兵數萬歲給芻粟數百萬，而中外財力亦既殫竭矣。與北方水利屯田以足兵食，不待其人以行之哉。

北平曰應始 神京夫 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  
與異域爲隣宣府與遼東隔絕級級圍營以資從皆  
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從三衛以易  
大寧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宜達以爲絕塞失時  
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日從三衛當在國初  
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日國初三衛之置  
根本未深而開平之虛舍未廢且北直達通三衛得  
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  
貢邊境罕聞年數屢登塞下殷富彼時若城京後虜  
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辦之紆直進退仰少有涉于  
人爲難集 卷言字 三

三衛三衛策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上而開平  
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  
開平與三衛矣又邊警所急慎在宣大而京後尺寸  
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日失時可憾也夫  
塞之可乘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  
幟隔日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警之鼠竄穴  
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遭天雨隊清石雷轟欲以孤  
垣仰首拒擊警之半偵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  
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其嚴無一人慮及請  
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日哨探之不相諫諍

則專防 京後  
九邊要害  
國初以遼東大寧宜大寧肅爲六鎮其從更置薊州  
榆林固原而九邊聯絡大遼陽城衛勢成藩蔽三岔  
河南北舊城在焉薊州外邊大寧鎮立而山海關羽  
翼三衛在焉自舊城三衛棄去宜薊隔漠從此多事  
奈顏部落累肆侵噬若黃花鎮被護 陵寢潮河川  
系通邊關非召兵壘田積石見稿難以守矣宜肅漢  
之上谷土木之變獨石不支而此地益重者補長峪  
城以鎮邊城之募軍修浮圖路以嚴神箭嶺之防守  
人爲難集 卷言字 四

還可已也大同古雲中之地川原平衍大寇屢至今  
五堡既經修築高山聚落亦增茂加舊矣則偏頭寧  
武馬門三關平定平遙長勝諸堡與春長峪之修築  
獨可得而議也延綏襟帶千里當一面之險自徒鎮  
榆林內地久安後虜據河套邊境漸嚴軍用告窘議  
者謂青山隘口爲虜患必由之地若屯置軍寨修築  
邊城而緩德近境沿河郡縣皆徵餉糧本色水陸並  
運榆林可長無事矣寧夏古之朔方花馬池一帶舊  
爲虜衝若賀蘭山諸口盡築墩堡鐵柱泉近地設兵  
據守不惟得扼吭先制之策五榆林應援相及也其



肅漢之河西四郡孤懸幾貳千里，哈密清難，陷于土魯番久矣，恢復之議自先朝大臣馬文升許進討平之後，又魏彭澤經略王瓊撫綏，竟不能復，蓋此當在所緩也明矣。其議復本色以給邊案之請，則憲臣之策是也。增修嘉峪關以爲內外之防，則輔臣之策是也。固原古開城之地，一自火篩入掠，遂爲要衝，緣以三衛而守之重臣，屹然爲巨鎮矣。然山後之虜，踏冰馳踐，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蹊階，而西鳳臨鞏之卒，多未經戰，說者謂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未可息肩也。

八編類集

卷百十

遼東

五

天虜如飛禽走獸，其危也雖難逆料，而其至也必有定形。西寇陝西必由花馬池以入臨鞏，東寇三晉宣大必由平虜朔州以入三關，出套則侵宣大之境，入套則犯延寧之地。

北虜邊防形勝

自其常論之則京後爲最急，宣大次之，遼東次之，陝西又次之。夫京有遠近也，夫京師爲最急，則大寧之內，從三衛之盤據，不可不講也。宣大次之，則獨石之孤懸，豐勝之淪沒，不可不講也。講大寧則宜斷無阻隔，而遼東之右臂伸，講豐勝則山陝有交應。

而甘肅之左臂伸，而永樂宣德之間，但知兀良哈之謀，款開平之艱，遼豐勝之丁口不立，得非往事之恨乎？自其變論之，則大寧不可復，而京後之重垣宜設，宣遼不可合，而花當朵顏之交，構宜防，開平東勝已淪異域，而宣大之士馬不可一日忘職，而成化弘治之間，但知火篩之通貢，山海之征商，宣大之鑿壑築敵臺，京後之防，一不措之籌策，又非往事之恨乎？夫始也藉開創之威，東斥大寧，西開豐勝，無難也。繼也藉生養之富，大垣京之盛，兵宣大無難也。虜犯大原，則增忻代澤潞之兵，而來寧屬之塞，虜犯洪蔚廣昌，則城宣府之塞，而弛東北之防，夫阻大原之冠在力戰于大同偏頭之間，恤洪蔚之擾，當不忘乎朔河川黃花鎮之備，增忻代澤潞之兵，則度支急弛東北之防，則畿輔震，近年之經營，得微亦有過乎？

八編類集

卷百十

遼東

六

大明一統志曰：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秦爲遼西郡，北境漢爲奚首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復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大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使，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國朝虜患節略

弘治初年頗獲往牒謂洪武永樂皆嘗遣使寄慰至  
屢書勅賜之綺繡縻以官封于時許進行之大同三  
年三貢費幾十餘萬金大同東西五鎮皆無虜患已  
而議者又謂普化也先前車不遠我是以閉關却貢  
專意內修已未庚申妖纏昇畢上谷雲中慘被荼毒  
孝宗發憤召見公卿即議征討劉大夏面陳利害  
僅遣柳林之師坐收機杜之績不然幾考庚寅之故  
不貽已已之憂乎

北虜邊防考

人編類集

卷之三

漢武帝時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隴西取河南  
爲朔方郡

按朔方郡卽赫達勃勒命呼千阿利蒸土築城之處  
所謂夏州是也蓋此地有城而赫達夏乃於  
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方置勝州榆林郡唐開元中  
置朔方都大總管兼安北都護唐末拓跋思恭鎮是  
州唐賜姓李五代李仁福妻趙繼領節鎮號定難軍  
宋太平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還不  
樂內附亡命曠聚擾邊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  
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亦言遂詔廢之遷其

民于銀綬其州兵不從相聚置營仍日夏州真宗咸  
平中繼還歿其子德明款寨附朝廷假以本道節制  
夏州還懷遠鎮收爲興州帛之卽今寧夏衛是也德  
明之子元昊僭稱夏帝史謂其境土方二萬里河之  
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河西之州九河  
外之州四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  
多不知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耶永樂初革去大  
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摩于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  
于正統之世其餘花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  
創置黃河套者前代所以廢棄以其邊境之防守在  
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顧有在河套之  
外者

人編類集

卷之三

邊防

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于鈞請于五原靈武舟師于  
河扼其入溫方博日魏爲長塹過匈奴今可用帝使  
桑顯和塹邊大道大發卒治戰艦  
按據于鈞彥博之言則是遼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  
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境張  
仁愿請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  
爲兩漢以來皆北守城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  
愿固請中宗從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三墨

在距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又於牛頭朝那山  
北置烽火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  
按朔方軍節度河套地也唐初與突厥以河爲界則  
是因常守河矣而張仁愿所築三受降城皆在黃河  
之北大漠之南史謂中城南直朔方意令河套之地  
西城南直靈武意令寧夏之地東城南直榆林意令  
綏雲之間今其故址無可復考讀者多謂東勝州即  
古東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山最腴且宜牧  
馬疑卽史所謂牛頭朝那也設東勝衛於此  
其後移于內地宣德正統間有建議者欲復其  
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據險阻然守  
險也不守其險而守于險之外若卽險而守則敵與  
我共其險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  
唐人禦突厥也始以河爲界其後張仁愿乃建三城  
于河之外焉是卽守江之意蓋擇其要害之地扼其  
吭而折其脊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後朔方益無寇虞  
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此其明驗也  
唐東勝則大同寧夏不爲援唐天寧則遼東宣府不  
爲援以榆林援大同寧夏則偏頭關花馬池等處所  
以孤懸以采薪三衛代大寧則喜峰古北口黃花鎮

等處所以置藩  
河套漢朔方郡東北曲畔乃東勝舊址正統以前尚  
爲中國所有此以西三受降城一帶近北虜亦克罕  
住牧今其爲營者五日好陳寧罕見日克夫旦日把  
卽卽阿兒日十爾報東營日河見西營兵約五萬  
制北虜在謀臣議  
正德中虜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縣間時  
王恭愍在本兵書聞乃卽選大將一人參將二人督  
京營兵欲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橋之又徵宣大  
整兵備之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  
諸銳兵亦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  
書達至告急乃卽遣所選將士出擊之遼東兵自  
左臂至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僕一  
日輒移去是歲也虜亦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何我懈  
而其得絕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  
蓋虜凡大人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  
示信自虜駐威寧卽識其計而備之若恭愍者真謀  
臣也又聞正德中采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  
恭將陳乾禦之花當子射其酋威寧乃請遣使責  
問花當卽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

坐不服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宜大兵  
攻其右。破滅必矣。花當懼。如今夫花當夷種也。經  
生善鬪。嘗憚我兵。歲食漢財物。如啖甘蔗。舍而弗恐  
懼之也。未幾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竟不絕漢好。即  
如忍而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  
降伏。誅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章其好。而誘  
其衷。若秦襄者。其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  
遼東也。驅掠甚盛。我軍半剽。本兵馬臨肅議曰。大  
海西夷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勦之宜。否則長驚  
而狎中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勦必啓黨。撫之宜。詔  
從本兵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虜。以千百  
數。夫女直嘗起海西。據中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  
也。今勦之。是我制彼也。其時余肅敏議之曰。寧成初  
于門庭之間。勿遠致于敵人之境。斯取夷之恒議。非  
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真謀臣者也。

城寨說

秦漢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緩。我朝所急在東  
北。甘肅寧夏爲緩。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關。漢武  
置朔方。緩東北也。設誘何奴入。則于焉邑關。樂浪玄  
菟當時非遠我。一朝反。是然則我朝長城應始東。

北平曰應始。神京未。神京在燕。大寧淪失。天壽  
與異域爲隣。宜府與遼東隔絕。沒圍營以實。後皆  
猶恐後也。是故開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從三衛以易  
女寧。大寧之巢穴不降。則當通宜遼以爲絕塞。失時  
不舉。策之可憾者也。何失時也。曰從三衛當在國初  
爲絕塞。當在成化弘治之間。何也。曰國初三衛之置  
根本未濫。而開平之虛舍未廢。且北虜遠遁。三衛得  
以有之。以此相易。不爲難也。成化弘治之間。北虜數  
貢遼境。年間年數屢登塞下。殷當彼時。若城京後庫  
既不與我近。我亦力足辨之。紆直進退。即少有涉于  
三衛。三衛復視之也。今三衛視大寧爲樂。上而開平  
陷入虜庭。非惟我不能以大寧爲我有。且亦不能以  
開正與三衛矣。又遼寧所急。慎在宣大。而京後尺寸  
棄取之間。三衛與尤以爲厲已。故曰失時可憾也。夫  
塞之可乘。謂以逸待勞。自上臨下也。今堵口之塞。旗  
幟隔目。金鼓隔耳。獨以一隊直當虜鋒。譬之鼠關。六  
間勇者勝矣。山麓之塞。遭天雨。隊潰石雷轟。欲以孤  
垣仰首拒擊。譬之牛債豕。上壓者斃矣。是二者城之  
失也。而諸將臣分地已定。軍令甚嚴。無一入處及持  
移易改築者。不亦惑乎。四者何曰哨探之不相諱。諱

兵之無番休派撥之有隱射烽報之無識別也夫塞之可守智技巧于暇時奮勇力于有警與夫緩急得宜耳目不惑也今乘塞之將既非本地之官而本地長短哨兵復不聽其發縱又其所部悉已數丁受彈出塞覘望不得尋之私人則何以豫知虜情不能豫知虜情勢必晝夜荷戈疑日而規又何以番休其家畜養銳氣習試技巧和分陣主將所對簿也以付軍吏險僻者密垣衛者疎有以貨賂相軍責者矣烽燧諸將宜各為號也以什墩卒一隅有弊四方不寧有以虛聲沮軍心者矣是四者乘之者失也

人編纂

卷之三

通鑑

北虜貢市紀事

世廟時有俺答者最爲獯獷當是辭也邊警日至欲振其亡失遺饑而不可得迨後孽孫歸義於我遂請爲藩臣通貢市焉俺答者故酋也先裔孫也其兄曰吉囊弟曰老把都兄昆都力哈吉囊歿于四日吉能曰打兒漢台結曰銀錠打都兒台吉曰筆寫契吉吉能二子北姓擄衆數萬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之地老把都見是都力哈部落三萬揀開平獨石外邊居長俺答娶于曰孔昆的祿兒辛愛黃台吉往邊和連北次年曰黑台吉生把漢那吉甫二歲而黑台

吉坎其所生母胡嫗者俺答以事殺之把那漢吉初孤答妻二克哈屯以其僕阿力歌之妻乳那吉以故阿力歌持其家柩焉其餘若打來孫兀良哈永郡下俱稱小部蔭打來孫依奎虜兀喇兀良哈永郡土蠻者亦分爲四枝曰喀囉土蠻把都黃台吉日麥力銀台吉日着力兒台吉日克那台吉衆十餘萬時肆侵掠爲中國創遼東西之害俺答有控弦之衆十萬餘精銳者三十萬餘馬四十萬家駝牛羊百萬自嘉靖初以來橫行塞外歲有侵掠宣大苦之而吉能

人編纂

卷之三

通鑑

李虜犯陝西延寧甘肅沿山一帶村城深懸收保不及者往往多被圍困攻破之則焚粟米掠子女奪金帛牛羊而去然無大望數年後叛賊趙全十餘輩誘之遂謀渡六三十九年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劉手通河路慶元年屠石州通全者世晉人先是呂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傳誅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及周元張彥文之屬歸俺答俺答割地一區處之爲城郭宮室之制升版築垣邊濠板升其飲食衣服多仍舊舊所居極壯麗惜擬宸居別爲離宮危欄以舉俺答比人據折捷

答知天怒遂不敢居全營敏有略劉四勇力過人嗣後中國無賴有罪輒亡命入板升有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者二十八人悉往從之黨衆至數千爲虜鄉導虜數長驅無忌以全等熟知陰險扼塞又得先舉偵謀以故邊將不能爲防當石州失守時全謂俺答日那顏春秋高矣而戰勝攻取以能擁北地精兵也那顏一旦捐館舍東屬黃台吉黃台吉之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則無所就功那顏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河西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此五霸之業也謀未定會我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成者以萬計遂遁去朝廷故有令捕得首惡者予萬金爵列侯黨衆者千金官萬戶迄無應者俺答孫把漢那吉多漢那吉多智有口辯俺答善之尤爲答妻一克哈屯所憐那吉已有胡婦二人復有聘兀慎家取兔摺金的之女未娶俺答有外孫女卽所謂三娘子者許聘與兒都司俺答通焉遂奪取之祿兒都司志甚將攻俺答俺答無以解卽以那吉新聘摺金的女償之那吉怒謂阿力歌曰奪我取兔廂妻又奪孫婦予人天怒人怒吾不能爲若孫然孫

矣吾聞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洞其從先禮讓而復刑殺乃者南倭寇兵海宇寧謐此極治之時也吾行矣而謂我謝吾祖阿力歌懼誅不敢開手俺答遂從之行時隆慶四年十月十日也那吉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匹止山西平虜營城外將扣關而入門者難之那吉日我俺答孫也得罪吾祖來歸乞降何爲阻我門者以聞於撫院方公時轉聞於督府王公崇古王公計曰虜降未必真降果真吾因與爲市吾得而繫頸管之矣遂命門者納馬以甲插五百騎導入大同城內方公坐開府金侍衛者露乃見之遣出就館舍聽朝廷處分王公圖上便宜時新鄭高公拱在政府有智慮肯擔當大事謂宜授之爵秩盛其供帳示之以大義而徐察其情若俺答勤兵索取明白曉告許其生還諭以禍福責令俺答將拔升諸道賊酋全等械送京師以輸款誠然後以禮遣還那吉一以陰中其老牛砥牘之恩以潛孤其鬼俛助虎之黨而先後直指饒君武君姚君各列狀於上兵部楊公覆議授把漢那吉指揮使阿力哥誣証千戶各賜衣一襲俺答失那吉私心已念之又克哈屯朝夕泣泣黑台吉非吾少子

耶。所遣二孤。幸賴成立。奈何以淫婦放逐之。若不往索。必爲俘虜無疑矣。俺答愧悔。召趙全等計事。謀還那吉。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賄賂之。否則必勝以兵。誠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出戰。吾因據其城索之。不旬日而那吉出矣。俺答然其計。率衆萬餘。駐平虜城東。時冬寒草枯。馬多羸。聚虜衆咸怨。指全等皆之。又辛愛黃台吉亦怨俺答。寵少妻。溺切于信任。趙全草疎其種類。於是王公命總兵官馬芳。趙肯各勒兵嚴陣以待。俺答憚不敢進。駐牧邊外。亦不擄掠。王公乃使善胡語者鮑崇德入虜營內。鮑崇德謂俺答曰。汝意欲得汝孫乎。曰欲之。曰汝何以能得之。俺答曰。吾多以羊馬來贖。崇德曰。我中國牛羊被野。財物腐朽。內府金幣珠玉。委積無所用之。安用汝羊馬爲吾茲求也。爲汝謀得汝孫耳。中國兵馬強盛。殺汝孫如執上肉耳。第汝孫以身歸我。制肘不忍致之於地。且請朝命賜之官爵。又給衣廩。卽與吾赤子何異。汝欲得之。不必羊馬厚賄。止縛越趙全等叛賊數人詣軍門。則汝孫可歸。不然汝于汝孫絕望矣。且趙全輩與汝孫親。汝自屬之。尚擁兵觀望。欲何爲哉。俺答無然。悔用趙全。謀仰天嘆曰。始吾欲修貢天

朝請封內屬。趙全等謂我有天子分。常與我與兵。能南北疲于戰鬪。父子夫妻不保。吾何惜數人頭。不以易吾孫。惟太師永生之。但我北地饑無釜衣。無布帛。旣和之後。請各量給爲生。若得請於天皇帝。封我王爵。給制諸夷。永爲中國藩籬。幸甚。乃遣人隨鮑崇德之。王公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偏雲中。永邵十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翼進俺答聞之下。令度之。使退未至方。公登城募敢死士。持所收俺答弓箭。爲俺答語。示使退兵。黃台吉諸酋驗箭遂各遂後。秋毫無所犯。王公乃具疏言。虜願執叛易孫。請封輸貢。奏止一時。廷臣意見各殊。有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啓釁者。衆言籍籍莫知適從。獨政府高公意決自贊。穆宗皇詔許可之。復遣鮑崇德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輩歸中國。然後遣那吉爲汝表奏。乞封通貢之事。俺答素疑全等猶疎。不忍遽執。崇德曰。中國不重全等數人。第以嘗汝納款之誠。不誠耳。汝不失第納趙全那吉。不得生還矣。勿更復索。一克哈屯聞之大喜。俺答曰。汝終日只爲賊。不顧親孫性命。遂以成爭。俺答倍時張彥文已繫虜。用元欽樂成俺答令其進汗。給台吉五奴柱。虜王欲改俺答娶侍。自

全等用事日見疎斥皆所甘心焉遂詔召全等計事  
卽帳中擒全與其弟趙龍及李自摩劉四兄猛谷王  
呂西川呂老三馬西川之屬凡人人向縛械繫令夷  
使打兒漢押送抵邊牆外十八日入雲石堡十九日  
進大同左衛方公今習趙全者數輩聽其狀無偶俱  
內之獄二十日出把漢那吉于庭具酒食晏之陳所  
賜衣幣等物以授夷使遣之行那吉與其妻泣曰吾  
慕天朝教化放棄祖父母來歸朝廷獨奈忍棄我  
乎方公諭之曰朝廷以汝祖父母恩汝故不忍相  
違使汝還其故處非棄汝也汝賜孝順以事汝祖忠  
盡以報朝廷母負恩義卽是服吾教化汝行矣那吉  
拜謝而去方公又慮俺答怒從行者恐致之歎因來  
夷丁火赤刀猛克諭以母害阿力哥性命二人指河  
誓曰願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滅鑽刀示信後竟如所  
言十二月二十日送趙全等八人由德勝門入大司  
寇按全反狀悉具上命禮官爲文祭告郊廟獻之  
東市支解以徇勅王公晉大司馬蘇子錦太子  
兵方公少司馬陸一子錦衣百戶各賜章服白金以  
酬勲勲其諸大小文武有尺寸功者皆加賜爵賞有  
差詔集朝臣詣闕下會議請封通貢二事有言

便者有言不便者王公復上書其略曰漢宣帝時匈  
奴款塞入貢位諸侯王上至罷敵中國則力以迎降  
虜俺答驕悍很肆于諸酋獨稱雄長況吉能把都兒  
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與之角勝亦託身老把都  
兒自結婚姻籍其聲援今羈以空爵而無兵衛財力  
之費大臣獨何惜而不爲但必令其大會衆酋同表  
大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仍聽各自爲部不必  
假以統攝之權馴致履霜之漸至于貢市之議先  
朝行而不利蓋其依始于逆驚借以媚虜故其勢必  
招羣僞得志於中國今俺答暮年悔禍且感激朝廷  
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懇查昔日哉虜若  
奉職通貢賜答自有常數如其叛盟于吾撻伐之威  
未嘗少挫會大同巡撫劉公應亦言求貢與馬市不  
同况俺酋再使懇請若重違其意恐阻向化之念且  
警忿不平終爲邊害機會一失不可再得虜心更張  
不可復合議者又謂倉皇臨市恐生外變果若人言  
臣請以身當之又虜所需鐵鍋最急煩部議禁不與  
市今聞廣鍋毀則不可復爲共宜稍稍出官錢市之  
來歲責令如數更於是酌其入貢之道定其貢獻之  
期限其貢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議市場在大同



以左衛威虜堡在宣府以萬全石衛張家口在山西  
以水泉營奇歲刻期開市裨將統兵憲臣臨關哨黃  
銅鐵軍已各有禁約虜人毋持弓矢甲冑使得與沿  
邊居民有無相易在彼不肆恣陵我亦應加存恤往  
年燒荒水菓兩相警言不得已之厲政今宜盡免以  
示招携天子重其事復下部議宗伯潘公具題  
成祖朝北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等王  
在往籍可改俺答之封的爲有據疏上制曰可  
隆慶五年四月俺答貢名馬三十匹上御建極殿受  
之遣使奉金冊封俺答爲順義王老把都黃台吉  
俱都督同知那吉仍舊官其餘小酋長爲指揮同知  
者十爲指揮僉事正千戶者各十九副千戶十二百  
戶二所賜毼帛衣服有差俺答喜謂使者曰趙全等  
已伏誅尚有趙宗山餘黨數十人據有板升此輩不  
滅亡終取和約王公以聞詔捕獻獄如趙全等例  
是年秋奎虜詰能亦願輸貢使人言于總軍少司馬  
戴公所曰吾以俺答爲長事約束彼既修貢天  
皇帝得市中國則物吾獨處西偏何至使在化外  
惟太師裕之戴公爲臣朝辭其入貢開市酌延緩  
寧夏悉如宣大例報可賜書從都督同知官條校拉

揮千百戶騎秩者四十有九並賜衣帛次年六月  
今上登極吉能奉貢如俺答事其後俺答成子黃台  
吉嗣黃台吉成子拉力昆台吉嗣各邊修貢互市如  
初故東至四海治西盡甘肅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  
警行人不持弓矢近邊水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  
臺哨望之卒漸撤去所省振餉歲不下數十萬石先  
後督撫諸臣及時修邊險傍器械練兵馬三歲一大  
閱舉無廢陞衛東虜土蠻未靖而朝廷之所經略  
亦專事干遠之東西焉  
燕潮之中虜也自三衛始也三衛二心千慮虜藉其  
解導以爲我害於此撫賞於彼齒相負也百相  
欺也連左三面鄰虜四時在侵在寧前則屬夷勾連  
東虜海西建州則仰逞二奴及阿台挾仇內訌今勢  
疑疑嫌矣晉惠自板升始也石州之倭我叛人實爲  
之雖天誘我心倭而歸我通骨刃鐵而其子孫與其  
徒黨依然虜中日長月盛矣河湟絕微勢極孤懸異  
日大酋驅西番脅聽詔約日我張款稱勦而豐州所  
選部落移候遠遊今大衆雖歸而可免貪於山水草  
至虜起忽把兒谷等又西徙延寧番延番種勢益孤  
而莫支矣至蘭靖中有積弱孤沙者又且爲通逃數

矣胡不以漢事明之也漢初匈奴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中行說翁侯信又日夜所以教匈奴圖漢者今年  
入上郡明年入雲中入滄陽雖衛霍為將不少哀止  
于是降渾邪表河曲列四郡關玉關通西域斷匈奴  
右臂隔絕南羌月氏自是遠徙漠北稽顙人侍竟西  
漢無虜患焉夫神爵五鳳之威不烈于元光元狩也  
而匈奴頻弱若此此非匈奴之弱弱于漢之得策也  
建元中羌寇金城隴西司徒掾彪言涼州郡皆有  
降羌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故致反叛蠻夷冠亂  
皆為此請置蠻夷騎都尉統羌校尉理其怨結問所

八編類集

卷之三

通鑑

卷之三

疾苦數遣使驛通達動靜使羌衆得為吏耳目永元  
中起自西城還曰塞外吏卒本非孝子順孫以罪過  
徙邊而蠻夷懷易獸性難養易敗宜蕩然簡易寬其  
小過失不急叛羌急降羌而後從之欲羌為我用亦  
使不得沒于南而為蠻用也夫今者何以異此疑防  
自山海關西迤居庸白洋若輩華城延袤千里恃三  
衛為藩籬故永平客塞昌平懷隆皆設兵備豈無見  
哉乃懷隆者裁矣豈以為拔官平今邊化即陽撫臣  
猶復矣此安可不後也番車自刺首授誠而士卒之  
困疲已極今阿台雖控而仰還二奴其勢方盛夫二

奴者與阿台相為唇齒者也議勦者豈不早有見哉  
但虎兒罕兄弟與東虎腦腦毛大相為嫌而二奴地  
形泰之則其情易親而其勢未便使二奴一去則殺  
出沒遼陽之外者寧有顧忌乎故不若存屬夷之為  
便也阿台在開元瀋陽之間其志豈逞于虎兒寧哉  
故阿台不可不除也阿台降則仰還不足慮矣宣府  
山川糾紛其勢易守但去京僅四百里北路石馬營  
一帶地雖懸遠而阻長安簞易難徑下中路葛谷白  
洋若青邊諸堡西路之柴溝沈馬林萬全諸城南路  
之東西順聖皆虜所經東路之永寧四海泊及龍門

八編類集

卷之三

通鑑

卷之三

所皆虜犯三衛之衝而四海泊上連開平大路下連  
橫嶺兒又為要地然則補長谷城鎮邊臣之募軍重  
浮圖峪挿箭嶺之防守蓄茂山京操之士以益紫荆  
築李信屯交界之堡以固兩鎮此容已乎萬全為京  
師要塞若守玻瓈谷以衛開平成五雲關以固興和  
則萬全勢重京師不益壯乎大同號為難守西則平  
虜威達中則右衛水口等處皆虜犯朔應必窺之路  
東則天城陽和皆虜入順聖之衝而平虜西連老營  
堡與偏關相近虜繞出套便步其境矣議者謂五堡  
不可不復蓋內為藩屏且其地沃饒可耕耳高出聚

落二堡在鎮城兩腋間若募軍分住則按伏之費省  
騎角之勢成故卒所當增也黃台吉在宣大之間新  
城名號中外約束惟謹捨力素有成信中外咸服  
今板升之地此二首者分據而有之夫板升者其始  
人數尚少今則生齒日繁黃酋雖已就衰德而搭酋  
驍勇絕人今不為之處則抵升終為晉之禍府矣甘  
肅達虜把不與番虜互相竊掠今已赦之而議者達  
欲請發銀查萬與火落亦每年為一小市待春和草  
茂乃令移旂去夫虜人惟利是親既攜裝而歸矣其  
肯去乎况東奎西海松山住牧始亦不刺耳今則兩  
害他卜浪打刺失卜浪威正恰炒庫兒那言及言乞  
入木火兩兇青把都綽力諸酋出沒莊浪京永間可  
不亟為之逐乎榆林南路最為要害而安遠定邊邊  
接花馬池其險阻可不守乎固原寧夏相為唇齒  
故邊人謂之大門若擇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參  
遊而分屯重兵于武興等營又鐵柱泉一路盡建屯  
堡三百里之閒使旗幟相望刀斗相聞東按寧夏西  
接榆林此非常山勢乎延綏二鎮與平延諸郡相近  
而皆仰給于數郡今者旱魃為災生民憔悴雖發銀  
數十萬然不遏抵禍起逼民根及邊鎮軍振耳

遼東總叙

遼東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  
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  
之地前遼陽東至鴨綠江西至山海關一千四百六  
十里南至旅順海口北至開元城一千七十里  
三面瀕夷一而阻海特山海關一線之路可以內通  
亦形勝之區也歷代以來地皆郡縣元季特為平章  
兼武定初奉表歸四年置定遼衛八年改為遼東  
衛十年革所屬州縣設衛二十五永樂七年復設  
女樂二州我朝盡改置衛而獨于遼陽開元設安樂  
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其外附者東北則建州毛  
憐女直等衛西北則朵顏福餘泰寧三衛分地世官  
自滿洲低開元鄉建州毛憐海西野人元者諸夷而  
建州為最自開元之北近松花江之山寨夾赤海西  
種類又北抵黑龍江之江夾而江夾為最自寧  
前遼東松間元鄉及長岭三衛而朵顏為最互市  
通貢事雖羈縻勢成藩蔽顧東北諸夷歷居耕食不  
專射獵警備差緩而西北則俗仍遼北竊發頗多北  
朔漢而遼海三萬清陽鐵嶺四衛之總于開元者足  
慮其間南枕遼河而金復滿族顧諸屬海濱者足  
慮其間西倚鴨綠長城為固而寧遠屬各屯重  
兵以鎮之復以錦義寧遼清屯五衛西翼廣寧增  
設以扼東遼開元廣寧並據襟吭金復海益頗稱沃  
野海上自劉江之捷倭寇絕跡弘治中曾一見之永  
及岸而逝若今則晏然久矣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  
遼陽舊城在焉木葉白雲之閒即遼之北京中京地

地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國家委以輿虜迺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理迂遠人每憤憤焉

### 遼東兵馬錢糧

遼東鎮屬衛二十五所十一關二營堡一百馬步官軍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員名馬九百零九匹子粒二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石歲運銀一十八萬五千二十四兩米一十二萬四千六十六石歲辦草二百四十萬五千二百一十束豆七萬五千二百一十九石六斗

### 遼東處置

遼東東鴨綠江西山海關相距一千五百七十五里南旅順海日北開原相距一千七百里而都司城處其東北稍偏是為東一大鎮廣寧處都司城至山海關之中是為西一大鎮金川為南鎮而旅順當其衝開原為北鎮而三萬鐵嶺瀋陽中接千南蒙州廣寧中屯輔于右巡撫及兵備駐劄廣寧巡按分守駐劄遼陽

遼東西渤海之外二都會也西南起山海歷醫無閭張目嶺山經絡北東南走海上海薄益金以西接遼

遼可渡登萊泛吳淞金州海運陸路江洲鎮登

穀馬史士或市之存塞矣夷彼遂換以遼我我亦以

官市廩之而奸開出入不能盡禁寧遼東西兩屯頗

安給錦義地瘠寡生理廣寧無屯管之利率仰給轉

粟與遼陽隔河遼陽以北益聚兵開原三城中開三

百受敵清陽鎮夷間聚而謀我我失漁樵之利又掠

我男女易畜產二江外松花江龍否即繁之耕織日夜無

休時西馬市廢浦河重踏路殘破不可言撫順通百

夷貢市內外皆山多伏虜我難于斥望瀋陽雖有關

林虜馳牧外險內夷不能援鳳凰壁戰東夷騷擾

鎮鑰西境並海四州皆得勝之捷無海寇然遼水南

駐海濫不能洩患苦沮洳矣

始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有海運十餘隻

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灣

遼東海道

遼東古青州之域自周以下遼東屬燕青州屬齊疆

域雖分海道無異至於漢代朝鮮遣楊僕從齊泛渤

海荀彧出遼東東隋唐東征亦分師航海豈非循習

其舊哉國初置遼東即發兵數萬戍遼命鎮海侯吳

禎總舟師萬人由登萊轉運歲以為常至永樂四年

平江伯陳瑄。循督。至遼。其後設有屯田糧。遼始廢上  
今山東歲運布花以給軍士。皆由登州發運。至金州  
旅順止。卽當時倭寇偶犯。而總兵劉江遂有望海埭  
之捷。其意亦絕。歲運至弘治十八年。船壞暫止。山東  
乃征以輕責。嘉靖七年。巡按王重賢先爲卽墨知縣  
言有司苦于布花折色。乃請通海道復舊制。金州劉  
訓導明言家世登州。自海運不通。生理蕭條。然則在  
山東亦自有利害矣。巡按周斯盛奏曰。國家建置  
之初。以遼東隸山東者。止以海道耳。自旅順口望登  
萊。可卽泛舟而往。一日可至。以山東之人。適山東之  
地。通舟楫自有之道。因天地自然之利。更何所顧忌  
也哉。巡撫侯汝諒奏請一開天津海道。一通山東糧  
買與總督王忬料道先後所言同。山東當事者鮮多  
設事變。而戶部猶執前議。舟通數月。遼前運按路可  
由。設言島人一聞調船。必棄業喧聚。急請停止。部運  
撥以却諸議而不虞其爲越於也。夫遼東旣以山海  
爲關。亦宜以海防爲津。先年通運之時。寧無稽查之  
法。且倭國與閩浙相對。去遼本遠。先同未嘗以望海  
一哨而遂推蓋于後也。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一

圖書編

邊類

邊鎮保守要務

余歷北平幾十年，創邊二鎮邊事，備稔之矣。守劃鎮易，守邊鎮難。何者？劃鎮將廬而兵藉，所恃者山險火藥耳。邊鎮雖木高堅，尚可修也。火藥雖未全備，尚可補也。若夫邊鎮軍雖猛而寡，馬雖壯而少，自山海抵寧前三百餘里，邊牆未築，藩垣無恃。火藥未備，充敵無策。一遇有警，聽其擄掠，百里一空，不得不歸耳。目今遼東欲免人修築，無銀欲令軍士助工，無人為難。眉之計，先將邊界一路，每年令軍士居民鑿深溝一道，闊三丈餘，卽以其土敷我溝裏，築為堤岸，如長嶺然。待伏雨，實堅上築高牆一丈，基潤五尺，平身去處，留以墻孔，以便快鎗砲打。每二里或三里，嶺上仍建墩臺一處，周以垛口，蓋以敵樓，草創之時，土墻草屋，以蔽風雨可也。其墻則一里一鋪，置以火藥快鎗，每敵臺一座，多備火藥火砲，并砲架數十，未攻則以快鎗擊之，填壕則以火砲拒之，使不能近吾壕。安能填吾溝耶？既不能填吾溝，安能踰吾壕耶？此目前之急。

移也。購此者三年可完。若夫築土墻，創土城，六年而後可至。于修磚牆，建城池，九年而後成。邊鎮之事，大率九年完固矣。誠如此，雖有十萬之虜，莫敢犯也。可保百年無事矣。至若寧前一帶數百里，居民鮮少，地土荒涼，蓋人之所以不居邊地者，以虜人易掠而度日至苦也。誠將被虜餘地盡數查出，除遣人耕種，外先儘充發之軍，每軍一名，多則給以百畝，少則五七十畝，許其耕種，不許變賣，一切錢糧永為蠲免。有關西情，應役者投充一名，亦照此例給種。每一二里或十餘里，令築小墩城垣一處，以備處患，則貧窮之家無故而得百畝之地，既不費財又不微賦，彼將為樂土，攜其父母妻子而願歸之矣。

遼東區畫

卽廣寧分天下為十二州。東遼為營，西遼為幽，然山東與遼中跨東海，形勢懸絕，舜時營與青其相統屬，否不可知也。青州則在今山東青登萊三郡然遼之東亦分屬於青，是其中雖隔乎大海而疆域界限既均之為青州焉，則其貢賦之轉輸官屬之朝聘其往來通道舍海安之乎？可見古人聯東海之兩隅為一州以海為通衢無疑也。自遼入我，朝除北自遼陽

舊城南抵三岔河關寨與翠顏三衛無論已然東西相距千五百餘里南北相距千七百餘里離三而邊房一而距海據其形勝而安輯之有道亦足為東北之保障也。國初河東十四衛皆自登州海運給之海舟直抵遼陽鎮嶺以達開元城西老米灣故遼兵顧忠勇亦以饋餉充實故也。自海運幸而遼之兵食多匱乏矣雖東北土產多屋居火食較之正北遼虜勢稍易制然股鑑不遠遼也金也元也皆起跡東北實有不可忽者。且我朝建都燕地不徒宜大與虜為鄰慮在肘腋而朵顏二衛反在遼之內地所恃固鎮耳山海關一線之路萬一中阻則咽喉既塞彼遼陽一鎮不特不足為京師之障而束手無援之策矣縱使海運未可遠復而沿海擇要害之區許通市舶使商旅貨販由海往來則魚鹽穀粟一通而一鎮軍民財用自足設有緩急亦可恃以無恐。聞成祖皇帝欲建總鎮于開元而經管未反就緒正今日所當講求焉。遐想往古山東遼東合為一州先王計慮何深遠也。故國初由登萊以觀遼陽我聖祖之慮籌謀國者其審圖之。

山海關說

山海關貢冀州之域者曰夾石碣石此其方也。周朝洪武創建城池圍隘命名曰山海關永樂中建都燕京列為畿輔相駁山川山自居潮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我歸渝山麓海濱不登一視扼而塞之其為力甚易其功甚鉅也。朵顏散處舊大寧地那山海諸遠之北也。首居庸抵山海依山阻險設關本城煙管壘數十百所。過關出沒可謂盡羈縻之術極備禦之策矣。

遼西區畫

古遼西郡即舊設大寧都司內轄錦州全寧及大寧興和民泰寧金源惠和武平龍山等要地也。契丹號為中原是故大同在西燕在南遼陽在東大寧則在其北其東南四十里為松林松林水出是為廣河大山深谷幅輳千里馬迂崇隆通道且京師之西山內有長泊周圍二百里大鹽泊周圍三百里小鹽泊周圍百里山高而長水潤而衆且其地東俯福餘若招漳潮吳浙水商遠通日本新羅則自新羅可以通沃沮自日本可以通獺貍獺貍古為渤海東京靉源府沃沮古為渤海南京南海府既通二府則遼瀋水商或經磨恩浦口或經穢邪沃沮直抵扶餘而西入大寧

矣契丹曾置通吳軍其道由此我太祖驅逐胡元

於古會州之地設大寧都司及所屬營州等衛以爲

外藩繼復命魏國公修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黃花

鎮潮河川一帶以爲內藩繼永樂中撤回大寧以其

地委朵顏三衛而以內藩繼爲界大寧既棄則開元

與和不容不失宣德中移守獨石龍門勢固然也土

木之變獨石入城俱陷所恃者一長安嶺橫亘虜衛

耳今計其歸復之界大軍出喜峯直搗錦川全寧而

夾以開平中屯興州右屯及松亭永寧之師遶海出

偏師以綴福餘繼以義州廣寧之衆步騎出于牛山

八嶺乘塞

舟師進于小陵此其成計不可易者然未易言矣

### 薊州總叙

薊州京師左輔也拱衛京師密邇廣毅三屯營

百五十里西至黃太祖既逐元君廼即古會州

之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而封寧王與遼東宣府

東西並列以爲外邊又命魏國公徐達起古北口至

山海關增修關隘以爲內邊大宗文皇帝靖難後

兀良哈部落內附廼改封寧王于江西徙大寧都司

于保定散置營州等衛於順天之境而以大寧全地

與之授官置衛今止守內邊遼東諸外邊山勢連亘千里出外聯江環遼誠自然之險也

北虜不敵內邊山衛以此令其每年朝貢二次每

次衛各百人往來互市永爲藩籬即朵顏大寧福餘

三衛是也遼東宣府自此隔涉聲援絕矣正統以前

地方寧謐但令都指揮或都督于喜峯口密雲等處

鎮守驗放別無多官土木之變頗聞三衛爲也先脅

道乃命都御史鄒來學經畧之弘治中守臣楊友張

璉因燒荒掩殺無辜邊警遂起正德以來部落既蕃

朵顏獨盛陽順陰逆累肆侵噬花當則有未添貢祀

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迤北恐嚇中國參將陳乾

魏祥俱以重兵前後陷沒他可知矣黃花擁護

陵寢京師後門今本兵逃亡止餘二百河間等衛之

戍空名無實此其單弱極矣議者爲更當增戍而關

外間田可募爲兵此亦一策也古北口潮河川俱稱

要害而潮河川殘元避暑故道尤爲虜衝作橋則浮

沙難立爲壑則漲水易游都御史洪鍾雖設有關城

勢孤難守今雖塞川大建石墩四十令其錯綜宛轉

不礙水路庶幾可以久乎喜峯口三衛入貢之路燕

賞諸費久累軍丁近取諸馬場子粒似矣建昌營自

裁革內臣之後以其兵多于燕河言乃復添設遊擊

甚爲差謬夫遊擊之名謂居中乘便四面馳擊也今



棉在東隅其謂之何則東去燕河營將止五十里  
 西至太平寨將止六十里不為營員且掣肘乎愚  
 嘗謂劃鎮在今當重其軍權總兵須與掛印同巡撫  
 駐劄其遊擊駐三屯營若燕河馬蘭密雲三寨將則  
 仍舊而以太平寨併入建昌為一參將則歲平體統  
 正而緩急有濟矣且設關于外所以防守立營于內  
 所以應援國初東至山海關西至薊州關東至  
 二馬營西至三屯營分守參將五千人燕河關  
 林各密雲縣城花錢以官馬管度之向設守備馬  
 掛牌五千和平山澤邊北則州山河以官馬所屬  
 之營設總兵官一員于三屯營以總兵馬后推關獨  
 當其營但總兵為觀望而已崇禎十八年應今關營  
 撫澤御史張金題准復舊制更相防守

副鎮建置

提調既分為二則關獨當其害營但肆為觀望耳假  
 令營之提調即可所直之關實有攸歸復將誰護又  
 本鎮額兵原少隘口甚多除分戍之外消耗之餘所  
 在單弱言之寒心是故存留京操之士益募土著之  
 兵設備修闢嚴烽達謀不可一日不講也

副鎮建置  
 副州鎮屬關一百一十三寨七十二營四十三堡六  
 十一城一十一馬步官軍七萬八千六百二十一員  
 名糧四十六萬八百餘石料豆六萬七千五百餘石  
 子粒米麥一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六斗有絹折鈔

銀二萬兩絹布一十二萬一千六百餘匹棉花絨六  
 萬六千三百餘斤草四十萬三千餘束

山東河南北直隸司府起運夏稅秋糧麥豆三萬四  
 千五百八十八石二斗零布一十三萬三千九百匹  
 棉花八萬一千五百斤絹二千餘匹海運兌軍本折  
 米共二十四萬石軍民屯折色草共銀二十一萬六  
 千九百六十兩有零夏秋二稅本色折絹米二千一  
 百四萬九千二百餘石草九萬七千六百八十四束

副州處置

副州遷化平谷之馬蘭谷將軍石大嘉峯口熊兒谷  
 八編與集  
 三屯營羅文谷寬佃等谷俱北邊緊要關營豐潤之  
 南即臨大海海運道其西接永平東北當密雲之路  
 誠京輔要地嘉峯口朵顏三衛出入之門尤緊要

副鎮遷徙撫巡議

東虜每犯不曰山海則曰義院不曰界嶺則曰桃林  
 此營建昌以東地方也所以然者以密雲有總督軍  
 門三屯營有總兵將官而永平一帶邊方無重臣以  
 鎮壓之夫是以常犯而肆侵也今無將遷化巡撫衙  
 門遷移永平府駐劄將永平道兵備移在海衛山居  
 守重臣所在重兵隨之防守密通查閱亦最

割鎮開渠以防虜

晉劉清以嘉平二年于高宗河開車廂渠灌田二  
千頃景元辛酉更置水門水流乘車廂渠自割西北  
還昌平蓋漁陽潞縣凡所灌田萬餘頃又玉海山川  
考曰割州漢陽有平虜渠徇海穿漕以避海難又于  
其北漲水爲溝以拒契丹皆魏神龍中滄州刺史姜  
師度所開也夫車渠平虜之迹誠不知其何在然據  
今日現在之水開今日可耕之地以距今日跳梁之  
夷則在能者閭之而已

割鎮各關口嬰津

京師雜錄 卷之三 定都 九

京城北九十里昌平州州東北九十里黃花鎮自鎮  
歷白馬陳家吊馬等路關口四十八口而古北口入  
一十四關口至我眉寨中歷黃松峪將軍石凡五口  
而割州東岸峪自關以東歷寬峪等關凡十口而遵  
化縣之馬蘭峪乃歷沙皮羅文松青龍井兒審家口  
團亭寨關口三十一而喜峯口又七十口而遷安縣  
之青山口又十二口而冷口又三口而劉家口又四  
口而盧龍縣之桃林口又四口而昌黎縣之界嶺前  
程等六口而撫寧縣之義院口又石門等五口而董  
家口歷大毛山小青山等十口而山海關

北畿東北古北口喜峯口潮河川相密邇直此黃花  
鎮白羊口去天壽陵尤咫尺惟割州重屯山後小既  
慢矣而宜附鎮且繞出其外可爲應援

割遷移兵要地

石晉所略契丹十六州地幽割易鄆涿瀛順七州在  
山前新僞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山前後  
併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  
是以來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  
人自損其險阻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  
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  
夷狄之禍畧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略契丹此地爲  
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太祖始逐出元  
人而復爲中國太宗又于此建都足誠萬萬不拔  
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大行西來連岡  
疊障環而繞之東極乎醫巫閭之境爲內藩籬山後  
諸州自永寧四海冶以西歷雲代重關疊城爲外藩  
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無外患也惟昌平以  
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與營義會等衛  
以爲外障後移入內地故京師東北藩籬單薄異  
時有患未必不出于此請下大臣議是庸以東歷資

花鎮古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以善其後使之永無外患請將洪武中大都司提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于沿山要害相爲聲勢仍于山之後去山五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勢因其地形便築其墩基就其空缺之處接連以爲邊牆就于其間擇一要地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兀良哈入貢之道一以衛都城一以護陵寢吾力有餘而機可乘仍復洪武中山後關鎮之舊俾與宣府大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

### 劃鎮撫賞長策

夫宜主上之德意達蠻貊之隱情全在通事之口我祖宗知其然也特設四夷館以翰林重臣提督之又擇大臣子弟之端謹者爲譯字生習四夷之言諳文字習之而通也然後授以官而分遣之以王各邊撫賞之事今四夷館如故也授以官而出邊行賞亦如故也然而其人則非矣夷語夷文一毫不達惟日需索供給每處動至千金而其與夷人通語者則金懸夜不收之屬各路提調之撫賞皆麗其口以爲低

昂哄誘夷人教之爭競鬻索今獨不可遴選而勸懲乎謂宜選若干人擇其端謹者使司通事之職三年之內夷賞不增夷情不變卽爲稱職授以百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千戶又三年而無事也陞指揮倘有能調停大事採探隱情者不次陞賞不然卽以軍法從事而劃鎮撫賞之責惟寄之路提官既卑微人復瑣狎外不能壓鎮虜情內不知愛惜國體甚至有私路虜人求免目前如藩一正者夫劃鎮撫賞凡十處而參將凡十二人今參將在內而使提調在外主賞非計也請各邊之賞皆令參將王之如石塘路屬夷五枝皆是白馬關撫賞卽移參將駐關而革本路提調古北口屬一十四枝皆在古北口撫賞卽移參將駐本口而革提調曹家路之參將移駐漢兒嶺堵子路撫賞則參將暫革馬蘭路參將移駐正關松棚路參將移駐羅文谷喜峯口則駐本口太平路則駐徐崖子關惟燕河路有二處撫賞宜將桃林屬夷并入冷口一處撫賞卽移參將駐冷口石門路參將移駐義院口山海關無撫賞又題準不接遼東則參將亦宜革矣如此則路參將皆復舊額又省提調十八人以撫賞之權屬之參將至期仍令三道往來

提督康體統尊而表情可推按三衛之設每衛置都督二人泰寧衛之祖其左都督曰兀捏帖睦兒再傳而紀右都督曰革木干帖睦兒今襲者曰只兒挨福餘都督二今無止都指揮曰打都惟朵顏最盛其左都督爲完帖睦兒五傳爲花當生十一男又再傳而華爾台襲職生九男長爲影克影克之子卽長昂今見襲都督最桀驁者也其右都督爲脫羅又兒三傳爲朵兒干又再傳而絕其別枝拾林字羅繼之今襲者曰把班通其所屬討之共一百五十五枝今在各路見討賞者乃二百四十七枝比前多九十二枝此係一夷有在三五路討賞者皆強橫夷人到一路則授一路者也今宜稽其宗枝嚴爲法制令各歸一處討賞如長昂一枝在五路討賞共銀若干今總于一路賞之可免其沿路索擾矣劉鎮屬夷惟三衛而順義王之裔自居宜大之邊今他答之初請封也卽西置兩兎于洮河東置兎于劍鎮自長昂以下莫不受其約束而投順矣夫祖宗之于兀良哈既分其衛爲三又每衛立二都督以分其權又分其衛揮等爲數十餘處愈分愈弱使之各自爲雄不相統攝處至深也今舉三衛夷人盡屬強虜且東自劍鎮西至

洮河以萬里之邊疆盡屬一夷之鈴轄堂堂中國曾無一人蚤見而豫憂之者今洮河已見告矣趕兎亦復跳梁矣

### 劉鎮險隘

秦築長城田山海泰寧開平而西所據地形極勝今劉鎮一帶邊牆乃國初徐達創修以爲內邊者也歷代修築垣墉畧備然劉昌二鎮邊長二千三百餘里擺守之說猶如膠柱敗若權枯威威修邊軍力未戰而先困唐太宗云隋主不能擇人守邊而築長城以疲民力此有因之道也今日頗蹈隋轍矣善守之法有三有修百里之外險者有修近邊山水之險者有修境內地險者何謂修數百里之外險舊制冬月燒荒必在四五百里之外使草根盡絕虜騎難馳先臣郭登守大同于要害之處毒其水草虜不敢侵今誠于境外擇其要路潛置毒藥人飲水卽成馬食草卽斃尚安有一人一騎能內侵者乎如山海關外大古路見南行則犯遼之前屯北行則犯石門諸處乃總路也于此置毒則遼及石門皆可安枝矣又如石門寨外大梯子嶺離邊四十餘里東西寬漫有橫山一道舊置柵木獵寨時此疆寨則義院口地方可大舉

者，虜不能至矣。按古兵法，軍行則防，寨凡入敵境，則先審其水草，蓋行軍者慮毒之難防，故設五術以審之。即使北虜精通兵法，識毒而不來，亦爲上策。何乃置之不講乎？但口外之水多深，入內地，毒其上流，須分輕重所用。毒藥有經七日流三四百里而解者，有經半月流千里而解者，有經月餘流數千里而解者。此皆用草復毒之屬，隨煉之生熟而分毒之輕重。南人有素習之者，水入中國，近則用輕藥，遠則用重藥，不入中國者，雖用砒礪可也。何謂修造邊山水之險？劉鍾一帶，重山疊障，處處有險。凡軍馬行兩山之間，兵家謂之圍地。虜人其中吾斷其前後，盡成擒矣。虜人所以敢于犯難而不顧者，欺吾無人也。向嘗薄迷劉門見口外諸山兩頭狹而中間闊，如孔明之葫蘆，谷者甚衆，即兩頭不狹者，修而隘之，爲力甚易。中間之山低，則增之；坦則削，脩成險隘，積滾木礮石于上，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雖有武騎千羣，盡爲網中之禽，罕中之獸矣。如古北口外地方平行，無山可恃，則當引潮河之水周圍設險，往來之處，則則築木爲橋，暗則設坑鋪板，使虜知而不來可也。來則送成無疑矣。昔李存孝力敵萬人，李克用擺堅守之，堅成飛

走不能越，存孝遂被窮而請降。此已事之明驗也。何謂修境內地險？嘉靖二十九年，虜犯古北口，由黃榆溝入，歷白羊口橫嶺，原從古北口出。三十四年，犯馬蘭谷，由龍關谷入，由鮎魚口出。三十六年，犯燕河路，由鷄鳴山人，由冷口出。三十七年，犯臺頭路，由界嶺口入，由青山出。大山川在我險隘，在我虜每大舉往來，出人皆得其宜。若素習者，惟其竊遁明而地里熟也。我則險隘扼塞，茫然不知，甚至敗而奔北，亦不知去向。今須將諸路可入可出之處，一一勘明，如從來山人料其必于某處割管某處搶掠某處奔回吾軍，當于何處堵截，何處夾攻。某水可以灌某河，可以阻有未備者，開渠設險，務使戎馬難馳。又畧倣古井田之意，有溝有洫，無事則教軍耕作，虜至則藉水成圍，此禦虜萬全之計也。

三鎮形勢總說

部落渙散，強逼遼永，清二酋久配優賜，志望無厭，而又烟連上，蠻意窺遼左，平居虜情之難處，則宣府爲上。大同次之，山西又次之，止隔一墻，烟火在望，鐵騎馳騁，頃刻即至。况老酋聚牧各部，緩轡虜情所根，呼吸異態，則大同爲最，山西次之，宣府又次之，山川

殲瘠士民貧困板升降入親戚潛通撫臣既達人心  
易捷況太原河東久所垂涎萬一有變內外合發則  
山西爲先大同次之宜府又次之在宣府撫七而戰  
三處實把車史之表其險絕之山川稍可恃也大同  
守一而戰九牆但據其零犯而不能阻其大舉自非  
重兵無以防其四突而拒其卷至也山西撫三而守  
七蓋以虜之市馬在山西爲寡然獨老孤危西河乘  
水春冬皆防也以大同一鎮言之九萬之額則老弱  
疲瘁悉在其中其有馬勝戈者約可四萬而堪責以  
戰者僅一萬餘人以此欲守六百里長邊則誰能辦  
之

八編與集

卷三

七

### 六關總叙

居庸隸薊州紫荆關馬謀保定馬門偏頭寧武隸山  
西巡撫居庸等關本大行山與馬門諸山相斷數百  
里馬門巨南北大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帶關  
秋藩華險由天造山西自井陘西北數百里崇岡復  
嶂扼爲居庸迤邐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八  
陵在焉外拒四海沿湖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故居  
庸爲京師北門居庸左轉益爲陽虛龍當山海之際  
古渝關也控約遼東西右備太行西南以往包絡數

松平原沃野北倚上谷雲中皆宿重兵石府東  
元兵趨南口者紫荆關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  
能專內連真定保定大名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  
高山大陵爲之限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出山西  
路險隘士馬不能成列東更順德廣平遂入齊魯下  
江淮馬門三關山東起代郡外斷雲中內界太原北  
境西盡滹河之濱馬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  
能守則馬門當其衝寧武諸營堡不甚險隘虜往往  
由蕎麥川野豬口入婦女畜產驅逐已出塞而遊兵  
百里赴援難矣偏頭地平可馳馬故多虜患西北冬  
維河曲東北時備大同川往時諸險塞設關大環戍  
卒荷戈守吏辨符行者苟有曳踵左右森立正德以  
後商者入路通者奸關廢鑿缺斤左右環立不問誰  
何况嚴符券嘉靖以求虜細出入至居京師習兵器  
而禁物羣來旅往如履康衢防哉防哉

八編與集

卷三

一六二九

直隸三關

居庸關詳前所轄撞道等口墩寨七十有三城二堡

三屬馬步官軍一萬三千七百六十二員名子粒米

二千六十二石新增餘地折色銀三百五十兩余丁

承給米三百三十石馬四百二十二匹

東路撞道等口一十三俱無住城寨共馬步官軍一

百七十八員名

中路雙泉等口三十六俱無住城寨共馬步官軍七

百七十員名

白羊口堡一城馬步官軍五百八十一員名馬六

十匹進西六墩軍四十名

西路相峪等口三十七俱無住城寨共

馬步官軍五百三十三員名

長峪城一城馬步官軍二百七十二員名

紫荆關詳前所轄沿河等口七十六層春秋稔班

并備禦常守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八十六員名子

粒米一千七十四石馬四百一十二匹駝鎗馬八十

匹

外一層自東而西沿河等口五十二內除浮共馬步

官軍一千三十七員名

浮圖峪口馬步官軍四

十三員名馬八十匹

內一層自西而東白石等口二十四共馬步官軍

二百七十三員名

倒馬關詳前所轄周家堡等口一百一十有五關

二屬常守滿冬馬步官軍共五千八百一十三員名

子粒米一千六十石備冬騎操馬一百三十匹

東北路周家等口六十六內除浮共馬步官軍四百

九十七員名

插箭嶺口常守官軍三百員名

西南路龍泉等口五十一內除浮共馬步官軍一千四百

四十一員名

三關處置

居庸諸關本太行山與鳳門諸山相斷數百里馬門

巨南北大行絕東西表裏縱橫左右繁榮閭閻藩華

時用大矣

居庸號北門山形左轉盡魚陽盧龍當山海之際為

險關控約遼東西右循大行西南以往包絡墩十城

皆平原沃野北連上谷雲中皆宿重兵表裏維固真

天險哉西山自井陘西地數百里崇岡複嶂扼為居

庸連遼東折玉帶神嶺諸山若拱若抱七陵在焉外

拒回海治潮河川古北口去虜不遠備守其可忍諸  
紫荆倒馬二關隘口既多守備不能專內連中山保  
塞潼關古燕趙之郊平夷曠衍無高山大陵爲之限  
隔騎兵便馳逐南並井陘接山西路險隘士馬不能  
成列東更鉅鹿刑沿遂入齊魯已已之難勞有謀奪  
紫荆窺臨青者不有節度司馬殆夫而謂國不以人  
重哉

### 宣府總敘

宣府秦漢時上谷郡也古冀州之域秦爲上谷郡漢  
晉時入上谷郡宣德宣化州元改名宣寧尋爲宣德  
用論宣化府者蓋四百餘年我太祖張胡元祀  
人編類集  
一六下宣德其民于國內設其地爲宣府洪武二十  
六年始置陽全都司十餘城統制十九所分五路成  
北初增羊房營俱無城隍設兵戍守五路各  
設參將一員管領軍民各設守備一員以嚴邊防  
國初常忠武王遇春破虜于漠北卽元之上都設開  
手衛守之置八驛東則京亭沈河寨峯黃崖四驛接  
太宣古北口西極州威虜明安照寧四驛接獨石  
太宗文皇帝三犁虜庭皆自開元興和萬全出入嘗  
日滅此殘虜惟守開平興和大寧遼東甘肅寧夏則  
邊境可永無事矣後太寧既以與虜興和亦廢而開  
平失援難守宣德中趙從簡于獨石棄地三百里土  
木之變獨石八城皆破雖旋收復而宣府特重矣宣

府山川糾紛地險而狹分屯建將倍於他鎮是以爲  
勢完固號稱易守然夫京師不四百里鎮鎗所寄要  
害可知北路獨石馬營一帶地雖懸遠然長阻長安  
嶺虜難徑下中路之易大白陽青邊諸堡西路之紫  
溝洗馬林萬全諸城南路之東西順聖皆稱虜衝  
屢至焉東路永寧四海治及龍門所則三衛窺伺之  
地而四海治上通開平大路下連積堡兒又要地矣  
邊儲一節則員外楊守謙所論益得權宜之術守謙  
曰嘗聞弘治中宣府各城粟交之積多至有六七年  
者少亦不下三四年今則止數月耳倉版儲蓄尾燼

場地鞠爲茂草或勢家佃以爲業然則飽歌騰糟之  
勢安得而復見哉通鎮版壞乃至此  
宣府至京師僅三百餘里則充運之策可行也又按  
邊軍月餉法日折色者六月本色者六月在邊者折  
銀七錢在內者折銀六錢又日本折開支此諸邊之  
通例也然春夏之月禾稼未登粟價騰踊邊臣若於  
蓄積之未多也則固與之折銀秋冬之月粟價稍平  
倉庫稍積則始與之本色當其騰踊也銀一錢或止  
易粟六七升或四五升是一月折銀猶不及半居起  
粟如之何其不饑而疲且至死也欲責其疲緩之饑



不亦難哉說者謂亦于歲例之外每鎮發銀十餘萬兩遇大熟之歲則於歲例招買之外糴粟十七萬兩中糴亦糴三四萬兩俱別儲之每春夏粟價騰踊若歲例之粟尚足支持者借支二三月秋熟之後即于歲例內曰買者補賞仍別儲之如此則士得實惠而所省亦且數倍即有重大事遇徵發旁午一為亦有所濟矣

宣府鎮領衛一十有五屬所六城三馬步官軍一十二萬六千三百九十二員名通鎮馬六萬六千九百八十匹屯糧六萬二千三百零二石地糧三萬九千八百八十八石

一百五十三石有零開種糧一十一萬五千八百八十六石有零公務驛傳糧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三石稻田徵米一千一百七十九石有零草二十二萬六千九百七十一束

### 宣府總說

太祖起于淮右將與元人除殘則當引兵北而而乃南渡江者以元人未可與爭鋒而以淮泗之兵取江南則易也既據金陵十六年截江而守之則江南之財賦分毫不得北渡而元人困及渡河北指秋恒有遜而無戰故嘗泰為之說曰太祖之渡江而南

也以強取弱及其渡河而北也以飽取饑太祖之定都于金陵也則以親享則賦之便故也成祖始封于燕至靖難之時以燕剽寧各之兵內向遂成再造不據已成之金陵而更都旋構之燕京夫豈好為勞哉夫亦親虜勢之尚強而慮相傳數百年之後處于金陵則遠且忘備故舍見基面就新構既都之後又勤三駕示掃除也故嘗泰為之說曰成祖之移北兵而南也本守成而實兼創業及其移南都而北也本創業而實計守成成祖之都燕也以親享兵馬之利故也太祖據財賦而未嘗忘兵馬則初

年燕遂代谷之封割肌膚之愛以膺捍禦之寄而中山岐陽攻取經畧最久且備夫亦以都在遠而尤勤其防乎成祖據兵馬而未嘗忘財賦則平江之經運河濟之轉漕殫竭群策悉賦江南以雲集神都夫亦以有兵而尤急其食乎已已不戒雖虜入居庸而終恐兩鎮之擬其後則所以消其久駐之念而速其出者于山後之兵力亦有賴焉而庚戌再肆則別由剽竄而不敢復窺上谷矣若使當時嚴陣不離於江左親征不勤于再則三山之限高全之處未必有如今日之備者而宣府其或有飲馬之擾乎宜庶

北京師之蔽而獨石者又宣府之蔽自撫臣余子俊王愷以來更有增益然中路之費未塞則蔚峪之敗可懸於是督臣萬達疏曰長城之役西路張家口洗馬林西陽河諸處宣府最急者也中路葛峪常峪青邊羊房趙川東路別寧四海沿諸處宣府次急者也最急者宜督軍夫舉役次急者以待乘塞之兵審財量力期于有成而已中路既城然自四海治而西至永寧自滴水崖而東南至龍門不扼其塞則京復尚孤于是萬達又疏曰自永寧墩歷騰鴉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別爲創修內垣一道與北路新増連

八關鎮

卷之三

七

五

而爲一北路原額官軍不輕內調內垣來守永措兵馬蓋不止備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威首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東路既成而龍門黑龍之路不通則應援之徑未便于是督臣達時撫臣先合疏曰北路東南外山起龍門所之盤道墩以迄靖胡縣之大衙口延亘一百餘里山勢峻峻誠爲天險若遂爲修塙斬崖則滴水靖胡既有柝卫之內邊又設重道之重險虜騎自漢入犯有警自龍門之黑龍以達寧遠邊內徑行止三十里北路之兵由此以入衛南山東路之兵由此以出援獨石皆可朝發而暮

至獨石孤懸勢相聯絡先是嘉靖二十九年虜騎自蔚峪犯諸臣始議擊宣大之兵馬以衛南山督撫移鎮懷洮老師費財而虜終以險絕不至于是督臣崇古疏曰諸臣原議每年春秋盡擊宣大山西之兵併守南山在山西則往返千里士馬疲勞致疎本境之防宣大則內顧外疎供億耗費生失各路之守是擊門戶之兵以守堂與棄其所必攻而守其所不攻以衛京陵則忠矣以籌邊則非策矣宣大各守其境雖未能阻虜之不入而猶可邀于境上南山巖巖可徑無虞宣大掣兵內防則虜可直至山後而藩籬愈壞長守宣大乃所以莫南山守南山乃將以累宣大也自是罷宣大援南山而督臣不至懷來歲所省不貲也或曰關平之轉運難繼則當徒三衛以入大寧之巢穴不除則當通宣遼以爲絕塞

陽和事宜

陽和當宣大兩鎮之交總督從中節制則遠近之勢既均緩急之應亦便今乃擁聚兵馬久住懷來不亦左乎南山在宣府近京之地精兵宜守邊隅則對壘之戒日嚴長駕之威亦壯今乃外遣上谷單守南山其計不亦後乎

宜大率守邊務而由西則半撫綏宜大之撫臣守在邊而山西之撫臣駐於腹裏此其所以異也山西之守疆與大同相為聯絡本一省事也自寧鴈既以為關而大同又或不足為蔽虜一闢入責相牽連于是始有分守之議邊計之誤莫謬于是然計當時虜患正據王議者以為重門待暴王政所不廢而再設寧鴈其後更增平型居常視之誠兩門戶也然使山西退守寧鴈而遂幸其責于大同可也虜越大同而後至寧鴈至寧鴈則責山西是矣而偏老之失守山西人每責焉

卷之三十一 邊防

其容無罪乎是大同撫臣一其責而山西乃二其責矣此撫臣之所獨難者也悉寧鴈見在之衆而一偏老以為資則無守而不固今既分其力而退守則見分者以寡而成弱退守者令狹而就虜是守偏成或萬有一之能固而守寧鴈則惟虜之不入已矣則山西失守之責可坐而策也且山西之三邊與陝西之三邊一也寧夏延綏甘肅之撫臣則分自陝西而歸顧於陝西之境者也有延寧甘肅四鎮則不當履而陝西撫臣悉歸於不能罷者良以撫臣之不可兼邊計也而與西撫臣獨使其春在省而秋在邊然則

以西撫臣于延綏甘肅邊矣而于寧夏為近獨不可依亦遷長矣而秋野寧夏乎而寧夏之撫臣亦終未嘗罷不設也偏老之孤危本不可與寧鴈之腹裏竝列為封守而卒以竝列者以責之一人故也寧鴈之設關邊也而以責之一人非也偏老之有寧鴈猶宜府之有居庸大同之有紫荆居庸不屬宣府而責之順天紫荆不屬大同而責之保定此所以為重門也而今山西乃責之一人若以為其足以備偏老則凡平居之所以增兵設將為寧鴈之計者舉為冗濫無益之費若以為防其不能而姑設之也則何以異夫

以海濱集 卷之三十一 邊防

今之縣令責其輯散里戶矣而又許其別派於民以備逃亡之類也虜入偏老繩之以邊臣失守之法且曰朝廷先已許我退守寧鴈矣里戶逃亡繩之以有司失教之法彼且曰監司先已許我別派備逃亡矣不可不也今山西之民歲輸之三關與大同老以籌贖元年新收考之在大同者八十七萬五百有餘在三關者四十一萬四千七百有餘而此外無名之費不報焉山西之民所以使首而輸者以其足養我以生也而辛丑之驚津澤壬子之犯太原丁卯之攻石州殘破之慘有不忍圖者即今保定之民僅供茶

荆得大同之敵而無大同之輸山西以全晉之力仰  
給三關乃猶不免于被虜也茲豈非設官分守之有  
未詳乎故愚乞 陛下制偏老以南寧屬以北特設  
二巡撫而專委之以邊計而宜大而開封府于偏關  
以總兵駐老營以副總兵駐河曲自平型北樓四門  
寧武而北悉以隸之移寧武道于偏關以爲分守而  
奇嵐保德等州縣專屬偏關巡撫如朔應之千大同  
山西都御史罷其軍務但專巡撫靈關而守之使  
得其整暇與監司贊南河東守令共圖所以輕偏均  
賦以休吾民者而供三關萬一有警則親提大原汾  
州二營之兵以守鴈門而甚急則更調各州縣之兵  
以遏衝突偏關參將換駐寧武其鴈門以北巡按事  
宜亦或以并于宣大而山西一應派額應輸三關者  
俱仍其舊此非臆說也設巡撫于偏老而不涉省城  
所以視延寧甘肅之例也制關南以屬山西而不使  
其與關北之邊防所以視保定順天之例也如此截  
地而守之在邊臣專其責于沿邊也則尺寸在捷回  
爲近而易圖在山西專其責于關南也則撫守俱舉  
不以遠而或誤今撫臣遠在省城而總兵遠處寧武  
以陸百里之遠付之副使與副將虜人方款貢已矣

萬一狼心忽逞烽火再燔東之宣大西之延寧皆以  
撫臣專席其責而獨山西一省疎其中空而誤于選  
制是使全晉之背開一設藏之害而以大同河東蕩  
盜傾虜也是時雖罪百撫臣將何救乎竊計必如此  
而後九邊皆密而無隙必如此而後三關重設爲非  
度且自添撫臣一員之外不增一卒不加二縣而坐  
救全守即增一巡撫不免于糜餼吏書紙剝之供計  
亦三五百金但取之山西巡撫每歲移駐兩司府州  
縣往來恭謁之費而足使山西得並于陝西保定以  
干爲治而壯京師之右臂是將大有利于 社稷  
山西外三關  
屬門關所轄水路等堡一十九馬步官軍一萬一千  
四百六十一員名子粒米三千八百三十石馬七千  
五百匹草四月至十月不支  
寧武關所轄羊房等堡十一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二  
十二員名子粒米二百七石馬六千一百九十九匹  
草十一月至三月支每匹每  
月支草三十束料九斗  
偏頭關所轄羅漢等堡三十八馬步官軍一萬一千  
三百八十八員名子粒米二千一百九十石馬六千  
七百五匹草同上

三關險隘

鴈門稱絕險虜入大同川二邊不能守則鴈門當其衝矣幽微之兵出紫荆繁其左延寧之兵度黃河拂其右虜可邀也昔李牧守鴈門誘匈奴入張左右翼擊之大捷

東受降城在廢東勝州東北八里○中受降城在大同府城西北五百里秦漢九原縣地○西受降城在古豐州西北八十里相距各數百里

鴈門關通冀之北境舜建將至恒山始啟鴈門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國初設關于此以嚴鎖鑰蓋重之也

寧武處三關之中當華夷之要衝為東西之援應實陽方溫嶺神池義丹之門戶外接八角堡內維崑崙以一守備一千戶居之自偏頭徂鴈門似落實矣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二

圖書編

邊類

大同總叙

大同古雲中地川原平衍東至黑龍山西至大奉之寇西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西則平虜威達中則右衛永口等處皆稱要害蓋虜南犯朔應諸城必窺之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為虜人順聖諸處之衝北二道俱在套中而平虜西連老營堡與偏關近虜邊皆全便涉其境故大同稱難守焉

八編類纂

卷之三

邊類

偏頭寧武屬門自西延東三關並盡西盡黃河東岸抵大同西路雖太原北境要害之地與真定相為唇齒非惟山西重鎮而畿輔之地安危保焉况達官達令多安置真保河間等處子孫世受國恩臣服効力固無他志但同本原性習尚在世終與合故三關疆域所係非輕與宣大並稱重鎮焉黃河東北舊有東勝城與大同大邊與和開平相聯通為一邊外狹內寬復設偏頭寧武屬門三關十八隘口于內以為重險往年東勝開平能守三關未為要害正統以未東勝開平俱失三關獨當其衝時無往牧之虜防守尚

易弘治十四年以後虜往套中地勢平漫偏頭照退

近黃河焦家坪娘孃灘羊園子地方皆套虜要口往

東蹂踐歲無虛日保障為難三關要害雖同偏頭尤

急十八隘口雖同朔峪口陽方口右峽口尤急河岸

渡口雖同娘孃灘太子灘尤急先年以山西巡撫駐

制屬門關內代州總兵駐制偏頭關又各設守備一

員以備調度嘉靖十九年胡虜充斥三關不能禦近

議于朔代之間設重臣一員總督宣大三關亦如陝

西固原之制又按三關東十八隘口又東紫荆關又

東居庸關山勢連亘實天設之險為京師近藩往年

紫荆居庸可踰而今不可踰者以其增築修鑿之工

多而其險備也使今之三關亦如紫荆居庸胡馬敢

深入乎故今之急務惟在備三關之險擇將帥練壯

勇精騎糧以整深入之門戶庶山西定而畿輔之地

無警矣

或謂已已之變大同徵山西之兵防禦者蓋幾七千

今在鎮城止供薪水門戶之役而坐糜糧餉分毫無

益若改戍三關給以太僕寺之馬民壯數千盡為除

韋此不惟邊防有賴而所省亦且不貲矣

大同鎮屬衛八所七堡五百八十三馬步官軍合餘

土兵共五萬四千一百五十四員名糧料花布屯糧  
屯草及京運年例通共銀七十七萬五千一百八十  
八兩七錢五分屯糧一十二萬七千七百一十一石  
每石折屯草一十七萬六千四百一十一束秋青草  
三十七萬二千一百一十束  
每石折  
銀三分年例銀七萬兩例鹽  
七萬引馬四萬六千九百四十四匹  
每匹折  
銀三錢山西起  
運夏秋二稅糧料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五石  
每石折  
銀四分夏秋稅糧折布一十八萬二千五百匹  
每匹折  
銀四分綿花絨八萬片草二百四十四萬四千八百五十束  
每束折  
銀八分河南起運小麥九萬六千石  
每石折  
銀四分

大同總論

自山西老營歷沿邊接五堡而東至陽和盡大同界  
六百里其全壤特與虜為密通登增則虜在其下平  
地則虜或在山有歧而視過者至得勝堡借撫臣等  
出視市場之外則虜帳在焉呼而囑之升高北望數  
百里皆平曠無關關詢之諸將云皆大虜帳也往虜  
未資時近虜之郊絕無人跡雖巡按之行必架梁而  
後進猶有幾不允者其在今日誠邊民之快觀也中  
間有新工未接而舊牆尚存者則類垣敗壁存形  
影虜馬精強可以一策而計先年所報謂虜折增

而入者夫亦為之名耳而豈其待於折耶夫一家之  
門必有藩籬烏獲而肉袒困童子之所侮也今以六  
百里之長邊而恃此以為保固宜虜之長驅莫或限  
之使天未悔禍虜不款關則殲掠之禍率均九邊而  
其在大同尤未能知其所終也夫大同長邊非增無  
以拒虜而增非高三丈以上則虜且滾以入險設崇  
臺明烽火其使邊民並耕之穡可望成功而增臺既  
完又漸修腹內之堡以防有急之虞則大同之民庶  
其息肩乎而全晉之屏蔽伊亦有藉也按載籍自嘉  
靖初年皆管調宜府延綏之兵以衛大同誠危之也  
人壽類集 卷之三 四

至庚戌以後而始以大同之兵援副鎮豈所謂先其  
急耶今各鎮之兵請勿入援者謂尚欲省費爾而在  
大同則有大可念者蓋以危迫之區方不足以自狀  
而乃責之以庇鄰人是何異人方饑餓且困而又奪  
其食以與人未知其終之不虞且歎也近以修工亦  
既准免其一枝然謂虜既貢矢在翻亦不過以修工  
爾今大同邊臺正當經始而乃分其二千餘人之方  
舍已私人太同入援之兵必在所當罷即不終罷有  
且暫留以為六百里見急之工限完而再調可也是  
同據一節雖無起運而有存留民之被救者其戶絕

矣而派有定額甲去則乙之存者爲之賒殺者多而賒者少久之則并乙而疲且逃矣乙幸不被於虜而不免于疲且逃是相率而盡之術也清理戶之額而爲之均可也大同之所謂有留者要以供王府歲米爾初年以見在之額派大同列邑以爲之供其數正相適也今民之輸者日有減耗于虜而宗藩給祿之額則且百倍于初如開封桂林同爲急切然彼爲一省尚可或括或借以紓其急而大同則一府且邊也置數千人於城中而使其枵腹則何以善後

河套敘

河套特選勝之一然爲國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河套三百阻黃河上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西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邊河達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卽周之朔方秦之所取匈奴河前地漢之定襄郡赫連勃勃趙元昊之所據以爲國者也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後沒失其險虜始渡河犯邊鎮守都督王禕始築榆林城創緣邊一帶管堡墩臺累增至二十四所歲調延綏德慶陽三延甯官軍分成而河而陝西客兵助之列營積糧以邊寇

路景泰初虜犯延慶不敢深入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爲嚮導固知河套所在不時出沒遂爲邊境創膚之害矣

### 防河套議

成化二年三月延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瑄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管堡迂疎兵備稀少以致河套迭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切熟遊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霞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奏欲於偏頭關東勝關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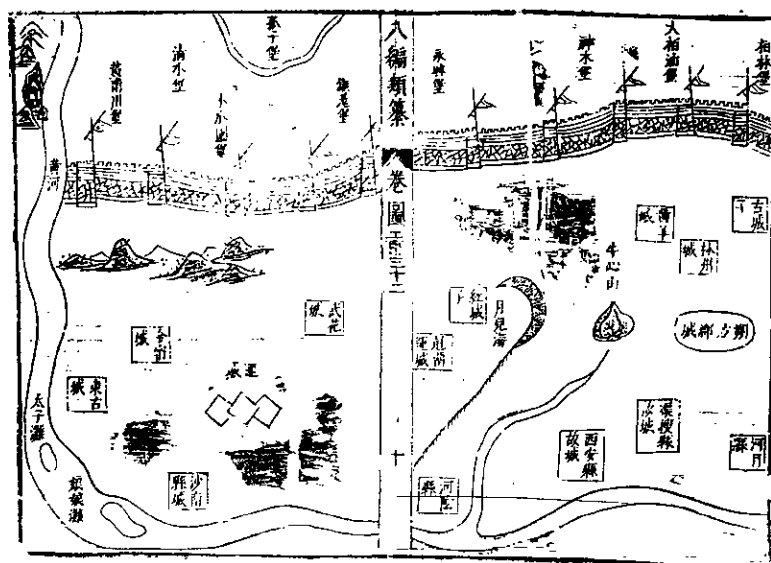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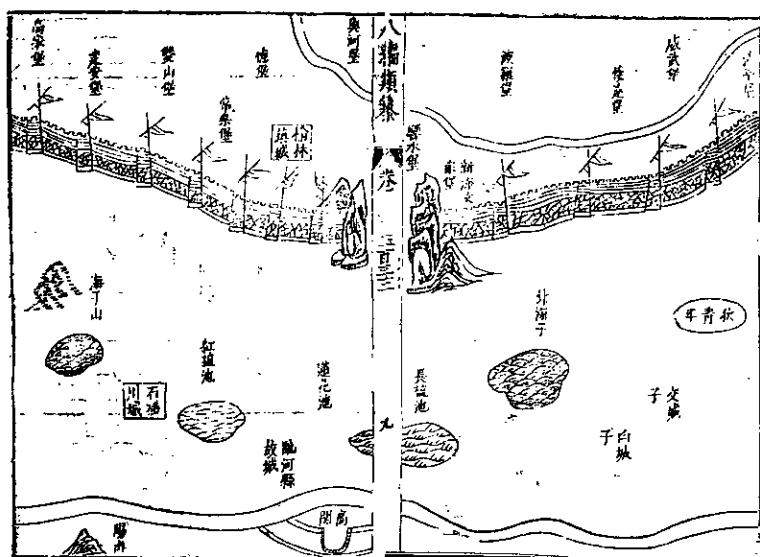
五

木

黃河西岸地名一顆樹起至榆溝連遼都六鎮沙河海子山火石腦兒蘇石海子回回寨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嘴馬營等處共立十三城堡七十墩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漫難據已之役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管堡移徙直道實爲邊防之長策按薛應旂曰嘗歷延綏慶陽二境往復於偏頭關花馬池二千里間凡諸管堡咸爲稽考爾之將者故老猶皆記憶楊瑄之策且曰曾統幾於復遼其計蓋不出此







河套地虜表畧

河套東至山西偏頭關地畧西至寧夏鎮地界東西二千餘里南自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六七百里近者二三百里惟皇甫川稍近川南焦家坪兩岸夾山水先合後洋及狼娘灘羊圈子渡口交東水堅故虜率其衆或自坪或灘或渡口以入套元史河源附錄朱思本曰自洪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旦地凡八百餘里過豐州兩受降城折而東流過達旦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又西南入陝西榆林衛境然河源東北流所歷皆西番地至蘭州凡四千五百餘里始入中國又東北自寧夏過達旦地凡二千五百餘里始入河東境內也

河套處置

昔秦取其地募內郡貧民充實其中然政教不聞故卒及入匈奴漢武時後取其地立朔方郡縣募民徙者十萬口及山東大水徙其貧民于中者又七十餘萬口自是隴西北地河西胡寇益少然當其時皆仰給無常使者分議費以億計其後政教未聞亦終及

河套事宜

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滋園雜記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中求活者甚衆驗年饑復業九邊圖亦謂彼虜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撫探圖獵之利地方富庶稱雄鎮焉此數言鑒察皆實也葉文莊議乃謂不可駐牧耕種未之究矣

曾總督復河套疏

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驅逐胡元遠遷漠北成祖文皇帝三犁虜庭餘孽奔亡幾千里救死不暇當是時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後以東勝孤

入編類集

卷三十三

土

連嶽之內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內無虜上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募河套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可委也夫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草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內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水遠至武廟常欲征之而未能力使虜酒吉憂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既種獨發無時出套則賊寇宣大三關京師震恐入套則危延寧甘固塞抵達嘉此撥亂之功天淵有意于我皇上乎築邊設議爲四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

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險，防之則兵必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壅水一朝潰決，則汎溢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賊被驅寇，驅其餘黨，置諸大漠，臨河作障，天險爲池，皇陵既昭，賊靡應，裂狼顧，脅息，雖數輕肆，侵執，譬之大禹治水，以海爲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也。然河套旣復，猶兼修邊之工，若距榆林以爲邊，則河套永棄，虜患何時而息乎？復套之舉，國之重務，人之謀日，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舉，並進裏糧二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卽沿河修築城垣界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須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上下交困，餒餒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春賊，賊未膽落，觀與板築，師徒易挽，其難三也。臣則以爲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疾驅虜之猾夏，而因之正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奚煩兵力之多，雖在兵精食足以時，而春蒐于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俟其遠遯，然後拒河爲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旣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

人勦剿集

奉旨主

建

主

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巡守兵備道以理之，几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朔撫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犯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路，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戶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開一項是爲開田，以養餘力，其沿邊軍民亦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黃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訪井田之意，廣溝洫之制，吾民易于稼穡，勇于驅馳，旣臨河設險，及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于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費，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畧也。乞勅該部預爲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俟其靡畧漸雄于焉，昭盛明無外之度，聞一皇上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示牌額，遍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後與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天以勦，豫在師吉矣。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往，牧獵食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

人勦剿集

奉旨主

建

主

枯槁又皆各就任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素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攢精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于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驍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日削震蕩勢必難支此窺倣觀變潛深泰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 命下宜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

朱宣王

五

五

度各鎮兵馬嚴加提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往牧之寇倘套賊敗亡必將逾河而逃厲兵秣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蓋口砲轟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今秋于卑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成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使套須備熟鐵蓋口砲六十個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銃二萬根長銃二千根生鐵作砲十萬個煅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砲鐵鉛子大小二十

五萬斤子矢角柴薪藁束髮庶可兼提此胡恢復故壤然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礮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缺壞

### 陝西三邊四鎮漕運

關陝所需者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似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折津龍門之險然昔洪唐糧餉由此而通今蓋船木筏往來無常且以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今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夫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雖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吳晉萬

朱宣王

五

萬也况今河運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師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逆險可以陸運某處可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造船以備美運淤塞悉加導撥渭河務在疏通

延綏延綏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少而延安慶陽

劉洲縣邊民多曉勇曾見胡虜敗與戰聞若選作土

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得驛復者兵部覆奏請勦鄰史往會官點選于是延安之綏德州葭州慶陽之寧州環縣皆選民丁之壯者編成十五號爲士兵每名量免戶租時得丁壯五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由是士兵強盛而毛里孩連年入寇皆退却矣

按此土兵之法不但可行于延綏若九選行之則邊民不因於賦役而心皆內向無復北走之人虜雖欲入誰爲嚮導

聖飭邊備兵書王復奏臣奉命整飭延綏寧夏甘涼

八都奏

永宣王

卷四

十七

邊備東自黃河岸府各堡西止定邊營接寧夏花馬池東西紮紆二千餘里內多險隘境外臨邊無有屏障止藉墩臺城堡爲守舊城堡二十五處參差不齊道路不均遠至百餘里近或五六十里兵馬屯操反居其內人民耕牧多在其外遇賊入境傳報倉卒調兵策應事已無及不過虛聲應援及西南直抵慶陽等處相離五六百里烽火不接北面沿邊一帶墩臺稀疎空濶難以瞭望臣與鎮守延綏慶陽等處總撫等官計議府各等十九堡俱係極邊要地必增置那移庶幾可守越今聲息稍寧先行摘撥軍餉採辦

木石候春壤土開併力興工府各堡移出邕州舊城東村堡移出高溪嶺衛水堡移出黑河山上門堡移出十頃坪大免霜堡移出響鈴塔白洛城堡移出甌管兒塞門堡移出務柳庄不惟東西對直捷徑而水草亦各利便內爲家堡至雙山堡榆林城寧塞管安邊管定邊管相去隔遠合于各該交地界名厓寺子三眼泉柳樹灘瓦剌梁各添哨堡一座就於鄰近營梁堡摘官草哨守又各於安邊管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通共二十四座接連慶陽定邊管起每二十里築墩臺一座共十座接連環縣俱于附近官軍里

八都奏

永宣王

卷四

一八

揆守瞭北面沿邊一帶空遠者各添墩臺一座共三十四座隨其形勢以爲溝塹必須高深足以阻賊來路因其舊堡廣其規制必須寬大足以積芻粟容容兵庶幾墩臺稠密營堡聯絡而緩急易于策應可以援振軍威矣從之

臣於六月巡歷該鎮邊垣一千五百餘里見其舊塼剝於成化年間業已低薄八十年來日就傾圮曾無一人增壞土者近綏邊牆東自黃甫川起至榆林雙山堡計五百九十六里自雙山堡起至龍州堡計四百九十八里自龍州堡起西抵定邊營計四百四十

里實計應築邊牆一千五百三十四里有零臣願以  
千五百里之地分爲一十五段該每段牆百里每里  
築牆高一丈九尺底厚二丈二尺收頂一丈五尺外  
女牆高四尺五寸內女牆高三尺每里築一敵臺臺  
下闊五丈收頂四丈厚加之高并垛牆共三丈上蓋  
平房一間即以官軍四十名守此一里之地有險有  
人矣自一里以至千里皆然也但于百里適中去  
處除有舊堡外如無堡者相機築堡建營房三千間  
官聽三座各五間官軍三千人統之者副參或遊擊  
將軍也副參遊擊之外仍設把總坐堡官二員以守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遼東 九

之千百里之中量築小堡以居守邊之兵蓋邊臺寫  
建成大堡不足以容故此堡亦不可少亦各設把總  
坐堡官一員以守之又於其間相度便開關門者二  
重門疊壁局輪完固通哨探出奇伏皆于此門凡一  
百里之間其軍馬臺壁攻擊防禦之事皆副參遊擊  
統之而各把總坐堡分任之此第一段邊固之畧也  
自第三段以至第十五段可類推矣大率百里的間  
爲偏將者之爲把總坐堡者各三爲哨總中軍者五  
爲營隊諸六軍自偏將以至管隊官所管共三千人  
管將將數諸應援加以守牆步兵四千八共七十餘

人通于五百里而計之自偏將以下官軍共該一十  
萬六千八百餘人內馬軍四萬六千餘人步軍六萬  
餘人而總攝之以撫鎮大臣則馬步相兼遠近聯絡  
有邊牆敵臺以爲憑據有墩臺烽燧以爲瞭望有堡  
寨營房以爲居處有軍火器械以爲攻擊又除整田  
以脩屯政以資衣食牆外一里復鑿一濠濠之深闊  
皆期二丈所取之土即以築牆牆高池深零賊毋敢  
近邊脫有深息必大舉之賊乎夫賊之大舉也動稱  
十數萬衆俾報營勢橫長五六十里縱使併力而來  
一擁而至我之一將所守之邊高城深池百里之間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遼東 二十

既有七千餘人又調牆左右者五十里內馬兵援之  
可得官軍各三千員名其調遣也俱於牆邊往舉如  
斬崖陡峻處亦必架鑿通道以便應援夫以應援之  
官軍合本處分守之官軍大約可得一萬三千員名  
以數十里之牆計其壕口不過數千殆二三人而守  
一壕口且火器弓弩長短相維更迭迭應聲勢自爾  
百倍我軍居高而有據虜賊仰面而受兵其何能飛  
度乎是大將居中團報策應更調鄰堡之兵或助勢  
以堅守或設伏以出奇爲兩翼之勢出關門之外賊  
不知其所攻是蓋賊之所恃者馬我之高牆深池限

隔之彼之強焉弗能突矣賊之所恃者弓箭其發不過四五十步我之神鎗飛砲連珠佛郎自高臨下發踈擊遠彼之弓箭弗能抵矣又以逸而待勞無送往迎來之請以主而待客免東徵西調之擾備是數者必固之道也或曰此墻一段受攻而左右五十里內守墻官軍俱來應援其勢顧其應速固稱便矣若左右障之墻缺少官軍又誰補乎臣曰左墻守兵須移矣凡居右者不可移補乎蓋須補動移千里之衆而官軍之奔馳者皆麟次而行不過百里且俱墻上往來一時即令一時即離非有山川險阻之限越也若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五

日邊墻僅支零賦難學大庾臣日難學大庾者先日之邊墻也果實加高厚之工人致夾守之力則金湯之形克壯而制禦之功自收今沿邊一帶小小林堡有人守之尚保無患而況于大邊塞乎

### 榆林總叙

榆林舊治殺德而棄米脂魚河等處於外幾三百里虜輕騎入掠與鎮兵出禦之無不及而返虜得投隙焉成化九年都御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堡襟吭既據內地遂安但其地通延河奔難利邊境前多荒至光邊墻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長亘九千二百

餘里連墩勾壘橫截河套之口內復經山湮谷是日夾道地利亦得矣彼時虜少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亦以選擇園獵之地方豐庶稱雄鎮焉自虜拆套以來邊禁漸嚴我軍不敢擅入諸利皆失而鎮城四望黃沙不產五穀不通貨賄于是一切舊糧始仰給腹裡矣弘治中布政文貴奏改西延慶三府本鎮之稅爲拋荒折色者二萬餘石正德中侍郎馮清又改三府本色盡爲折色自是軍用始窘遂有米珠草桂之語況有節募新軍而糧未增尚在額內支給又邊邑凋敝災傷所免及拖欠者復百有餘萬焉嘉靖七年

八編類纂

卷五十三

五

鎮城餓卒幾萬嗚呼此鎮將士懷忠畏法外無怨言敢勇善戰虜所毒憚迺今年年枵腹不得一飽傷哉今三邊舊糧至難處矣愚謂黃河自陝州而上至綏德近境春初時皆可舟行若計沿河郡縣改徵本色水陸接運而上則榆林其少蘇乎再于延寧莊固適中之地另設倉場各以戶部官一員主之每年于鹽銀十餘萬令其雜買儲蓄專備客兵之用出入稽考一歸戶部邊官無得那移借貸備客兵一年不至則有一年之積如是數年或可少裕也築三城于河外史稱其功夫拒河爲守尚不能固乃能遏虜于



河外其置烽燧千八百所須萬人而史云戡成此皆不可勝者近有復套之議謂當循唐舊又謂當復守東勝則榆林東路可以無虞審時度力愚不知計所出矣

榆林鎮屬營六堡二十有八馬步官軍四萬九千二百五十員名馬二萬四千四百四十六匹糧料一十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八石有零民糧三千九百有零草八十八萬一千二百六十束

### 榆林事宜

天順中延綏用兵日久戶書楊昇上疏曰阿羅出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寧

三

牧河套日入寇掠殆今三年請師古人自黃河轉運爲便倉法且言三門之上有小河可通延綏如以所運糧草各貯水次沂流價運庶幾不乏且可順帶解鹽數十萬以充淮課則國利大有增益詔悉從之然以衆謀竟沮不行

榆林地乏耕牧藉于河套爲多河套失自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之地盡爲胡虜出沒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之守無險可據而左右援大同寧夏甚遠雖設遠左烽墩五六十迤右烽墩九十二而軍食兩缺連年告急然諸邊鎮獨榆林軍忠義無撓志且畏勇

常懷復套之憤其惟若于無糧彼議者謂得百萬金可充恢復之用矣

### 榆林總論

按書視師延綏其遺民故老咸曰鎮城舊在綏德余公遷出榆林浮沙築牆終難就緒向使其攜鎮河陞逼逐套虜與此大役猶可言也顧僅僅止此至今榆林孤城懸于荒漠勞師戍守歲費萬千綏德藩籬竟失鎮鎬虜騎長驅直闖內地其貽謀蓋不審矣由此觀之則宣大之役臺諫交章非無自也

### 榆林鎮圖說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寧

三

榆林達際龍沙四無襟帶一望虜幕勢衝衝險國初爲榆林莊本綏德衛屯所已已之變東勝失守始築榆林城成化間全虜寇邊撫臣余子俊移延綏鎮於榆林莊置榆林衛富騎建議若王翱楊瑄諸人首以築牆垣濬溝塹建堡置墩爲關隘藩籬計子俊四之起黃甫川抵定遠營千五百里之間堡三十有四墩八百餘所分東中西三路爲守邊警藉以少寧及弘治中火師竊渡吉囊猖獗而延綏之患滋

### 字及總敘

鎮城所據實崑山環其西北黃河在東南險固可守

漢唐舊渠皆在厥田上上八易爲生成化以廣虜患  
多在河西自虜據奎以來云河東三百里間更爲敵  
衝是故魏平固則犯花馬池掠環慶則由花馬池之  
東大靈州等處則清水營一帶是其道矣所據實賊  
出沒無時而花馬池鹽川東西三百里地勢平沃築  
與武營壘一壘又去賊發實處必由之路  
哨臺守如自巡撫徐廷璋此千古卓然之見而總制  
楊一清王荆唐龍皆常增築更益敵臺足禦竊發矣  
顧兵寡勢分難當大舉之寇豈人謀地利有未盡邪  
今之論者以固原爲堂與響石溝至花兒岔爲二門  
花馬池一帶爲三門謂有重險矣不知賊已入大門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則堂與無用風雨飄忽之所及內地村聚之民急欲  
收保而無由也嘗聞弘治以前虜任奎不管間有連  
歲不入者我邊每歲于河東時決其出入入則嚴戒  
出則解嚴至水泮後則不復能出入矣今虜渾脫飛  
渡數萬立濟經年任奎安爲巢穴遁逃教誘盡知我  
內地虛實此可與往月論哉而花馬池一帶遊騎出  
沒無日無之宜乎延寧固終歲不得少息也試嘗善  
之若擇花馬池便利之地大建城堡添設巡遊移總  
制居之分屯重兵清水武興等營今三百里之閒旌  
幟相望刁斗相聞其鐵在泉等處水草大路盡建墩

堡北虜固牧套內非皆往來不時者可此也其能隨  
堡以建城爲主連虜賊水旱不居花馬池東南一  
帶俱被其泉有水又東南至梁家泉有水又東南至  
甘泉紅柳灘等處皆其牧場長流有泉水又東南至  
天知周于鐵柱泉梁家泉等處皆其牧場無水之處  
等處築墩一時水源供各據守無敵馬之處誠以  
別也東援榆林西援寧夏亦常山蛇勢也又洪武以  
來虜出入河套往來其涼皆自賀蘭山後取道自總  
兵抗雄敗後山前遂爲通衢趙瑛周尙文禦之皆脫  
管聞先襄毅云成化中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  
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監餉稍弛至正德則  
一故事耳今寧夏失機屢矣而舊將晏然無事求之  
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鎮城南北僅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五  
百里東西止二百餘里耳王瓊廢鎮連關而城平虜  
棄地蓋八十里一何易也今虜患愈近而民利益窘  
善謀者一至是乎若山南作壘以遏西來之寇則得  
之矣中衛偏在西隅雖地狹易守顧山後之虜窺靖  
虜者數數有之尋討故事云自賀蘭山直西至鎮番  
內皆漢武舊地今棄之矣果如所論而城守之則莊  
涼清固中衛俱安枕矣先年套內寧賊不時進至石  
馬池一帶全無耕牧自築外大墩以禦擊賊池無數  
百里間荒地盡耕牛牧遍野報稱平穩但內有綠蕩  
蕩七十餘里寧夏又不肯爲之防守數萬大勢矣賊  
卒至撫不能禦內固原小邊海年移理二次亦各完  
餉但青沙峽八十餘里俱失沙礫石嶺年套賊脫此  
虜入襲其據城新紅等堡直北肅東總制劉天和初

一、通以關梁家泉直北稍西舊有深陰大溝  
一、通以東堡山之水灌于溝河長一百二十五里  
六里八分自大通至此重險有四通矣其寧夏北首  
衛山黃河之九外有舊堡一道嘉靖十年總制王璉  
于內復築邊牆一道官軍遂素外邊不行以致邊防  
地固荒蕪十五年來總制劉天和復修外邊防河  
東與外邊對岸集賢營外邊一節重河直抵城大  
邊牆以載奔奔自山口入寧夏之路寧夏到尙  
寧山天險為固山口各有一關端三道  
今盡圯廢不修以致大虜時入格掠  
寧夏古夏州也阻山帶河四塞之地據全陝上游  
國初立寧夏府尋改衛以其地廣而民庶又增左屯  
右屯中屯前衛等衛外幹後中二衛并平虜靈州與  
武章州四所巍然鉅鎮與八塞並列而環慶開城諸  
人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防 三

虞徐以規黑山鎮達之復使平虜絕驍勁之患鎮城  
免執宕之憂亦開疆展土之畫歟平虜城在寧夏鎮  
之北百三十里蓋鎮城之屏蔽也北當鎮達打磴諸  
關口之衝東當套虜浮河之擾西南當汝箕大風小  
風歸德鎮北宿寇黃磬諸口之警三面受敵要害稱  
最通自賀蘭沙湖之邊築設戍置墩而打磴歸德之  
隘修明烽達張居民視昔臨稱泰寧唯是通障套虜  
僅限一堵苟非修戰具作統氣恐終無以自保也  
寧夏事宜  
愚嘗因張鑒巡撫寧夏導河溉田之事而有慨焉霍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防 手  
公諒奏議謂自陝西築為邊牆窪溝渠渠秦漢故  
跡修復焉邊城外同溝渠內深內資灌既外禦夷虜  
全陝之利也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沃壤若得人力  
盡闢耕之三邊軍餉不煩錢運自然饒裕愚謂今謀  
國者何不按其跡行之而從今邊士終歲脫巾枵腹  
也按唐書唐高祖時突厥歲盜邊帝命群臣問所以  
備邊者將作大匠千鈞謂千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  
扼其入路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趙句奴今  
可用帝乃使桑顯和整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辛  
治職艦愚按北土之有長河猶南有之有大江黃河

不惟可資溉耕，且可以轉漕，可以置舟師扼虜方冊。昭然，奈何徒能行于昔而不能行于今。

寧夏等衛圖說

冬防則出後之虜，梯山勒關，賀蘭之險與共之矣。河套之虜，路水四馳，黃河之險與共之矣。

衛之西北，雙水泉墩至蘆溝兒墩五六十里之地，選用石砌包沙，恐一挖即傾，易築土邊，庶于地方有實效也。守中衛者，盍勉爲。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三

圖書編

邊類

固原

固原開城縣地也。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固安會之，間得以休息。所備者靖虜一面耳。以陝西巡撫總兵始改立州，循以同靖甘肅四衛隸之。設總制秦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鎮與寧夏爲唇齒，花馬池一帶邊人謂之大門。若併力堅守，花馬池則固原自可無虞。八編類纂卷二百三十三

而礮石溝至靖虜一帶修築，又在所緩。故愚以爲總制不駐花馬池，則固原未可息肩也。靖虜一帶每歲黃河水合，一望千里，皆如平地。若賀蘭山後之虜，踏水馳蹕，則蘭靖安會之間，便爲禍階。調兵防守，候在水東而西，鳳臨驛之卒多未經戰，豈能捍禦？然則不添沿河之堡，不屯常戍之兵，則固原又未可息肩也。徵調客兵他鎮有事，則然無事則已。昔固原防守之戍，每歲凡四閱月，而功根不爲之處，尚在本兵領內支給。如之何其不吉乏乎？小鹽池批驗舊在固原，蓋來商旅納貨，期以填實此地，而王變修墮下馬房。

其見偏矣。夫固原中制之地，總督所在，戎務攸關，此特一隅之論耳。固原在寧夏之南，實番胡要害之地。

弘治間，總制秦紱築內邊一條，自統陽界起至西徐斌水三百餘里，自徐斌水起至西靖虜花兒岔止，長六百餘里。至今每歲于二八月各修築之。屹然爲關中重險，東向可以顧榆林，西向可以顧甘肅，總兵遊擊守備皆駐劄于此。猶室家之有堂與也。東之于胡也，以花馬池一帶爲門戶，西之于番也，以西蘭一帶爲門戶。門庭故有總督運籌于中，總兵秦遊提兵各鎮折衝于外，處置得宜，全陝可恃以無憂矣。八編類纂卷二百三十三

固原邊政總說

固原邊鎮本羌戎故地，秦關塞爲隴西郡。國朝混一寰宇，建臨鞏二府，并置衛所者十二，以司戎務。州縣二十有三，以緩吏治。然其邊自寧夏中衛而西而北而南，宛轉二千六百餘里，益分陝之適，中控制之上游也。然黃河積石環于後，嘴家嘉慶距於前，控番在岷，而有洮陽疊川之隔，禦虜在原，而有金城烏蘭之壯。蘭靖緊隣虜穴，百步之內，率皆強敵，且當三秦門戶，衝險爲最，而河洮近邊，舊無傍患，自丙酉襲居莽刺川，漸逼內地，窺我藩籬，則門庭肘腋之間，生一

韓國邊防多故視昔有加蘭河之兵雖強而失額順  
多洪州之兵漸增而半皆未練

靖虜古會寧地 國初設巡司統攝戍兵以防河東  
正統二年始置衛列乾鹽池等四堡爲安會藩籬東  
接寧夏西界金城北抵大小松山逼臨虜穴衝險甚  
矣永安堡近設守備一員達戍北塞以張犄角之勢  
外援內應鉅患其少弭焉或云塞梁家等口之路則  
河套之虜不能入扼雲山水清之險則山後之虜不  
能侵似亦保障之策毋以款和爲得計也

蘭州古金城郡也 國初爲蘭縣併置衛洪武三十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防

一年肅滿移封而中護衛從焉成化間改縣爲州外  
通虜穴內屏臨鞏乃甘肅之咽喉秦隴之門戶也分  
州外成置塞周防披山帶河險要可據唯是冬春水  
結則中流大壑與虜共之一度津涉便爲內境機宜  
戰守豈與前邊一律哉

河州漢扼罕縣地 國初置衛成化間附衛爲州洮  
水遶于東積石峙于西二十四關屏蔽內外城塞相  
聯聲援易達獨歸德孤懸一隅道路阻隔又七百里  
而遙然招番易馬制定嚴密藩籬既多洮水無恐惟  
近年東虜丙鬼諸酋渡河而南住牧近郊秦良番族

環河山畜產之裔剽掠殆盡侵陵逼近積石之西虜  
龍溝口乃諸關之門戶實通賊之要衝于此建堡築

臺以扼險要添兵置將以同關防併團聚番兵共圖  
保障聯絡歸德用成犄角庶幾河湟有安枕之時乎  
歸德本西走地也先漢據疆爲貴德州 國朝建守  
禦千戶所設番站者七屯寨者十蓋爲河州藩垣計  
也土沃壤肥堪以屯戍崇山疊嶂足以拒守形勝則  
有餘焉顧以彈丸之區星懸境外既與諸番爲伍密  
邇莽刺復與強虜爲鄰駕馭撫處較昔甚艱矣且距  
河州七百余里烏道華綠驛程隄陝北望湟中既阻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邊防

洪河南去洮陽遠隔異域兩地絕微豈能捍禦故隴  
龍溝口議添守備陟險塞衝地利既得聲聯絡接輔  
車可成且招撫諸番自樹屏翰安邊保境莫此爲先  
豈直歸德稍有比隣而河洮之保障亦固矣

洮州古諸戎地後周置洮陽 國初因設洮州衛軍  
民指揮使司寨堡聯絡俱有官軍守禦焉境內西番  
九十餘族 頒降金牌爲符易馬以示羈縻自萬曆  
辛巳間將吏弛防疆圉失守以致兩酋擁衆搶奪直  
抵城下殺我官軍大掠而去比時過執和款竟未一  
懲虜遂憑陵封固巢穴莽刺川一帶乃茂蕩隄二百

年藩籬之限于我啟疆年來徵兵益茂較昔頗密而虜居河內近在門庭况境內地方川原平曠守禦爲難而生番中阻傳不問西垂重地孤危孰甚焉且海虜入犯自歸德而來計程甚捷今之偵探乃自河州而入歸德爲道不特倍之疲疾馳飛度速千風雨如往事者則寇在郊關我猶坐待爲患豈細故哉新築邊垣業已限隔華夷憑城禦侮卒難侵暴招撫生番解以開中借彼耳目爲我聲聞誠一舉兩得之效也噫生番之招徠在楊咎二土官土官之駕馭在本部之將領擇廉將以專彈壓非治洮之急哉

人編類纂

卷五十一 邊防

五

岷州古隴西郡之屬邑西魏置岷州國初置岷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編戶一十七里屯寨百五十有二散處于本境及靜寧泰安清水寧遠西和五州縣之間其西番五十餘族輪年貢進以爲羈縻之術天順間設守備成化以來復設邊備副使控制撫防之機日益嚴密生熟番夷率多賓服第海虜渡河有不可一日而忘備者查永寧鎮平二堡地當險要增兵戍守亦足扼塞

西固守禦千戶所亦羌戎故地國初置所隸岷州境內西番七十三族耕食屋居與中國類扼險設堡

以爲屏蔽如南路楊家等寨者十有七城南白水江由岷岷而入川城東兩河口由階文而達陝此形勢大較也第番漢錯居中外不別貿易來往數起爭訟惟當事者特之以廉平撫之以恩信今查本城官軍止一千三百有奇既屬單弱而召募之衆半皆異類隋州周泰時氏羌所居漢置武都郡唐置階州國初改階縣旋復爲州西有白水江之西南有西番二十四族扼險屯戍黃鹿場等堡則一十有三焉藩屏亦既周密矣再設分守叅將兼轄西固文縣二千戶所經制不稱備哉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二 邊防

六

文縣古隴平道元置文州國初改縣設守禦千戶所編戶三里寨堡有十諸番環聚大小三十八族耕牧爲業文臣武將並列於一城之間馬步官軍分守於要害之地經制亦甚當矣

總論

按蘭州重地行都司八鎮自此出宋張叔夜以天都山爲守界我朝守在定火城今亦棄去止就河外作金城關關外即倚山較前易守榆林地之耕種所藉河套自套失于弘治正德間數千里膏腴盡爲胡有榆林由是失所養榆林無險可據左右大同寧夏

勢非所及雖設進左烽燧五十六進右烽燧九十二而軍食兩艱甘肅鎮自蘭州起至嘉峪關幾二千里一綫綿延成邊靡費止欲隔絕羌胡以息其爭

莊浪衛屬堡一十一漢土馬步并召募官軍共一萬八百五十六員名馬共三千四百六十七匹糧料二萬三千九百一十三石民運糧銀三萬一千九百九十二兩二錢兼支銀四千四百四兩四錢鹽糧一萬四千四百四十九石三斗鹽糧銀四千六百五十兩草二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四束布一萬二千二百八匹棉花四千一百六十五觔

人編類纂

卷之三

邊防

七

西寧衛屬所一堡五馬步并召募官軍八千五百員名馬并新買共四千七十二匹糧料三萬三千四百一十石有零鹽糧五千三十八石四斗草三十七萬二千七百九十一束年例銀二萬五千四百五十兩七錢布一萬九千六百五十四匹棉花七千四百六十四觔

涼州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八百五十八員名馬二千五百二匹糧料四萬五千五百二十三石七斗四升民運本折色銀四萬一千三百九兩三錢八分鹽糧一萬六千四百八十三石九斗

二升草四十一萬五千一百八十六束年例銀二萬兩兼支銀三十三兩三錢七分布一萬九千九百六十四匹棉花八千四十五觔

鎮番衛屬堡二馬步官軍四千九員名馬一千四百七匹糧料七千四百三十八石有零民運本折色糧銀五千二百一十二兩鹽糧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一石一斗草一十八萬九千九十七束布九千八百一十六足棉花三千七百一十五觔

永昌衛屬堡五馬步官軍八百三十二員名馬一千三百三十九匹糧料一萬四千八百三十九石民

人編類纂

卷之三

邊防

八

運本折色糧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四錢五分鹽糧一萬三千六百一十石三斗草一十三萬五千八百一十七束布八千四百零四匹棉花三千一百五十一觔

五涼沿革附

晉時張軌據河西今甘肅為前涼呂光繼之為後涼李嵩遷酒泉今之肅州又遷沙州今之瓜州八百號西涼沮渠蒙遜據張掖今鎮番衛號北涼禿髮烏孤據姑臧今之武威南涼唐呂溫詩樓高望五涼杜氏通典論涼州云地勢之險可以自保于一隅財



富之殷可以無求於中國故五涼相繼與五胡角立  
中州人士避難者多往依之蓋其風土之可樂如此  
唐韋瓘詩曰賀蘭山下果圍成塞北江南舊有名稱  
其爲塞北之江南以此

按涼州各衛卽五涼故地在漢爲武威郡及甘肅一  
帶卽漢張掖酒泉燉煌數郡形勝峻險風氣強勁且  
多產良馬而土之所宜自足供贍一方不必取辦中  
國故五涼與五胡相終始元昊亦與宋相頡頏何嘗  
假給中土之餉餽哉自唐末失之吐蕃至我朝始  
復其故地置各衛以相聯屬獨燉煌在嘉峪關外棄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東 九

與西蕃已失策矣昔趙充國之屯田王毛仲之鹿牧  
迄今猶頌之苟曰不然地獨非五涼元昊之舊而充  
國毛仲何人哉或曰榆林固原花馬池當盡處之總  
督莫若移陝西撫院于臨洮并撫綏河西各衛是亦  
一策也

### 莊涼要害

紅城當莊浪西寧之中可使策應而苦水黑山是其  
外護鎮番爲涼州永昌門戶六坝紅沙又鎮番要害  
而長草湖一帶尤爲入寇之衝其地雖有險可據但  
在揚州二百里之外四面受敵尤極孤危

洪州鎮屬衛一關五寨二堡二十四馬步官軍六千  
一百七十五員名新舊召選舍人士兵民夫八百  
名馬三千七百一十六匹各處民運糧三萬五千  
九百六十石有零草八千七百五十九束民屯糧三  
千九百四十九石有零布八千四百疋綿花三千  
三百觔

岷州鎮屬衛一所三寨七十堡八馬步官軍一萬四  
千九百三十八員名召募民壯四百四十五名馬  
二千一百九十二疋各處民運糧折銀二萬九千  
五百八十七兩三錢三分額徵民屯糧二萬八千  
五百九十四石有零布三萬七千七百五十一疋  
綿花一千三百二十二觔草二萬三千一百九十  
束

河州鎮屬衛一所一關二十四堡三馬步官軍九千  
二百一十七員名新舊召募壯丁二千二百九十  
二名馬二千三百六十四匹各處民運糧一萬八  
千六百八十石草六萬一千九百六十束本處民  
屯糧二萬九千八百七十五石屯草折糧一千六  
百七十七石本色鹽糧三千三百六十石折色鹽  
銀二千兩十兩五錢



是或一道也。西寧控十三蕃族四堡六千戶所近。又益以海寇之擾亦要地矣。不令屬莊浪而令設參將易瓊之議是也。若我太宗以夷治夷建寺立僧之法蓋有深意。今有諱其故者乎。西域之貢番文動數百紙詐冒相仍登極無益。若給符限年勦以名數庶可久可繼之也。

甘肅衛屬堡八馬步官軍三萬三千八百九十四員。名馬八千七百五十一匹。糧料六萬五千七百九十七石。有零民運本折糧布銀一十萬七千三百九十五兩一錢二分。鹽糧二萬六千八百一十四石八斗。草一百一十萬一千四百八十九束。例銀四萬兩。

山丹衛屬所一堡八馬步官軍八千五百八十二員。名馬二千七百七十八匹。糧料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三石六斗。民運本折糧布銀一萬二千五百三十二兩五錢。鹽糧四千九百三十二石。草三十六萬四千一百七十束。

肅州衛屬所一關一堡四馬步官軍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七員。名馬四千六百五十四匹。屯糧料二萬七千五百九十六石。有零鹽糧一萬六千九百四

十石。有零民運銀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一兩。草五十三萬四千七百八十七束。折色草銀一百七十九兩五錢。布二萬一千三百二十二疋。綿花八千四百八十八觔。毛織五百六十二領。

甘肅事宜

甘肅古張掖郡。肅州古酒泉郡。極西北重鎮。北倚合黎山。山丹界其肅之中焉。支山在山丹東南五十里。祁連山在酒泉張掖南連亘一帶。古匈奴失此地。嘗歌曰。忘我祁連。使我六畜不蕃。亡我焉支。使我婦女無安。故本朝設行都司於甘肅。而以肅州爲都司。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十四

門庭肅州城西六十里。爲嘉峪關。乃羌胡要塗。關外即沙州衛。古三危山在焉。有羈縻六鎮。古敦煌。地土官居之。西北有鎮夷所。尤孤危。其地雖險。可據薄于鹽利。華夷賴之。

柱文襄奏議曰。甘肅之地。比之他邊。不同極爲孤懸。自肅州過河至肅州一千四百里。中間止有一線之路。北爲鞏子。南爲番。千聲息時。時有之。其近城堡之地。乃敢耕種。離城堡遠者。則華之恐鞏子。倖至搶擄人畜。雖云春種秋收之時。有人馬護之。亦虛文耳。其地專倚水利。近時甚微。不能澆洗。說者以爲勢豪占

奪雖不占奪其利亦微不可全歸咎于此也

### 甘肅各衛

駐浪漢允吾舊地南接金城北抵安達邊之東則爲松山西北則黃羊等川爲唐六河故壤貢兇諸部自款貢始駐牧焉雖是強虜鱗集諸番蟻聚中過一線之途是爲內徑乃四郡襟喉要地也風土寒涼五穀不產銀盆沙井之間水草俱限于邊外撫採爲難惟連城大通等堡北倚湟中平原沃野宛然屯田之鄉然皆魯氏部落所居堡塞未修平多營窻苟責成而整飭之亦可以資犄角之勢

###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十五

西寧古湟中地以湟水經焉其境四山環帶中阻三峽亦形勝之區也衛城建當三川之間勢取控制而西北地形漫衍守望寥濶生熟諸番布滿山谷西南當青海門戶爲虜必窺歲時問道互市調遣實孔道焉礮伯當二峽之間四山峻列西北一線之路與莊浪通山徑既隱勢難飛廣虜不出湟塞之北循山而東則礮伯可高枕而卧矣獨北山諸羌爲先零故種控弦飲馬頗肆憑陵近歲以來往往敗弱分地保疆業已殲服古鄯披山帶河川谷錯錯土漢雜居村落相望蓋別一疆域也狂時虜自松山而馳穿莊浪北

塞逾紅城渡河則山川爲必窺之地款貢以來此衛遂塞諸羌羈縻成俗遠邇晏然

國家經畧河西四郡未復高昌北壘與虜共之則肩背既疎門庭漸逼獨虜患未甚我境亦安湟中一睡無異內地此一時也正德初亦不刺以得罪酋長扣關請降倉卒失圖遂致闖入安定詰衛破亡一空青海之間始爲虜穴此首旣也又一時也唯時謀臣策士不遺餘力已以後東虜數侵雖疆場擾攘而海土旣脫漸徙歸巢蓋自巳未俺酋之犯餘種落落且盡矣此又一時也老酋悔旣奉貢稱藩玉門以東悉

###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十五

撫兵革戎狄無厭狡焉啟疆本以併吞之謀駕言徵佛之利擁衆西牧再據海陬我稍疑其非誠彼詭託于瓦剌上下相信墮彼術中建寺請額遂爲虜創一不振之基吁計亦左矣

古浪唐和戎縣地也正統三年設守禦千戶所蓋爲全涼門戶耳西南則石頭等溝諸番羅列東北則黃傘諸川衆虜環窺彼此沒交相爲患最難控制然惟本地夾之柏林之山沮以古浪之水有險可據且黑松安達各該遊擊都司一員道路非遙兵馬齊集一聞警報刻期應援亦足自守顧孤城斗絕虜犯武

威實稱孔道扼吭拊背平時不可不先爲之備

涼州本漢武威郡地廣民衆村寨壤接良田沃野生

植穀繁溫萃之景不輟于四時有內地之風焉故四

郡稱鉅者涼州爲最額設副總兵一員統兵以守盟

松則設遊擊居中調度應援于兩路之間安遠則駐

都司依限更番防禦于一線之地且西北有鎮番永

昌爲之屏蔽東南有古浪西寧爲之障蔽蓋市鎮腹

心也虜難卒入我亦易守往自成化間防禦少疎連

遭虜掠居民逃匿者甚多事且內設營伍委而不守

如聚泉紅水扒沙盡爲棄地東連莊浪遠平等堡守

八編類纂

望隔絕則賀蘭以西鍾番以漢武故地悉歸脫焉

而中隔蘭靖莊涼之間如無安枕之時良可恨也尋

計故事總督彭澤建議恢復誠安邊至計

鎮番古姑城縣地岷出武威二百里極臨窮塞蓋涼

永之藩籬也始設守備一員領之繼改參將以壯彈

壓列堡屯戍防禦亦嚴但其地沙漠平漫無山路之

隔馳驟易送完壁爲難東接寧夏賀蘭之王庭南障

大小松山之虜穴前接山丹後通甘鎮要害孤懸西

鎮爲最

永昌漢屬焉縣也

國初建衛設守備控制查夷咸

化間始爲遊擊以備應援萬曆初罷遊擊爲參將官

秩愈崇則聲勢愈重然此地東西控帶南北犄角悉

爲重地而原隰之廣不啻千里蓋武威之上游焉頭

地形平衍無險可恃北有石門西有者撒口乃海套

必經之路山南黃城兒則又殘元遺址水井草茂牧

養蕃息久爲藉處懲牧之所牽達于立塞外與虜爲

隣且自和款以來海上多故虜馬交馳殆無虛日

山丹周泰爲月氏地漢置刪丹縣國初置衛設守

備以控制之其地川原平衍守衛既屬難周尺藉半

空兵馬尤爲單弱但西去鎮城百里而近重兵相隣

八編類纂

聲援自易東去石硤八十餘里誠重鎮之襟喉也惜

地里高寒又多沙磧市無土著野無田疇故設都司

二員更番備禦而所統官軍皆西鳳平漢之民素非

慣戰難充行伍徒具虛名

甘肅漢張掖郡地山川盤回形勝交合河西中會之

阨也國初開邊置伍設行都司爲之總轄兼命

文武重臣爲之鎮撫與夫屯田馬政諸執事皆備焉

所以制馭番虜屏翰秦隴者計甚周已然山川廣闊

邊多要衝考之額兵二萬五千今存者止十四耳守

望不稱勞費哉年求置將屯兵分扼形勝故洪水之

子 7 - 247

設遊擊坐制南山平川之立守備專防北塞則虜之  
出入去來益前後俱防首尾相應且東築險隘西創  
邊垣區畫詳明佈禦嚴密

高臺漢樂涪縣地南番北虜防禦頗艱萬曆間易守  
併而設遊擊於白城之山顧于前黑河之水達于後  
川原平曠屯田用武莫善于斯顧自回夷殘破于嘉  
靖三年之後虜猾番暴掠無厭遂致沿山紅崖等  
堡一望蕭然自欽和以來邊境少寧人民占籍漸開  
可耕之田生牧稼穡之利然當番虜之衝者則六壩  
朱家灣尤甚焉水塘湖係我內地而虜每盤踞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鎮夷本漢酒泉封內地歷隋唐五代而宋未有建置  
正沙磧而已自國家收復之後開設鎮夷守禦所建  
城池置屯戍以遏番虜之衝天順間河水浸決城郭  
半圯改易舊基創立新制經營肇造屹然稱于城矣  
但地里平衍控列黑河之外極當衝衝始設操守繼  
設守備最立遊擊防禦亦漸嚴矣而兵僅千餘單弱  
如故且上之高臺百有餘里猶可聲援下之肅州則  
二百里而遙雖在封內緩急不繼

肅州漢酒泉郡地幅輳之廣不啻千里東接張掖五  
百里僅通一線之路西抵嘉峪七十里則燉煌棄地

在焉撫虜在南瓦剌土魯番在西北諸夷環聚股背  
肘腋悉皆敵國孤懸重地莫此爲甚往時經畧專在  
哈密蓋恐其撒我藩阻絕我貢道耳今西事業已寧  
盜獨欺虜往來茲地無異匪脫非窺截貢夷則剽掠  
番族久而不已其憂豈在土魯番下哉且微塞之關  
近有流牧之虜別無酋長數數盜邊似宜議剿以杜  
蚕食茫茫西望嘉峪則故壘猶存北眺西州而輿圖  
已達疆場既促控制爲難流聚已繁群謀不逞實武  
備以壯于城固邊垣以分內外却流虜以開貢道扼  
要害以樹聲援此則郡共憂酒泉其尤急乎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西事畫餘

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輪臺以東接枝  
渠聚皆故國地溫和有溉田募壯健詣田所爲本業  
稍築列亭連城以威西國竟不果行至昭帝始用前  
議元帝復戍已二校尉屯田于車師前王庭唐遂置  
西州及交河等縣接其地今賀蘭西北直抵鎮番又  
西北跨伊吾故境有漢武高昌舊壘在焉鎮焉西北  
有黃羊川口內爲挾沙地多礫利美水草虜往牧往  
來其間以透西海即棄壞也夫古稱河西之盛控制  
羌胡今按方輿什得五六耳其遠絕環固業與虜共

之誠由嘉峪之外馳騁而南已非我兵力所及况鎮  
羌硤口南疆北塞遠不數武近纔跬步攻當案反扼  
我吭又安能制御南牧之虜哉國初置內屬番夷  
爲罕東曲先安定阿端等衛北連哈密南隔諸羌河  
首鹽池大稱藩翰自正德四年亦不刺以獲罪酋長  
逃遁而西乞地內附我倉卒無以爲應遂潰邊掠內  
地入西海破安定等衛諸番散亡因據其地南牧之  
漸此實厲階當時經畧諸臣如彭澤金獻民楊一清  
王憲王瓊趙載唐龍等爲剿爲撫不遺餘畫然竟不  
得其要領識者至歛收哈密結以恩德西制土番北

八編其卷

卷三十一

遼東

三

西制土番北

制瓦剌不知豺狼同室能保不噬臣藩籬坐守之束  
然亦不得已之策也俺答有西海之行彼以新受國  
恩約束惟謹臨邊番漢居民真無大吠之驚我既信  
其無他彼因遺置種類巢穴已定驅逐爲難今日以  
盜馬名掠其番明日以盜馬名掠某族方虜掠而即  
講和既講和而即徵求已徵求而又虜掠生番不勝  
垂食遂及熟番熟番不勝憑陵因擾內地不數十年  
諸番破亡零盡不特失我歲額中馬絕塞孤垂將誰  
爲之保疆乎近有傳虜中語曰指南來山川此我家  
舊疆原非漢土其搶虜番族誘之曰爾不勝其擾不

如振帳歸我諸番感戴國恩不忍棄去有言之泣下  
者可以知虜謀矣今甘肅西寧之番其附屬虜部者  
十之三其貧窮無聊依虜畔牧在扒沙等川可數千  
餘人其歲應徵求竭畜產而獻方物者十之九獨河  
以南隔于迫脇焚破服從尚少今漸圖渡河矣虜情  
豈遂已乎倘有附陰山雄傑之鮮卑安知不爲強國  
耶吐蕃欽陵欲唐拔去十姓四鄰至要郭元振曰烏  
江黃河關源阻與多屬毒唐必不能入我欲得之非  
覓諸部也甘涼距積石道二千里其虜不過數百里  
我若出張掖玉門使大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

八編其卷

卷三十一

三

西制土番北

可斷其右臂今疆宇廣狹有近至數步者視唐遠甚  
虜進據腹心駸有吐蕃之勢尤易梗塞此不可爲緩  
整乎數年之後虜若生心無所諸蕃關隴蜀漢且剝  
膚矣流來諸部有東虜有套虜東虜屬宜大山西套  
虜屬榆林寧夏總之則兩督府也如各虜四巢再有  
舉動或就初恃衆而盤據不歸必共宜德意張地操  
縱如馴擾禽獸服我籠檻或事機未借勢必用威尤  
當異地同心不遺餘畫諸虜西來俱言仇殺尤刺且  
云候套虜告變及東虜順義王齊至方大舉而西自  
去冬以來聞杜西急急干襲封事完則以送佛僧爲

名即來西海近聞虜使傳說春深草發刻期起行此  
 難道路流言而情形近約今聞扯酋使使傳諭海上  
 諸酋不得先行過河搶掠蓋約之既來同舉耳信若  
 此則河西寧有安枕時乎扯酋新偕首婦寵受封爵  
 方藉鈴東部落以安邊境豈可信其稱兵達出伐我  
 外藩緣虞以中國爲恃番遂不敢挑釁以犯漢法其  
 積憤深怨非一日矣頃虜犯肅州偶建募番之議五  
 種之夷起距而從戎者至二十人共西寧南北諸番  
 數倍肅州歲首聞警諸番頭目方來朝會時以保守  
 屯聚掩襲歸途爲險一時騷聲若雷無不願効死力  
 者據諸番所稱各族控弦荷戈之兵衆可萬人即虜  
 來無爲也虜果不來此語亦傳聞彼中虜猶疑遲回  
 者久之誠以諸番委虜我爲懸示賞格且聯束附近  
 族部使互相聲援總聽指顧又陰傳諭虜中番且群  
 謀不逞我收洞喝相持之功況其首事倡率之跡  
 延緩所屬并馬市達虜數日

- 一枝吉囊十失兎等兄弟四人
- 一枝明暗台吉三千有餘
- 一枝吉囊叔父東哨莊亮額息吉二千七百餘
- 一枝必把失台吉貳千餘

一枝銀定台吉兄弟三人一千六百餘  
 一枝打兒漢台吉六百餘  
 寧夏所屬賣馬達虜  
 一枝切近黃台吉大男等兄弟七人四千餘  
 一枝切近黃台吉姪男莽素台吉二千餘  
 一枝松山賓兔台吉五千餘  
 一枝西失刺克炭台吉四千餘  
 久在西海住牧  
 一枝把爾谷吉五千餘  
 一枝把都兒台吉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古燕拓十能一千五百餘  
 一枝沙記打兒漢二千餘  
 已上四枝未聞過河  
 一枝克典同男五百餘  
 一枝真相台吉同弟五千餘  
 一枝火洛赤同男三千餘  
 一枝阿榜台吉同弟二千五百餘  
 已上四枝過河  
 套虜移住西海  
 一枝卜失兔同弟一千餘



一枝牙氣三千餘

一枝察罕打哈他十能二千餘

一枝莊禿賴同弟一千五百餘

一枝打正又名字僧同姪四千餘

一枝黃台吉妻首領撒石倘麻客恰一千餘

東海移仕西海

一枝順義王同一克黃台二千餘

已上共各虜約有三萬五千五百餘騎

內夷各土官總叙

卽如麓川本百夷僻遠不啻中國一郡而王驥欲立

功名遂督兵五十萬贖餉半天下雖窮搜巢穴恩任

發卒不可得徒殺無辜數十萬驥且以功封伯其餘

屠陞賞者殆萬計及再出師而東南驍捷軍民疲敝

不可勝言矣若夫南嶺麻陽隴水羅有故爾小魏又

皆界在腹內一或取之失策未免調集客兵轉輸餽

餉咸未加乎餽類禍先被乎生靈近事良可鑒也

四川夷考

播州古夜郎國地楚莊王遣將莊躋沂沅水出且蘭

以代夜郎鎮牂牁郡因名牂牁國漢武帝發兵討

之卽其地置夜郎縣屬牂牁郡公孫述時大姓傅龍

尹董氏與郡功曹謝遵保境爲漢光武嘉之並加褒

賞自後渠師多姓謝氏唐與謝龍羽遵使奉貢太宗

卽其地置播郎將夷珍泰等州宋乾德貢名馬丹砂

終宋朝貢不絕元時內附國初首領楊鑑率其屬

來朝封爲播州宣慰使領長官司安撫司二其後楊

洪楊俊楊信俱有威名

黎州古西南夷笮都之地白馬氏之遺種也漢武帝

定西南夷以笮都爲沈黎郡尋罷郡置兩部都尉一

治旄牛王外羌一治青衣王漢漢民晉時爲李雄所

據至後周改爲黎州隋唐爲登州唐天寶乾元初改

漢源郡後復爲黎州五代時前蜀王建後蜀孟知祥

據有其地宋滅蜀屬成都路元屬吐蕃等處宣慰司

國初改黎州長官司尋陞宣撫司

烏蒙

古賈地何漢屬牂牁郡唐烏蒙據之元時歸附置烏蒙

國朝改軍民府

烏撒

古西南夷地唐宋屬烏蠻元府歸附置宣慰司

國朝改鎮雄軍民府

東川

舊烏蠻地 元置東川府 國朝改軍民府

芒部

舊烏蠻阿統據之 元置芒部路 國朝改軍民府

永寧宣撫司領長官司一為九姓其地秦為蜀漢為

益上通雲南北連川廣

龍州宣撫司其地周為羌氏在隋為平武龍門山高

水峻四塞之地也 天全六番招討使司古蠻獠之

地

松潘圖敘

我朝開設松潘東綏安 緜南控威茂磨人之一

八類類纂 卷三十三 邊疆

身公論其首也安綿威茂其股肱也番酋比附于外

材官控禦于中嗣後五寨塞而威茂分三溪散而安

綿出致使手足頭目各不相顧何以聯屬而成身乎

松潘之勢似合而其申皆秦越相視實則分也自草

之寨似分而其黨皆患難以相成實則合也

松潘衛小河所三路新舊屯田二千八百五十九頃

七十畝有零至客官軍各兵一萬一千六百八十

四員名額坐各倉糧九萬九千三百八十一石

布政司原額茶課一十九萬二千九百四十四斤

零原額鹽課銀七萬八千四百兩零

茂州衛并疊溪威州灌縣四路至客官軍各兵

四千一百五十二員名守禦所新舊屯田八百五

十六頃七十四畝額坐各倉糧一十萬三千九百

一十七石外倉二十收糧一十萬三千九百一十

七石

安綿壩氏石泉四路各官軍各兵六千四百五十二

員名額坐各倉糧三萬一千一百一十八石

四川行都司領南六十七關七堡五十有四總為里

六十有七屯糧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三石夏秋米

一萬八千七百四十五石九斗鹽課米三千六百

石有零

松潘總考

松潘古夷驍地漢時自符以北君長以上數丹驍

為大武帝開以為茂山郡唐魏晉五代未嘗入寇

唐初置松州後改交州郡○貞觀時發蜀十二州

兵討松外諸蠻獲十餘萬南降者七十餘部戶十

萬九千署首領蒙和為縣令後茂州西南築安戎

城絕吐蕃通蠻之道生羌唐吐蕃攻拔之宋初茂

州無城知州事范百常始民之請而築焉宣和

以後入寇不絕元始內附 國初征松州及茂威

等處克之卽古松州地置松潘衛

松潘威茂總論

諸堡之卒歲于內衛選官軍更番而戍大約主客遊兵不下二萬秋而往春而代法非不善也但不知地利不識夷情恫疑虛喝習爲上計不聞有剗一矢持一戟據臂而與之角者未至而思歸未滿而望代是奚足多也苟若罷之而養戍兵之費精土民站丁而守之如其不足則邊關餘丁可練而使也無已則擇勇健者量堡緩急分布而汰其先數之老弱可也松茂地鮮五穀官軍待哺于內境歲輒全蜀之糧數十萬斛夫餽糧千里斗粟數錢民不堪矣而以實老弱之腹吁可惜哉乃若維州之城李唐故地也在茂虜平州之衝漢人入兵之路後吐蕃計取之日無憂城焉李德裕帥西川悉怛謀舉城降其籌邊遺蹟可考也而沮于牛僧孺城竟棄先臣董軒嘗議欲棄疊溪移所高屯堡有八害三利之說夫入松有二道東自小河南自疊溪皆羊腸一線之運如人兩臂然胡可廢也而維州則其後矣卽使無之不過太山虧一簣土耳

松潘事宜

松潘二鎮爲蜀城之右臂係全省之安危松潘不守則旅懷之藩籬不固而沃壤千里之區亦幾于危薄而不安矣松潘糧運之數有限而商販所販易粥故於秋成之後每米一斗價銀一錢八分或銀二錢及至經商不通國戶坐索高價每斗增銀至二錢四五

分者有之甚至青黃不接之時有錢無米無論齊民卽官員之家懸釜待爨者亦有之故有身歿未寒其妻下嫁于於部卒有子備員竊祿毋糊口於他人所以百戶徐榮至閉門忍饑而歿而父母兄弟夫婦骨肉之間生不相保歿不相顧者比比然也查得松潘

八編類纂

卷之三

送類

三

放糧事規每年四六十二月支實米其餘月分皆支折色此先時作者蓋以糧運之艱故支折色多而本色少所以爲糧戶節省之計但所存恤在糧戶而所苦在邊氓今照布政司買運松藩一鎮萬曆七年分各倉糧米共該四萬七千六百九十一石七斗八升而松小等邊王官舍軍兵孤老共五千六百八十一員各客官軍四千八百一十四員名若以每月米銀兼支實爲利便又松地苦寒稱貸爲難往往山陝富商攜資坐取重利每借米一斗候至放糧之時加至二三斗諸將求諸軍細民甘心充支無如之何若

每月給米不至稱貸之難

人編類纂

卷之三

選舉

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四

圖書編

邊類

建昌考論

建昌本禹貢梁州之境天文井鬼分野乃西南夷邦都國地漢武帝置越嵩郡領邛都等縣晉徙郡治會無縣宋因之齊謂之獮郡後周置釐州隋改西寧州後復爲嵩州治越嵩縣大業初改爲獮郡唐初復改嵩州置中都督府又改越嵩郡至德初沒于吐蕃貞元中收復大和中徙治臺登縣懿宗時爲蒙詔所據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四

邊類

建昌

改此城曰建昌府以烏白二蠻實之元至元間置建昌府又立羅羅斯宣慰司以統之隸四川行省尋改隸雲南行省本朝洪武中罷慰司置建昌衛隸四川都司改建昌路爲府隸四川布政司後廢府改建昌衛爲軍民指揮使司尋置行都司領衛六形勝東連烏蒙西距吐蕃中接中慶北鄰西蜀據西南咽喉衝要之處雖通商貨殖田地膏腴而土廣人稀竹篋板舍不事脩飾善造堅利人甚畏弩末之毒

議制取松州諸寨建昌餘孽

按蜀界在坤隅三向邊夷自漢武通道之後每煩中

其西北則爲疊茂爲松番與氏羌爲界有大姓小姓小蕃大蕃之別在昔爲吐蕃憑陵已甚是李贊皇之所經營而未得其要領者也其西南則爲沉黎越嵩建昌諸徭連亘獮焚之外諸種盤據麇屯鳥散靡有定在昔爲南中叛服靡常是諸葛武侯之所經畧而卒以攻心爲策者也

四川夷

四川山包鄒棧水鎖瞿峽惟烏蠻阻其東南西抵番族龍州爲松番咽喉每邀我師道烏蒙烏撒芒部諸府雖仰我鼻息而內黨日堅唇齒之勢倂得挾而援我濞敎之間宜有機權撓其醜類若乃綢門遠引諸番播州旁通四省所謂與蜀盛衰者也

川夷考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楊輝李綱之私耳一妄夷酋上書誣人以逞兵部不嚴實而遂許與師非徇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懷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貧禍首而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八百餘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世傳其土酋有妻八百各

領一秦因名八百媳婦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始遣忙兀魯迷失將軍征之至成宗其叛寇車里達也先不花征之辛丑以劉深佩虎符將兵三萬勅雲南省各給馬匹征之癸卯劉深復請加兵哈刺哈孫曰海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元王不聽竟無功士卒存者纔十之一始悔不用其言省有司議釋深罪哈刺哈孫口深微名首舉喪師辱國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深其酋特達叛服不常至元統初平章賽典赤遣使招附置八百等處宣慰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每遇改元則頒給勅諭金牌勘合與緬甸同其地東至老撾南至波勃蠻西至本邦北至孟艮自司治北至布政司三十八程其人

性頗殘刺花樣于眉目間以爲飾男女服食與本邦同事佛敬僧亦緬甸與客相見無跪拜之節但把手爲禮境內有南格刺山山上有河屬八百北屬車里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俗呼爲撾家自古不通中國我

明永樂三年其酋招攬章入貢方物始置宣慰使司其地東至水尾南至交趾西至寧遠北至車里其民

皆百夷性獷悍身及眉目皆刺花樣服食器用大類木邦其酋長有三等長曰招木弄次曰招木中又次曰招花爲宣慰者即招木弄也

車里

車至軍民宣慰使蠻名微里又有倭泥裕羅蒲司刺黑角諸蠻雜居自古不通中國元世命將兀良吉解音壹伐交趾經其地悉降之至元中置微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置取凍當孟弄二州木朝洪武十七年酋長刀尤歸附改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在浪滄江之南接南海交趾人情頗淳

孟艮

孟艮府蠻名孟折自古不通中國我朝永樂四年始

來歸附置孟艮府東至車里南至八百西至本邦北至孟連其土俗與本邦同

百夷館

木邦

百夷在雲南之西南自古不通中國元世祖時命將伐交趾經其所部蠻降之舊名孟都又名孟邦元至元二十六年立本邦路軍民總管府領三甸至我

朝洪武十五年改木邦府，後改木邦軍民宣慰使司，命西平侯沐英遣使往諭之，其所部猛密，有寶井，爲木邦利府，陶孟思亞領之，陶孟者，猶華言頭目也，木邦宣慰司罕據，以其女曩罕弄妻思亞罕，罕據，其孫罕空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木邦，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關木邦大監，錢能尤利其珍賂，曩罕弄遂怙勢無忌，掠地自廣，十六年，大監王舉索猛密寶石不得，因疏猛密本邦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會有江西人周興五者，道猛密，因爲曩罕弄計，遣人賁金賂政府，求釋罪，且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

一五

請授官政府，許之，遂授意都御史陳宗往撫之，宗至猛密，曩罕弄恃有內援，益踞傲不出，宗旦要宗迨南牙山，就見坐講，宗不得已從之，曩罕弄乃曰，我猛密之王，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驅倍大象矣，寧能復入大象腹中乎，宗曰，然，遂以所侵木邦地畧之，爲設安撫司，以亞子孫世其職，木邦人詣宗訴，請宗輒管止之，狀聞政府大喜，遂以宗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既立，盡奪木邦地，罕空奔猛正，由是孟養諸酋大不平，遷大陶孟倫索提兵衛罕空聲言必滅猛密，會弘治改元，副使林俊稍制猛密

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爲世讐矣，其種類最繁，故以百稱，諸部落有木邦，有南甸，有干崖，有隴川，有孟養，有孟密，有孟連，有孟緬，有孟楞，有孟定，有孟良，有芒市，有景東，有鶴慶，有大侯，有威遠，有鎮康，有甸灣，有者樂，甸其民多百夷，不通漢字。

### 孟養

孟養宣慰使司，地名香相城，元至元二十六年置雲達路軍民總管府，木朝洪武十五年改爲雲達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其民獮野，小有險，卽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六

通鑑

六

構兵相殺，正統初，土酋思仁叛，據孟養地，官兵追奔至緬甸，購捕斬之，成化中，思仁子祿以祖母塚帶及諸珍物，賂鎮守大監錢能，能召見飲食之，思祿稍稍縱橫，弘治初，元給土酋金牌信符，偶忘孟養，久廢止，按舊籍，頒給思祿，遂謂天朝復其官職，以符牌號召諸夷，畧取勐邑，自廣會猛密叛木邦，參政毛科檄思祿兵攻猛密，思祿以龐兵數千應科，爲猛密所敗，思祿大怒，遂越界過金沙江攻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科又勸巡撫金獻民請兵大舉征思祿，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言爲鄰惡誣誤，願入蠻莫十七寨

贖罪得比米譽仍乞以一字爲宣慰如故朝議遲疑不決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 緬甸節

緬甸古西南夷未詳何種其地舊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五城元至元中遣將兀良吉解屢討平之後于蒲甘緬王城置邦牙等處宣慰使司我朝洪武二十九年始歸附立緬甸軍民宣慰使司史稱元封中以兵臨浪王舉國降然未有稱也及張氏受姓後世迭君長者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凡七姓惟蒙段最久故著稱焉余嬰罪投裔末蒙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邊類

七

段之故于圖經而不得也問其籍於舊家有白古迤玄峯年運志其書用契文義兼衆故稍爲刪正令其可讀其可載者蓋盡此矣滇僊于三代爲荒服漢僅割分其方雖胡元兵力勝之而不能守也于今列蕃落而郡縣之矣

### 雲南夷總論

雲南本徼外地國初元葉竊據戊申開基尚監聲教王偉秉義捐軀傳友德沐氏父子元榮威懾惠賊梅恩祖張鶴繼膺藩屏平徭均賦疆土稍開顧其人慄悍不得已因俗爲政官其酋領稍示安輯元江永

寧鎮元孟良景東最强鎮南蒙化順寧需益差小然皆向背靡常調濟爲難諸甸約稱藩衛諸羅窺竊

尋靖蓋自麗川虛耗中上孟養曲徇行夷正統通今並徵反還

特正統四年孟養宣慰使司刀賓王昏懦不振其下

大酋思仁叛刀賓王擁衆麗川併有孟養地遣黔國

公沐晟左都督方政等往征之政乘勝追思仁至上

江以無援力戰歿上遣使問晟罪晟自知失律遂

飲藥歿廷臣皆言宜置思仁不問不聽乃用太監王

振議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將貴發溯廣四川廣

西貴州及京營兵一十二萬往討之思仁敗走緬甸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

邊類

八

驥遂剿思仁所掠孟養地界緬甸購思仁緬甸酋長十刺浪斬思仁縛其子思機思上差南養刺札等六十四名進貢至京併獻俘朝廷錄緬甸功卽以其子銀起莽居守孟養地頃之麗川夷擁思仁少子思祿攻敗銀起莽復有孟養地驥知夷終不殄遂與思祿約以金沙江爲界今居孟養如故其地東至木邦南至南海西至曼里北至隴川自可治東北至雲南布政司凡三十八程其俗居有城郭屋廬地勢廣衍有金沙大江開五里餘水勢甚盛緬人恃以爲險

### 雲南夷考



漢武帝始通滇、邕，置益州郡。明帝時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冊南詔爲蠻王，語謂王曰：詔先六詔莫能相統，蒙舍詔最在南，至皮羅閣浸疆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及宋熙寧，大理遣使貢方物，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軍宗平大理，立爲三十七郡。世祖自西落，入大理平雲南，遂分三十六路。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宣慰司，其與麓川車里皆百夷之種類也。

人部類考

卷之四 建康

九

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本朝立爲藩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楚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大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于木邦。西南通緬甸，抵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竟乎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于吐蕃，所以制馭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於餘去中。

國達其共有叛亂，不過梗化虧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重也。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命將一員統軍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入煽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計其移文通譯，實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絕矣。

### 貴州夷

貴州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國初蕭罕朱欽歸附，仍其世官。山峭堆瘠，夷情猾詐，分隸川湖雲南永樂，已始立三司。當時顧成易節以文武大臣威懷，有方時，所馴順然。壞時，聯絡自涸，城北窺永寧，芒部南擾，卑節酋播外突，皆凱內濟，交讒構亂，喜禍佳兵，每一梗阻，滇海中斷，乃知分割三隸，疆域相牽，不可謂非策也。

### 諸夷考

貴州夷種類非一，曰羅羅有二種，黑羅羅卽東夷，白羅羅卽西夷。白蠻與六詔同種，世居水西，以安爲姓。一名羅鬼，一名蠻人。日宋家皆曰恭家，皆中國之裔。日仲家，日龍家，其種有四。日佬佬，一曰佬佬，其種有五。日猓猓，其種亦夥。日東苗，日紫苗，苗日蠻。

爺苗日阿和習尚各異力耕耨用刻木爲信好佩刀  
劍勇于戰鬪

### 貴州夷考

安貴榮者，需翠之孫也。參香成需翠之弟，安勾立于孫遠以安爲姓，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聰調從征，非微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遺類者，諸羅亦猶悍眇官軍。嘗驛脫省城，日是直用水西也。彩疊塞耳，貴榮多智，畧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快懷薄之。乃奏乞減諸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王事王守仁以建言謫，諭龍場驛丞貴榮入編類纂。

### 卷一百一十五

貴州

七

甚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貴榮曰：城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聞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懷息惓惓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且謂之變亂，況諸侯乎？縱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必且無益，縱遂幸免于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逮至二三十年，當事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守，有所

遠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爲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宜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刻除盜寇，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纔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何爲使君爲？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于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慙。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一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聞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梓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于義，反之于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祐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旣而驛竟不減，宋氏都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年旣而驛竟督府撤兵，安家輒遠約不至，守仁復以貴榮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德刀遺之以

###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貴州

七

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卽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遲迴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之解洪遵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搖蕪以宣國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

八編類纂

宋史

卷四十五

十二

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設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狖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凱黎有楊父西陽保靖爲

三

彭世麟等諸人斯言苟聞于朝朝廷下片紙于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機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也者殆漁人之計崩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譏之口息多端之議彈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成于萬鈞立淫醜嗜殺

八編類纂

宋史

卷四十五

十四

其下怨之一日某督府督府未衙候于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間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弟萬鈞廉知土目烏掛所殺也撲殺之誅其從者百餘人遂自收立其嫂爲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鈞志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豈其先世有大功德于諸蠻哉其何祚之綿永也羅鬼惑而繼王與諸夷異卽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得代有之故不易茲今雖受官給印直名鴈之不能令也志殺戮服食僭僞自專無上彼何擊于南百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卑弱征

勦必賴水西長彼桀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 貴州表總論

高宗克鬼方疑卽其地可謂難矣漢以下未有能郡  
勝之者然滇南之境非黔不遠漢惟不能有貴故  
自巴蜀邛笮達牂牁歷險遠卒不能令黔中彼聲  
教如中土唐亦不得志於南詔蓋有以也我太祖  
撫有滇南貴州諸夷施亦服屬既成祖復郡縣其  
地任土作貢服從役與諸甸服同焉特鎮貴州功獨  
貴人往往能談其事今會城帥府廳事循所建立其  
政刑過嚴豈亦亂國用重典乎高帝斬之誠非得  
人編類纂卷之四十四 通鑑 一五  
已至成祖以一介之使深蹈夷庭執二酋而市肆  
不易其淵謀睿算弘遠矣

### 兩廣總圖

兩廣古百粵地陶唐氏命羲叔宅南交時已通中國  
矣周宣王時召虎疆理淮濱遂至南海其詳不可考  
已周衰吳越更大及楚滅越其君長散處海上猶蒙  
故號以自殊有甌越瓊越之屬甚蕃故曰百粵秦始皇  
皇帝利粵之犀象珠璣乃使尉屠睢統五軍監祿鑿  
渠以通糧道甌越人姓名奉制以御史殺西甌君譯  
吁宋西甌今廣西此蓋君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  
吁宋長之名洋簡之語也

處莫肯爲秦者陰置桀驁以爲將夜攻秦人殺尉屠

睢秦乃發適戍以備之後王翦滅楚乘勝畧定其地

爲南海桂林象郡荔浦以南隸焉秦自趙陀據茲土

稍南越王漢孝武帝平南粵陀孫光降以其地爲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儋耳珠崖九郡置

交趾郡刺史領之治蒼梧元帝時罷儋耳珠崖歷東

漢宋七郡如故吳仍漢制分領于交二州其後析

合浦以北南海蒼梧鬱林三郡爲廣州治番禺餘乃

屬交州治龍編尋又析置桂林林府高涼今高興

州今化寧浦今廣四郡以附廣州而交州亦增新昌武

人編類纂卷之四十四 通鑑 其

平九德三郡晉初以荆之始興始安臨賀來屬尋復

歸之省高興入高梁復析置廣之晉興今南來今

縣今廣康今德新寧今新永平今恭義安今朝新會今

七郡宋泰始中置越州與交廣並三刺史部治合浦

州今折置宋壽州今南流臨漳等八郡屬之又析置

宋康今高綏建今四海昌今電宋熙今樂昌今

今縣屬廣州而珠崖亦稍收爲郡至齊又增廣之有

齊安今陽永熙今龍齊康今海齊樂今齊今齊熙今

縣今越之定川抱定凡八郡梁因宋齊三刺史部增

置廣衡今衡之東衡今東揚今高今源今龍

唐羅今石封新即新越即合南令  
 安等州今廣東以上俱在  
 以督列郡又置都督府于  
 廣使持節以總之及隋平陳并省州郡為番  
 閩即新循即龍湖即東瑞今肇封即  
 縣合即南欽即安羅庄諸州廣東不能州者為縣置  
 廣循桂三總管皆加使持節之號大業初復置郡罷  
 州府亦尋廢唐興復改郡為州置嶺南道貞觀初置  
 嶺南東道嶺南西道東道領部廣達今循朝康  
 龍端封高春今陽縣即越羅即羅州化雷即合瓊  
 州州振今庄儋即萬安新庄諸州西道領桂柳宜  
 人獨類事  
 今廣昭今平梧潯也諸州尋又開邕州以西諸蠻洞  
 置羈縻州數十屬邕州尤化後為楚馬氏所據五代  
 時入于南漢時交趾有丁部領者自領交趾事稱萬  
 勝王自是交趾不通于中國矣宋平南漢分為廣南  
 東路廣南西路自廣韶南海  
 東傳海屬東道高廉欽化南抵瓊南縣寧今萬安  
 今萬吉陽振州與桂林相宜昭梧潯也俱屬西路元置  
 廣東道宣慰司于廣州海北海南道于雷州隸江西  
 行中書省置廣西兩江道于靜練湖廣行中書省至  
 正末于靜亦置省焉  
 明具以廣韶南雄惠潮肇慶

高雷廉瓊千府統曰廣東桂林柳慶遠平樂梧州南  
 寧太平思恩田州思明鎮安十二府江泗城奉議思  
 陵利龍向武都康八州上林隆安二長官司統曰廣  
 西各置承宣布政使司于廣州桂林領之後降田州  
 府陞潯祥歸順各為州故今廣西九十一府十一  
 州云夫兩廣極南地也故其氣候常多暑少寒少寒  
 故霜雪不降多暑故瘴毒間作稍以西則漸甚蓋由  
 山勢局促層巒疊嶂茂林深箐居人如坐甕中熱鬱  
 薰蒸故瘴癘作焉  
 梧州府設立總府駐劄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一  
 節綠兩廣地方山川聯絡境界毗連二處賊徒頻年  
 竊發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亦藉廣東之鐵糧彼  
 此相資利害相關  
 廣西戍兵  
 諸勅湖廣等處總兵等官今後湖廣永州道州地  
 方有事廣西官軍策應廣西全州興安地方有事湖  
 廣官軍策應廣東廣西接壤地方有事互相策應  
 治藤峽府江論  
 治藤峽宜速而治府江宜緩速則賊無所逃緩則可  
 窮要領蓋藤峽北起武宜西極龍山南阻潯江三面

雖迂、猶可遇、所處者東奔耳、然前紫、荆後振、各  
有間道、可透林、峒、阨、此一隅而腹背迫、賊營之釜、魚  
安可跳也、故曰宜速至于府江北起、陽湖南界、蒼梧  
延袤三百餘里、而江以東則恭城、平樂、賀縣、通于連  
州、江以西則荔浦、脩仁、永安、五屯、抵力山、羅運、其間  
圍蠻、遠、蹊、蹊、塞、阨、地、曠、人、稀、村、落、散、迫、平、沿、江  
爲、盜、則、又、倚、林、伏、草、倏、忽、往、來、一、有、潛、藏、莫、知、窟、藪  
官、軍、逐、捕、無、所、因、糧、越、整、騰、圖、益、難、輸、輓、未、欲、破、也  
愚、以、欲、治、府、江、則、五、屯、永、安、荔、浦、平、樂、賀、縣、尤、爲、要  
害、皆、宜、以、一、歲、之、前、屯、兵、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鄉

導、探、其、塞、易、投、其、耕、耘、賊、必、且、驚、且、怯、各、營、巢、穴、距  
險、爲、防、然、後、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  
若、欲、以、旬、月、之、間、孤、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故  
曰、宜、緩、且、征、南、蠻、者、莫、利、於、結、巢、莫、不、利、於、漫、走、漫  
走、則、我、軍、不、勝、追、逐、而、又、有、機、械、毒、物、潛、發、芥、中、畏  
縮、遠、逃、曠、日、持、久、卽、有、十、萬、之、師、未、有、能、得、志、而、返  
者、也、要、知、藤、峽、附、江、固、難、並、舉、若、舉、此、而、置、彼、亦、非  
全、功、蓋、緝、獲、親、昵、黨、類、卽、百、里、之、外、通、爲、一、家、必、使  
東、破、則、西、來、者、無、所、居、停、西、殘、則、東、鋌、者、無、所、寄、食  
前、後、跋、蹙、乃、可、禽、爾、南、蠻、之、倚、山、猶、北、狄、之、倚、馬、也

北狄離馬不能爲雄亦猶南蠻離山不能爲力也若  
夫景泰中流劫郡邑者皆四方客寇竊名姓而起非  
眞賊也雖然南蠻之俗鄙而難變而而易欺是以  
衛所之豪世掌其土往往假借上官之法丁剝而戶  
漁之而鄉老廂長歲入其稅以爲常額又請張爲幻  
使不敢一控公門雖有何化之心無由自款猶不惟  
欲卽指摘其罪篤以浮言駁上官而督撫此兩江通  
弊也

### 兩廣總鎮事宜

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疊嶂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  
人編類纂

卷之三十四

邊防

三

東逸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  
諸山皆砦研戡業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今易爲斷  
藤峽蓋有孤藤度峽礪如徒杠今斷之故名南截潯  
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  
高登藤峽顛類百里皆歷歷自前軍旅之聚散往來  
可一盼盡也諸蠻以此爲險區藤峽則以挂平大宜  
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宣武北鄉爲後戶藤縣  
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南臂然峽北巖岫  
以百計如偃女關九層崖極險阨者亦數十處峽以  
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沿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

力山力山之險又倍巖峽又南則爲府江週圍蓋六百里其中多宜巖隙谷懸絕壁人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殞身數百仞下中產獮人藍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僮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諸徒亦憚之其言語侏儻重譯始解景泰中倭酋侯大猷等猖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首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臣不能制率以招撫庶之時朝廷比有虜警未遑問也天順中益縱恣發兵捕之詔有捕得大酋者賞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毀兩廣守臣皆得罪會憲宗初即位銳意南討守臣平居不能禁戢撫定或爲人侵刻以激狼子野心之怒暨其倡亂則彌縫姑息徒幸苟安其言重賄不敢忤拂使驕恣狂悖之氣日肆憑陵至今數千里之地破其荼毒然後秦調大兵禽獮草薶雖獲成功所損多矣幸雍林畧可任朝廷委用亦專紀律嚴明方畧素定故能使數十平深根固蒂之寇不旋踵而無孑遺然舉十六萬之師暴露數千里之外供需轉餉府庫耗竭計其斬首將二萬級豈無見圖玉石之慘邪雖然非雍不能辯此也其機要則在斬李英

等四人將士用命蓋已得勝筭已朝廷用兵可不重將權邪乃若趙充國不用辛武賢夾祖之策而屯田以因先零韓雍不用諸將久因之謀而深入以破藤峽此又地利夷情不同事而異形者不可執一論也

嘉靖中二役在王守仁則因胡兵歸便而乘不備以襲之在蔡經則因首惡就擒而集大衆以撥之皆可謂有功于嶺表矣然能保勦之必勝而不能保繼者之不擾能保征之必克而不能保撫者之不乖此所以暴師旅端府庫不足以貽數十年之安也然則選

將帥於亂作之後孰若慎守臣于無事之日哉

賊素畏狼很善搜扒宜行廣西該道調歸順下雷東蘭那地等處狼兵以八千人自廣西貴縣登陸從信宜至電白獅千堡分路入陽春爲一大哨以三萬二千入至德慶州入東山西山分四大哨令陽春爲五大哨解哨另召興寧長樂南韶土兵四百人責成該道俱要素練者不得市傭充數統以參遊一員不可雜以浙兵浙兵欺狼很奪其功反致壞事各用鄉民爲鄉導四望以防遮伏進據要害相度地形設立排柵五哨結五大營每營各撥諳熟地利鄉導二十名

勿輕接戰。

廣西夷總敘

廣西夷嶺南右偏土瘠民獷視東道特異諸夷窟穴盤繞其間左黔右鬱荔浦大藤峽險深尤甚成化中詠鋤極條近復跨江倚山出沒剽奪田寧梧屏諸境卒不能扼制桂林之北六峒爲藜則北連武岡柳慶之西八寨尚存則東道懷遠府江上下半爲夷巢寇竊無虛日右江岑氏猛賊雖誅餘孽尚在三盧再叛思田更強姚鏌勦則黠兵守仁撫則納侮

三江諸夷考

三江諸夷其先盤瓠之裔今據廣西諸險其最驕者莫如唐之西原宋之廣原今之田州大藤是也唐黃氏亂強與帝氏僂氏寇據十餘州大和中經略使溫昌遣子蘭討平峒穴夷其種落宋時僂氏世爲廣原州首領後僂智高倡亂僭帝號宣撫使秋青討平之國朝成化間都御史韓雍討平侯大猷等嘉靖間新建伯撫田州破斷藤三江連亘千里半八徭夷而潯柳思田之地更爲盜數昔孔性善請擇良夷嗚呼制禦上策無踰此矣

黎人考

黎今僦崖瓊萬州鳴上蠻也鳴之中有黎母山諸蠻環居四旁號黎人內爲生黎外爲熟黎山極高在霧嶺中久晴海氣清廓黎人時見羣犬如浮空中然其山水分流四州熟黎分隸諸州耕作其地供稅役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至於山蕞雖生黎亦不能至在唐爲瓊管之地宋紹興中黎州王文肅連結西峒王承聞等攻破定南峇復犯省地廣西發兵燒燬巢穴生擒黎賊亂遂定乾道中屢招諭之生黎質直猶悍不復王化亦鮮出爲患熟黎貪役兩廣福建之奸人公命逃居其間我朝廖永忠既平廣東海南僦黎夷未附後耿天璧擊平之

徭獯蠻諸夷種類考

晉高辛氏有犬戎之寇下令有能得犬戎吳將軍者以女配之闍三日擊敏舍吳首至黎黎帝不得已配以女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六男六女黎黎歿後因自相夫婦織績木皮染以草實爲衣服好五色裁制皆有足形其母後歸以狀白帝于是始迎致諸子言語休偁好登山堅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澤其後種類滋蔓散處四方號曰蠻夷出後其在廣西則有猺獯蠻之號曰獯者初靜江之興安



義寧古田營州之融水懷遠界皆有之生深山重溪  
中多姓黎氏惟晉旣足不供徭役種禾豆山芋雜以  
爲糧截竹筒而炊穀則獵取山獸以饋食俗嘉寧殺  
猜忌輕死又能忍饑行鬪履險若飛兒婦能行燒鐵  
石烙其跖蹠使頑木不仁故能履棘茨根枿而不傷  
唐志曰獠者慶遠南丹谿峒之人呼爲獠初未嘗至  
有地元至元間莫國麒麟岡納土命爲慶遠等處軍  
民安撫使自是獠人方入省地今貴之荔浦修仁永  
福最多在宜山邊境及思恩者近日編入版籍謂之  
獠性畧馴達者謂之生獠梗化不可制服在忻城  
人編類集 卷之三 獠類 三

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永定二長官司者尤  
爲兇狠曰獠者左右兩江谿峒之外俗謂之由獠依  
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以射生爲活一村中推有勇  
力者曰卽火餘但稱火歲首以土杯十二貯水隨辰  
位布列火椅焉經夕集衆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  
知正月兩而二月早自以爲不差舊傳其類有飛頭  
黎商花面赤狻之屬凡三十一種 出處衛志今按飛  
頭黎商諸黎 宋史  
中使交銀曰獠者有撫木蠻在宜州南康諫黔南其  
酋皆蒙姓以藥箭射生爲活取鳥獸盡卽徙他處有  
西原蠻居廣寧之南邕桂之西有寧氏者相承爲豪

又有黃氏居黃澄洞其隸也有廣原蠻在邕州西南  
鬱江之源地峭絕深阻頗有邑居聚落 出宋 今郡縣  
之外羈縻州峒多皆蠻地其南連邕州南江之外稍  
有稱名者羅殿自祀以國名羅在宜融之西邕州之  
西北唐會昌中封其帥爲王世襲爵焉 出唐 衡志

議處獠獠

大獠兵亦獠獠也獠獠所在爲賊而狼兵不敵爲  
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獠獠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  
也狼兵地隸之土官而獠獠地隸之流官土官法嚴  
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獠獠莫若割獠獠地  
人編類集 卷之三 獠類 三

分隸之有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獠獠皆  
爲根兵矣 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  
制獠獠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之患矣

議幸通夷之弊

獠獠之性本自愚直其桀驁貪狡者百中之一耳未  
亂先治已發計擒夫亦何難惟軍民脫逃所僕  
亡匿其中唆引劫奪以報私憤無藉土人鄙惡滴藝  
游息其中爲之謀畫以分貨利足以各賊出沒不常  
橫行無忌緝事之設本爲體探賊情一有軍機起先  
走報撫安之設本爲招撫徒獠寇賊生發逐爲掩飾

是以有所倚賴敢干弄兵及其罪惡貫盈勦伐必加  
根房軍牢獲其常例往往洩使先為備兵進山受  
其私賄往往賣路縱其逃匿是以兵至則遁兵退復  
亂即今有事于地方先期拘集緝安撫去脚商藝崇  
子一室今其開報極惡村分若干必命奸徒若干與  
夫地之險阻匪寨路之多少遠近或征或勦就此  
輩為之鄉導有功之日免其前罪有漏洩以軍法處  
治其文移往來尤貴密速罔俾株牢得以先漏調兵  
發兵亦然勿令自兵得以賣路

五屯要害

△痛質奏

△外宣同

奏

三

按廣西力屯所居荔浦斷藤府江藤縣之中當斷藤  
峽右臂及白右寨十二機深江口之衝為諸蠻要道  
其間山泉佳秀樹木豐麗用沙衍沃足以藉其居而  
遏其患洪武間立所近增置城堡集獮兵以守之借  
其力以為用亦一關雄鎮也

制馭大藤八寨諸巢議

按粵西有曰大藤曰八寨曰連城曰六十三山曰七  
山等巢粵東有曰羅旁曰王母曰雲稍曰好雞等巢  
往歲督府重臣因粵東羅旁諸巢為地方害且數十  
年動眾數十萬一舉殲之兵威所振山谷為空乃粵

西之六十三山等處逼近羅旁畏威悔罪乞憐求生  
緬里輸差盡從撫處一時東西兩山并稱寧請說者  
謂當時收兵大早經畧事宜尚未萬全逃匿餘黨尚  
未搜捕乃不踰年舊日餘孽呼號潛出一省所急者  
在八寨兩省所急者在夾勦故當時論者諸且置八  
寨而先六十三山等巢則各舉悔罪如其不悛乘餘  
威殲之易矣

湖廣夷

湖廣土官皆據湖南古巫黔中地中錯辰常外連川  
賈溪洞深險難撫易亂彭氏富強雄脅諸司且朱迫

△痛質奏

△外宣同

奏

今構結滋廣驕橫益堅國家稍有征誅輒議調發所  
過殘破鼎靖中王守仁討岑氏時湖泉僉事汪濂統  
馭嚴飭所過歛戢以故順靖之禍不獨襄楚永保之  
憂豈直苗夷也

秦金與王守仁同時舉事故諸賊不得相為應援而  
表裏受兵又無所逃遁數匿故得以草薶而禽獮之

五溪諸蠻

五溪諸蠻其先槃鉢氏之裔今湖廣廣西溪峒中諸  
夷皆其種類即漢光武時馬援所征服者在北魏有  
冉氏田氏向氏阮落尤盛唐末五代時寇無寧日宋

太祖得蠻人秦冉雄以爲辰州刺史諸蠻服蠻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至南宋以章惇爲經畧舒氏彭氏蘇氏楊氏相繼納土置沅州誠州後改誠州爲靖州元雖置郡縣叛服不常國初命周德興討平五溪蠻正德間以都御史秦金討平榔桂土人饒福等嘉靖初有蜡爾山苗之亂又有篳子坪土官田與尉之亂命張岳討平之各夷多取湖南古芷黔中地卽今之辰常靖施永順保靖等處是也

### 鄖陽流賊

荆襄流通自元已然山深土沃歟湖廣四川陝西之

八編類纂

卷之四

建縣

元

間劉千斤野王剛監鄖老人廖麻子何淮諭思倖徐學楊文政李胡子小王洪等投顯無辜時自崇治陽之設寂然樂土流通不特爲避逃計實所以利之自終南一帶東至荆襄其地饒肥閑曠物產天然之利

### 虔鎮事宜

南贛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于湖柳在贛州之利頭岑岡諸巢則連界于閩廣接境于湖柳者賊聚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爲固連界于閩廣者賊發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

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跡所不能到賊若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

### 記三省夾勦橫水桶岡

江西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湏湖廣自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湖頭接壤湖頭係大賊池大麓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獗前此二次來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夥除之稍易但其倚藉湖頭兵力以爲聲援攻之則奔八湖頭兵退則復出爲害必須廣東兵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以湖廣言之則桶江諸巢爲賊之咽喉而橫水左溪諸巢爲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左溪諸巢爲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爲之羽翼今不先去橫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江進兵而寇之門腋背受敵勢必不利乃決意先攻橫水左溪

### 虔鎮總論

按南贛汀漳等處惟贛當四省之交漳南象湖長富諸巢交于閩賊應詹師富等據之其西橫水左溪桐岡諸巢交于楚賊魁謝志珮監廷鳳等據之其東南三洲九連諸巢交于粵賊魁池中公等據之不時四出劫掠爲患屢年三省撫臣往往相爲觀望急則議請夾勦每論時兵始集集則兵已竄匿徒糜餉費以此積至數十萬眾及王文成受命巡撫南贛躬率諸道進兵取上杭出其不意直搗象湖乘勝破長富及水行等四十餘巢漳南平十月成軍而出一鼓而破橫水左溪再鼓而滅桐岡三洲賊猶悍黠擬官僧號人編類纂卷三百四

內夷總論

按夷狄之見於經者始于三苗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北桂嶺雲貴數千里溪峯山箐之中曰犂曰狔曰獠曰猺曰獯之類凡十數種皆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猺即三苗之後也依山以居其性習不常無有倫紀禮義國初于湖北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川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

及招討司長官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北之義禹丕叙之意也

人編類纂

卷三百四

自

三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五

圖書編

邊類

古東夷考畧

歲

歲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自謂以高句麗同種

馬韓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後漢時通焉二曰辰韓三日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地與樂浪南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內率

人各有秦一

卷一百三十五

邊類

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百濟是其一焉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都曰支國

大齡

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貳千里本歲地也

挹婁

卽古肅慎氏國周時貢楛矢石砮魏常道鄉公時猶貢其國在不咸山北夫餘東北千餘里濱于大海南

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

女貞

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室韋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挹氏于夷狄中最微且賤五代時始稱女貞後更女直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番此其一也厥後阿骨打代遼而帝國號曰金八世而亡

經理朝鮮事宜

莫若于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爲王京烏嶺之援

人各有秦一

卷一百三十五

邊類

二

使有所恃而奮躍勢便則遣輕兵而趨利與倭夾賊勢不便則虎踞以壓其邪心而崇其無橫逸須得定心練事才力無全者爲巡邏司道而事任之

女直節

女直卽古肅慎氏後漢名挹婁元魏名勿吉隋唐名靺鞨五代時始稱女真後避契丹主宗真諱更名女直宋自建隆以來嘗入貢中國至天聖後始沒屬契丹其酋長號完顏氏者本新羅人爲女直所推服漸强大數傳至阿骨打遂滅契丹國號金後又爲元所

滅設諸府路領混同江南北水達達及女真人今海  
西熱女直即其餘種也其地在混同江東東瀕海西  
接兀良哈南傳朝鮮北至奴兒干中有長白山橫亘  
千里高二百里巔上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綠江  
北流爲混同江混同江在開原城北千里五里又有  
松花江在開原城東北千里黑龍江在開原城北二  
千五百里與混同江皆南入松花江永樂九年春遣  
將將水軍駕巨艦至江上召聚諸酋豪餌以官賞於  
是東旺佟答剌哈王肇州領勝哥四首率衆降始設  
奴兒干都司以四酋爲都指揮賜勅印又置衛所三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遼東 三  
百八十二官諸小酋爲指揮千百戶鎮撫又有地面  
五十八站七寨一皆令三歲朝貢官賞賜靡之又置  
馬市開原城通交易稍給鹽茶和脂諸酋豪使保案  
不爲寇患各路有水陸城站已詳東抵開原曰建  
州毛鄰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廬建州毛鄰本渤海  
氏遺孽喜耕種善編紬飲食衣服頗有華風建州夷  
最強左善治生其在開原北近松花江者曰山夷又  
北抵黑龍江曰江夷即生女直亦有室廬江夷爲  
海西有山夷即熱女直完顏餘種亦務耕稼婦女  
金珠何山作寨亦名山寨夷數與生女直營殺百

戰不休諸皆善射馳獵好盜其左右二衛最無賴江  
夷以北有明哈婁得悍役自相雄長大抵東北諸夷  
建州最要害居中與諸夷勢聯絡相犄角五領喜昌  
石門險隘人騎不得成列虜人咽喉永樂間開原降  
虜楊水荅戶者率數百騎奔建州已而建州酋李滿  
住款塞求內附駐牧蘇子河日強盛瑯難未久專事  
撫綏諸夷漸爲邊患一歲間入寇者九十七殺虜吏  
民十餘萬正統末附也先入塞侵遼東西景泰中諸  
酋多成也先之亂盡失勅賜諸子孫不得請官以令  
入入貢宴大減以故怨忿思叛成化二年酋董山  
人編類纂 卷五十五 遼東 四  
遂糾聚入寇三年武靖伯趙輔都督王瑛左都御史  
李秉督軍率漢番京邊官軍討之山降送京師放歸  
廣寧輔秉曰山不可宥請誅山九月分左軍出渾河  
柴河越后門上木河至分水嶺右軍由鴉鵲關喜昌  
口過鳳凰城黑松林摩天嶺至溱猪江中軍自撫順  
經薄刀山鮎魚嶺過五嶺渡蘇子河至虎城期日會  
兵進勦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齋有沼南治率  
兵萬人遇其東走我兵擣賊巢虜遁撤斬俘獲虜指  
揮若女等千八掛輜指彈張頗前里率妻子乞降  
朝廷憐而釋之明年留韓斌爲副總兵防守築撫順



西多之別名也其北極西南爲筑後百五十里之  
伊波島海而五百里  
之南爲大隅其傳爲懸海懸海乃大隅爲思迷今之人  
日何薩摩字述大隅之西爲薩摩其縣智三百六十  
里爲建野子記爲羊理高爲康國什摩爲羅里爲龍馬  
里爲強馬馬里爲羅里爲年亦米爲仙臺爲奈字  
里豐後東南懸海爲土佐爲伊豫爲阿波阿波相近  
懸海爲炎路土佐豐後之間爲佐加間土佐至佐加  
間十里世加爾至  
豐後海而七十里薩摩之北爲肥後其縣爲牙子世  
六爲阿蘇國徽爲吾陀爲一國徽又其北爲肥前  
皆五百里其縣爲海來爲安奴氣子爲法司奴一  
爲客舍其內沿海湖海來爲安易之處爲羅法司奴知十  
一搖骨樹爲愛奴十嗽爲世子爲迷古里爲洪嶺爲喻  
八編類纂

卷音手五

可牙馬海爲海本一  
馬馬馬海爲海本一  
十里西百七十里平戶之西爲五島山其縣中其  
海而四百七十里平戶之西爲五島山其縣中其  
可順乃日本西之東處也通此西行連二百五十  
里豐後山有武藏縣坐于此島嶼廣闊相去一千五百  
里五島至山口由平戶行經此島嶼相去二百五十  
家爲天屋加希乃由平戶行經此島嶼相去二百五十  
奴馬喇爲島皆爲諸島崎嶇  
十里至對馬島爲對馬島橫三百里其南爲壽島  
海而五百里  
西北爲堆沙凡爲山峯爲樹思乃其西北至高麗也  
爲如六磨爲你他如後奴馬喇其西北至高麗也  
必伯對馬島開洋各三島開洋至高麗之期失多順  
風一日約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  
官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因造

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船回則徑收長門由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共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由五島至大小琉球而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則犯福建。澎湖島分館或之某州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宮渡水而視風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綜或過巒山游關門面犯温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金堂蛟門犯象山奉化。田東西胡犯昌閣人石油閣犯台州松門諸港正東風多則至李西疊壁下陳錢分綜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通惠之勝山三頭相三姑山入野浦則表平遠角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風俗

古例犯竄流犯錢塘過大浦餘舍入量之世由寧波海門歸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南。海馬驛犯大倉。過與鎮洋或過南沙向入大江。狼馬山而入縣前抵沙壩若在太平洋而風發東南也則犯淮揚。犯登萊。過步州洋九沙入營城別有榜州人艇若在五島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起逆陽起不濟大抵倭船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屆期方有東北風多日而不變也。過五月風自南來倭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日風自西北來亦非倭所利矣。故防春者以三四五日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齊糖之處焚劫之權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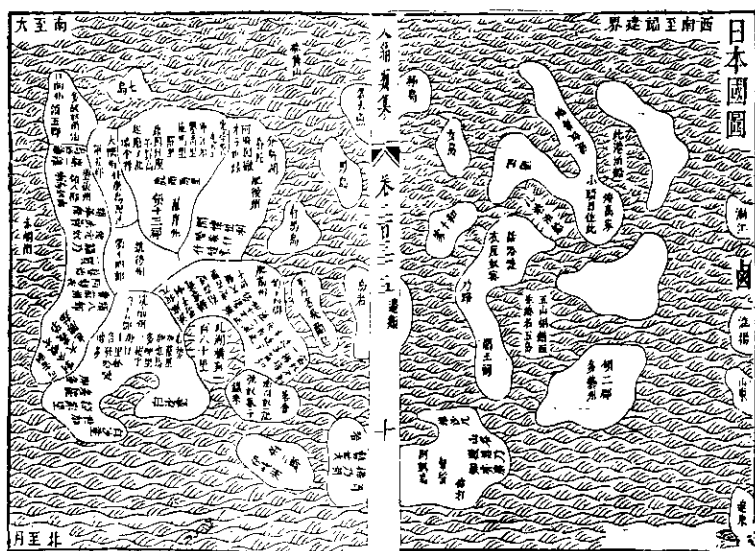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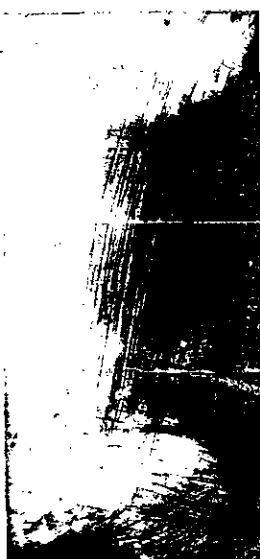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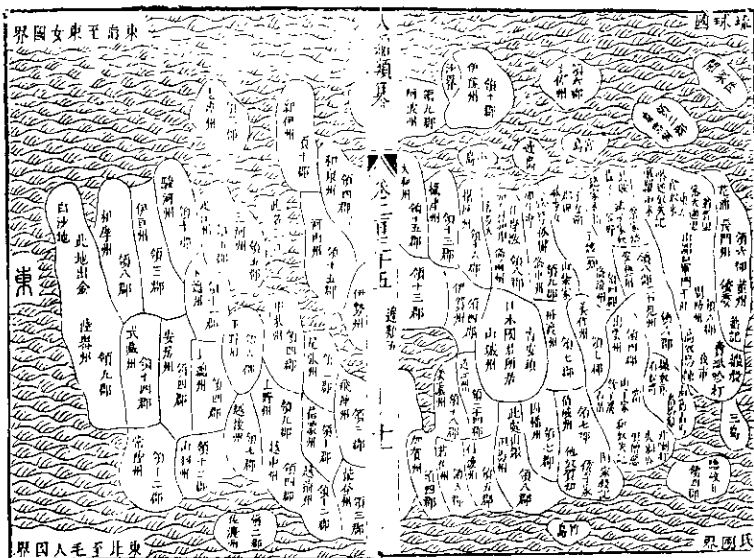
倭得而主之而其櫓所向一視乎風定有天意存乎其間倭不得而主之也向之入寇者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居多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子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乃固之商于薩摩而附行者也山口豐後出雲關三軍門如中國總各以大權相吞滅今惟豐後尚存管府之義肥前肥後筑前山口亦不過蕪井肥前等六島而已筑後豐前豐後出雲以貪滅亡自今大修祖宗舊制禁戢沿海接引之人導守令阜民生儲糧精銳宛來則殺之入貢則撫之通商則絕之如是而亂有不息者吾未之信也

人編類集

卷三十三

九





日本國考

日本歷魏晉隋唐皆來貢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更號日本自以其國近日所出故名或曰日本故小國爲倭所併因昌其號焉宋雄熙後累乘朝貢熙寧以後來者皆僧也元至元初遣使招諭不至因命使由高麗且介高麗王植致書諭意皆不報至十七年春二月願殺國使杜世忠等世祖怒于是召范文虎議招募士卒伐之踰年遂率兵十萬以往至五龍山暴風破舟文虎等擇好舟乘坐走棄餘聚山下衆推張百戶爲王將伐木造船會倭來戰盡殲焉逃歸者入編類纂

卷之三十五 倭寇

洪武二年命臣趙秩往諭其國王良懷遣使臣僧祖朝貢自後數歲一來後屢入寇且與胡惟庸通謀惡之著爲訓絕不與通爰命信國公湯和招諭沿海自遼左至徐聞永樂以來嘗遣太監鄭和招諭諸夷日本首先納款乃給勘合百道許其通貢仍非時寇至十九年大寇遼東等處總兵官劉江盡殲之于望海揭海氛始熄百八十年海上恬晏茲商遣草萊時跳梁大掠沿海內地自壬子至戊午幾至滔天幸而張魁授首兇骸頗長雖聞或弗靖然要領絕矣

海寇情弊

按國初吳淵穎論倭書說盡事情乃引辛毗封魏文  
帝之言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  
夷知效順之實計莫便于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  
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爲寇商道既  
通則寇復轉而爲商彼其既犯國禁思圖苟安因暗  
引勢家同作勾當行之既久不免惹起奸圖大生號  
號時則不因商貢不通而是成寇心矣伏按國初  
禁海之例始因違論不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欲與  
閉絕之故非以通商之不便耳惟其不道商而止通  
貢所以正德年間各迫爭貢以規利市在彼國則強  
請勘合倭王遂不能禁制在中國則有宗設朱素卿  
之禍而津寧惡少則甘蹈負固而縱肆橫行

日本國考

日本

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併海郡縣又寇淮安三年  
寇山東轉掠浙東福建旁海諸郡是年遣萊州府同  
知趙秩賜璽善諭其王良懷言倭寇海上書至日如  
臣我奉衣來庭不臣則修兵自固先是勝國時曾遣  
使趙良弼襲擊日本遂絕不通中國比秩至疑爲良

人編纂

卷五十五

通鑑

一三

人編纂

卷五十五

通鑑

一四

弼後將弼之扶言今天子用憂愛吏非蒙古比且  
曉以禍福王乃懼禮秩遣僧進方物隨伏奉表稱臣  
入貢使未至又掠溫州五年遣明州天寧僧祖蘭南  
京瓦棺寺僧無逸開諭之王遣使同二僧入貢是年  
寇海鹽澈浦溫州初今浙江福建沿海舟防倭而倭  
又寇海上諸郡六年以於顯爲總兵官出海巡倭寇  
倭寇登萊七年寇膠州是年遣僧來貢無表文却之  
其臣亦遣僧貢馬茶馬刀扇上曰此私交也亦不  
受令中書移文責王九年遣僧歸庭用等奉表貢馬  
及方物謝罪賜王及使文綺有差已而上覽表曰  
良懷不誠詔責之十二年來貢無表文安置使人於  
陝西番寺十三年遣使詔諭良懷遣僧如瑤貢馬今  
禮部移書責王數掠我海上復却之諸僧皆安置川  
陝番寺十四年遣僧入貢乞還安置諸僧使上曰  
日本既謝罪還其使召至京宴賞遣歸十五年歸庭  
用又來貢于是有林賢之獄曰故丞相胡惟庸通日  
本蓋訓所謂日本雖朝貢詐賄通奸臣胡惟庸謀  
爲不軌故絕之也是時惟庸死且三年矣十六年寇  
金鄉平陽十七年如瑤又來貢坐通惟庸發雲南牛  
欄是年遣信國公榮慶萊至浙沿海五十九城民丁

四調一爲戍兵，二十二年置番，東西防倭衛所，是年遣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海上十六城，設衛所，遂保福建，漳泉人爲戍兵，二十六年寇金鄉，二十七年二月遣都督俞大猷、劉德高巡視兩浙防倭，三月又刺都督楊文舉，又勅魏國公徐輝祖、安陸侯吳傑、練浙江海上兵防倭，二十八年寇金州，踰難後，太監鄭和等帥舟師三萬下西洋，日本遣人來貢，併擒犯邊賊二十餘人，卽付使人治之，擄置甌中，永樂二年，使還，遣通政隨居任賜王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一 遼東 十五

王印誥冊封爲日本國王，詔名其國之鎮山曰壽安鎮，圖山，上爲文勒石，久之嗣王道義卒，子源道義嗣，蓋奸狡，時掠我海上，九年寇磐石，十五年寇松門，金鄉平陽是年遣禮部員外郎呂淵諭王還所掠海上人，十六年遣使謝罪，十七年倭賊數千分乘，二十舟進圍望海場，遼東總兵劉榮率精兵設伏，出奇斬首七百四十二，生擒八百五十七，召第至京封廣寧伯，自是不敢窺遼東，二十年寇象山，宣德元年遣人

來貢，人船刀劍不奉我約束，上諭使臣卽後貢，毋過三冊，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過三十，否則不受，七年遣人來貢，知約束受之，八年源道義卒，命太監雷春、少卿潘賜等弔祭，十年嗣王遣使貢謝，倭自得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來，遇官兵，燭云入貢，貢卽不如期，倭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俾奏卽復許貢云，不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我無備卽肆出殺掠，盡載而歸，宜德末年海防益備，賊不得開貢，稍加約束，許夷至京師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正統四年寇大嵩，入桃渚，于是朝廷下詔，備倭，命重帥守要地，增城壁，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住海上，寇盜消息，七年來貢，十一年復寇寧乍浦，成化初忽至寧波，知我有備，稍進貢，守臣爲請于朝，且欲遣之至京，楊文懿公守陳賒書，張王客力言其不可，許二十年遣周瑋等來貢，弘治八年壽黃來貢，正德六年宋素鄉永壽來貢，求祀孔子，儀淫不詐，鄙人宋澄告言素鄉本臣從子，叛從夷人，守臣以聞，王客以素鄉正使釋之，令諭王效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貢，嘉靖元年王源義植無道，國人不服，諸道爭貢，大內藝興遣僧宗設細川高遣僧瑄

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審貢至者聞貨筵席  
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市舶大監  
以重寶先聞瑞佐皆宴又令坐宗設上宗設席間與  
瑞佐忿爭與相警殺大監又陰助佐授之兵器殺總  
督僂倭都指揮劉銀大掠寧波旁海鄉鎮素卿坐叛  
論成宗設瑞佐皆釋還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  
舶禮部遂請罷市舶自是審貨至不得市輒除奸豪  
家久之奸豪欺負日積審人坐索不得償遂出沒海  
上爲盜諸貨者利其速去以免言職官府出兵捕  
之盜人益怨恨大肆殺掠而中國又多爲之稱導於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忠類

一

是工忤瘋徐必欺毛醜瘋之徒皆我華人稱王海島  
攻城掠邑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統爲浙江巡撫  
都御史兼領福興漳泉軍務統勇於任事上章暴二  
三勢豪通查狀竟爲勢豪阻誣被劾志憤卒其所任  
福建副使何喬都指揮盧鏐殺賊有功皆論成繁獄  
于是羣盜肆起益無忌憚三十二年殘黃岩掠定海  
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以都  
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參將剿賊時兵政久弛所在  
無備忬經畧未幾羣盜總至勢益猖獗三十二年大  
猷出洋焚賊巢群賊乘風奔突倏忽千里徧畧溫台

八編類纂

卷三十五 忠類

一

寧紹杭嘉蘇松淮揚十郡破昌國臨山霽衢乍浦清  
村南匯吳松江諸衛三十三年遂犯江北海門如皋  
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瑩爲參將而以俞大猷  
爲浙直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  
禱海道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皆歸囊橐比忬改  
大同巡撫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張經  
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王江涇之捷文華又出監督  
監軍素忌經天寵速詔獄論成西市而以浙江巡按  
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宜代經自後賊盜賊  
出入二十六郡宗憲計擒賊首王直浙東溫台江北  
淮揚九被其毒時李遂巡撫淮揚以智畧誘至廟灣  
縱兵殲之四十年賊破興化政和壽寧平海銅山寧  
德等郡縣巡撫譚綸總兵戚繼光募浙兵剿平自是  
始更置政府紱轍一新

計處倭酋

平秀吉一狡詐殘暴之夫耳本以人奴篡竊至此狡  
國諸酋欲秀吉之爲而思攘奪之者甚衆陰謀伐  
國構怨亦深如結薩摩州將幸侃逼令州官義久殺  
其弟中書以自明我久不得已而佯爲降順其心未  
嘗一日忘秀吉也奪豐後州官之妻爲妾民間妾女

充塞野內諸州骨子禁若園園日本原無征科之擾而今今各州達道輸糧原無與大兵動大衆之舉而今則徵發騷然故出則蒙向臥則移徙彼亦自知其不免于禍日本有山城君在雖其懦弱名分猶存一旦以天朝封號加之僭逆之夫且將置山城君于何地秀吉無故與兵聲言內犯陷我屬國君踰戰後暫退釜山尚未離朝鮮境上而我以細人之謀聽其往來講封講貢若謂朝廷許我封貢則退不許我封貢則進要耶非耶近朝鮮國王李必奏稱倭賊方于金海釜山等處築城造屋運置糧器焚燒攻掠至入編類纂卷之五 邊郡 上九

稱屠戮留州歟者六萬餘人尚可謂之退兵乞和耶夫乞封固非秀吉本謀然藉此名號以誓服諸夷行長小西飛諸酋懼于平壤王京之戰既不能長驅直入而入朝鮮者又或亡數多恐無辭于秀吉喪師之戮亦始假封貢之說以詭秀吉而緩其怒是以沈惟敬輩僥倖苟且之謀得行乎其間若我經畧總督諸臣不過因惟敬輩而過信行長諸酋又因行長諸酋而錯視平秀吉不知秀吉變詐反覆胎不可以信義處者也



琉球事實

琉球國在福建漳州東福州東北大海中漢魏以來不通中國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言不通掠一人以返遣武賁中郎將畢昇再往虜其男女五百人還唐宋時未嘗朝貢元遣使招諭之不至國朝首先歸附率子弟來朝太祖嘉其忠順賜符信章服及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姓又許其遣子及陪臣之子來學于國學分其國爲三日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皆遣使朝貢永樂來其國王嗣立受冊封自後惟中山王朝貢不絕其山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地理

三十一

南山北二王俱爲所併云隋兵劫之而不服元使招之而不從我太祖之有天下也不加兵不遣使首效歸順其忠順之心無異越裳氏矣風俗男子不髻亦不羽冠但結髮于首之衣凡有職者皆一金簪漢人有之髻則結於髮之中俱以色布纏其首黃者貴紅者次之青綠者又次之餘斯下矣王首亦纏綿帕衣則大袖寬博製如道服然腰束大帶亦各有首纏布之色辨貴賤也足則無貴賤皆布草屨入壁宇則跪之一則席地而坐恐塵汚一則以跪足爲敬故王見神臣見王及賓主相見皆若是也惟接見平等則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地理

三十一

加冠其服展揖進之間每見其疾首感額弗勝其束縛之勞矣其君臣之分雖非華夷之嚴而上下之節亦有等級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與政也次法司官次察度官司別名也次那壩港司錢穀也次耳目之官司訪問也此皆土官而爲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事等官則官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兼文武者也王曰視報自朝至于日中身凡三次陪臣凡之則恭手膜拜尊者親者延至殿內賜坐酌酒其卑而疎者則移時長跪于階下場凡遇元丑聖節長至日率眾官具冠服設龍亭行拜禮禮蓋久漸文教非復曩者之陋矣父之于子少雖同寢及長而有室則異居食亦用匙箸得異味先進尊者及子爲親喪數月不食肉亦其俗之可嘉歟者以中元前後用溪水浴其風去腐肉收其骸骨以布帛纏之裹以草草覆土而殯上不建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篋匣藏于山穴中仍以木板爲小廬戶歲時祭掃則辟鑰視之益恐其腐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是以商賈不通若以爲防剽掠則其國小法嚴凡有竊物者即加以剕刑之則朝貢往來俱乘大船海邊色鹽亦泛小艇未嘗不駕舟舳而縛木爲筏也俗尼神神皆以婦人

為凡九經二夫者則不之尸矣王府有事則哨聚而  
來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百拜所以然者以國人凡  
欲謀不善神即夜以告王就擒之聞昔倭寇有欲謀  
害中山王者神即禁銅其舟易水為鹽易米為沙尋  
就戮矣惟其守護斯土是以國王敬之國人畏之也  
王之宮室建于山巔國門扁曰歡會府門扁曰漏刻  
殿門扁曰奉神四圍皆石壁至於賦飲則寓古人井  
田遺法且以名義未詳儀其臣民亦各分土以為稼  
食上下不交征有事如封王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之  
征則暫取之民而不常也雖無經生亦曉漢字奉正朔

古南夷考畧

板橋蓋

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于巴蜀漢之境傷害千餘人  
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閬中夷  
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  
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論殺人得  
以贖錢贖死夷人安之

梓桐

渠帥姓謝氏昆朋蠻一日見彌以西洱河為境即  
葉榆河也距京師九千里昆朋九百里即國其後又

封別帥為滇王皆排桐蠻也東距辰州二千四百里  
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

獠

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于邦笮  
州川谷之間所在皆有依山林而居無酋長版籍蠻  
之荒忽無常者也舊傳獠有飛頭擊齒鼻飲白彩花  
面亦視之屬二十一種今右江西南一帶其多殆百  
餘種常侵暴梁益殺人生幽匿巢谷中狃人生囓嚙  
中獵人五嶺以南皆有之

滇

人篇勇系

未重三

遼南

三

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始楚項襄王使  
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踰至滇池方三  
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  
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而以其衆王滇爰服  
從其俗以長之漢即滇益州郡也蜀改易州郡為志  
稱漸為與古郡節今之雲南地也

邛都

漢時邛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其外西曰桐師  
以東北至葉榆名為嵩見明地方數千里武帝開為  
邛都縣



作都

漢時自越雋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作都最大武帝開以爲作都縣

一舟襍

漢時自雋以北君長十數舟襍最大郎漢汶山郡之地

一南詔

或曰鶴祐曰龍尾曰直咩曰陽劍本哀牢夷後烏蠻別種夷語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詔號六詔曰蒙巒詔越析詔浪等詔達賧詔施浪詔蒙舍詔兵埒不能

八編類集

卷三

三

相若長司諸葛亮討定之蒙舍詔在諸部南故曰南詔居永昌姚州之間鐵橋之東南距爨東南屬交趾西摩伽佗西北與吐蕃接南女王西南南驛北抵益州東北際黔巫王都羊直咩別都門善闡府大理即南詔國也本唐小夷邕州右江水與大理大槃水通自邕州道諸蠻獠至大理不過四五十里

西原蠻

居廣容之南邕桂之西有寧氏者相承爲豪又有黃氏居黃獐洞其隸也其地西接南詔朱時儼氏世爲廣源州首領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想地峭絕深阻

故儼智高資以暴

兩蠻蠻

自曲州靖州西南昆州出輒晉寧驗獻安寧距龍和城通謂之西蠻白蠻自彌鹿亦麻二川南至步謂之東蠻烏蠻晉時據南寧郡其地延袤二千餘里唐置青蛉弄棟爲縣

軍民府地

尼濮

漢魏以後在興古郡郡地西南千五百微外其人

有尾長三四寸按木濮即尾濮也

交趾即後南

八編類集

卷三

三

本漢初南越之地接漢九真日南諸郡及唐驩爨等州東南薄海接占城東海路通欽廉西出諸蠻西北通邕州在邕州東南隅去左江太平寨最近自寨正南行至梳榔花步渡富良白藤兩江四程可至又自寨東南行過丹特羅小江自諒州入六程可至自右江溫潤寨則最遠由欽州渡海一日至歷代爲郡縣宋朝遂在化外丁氏黎氏李氏擅其地

黎洞

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距雷州泛海一日而至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焉儋崖萬安皆與黎爲境其服

屬州者爲熟黎其居山峒無征徃者爲生黎蠻人僑  
崖海上水居蠻也

### 一林邑國

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爲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  
界也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

### 暹羅節

暹羅國本暹與羅斛二國暹國土瘠不宜耕種羅斛  
土衍腴多獲暹人歲仰給焉元貞初暹人常遣使  
入貢至正暹降于羅斛令爲一國本朝洪武初遣  
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遣羅斛國王忒列耶昆牙  
人編類集

遣使忒思僊僊刺識悉替奉金葉表朝貢暹賜大統  
曆七年遣使沙里拔來朝自言本國今陪臣忒思僊  
僊刺識悉替入貢去年八月舟次烏潛遇風舟壞漂  
至海南救獲漂餘貢物上因無表狀可據疑爲奸  
商詭言郊之後其子忒列寶昆牙立九年遣子耶祿  
群膺奉金葉表貢象及諸方物上命禮部員外郎  
王恒中書省宣使蔡時敏往賜詔及暹羅國主之  
印十六年給勘合文冊令如期貢二十年又貢朝椒  
酥木二十八年詔遣中使趙達來謁等祭其故王  
忒列耶昆牙賜嗣王耶祿羣膺勅諭永樂元年遣

使人賀始稱暹羅國二年遣使昆文現表貢方物四  
年復貢方物且乞量衡爲式詔賜古今列女傳給  
與量衡七年王遣使奉儀物祭仁孝皇后命宦  
以告凡廷是歲復遣坤文現貢方物先是南海民何  
八觀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至是因其使歸等諭國  
王遣八觀等還母納流移以取罪戾八年貢馬及方  
物送中國流移入還賜勅勞之十年復貢十三年  
耶祿群膺卒其子三賴波磨札刺的嗣位以兵侵滿  
刺加國滿刺加訴于朝勅諭暹羅國王今與滿刺  
加平十五年來貢十八年又貢遣中官楊敏等護貢  
人編類集  
使歸國仍厚資其王十九年王遣使忒懷等六十人  
入貢謝使滿刺加國之罪賜紗幣有差二十一年又  
貢賜使臣及通事總管番件有差洪熙宣德間至如  
常期正統景泰間貢或不常賜仍舊例成化十二年  
遣使群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美亞本福  
建力州土人謝文彬也昔因販鹽下海爲風飄入暹  
羅遂仕其國密至南京其從子項偶遇識之爲織珠  
色錦綺貿易奢貨事覺下吏始吐寃焉十七年遣行  
人姚隆往冊封其王弘治中遣給事中林恒復往行  
冊封禮正德十年遣使貢方物進金葉表嘉靖元年

暹羅公占城等夷各載番貨至廣東未行報稅上  
乃命贓物照舊入官三十二年國王遣使坤隨離等  
貢白象及方物三十七年又貢方物比舊稍不同萬  
曆三年九月暹羅王招華宋頃遣使握坤哪米恩澤  
等奉金葉表貢方物六年十月該內閣大學士張  
等題據提督少卿廩呈請于本館添設暹羅一館  
考選世業子弟馬應坤等十名送館教習其國東連  
大泥南臨東牛西接蘭場北界大海由廣東香山縣  
登舟順風計約四十日可至其國彼國來貢必用五  
六月南風遲則用十一月北風過此不敢行矣

瓜哇 宋元同月館

瓜哇 宋元同月館

三十一

五十五

瓜哇古閩婆國又名莆家龍漢晉以前未聞唐為訶  
陵宋為閩婆元稱瓜哇其國分東西二王所屬有蘇  
吉丹打板打網底勿諸國洪武三年王昔里入達刺  
遣八的占必奉金葉表貢方物及黑奴三百人納元  
所授宣敕已而我使至三佛齊瓜哇要而殺之十三  
年王八達那巴那務遣阿烈葵烈時奉金葉表朝貢  
上遣其使還詔諭責王遂絕其使永樂二年其國東  
王遣使朝貢請印與之五年西王都馬板與東王戰  
滅東王時我舟過東王城西王殺我百七十八西王

懷遠亞烈加恩謝罪詔勅詰責西王令償欠者黃  
金六萬兩已而遣人貢萬兩禮官請索如數上曰  
朕利金耶今遠人知畏耳獨其金賜鈔幣諭之十六  
年西王楊惟西涉遣人獻白鸚鵡正統八年今二年  
一貢

真臘 宋元同月館

真臘本扶南屬國一名占臘在東海中漢武帝時獻  
萬蚡夜光珠久未通至隋始通中國唐神龍中併扶  
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爲水真臘北多山  
阜爲陸真臘役復合爲一宋宣和初封爲真臘國王

人編類纂

宋元同月館

三十一

五十五

慶元中破占城立其國人爲占城王占城遂爲屬國  
又有冬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屬真臘聚落頗  
衆地亦廣洪武六年因王忽兒那遣奈亦告即表獻  
方物賜大統曆文統二十年正烈列保昆邪甘苦者  
遣使貢象及方物景泰二年貢賜王及妃文綺朝貢  
至今不絕其俗尚羊修東向爲上右手爲潔

滿刺加 宋元同月館

滿刺加永樂三年王西和入兄速刺遣使奉金葉表  
朝貢言願內附爲屬郡效職貢七年太監鄭和充冊  
封使賜印誥錦綺封爲滿刺加國王九年同上

述蘇刺率其犯及子五百四十人來朝。上御奉天門宴王賜王帶羽儀鞍馬金銀錢鈔錦綺王妃冠服了姪僊從賞各有差。十年遣使送還國。十二年王母宋朝貢厚賜之。二十二年宣德九年王復來朝貢賜亦厚。天順三年王無答佛哪沙卒子丹茫速沙請封遣使冊立爲王。成化末給事中林榮行人黃乾亨奉使濁海歿。賸子入呈請書。

占城續通四裔

占城古越棠。秦林邑。漢象林。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不入版圖。唐元和初改號占城。宋淳熙中契破真臘。慶元真臘復號。神役幾盡。更立真臘。入爲主。洪武二年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瓜哇日本等國賜王璽書。是年遣使蒲旦麻都朝貢言安南侵境。上遣使諭安南罷兵。是年國阿答阿者遣虎都蠻來朝貢虎象。遣中書省管勾井桓會同節副使路貢賢封阿答阿者爲占城國王。賜大統曆金絲四年。阿答阿者遣答班瓜卜農奉金葉表朝貢言安南數侵境乞賜兵器。樂人俾安南知我乃聲教所被輸貢之地不敢輒欺貢。上憐之命中書省咨王言交鄰有道事止以誠。占城安南旣皆臣事。朝廷豈可

猜兵相毒。即咨安南令其罷兵。兵器不爾吝。但以安南故賜爾是助爾構兵也。樂器有聲律。華夷方言本異。中國人不可遣。遣爾國人能習華音者來習。四十六年遣子來賀。聖節賜勅令文冊。二十四年使至以臣弒君故絕之。永樂四年勅王占把的刺得黎賦父子及其黨惡即械送京。尚書陳洽在南交軍中馳奏占城國王占把的賴奉一命出兵討安南。陰懷二心。罪下季獮一等耳。請發兵討之。上以交趾初平不欲窮兵。遣使諭王歸我侵地。永樂後遣人朝貢。今三年一貢。正統六年國人請封其嗣王遣使冊封。成化中遣使冊封。正使卒海上。副使論罪戾。遷

三佛齊

尤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土在。或者十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六

圖書編

邊類

安南入路

入交趾三：一由廣西，一由廣東，一由雲南。由廣東則用水軍，伏波以來皆行之。廣西道宋行之，雲南道元及我朝始開。廣西道亦分爲三。

安南事實

安南本古南交地。秦象郡漢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治。嬴婁吳改九德。武平新昌。宋改宋平。徒龍編梁。安南人稱南。宋改宋平。徒龍編梁。安南鎮南。柳護方代之。亂推丁部爲帥。宋封其子連交趾郡王。後黎桓李公蘊陳日照相繼纂立。又五世爲黎李。黎所篡。永樂四年遣兵平之。建交趾布政司。領府十七。州五。屬州四十一。縣一百五十七。宣德二年黎利復叛。遣兵討之。利懼未表乞立陳氏後。朝廷許之。因罷郡縣。已而利篡陳自立。嘉靖八年其參督莫登庸乘黎之亂。弑黎施自立。僭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子方濂弼。改元正統。十八年遣兵討之。登庸表降。請罪顯歸。於是朝廷赦登庸罪。置子方濂安南都統。使逐罷兵。然其專擅自若也。

安南總論

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所併。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數階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秦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真獮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規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恭易名奎。詐稱陳氏絕嗣。奎爲甥。爲權署國事。我太宗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星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添平以還國。朝廷不逆。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太宗命張輔總兵討之。生擒季犛。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罪殺之盡。無可繼者。承僉請復古郡。遂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衛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釋利者。乃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至猖肆。上表請立陳氏。從。宣宗皇帝謂此。自祖意也。祖訓不許。後遂聽之。卽棄其地。俾復其國。嗚呼。白秦并百郡交趾之地。秦已與南海廣東桂林。同入中國。漢武立額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葉江南之入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

公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人相傾頗矣  
李何世立五代爲土豪所據宋興不能討之遂使茲  
地淪於夷狄之域而爲侏儻藍縷之俗一何不幸哉

### 安南總論

嘉靖間登庸歸順蓋知中國狀兵一謝外貢使不復  
至爲常其國自如也久之登庸與子方藏相繼歿孫  
福海嗣位又歿于幼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  
亂矣

### 安南總論

章皇帝不忍黔元之塗炭捐其故宇以安反側惜乎  
人編纂集  
當其時無有倡棄絕之義以少示貶謫而仍以王爵  
受其貢獻頃者黎氏失國而莫氏代之在黎氏必淫  
惰敗度故衆叛親離在莫氏必陰施市恩故能潛移  
然奪不然豈以一國之主累世之威忽然異姓而更  
無倚義於其間者哉桓叔之入晉也晉人飲之也于  
是乎有椒聊之詠田恒之代齊也齊人附之也于是  
平有采邑之歌莫氏之于安南亦由是也其得民深  
矣其自衛固矣征之則失春秋詳內畧外之體固而  
與之又非天王正名定分之心

### 姚弋仲

南安赤亭羌人世爲羌酋其饒富雄于洮岷之間後  
至長發弒苻堅僭帝國號泰傳三十二年而亡

### 淝中月氏胡

其先大月氏之別也在張掖酒泉地及漢取河西開  
湟中于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

### 氏

西戎之別種在冉駝東北廣漢之西其種非一或號  
青氏或號白氏或稱頭氏此蓋中國人卽其服色而  
名之也後漢建安中氏酋楊勝始據仇池氏漸強盛

### 符氏

世爲西戎酋長又謂之蒲家後符洪自稱大單于子  
健取長安稱帝國號秦傳生堅丕登五世而亡

### 吐谷渾

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師徒河涉歸有三子長曰  
吐谷渾少曰若洛廐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庾長  
初西附陰山後度隴西止于抱罕而子孫據有甘松  
之南洮水之西南極于白蘭在交州西北其青海周  
迴千餘里自永嘉時有國至龍朔三年吐蕃取其地  
而封嗣絕

### 宕昌羌

後魏時與焉亦三苗之胤與先零燒當罕開諸部往別自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其一也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至周武帝時以其地爲宕州

### 党項羌

三苗之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其地東接臨洮西平隴西距葉護南北數千里

### 吐蕃

在吐谷渾西南唐時最爲強國與唐約盟境上吐蕃守鎮蘭渭原合西臨洮東成州抵劍南西席若諸蠻大渡水之西南盡大河北百新泉軍抵大磧南極賀蘭臺驄嶺其間爲閒田在宋時噶氏爲最幅輳萬里其地東與松茂僑接

西夏本姓拓跋氏唐末拓跋思恭鎮夏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賜姓李四傳至繼捧率族人歸宋賜姓趙氏更名保忠繼遷其族弟也據有夏州及于德明孫元昊悉有夏銀宥綏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甘肅等州僭稱皇帝國號大夏世爲宋邊患後爲元所滅夏之境土方二萬餘月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二

### 高昌館

高昌卽火州以其地勢高厥物產昌盛故名高昌又山如火天氣常熱故亦名火州乃西域諸國之一也本漢車師前後王地前王治交河城卽唐交河縣去長安八千里後王治務壁谷卽唐蒲類縣去長安九千里漢元帝時置戊巳校尉屯田于前王庭後魏時其地爲蠕蠕所併有闐伯周者始自稱高昌王唐太宗平高昌置西州及都督府後陷于吐蕃其地有回鶻雜居故又名回鶻宋時屢遣使人貢元號畏兀兒諱馬哈木入國朝號火州在嘉峪關外西行可一月至火州城方十餘里其東七里有柳陳城西自里有土魯番永樂七年土酋遣人朝貢十二年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還言其國風俗蕭條市里民居僧堂過半亦皆零落東有荒城故址云古高昌國治漢西域長史戊巳校尉並居焉宣德五年火州王哈散土魯番萬戶賽因帖木兒柳陳城萬戶尾赤刺俱遣人貢馬及玉璞正統間哈刺火州等處入貢成化間畏兀兒萬戶土勒克等入貢弘治間哈失哈兒地面阿把把吉兒等入貢正德間土魯番等招撫格格捏等入貢嘉靖以來高昌歸化寺等處普覺靜修國

言字刺都督札吉卜刺指揮等官馬哈木等人  
貢至今或三年五年來貢不絕

###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羌胡往來要路也。漢明帝時收伊吾廬地，以爲屯田，班超及班勇平西域，龜茲等十七國皆來服，唐貞觀擒頡利，遂裂其地以爲伊州，爲唐之郡縣矣。元封忽納失里爲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國初置甘州五衛于張格，肅衛于酒泉，涼州衛于武威，西寧衛于遼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

人編纂

卷之三

八

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爲嘉峪關，永樂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番各千五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永樂二年改封安克帖木兒爲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爲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三年忠順王卒，兄子脫脫嗣，立賜金印，詔命王帶文河，四年賜王及其祖母綺幣有差，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使朝貢。九年脫脫卒，封力帖木兒爲忠義王，守哈密卒。

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封忠順王，賜印誥。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可三四里，東北二門，王稱速檀，人僅數百戶，顧非一種多，蒙古回回入習俗各異，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攔出入索道錢，乃已。洪熙元年貢疏黃，正統四年貢玉，天順四年又貢，成化元年令歲一貢，貢不過三百人，至京不過三十人。八年酋者林弒孛羅帖木兒，無子，王母孛魯溫答溫理國事。九年土魯番速檀阿力欲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遣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永壯二十年守臣請乘間封罕慎嗣，忠順王弘治元年阿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遣使入貢，謊言罕慎病歿，圖亂乞立爲王，居哈密，領西域職貢，兵部尚書馬文升以爲不可許，且前諭今阿黑麻還，王母及金印併還我，哈密四年遣哈密頭目寫亦虎仙齋勅往諭阿黑麻，以金印燒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一，貴賤不相下，必得元遺孽嗣，封庶可攝服諸番，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爲忠順

人編纂

卷之三

九



壬六年阿黑麻復入哈密房陝巴及金印去遣兵部侍郎張海行視經畧海至河西修嘉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麻者二十餘人成廣西諸絕西域貢時文升亦請開嘉峪關絕西域貢令諸夫歸怨阿黑麻乃西域諸夷怨朝廷宴賞大減又阻其由海道貢寶子反相率從阿黑麻阿黑麻遂役人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已而阿黑麻西去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乃用文升議放陳海故事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蘭牙蘭詢知進去我兵入哈密得

人編纂卷一  
冬重三六  
說部

陝巴妻女皆携歸住寨上師還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知畏中國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是冬起王越為總制經畧土魯番哈密十一年越出河西取陝巴至甘州復封為忠順王十二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兵防護至哈密是夏遣寫亦虎堡致賞賜于土魯番遂與土魯番諸夷使入京朝貢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婁諸國皆令人朝貢十七年春陝巴嗜酒招寇國人頭目者力克哈等迎阿黑麻次子直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沙州與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守臣

今官舍董傑及卷克字刺往哈密撫諭衆夷迎陝巴還頭目阿字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為王卷克字刺與傑等擒殺阿字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臣今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蒞送真帖木兒還土魯番真帖木兒不肯還從居甘州正德九年陝巴與其子拜牙即嗣封切弱守臣恐真帖木兒還來侵哈密番不遣三年滿速兒稱述祖遣人朝貢乞還真帖木兒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送真帖木兒西還八月拜牙即淫暴欲與卷克字刺叛中國往土魯番卷克字刺不從自哈密奔肅州拜牙即棄城走人土魯

人編纂卷一  
冬重三六  
說部

番蒲刺兒令頭目火者他只丁與寫亦虎仙蒲刺哈三入哈密取金印九年蒲刺兒率衆分據刺木等賊又日夜聚謀侵甘肅遣都御史彭濟總督軍務邊防十年春澤至甘州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侵赤斤王子莊澤令通事與三都督送土魯番土魯番得賞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哈密付蒲刺哈三三冬寫亦虎仙等入京朝貢十一年滿速兒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又至沙州入嘉峪關攻我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發憤揮成諸奸回及逆賊都督失拜烟答馮城拒戰退賊又急調屬戍兵却其老營遣人結瓦

剽掠聚穴。使其三城土著。大創時。失拜。烟谷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巧賄權倖。澤九噶。創籍三年。滿速兒。大舉兵寇其州。九噶忠勇先登。力戰既解。其州圍。又夜率衆間道兼行。抵肅州。內外夾擊。敗者兵殺火者。他只下虜。退去關中。獻民。用九噶議。請還發夷使。閉關。總貢四年。牙木蘭復據哈密。侵肅州。又入沙州。五年。起故輔臣楊一清提督軍務。一清言。解警息兵。未幾王憲代一清。盡出平涼。羈留夷使。往諭土魯番。令悔過復罪。歸我哈密。七年。滿速兒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牙木蘭不肯棄。殺數萬。率差種人。編類集。卷三。 二

萬人帳房三千奔肅州。乞白城山金塔寺住牧。守臣議留肅州。足春用二臣張柱方霍議。起王瓊代憲。瓊至河西反澤所行事。是秋。大方撤馬兒。罕哈密頭月各朝貢。滿速兒亦乞通貢。瓊爲奏。上乞還羈使朝貢夷。未報。土魯番酋虎力納咱兒糾左刺侵肅州。八年。土魯番貢獅子夷人至。乞歸哈密通貢。瓊又奏言。土魯番歸我哈密。乞令失拜煙谷子米兒馬黑木罕哈密。下兵部一。時胡世寧爲兵部尚書。欲專守河西。謝哈密無煩德中國。不聽。明年。滿速兒遣虎力如翁及天方諸夷入貢方物。又索牙木蘭兵部因請許其。

還貢。請令三年或五年爲期。貢使雖多十二人入京。餘留塞上。是後哈密王王魯番所據。北虜盤踞。海西宛刺結巢。北山柯。西守臣防禦。羌胡不服。及西鄙事。

曲先

曲先古西戎部落。永樂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恩爲指揮。同知宣德元年。叛討平之。論功加國師禪師秩。已而遣人入貢。正統二年。頭目黑麻亂。遣指揮火可貢方物。嘉靖中。衛人牙木蘭爲土魯番所劫。牙木蘭驍勇。土魯番時令率衆侵哈密。擾我其肅已。而與土魯番疑貳。擁帳來歸。土魯番請還哈密。易牙木蘭欲殺牙木蘭。警勸我屬夷兵部尚書胡世寧以爲不可。遂止。大抵嘉峪關西諸衛皆爲土魯番侵擾。不復能爲我藩蔽矣。

罕東

罕東本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京國公討之。土酋哈答遁去。三十年入貢。立罕東罕東左二衛官。其酋長鎖南吉刺思爲指揮僉事。永樂二年。鎖南吉刺思與其兄答力襲等十六人貢馬。陞鎖南吉刺思爲指揮使。以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賜冠帶鈔幣有差。相是歲貢不絕。二罕東皆在。

沙州城沙州古燉煌地嘉峪關外諸衛二罕東最弱  
成化後土魯番迭入哈密二罕東不能支分散各城  
正德中陳九疇擊退土魯番沙州人稍行生聚耕牧  
比牙木蘭再入沙州益殘破其酋土巴等叛附土魯  
番嘉靖中城撫住白城山肅州月餉粟歲萬石邊儲  
坐困

### 魯陳

魯陳一名柳城古柳中柳縣地我朝宣德五年魯陳  
萬戶瓦亦刺遣人來貢其地去哈密千里中經大川  
沙磧無水草馬牛過此輒死大風倏起人馬相失道  
傷多骸骨有鬼魅行人失侶白日迷亡夷謂之旱海  
出川西行至流沙河河上有小岡云風捲浮沙所積  
道北火焰山色赤如火城方二三里大抵皆胡服

### 亦力把力

亦力把力在沙漠間或曰焉噶或曰龜茲漢宣帝攻  
龜茲元康初龜茲王終賓同主女人朝東漢仍朝貢  
晉武初遣千入侍唐太宗遣杜求伐之破城執其王  
後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宋祥符以後入貢凡九元  
時名失八里馬合木封於此洪武二十四年國王黑  
的兒火者遣人貢馬永樂四年王沙迷查于遣人貢

王璫十二年陳吏部使其國十六年頭目速哥克刺  
滿刺來朝言歪思弒其從兄王納黑失只罕自立爲  
王從其國西去更別亦力把力正統二年王也先不  
花遣人貢王璫駝馬景泰三年遣人朝貢天順以來  
人貢不絕其國無城郭官室逐水草住牧夏秋暑煖  
深山大峪六月飛雪

### 哈失哈力

哈失哈力宣德間遣十四人來朝貢或曰卽阿力馬  
力

### 加異勒

加異勒西夷小種居人不及千家貧窶乏食常儲鄰  
國永樂中王者麻里柰那遣使別里呆不貢方物宣  
德間朝貢

### 黑葛達

黑葛達國小民貧平川曠野俗尚佛畏刑市多羊  
交易用一錢宣德中國王遣十人來貢方物

### 敏真誠

敏真誠國以大多高山水流深縛木爲渡日中爲市  
諸賈皆集永樂中國王遣四十人來朝貢

### 八答黑商

八峇里商永樂中遣四十人來朝貢方物其國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教區壯麗如王宮西洋各域皆商販於此

### 火刺札

火刺札國徵人弱物產涼薄四圍皆山山鮮草木水流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皆土屋板屋王居亦陋永樂十四年常遣人朝貢

### 哈烈

哈烈一名黑魯撒馬兒罕西南去嘉峪關萬三千里漢大宛魏洛陽隋蘇對沙那及石國皆其地自漢武

師屢征求汗血馬千大宛至隋唐朝貢不絕宋無聞焉元駙馬帖木兒之子沙哈魯居其地國人稱為速魯禰猶華言君王也東有俺都淮八刺黑諸地皆隸焉洪武二十五年遣使詔諭酋長賜金綺永樂七年頭目麼賽等朝貢十二年遣行在吏部員外郎陳誠至其國正統二年指揮哈只等貢馬王石城方十里居平川廣百里四百大山

### 八刺黑

八刺黑一名八黑在俺都淮東北城居平川周十餘里南近山無險扼地平廣食物豐饒西南諸番貢聚

焉永樂中哈烈沙哈魯又遣其子守之

### 白松虎兒

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先時嘗有白虎出松林中遇獸不食遇人不傷旬月後竟不見國人稱為神虎父老又曰此西方白虎降精以是更其國為白松虎兒永樂中遣使十六人來貢

### 峇兒密

峇兒密永樂間遣使十八人來朝貢方物賜大統曆

### 文綺藥茶

### 阿速

阿速在近海中為大國多撒馬兒罕天方諸國人有城倚山面川川南流入海海有魚鹽之市野有耕牧之利敬佛鬼好布施惡爭鬭永樂中遣百十二人來朝貢

### 沙哈魯

沙哈魯永樂間遣七十七人承朝貢

### 西洋刺泥國

永樂元年西洋刺泥國回哈只馬哈沒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

表達求乃使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 哈密總論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爲西域諸國之咽喉而上暮番者疆番也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以兵劫王母及金印歸自此經畧無寧口夫國安置哈密欲以爲外臣藩西隔耳卒之兵連禍結幾與朝終始其害何如也

### 西洋諸國

古俚

古俚大國西洋諸番之會去中國十萬里西瀛海南

人壽集卷之六

七

距柯枝白柯枝海行可三日至永樂元年王馬那必加刺滿達馬成朝貢馬五年遣大監鄭和賜王誥幣陞賞其將領有差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昆人不食犬將領同回人不食猪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爲市通諸番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誅戮沒產喪其族有西洋布曰搭黎漆出鄰國坎夷

帝泥

帝泥本閩安爲國在西南大海中統十四州宋太平

輿國中始入貢元至元貢方物表朝洪武四年王

馬沙漢遣亦思府選進金表銀箋貢方物賜一綺永

樂三年遣使封其國王麻耶惹加那乃爲淳泥國王

賜印符誥幣六年王率其妃及子來朝遣使迎勞之

福建至南京王上金表獻珍物妃箋獻東宮上宴

王奉天門是年王卒于會同館謚恭順堦石子岡樹

碑立祠有司春秋祀封其子遐旺嗣賜玉帶金銀綺

幣器皿使送歸國遐旺請封其國後山賜名長寧鎮

國王爲文刻石十二年洪熙元年皆來朝貢

### 白易達

人壽集卷之六

七

七

白易達海中小國土俗尚佛教宣德七年國王遣

和者里一思等來朝貢

### 阿哇

阿哇永樂中王昌吉刺遣人來朝貢

### 鎖里

鎖里西海中小國物產甚微有撒哈刺諸異布洪武

五年國王小納的遣馬牙茶嘉兒幹的亦刺冊八兒

奉金字表朝貢圖上其土地山川賜大統曆金幣永

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 西洋鎖里

西泮鎮里近鎮里差大物產大類鎮里洪武三年使  
來以金葉表文貢方物 上喜王敬中國涉海道其  
遠賜甚厚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上曰海外遠夷  
附載番貨勿征二十一年西泮十六國遣使千二百  
人貢方物

彭亨

彭亨東南海島中並山山旁多平原洪武十一年遣  
使奉金葉表朝貢賜絲幣永樂十二年遣蘇麻固的  
里來朝貢其俗上下親狎無寇盜

百花

人翁刺茶

永樂三年

三

百花在海中依山爲國國中有奇花嘉樹民俗饒富  
尚釋教宋祥符中國主茶籍遣奉使侍郎晏里三文  
等奉表來貢我 朝洪武十一年國王刺丁刺者望  
沙亦遣入智亞壇奉金葉表朝貢

阿魯

阿魯一名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亦薄永  
樂五年國王速魯唐忽先遣蒲刺哈三附古臣諸國  
來朝貢遣內臣至其國賜王文綺

小葛蘭

小葛蘭小國也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永樂中太監

鄭和至其國王瑣里人遣人入貢拂蘇在嘉喀爾外  
萬餘里即漢大秦國也元封初大秦貢花蹄牛高六  
尺晉大康唐貞觀開元宋元豐間來朝貢元時其國  
人多來中國者洪武四年遣其國故民捏古倫貴認  
論之尋遣人來朝貢其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玉服不  
尙職問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在海中永樂三年國王遣人馬的來朝貢  
其俗土瘠穀少登氣候不齊受多雨雨即寒俗質樸  
物產甚薄

呂宋

呂宋在海中其國甚小顧產黃金以故富厚人頗質  
樸不喜爭訟永樂三年國王隔蔡老來朝貢

合猶里

合猶里地小土瘠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重人  
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回同道奴馬高來朝貢

磤里

磤里在東南海中大洲上洲一諸港通江人淳少訟  
尚佛物產甚薄永樂三年國王遣使馬黑木來朝貢  
打回

打回海外小國數爲鄰國所苦已乃治兵器與鄰國戰戰勝稍得自立永樂三年遣府勿來朝貢

日羅夏治

日羅夏治海中一小國無他奇產崇佛教永樂三年國王遣文羅打時鎮來朝貢

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在東南海中或曰在西徼外國小土瘠物產薄永樂三年國王遣已卽丁朝貢

其巴里

其巴里在南海中大島永樂十二年國王堯哇刺查

遣得名公葛葛來朝貢

麻林

麻林未詳其國所在永樂十三年王遣人獻麒麟上喜厚賜之

古麻剌

古麻剌在東南海中永樂時哇來頓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賜謚康靖勅建閩縣有司歲時祭之其國有百餘州有城四重

沼納撲兒

沼納撲兒在印度之中古所謂佛國也永樂中遣使

詔諭國王一不刺金玉遣人來朝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在海中周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然古赤土國也隋大業三年通焉俗尚佛婦人主家事宣德六年嘗遣人朝貢

吃力麻兒

吃力麻兒永樂中遣使十二人來朝貢方物惟獸皮鳥羽罽褐之類其俗不事耕農喜射獵有盜巷無市肆交易無期用錢鈔

失利思

失利思永樂間遣人來朝貢時遣內官以綺幣磁器市馬于迤西撒馬兒罕失利思諸國駭陵卽位諸國使至十日內就所在還京母得託故稽留宣德中遣使八人來朝貢

納失者罕

納失者罕東去失利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馬有數種最小者高不過三尺俗敬事僧俗所至必飲食之顧尙氣健鬪聞不勝者衆其疆之永樂中遣使十人來朝貢

亦思把罕

亦思把罕於東南海中爲大國廣袤近千里四面皆海西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侈麗物產豐厚風俗朴尚佛畏刑好施惡奪亦有中國人寄寓者時時出賣撒馬兒罕永樂時遣使四十四人來朝貢

###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古狼牙脩國也梁時通焉我朝洪武十年國王遣使來貢賜之金幣其國風景秀曠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草木暢茂畜產甚夥城以石築屋以瓦覆王乘輿官跨馬頗有威儀國人勤生

### 其把里

其把里永樂中遣六人來朝貢自言其國小介於西南海中與諸鄰國不通交易人民艱窘然奉佛好善不求積聚無乞丐者

### 崑崙山

其山節然瀛海之中與古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山廣而方根盤踞達海人名曰崑崙凡往西洋商販必待順風七晝夜可過俗云上伯七洲下怕崑崙斜逃舵失人船莫存

### 交欄山

其山高而叢林藤竹柁桿桅檣蓬若無所不備元之時令將高與史弼領兵萬來駕巨船征闍婆國遣風至交欄山其船多損隨登此山造船百艘復征闍婆得勝擒其酋長

### 沙哈魯

古投和國也唐貞觀時奉貢永樂間來貢者七十七人其國民淳恥聞

### 峇兒密

古丹眉流國也宋咸平初國主多須機以使九人來貢我朝永樂遣使十八人來朝貢

### 九洲山

其山與滿刺如國接壤產沉香黃熟香木叢生枝葉茂翠永樂七年正使大監鄒和等官差兵入山採香得徑有八九尺長八九丈者六株香味清遠

### 蘇門答刺國

古名須文達那與花荷國相接卽漢條支唐波斯大食皆其地也漢章帝時遣異鳥唐貞觀貢水晶珠後爲大食王所侵永徽初大食王遣使朝貢終宋世朝貢不絕村落傍海田疇少收風俗頗淳民網魚爲生朝駕獨木剝舟張帆而出海暮則回舟永樂十二年



僞王蘇幹刺寇竊其國王遣使赴 闕陳訴請救  
上命正使大監鄭和等統率官兵剿捕生擒僞王歸  
獻 閣下諸番震服

### 花面國

其處與蘇門答剌國接壤節那那兒國也迤邐山地  
田足稻禾氣候不常風俗淳厚強不奪弱上下自耕  
而食富不倚驕貧不爲盜

### 龍涎嶼

儼然南立海中此嶼浮艷海面波擊雲騰每至春間  
羣龍來集于上交戲而造涎番人乃駕獨木舟登嶼  
採取而設遇風波則人俱下海一手附舟傍而歸手  
持水而至岸其龍涎初若脂膠黑黃色頗有魚腥之  
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剖出若斗大圓珠亦覺  
魚腥間焚之發清香可愛貨于蘇門之市價亦匪輕

### 翠藍嶼

其山大小有七門中可過船傳聞釋迦佛經此山在  
于水破竊其袈裟佛誓云後有穿衣者必爛其皮肉  
由此男女削髮無衣僅有樹木紉結而遮前後

### 錫蘭山國

其國地廣人稠貨物各聚亞于瓜生國其高山參天

山頂產青美盤石黃鴉鵲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  
流山下沙中尋拾得者其海傍有珠簾沙常以網收  
螺蚌傾入珠池內作爛陶珠海邊一石有足跡長三  
尺許常有水不乾有舍利子在永樂七年 上命太

監鄭和等齎捧 詔勅及建石碑賞賜國王頭目其  
王亞烈若茶魁貢國不恭謀害舟師鄭和等使衆御  
枚疾走夜半奮勇殺入生擒其王至永樂九年歸獻  
閣下 華蒙恩宥俾復歸國天順三年朝貢

### 小暹喃國

山連赤土地接下里日中爲市西洋諸國之馬頭也

永樂七年太監鄭和至其國本國流通使用金銀錢  
名尙伽地瘠穀少

### 柯枝國

古槃槃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大海宋梁暗遣使人  
貢國初來貢永樂中請封其國太山從之

### 古里國

當巨海之要與僧家密邇亦西番諸洋之馬頭也山  
廣田瘠麥穀頗足風俗尙厚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法  
無刑杖惟以石灰畫地乃爲禁令其酋長富居深山  
傍通爲市聚貨通商饒美可觀其有一種裸身之人

日本瓜其國能畜好馬多自西帶來

忽魯謨斯國

其國傍海而居聚民而市地無草木牛羊馬駝皆食海魚之乾風俗頗淳墾石爲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瘠麥廣穀米少收民不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鑄爲器皿盤碟之類食物就而不知鹽也推石爲屋有三五層者永樂三年國王遣馬刺足來朝貢

三島國

其地幽然山島花木常茂民倚巖而居田瘠少收網魚於海織布以葉俗朴質凡男子得附舶至中國鑿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東

天

資歸則稱爲能事等之有德父兄皆讚焉袁海爲鹽釀蔗漿爲酒

麻遼國

在交欄山之西山勢峻地平廣夾溪聚居氣候稍熱男女椎髻田多骨腴信於他國俗尚節義夫喪則婦削髮碎面絕食七日與夫同寢多有並逝者七日不食則親戚勸以飲食或得生終身不嫁或至焚夫屍日赴火而死蓋其節義不改煮海鹽釀蔗漿爲酒

蘇祿國

居東海之洋石崎壁障山塗田瘠種稀薄民下捕

魚鰕生啖螺蛤羹食俗尚鄙陋其國有三曰宋王西王峒王永樂十六年其酋長望妻携子涉海來朝進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伍錢今古莫能有也

大興南國

洪武初國王遣使入貢地與都欄礁相近厥土黑壤亦宜穀麥民懶事耕作栽種烏爹之果供食

阿丹國

倚海而居墾石爲城砌羅股石爲屋三四層廚室皆在用穀麥風俗頗淳民下富饒永樂九年遣大監鄭和諭之命互市其王拜詔待使禮甚恭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遼東

天

南浮里國

其國邊海止千餘家皆回回人山產降真香名蓮化降此處最佳國之西北海內有一大平頂峻山半日可到名咄咄山之西大海正是西洋也西來過洋船俱投此山爲准其山邊二丈上下海水內生海樹彼人撈取爲寶物貨者卽珊瑚也其樹大者高三二尺根大如大姆指

于闐

大國也去中國萬里張騫窮河源一出于闐是也光武末爲莎車王所併後于闐將休莫霸者反莎車自

立爲王，復滅莎車。服從者十三國，與鄯善並焉。晉大康遣使貢玉印，北魏時朝獻不絕。梁武天監始通江左，隋時其王姓王氏，唐時其王姓尉遲氏。遣子弟入侍，從擊吐蕃有功，以其地爲毗沙都督府。至德初，進方圖二美玉，宋建隆其王天聖遣使貢圭。我朝永樂二年，頭目打魯哇亦不剌金遣使貢玉璞，十二年吏部陳誠至其國，系麻禾忝宛如中土土人機巧，好歌舞，俗尚浮屠，僧尼左多。

### 溜山

一名牌幹小國也。洪武初，國王遣人朝貢，地無城郭，倚山聚居，風俗淳夫尚佛，然其西有天生石門，如城闕然，中有八溜，各有所主，廣三十里，所謂發水三千是也。

### 南巫里

小國也。洪武初遣使貢真香等物，其地自蘇門答刺西風一日夜可至其國，民千餘家皆回回人。

### 乞力麻兒

永樂中遣使十二人朝貢，其國山平水淺，西南徇海，民不事耕稼，喜射獵。

### 蘇文達那

洪武十四年國王殊旦麻勒兀達盼遣使來貢，或云卽蘇門答刺，非也。

### 婆羅門

卽古師子國，在西海中，袤二千餘里，天竺屬國也。晉義熙初貢玉佛，宋元嘉梁大通唐總章天寶間朝貢不絕。我朝永樂中遣使貢方物，其地負山面海，念佛素食。

### 八編類纂

### 卷一百一十五

### 邊疆

### 三



<p>古西域考畧</p> <p>樓蘭 鄯善</p>	<p>在姑羌西北漢時通焉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漢武列亭障至玉門</p>	<p>車師前後王 鄯善 焉耆</p>	<p>前王國一日前部治交河去燉煌千三百里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後王治務塗谷北與匈奴接郁立斯東與車師後城接</p>	<p>龜茲</p> <p>都白山之南二百里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八犍類接</p>	<p>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漢田輪臺及渠犂地皆相連</p>	<p>于闐</p>	<p>都忽嶺之北二百餘里南與姑羌接北與姑墨接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焉</p>	<p>莎車</p>	<p>西至疎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犁七百四十里漢馬奉世擊斬莎車王威振西域 無雷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 依耐東北至莎車五百餘里 崩賓 西北與大月氏西與烏弋山離接</p>
---------------------------	--	--------------------	--	---	-------------------------------	-----------	---	-----------	--

吐呼羅 接豆 謝輿 識匿 烏弋山離 條支  
乘水西行百餘日近日所入云 安息西與條支接  
烏那遇即安息之地

天竺

即漢時身毒國都臨恒河有靈鷲山佛出其國五印  
度各居其地 摩揭陀本中天竺屬國

大食

大食其國波斯之西在泉州西北其國雄壯其地廣  
袤據諸蕃衝要

拂菻國東南至城九沙北至海皆四十程西至海二

十程 遼黎宋時與于闐國同入貢 石國去瓜州

六千里脊在去陽關八千餘里  
按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

南杜欽楊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限列區域絕  
內外也自漢武帝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

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  
隔絕南羌自是中國帝王當全盛時往往遣使遠通

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  
則爲高昌焉耆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

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人 本朝則 哈密火州

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其名隨世更改  
而于闐乃其舊稱也今所謂哈密亦斤蒙古軍東安  
阿端曲先者皆中國前代之邊境即所謂燉煌酒泉  
伊吾故地也洪武永樂因其土酋內附立以爲衛其  
地處吾近邊薄于北虜不可禦以外虜視之使爲虜  
用是亦漢人斷匈奴右臂不使得以通羌之一策也  
今以羌人分西番與西域爲二其寔均之爲西夷而  
在海島中者列之爲海夷則可矣

八編類纂 卷三十三 地理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七

左編

倖類

漢鄧通

倖幸

文帝甚悅鄧通，通亦厚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鉅萬以十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問如通家游戲，然通無他技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或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景帝立，鄧通

人編類纂

卷之三

倖類

漢董賢

上以賢難諱，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丁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後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

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

北闕下，重殿洞門，木上之功，窮極技巧，柱檣衣以繡。

錦，下至賢家童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

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乃其副也。及至

東園秘器，珠襦玉匣，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

爲賢起家，營義陵旁，內爲便房，副栢題，漆外爲徹道。

周垣，鼓里門闕，采鳳其盛。上欲疾賢而求有緣，會待

詔孫龍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詔下有

司法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龍爲因賢告東平事者，

通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大躬宜陵侯，寵方陽

人編類纂

卷之三

倖類

二

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

疑，東平事寃甚，惡召等數諫，帝以賢爲寵，固制度，嘉

竟坐言事下獄。歲，明年勾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

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少

以大賢居位，單于乃起拜賀。」漢得賢，初丞相孔光

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

與光並爲三公，上欲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

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

車過，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

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

兩兄子爲諫太夫常侍賢孫是權與人士伴矣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厥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戶因埋獄中

### 唐張易之昌宗

聖曆二年始置控鶴府拜易之爲監久之更號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乃引知名士閭朝隱薛稷員半千爲僕奉后每燕集則二張諸武雜侍搏博爭道爲笑樂或嘲詆公卿譎譎行無復羞畏時無檢輕薄者又諂言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後身后使彼羽裳吹簫乘寓鶴

八編卷五

卷五

三

張回庭中如仙去狀詞臣爭爲賦詩以媚后后知愧聲甚思有以掩覆之乃詔昌宗即禁中論著引李嶠張說宋之問富嘉謨徐彦伯等二十有六人撰三教珠英加昌宗司僕卿易之麟臺監權勢震赫皇太子相王請封昌宗爲王后不聽遷春官侍郎封鄴國公易之恒國公實封各三百戶神龍元年張柬之崔玄暉等率羽林兵迎皇太子入誅易之昌宗於迎仙院及其兄昌斯同休從弟景雄皆梟首天津橋士庶歡踊翫取之一夕盡坐流貶者數十人

### 宋戴法興

擢

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委寄

法興顯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

魯郡果尚之元嘉中侍始興王禧讀書亦涉獵文史

爲上所知孝建初補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詠

賓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決內外諸雜事多委

戴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

解釋多得全免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賂孝

武崩前廢帝卽位遷越騎校尉時江夏王義恭積相畏

書事任同讎已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義恭積相畏

服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

八編卷五

卷五

四

中事無大小專斷之宰相顏師伯義恭字空名而已

帝受幸閹人華顯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

加裁減顯兒甚恨之帝嘗使顯兒出入市里察聽風

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膺天子顯兒

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

興是一人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遼郡尋於家賜死法

興臨歿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箴銘死一宿又殺其

二子戴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二子戴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

### 恭母珍之

時有恭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附

外要職及部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有杜  
文謙者帝爲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明帝知體藩  
謀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反盡粉滅匪  
朝伊久不早爲計吾徒無賴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  
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  
王洪軌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提桴君其密報周  
奉叔使靈會殺蕭詧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  
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爾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  
徒因話事左手頓其背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  
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成不舉事亦成二死等爾此  
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較賜虎父母  
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  
之耻與龍駒共詔因求別立事未及行而事敗

齊茹法珍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吳興人齊東昏時並爲制局  
監俱見愛幸自江祐始安王遙光等誅後及左右應  
牧捉刀之徒並卑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之都  
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時  
又有新蔡人徐世樹尤見寵信自殿內主帥爲直閣  
驍騎將軍凡諸殺戮皆世樹所勸江州刺史陳顯達

人篇類集

五

人篇類集

六

爲東晉疑忌舉兵募建康加世樹輔國將軍雖用護  
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樹當時權勢傾法  
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  
貨主惡爾法珍等與之爭權遂白帝帝稍惡其凶彊  
世樹竊欲生心詔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  
餘人仗及呪詛文又盡帝十餘形像備爲刑斬刻射  
支解之狀而自作已像著通天冠袞服題云徐氏皇  
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並爲外監  
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暉之與相唐商帝呼寶慶反  
法珍爲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爲阿兄帝與  
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爲市中  
雜語以爲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  
古函輒往慶吊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優子最  
有寵參預朝政雖王暉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  
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下公卿見之莫  
不慚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暉之俞寶慶  
俞靈韻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等凡三十一  
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

誅

此齊魏提婆



穆提婆本姓略漢陽人也父超以謀叛伏法提婆生陸令萱配入掖庭提婆亦沒爲奴齊主在襁褓中令其鞠養謂之陸阿奴呼姊姊遂爲胡太后昵愛令萱奸巧多機辯封爲郡君世祖幸臣和士開高那肱皆爲郡君義子奉引提婆入侍後主朝夕左右大被親狎無所不爲稍遷儀同三司寵遇彌隆遂至尚書僕射領軍大將軍封城陽郡王令萱又佞媚穆昭儀養之爲女是以提婆改姓穆及穆氏定位號視第一品班在長公主上自武平三年後令萱母子勢傾內外賣官鬻獄聚歛無厭每一賜與動傾府藏自太后以下皆受其指麾提婆則錄尚書事唐邑之徒皆重跡屏氣提婆嘗有舉令萱於帝前罵之曰奴斷我兒兒德欲求悅於齊主乃飾其兄女置宮中齊主見之果悅納爲妃儀及是欲以胡昭儀正位後宮力不能遂乃卑辭厚禮以求令萱結爲姊妹令萱亦以胡氏寵幸方睦不得已而白齊主立之然意在穆昭儀每私謂後主曰豈有男爲皇太子而身爲婢妾又恐胡后不可以正義離間乃外求左道行厭蟲之術旬朔之間胡氏遂精神恍惚言笑無恒齊主遂漸相畏惡令

萱一旦忽以皇后服飾衣被穆昭儀又先別造寶帳爰及枕席器玩莫匪珍奇坐昭儀於帳中謂齊主云有一聖女出將大家看之及見昭儀更相媚悅令萱云如此人不作皇后遣何物人作皇后於是立穆氏爲右皇后以胡氏爲左皇后令萱一旦於太后前作色言曰何物親姪作如此語太后問其故令萱曰不可道固問之乃曰語大家云太后行多非法不可訓太后大怒呼后出立刺其髮送還家爲廢人以穆爲正嫡引祖姪爲宰相殺胡長仁皆令萱所爲也晉州兵敗後主奔鄴提婆西投周軍令萱自殺子孫大小皆棄市籍沒其家周武帝以提婆爲柱國宜州刺史未幾云將據宜州起兵與後主相應誅死後主及齊氏諸王並因此非命

宋林靈素

宣和初都城暴水遣靈素厭勝方率其徒步虛城上役夫爭舉挺將擊之走而免帝知衆所怨始不樂靈素在京師四年道遇皇太子弗飲避太子入訴帝怒以爲太虛大夫斥還故里命江端本通判温州觀察之端本麻得其居處過之罪詔徙置楚州而已矣

唐樂工 聲

開元二年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精曉音律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命右驍衛將軍范及爲之使又選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梨園子弟又教宮女使習之又選伎女置宜春院給賜其家供奉侏儒名黃鵠性警黠明皇帝嘗馮之以行謂之內凡寵賜甚厚一日晚入明皇怪之對曰臣嬪入宮道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揪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有頃京兆奏其狀明皇卽叱出付有司杖殺之天寶末安祿山反明皇入蜀初上每酺宴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又教舞馬百匹銜盃上壽又引犀象入賜或拜或舞祿山見而悅之至是乃搜捕遠洛陽安其羣臣於凝碧池盛奏衆樂梨園弟子往往歎欷泣下賊皆露刃睨之樂工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

唐肅佐明

敬宗遊戲無度狎昵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急宦官小過動遭撻撻皆怨且懼敬宗夜獵還與宦官劉克明將軍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敬宗酒酣入室

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弑敬宗於室中

五代伶官

五代史云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莊宗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愛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而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歿國滅爲天下笑夫禍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莊宗既好能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

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爲王至於爲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炭提被明而隨之造其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皆繼炭而逐之宮中以此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副裁接使儲得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爲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懸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爲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爲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

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余可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乎曰吾天子之馳騁而罪當成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俳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矢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接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奉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大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母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

慶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莊宗初入洛  
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  
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  
萬人今空宮多性當實以乃息莊宗欣然人其後幸  
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克後宮而進等緣以  
爲鄴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  
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別義王繼岌已破  
蜀劉皇后聽宦者譏言遣繼岌賊殺鄴崇韜崇韜素  
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人崇  
韜之婿也進諫於莊宗曰存人且反爲婦翁報仇乃

因而殺之朱友諒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  
人皆求賂於友諒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護友諒曰崇  
韜且誅友諒不自安必反空并誅之於是及其將王  
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  
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若  
爲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  
守王正言而下皆僂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  
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故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  
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族其  
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諒又見殺友諒子廷

微爲涇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事夜半  
馳出鄴城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  
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瓊計事  
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戊卒皇甫  
暉聞之由此劫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恐  
檢使孫鐸見彥瓊求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參至  
至而給兵豈晚邪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開賊  
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  
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  
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  
爲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  
崇韜爲叔父而皇弟存人又以從謙爲養子從謙死  
存人見因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冤  
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  
莊宗獻從謙曰汝黨存人崇韜負我父教王溫反欲  
復何爲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登爾之貴食肉  
而飲酒無爲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  
王溫故侯破鄴盡坑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爲亂李嗣  
源兵反衛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侄  
萬嚴不得進至軍士離散尚有萬餘人居數日

莊宗使東平汜水謀扼關以爲拒四月丁亥朔朝奉  
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  
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諫自  
官中露刃注矢號攻與教門與黃甲軍相對莊宗聞  
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  
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  
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  
崩五坊入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  
新安之雍陵以從諫爲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  
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絃于門高焚以樂器  
人壽張集  
可以信哉可不戒哉

七十三

### 宋朱勛

徽宗頗垂意花石蔡京諷朱勛語其父密取浙中珍  
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後歲歲增加然歲率  
不過再三貢貨物裁五七品至政中和始極盛軸輿  
相銜于淮汴號花石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郡如  
豪中物每取以數十百計延福宮長徽成奇卉異植  
苑初其中勛擢至防禦使東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  
門竭縣官經常以爲本所首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  
不沙貧士民家一石一木稍堪觀即領健卒直入其

家用黃封表識未卽取使諷視之微不謹卽被以大  
逆罪及發行必徹屋扶牆而去入不幸有一物小異  
共指爲不祥唯恐受夷之不逮民預是役者中家悉  
破產或鬻賣子女以供其須斷山輦石程督峭慘雖  
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出乃止嘗得太湖石  
高二丈載以巨艦役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  
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旣至賜名神運昭功石載諸道  
糧餉綱旁羅商船揭所貢暴其上篙工枕師倚勢貪  
橫陵縣州縣道路相視以目廣濟辛四指揮盡給輓  
土猶不足京始患之從容言於帝願抑其太甚者帝  
亦病其擾乃禁糧綱船販伐家歲毀室廬毋得加責  
封柏蒙人園固花石凡十餘事聽勛與蔡攸等六人  
入貢餘進奉罷自是勛小戢旣而益甚所居直蘇  
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橋東門四至壞地室廬悉買  
賜予已合數百家斯五日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  
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朝  
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後通刺詣勛主趙霖  
建三十六湖牘與必不可成之功天方大寒役死者  
相枕藉霖志在媚勛益加苛虐吳越不勝其苦圍池  
擬禁禁服飾器用上階乘輿又託說舟募兵數千人

擁以自衛于汝賢等招呼鄉州官寮願指目攝皆奔走聽命流秦州郡者二十年方胤起以誅勛爲名童貫出師承上旨盡罷去花木進奉帝又出勛父子弟姪在職者民大悅然寇平勛復得志聲焰熏灼表人微夫候門奴事日直秘閣至殿學士如欲可得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末年益親任之居中白事傳達上旨大畧如內侍進見不避宮嬪歷觀察使承宣使燕山奏功進拜節度使一門盡爲顯官驛從亦至金紫天下爲扼腕靖康之難欲爲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欲遷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勛得官者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

祿言者不已羈之衛州從徐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右編

女衛

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皆奉上林內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年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夫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十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遺初元永光凶年饑

雖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賑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有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

王嘉封事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說言相驚恐今日傾於三殆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

八箱刺基

宋重元

大

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

海瀕仄陋

自通遠矣

鮑宣論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壺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不得顯征伐迺賜斧鉞漢家遷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嚴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辟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挾國威

器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故於微安建立非宜以廣備騎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冊報隆請收還董賢等武庫兵器奏

臣伏見詔書故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聖時阿母王聖爲野

王君聖造生饒賊廢立之禍生爲天下所咀嚼必爲海內所歡快左雄請封乳母宋城

臣昨於十月二十三日內侍省膝奉聖旨下務支借小宅一所與司天監楊可久今月十八日准三司帖

傳聖旨指射舍屋三十間以來與醫官副使柳亮卿

居止者竊以賜第之典於國體至重前朝將相非有勲業則不得賜第京師近劉平血戰亡軀家族無託

朝廷方推此恩時謂當然蘇卿欲論無功不當賜第

近日以來在外傳聞皆謂溫成葬事將畢石全祇以下及諸工巧人公然揚言安黨遷改陛下不可不祗

畏天戒以固拒之也夫爵賞之出本於慶嘉如緣溫成葬事而施爵賞是以慶嘉而幸溫成之喪也范滂

章獻皇太后輔佐陛下臨御天下章懿皇太后輔佐陛下章惠皇后保護陛下三太后皆有母道於陛下

其葬之日監護之臣遷拜未嘗如此之寵也賜與未嘗如此之多也使天下之人議陛下篤溫成之愛而有輕三太后之心實歸全斌輩之冒濫也餘大臣之不執奏也范滂論石全斌等議

臣竊謂固非陛下聖恩聽其妄請必謂付外之後自有攸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旨或至再三不容一一論

正臣欲乞特降詔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於內中奏陳自餘戚里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

請事件並於閣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於內中批旨輒敢因緣請託及自於內中請乞特批指揮即望

降出姓名并爲奏求人送有司勘劾重行貶責犯者斷在必行薛琦論于京肉

乞今後應有因事敢于求內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于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

實如本自行于請者亦乞一就勘劾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于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

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內降并究因緣之人

今有人言獻忠與獻佖孰是必曰獻忠是納諫與拒諫孰是必曰納諫是蘇軾孔文仲可謂獻忠矣陛下

拒而不納必有獻佖以誤陛下者不可不察也若李

定避持服遂不認母是壞人倫通天理者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罷李大臨罷蘇頌諫院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掃撫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陛下聰明之主其可以逃聖鑒乎

經濟編

雙俸

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筦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爲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諾乃爵筦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爲人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母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待中江敷爲都官尚書中書舍人紀僧真得幸於武帝容表有士風請於武帝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階榮至此爲兒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敷謝滄我不

得指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敬登榻生定教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

明帝將幸東都以宋璟爲西京留守令馳驛詣關道內倖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堂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明皇明皇嗟歎良久益重璟

開府王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昏毛仲爲明皇所信任無言不從故非門諸將多附之進過唯其指使吏部侍郎齊澣乘間言於明皇曰福順典禁兵不

宜與毛仲爲昏毛仲小人寵過則生奸不早爲之恐後成患明皇悅曰知卿忠誠朕徐思其宜

毛仲觀宦官貴近者若無人力士等皆害其寵而未敢言會毛仲妻產子明皇命力士賜之酒饌金帛甚

厚且授其兒五品官力士還明皇問毛仲喜乎對曰毛仲抱其纏中兒示臣曰此兒豈不堪作三品邪明

皇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朕不欲言之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下制直毛仲不忠怨望貶瀘州

別駕行至未州追賜死

宣宗時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龐冠議優一日抵



掌談諧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前奉余曹止供戲  
笑耳豈得輒預朝政邪會其子坐賦流之樂工羅程  
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爲請曰程負陛下萬私  
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情  
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魯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邪又不致膳俎  
於大大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  
孔子曰吾欲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  
言可以滅族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  
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嘆曰夫子罪我  
以琴婢故也夫

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侍伯榮往來并陵而伯榮  
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爲禮謁陳忠上疏  
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并陵  
朱軫轉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竊聞使者所  
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爲伯榮獨拜  
車下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譴責或邪諂自  
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峙徵役無度老弱相  
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疋頓路呼嗟莫不叩  
心河間訖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太臣

皆根爲伯榮屈節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發  
也昔韓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  
而嫣受厥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  
位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  
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奸尚書納言得無趙昌請  
崇之許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外屬逐戚得  
無王鳳管商之謀若國政三衛帝命王事每決於已  
則下不得逼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當震止四  
方衆異不能爲害書奏不省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爲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爲

八種類集

卷五十五

臣

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大諸  
侯上象四七垂曜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  
約非功臣不侯而開追錄河南尹鄧禹萬世父遭之微  
功更爵尚書今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  
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  
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韓象失度陰陽謬序豫用  
不威民用不康

陳帝上書

終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贗貴家累千金秦昭王太子成以其太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爲正夫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秦數攻趙趙不其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質於諸侯車乘進用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十八

不饒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青貨可居乃往見子楚諄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以質諸侯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給賓客也不韋

八編類纂

卷之一百三十八

二

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國婦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樹時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夫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克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問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饒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

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誌之因起為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為子楚欲以鉤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楚遂立為夫

天

楚黃歇

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王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

八編類集

卷之五十八

三

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傳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太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成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

遠矣歇當以願賜威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王歇為相封為春申君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

人宜子者進之甚眾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遂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毋寵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秦申君曰婢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

八編類集

卷之五十八

四

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間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王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後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入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合而言之

楚王，楚王召人幸之，遂生乎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爲王后。楚王貴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陰養虎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及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而養虎，虎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人？」對曰：「君置臣，即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爲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虎士於棘門之內。春申君入棘門，園伏士挾刺春申君，斬其君，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

君，有身而人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其三族而不草廢。

### 李斯

趙高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之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高曰：「高故內官之側役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女，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矣。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誦於口，盡禮敬事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及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

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知，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旣以不能成，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復案三川相屬，誦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益如此？李斯恐懼，重負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書奏二世，說於是行，督責益

人，楊頭墓。

卷之三 新經

七

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高聞李斯以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治同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間，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候上間語。君於是趙高侍二世方宴樂，婦人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問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嘗多聞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

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爲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爲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偏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獨高，高已成丞相，即欲爲由常所爲，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拘執束縛，居圜牆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不道之

人，楊頭墓。

卷之三 新經

八

君，何可爲計哉？吾必見冠至咸陽，慶慶游于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微治罪，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捕收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灰者，自負其辯，有功，實無及心。幸二世之怒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矣。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

高皆妄爲反辭。二世元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願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笑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 漢張禹

張禹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徙沛郡施。雙受易。瑯琊王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衆。舉爲郡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對曰。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有八病類集。卷三三八新經。九。師法可試事。奏寢罷歸。故官久之。試爲博士。初元中立王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爲東平內史。元帝崩成帝卽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拜爲給事中。領尚書事。禹爲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山至四百頃。皆經涇渭澆灌。極膏腴上賁。宅財物稱是。禹年老自治家瑩起嗣室。好平陵肥牛亭部處地。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侯根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遊道。禹爲師傳。不遵謙

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非所宜。宜更賜與宅地。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恩與相近。上卽時從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給事中。上懼變異數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見自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禹則謂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或爲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遂親就禹。元延元年枚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事君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頭以馮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 孔光

光心恐傳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傳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實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而行。又傳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傳太后，侍違者遠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時異之隙矣，又重忤傳太后指，由是傳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其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初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上

哀帝黜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下傳董賢之黨，莽以光爲舊知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再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雖昔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曰：「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從光爲帝太傅，位四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署門戶省服御食物，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諷羣臣奏已功德，稱平衛，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

後十七年

漢劉歆

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大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與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者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

魏劉放孫資

劉放，涿郡人，舉孝廉，遭世大亂，特漢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曹操克冀州，放說松宜納結操，松然之，會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上

操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郡以附之，放爲松答操書，其文甚麗，操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操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爲秘書郎，文帝卽位，放奏轉爲左右丞，黃初初改秘書爲中書，以放爲監，資爲令，各加給事中，遂掌機衡，三年放進爵壽亭侯，資關內侯，明帝卽位，尤見寵任，同加款騎常侍，太和未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遣討之，朝議多以爲不可，惟資決行，果大破之。

進爵左鄉侯。放善爲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諭多放所爲。景初二年帝喪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爲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衛將軍曹爽也驎校尉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鴉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卧內問曰燕王正爾爲對曰燕王實自知不任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帝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能濟事否。爽流汗不能對放勸其足耳之曰臣以夙衛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既而中變敕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又從之。故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遂持出太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以中司曹爽爲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後拜尚書孫禮爲大將軍長史以佐之。是時司馬懿在汲帝令給使辟邪衛手詔召之。

賈充

賈充襄陵人也父達魏豫州刺史司馬昭新喪朝服

悉方襲有異議使充詣詣葛誕圖欲伐吳陰察其變充既論時事因謂誕曰天下皆願禪代君以爲何如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吾當赴之充默然及還白昭曰誕在揚州威名夙著能得人夙力觀其規略爲反必也今徵之反速而事小不徵事遲而禍大昭乃徵誕爲司空而誕果叛復從征誕充進計曰楚兵輕而銳若深溝高壘以逼賊城可不戰而趨也昭從之賊陷昭登壘以勞充遷廷尉帝舅王恂嘗毀充而充更恠恂或有背充以要權貴者充皆陽以素意待之而充無公方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又以充女爲齊王妃懼後益盛及氏亮反叛時帝深以爲慮愷因進請充鎮關中充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荷任愷計無所從將之鎮百餘錢七夕陽亭奇最私焉充以憂告最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不頓駕而自詣矣充曰然孰可寄懷曰最請行之俄而侍晏論太子婚姻事最因言充女才質令淑宜配儲宮而楊后及荀顗亦並稱之帝納其言既而皇儲當嫁遂不西行詔



充居本職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  
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以爲後圖雖  
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  
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  
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輟輟而孫皓已降吳  
平軍罷帝遣侍中程咸獨勞增邑千戶子孫皆封列  
侯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大  
慚懷議欲請罪帝聞充當詣關豫幸東堂以待之罷  
節越

齊褚淵

人編類集

卷三十八

褚淵字季野陽翟人也父湛之尚宋武帝女淵少有  
世譽復尚文帝女姑姪二世相繼拜附馬都尉明帝  
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  
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  
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王道隆沉佃夫用事奸賂公  
行淵不能禁也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衛將  
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衆心先是淵嘗與從弟昭同  
載出道逢蕭道成淵舉手指道成謂昭曰此非常人  
也出爲吳興道成餽物別去又謂之曰此人材貌非  
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道成爲驍馬洗攸之

事起袁粲謀誅道成道成名淵謀議淵曰西夏愷  
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粲與劉秉等謀既定將  
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粲曰淵與彼雖善  
豈容大作異同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  
淵淵即告道成道成密爲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  
齊臺建淵白道成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求爲  
齊官道成謙而不許淵美儀貌善容止宋明帝常歎  
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道成將薨褚  
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道成墓位以褚淵  
爲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昭數曰彥回少立名行何  
意批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  
中書郎而處不當爲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  
願之壽

齊王儉

人編類集

卷三十八

十六

王儉琅琊人也父僧綽儉少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  
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附馬  
都尉超遷秘書丞儉察肅道成雄異先自結納道成  
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道成既平  
洗攸之殺袁粲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  
蕭贍平人與語久之贍無言惟二小兒捉獨道成感

腦難之取燭遣兒腦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太尉右  
長史王儉知其指它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  
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  
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野所以吐所難  
吐何妨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登復臺濟但人情澆  
薄不能持久公若少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惟大業  
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道成曰卿言不無理時道成  
將篡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駱淵明爲禪詔  
文使儉參治之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朓在直當解  
璽綬陽爲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七

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掖卧傳詔懼使朓稱疾朓  
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  
乃以王儉爲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出東掖  
門就東邸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  
祿大夫王現在晉世以爲邸中至是攀車獵尾慟哭  
曰人以壽爲歡老人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螻蟻乃  
復頻見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雨泣道成子贍請殺  
謝朓道成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  
因事廢于家道成篡位是爲齊高帝儉改封南昌縣  
公

齊蕭坦之

蕭坦之高帝族子也與蕭湛同爲東宮直閣以勤直  
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  
文武度上臺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  
惠舊人親信不疑得人內見皇后帝於東宮及出後  
堂雜戲夜猶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裸袒坦之輒  
扶持諫諭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隆昌  
元年少帝微聞外有異譏譚明帝在臺內救移西州  
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着黃縠襪跣履至卿謂坦之  
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湛欲共廢我似非虛傳蘭陵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七

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鎮軍者蕭寶也  
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譏衆無事廢天子邪明帝謀  
廢湛既與蕭湛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閣將軍曹  
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湛未能發始與內史蕭  
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湛欲待二蕭至藉  
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湛  
自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等轉以猜疑銜尉  
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地右百歲母豈能坐聽禍  
敗政應作餘計耳湛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永  
元元年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告坦之坦之

日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詔我其不敢言及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料頭著禪輸塔走比至新亭道中收遙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僮僕乃進西掖門開戟後得入殿內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遙光反殿內爲之備左將軍洸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處外軍已至若戎服或者謂同遙光無以自明乃未服而入臺內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遙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如故遙光爲公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瘰剛很專執舉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廷明主帥黃文濟圍坦之宅誅之

### 齊江祐

江祐濟陽考城人也祐姑爲齊高帝兄道生妃生齊明帝祐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吳興以祐爲都丞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驛騎諮議參軍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祐每說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頓而不言明帝脾上有赤痣常秘不傳既而祐勸帝出以示人帝雖頓命奉臣而意寄多在祐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勅止關諸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瓛

遷右衛將軍帝

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華

時有異同而祐堅意親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祐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祐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茹法珍梅蟲兒視靈勇東冶軍人俞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並爲帝所委任祐常裁折之羣小切齒帝失德旣彰祐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邳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如索裘脫帳下詔暄曰旦已養鵝不煩復此寶玄志曰舅殊無謂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祐議欲立建安王寶實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典命欲旨勳祐祐弟祀以少主懇保勸祐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已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祐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疊慶於清溪道中刺殺暄疊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祐謀帝處分收祐兄弟祀時直在殿內疑有異遣信報祐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祐曰政當靜以鎮之俄而召祐人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暉以王敬則勳當封祐執不與帝使文暉取祐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祐祀同日見殺

### 齊蕭湛

蕭詵高帝絕服族子也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詵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武帝臥疾延昌殿詵在左右宿直上崩遣詵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詵詵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詵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明帝輔政詵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詵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詵其見信如此明帝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其知詵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華林園宴詵及尚書令王宴等數人盡歎

入編類集

卷之八

坐罷留詵晚出至華林園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詵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挽北卿面懷然望乃云炊飯已熟合饌與人邪今賜卿成詵謂智明日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足卿傳語來去我今亟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詵爲皇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詵好左道吳興沈文獻相詵云相不減高帝詵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獻伏誅

梁沈約

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博通羣籍善屬文齊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齊初爲征虜記室所奉主卽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約特見親遇後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王融謝朓范雲任昉蕭衍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卽位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家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進號征虜將軍南河清太守初蕭衍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衍將謀大事約嘗叩其端衍默然而不應衍曰吾入編類集

卷之八

主

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何所思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帝終不用乃求出外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已老病百日數旬華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諸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執勉爲言於衍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尋加特進十二年卒年七十一諡曰隱約該悉舊章博物洽聞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

梁范雲

范雲，南鄉舞陰人。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爲升陽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及齊明帝篡位，雲深爲明帝所知。除正員郎，時高武王侯並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牀，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甚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胃兄弟異於餘宗室，衍篡位以佐命功封霄城侯，雲以舊恩起爲主簿。雲嘗言：人編類集，卷之八，好類。

居佐命帝亦推心仗之

北齊王晞

王晞，幼而孝謹，純雅有器度。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爲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因篤不赴，晞隨高歡到晉陽，補功曹參軍。爲常山公演及斛天寶初行太原，用事及文宣帝昏逸，演數諫帝疑演，假辭於晞，欲加大辟。演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作。乃於衆中枕，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配甲方居三年，演又諫爭，大被殿提，閉口不食。太后極憂之，帝謂左右曰：儻

小兒成，奈我老母何？於是每問演疾，謂曰：努力強食，當以王晞還汝。乃釋晞，令往演，抱晞曰：吾氣息微然，恐不復相見。晞流涕曰：天道神明，豈令殿下遂斃？此舍至尊，親爲人況，尊爲人主，安可與計？殿下不食，太后亦不食，殿下縱不自惜，不惜太后乎？言未卒，演強坐而飯。晞由是得免，徙還爲演友，演復錄尚書事，新除官者必詣演謝去職，必辭晞言於演曰：受爵天朝，拜恩私第，自古以爲，紀朝廷文武出入辭謝，宜一切謝絕。演乘間苦諫，遂致忤旨，帝使力士反接，拔白刃注頸罵曰：小子何知欲以吏才非我？是誰教汝演？

人編類集，卷之八，好類。

曰：天下喋口除臣誰敢有言？帝催遣捶楚，亂杖數十，會醉卧得解，及帝崩，濟南嗣立，謂晞曰：一人垂拱，吾曹亦保優閑，因言朝廷寬仁慈恕，真守文良主。晞曰：天保李祚東宮，委一胡人，今卒覽萬機，駕馭雄傑，如聖德，幼冲未堪多難，而使他姓出納詔命，必權有所歸，殿下雖欲守藩職，其可得也？假令得遂，冲退自審家祚靈長不演，默然思念久之，進詣密室，曰：此王侯諸貴，每日煎迫，言我違天不祥，恐當或一變起，吾欲以正法繩之。晞曰：朝廷此者，疏遠親戚，寧思骨肉，殿下倉卒所行，非復人臣之事，幸則在背，文戟入頸，上

下相疑何憂可久且天驕人事同無異謀荷執款抱便是還上玄之意陸先帝之墓乾元明年八月廣集位除肅散騎常侍仍領兼吏部郎中帝使齊帥裴漢主書蔡暉伺察羣下好相誣枉驍士呼爲裴蔡時二人奉楊肅之王肅數與諸人遊宴不以公事在懷帝杖休之肅歷各四十帝漸入於前問肅曰此人合死不肅曰辜實合死拒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帝欲以肅爲侍中苦辭不受或勸肅勿自疎肅曰我少年以來問要人多矣充謂少時鮮不敗壞且情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萬一被狙求退無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爾

周鄭譯

鄭譯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譯少爲周文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周明帝時詔令事輔城公是爲武帝及帝卽位爲左侍上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宮尹下大夫特被太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一年爲聘齊副史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陰謂譯曰秦王

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吾此行謂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孝無夫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賜爵開國子後坐裴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官臣親幸者咸被譴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肅可得據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失初楊堅與譯有同舉之舊譯又素知堅相表奇傾心相結至是堅有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常在永巷私語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譯卽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帝下詔以堅爲揚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豫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堅入受顧託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堅節度時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太將軍宇文輔政仲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欲出堅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上大夫

周劉昉

昉見靜帝幼冲又素奇楊堅時堅以后父故有重名於天下昉遂與鄭譯謀引堅輔政堅固讓不敢當昉曰公若爲當速爲之如不爲昉自爲也堅乃從之譯昉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馬事御正大夫顏之儀知非帝旨拒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止升遐嗣子幼冲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奈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之儀有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既受敕並受堅節度堅索符璽之儀正色曰此天子之物宰相何故索之堅又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出爲西邊郡守及堅爲丞相以昉爲司馬時宣帝弟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堅同帳而坐昉飾美妓進贊贊甚悅之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帝初崩羣情尚擾王且歸第待事寧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時年未弱冠情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以昉有定策功拜爲大將軍封黃國公與沛國公鄭譯皆爲心膂前後賞賜鉅萬出入以甲士自衛朝野稱爲黃沛時人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昉自恃功高有驕色然性

祖疎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于時尉遲迥起兵堅令韋孝寬討之至武陟諸將不一堅欲遣昉譯一人往監軍因謂之曰須得心膂以統大軍公兩人誰行昉辭未嘗爲將譯以母老爲請堅不憚而高頻請行遂遣之由是恩禮漸薄又王謙司馬消難相繼反堅憂之志寢與食昉逸遊縱酒不以職司爲意相府事多所遺落堅深銜之以高頻代爲司馬是後益見疎忌昉自如不免然無所對詔譯之

隋楊素

楊素華陰人父敷蜀汾州刺史沒於齊周武帝親總萬機素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大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悟其言贈數爲大將軍諡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爲詔下筆立成開皇十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行軍總管出塞討之先是諸軍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戒車步騎相參舉鹿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待天而拜率騎十餘萬至素營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素多權略

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貸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卑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頻爲尚書左僕射其年以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知覺也候其屯舍未定越後騎拊擊大破之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搆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瑋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

八編異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七

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李述以帝妃之重數於上前而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漸疎感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會漢王諒及於并州遣茹天保來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暕子并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暕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平

唐許敬宗

城守素各以二千石廉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陳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其兵出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州三十里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問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諒退保并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病薨諡曰景武素雖有建立策及平陽諒功然特爲帝猜忌許敬宗杭州人幼善屬文太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修國史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而敬宗陰揣帝私即妄言曰田舍子臘稷十斛交尚欲更故婦天子富有四海立一后謂之不可何哉帝意遂定王后廢敬宗請削后家官爵廢太子忠而立代王遂兼太子賓客帝得所欲故詔敬宗待詔武德殿西園項拜侍中監修國史進中書令敬宗於立后有助力知后創戾能固主以久已權乃陰連后謀逐韓瑗來濟褚遂良殺長孫無忌上官儀朝廷重足事之初高祖太宗實錄敬宗所誤信而詳及敬宗身爲國史竄改不平尋出已私始虞世基與敬宗

八編異纂

卷一百一十八

七



父善心同爲李密賊害封德彝帝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劄劄請代善心死敬宗舞蹈求生世爲口實敬宗銜憤至立德妻傳盛誣以惡敬宗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諫奴也爲虛立門閥功微至與劉文靜等同傳太宗賜長孫無忌威鳳徽敬宗假稱賜敬德蠻酋麗孝泰率兵從討高麗賊殺其懦孽破之敬宗受其金乃稱慶敬賊唐將言驍勇者唯蘇定方與孝泰曹繼叔劉伯英出其下遠其然自貞觀後論次諸書自晉盡隋及東殷新書西域劉志姓氏錄新禮等數十種皆敬宗總知之實責不人勸勸義

### 唐李義府

李義府臨州饒陽人其祖嘗爲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對策中第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侍晉王王爲太子除舍人典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顯時稱李獻承華歲末云攸誤有類邪巧

多方其萌不絕其害必彰義府方語事太子而入致若導直者太子表之優詔賜帛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爲長孫無忌所惡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瘠而智善播事因曰我昭儀方有寵上欲立爲后畏宰相議未敢以發之君能建白轉禍爲福也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閣上表請廢后立昭儀帝悅召見與語賜珠一斗拜司馬詔書留復侍洛州女子淳于以姦擊大理義府聞其美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卿段實充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勸治義府且竊逼正義監

### 本編類纂

卷之八

新編

三

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義府不引咎三叱之然後趨出義方極陳其惡因言其初以容貌爲劉洎馬周所幸因此得進帝陰德義府故貸不問爲抑義方逐之義方廷劾義府曰臣聞盜賊掩義不容唐帝之朝竊幸乘權終齒漢皇之劍中書侍郎李義府憑附城社蔽劇日月請託公行交游羣小貪治容之美妾原有罪之淳于此而可恕孰不可容金風屈節王露啓空霜簡與秋典共清忠臣將鷹鵬並擊請除君側少答鴻私碎首玉階庶明臣節高宗以義方致局大臣左遷萊州同戶義府云王御史妻相彈奏

得無愧乎義方對曰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于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奸邪於雙關之前實以爲愧貞觀中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九其議於是州縣副本以爲長式時許敬宗以不載武后本望義府亦恥先世不見叙更奏刪正委呂才等定其書以任府官至五品皆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進者悉入書限更載姓氏錄縉紳共嗤斬之號曰勳格義府奏悉取前志堯絕之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孫迭爲婚姻後雖益衰自相夸尚義府爲子求婚不得遂奏一切禁止既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

楊行穎白其贓詔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與三司雜議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徙州子平府長史洽于牛備身并及婿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徙州司議齊津流徙州朝野至相賀三千及婿尤凶肆既敗人以爲誅四凶或作河間道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捕於獨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死

唐李勣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三

李勣曹州離狐人本姓徐氏隋大業末韋城程讓爲盜勣年十七往從之說曰公卿壤不宜自剽殘宋齊尚旅之會御河在中舟楫相屬往還取之可以自資讓然之劫公私取財勣是兵大振李密亡命雍丘勣與沒儀王伯當共說讓推密爲主以奇計破王世充當是時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饑人就食黎陽倉吏不時發死者月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于饑今若取黎陽粟以賑兵大事辦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關倉縱食旬月勝兵至二十萬宇文化及擁兵北上密使勣守倉周撫璽以自強化及敗走勣爲地道出關化及敗引去武德二年密歸朝延其地凍屬海南至江西北抵魏羣勣就

之未有所屬謂長史郭華帝曰人衆土宇皆課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注之微爲已功吾所羞也乃錄郡縣戶口以啓密請自主之使至高祖詔無表使者以意聞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蔡國公賜姓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長史異議未決李義府許敬宗又請廢王皇后帝怒勅與長孫無忌于志等諸遂良計之勅稱疾不拜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于絕嗣將廢之遂良等持還將志卒顧望不對帝從密勅勅曰將立昭儀而顧命之臣皆以爲不可今止矣帝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而王后廢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唐紀

王

唐裴炎

裴炎絳州聞喜人、中宗欲以后父韋元貞爲侍中及授乳媼子五品官、炎固執不從帝怒曰我讓國與玄貞豈不可何惜侍中邪、炎懼因與武后謀廢帝后命炎伯劉禪之率羽林衛軍程務挺張虔最勒兵入宮宣太后令扶帝下殿帝曰我欲廢帝后曰以天下與玄貞安得無罪乃廢帝、帝立豫王爲皇帝、炎以定策功封永濟縣男、后補炎爲尚書右丞、炎未幾誅、道御史魚保唐奏稱之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炎社稷臣有勳於國、帝時年天下所知臣明其不及

納言劉齊賢左衛率將儼繼辨之后曰炎反有端願卿未知耳元範齊賢曰若炎反臣輩亦反矣后曰朕知炎反卿輩不反遂斬于都亭驛炎被劾或勉具遜辭炎曰宰相不獄理不可全卒不折節籍其家無僞石之贏

八編類纂

卷三十八 唐紀

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三十九

左編

奸類

唐李林甫

武惠妃寵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氏請力士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休休方具詔武氏捷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而與嵩有隙乃薦林甫有宰相才妃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陰助之節拜黃門侍郎尋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問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敕所過租賦可也帝大悅卽駕而西帝欲進朔方節度使牛勣客實封九齡謂林甫封賞待名臣大功還將一上最可達議要與公固爭林甫然許及進見九齡極論而林甫抑嘿退又漏其言仙客明日見帝泣且辭帝滋欲賞仙客九齡持不可林甫爲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聞善林甫不專也由

是金疏薄九齡俄與耀卿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仙

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整折趨而林甫未中軒轅

無少讓喜津津出眉宇間觀者竊言一鵬挾兩兔少

選詔書出耀卿九齡以左右丞相罷林甫準笑曰尚

左右丞相耶目志而送乃止公卿爲戰栗於是林甫

進兼中書令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帝將立

太子林甫探帝意數稱道壽王語祕不傳而帝意自

屬忠王壽王不得立太子既定林甫恨謀不行且畏

禍乃陽善韋堅堅太子妃兄也使任要職將覆其家

以搖東宮及構堅獄而太子絕妃自明林甫計黜杜

八編類纂

卷之三十九

二

良娣之父有隙與婚柳勣不相中勣浮險欲助林甫

乃上有隣變事捕送詔獄賜死逮引裴敦復李邕等

皆林甫素忌惡者林連殺之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

未幾擢濟陽別駕魏林使誣河西節度使王忠嗣嘗

自言我幼養宮中與忠王相愛欲權兵佐太子帝不

信然忠嗣猶斥去林甫數白太子宜知謀帝曰吾兄

在內安得與外人相聞此妄爾林甫數危太子未得

志一日從容曰古者立儲君必先賢德非有大勳力

於宗社則莫若元子帝入之曰慶王往年狼爲豹傷

面世答曰破面不愈於破國乎帝頗惑曰朕徐思之

然太子以謹孝聞內外無甚言故飛語不得入帝  
所發其猜林甫喜刺上意時帝春秋高聽斷稍怠  
繩檢重接對大臣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秦君  
傲自是帝深居無適沈疊祗席林甫每奏請必先飭  
遣左右審伺微旨以固恩信至奏夫御婢皆所欲厚  
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不見喜怒面  
柔令初若可親既差深阻卒不可得也公卿不由  
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麗者雖小入且為劓重同時  
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等綠生數  
百人拉相繼誅以王錡古溫羅希夷為爪牙數與大  
人屬類集  
獄衣冠為累息適之子管管威其召賓客畏林甫乃  
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室如偃月堂每欲排  
搆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  
矣子岫為將作監見權勢重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  
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日禍至  
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然可奈何李林  
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  
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  
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  
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薄適之處事不熟

唐元載

元載鳳翔人載嗜學工文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  
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歷官度支郎中占奏敏給  
肅宗異之累遷戶部侍郎克度支江淮轉運等使帝  
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因相締昵會京  
兆尹缺稍國自用載載意屬國柄固辭輔國曉之翼  
日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國勢愈重數稱  
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載以度支繁治有吏士督責損  
威寵乃恣天下錢穀委劉晏米幾判天下元帥行軍  
司馬盜殺李輔國載陰與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  
人屬類集  
啖以金使刺取密旨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  
憚之雖帝亦銜志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  
其愛將為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時擬奏文武官功  
狀多謬舛載虞有司駁正乃請別勅授六品以下官  
吏部兵部即附甲團奏不須校勅欲示權出于已又  
與王縉請以河中為中都鎮禦四方抄秋行幸上春還可  
以避蕃戎侵軼之患載以議人即從潛遣所由吏於  
河中經圖宮殿築私第帝聞惡之置其議初四鎮北  
庭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鄯寧

者謂三輔以西無襟帶之固而涇州散地不足守載  
管在西州其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曰國家西  
境極於潘原吐蕃防戍乃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間  
草薦水甘舊置有焉比吐蕃發夷垣墉棄不居其右  
則監牧故地巨塗長濠重復深固原州雖早霜不可  
藝而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以足食請徙京西軍  
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  
海上羽書壯至則我功集矣徙子儀大軍在涇以固  
根本分兵守石門木峽隴山之關北抵于河皆連山  
峻險寇不可越稍置鳴沙縣豐安軍爲之羽翼北帶

人編類集

卷二五元祐四

王

靈武五城爲之形勢然後舉隴右之地以至安西是  
謂斷西戎脛朝廷高枕矣因圖上地形使吏問入原  
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舂錘之器悉具而田功沮  
短其議乃曰與師料敵老將所難陛下信一言生言  
舉國從之誤矣帝由是疑不決帝始未甚重佛宰相  
元載王縉皆好佛縉尤甚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伏  
下帝御延英殿遣漆收載及縉繫政事堂分捕親吏  
諸子下獄詔吏部尚書劉晏禮部侍郎常袞等訊而  
責辯端目皆出禁中遣中使臨詰陰事皆服乃下詔  
賜載自盡元杖殺董秀于禁中載請主者願得快死

主者曰相公須受少汚辱勿怪乃脫鐵戰塞其口面  
殺之貶婦姑州刺史載妻王忠嗣女也及于伯和等  
皆伏誅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貶  
吏部侍郎楊炎等十餘人皆載黨也載嘗引有文學  
才望者一人親厚之異日欲以代已故炎及於貶

唐盧杞

盧杞祖懷慎父奕死安祿山之難藉陰爲清道事府  
兵曹參軍稍選號擢刺史奏言號有官豕三千爲民  
患德宗曰徙之沙杞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請食  
之便帝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詔以豕賜貧民

人編類集

卷二五元祐四

本

遂有意柄任矣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  
遷大夫不閱旬擢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時大理卿嚴  
郢與炎有隙郢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平  
章張鎰帝所倚愛未有以間會龍右用兵杞乃見帝  
僞請行帝不可卽爲鎰守鳳翔杞既用嚴郢傾楊炎  
又惡郢時南州朱泚與泚有違言誣其軍司馬蔡廷  
王問關泚殺之俄而泚反帝欲斥之以悅泚下御史  
鄭詹按狀貶柳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王疑送泚  
所因自沈于河杞奏恐泚疑爲詔所殺願下詹三司  
雜治以御史所爲寡大夫命弁勅大夫郢初詹善宰

相張鎰每何杞書。鎰獨詣鎰。杞知之。它日杞假裝。伴  
然伺倉果來。方與鎰語。杞即徑至鎰。便坐。倉趨避。杞  
遽及機。事鎰不得已。日鄭侍御在杞陽。驚曰。向所言  
非外所得聞。至是并接有詔。屠杖死。流郢州。費州鎰尋  
罷相。杜佑判度支。帝尤寵禮。杞短毀百緒。託貶蘇州  
刺史。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於外。真卿請杞  
曰。先中丞傳首至平原。真卿以舌抵面血。今相公忍  
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會李希烈逼東  
都。勢猖獗。上問計於盧杞。對曰。希烈年少。騎將恃功  
驕慢。將佐莫敢諫止。誠得儒雅重臣。奉宣聖澤。為陳

人編類集

卷之三

逆順禍福。希烈必革心悔過。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  
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  
也。上以為然。即令宣慰其軍。卒為賊害。故宰相李揆  
有雅望。畏復用。道為吐蕃會盟使。卒于行。李涪以徐  
州降。有所經畧。使人謀先白鎰。杞怒。涪解之。不使有  
功。其沮害。隱毒天下。無不痛憤。是時兵也。河南北卒  
不解。財用日急。於是度支條軍所抑給。月費緡百餘  
萬。而歲錢幾支。三月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  
其黨韋鄧頊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  
者沒其贏。以濟軍。軍罷約取償于官。帝許之。京兆裴

考

考

考

責其期。校吏頭長。安尉荷枝。乘車大搜。廬里疑古。別  
不盡。則答掠之。人不勝。竟自殞。濟濟者相望。京師罷  
然。不關自然。悉田宅奴婢之直。緡止八十萬。又懷懼  
質舍居貨粟者。四貸其一。僅至二百萬。而長安為閉  
肆。兵皆選宰相所訖。杞無以踰驪而去。帝知民愁。忿  
蕭所得不足給師。罷之。贊術窮。於是開架除陌之暴  
縱矣。帝出奉天。杞與關播從上。卒迫行。幸百僚詣王  
鮮有知者。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上初喜甚。寧私謂  
所親曰。聖上聰明英邁。從善如轉。獨但為盧杞所惑。  
故至此。杞聞乃潛與王翊圖議陷之。初。涇原兵作亂。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人

之夕。寧與翊及御史大夫于頔俱出延平門。而數下  
馬。便溺。每下輒良久。翊等促之。不敢前。又懼賊兵追  
及。翊乃大聲而言曰。已至此。不必顧望。至奉天。翊具  
以事聞。會朱泚行。反間。偽除柳渾等。相置寧中。書令  
寧朔方。掌書記。康澄時為整屋尉。翊逼作寧遺。朱泚  
書使寧無以自辨。翊遂獻之。杞因誣奏曰。崔寧初無  
蔡霍向日之心。聞於城中。與朱泚堅為盟約。所以後  
於百辟。今事果驗。使兇渠外逼。奸臣內謀。則大事去  
矣。因俯伏歔歔。因臣備位宰相。危不能持。願不能扶。  
宜當萬死。伏待斧鉞。上命左右扶起之。既還。敕有中

改引寧於幕後二力士自後縊殺之時年六十一初  
將誅寧召至朝堂云令江淮宣慰尋命學士陸贄草  
許寧制贊求寧與朱泚書將以狀坐之復亂言云其  
書已失寧既得罪籍沒其家中外稱其冤乃赦其家  
歸其資產靈武杜希全率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  
議所從道祀請道漢谷渾瑊曰不然彼多險且爲賊  
棄不如道乾陵北踰雞子堆而屯與爲犄角賊可破  
矣帝從祀議賊果拒險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  
自河北還數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翺趙贊曰聞懷光  
常斥宰相不能謀度支賦歛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

人編類集

卷言元

十

誅之以謝天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  
矣二人以白杞杞懼即請帝曰懷光勲在宗社賊憚  
之破膽今因其威可一舉而定若許米朝則犒賜留  
連賊得哀整殘餘爲完守討圖之實難不如席勝使  
平涼師破竹之勢也帝然之詔懷光無朝進屯便橋  
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大功爲奸臣沮間不一見天  
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反因暴言杞等罪惡士議誼  
沸皆指目杞帝始寤杞爲新州司馬與元赦令俄徙  
古州長史杞乃曰上必復用我貞元元年詔拜饒州  
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於是諫臣趙霽

等衆對極言杞罪帝語宰相曰投記大州可乎李勉  
曰陛下與大州亦無難如四方之誘何乃詔爲澧州  
別駕後散騎常侍李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  
矣泌頓首曰比日外謂陛下漢之桓靈今乃知堯  
舜主也帝喜杞遂死澧州初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  
違省不屏簾侍及杞至則屏之隱几而待家人惟問  
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右足必笑使後得權吾  
族無類矣楊炎旣搆劉晏之罪貶官司農卿度準與  
晏有隙乃用準爲荆南節度使諷令誣晏以忠州叛  
殺之妻子徙嶺表李正已上表請殺晏之罪指斥朝  
廷災懼乃遣腹心分往諸道裴翼東都河陽魏博孫  
成澤潞礪邢幽州盧東美河南淄青李舟山南湖南  
真定淮西聲言宣慰而意實說誘言晏之得罪以昔  
年附會姦邪謀立獨孤妃爲皇后上自惡而殺之非  
他過也或有密奏炎遣五使往諸鎮者恐天下以殺  
劉晏之罪歸已推過於上耳乃使中人復炎辭於正  
已還報信然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乃擢  
用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炎轉中書侍郎仍平章  
二人同事秉政杞無文學儀貌癡陋炎惡而忽之每  
託疾息於他閣多不會食杞亦銜恨之舊制中書舍

十



人分押尚書六曹以平奏報開元初廢其職杞請之  
奕固以爲不可杞益怒又密啓中書主書過逐之炎  
怒曰主書吾局吏也有過吾自治之奈何相侵屬梁  
崇義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諸軍討之  
炎諫曰希烈始與李忠臣爲子親任無雙竟逐忠臣  
而取其位背本若此豈可信也居常無尺寸功猶強  
不奉法異日牛賊後恃功邀上陛下何以取之初炎  
之南來途經襄漢固勸崇義入朝崇義不能從已懷  
反側尋又使其黨金部員外郎李舟使馳說崇義初  
涇原劉文喜爲亂舟奉詔入涇州俄而帳下斬文喜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十一

以聞四方傳舟能覆軍殺將反側者皆惡之舟至以  
朝勸崇義崇義不悅因而拒命遂圖叛逆皆炎道  
而成之至是德宗欲假希烈兵勢以討崇義然後別  
圖希烈炎又固言不可上不能平乃曰朕素許之矣  
不能食言遂以希烈統諸軍會德宗嘗訪宰相群臣  
中可以大任者盧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異在趙惠  
伯上以炎議論疎闊遂罷炎相爲左僕射後數日中  
謝對於延英及出馳歸不至中書盧杞自是益怒焉  
杞尋引嚴郢爲御史大夫初郢爲京兆尹不附炎炎  
怒之諷御史張著彈郢嚴兼御史中丞炎又風聞

源休與郢有隙乃叛休自流入爲京兆尹令伺郢過  
休蒞官後與郢友善炎大怒張光晟方謀殺郢過  
箇帥炎乃以休爲入避絕使休幾爲虜所殺郢尋生  
以度田不實改爲大理卿時人惜之至是杞因群情  
所欲又知郢與炎有隙故引薦之炎手弘業不肖多  
犯禁受賂請託郢按之兼得其他過初炎將立家廟  
先有私第在東都令河南尹趙惠伯貨之惠伯爲炎  
市爲官廨時惠伯自河中尹都團練觀察使初受代  
郢奏逮捕惠伯詰案御史以炎爲宰相抑吏貨市私  
第貴估其宅賤入其幣計以爲賊杞召大理正田晉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三

十一

評罪晉曰宰臣於庶官比之監臨官市賈有美利計  
其利以乞取論罪當奪官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更召  
他吏繩之曰監主自盜異絞開元中蕭嵩將於曲江  
南立私廟尋以玄宗臨幸之所恐置廟非便乃罷之  
至是炎以其地爲廟有飛語者云此地有王氣炎據  
之必有異圖語聞上愈怒遷貶崖州司馬道中使護  
送縊殺之

### 唐王叔文

王叔文山陰人也貞元間翰林待詔王伾善書叔文  
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計自言讀

書知治道乘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與諸侍讀及叔文等論及官市事太子曰寡人方欲極言之衆皆稱贊獨叔文無言既退太子目留叔文謂曰向者君獨無言豈有意邪叔文曰叔文蒙幸太子有所見敢不以聞太子職當視聽間安不宜言外陛下在位久如疑太子夜人心何以自解太子自驚因泣曰非先生寡人無以知此遂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韋執誼及當時朝士有名而求遂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紳陳諫柳宗元劉禹錫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三

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昇等又因其黨以道日與遊處蹤跡秘密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時順宗失音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牛氏侍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自德宗大漸王伾先入稱詔召王叔文坐翰林中使決事伾以叔文意入言於忠言稱詔行中外初無知者王叔文欲專國政首先引執誼爲相已用事於中與相唱和大抵叔文依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于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

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偶然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素與往還者相次拔擢至日除數人其黨或言曰某可爲某官不退二三日輒已得之於是叔文及其黨十餘家之門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伾尤闇茸專以納誦爲事作大厝貯金帛夫婦寢其上三月以王伾爲翰林學士以王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

人編類集

卷之三

三

取軍士以固其權又懼驟乘重權人心不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杜佑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叔文雖判兩使不以簿書爲意日夜與其黨屏人竊語人莫測其所爲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爲左庶子德宗之末叔文之黨多爲御史元衡薄其爲人待之莽鹵元衡爲山陵儀仗使劉禹錫求爲判官不許叔文以元衡在風憲欲使附已使其黨誘以權利元衡不從由是左退侍御史竇羣奏屯田員外郎劉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譏叔文指之曰事固有不可知者叔文曰何謂也羣曰

去歲李育怍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遠巡路窮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有無耶公者乎其黨欲逐之章執誼以羣素有疆直名止之上疾久不愈時扶御殿羣臣瞻望而已莫有親奏對者中外危懼思早立太子而王叔文之黨欲專大權惡聞之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皆先朝任使舊人疾叔文忠言等朋黨專恣乃啓上召翰林學士鄭綱王涯入金鑒殿草立太子制時牛昭容輩以廣陵王淳英睿惡之綱不復請書紙爲立嫡以長字呈上上頷之立淳爲太子更名純等相賈耽以王叔文

人編類集

卷三

十五

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執誼遂起迎叔文就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筭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章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卧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夏四月上御宜政殿册太子百官觀太子儀表退皆相賀至有感

好

泣者中外大喜而叔黨獨有憂色口不敢言但吟杜甫題諸葛詩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聞者哂之先是太常卿杜黃裳爲裴延齡所惡閭澤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將章執誼爲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羣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丈人甫得二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仍更名質章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伺間有所言太子怒曰陛下今先生爲寡人講經義爾何爲預他事實惶懼而出章奉上表以爲陛下哀毀成疾猶總萬機故久而未安請權令皇太子親監庶政候聖躬痊愈復歸春宮臣位兼將相今之所陳乃其職分又上太子箋以爲聖上遠法高宗亮陰不言委政臣下而所付非人王叔文王伾李忠言之徒輒當重任賞罰縱情墜紀紊綱散府庫之積以路推門樹置心腹偏於貴位潛結左右憂在蕭牆竊恐傾太宗威業危殿下家邦願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羣小使敢出太子則四方獲安事自恃重臣遠處西蜀度王叔文不能動搖遂極言其姦俄而荆南節度使裴均河東

人編類集

卷三

十六

節度使嚴綬箋表繼至意與皇同中外皆倚以爲援而邪黨震懼王叔文既以范希朝韓泰王京西神策軍諸宦者尚未解會邊上諸將各以狀辭中尉且言方屬希朝宦者始解兵柄爲叔文等所奪乃大怒曰從其謀吾屬必死其手密令其使歸告諸將曰無以兵屬人希朝至奉天諸將無至者韓泰馳歸白之叔文計無所出唯曰奈何奈何叔文既有母喪章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日夜謀起復必先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己者聞者惴惴自叔文歸第王伾失據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爲相宜總北軍既不入編類奏

卷五元

王

### 李訓

李訓始名仲言故宰相揆族孫擢第進士辟河陽節度府先是鄭注以方技游江湖間注詭譎陰狡得幸於王守澄太和五年上與宋申錫誅誅宦官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爲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鄭

王守澄知之陰爲之備上弟漳王湊賢有人望注令神策都虞候豆盧革誣告申錫謀立漳王守澄奏之上甚怒守澄欲即遣二百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召他相與其共事守澄乃止是日遣中使悉召宰相至延英示以守澄所奏上命守澄捕豆盧革所告十六宅官市品官命敬則及申錫親吏王師文等于禁中鞠之師文亡命申錫罷爲右庶子京兆尹崔瑗大理卿王正雅連上疏請出內獄付外廷覈實由是獄稍緩敬則等自誣服稱申錫遣王師文達意於王結異日之知獄成

八編類集

卷五元

王

左常侍崔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夫猶不可不重恤況宰相乎上意稍解曰當更與宰相議之乃復召宰相入牛僧孺白之鄭注恐覆案詐覺乃勒守澄請止行貶黜申錫竟卒於貶所太和七年前郊寧行軍司馬鄭注依倚王守澄上深惡之侍御史李疑閤內奏彈注內通敕使外連朝士請付法司守澄等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權密使楊承和王踐言皆惡注左軍將李弘楚說元素曰鄭注奸滑今因御史所劾匿軍中弘楚請以中尉意詐爲有疾召使治之宋則中尉延與坐弘楚侍側伺中尉舉目攜出杖殺之

事窮因見上叩頭請罪。吳吉其奸。楊王必助中尉。言元素以爲然。召之。注至。嘆屈。伏。伏。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諦聽。忘倦。弘楚謂何。再三。元素不願。以金帛厚遺。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斷。必不免他日之禍矣。王涯之爲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寢李凝之奏。守澄言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爲侍御史。克右神策判官。訓從父達吉爲宰相。以訓陰險。善謀事。厚貶之。坐事流象州。赦還居東都。鄭注佐昭義府。訓慨然曰。當世操權力者。皆觀觀。吾聞注奸事。有中助。可共事。因往見注。相得其歡。上始得風疾。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十九

不能言。於是守澄薦昭義行軍司馬鄭注。善醫。上微注。至京師。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時達吉方畱守。快不快。不思復用。知訓與注善。付金幣百萬。使西至京師。厚結注。注喜。介之謁王守澄。善遇之。卽以注藥術訓經義。拜薦於帝。訓持詭辯。激昂可聽。善鉤揣人主意。又以身儒者。海內望族。既見識。擢志望不淺。始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死。宦尹益橫。而憲祖之統。罪人未得注。陰知帝指屢建密計。引訓出力。帝外託講勸。實皆以付澄。進故與之謀。其黨不疑。訓尚緩粗。帝使乘黃龍。王山人與注出入。選周易博士兼翰林。

講訓數進。講至。聞奇。必感。倚。申。重。以。觀。帝。心。希。見。其。言。綴。猶。謂。果。可。任。遂。不。疑。而。待。遇。異。與。比。帝。猶。慮。食。人。猜。忌。乃。疏。務。正。義。示。羣。臣。有。能。異。訓。意。者。賞。欲。天下。知。以。師。臣。待。訓。遂。密。以。誠。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爲。已。任。京。兆。尹。賈。餗。往。獨。驟。輕。率。素。善。鄭。注。注。薦。爲。同。平。章。事。上。之。立。也。右。領。軍。將。軍。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于。是。有。隙。訓。注。與。注。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權。以。士。良。爲。左。神。策。中。丞。守。澄。不。悅。秋。七。月。訓。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居中。倚。重。實。行。宰相。事。中。尉。韋。元素。樞。密。楊。承。和。王。踐。言。然。居。中。用。事。爭。權。不。叶。李。訓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二 二十

鄭注因之出三人于諸鎮。皆爲監軍。已而皆竄。遠州。尋賜死。宦人陳弘志。時監襄陽軍。訓廢帝召還。至清泥驛。遣使者杖殺之。復以計白罷守澄。觀軍容使。賜錢。死。而崔澤峻前物故。詔割棺鞭屍。元和逆黨幾盡。御史中丞舒元興。凡訓注所惡者。則爲之彈擊。由此得爲相。訓本挾奇。進素忌李德裕。李宗閔之罷。乃因楊虛卿獄。指爲黨人。嘗所惡者。悉陷黨中。選此無關月。班列幾空。不踰月。以訓爲禮部侍郎。同平章事。詔三日一至翰林。以終易義。訓起流人。一歲至宰相。謂趙時敏。先誅宦豎。乃復河湟。攘夷狄。歸河朔諸軍。

果而謀淺天子以爲然每進見他宰相備位天子傾  
意宦官衛兵皆惛憊迎拜天下險惟士微取富貴皆  
憑以爲資訓時時進賢才俾望以悅士心人皆惑之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爲相待御史李甘楊言於朝  
曰白麻出我必壞之于庭貶甘封州同馬然李訓亦  
忌注不欲使爲相事竟廢十一月壬戌帝御紫宸殿  
約奏甘露降金吾佐仗樹羣臣賀訓元與奏言甘露  
近在禁中陛下宜親往以承天祉許之即駕如含元  
殿詔宰相羣臣往視還訓言非甘露帝曰豈約妄邪  
顧中尉佐士良魚志弘等驗之訓欲因閉止諸宦人

人編集

卷之三

三

使無違者時矯行餘皆辭赴鎮兵列丹鳳門外殷而  
待訓傳呼曰兩鎮軍入受詔旨聞者趨入郊寧軍不  
至璫懼弗能前獨行餘拜殿下宦人至仗所約流汗  
不能舉首士良等惟之會風動簾幕見執兵者士良  
等驚走出開者將閭扉爲宦侍叱爭不及閉訓急進  
呼金吾兵曰衛乘與者人賜錢百于於是自監訓入  
者宦人曰急矣上當選內即扶輦決果恩下殿趨訓  
舉輦曰陛下不可去士良曰李訓反帝曰訓不反士  
良手搏訓而質訓歷之將引刀釋中敕至士良免立  
言孝本領衆四百衆西來上殿與金吾士縱擊宦官

死者數十人訓持聲愈急至宣政門宦人郝志榮推  
訓什之輦入東上閣即閉宮中呼萬歲百官駭愕散  
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顧彩衣之走馬而出揚言於  
道曰我何罪而寬諫人不之疑元與雖知謀不以告  
王涯涯與賈餗元與還中書曰上且開延英召吾屬  
議之兩省官詣宰相講其故皆曰不知何事諸公各  
自便會士良遠神策副使率衛士五百挺兵出所值  
輒殺涯等惶遽易服步出殺諸司吏六七百人惶分  
兵屯諸官門捕訓黨于餘斬四方館宦豎知訓事連  
天子相與然憤帝懼傷不語俄而元與涯皆爲兵所

人編集

卷之三

三

執涯實不知謀士良榜言急乃自署反狀詔衛騎千  
餘馳咸陽奉天捕亡者大索都城分掩涯訓等第兵  
遂大掠兩省印簿書輒持去明日錄金吾右仗至宣  
政衙兵皆露持是時無宰相御史中丞知班久之閣  
門使馬元贍啓宣政扉傳詔張仲方可京兆尹而吏  
皆前死羣臣不能班帝初未知涯等被繫猶遲其不  
朝既而士良曰涯與訓謀逆將立鄭注遣召僕射令  
狐楚鄭軍等至帝對悲憤因付涯訊牒曰果涯書雅  
楚曰然涯誠有謀罪應死是日京師兵剽劫未止帝  
遣兵屯大衢鼓而徵之兵乃止下詔暴訓涯等罪訓

本易綠袴猶金帶以帽幘面奔鄭注至咸陽追騎及之。餘匪民間竄服乘驢自歸。堵聚河東兵環第自衛。宦官使偏將攻之。呼曰王涯等得罪。起尚書為相。睹喜。啓關納之。既行。知見給。泣曰李訓累我。俄行餘立言皆得自涯。十餘族并奴婢悉繫左右。軍睹見涯志。曰公何見引。涯曰若昔漏宋丞相謀於守澄。今焉逃死。訓既敗奔鳳翔。為整屋將所執。械而東。訓惡為宦人酷辱。祈監者曰得我者有賞。不如持首去。乃斬之。傳其首。餘黨悉擒。後一日兩神策兵將涯等赴郊廟。過兩京皆腰斬。獨柳之下梟首以徇。餘臨刑憤叱獨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唐崔胤

崔胤宰相。慎由子也。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喜陰計。附離權彊。其外自處若蘭重。而中險諂。可畏。宰相崔昭緯屢薦之。由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及昭緯以罪誅。罷為武安節度使。陸贄賞國時王室不

三

茲南北司各樹黨。結藩籬。而相陵脅亂素厚。未全忠。委心結之。全忠為言胤有功不宜處外。故還相。而遂

廢昭宗幸華州。宦官稍微及光化還宮。內官景務修。宋道弼復專國政。胤深惡之。宰相徐彥若王擢見其陰險相傾。懼危騎事。嘗奏曰人君當務大體。平心御物。無有偏私。偏任偏聽。古人所患。今中官怙寵。道路日之。皆知此弊。然未能卒改。俟多難漸平。以進消息。陛下勿泄聖謨。啓其奸計。光化初。昭宗至自華後。務安反側。而胤陰為全忠地。俾遣兵四討。帝罷為吏部尚書。復為胤以相。會清海無帥。因拜胤清海節度

八編類集

卷三十九

三

三

使昭昭緯死。皆王搏等白發其姦。胤坐是賜罷。既與搏同宰相。胤議悉去中官。搏不助。請徐圖之。及是外除。又意搏排已。頗銜之。即漏其語於全忠。令露勅搏。交勅使其危國罪當誅。言胤不可離輔弼之地。胤連上不已。上雖知其情。不得已。還胤河南為司空。同平章事。潛言於上曰。王搏奸邪。已為勅使外應。不可在相位。上亦疑之。二年六月。貶搏官。賜死于藍田。道弼務修亦賜死。繇是權傾天下。四拜宰相。世謂崔四人。劉季述幽帝東內。奉德三監國。異全忠強。雖藩怨胤。不敢殺。止罷政事。胤雖全忠。以師西關。所以幽帝。其

全忠

全忠乃遣將攻河中掠晉絳有神策軍遣使孫德昭者頗怒李述之廢立胤何知之令判官石敢與之違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殺知其誠乃與謀曰今謀反者獨李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今正其時德昭謝曰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剗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二月晦德昭伏兵誅李述昭宗反正以功進司徒胤不就復輔政并遣使領天復元年全忠以取河中逼周華中尉韓全誨以胤與全忠善恐導之剪除君側乃白罷政事未及免倉卒挾帝幸鳳翔胤怒帝見廢不肯從召全忠以兵迎天子令入偏頭寨

卷之三

三

太子太師盧渥率羣臣迎全忠始全忠至華還幕府裴鐸奏事帝不得已聽來朝至是胤爲之謀乃以兵迫行在帝下詔趨還鎮因詔渥等俱西全忠上表具言向書詔皆出宰相乃令知非陛下意爲所誣誤師業入關請得與李茂貞約釋憾以迎乘輿茂貞勸奏時帝見全忠表亦大恚因下詔顯貴之以工部尚書罷知政事胤出居華州初天復後宦官尤屈事胤及胤請盡誅中官以宦人掌內司事韓全誨等密知之其於帝前求哀乃詔胤後當密封無口陳中官益恐乃求知書美人宋柔等內左右以刺陰事胤計稍

露刺幸之謀固矣全忠引兵還屯河中胤迎謁謂持板自歌以酬酒會茂貞殺全誨等與全忠約和帝急召之墨詔者四朱札三皆辭疾及帝出鳳翔幸全忠軍乃迎謁於道復拜平章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胤遂奏高祖太宗無內侍典軍天寶後宦人復盛德宗分羽林衛爲左右神策軍令宦者主之以二千人爲率其後參掌機密至內務百司悉歸中人請罷左右神策內諸司使諸道監軍於是中外宦官悉誅天子傳導詔命祇用官人寵顏等帝之在鳳翔以盧光啓蘇檢爲相胤皆逐殺之分斥從幸近臣陸

卷之三

三

戾等三十餘人惟裴贄孤立可制留與備秉政帝動靜一決於胤無敢言胤議以皇子爲元帥全忠副之示褒崇其功全忠內吏燁王切冲故胤籍以請帝曰漢王長若何還禁中召翰林學士韓偓以謀促陰佐胤卒不能卻全忠還東到長樂羣臣廷胤胤獨至霸橋置酒乙夜乃還帝即召問全忠安否與飲命宮人爲舞劍曲戊夜乃出賜二宮人固讓乃許是時天子孤危威令盡去胤之劫持類如此進侍中魏國公自鳳翔還揣全忠將篡奪顧已宰相恐一日及禍欲握兵自固謬謂全忠曰京師迫茂貞不可無備須募軍



以守今左右龍武羽林神策擒毒之餘無見兵請軍  
置四步將將二百五十人一騎將將百人使衛休遠  
侍以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諸衛副使陳班爲威遠  
軍使募卒於市全忠知其意陽相然許胤乃毀浮圖  
取銅鐵爲兵仗全忠陰令汴人數百應募以其子友  
倫入宿衛會爲毬戲陞馬死全忠疑胤陰計大怒時  
傳胤將挾帝幸荆襄而全忠方謀脅乘輿還洛懼其  
異議密表胤專權胤政請誅之即罷爲太子少傅令  
其子友諒以兵圍開化坊第殺胤汴士皆突出市人  
爭投瓦礫擊其尸年五十一元規陳班等皆死實天  
人編類集 卷之五十九 新集 三

宋丁謂

丁謂蘇州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文謂王禹偁  
禹偁大驚重之以爲自唐韓愈柳宗元後二百年始  
有此作世謂之孫丁登進士累遷三司戶部判官判  
丹北河北真宗幸澶淵以謂知鄆州兼齊濮等州安  
撫使無丹深入民驚擾爭趨楊劉渡而舟人邀利不  
時濟謂取死罪給爲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得悉渡  
遂立部分使並河執旗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郭  
舟遂引去初議卽官城乾地營玉清昭應宮左右有  
諫者帝召問謂對曰陛下有天下之富建一官奉土  
帝且所以祈皇嗣也羣臣有沮陛下者願以此諭之  
人編類集 卷之五十九 新集 三八

王旦密疏諫帝如謂所封告之旦不復敢言乃以謂  
爲修玉清昭應宮使復爲天書扶持使以吏部尚書  
參知政事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嫌其過遂罷準  
相既而拜謂同平章事周懷政事敗議再貶準帝意  
欲謫準江淮間謂退徐道州司馬同列不敢言獨王  
曾以帝語質之謂顧曰居亭主人勿復言蓋指曾以  
第舍假準也其後詔皇太子聽政皇后裁制於內以  
二府兼東官官遂加謂爲門下侍郎兼太子少傅而  
李迪先兼少傅乃加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左  
右丞非兩省侍郎所兼而謂意特以抑迪也謂所善

林特自賓客改詹事，謂欲引為樞密副使，兼賓客史，不可因大節之既入對，序謂軒邪不法事，頗與俱，村卿史雜治，帝因格前制不下，乃罷，謂為戶部尚書，遷為戶部侍郎，尋以謂知河南府，延知鄆州，明日入，翻帝諸所事狀，謂對曰：「非臣敢爭，乃史念晉臣，爾願復留，遂賜坐。」左右欲設敬，謂願曰：「有旨復平章事，乃更以祝進，即入中書視事，如故。」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即位，為山陵使，冠華李迪再貶，謂取制草，改曰：「當饒徙于紀之際，屬先王違豫之初，懼此震驚，遂至沉劇，凡與華善者，盡逐之。」是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人編者云。  
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既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令密請太后降手書軍國事，進入印畫，學士草制辭，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益謂欲獨任允恭，傳達中旨，而不欲同列與聞，機政也。允恭倚謂勢益橫，無所憚，允恭方為山陵都監，與判司天監邢中和、樞易皇堂地有司領工徒數萬，穿地土石，相半，眾議日喧，懼不能成功，中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允恭依違不決，有內侍自陵下還，以其事奏，詔問謂，始謂遣使按視，既而咸謂復用舊地，乃詔宰臣馮拯、曹利用等就謂第議，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後數日，太后與帝坐承

明殿，召拯利用等，諭曰：「丁謂為宰相，乃與宦官交通，因出謂管託允恭，令後苑匠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于謂求管勾皇城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定，故皆可其奏，且管奉先帝廢寢，而擅有選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允帝登遐，政事皆謂與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奸，此宗社之福也。」乃降謂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出宰相省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即殿廬召舍入草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貶崖州司戶參軍，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坐謂罷者，自恭知政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明道中授秘書監致事，居光州卒，真宗崩，議草遺制，軍國事兼取皇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擅字」及太后稱制，又進月錢，克官掖之用，太后深惡之，因雷允恭遂併錄前後欺罔事，寘之在貶所，專事淫虐，因果之說。  
宋夏策  
夏竦，江州人，舉賢良方正，累遷右正言，仁宗初封慶國公，王旦數言竦材，命教書資善堂，進知制誥，坐事左遷知黃州，仁宗即位，徙洪州，竦材術過人，急於取進，喜交結，任數術，傾側反覆，世以為奸邪，當太后臨

朝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復既而丁母憂將至京師依中人張懷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遂起復知制誥改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太后崩罷知襄州石介奏記于竦貴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又欲因是傾竦等乃使婦女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爲作介爲竦撰奏立詔草飛語上聞竦與仲淹懼通聞契丹伐夏遂請行邊仲淹既去朝政者益急帝心不能無疑矣八月詔富弼宣撫河北從竦請也及仲淹既出石介不自安亦請外得濮州通判竦恨介不已及介死竦言介北走拜丹矣請發柩檢勘大臣有爭之者乃已趙元昊反拜秦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竦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又數請解兵柄改河中府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肯盡力每論邊事但列衆人之言至遣勅使臨督始陳十策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至軍變元昊嘗令募得竦首有與錢三千爲戲輕侮如此今復用之邊將解體矣且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相能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既退乃薦之澧釋猶賊陛下孜孜政事

人編纂  
宋宣元

王

王  
志  
志  
志

皆用懷許不忠之臣何以求治會竦已至國門言論不已請不令人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卽兼驛而號若不早決竦必堅求而對叙恩威泣復有左右爲之地則聖聽惑矣章累上卽日詔竦歸鎮竦亦自請還節徙州亳州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辯明年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論竦遂改樞密使封矣國公親事官夜入禁中欲爲亂領皇城司者皆坐逐獨楊懷敏降官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以爲懷敏結懷敏而曲庇之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輒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出之罷知河南府尋以病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文正劉敞言世謂竦姦邪而謚爲正不可改謚文莊

人編纂

宋宣元

王

宋王欽若

王欽若臨江軍新喻人父仲華侍祖郁官鄂州會江水暴至徙家黃鶴撫漢陽人望見樓上若有光景是夕欽若生太宗伐太原時欽若纔十八作平晉賦論獻行在後擢進士真宗卽位歷官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母賓古爲度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連負自五代

迄合理督未已民病幾不能勝矣僕將啓獨之欽若  
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願  
不知邪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人心  
爾即日放逋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素與冠準  
不協及還罷爲資政殿學士尋判尚書都省修冊府  
元龜或哀贊所及欽若自名表首以謝卽繆誤有所  
謹問戒書吏但云楊億以下其所爲多此類也議立  
皇后叅知故事趙安仁謂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  
人出於相門他日與王欽若論方今大臣誰最爲長  
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安仁昔爲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九

三

故相沈義倫所知常欲報之上始有意斥安仁矣三  
司使丁謂叅知政事初王旦欲引李宗諤叅知政事  
宗諤家貧且前後資借之甚多王欽若知之故事叅  
知政事謝日所賜幾千緡欽若因奏王旦欲引宗諤  
叅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旦  
果以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故用丁謂會上論時文  
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識體士衡父謀死  
而振爲贈告乃曰世有顯人士衡以故不大用欽若  
性傾巧敢爲矯誣樞密副使馬知節薄其爲人未嘗  
詭隨上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誤用旁韻王旦然白

上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部格校之且遂止欽若  
退遽審以獨已而上諭二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言  
幾爲衆笑且唯唯知節具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  
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其餘皆匿之既退  
則以已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  
中奏何不盡出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  
賞次不決上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大小動輒爭競  
於是二人俱罷尋以使相判河南府與宰相丁謂不  
相悅請就醫京師不報謂使人給欽若曰上甚思一  
見君欽若信之與疾而歸謂言欽若擅去官守無大

臣禮命御史中丞薛映就第按問欽若皇恐伏罪降

司農卿分司南京是時馮拯病太后有再相欽若意

三

卽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之至國  
門而人未有知者既朝復拜司空同平章事王清昭  
應宮使兼薛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卒贈太師  
中書令益文穆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庶觀  
其所爲真姦邪也丁謂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  
年劉承珪時謂之五邪險僞誠如聖論欽若後

宋呂惠卿

呂惠卿，泉州晉江人，起進士，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撰。崇正殿說書判司農寺司馬光諫，帝曰：「惠卿儉巧，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懷，不聞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并指爲奸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諛諛之士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其黨變姓名曰「投匭」，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政事，惠卿懼安石去，新法必搖，作書備遺監司，辭守使陳利害，又從容白帝下詔言終不以吏違法之故爲之廢法。故安石之政守之益堅，議罷制科，馮京爭之不得。第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議，又用侖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使比自

三十一

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鷄豚亦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貲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給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騷動，鄭俠疏惠卿朋黨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已，而安石第安國惡惠卿奸諛，而辱之。於是衆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猶與共事，御史蔡確承論其惡，中丞鄧綰亦欲捕逐，前附惠卿之迹，以掘安石。安石子雱復深憾惠卿，遂誣絳發惠卿兄弟張借，秀州華亭富民錢五百萬，與知華亭縣張君濟買田，其惠卿鄭三舅者往來君濟間，共爲奸利事，置獄鞠之。罷惠卿出守陳，而張君濟之獄久未成。王雱令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鄭竟死獄中。君濟決配某州，王安石不知也。省衛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益安石盡棄所學，陽尚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帝以狀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旁憤志疽發背死。帝頗厭安石所爲，第慮安石去，失勢乃上書言宜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絳爲國司直，

卷八

三十二

而爲幸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熟之帝以綽操心頗  
憐賦性奸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斤知韓州久之惠  
卿徙知延州始陝西緣邊漢蕃兵各自爲軍每戰則  
以蕃部爲先鋒而漢兵城守伺便乃出戰惠卿始合  
之爲一先蒐補守兵而出其選以戰隨屯置將具條  
約上之邊人及議者多言不可路都監高永亨老將  
也爭之力奏斤之蕃部屈全也將入寇惠卿以近世  
帥臣多養威恃重乃將牙兵按邊磨師于東郊遂趨  
綏德抵無定河歷十有八日而還俄丁母憂元豐五  
年知太原府入見將使仍鎮鄜延惠卿曰陝西之師  
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以守要在大爲形勢而已帝  
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事數其  
輕躁矯詔之罪斤知單州貶爲光祿卿分司南京再  
責建州安置中書舍人蘇軾當制備載其罪於訓詞  
天下傳訟稱快馬紹聖中復知延州赴延安帥道出  
西都時程頤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  
高明旦西出必經吾門我且一說之走旦了無所聞  
詢之則過已久矣道旁多不知顧數曰夫以從者數  
百人馬數十行道中能使悄然無聲馭衆如此可謂  
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掇夏人復入寇

將以全師圍延安惠卿脩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  
則城不可近欲掠則野無所得欲戰則諸將接兵不  
動欲南則懼腹背受敵留二日即拔柵去遂陷金明  
惠卿求詣闕不許以築威戎威羗城并保寧武勝兩  
軍節度使御史常安民言北都爲河朔重鎮既除惠  
卿爲留守而惠卿辭疾臣願陛下振發主斷趨令起  
發因南奏惠卿賦性深險王安石拔引爲執政及得  
志遂攻安石使移此心以事君其薄可知恩卿若見  
陛下必言先帝而泣以感動陛下希聖留朝廷及惠  
卿過闕請對既見上果言先朝事而泣上正色不答  
計卒不得施而去時論快之始惠卿逢合王安石驟  
致執政及安石去位遂極力排之至蔡其私書於上  
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益深悔爲惠卿  
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不敢引  
入朝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

左編

奸類

宋蔡確

蔡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尚氣不謹細行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宣撫陝西見所製樂語以爲材薦於弟開封尹維辟官幹右廂公事繼去而確至舊制堂庭參確不肯後尹剝庠責之確曰唐藩鎮自置僚屬故有是人指其美也宋官中禮今輩穀下比肩事主雖故事不可用遂乞解職王安石薦確徙爲三班主簿用鄧綰薦爲監察御史裏行王詔開熙河多貸公錢泰帥鄧綰劾其罪詔使杜純鞠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詔達純獲譴確善觀人主意與時上下知神宗已厭安石因安石乘馬入宣德門與衛士競即疏其過以賈直時獄起皇城卒事多不讎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與府獄同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鍛鍊爲獄潤甫均不能制密奏確慘掠諸囚確伺知之即劫二人庇有罪且詐使吏爲使者處問因稱冤輒苦辱之帝

頗疑其濫連連諫官及內侍審直皆怖長言不寬由是潤甫均皆罷而確得中丞猶伺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太學虞蕃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酒共爲一室設大盆於前凡美飯餅載舉投其中以杓混擾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聞無一事不承遂劾蔡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諱絳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爲御史中丞蔡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咤罵而確自以爲得計也初議官制蓋倣唐六典事無大小並取旨門下審覆尚書受而行之三省分班柄歸中書確說王珪曰公在相位久必得中書令珪信不疑確乃言於帝曰三省長官位高不須置令但令左右僕射分兼兩省侍郎足矣帝以爲然故確名爲次相實顯大政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序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銀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入省貶之哲宗立轉左僕射兼門下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爲副卿確風御史中丞黃履劾縝始詔三省凡取旨事及臺諫官章疏並執政同進擬不專屬中書蓋確畏失權又

復改制也。爲永祿山陵使。靈駕發引之夕。不宿於次。在道又不尾從。還又不巧去。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摯之言。確有十當去。有熙寧元豐時。究獄苛政首尾。預其間。至今日。稍語於人。曰。當時確豈敢言此。其意欲固竊名位。反歸曲於先帝也。司馬光呂公著進用。獨除苛政。確言皆已。所建白。公論益不容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斥元祐元年。始罷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奪職。徙安州。又徙郢。確徙卒于貶所。紹聖元年。爲京卒。哲宗臨真確子渭京。婚也。於喪次。中闢。詔贈太師。諡曰中懷。遣中使護其葬。又賜第京師。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屢祭京。請徽宗書元豐受遣定竄。殊勲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高宗卽位。下詔。暴羣姦之罪。貶確武泰軍節度副使。竄涇州。凡所與。蓋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珪憂甚。不知所出。對曰。陛下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確。帝嘗欲召司馬光。珪薦俞允。帥慶使上平西夏策。珪意以爲。既用兵。深入必不召光。雖召。將不至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啓之。

末那恕  
那恕鄭州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策。喜功名。論古今成敗事。有戰國縱橫氣。程頤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公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論議。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勞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而卽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神宗見其送。遂承傳。詩稱於確。乃進職。方員外郎。恕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爲門下客。至結納之。恕亦深自附託。乃爲確畫策。稍收召名士於政事。微有吏革。自是相與如素交。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公綰。公紀曰。家有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瘳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勿宜早有定論。雅曹皆賢王也。公綰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耶。急趨出。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雅王。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起居舍人。又爲公綰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



日計后語之曰汝妻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給不得隱  
以恕對具上其箋時恕方召試中書遂出知隨州改  
汝襄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間道謁確於聲相與謀  
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特招康道河陽  
因勸康作書稱確爲他日全身保家之計康與恕同  
年登科又以恕出其父光門下信之作書如恕言恕  
本意必得康書者以謂司馬光之子云爾則確定策  
事可取信於世既而梁燾自潞州以左諫議召恕亦  
要燾出河陽既至恕連日夜論確定策功不休且以  
康與確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厚奉確詩燾因是達  
人第須本分言四 五  
與劉世安等共請誅確確既貶竄恕亦坐責監永州  
酒康初欲從恕招邵雍子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  
見君不宜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伯溫曰恕頑巧  
或以事要公休公休若從之則必爲異日之悔矣公  
休康字也及燾等論確恕罪亦指康書詔令康分析  
康乃悔之紹聖初恕權知青州入對泣曰臣不謂今  
日復得見陛下以至淚滿御袍上不樂遂令赴青州  
先是恕請觀韓忠彥曰恕所言必有以惑聖聽上曰  
恕自謂有定策功會布曰恕嘗謂元祐執政言恕雙  
手付與簡太平天下却逐恕在外聞者皆笑之上亦

笑布又曰此人學識以至盡心公家誠不可得但彘  
犯分如欲調蔡確與司馬光令新舊人協力同心此  
豈可得上亦笑之紹聖四年四月上宜論王珪當先  
帝不豫時持兩端又言高士英者詣黃履問誰當立  
者會布林希曰又命何可移易兼宣仁必無此心  
上曰宣仁乃婦人之義舜也外則王珪等內則梁惟  
簡輩安爲此紛紛爾上之嗣位邪恕與蔡確等自謂  
有定策功既而確成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及章  
惇蔡卞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召爲御史  
中丞起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恕又教蔡  
懋上文及甫私牘爲履詞歷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  
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背名惇使蔡京置獄於  
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罪既而無所得  
乃已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一時賢士爭與之  
交恕善爲表襮蚤致聲名而天資反覆行險冒進爲  
司馬光客卽陷光附章惇卽背惇至與三蔡爲腹心  
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欲禍及宗廟子  
僚及恕在時爲司農丞消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  
使是時肅王使幹離不軍爲所質朝廷議亦留共使  
以相當於是踰月不遣都管趙倫燕人也性猾希懼

不得歸乃詐以情告侂曰金國有余觀金吾者尙領  
契丹精銳甚眾貳於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  
僉倖以聞大臣信之卽爲賜余視詔書授倫納衣領  
中厚與倫金帛倫獻其書黏罕以聞金主報令深入  
攻討遂復提兵南下倖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  
籍停官既而京闕失守云

### 宋章惇

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蘇州熙寧初王安石秉政  
悅其才用爲編脩三司條例官時經制南北江羣蠻  
命爲湖南北察訪使守臣言峽州羣蠻苦其剽劫

謀內附辰州布衣張翹亦言南北江羣蠻歸化朝廷  
遂以事屬惇惇募流人李資張玆等往招之資玆滿  
于夷婦爲酋所殺遂致攻討由是兩江扇動神宗疑  
其擾命安石戎惇勿輕動惇竟以三路兵平懿洽鼎  
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轉運副使蔡燁  
言是役不可亟成神宗以爲然專委於惇安石主惇  
爭之不已既而惇得蠻地安石恨惇沮惇乃薄其賞  
進惇脩起姑注以是兵久不決召惇還擢知制誥呂  
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入爲翰林學士  
元豐三年拜叅知政事罷知蔡州五年召拜門下侍

郎豐稷奏曰官府學新而淳首用非庸古建官意擬  
坐左選諫官趙彥若又跪惇無行不報哲宗卽位知  
樞密院事宣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  
惇不自安乃殿司馬光所更役法請發司馬光呂公  
著家斷其棺哲宗不聽惇意不惟請編類元祐諸臣  
章疏識者知禍之未弭也遂治劉安世范祖禹諫禁  
中顧乳媼事又起同文館獄初劉摯與呂大防爲相  
文彥博于及甫居喪在洛怨望服除恐不得京官抵  
書那恕曰改月遂除入計未可必當塗猜怨於厲楊  
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濟之以  
八編類集  
粉見必欲以恥躬爲甘心決意之地可爲寒心其爲  
司馬昭者指呂大防獨當國久粉見者世以駙馬都  
尉爲粉侯韓嘉彥尙主以兄忠彥爲粉見也恕以書  
示蔡確蔡謂渭上書訟摯及大防等十餘人陷其父  
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惇蔡卞誣造元祐  
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摯及梁燾王巖叟等以爲摯  
有廢立之意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惇繼治逮問  
及甫及甫元祐末德大防除權侍郎又忠彥雖罷苦  
宗眷之未衰乃託其亡父嘗謂司馬昭指劉摯粉謂  
王巖叟面如白粉見謂梁燾字況之况猶兄也又問

實狀但云疑其事如此會舉卒京奏不及考據遂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八人徽宗立詔反其家屬用于改請得歸墓陵又伏闕訴及甫之誣遂貶及甫并涇於湖外云惇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入哲宗曰朕連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誦從天下寬之惇用邪怨爲御史中丞恕以北齊妻太后官各宣訓嘗廢孫少主立于常山王演記司馬光諱范祖禹曰方今主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又諷高士京上書言父違祿臨死屏左右謂士京曰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九

神宗猶留之際王珪遣高士克來問曰不知皇太后欲立誰我叱士克去之皆欲誣宣仁后以此實之惇遂追貶司馬光王珪連裕奉國軍留後結中官郝隨爲助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妃皆力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隨規知之密語惇與蔡卞明日惇下再言哲宗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惇下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託以左道廢居瑤華宮其後哲宗頗悔乃嘆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外戚劉友端相夾裏請建劉賢妃於中宮惇疑脅布在樞府間已擢

希同知樞密院以相伺察希日爲布所誘且怨惇不引爲執政遂叛惇會邪怨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亳州布不能救也初神宗用王安石之言開熙河謀擊夏師行十餘年不息遂聞未棄之敗神宗當宁憐哭猶致不豫故元祐宰相本其意專務懷柔外國西夏請故地以非要害城峇運之惇以爲威國棄地罪其帥臣遂用漢攻撓耕之說肆開邊隙絕夏人歲賜進築汝逮等城陝西諸道與役五十餘所敗軍覆將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知天下怨已欲塞其議請詔中外察民妄語者論如律優立賞遷告訐之風浸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四

十

威民有被酒狂謔者詔貸其死惇竟論殺之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惇尙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遷惇特遣封申國公爲山陵使發輿陷澤中踰宿而行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宣仁后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妻張氏甚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戚屬之曰君作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惇亡

不堪奈何確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  
惇無以對紹興五年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曰惇  
詆誣宣仁后欲追廢爲庶人賴哲宗不從其請使其  
言施用豈不上累恭陵貶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不  
得仕於朝詔下海內稱快獨其家猶爲辯誣論見者  
哂之安置蔡確于新州確失勢日久遂懷怨望在安  
州嘗遊軍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與確有  
隙上之以爲皆涉議論其用都處俊上元間諫高宗  
欲傳位武后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確詩云皎皎名  
臣郝觀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太息

八編類集

宋高宗

十一

思公脩碧灣於是臺諫言確怨謫乞正其罪詔確具  
析確自辯甚悉右正言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  
何待具析此乃大臣委曲爲之地耳乃貶確光祿卿  
分司南京臺諫論之不置而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言  
確之罪惡天下不容向以列卿分務留都未厭衆論  
執政議寘確於法范純仁王存獨以爲不可力爭之  
文彥博欲貶確嶺嶠純仁聞之謂呂大防曰此路自  
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  
遂不敢言越六日再貶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純仁  
又言於太后曰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

第

間腹昧不明之過實諫大臣今舉劾宜爲將來法此  
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  
過也不能無損焉不聽時中丞李常中書舍人彭汝  
礪侍御史威陶皆諫不可罪確悉貶連州確新州奉  
幾卒太皇太后高氏崩呂大防爲山陵使甫出園門  
楊畏首叛大防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  
賜講求以成繼述之道帝即召對詢以先朝故臣孰  
可召用者畏遂列上章惇安燾呂惠卿鄧綰甫李清  
臣等行義各加題品且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  
與王安石學術之美乞召章惇爲相帝深納之遂復

八編類集

宋高宗

十二

惇惠卿官安世諫以爲不可出知成德軍紹聖元年  
以曾布爲翰林學士承旨以張商英爲右正言帝初  
卽位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時爲開封推官  
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追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  
未乾卽議變更得爲孝乎復屢請執政求進且爲庚  
詞貶蘇軾求入臺云老僧欲住鳥寺呵佛罵祖一巡  
如何孫林過賊竊得其簡示呂公著之子希純希純  
曰公著公著不悅出商英爲河東提刑至是召爲右  
正言商英在外十年憾元祐諸臣因極力攻之上疏  
言神宗威德大業跨絕今古而司馬光呂公著劉摯

呂大所援引朋儕敢行私議，凡詳定局之建明，中書之勘會，戶部之行違，言官之論列，詞臣之誥命，無非指撻，哂笑，翦除。陛下羽翼於內，擊逐股肱於外，天下之勢岌岌殆矣。今天下清明，誅賞未正，乞下禁省，檢索前後積付臣等看詳，簽揭以上，望陛下與大臣斟酌可否。嗚因問惇曰：天子待公爲政，敢問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竊無急於此。瑾曰：公誤矣。果爾，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瑾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惇不悅。帝既相惇，范純仁請去益力，章惇嘗言：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林希可。會希赴成都，過關，惇用爲中書舍人，典書詔，遲毒於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久不得志，請甘心焉。凡元祐名賢貶黜之制，皆希爲之，極其醜詆。至以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宜仁，請者無不憤歎。一日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名節矣。蔡卞爲國史修撰，元祐中史官范祖禹等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先帝之聖。蔡卞安石婿也，上疏言實

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乞重行刊定，詔從之。以下兼同修國史。下遂從安石從子防求安石舊什，日錄文飾姦僞，及落事實，盡改正。史以黃履爲御史中丞，元豐末履爲中丞，與蔡確章惇相怨，相交結，每確惇有所嫌惡，則使恕通風於履，即排擊之，時謂之四凶。爲劉安世所論而出。至是惇復引用，俾報復仇。然元祐正臣無一得免者矣。黃履張商英士官均來之，邵等交章論司馬光等變更先朝之法，敘道逆理。章惇蔡卞請發光公著家斷棺暴尸，帝問許將，對曰：此非盛德事也。帝乃止。於是追奪光公著贈諡，什所立碑

奪王巖叟贈官，貶大防爲秘書監，學爲光祿卿，轍爲少府監，並分司南京。初李清臣其爲相，首倡紹述之說，以計去蘇轍范純仁，亟復青苗免役法，及章惇至，心甚不悅，復與爲異。惇既貶，司馬光等又籍文彥博以下三十人，將悉竄嶺表。清臣進曰：更光帝法度，不能無過，然皆累朝元老，若從惇言，必大駭物聽。帝乃下詔曰：大臣朋黨，司馬光以下各以輕重議罰，其布告天下，餘悉不問。議者亦勿復言。學語諸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惇頗國事，不遷怒百姓，但責吾輩死無所顧，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事

至平右丞鄭雍知陳州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  
自帖子行遣上擬惇惇甚懼雍私語惇曰用白帖子  
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贖白上惇遂安議者謂  
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職四年三省言司馬光  
等倡為姦謀詆毀先帝變易法度罪惡至深當時凶  
黨雖已死及告老亦宜薄示懲沮遂貶司馬光請  
還軍呂公著建武軍俱節度副使王巖叟雷州別駕  
未幾復貶貶尤朱崖軍司戶公著昌化軍司戶流呂  
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等于嶺南貶韓維等三  
十人官大防道卒人防之徙安州也其兄大忠自涇  
州入朝帝訪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  
令處安陸為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為人所賣二三  
年可復見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繩之益力會侍  
御史來之邵言司馬光昨道逆理典刑未正鬼得而  
誅獨劉摯尚存實天以遺陛下於是三省言呂大防  
等為臣不忠罪與司馬光等不異頃朝廷雖嘗懲責  
而罰不稱愆生戚異常無以垂示萬世遂貶大防舒  
州摯鼎州團練副復輒化州燾雷州別駕純仁武安  
軍節度使安燾於循新雷化永五州韓維再謫均州  
安置王觀呂陶范純禮領臨孔武仲呂希哲吳安詩

秦觀等十七人通隨峽銜饒均連橫諸州居任孔平  
仲落職知衡州張耒罷補之賈易並監當官朱光庭  
孫覺並追奪官職秩復貶貶孔文仲為別駕中書舍  
人葉濤當制文林醜詆聞者切齒先是左司諫張商  
英上言願陛下無忘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  
無忘許昌時李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以激怒之由  
此諸賢皆不免時憲已卒大防行至虔州信豐而卒  
天下惜之後詔許大防歸葬始大防卒上聞之曰大  
防何以至虔州及其家請歸葬即許之議者由是知  
痛貶元祐黨人皆非帝本意也既而蘇軾自惠州徙  
昌化軍范祖禹自賀州徙賓州劉安世自英州徙高  
州以曾布知樞密院事林希同知院事許將為中書  
侍郎蔡卞黃履為尚書左右丞布初附章惇觀惇引  
居同寮故章惇制極其稱美復贊紹述甚力惇忌之  
處于樞府由是稍不相能時惇下同肆羅織貶高元  
祐諸臣欲朱漢唐故事誅戮黨人帝以問將對曰  
二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  
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殺大臣也帝深然之章惇議遣  
呂升卿重必察訪嶺南將盡殺流入帝曰朕遵祖宗  
遺志未嘗殺大臣其釋勿治惇志不快於是中書

舍人塞序辰上疏言朝廷前日正司馬光等姦惡明其罪罰以告守外唯變亂典刑收廢法度詆誅宗廟牌脫兩宮觀事考言實狀彰著其章疏案牘散在有司若不彙緝而藏之歲久必致淪棄願選官編類人為一帙置之二府以示天下後世之大戒章惇蔡卞請卽命序辰及直學士院徐鉉編類凡司馬光等一時施行文書摭拾附著纖悉不遺由是縉紳之士無得脫禍者矣以邪恕爲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惇嘗謂惇有定策功而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知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改時惇與卞已不成恕

人編類集

宋書四十一

十一

即上疏論朋黨是時詔放歸田里程顥送涪州編管坐與司馬光同惡相濟也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曰程顥妄自尊大至欲於延和講說令太母同聽在經筵多不進可與編管願素與邪恕善林希意恕必救願則因以傾恕恕語人曰便斬願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惇下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邪恕等謀且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既貶王珪又起同文館獄又誣司馬光劉摯梁燾呂大防等結主宣仁閣內侍陳衍謀廢立時衍已先得罪配朱崖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關

宋書

宋書

自郴州召還使蔡京安惇難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之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鉅錄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趙鼎內侍劉瑗等於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應處死帝頗惑之至是惇卞自作詔書請廢宣仁爲庶人太后方寢聞之遽起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三年春正月帝崩端王佖卽位太后權同聽政敕以韓忠彥爲門下侍郎仍復范純仁等官從蘇軾等于內邪蔡卞

人編類集

宋書四十一

十一

有罪免追復文彥博王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等三十三人官六月邪恕有罪安置均州元祐章惇有罪免詔改元時議元祐紹聖均有所失欲以太公至正消釋朋黨遂詔改明年元爲建中靖國由是邪正雜進矣初曾布密陳紹述之說帝不能決以問給事中徐勣勣對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天下之事有是非非朝廷之人有忠與佞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

宋曾布

曾布南豐人年十三而孤學於兄肇同登第調宣州

司戶參軍熙寧三年以續繼王安石薦上書言事神

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崇政殿說書判司農事檢正中

書五房凡三日五受教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

保甲農田之法按庭詔獄成付執政議罪法官謂歷

歷事未成不當處極典布日驢類蛇寡是未成否衆

皆矍然於是成者三人惇以士心不附諂情僞過薦

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正所奪司馬光呂

公著贈諡勿毀什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

柄不可倒持今日丞弼以至言者知畏宰相不知畏

陛下臣如不言孰敢言者其意蓋欲傾惇而未能力

八福集

哲宗崩皇太后詔宰相問誰可立惇乃異議布叱淳

使從皇太后命徽宗立惇得罪罷遣中使召蔡京鑾

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徽宗意徐請曰麻詞未

審合作專任一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

一相京出宣言曰子宜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

制拜布右僕射其代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忠彥雖

居上然柔懦事多決於布布猶不能容

宋蔡下

蔡下與兄京同年登科王安石妻以女因從之學拜

中書舍人哲宗立遷禮部侍郎使於遼遼人頗聞其

名下適有疾命載以白駝車與客者曰此君所乘

蓋異禮也使還知宜州歷楊廣越潤陳廣州實貝叢

疾一無所取及徙越夷人滑其主以番徽露灑示送

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言先帝威德大業

卓然出于古之上上發揚休光正在史策而實錄所紀

類多疑似不根乞驗索審訂重行刊定使後世老觀

無所迷惑詔從之以下兼國史脩撰初安石且歎悔

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說以他書代至是下

即防家取以上因焚落事實文飾姦僞盡改所修實

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黃庭堅皆獲深譴四年

人海類集

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

中僞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徽

宗即位諫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

雖併殺下尊私史以壓宗廟之罪伯雨言下之惡有

過於淳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下公議於此可

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聖烈保祐之功

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下啓而役

行二也官中厭勝事作哲宗方疑未知所處惇欲召

禮法官通議下云既犯法矣何用禮法官議皇后以

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美非詆言被罪者數千



人議自下出四也鄧浩以言忤旨下獄怒哲宗致之  
遠敵又請治其親故逆別之罪五也憲序辰廷者許  
訴理之議章惇遲疑未應下卽以二心之言迫之惇  
黨不敢對卽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凡  
此皆下謀之而惇行之六也願亟正典刑以謝天下  
貶分司池州纔踰歲起知大名府權知樞密京居  
相位下禮辭不許帝謀復遼都問於下下以主厚高  
永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運糧不復問  
其直貴賤都荒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泰中  
因永年竟爲帳下執法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  
人編集

### 宋蔡京

蔡京興化仙游人登熙寧二年進士第使遼還拜中  
書舍人改知開封府元豐末大臣議所立京附蔡確  
將害王珪以貪定策之功不克司馬光秉政復差役  
法爲期五日同列病大迫京獨如紛悉改議縣願役  
無違者諸政事堂自光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  
何不可行之存已而臺諫言京懷邪壞法出知成德

軍紹聖初入樞戶部尚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  
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寧成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爲  
惇然之願役遂定差顧兩法惇尤不同十年間京再  
在其事成於反章常安民言中官豪橫與侍從官相  
交結同爲欺罔願重爲降責以肅百官察其章惇主  
之甚力止罰金安民因論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  
非巧足以移奪大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  
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  
非先帝法必排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連半陛  
下不可不早覺悟而逐去之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  
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後  
安民竟爲京以計逐之御史陳師錫言京與弟卞同  
惡迷國誤朝而京好大喜功日夜交結內侍戚里以  
覲大用京援引私黨至數百人鄧洵武內行汙惡指  
紳不齒豈可濫授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爲京助是  
皆國之深患若出之於外社稷之福也帝曰此於東  
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審爾臣具自太后言自昔  
母后臨朝危亂天下載在史冊可考而知至於手書  
還政未有如聖母退抑謙遜真可爲世法而蔡京陰  
通二向長言官禁預政以証聖德不可不察徽宗卽

位奉職提舉洞霄宮居杭州童貫以供奉官前三吳訪書童奇巧留杭累月京與游不啻晝夜凡所畫屏障扇帶之屬貫日以達禁中且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徽宗有意修熙寧政事起居舍人鄧洵武黨京揆受其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生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爾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盡死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天下拭目所為而京陰託紹述之極猶制天子用條例故事即都省人編類纂朱言早三

置講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十條人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詞尹牧每一事以三人主之用馮澥錢道之議復廢元祐皇后罷科舉法令州縣悉做大學三舍考選建辟雍射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推方田於天下推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勿用富商巨賈齎十萬緡一旦化為流丐甚者至赴水及獄必提點淮東刑獄章絳見而哀之奏改法誤民京怒奪其官因鑄當十大錢盡陷粹諸家御史流瑋等用治獄失意為削者六人陳瓊于棄以上書熙寧

海晏南開縣中築靖州展溪橋叛殺數捕令京重為實募殺一首領者賜之絹三百官以班行且不令賈寬本末荆南守馬城言有生擒有省地備今未知叛者為何種族若計級行賞恐不能無枉區蔣之奇知樞密院恐忤京意白言城不體國京罷城命舒童代之以勦絕羣僑為期而收渥州都廳取件何夜即地權童賈領節度使其後楊戩監從熙譚植梁師成皆墮之遣童熙曹拱州為四輔各屯兵三萬而用其姻昵宋喬年胡師文為郡宗禁卒并振月給錢五百驛增十倍以固結之威福在手中外莫敢議時元祐羣臣貶竄成後畧盡京猶未悔意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列石文德殿門又自書為大牌徧班郡國初元符宋以日食求言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中以下為邪等凡名在兩籍者三百九人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近甸時承平既久格處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掃地矣居杭州政和二年召還京師復輔政三日至都堂治事初國制凡詔令皆中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詔不由中書門下共議益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至京則

受惠者議故作御筆密達而召徽宗親書以降誥  
光御筆手詔達者以違制生之事無巨細皆託而行  
至有不親帝札者群下皆莫敢言由是貴戚近臣爭  
相請求至使中人楊球代書號曰書楊京復病之而  
亦不能止矣既又更定官名以僕射爲太宰自稱公  
相總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皆爲王省吏不領立  
額至五品階以百數有身兼十餘差者待御史責  
光論之立貶邢州拔故吏魏伯芻領權貨進料次錢  
券百萬絡繹進入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凡大帥與我  
奉料也擢伯芻至徽猷閣特制京每爲帝言今泉幣  
所積廢五千萬和足以廣業富足以備禮於是鑄九  
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作大盛樂制定命寬任五  
昌齡爲都水使者鑿大杯三山大興工役無慮四十  
萬延福宮景龍江之役起浸淫及於民獄矣子放僞  
修版子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徐尚茂德帝彊帝七  
幸其第奏于無算命生傳賜累局家人禮廝養居大  
官勝妻封夫人然公論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  
年令致仕六年以朱勗爲地再起領三省京至是四  
帝國目皆曉不能視事悉昧於季子條凡京所判皆  
條爲之且代京入奏驟昇其屬尼輿格爲戶部侍郎

韓維密謀斥逐朝士創宣和庫式貢司四方之金帛  
與府藏之所儲盡拘括以實之爲天子之私財宰臣  
白府中李邦彥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凡攸亦  
發其事上怒欲竄之京力丐免特勸條侍養而安置  
韓紹黃州未幾復條侍讀登賜出身數而京亦致仕  
方將中等白罷條以攝京京殊無去意帝呼重貫使  
雷京令上章謝事貫至泣曰上何不察京數年常有  
相繼請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以章授貫帝命詞  
臣代爲作三表請去乃降制優之欽宗卽執邊遠日  
急京盡室南下爲自全計天下罪京爲六賊之首條  
入繼嗣集  
御史孫觀等始極疏其姦惡乃貶節度副使衡州安  
置行至潭州貽帝亦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不  
合者執政以托之京每聞將退免輒入見祈哀蒲伏  
叩頭無復廉恥泰山之役京送飯以詩陽寓不可之  
意其事不成得以自解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會布卓  
政漸進紹述之說諷中丞趙挺之排擊元祐諸臣純  
禮從容言於帝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  
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  
失當以致病民宜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議  
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待志

故挾此以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  
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恆固執直欲快私  
忿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純體沉毅剛正曾布憚  
之謂駢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  
就怒會託館邊使純體主宴詵誣其輒斥御名遂罷  
知穎昌府帝既以宦官姜之譽屬意用蔡京會韓  
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召京爲翰林學士  
承旨以鄧洵武爲給事中兼侍講洵武爲起居郎嘗  
因對言陛下乃神宗子今相忠彥乃琦之子神宗行  
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宗彥更神宗之法是忠

八編續集

卷之四

三

彥爲能繼父志陛下爲不能也必欲繼志述事非用  
蔡京不可尙書左丞陸佃與曾布比而持論近恕每  
欲奏用元祐人材尤惡奔競嘗曰人無大相遠當以  
資歷序進小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  
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補養之須其安平苟爲輕  
事改作是使之騎射也會御史請懲元祐餘黨佃言  
于帝曰不宜窮治乃下詔云元祐諸臣各已削秩自  
今無所復問言者亦勿輒言揚之朝堂言者用是論  
佃名在黨籍不欲窮治正恐自及耳遂罷知亳州會  
布與蔡京素有隙議事多不合御史錢適言布援元

祐之奸黨擠紹聖之中賢出知潤州立黨人碑於瑞  
禮門籍元符末上書人分邪正等黜陟之蔡京蔡卞  
蔡元符末臺諫之論已悉指以黨事同日貶寬任伯  
雨昌化軍陳璘廉州蔡夫化州陳大升循州陳師錫  
郴州江公望南安軍常安民温州張舜民商州豐稷  
台州初蔡京師屬張庭堅在幕府及入相欲引以自  
助庭堅不從京恨之至是亦編管于象州戶部尙書  
劉拯言漢唐失政皆自用黨類今日指前入爲黨焉  
知後日不以今日爲黨乎大抵人之過惡自有公論  
何必悉拘于籍而禁錮之哉蔡京大不釋風臺臣勸

八編續集

卷之四

三

之出知新州四年然卞繼五年帝以星變避殿損膳  
侍郎劉達請碎元祐黨人碑寬上書邪籍之禁帝從  
之夜半遣黃門至朝堂毀石碑翌日蔡京見之厲聲  
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尋以太白晝見赦除黨人一  
切之禁權罷方田諸法及諸州歲貢供官拘詔崇寧  
以來左降者無間存沒稍復有官盡還諸徒若郭天  
作以方技謀太史局徽宗爲端王嘗退朝天信齋進  
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卽帝位因得親暱不數年至  
樞密院承旨政和初拜武定軍節度使頗與關外朝  
政事見蔡京亂國每託天文以撼之且云日中有黑

子帝甚懼諒之不巳命由是點京而相張商英  
 將東南監司郡官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得自  
 但送至都計會官者以款大率靈壁太湖慈溪武康  
 蕭山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橄欖龍眼南  
 海椰實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木皆越海渡  
 江設橋梁臺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  
 徒步徒走難其達數日即逐色香味變也至是蔡京  
 又言陛下無聲色大馬之奉所尚者山林間物乃人  
 之所棄但有司奉行之過因以致擾願節其浮濫乃  
 請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誥領之詔自後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五

有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乃如數貢餘不許長進意欲  
 以便民而實擾害尤甚帝即位銳意制作以文太平  
 京擢其客劉昂為大司樂付以樂政昂引蜀方士魏  
 漢津見帝獻樂議破先儒累黍之非用夏禹以身為  
 度之文取帝指三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黃鐘之律  
 成請先鑄九鼎以備百物之象帝從之崇寧二年詔  
 童貫監洮西軍蔡京復開邊還安撫王厚前秋會羗  
 人多羅巴率漢除羅徽謀復國朝廷患衆羗扇結遂  
 命王厚安撫洮西合兵十萬討之京又與內客省使  
 童貫善請以貫制羗故事監其軍帝提之遂行羗

羗也如江歸其至集處以拒厚聲言駐兵而除或疑  
 羗僞益洮乃與偏將高末年異迫而進多羅巴三子  
 以數萬人數據險要厚擊殺其二子惟少子何象中  
 流矢去道遇多羅巴俱遁厚遂投洮州捷聞建蔡京  
 官三等蔡下三等降德音于熙河蘭會路論羗洮州  
 罪貳韓忠彥為洮州團練副使魯布為賀州別駕凡  
 預議者貳縣有差自吐蕃之裔守護西塞為不侵不  
 叛之臣固嘗宜力王家舊擊夏虜而王安石王王綱  
 章惇汪王瞻蔡京主王厚三用師於其國哺氏于孫  
 無罪而就覆亡功無訖成邊患不息及金人得秦隴  
 入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乃能求其後而續其血食號謂夷無人哉厚言保忠  
 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教上京責厚愈急厚乃遣  
 弟諸保忠還為夏邏者所獲遂追保忠赴牙帳厚以  
 保忠縱不為夏所殺亦不能復領軍政使得之一匹  
 失耳何益於事京怒必令以金帛招致之夏乃點兵  
 延渭慶三路各數千騎出沒聲言假兵于遼而朝廷  
 用京計又命西邊能致夏人者母問首從賞同新級  
 令陶節夫在延安大和招誘夏主遣使異請皆拒之  
 策令殺其放牧者夏人遂聚鎮戎羗數萬以與羗酋  
 羅徽徹令兵逼宜威城城鄆州高末年點羗之行

三千里爲遠人所執多難已謂下曰此人奉我國使  
吾宗族漂落無處所遂殺之探其心肝食焉已而差  
衆復焚大通河橋以復新張大震事聞帝怒親書五  
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御史候察往泰州  
逮治蒙至秦仲武等因服聽命帝悟釋不治唯王厚  
坐退通降授鄧州防禦使  
初朝廷數取西夏地夏求援於遼遂爲兩命林擒報  
聘京盛使激怒之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逆者小不  
如儀輒辨詰及見遼王始跪投書即抗言數夏人之  
罪謂其朝不能加責而反爲之請禮出不意遼之君  
人編通奏  
臣不知所答及解遼使擒附奏求遣進築夏入城櫛  
櫛谷語復不遜遼人大怒弄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  
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洩使饑渴無所得如是三日乃  
遣還凡餐餼祖徧皆廢歸復命議者以爲怒隣生事  
張懷素妖事覺擒與御史中丞余深及內侍雜治得  
民士交贈書疏數百擒請悉焚蕩以安反側衆稱爲  
長者而京與懷素辭嚴密檢實爲京地也知大名府  
道過闕爲帝言頃使遼見其國勢若兼而有之勢  
無不可擒蓋以屢辱故修怨焉其後北伐蓋兆於此  
京總三省朝廷遣使與金結義改號復燕雲奏京

董賈主之太宰鄭居中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  
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輕違事端誠非妙策京  
曰止厭歲幣五十萬故耳若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  
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  
是議稍寢其後金人數攻郭昇郭昇日盛王黼童貫  
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災而動待其自釁可也  
京初雖覺事勢很狠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與  
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今天下人  
才盡在太師陶鑄中某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  
人編通奏  
得目前語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底人恐山林間有人  
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其不敢不對  
州有張常字柔直者抱負不苟常時遇赴吏部京遂  
賓致之爲塾客常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惟有收拾  
人才是第一義京因叩其所知遂以楊時爲對時自  
是始有召命常後守劍南設方畧以拒范汝爲全活  
一城甚得百姓心其去行在所也買冠梳篦碎之物  
不可勝數從者莫測其所以後遇劍南老樵迎拜者  
相屬于道常亡附勢之止所以置物分遺至今廟  
食郡中後常爲某州縣丞嗣任卽知虜人入必有自

海道至者於是買木爲造船之備踰時果然虜自海  
入寇科州縣造舟倉卒湮沒灰朽材木莫不踊貫獨  
常素備不勞而辦以此見知於帥憲知劍南會葉鐵  
又反民大恐即告諭安存之率城中諸富家令出錢  
米沽酒買肉爲蒸糊之類遂分民兵作三替是替燕  
鴿酒食授以兵器先二替出城與賊接戰即備第三  
替出先替力猶未倦而後替即得助之民大喜遂射  
殺賊首富民中有識素饒又者即厚勞之勿令執兵  
只令執長鎗上懸白旗令見鐵又即以白旗指向之  
衆上弓弩即其所指而發遂中之後都統任其欲與  
爭功亦讓與之其餘諸賊却得都統之力放賊之叔  
父以成其反間

宋秦攸

攸與京權勢日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  
遂爲仇敵攸別居賜第嘗詣京京正與客語使避之  
攸甫入遽起握父手爲形視狀曰大人脉勢舒緩體  
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方有公事即  
辭去客竊見以問京京曰君問不解此此兒欲以爲  
吾疾而罷我也聞數日於果致仕攸進見無時益用  
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秘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

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褻謔浪語以盡  
心妻朱氏出入掖禁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重  
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獲入辭之曰二美嬪侍上側  
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承州  
晉守郭藥師擁所部八千人舉涿易二州降王師入  
燕遣攸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帝欲內禪親書  
傳位東官字授李邦彥邦彥欲立不敢留遂以付攸  
攸還屬其客給事中吳敏議遂定靖康元年從上皇  
南下及還都安置永州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  
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當寬諸海  
島詔置萬安軍乃遣使者隨所至許之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一

左編

好類

朱黃潛善汪伯彥

上從人望擢李綱爲右相綱將奏遂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御史張所言潛善姦邪惡害新政左遷所尚書郎奏讀江州太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語侵官掖帝謂其言不實潛善乘間放殺澈并東誅之金人攻人壽縣

宋言四十一

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張遇焚真州特行在廣陵相距六十里內侍邵成章疏潛善伯彥謀圖成章生除各御史馬伸亦以劾潛善伯彥得罪謫監濮州酒稅道卒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耶漢相繼陷沒宿酒屢脅右丞許景衡以扈衛軍窮請帝避其鋒潛善以爲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俄泗州奏金人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共食堂吏大呼曰駕行矣乃相視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門而出或者相枕籍會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爲清善也爭數其罪押刃

而前錫方辯其非是而首已斷矣帝渡瓜洲幸鎮江敵兵已臨其後潛善伯彥聯疏言艱難之時不敢具文求退中丞張徹劾之乃罷潛善知江寧府落職居衛州而汪伯彥落職居永州鄭慤又論潛善伯彥均於誤國而潛善之惡居多責置英州諫官袁植乞斬之都市帝不許尋卒于梅州潛善恨特國柄嫉害忠良李綱既逐張慤宗澤許景衡又相繼貶死御史馬伸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委任不復疑然自入相以來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熾國本日蹙威權日削廣市私恩則多復祠官之闕同惡相濟則力庇王安中之罪詔伸言事不實送吏部責濮州監酒稅時用事者恚甚必欲殺之以濮退危境故有是命趣使上道伸怡然襁被而行次道中明年金人陷廣陵伸言始驗潛善伯彥始以誤國寘殛於是臺臣奏伸嘗論潛善等罪乃復以衛尉少卿召實未知其存亡也

宋秦檜

秦檜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初金人攻汴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一言金人要請無厭乞正許燕山一路二言金人



狙詐守禦不可緩三乞集百官詳議擇其當者載之  
筆書四乞館金使于外不可令入門及引上殿不報  
是冬汴京失守二帝幸金營二年二月莫儔吳汴自  
金營來傳金帥命推立異姓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  
軍民共議立張邦昌御史馬俾曰吾嘗職爲爭臣豈  
容坐視不吐三辭常共入議伏乞存趙氏槍時爲憂  
長以伸言爲然即進言之金人尋取槍詣軍前三月  
金人立邦昌爲偽楚邦昌遣金書請還孫傳張叔夜  
及槍不許初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槍與孫傳張叔  
夜何栗司馬朴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卽  
位作書賜邦昌與約和議俾槍潤色之槍以厚賂達  
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槍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  
攻山陽槍與妻王氏及婢僕一家自軍中取漣水軍  
水砦航海歸行在槍入見拜禮部尚書賜以金帛槍  
之歸也自言殺金入送已者舟舟而來朝士多謂槍  
與東傳朴同构而槍獨歸又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  
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得殺監而南就令從  
撻懶金人縱之必質親屬安得與王氏槍惟宰相范  
宗尹同知樞密院李回與槍善盡破群疑力薦其忠  
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相槍首言如欲天下無事

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曰槍  
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二帝母后消息又  
得一佳士也宗尹欲處之經筵帝曰且與一事問尚  
書故有禮部之命從行及參議官並收京秩舟入亦  
補承信郎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專與金  
人解仇議和實自槍始蓋槍在金庭首倡和議故建  
議討論崇寧大觀以來滋賞槍力贊其議見帝意  
堅反以此擢之呂頤浩再相槍同秉政謀奪其柄風  
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  
任內外願浩建都督府於鎮江帝曰願浩專治單  
旅槍專理庶務如種蠶之分職可也二年槍奏置修  
政局自爲提舉願浩自江上還謀逐槍有敎以引朱  
勝非爲助者詔以勝非同都督給事中胡安國言勝  
非不可用勝非遂以醴泉觀使兼侍講安國求去槍  
三上章留之不報願浩尋以黃龜年爲殿中侍御史  
劉棻爲右司諫蓋將逐槍於是程瑤張燾胡世將樓  
昭等並落職于祠臺皆一空皆槍黨也槍初欲領願  
浩引一時名賢如安國燾瑤輩布列清要願浩問去  
槍之術於唐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

璦圖宜先去之。蓋安國嘗問人材於游酢。酢以檜爲言。且比之楊文若。故安國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亦力引安國。至是安國等去檜亦尋去。檜再相。誤國安國已歿矣。黃龜年始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八月檜罷。前一日召直學士院蔡崇禮入對。示以檜所陳二策。欲以河罪入還去國。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又言。爲相數月。可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卽以主意載訓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三年韓肖胄等使還。泊金使借來求盡還北存與檜前議。昭合議。蓋人始知檜與金人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既外捷。恆王議卒成。其和帝駐蹕平江。檜赴行在。見右相張浚。薦也以醴泉觀使兼侍讀。赴講筵。何鮮使金還得徽宗及寧德后計。帝號慟發喪。卽日投檜。樞使恩數視宰臣。命王倫使金國迎奉梓宮。會浚求去。帝問誰可代。卿復不對。帝曰。秦檜何如。浚曰。與之共事。始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鼎於是復相。臺諫交章論浚安置。鼎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而奏各數千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如浚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嘗共論入才。浚劇談。檜喜。曰。此人得

志。吾人無所措足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共攻。友知其闇。不復再薦也。檜固以此憾浚。反謂曰。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連留。益怒。再使浚。浚也。檜在樞府。惟聽鼎罪。素惡檜。由是反。深信之。卒爲所傾。與浚晚遇於闕。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奉使來升。以書報。紹興八年。帝曰。金人暴虐。不從何待。檜曰。陛下但積德中興。間有時。帝曰。此固有時。然亦須有所施。爲然後可以得志。八年拜右僕射。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金使來議和。與王倫偕至。議以吏部侍郎魏杞館伴。杞辭曰。頃任御史。嘗言和議之非。今不可專聽。人始知檜之姦。未已也。一。檜問。所以不主和。杞備言敵情。檜曰。公以智料敵。杞以誠待敵。杞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金使人見帝。愀然謂宰相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是。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已。冀和議之速成也。檜曰。屈已和議。此人主之孝也。見至早。屈懷憤不平。此人臣之忠也。帝曰。雖然。有備無患。使和議可成。邊備亦不可弛。年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願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計。

容臣刺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議鼎力求去位，出知紹興府。初，帝無子，建炎末，范宗尹造膝有請，遂命宗室令應擇。藝祖後得藝祖七世孫瑗，瑒入宮，瑒先建節，封建國公。帝命鼎專任其事。又請建資善堂，鼎罷言者攻偶，必以資善爲口實。及鼎，檜再相，帝出御札，除節度使，封吳國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見之大呼曰：「趙后匹嫡，此不可行。」鼎以歸。

本編續事

卷一百一十一

七

檜不答。檜更問鼎，鼎曰：「自丙辰罷相，議者專以此籍口，今當避嫌，約同奏面納御筆。」及至帝前，檜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階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異。」帝乃留御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再遂罷。瑒卒，授節度使，封崇國公。故典入辭，勸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之說脅制陛下者。」出見檜一揖而去。檜亦憾之，問殿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於是中書舍人呂本中、禮部侍郎張九成皆不附和。議檜論之，使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正人者。」檜深憾之。王庶與檜尤不合，自淮西入樞庭，終始

言和議，非是。瑒凡七上，且謂檜曰：「而忘東鄰欲存趙氏，時何道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尤恨底言，故出之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於是上下洶洶，檜謬爲解後卒，械送鉉貶昭州。宜興進士吳師古，其書于木金人墓，于金師古生流袁州。陳剛中以改賀鉉，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大怒，送剛中吏部。差知潁州安遠縣，剛中有二邑，安遠濱潁地，惡瘴深謬，曰：「龍南安遠一去，不轉言必成也。」剛中果

本編續事

卷一百一十二

八

疾尋以鉉事戒諭中外。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日。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勿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理。檜曰：「若高麗之于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疆兵富王庶民，奈何！」曰：「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于是開與從官張翥、姜敦復、御史館職等皆極言不可。初，曾開見檜言今日當論存亡，不當論安危。檜駭愕，遂出之。司勳員外郎朱松等上疏言：「金人以和之一字得志于我者，十有二年。自公卿大夫至

大軍萬姓莫不泥泥憤怒登背聽陛下北面爲仇敵之臣哉天下將石仗大義問相公之罪者卒禮耶焉時行召對言和議不可信至引漢高祖分羹事爲喻帝曰朕不忍聞聲慙而起槍乃謫時行知萬州尋亦抵罪中書舍人勾龍如淵抗槍曰邪說橫起胡不擇臺有擊主之槍遂奏如淵爲御史中丞首勸銓金使以部論江南爲名槍猶恐物論告已與金使議改江南爲宋詔諭爲國信韓世忠凡四十疏力諫有金以劉豫相待之語且言兵勢重處願以身當之不許金使至泗州要所過州縣迎以臣禮至臨安日帝欲待以客禮世忠益憤再疏言金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歸順之義此王辱臣族之時願效死戰以決勝敗若其不克委曲從之未晚亦不許金使既入境接伴使范同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在往往流涕金使至淮安言先歸河南地且冊上爲帝徐議餘事槍至是欲上行屈已之禮帝曰朕嗣守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會三衙帥楊沂中解潛相率見槍曰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於是勾龍如淵數見槍議國書事如淵謂得其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諫陰三年不言事以告

槍於是定槍辭家率受書之議帝亦切責王倫倫諭金使金使亦懼而從帝命槍即館中見金使受其書金使欲百官簡禮槍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禁中先一日詔金使來將盡割河南陝西故地又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初無需索以叅知政事李光素有時聖悍和議勝以鎮浮言又降御禮賜三大將光初謂因和爲自治之計故暑榜不辭及槍議撤淮南守餽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表狄狼子野心不可恃倘不可撤槍惡之光復折槍于帝前曰觀槍之意是欲壅蔽陛下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謀國不可不察人希希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世宗

槍大怒光遂求去九年金人歸河南陝西故地以王倫克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判太宗正事士僕兵部侍郎張燾朝八陵燾還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必不可恃和而忘復讎之大事肅問諸陵窺何如燾不對惟言爲世不可忘此賊帝默然而槍思之出豫知成都府帝謂宰執曰河南新復宜命守臣專撫遺民勸農桑各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虛內以事外帝雖聽槍和而實疑金詐未嘗弛備也七月兀朮徵其領三省事宗磐及左副元帥撻懶拘王倫於中山麻蓋兀朮以歸地爲二人

所至將有他謀也。檜以其言不讎，甚懼，謂給事蜀人  
馮概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  
足慮，獨君卿來，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概入見，曰：「  
金人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我機付  
之。帝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十年，金  
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河南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  
懼，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日國是  
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也。相後來者未必賢，而  
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  
然之。檜力排群言，始終以和議自任。而次翁謂無主  
論不能抵牾矣。六月，檜奏曰：『臣昨見捷報，有割地議  
和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繼金元朮，成其叔捷，願  
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節伐之計。願至江上，論諸帥  
同力招討。卒不行。時張俊克亳州，魏勝克海州，岳飛  
克鄆城，幾獲兀朮。張俊戰勝於長安，韓世忠勝於柘  
口。鎮諸將所向者奏捷，而檜力主和議，奏遣司農少  
卿李若虛詣飛諭旨。飛奏：『金人銳氣沮喪，而我  
豪傑向風，時不再來。機難輕失。』不九月，詔飛還行  
在，浙中還鎮江。光世還池州，錡還太平，飛軍聞詔，旗

靡靡，飛謂其不能合，於是淮寧蔡卞復爲金人有  
十一年，兀朮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郤隆、王德門  
師古等連戰皆捷。楊沂中、戰柘皋，又破之。檜諭沂  
中及張俊、遽班師。韓世忠聞之，止濠州，不進。劉錡聞  
之，棄壽春而歸。自是不提出兵。檜欲盡收諸將兵，詔  
給事中范同令人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獲  
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  
西軍叛，浚在論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儒  
臣以分其勢。張浚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  
獻計於秦檜，謂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權。檜納之，乃將  
奏于上，以柘皋之捷名韓世忠、張浚、岳飛，並赴行在  
論功行賞。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畏之出。  
則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舞，容狀檜亦忌  
之。詔三大將至都堂，問以克復之期。曰：「上驅馳窮盡  
十餘年，似厭兵矣。今決在何時可了？遲速進退之計，  
當若何？」張俊韓世忠對曰：「前者提兵直趨某地，請救  
若干，率裁量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人坐視不肯  
併力，或申請不報，嘗苦不能專力。檜曰：『有是乎？』諸公  
今不過欲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  
靳也。岳飛最後至，意大略同，而語加峻，曰：『如今文臣

不愛錢武臣不惜命欲正節平檜領之於是世忠  
俊並爲樞密使飛爲副使三人累表辭謝檜與上約  
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二三日凡諸屬領恩賜各自倍  
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隸御前矣始諸將苦闕積職  
已爲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  
或漏其家室飛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亦  
鞭撻痛毒用能使士卒知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  
禁人人自便共命報應事已略定三人援援未暇問  
也稍從容見檜始以置街漏掛兵權爲請檜笑曰諸  
君知宜撫制置使乎此邊官爾諸公今爲樞密官顧  
不役屬邪三人者悵悵而退始檜兵柄見奪初邵隆  
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  
人於不肯離商而去恤和議成割商與金陸常快快  
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檜恨之徙知叙州檜陰使  
人殺之十月與岳飛之獄檜使諫官萬侯高論其罪  
張浚又誣飛舊將張憲謀反於是飛及子雲俱送大  
理寺十一月貶李光燾州十二月殺岳飛檜以飛屢  
言和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  
之以獄事付尚書遂誣飛嘗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  
歲建節爲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罪賜以獄中子

雲及張憲殺于都市先是趙鼎貶潮州王庶貶道州  
胡銓再貶新州至是皆遇赦永不檢舉張浚本助和  
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邊論罷之十三年賀瑞  
雪賀雪自檜始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事  
星常見選入康俾上書言事星不足畏檜大喜特改  
京秩楚州奏鹽城縣海清檜請賀帝不許知處州薛  
弼言水內有文曰天下太平年詔付史館洪皓歸自  
金國各節獨著以致金酋室燃語直銓死不月逐  
去室燃者燕罕之左右也初燕罕行軍至淮上檜  
爲之草檄爲室燃所見故因皓歸書檄意士大夫  
莫有知者聞皓語深以爲憾遂令李文會論之胡舜  
陟以非笑朝政下獄張九成以誠昌浮言貶累及  
僧宗果編配皆以語忤檜也十四年先是議建國公  
出閣尚書吳表臣等七人論禮與檜意見異於是表臣  
等以討論不詳懷姦附門皆罷始檜爲上言趙鼎欲  
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使親子乃立遂嗾  
御史中丞詹大方言鼎邪謀密計與范冲等咸懷異  
意冲嘗爲資善翊善故大方誣之其後有言帝未有  
嗣宜祠高禩詔築壇于園丘東皆檜意也台州曾惇  
獻檜詩稱聖相凡畏獻者以鼻齋殺契爲不足必曰

元聖梓乞禁野史又命子熈以秘書少監領國史進  
建炎元年至紹興十二年日曆五百九十卷自檜再  
相九前罷相以來詔書章疏稍及檜者罕見易焚棄  
日曆時政亡失已多是後記錄皆煇筆無復有公是  
非矣對帝言私史害正道時司馬俊述言陳水記聞  
非其光曾祖論著之書其後李光家亦舉光所藏書  
萬卷焚之帝親書一德裕天偏其際檜立家廟賜祭  
器將相賜祭器自檜始檜久憾沒至是大怒即落髮  
節紙貶連州尋移永州 聖洪皓于英州趙鼎亦于  
吉陽軍先是有趙鼎遺赦永不檢舉之旨又令月津  
人編集

卷一百四十二

王

其子之奇之荀撫棺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讎必報親  
舊皆掩其口曰禍未已也至是爲人所告生訪朝廷  
編管于梅客州又以直龍圖閣葉三省監都作院主  
還管通書王庶及趙鼎力詆和議安置三省於筠州  
還於高州考官湯思退等初知貢舉即語人曰吾曹  
可以富貴矣及廷試檜又奏思退爲編排填與第二  
人曹冠策皆攻專門之學張孝祥辭舉則王一德元老  
且及存趙事帝讀填策皆檜語於是擢孝祥爲第  
一降填第三未幾填修撰官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  
職前所無也衡州嘗有盜起檜遣殿前司將千人  
人編集

卷一百四十三

王

之不以聞普安郡王因人侍言之帝大驚問檜曰  
不足上煩聖慮故不敢聞盜平即奏矣退而求其故  
知普安言之遂奏普安居秀王奏不當給俸月換二  
百緡帝爲出帑帑給之初普安與恩平群王疎同養  
於宮中普安英膚風成檜憚之憲聖后亦主疎上意  
雖有所向猶未決嘗各賜官女十人史浩時爲普安  
所教授卽爲王言上以試王嘗謹奉之王亦以爲然  
聞數日果皆召入恩平十八皆犯之矣已而皆竟賜  
爲上意遂定靜江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  
共賦秦城王氣詩以媚檜愿中由此得否又有請檜

乘金根車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然。以太廟靈芝繪爲華旗。凡郡國所奏瑞木嘉禾瑞石。雙蓮悉繪之。趙今矜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爲人所告。御史徐嘉又論趙鼎子汾與令矜飲別厚賂。必有姦謀。詔送大理拘令矜。南外宗正司檜於一德格。天閣書趙鼎李光胡銓姓名必欲殺之。而後已。鼎已死而憾之。不置。遂欲殺趙鼎子汾。檜忌張浚尤甚。故令矜之獄。張宗元之罷。皆浚及浚漢在永州。檜又使其私黨知潭州何察之。至是使汾自誣與浚及李光胡寅謀大逆。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帝幸檜第問疾。檜無一語。唯流涕而已。檜請奏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檜猶遣其子墳夜見臺諫徐嘉謀奏請。已爲相丙申。詔檜加封康節郡王。墳進少師。皆致仕。墳堪並提舉江州太平興國。是夜檜卒。年六十六。後贈申王謚忠獻。開禧二年四月。追尊王爵。改謚謬。嘉定元年。史彌達奏復王爵。贈謚永嘉。曰奉檜。凡高宗嘗賜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勝神中帶七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檜之爲逆。但到這田地。七首也如何使得。

宋湯思退

湯思退處州人。紹興中試。傳學宏詞科。檜病篤。招參知政事董德玄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金千兩。德玄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期其然。不敢受。高宗聞之。以思退不受金。非檜信用之拜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技巧詐之心。濟傾邪之術。觀其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金帥紇石烈志寧遣書三省。樞密院索海泗唐鄧四郡思退欲與和。遣淮西安撫司幹辦公事盧仲賢加樞密院計議。編修官持報書以往。既行上戒勿許。四

人編著

宋高宗

大



臣敵也非秦檜時此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去波遂令之望驛疏兵少糧乏機格已極未備又言委四萬衆以守泗州非計上頗惑之乃命波行邊還兵罷招納浚力乞罷政許之上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既而金專事殺戮上意中悔思退使密令孫造論敵以重兵脅和上聞有敵兵命建康邵統王彥等擊之仍命思退督江淮軍雖不行僕散忠義自清河日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微備之罪遂罷相尋責居未卅子是太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等奸邪謀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必

宋韓侂胄

韓侂胄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后女弟仕至承宣使侂胄以父任入官淳熙末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定策立皇子嘉王時高后居慈福宮而侂胄雅善慈福內侍宗尹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啟太后侂胄兩至公門不獲命彷徨欲退遇重華官提舉開禮問故人自太后言甚懇切太后可其議禮以告侂胄侂胄馳自汝愚日北向汝汝愚即命殿帥郭杲以所部兵夜分衛南北府翌日太皇即喪次垂簾宰臣傳旨命嘉王即皇帝

位宣宗既立侂胄欲進定策恩汝愚曰吾宗臣也汝外戚也何可以言功惟瓜牙之臣則當推賞乃加郭果節鉞而侂胄但邊樞密都承旨侂胄始觖望然以傳道謬言漫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白汝愚當用厚賞酬其勞而疏遠之汝愚不以爲意右正言黃度欲劾侂胄謀泄斥去朱熹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我冠潤神象大儒戲於上前意遂去彭龜年請留熹而逐侂胄未幾龜年與郡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贊故怒汝愚曰深雪川劉放者曩與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汝愚獨與侂胄

八編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計議致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胄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胄愕然因問計汝曰惟有用臺諫爾侂胄問若何而可汝曰御筆批出是也侂胄悟即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爲監察御史楊大法爲殿中侍御史能吳璘監察御史而用劉三傑代之於是言路皆侂胄之黨汝愚之迹始危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謀於京鏐鏐曰彼宗姓誰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侂胄引李沐爲右正言沐嘗有求於汝愚不獲即去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汝愚能相始侂胄之見汝

愚徐誼實薦之汝愚既斥遂併逐誼朱熹彭龜年黃  
度楊簡呂祖儉等以攻侂冑得罪太學生楊宏中蔣  
傳等又以上言論侂冑編置朝士以言侂冑遺責者  
數十人而祖儉安置鄧州侂冑拜節度使又設偽學  
之目以網括汝愚朱熹門下知名之士用何澹胡紘  
爲言官澹謂偽學宜加風勵或指汝愚爲偽學罪首  
紘條奏汝愚有十不遜且及誼汝愚謫永州誼謫  
南安軍處他日汝愚復用將論衛守臣圖之汝愚抵  
衡暴薨留正舊在都堂衆辱侂冑至是劉德秀論正  
引用偽黨正坐罷侂冑加開府儀同三司中書舍人  
人編類卷一 本言四十一 新章 三

宰執權住進擬自是學禁愈急大理司直邵良然言  
正千年來偽學顯行坊屋之權盡歸其黨乞詔大臣  
察審其所學詔偽學之黨勿除任四差遣已而言者  
又論偽學之禍乞鑒元祐調停之說杜其根源遂有  
詔監司帥守屬學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學之  
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放不是偽學四  
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官切習易讀程氏  
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偽學如以爲偽不願考較士論  
壯之時臺諫皆韓侂冑所引爭欲以熹爲奇貨然學  
清議無敢先發者侂冑意未決而胡紘未達時嘗獨  
意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  
悅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之也及是  
爲監察御史乃銳然以擊熹爲已任物色無所得經  
年醞釀章疏乃成會除太常少卿不果有沈繼祖者  
爲小官時嘗採摭熹論孟之語以自售至是以追論  
程頤侂冑提爲御史紘以詆章投之繼祖謂可立致  
富貴遂誣論熹十罪劉三傑人對論偽學之黨今發  
而爲逆黨防之不可不至侂冑大喜卽日降旨除三  
傑右正言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偽學之籍仍自今  
會受偽學舉薦保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

部籍記姓名與開慢差違從之於是僞學通黨得罪  
著籍者趙汝愚留正周必大王簡四人爲之首朱熹  
徐誼彭龜年陳傳良呂祖儉葉適項安世楊簡袁燾  
蔣傳蔡元定呂祖泰等凡五十九人吏部侍郎黃由  
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與不必置籍以示不廣  
御史張巖劾由阿附罷之初趙汝愚定策時樞密院  
直省官蔡璉從旁竊聽因而漏言汝愚竄之既而逃  
還竊安韓侂胄聞之乃使璉誣告汝愚定策特有異  
謀具列竄僚所言凡七十餘紙詔下大理捕勸彭龜  
年葉適項安世等以實其事中書舍人范仲彞謂侂  
胄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於清  
議者以同文獄故耳相公胡爲蹈之侂胄曰某初無  
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鎰劉德  
秀實王其議侂胄取錄黃藏之事遂格張釜劉三傑  
張巖程松等論之不巳詔累經赦有宜然猶奪龜  
年三聘官而擢璉進義副尉處士呂祖泰祖儉從弟  
也性疏達尚氣詎論世事無忌諱先是祖儉以言事  
貶祖泰語其友曰自吾兄之貶諸人籍中我雖無位  
義必以言報國當少須之今亦未敢以累吾兄也至  
是祖儉卒祖泰乃擊登聞鼓上書論侂胄有無君之

心請誅之以防禍亂其畧曰道學自古所恃以爲國  
者也丞相趙汝愚今之有大勲勞者也立僞學之禁  
逐汝愚之黨是將空陛下之國而陛下不知悟邪陳  
自強侂胄童稚之師驟至宰輔陛下舊學之臣彭龜  
年等今安在邪蔡師旦平江之吏胥周筠韓氏之厮  
役人人知之今師旦以潛邸隨龍筠以皇后親屬俱  
得大官不知陛下在潛邸時果識師旦乎椒房之親  
果有筠乎侂胄徒自尊大而卑陵朝廷一至於此願  
亟誅侂胄師旦筠而逐罷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  
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不然事將不測書出中外大  
駭有旨呂祖泰挾私上書語言狂妄拘管連州右諫  
議大夫程松與祖泰狎友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  
我與聞乎乃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  
有教之者今縱不殺猶當杖黜竄之遠方乃杖祖泰  
一百配欽州牢城收管祖泰自期必死冀以身悟朝  
廷了無懼色既至府尹爲奸言誘之曰誰教汝共爲  
章試言之吾且置汝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  
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喪  
心邪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  
病風喪心耳言者希侂胄意劾必大首植僞黨降爲

少保一特著親悉羅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  
鍾遠鍾公侂胄亦稍厭前事故漸更改以消中外之  
議或說侂胄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免報復之禍侂  
胄以爲然遂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  
政除詔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遂解三年侂胄拜  
太師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心薛叔似幸秦疾陳  
諫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斤損晚節以竊榮  
進者矣若陳自強則以侂胄重子師自選入不數年  
致位宰相而蘇師旦周筠又侂胄廝役也亦皆預聞  
國政起頭仕言路阨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  
謂之月課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者  
無撓拂者言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前侂  
胄除平章軍國事序班丞相之上三日一朝赴都堂  
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  
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竝  
納其第侂胄昵蘇師旦爲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  
使自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  
關機要未嘗奏稟人莫敢言侂胄議恢復左相陳自  
強請遵孝宗典故國用司總簽內外則賦遂以自  
強兼國用使持克民財州郡騷動侂胄欲審敵虛實

故遣陳景俊往賀正且景俊還金主環諭之曰大定  
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連年至今曾意爾國屢犯  
我邊以此遣大臣宣撫河南及得爾國公移朕卽罷  
司而爾國侵擾益甚朕惟和好歲久委曲涵容恐疑  
宋皇帝亦未許知卿歸國當言之景俊還以告陳自  
強自強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金使來賀正且入見  
侂胄故使贊者犯金主父嫌名以挑之金使遂倍慢  
侂胄請帝遣內著作郎朱質乞斬虜使不報侂胄方  
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輸  
崇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崇乃遣劉昉持書於揆  
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人乃可崇遣  
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  
朝廷意今三大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  
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崇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  
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  
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金人攻蜀吳曦叛受金  
命稱蜀王崇乞移書敵營仲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  
平章爲首謀宜免繫銜侂胄忿怒崇生罷職反狀聞  
舉朝震駭侂胄亟遣驛書許以柔土之封書未達而  
安丙楊巨源已率義士誅賊矣侂胄募可以報使金

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承召赴都命以  
使事信孺曰開募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答  
之侂胄變然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  
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  
信孺徐曰欲得大帥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之官歸  
江軍居任和議遂輟乃以殿前都指揮使趙淳爲江  
淮置制使復銳意用兵視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  
堂制誅侂胄意甚秘先是中宮虛位楊貴妃嘗  
美人皆有寵侂胄畏楊權數以曹柔順勸上立之上  
意阿楊侂胄不能奪也后甚怒之汲是皇子榮王入  
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知政  
事錢象祖李壁出御筆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  
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  
宮觀陳自強阿附左位不恤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  
出國門仍令權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  
護象祖欲奏審登謂事留恐泄不可翌日侂胄入朝  
震呵止於途擁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嘉定元年金人  
求韓侂胄首先是群臣間亦有此請上重於侂胄至  
是樞密林大中吏部尚書樓鑰等皆以爲和議重事  
待此而決奸雄已斃之首又何足惜與其亡國寧若

辱國獨參知政事章良能以事關國體抗詞力爭果  
遂捨之曰是嘗受侂胄恩欲爲之地也上乃命臨安  
府新侂胄棺取其首遣之其後金主嘗引南使觀忠  
繆侯墓且釋曰忠於爲國終於爲身詢之乃侂胄也  
是時金已衰弱淮襄皆受兵凡守城者皆不能下而  
當路有畏懦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  
當時有詩謂之曰歲幣頗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  
期朱嘉彭龜年既以論侂胄去貴戚吳璠語人曰帝  
初無固留侂胄意使有一人繼言之去之易爾而一  
時臺諫及執政大臣多其黨與故矜其惡以底大謬  
開禧用兵帝意弗善也侂胄外寧宗論大臣曰極復  
豈非美事但不量外爾  
華岳字子西爲武學生輕財好俠侂胄嘗國岳上書  
日旬月以來都城士民徬徨四顧將若喪其室家諸  
軍妻子隱哭含悲若將驅之水火閭閻籍籍欲語復  
嗟駭於傳聞莫曉所謂臣徐考之則侍衛之兵日月  
潛發樞機之遞星火交馳戎作之役倍於平時郵傳  
之程兼於曉宵乃知陛下將有事於北征也侂胄以  
后族之親位居極品專執權柄公取賄賂膏養無籍  
吏權委以腹心賣名器私爵賞睥睨神器視宗社

曰蓋矣矣不敢稱通此外患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  
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旦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  
資阿附侂冑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貪不知  
止私植黨與陰結門第凡見諸行事惟知侂冑不知  
有君父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棄矣汝輩諸李之  
貪懦無謀促僕僕果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恃寵  
專僭諸彭之庸劣不自量甫城魏文諒毛致遠秦世  
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土風以致陳孝慶夏興祖商榮  
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刻  
骨刻血包其侂冑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  
而不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  
矣暇為陛下計哉此外患之居吾牙爪者也程松之  
納妾求知感以售妹入府或以獻妻入閣晉之貢  
子為郎富宮之庸驚克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  
蘇師旦以穢吏冒節鉞牙僧名震周筠以詩卒冒戎  
鈴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彼之所謂外  
患者實未足憂而此之外患蓋已周吾一身之間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  
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又不出於陛下而出於  
侂冑是吾有三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彼

師旦問鼎是吾有三中國也

宋史彌遠

史彌遠慶元鄧人宰相浩之子也淳熙十四年舉進  
士歷資善堂直講韓侂冑建開邊之議以堅寵附位  
已而邊兵大餉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今出戌既  
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  
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糧今  
勿輕調發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冑乃議彌遠  
遷禮部尚書趙善湘以從官開閣指授之功居多日  
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  
從官不許為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  
策功是以權宜行之某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  
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倚以腹心人皆謂  
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入流  
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既誅  
韓侂冑相寧宗十有七年追寧宗崩廢濟王託寧宗  
意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檢于理宗德  
其立已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  
也彌遠來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為製碑銘以公忠  
謝遷定策元勳題其首滿王不得其成識者群起而

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業成大等以爲應夫於冥  
一時之君子微貶竄斥遂不遺餘力云太子詢堯迺  
立茲爲皇子封沂國公茲好鼓琴丞相史彌遠買數  
人善鼓琴者絀請御而厚廩其家使娛人彌遠動息  
必以告美人知書慧黠茲嬖之宮壁有輿地圖茲指  
璽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  
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嘗因比酒  
七日進乞巧奇玩以覲之茲乘酒碎於地茲又書字  
於凡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茲左右皆彌遠心腹走  
白彌遠彌遠大懼曰夕思以處茲而茲不知也翼德  
秀尉兼官教聞其事遂力辭去臨行諫曰太子若能  
孝于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深可慮也  
不聽立貴誠爲沂王後貴誠後更名昀一日彌遠爲  
其父飯僧慈淨寺獨與國子學錄鄭清之登慧日閣  
屏人語曰皇子不舉負荷開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  
講官君其善訓迪之事成彌遠之坐即君坐也然言  
出於彌遠之口入於君之耳若一語洩者吾與君之  
族皆亦牽清之拱手曰不敢乃以清之兼魏忠憲王  
府教授清之日教昀爲文又購高宗御書俾君爲清  
之上謁彌遠仰以昀詩文翰墨以示彌遠卷之不空

以彌遠嘗問清之吾聞其賢已然大要竟何如清之  
曰其人之賢更僕不能數然一言以斷之曰不允彌  
遠領之寧宗崩彌遠始遣清之往告昀以將立之之  
意再三言之昀默然不應後清之乃言曰丞相以  
清之從遊之外故使布腹心於足下今足下不答一  
語則清之將何以復命於丞相昀始拱手徐答曰經  
與老母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歎其不凡昀時茲  
跋足以霍宣召久而不至彌遠在禁中遣快行宣皇  
子令之曰今所宜是沂靖惠王昀皇子非萬歲巷皇  
子苟誤則汝曹皆處斬茲不能自已屬目牆壁間見  
快行過其府而不心疑焉已而捧一人徑過天已曠  
不知其爲誰甚戚昀既至彌遠引入樞前舉哀畢然  
後召茲茲聞命亟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  
彌遠亦引入樞前舉哀畢引出帷殿即夏震守之既  
而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茲仍就舊班茲愕然曰  
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宜制以前  
當在此宣制後乃即位爾茲以爲然遂見燭影中一  
人已在御坐宣讀畢開門贊呼百官拜舞賀新皇帝  
即位茲不肯拜震捧其首下拜皇后嬪嬙遣詔茲進封  
濟陽郡王列寧國府帝因加茲少保進封濟王九月

丁丑以竑充醴泉觀使令就賜第寶慶元年湖州人  
潘壬與其兄弟丙以彌遠廢立不平乃遣甫密告  
謀立濟王于李全全欲坐致成敗陽與之期曰遣兵  
接應而實無意也壬等信之遂部其衆以待及期全  
兵不至壬懼事泄乃以其黨裸販鹽盜千餘人結東  
如全軍狀陽言自山東來夜入州城求濟王竑竑聞  
變匿水竇中壬等得之擁至州治以黃袍加身竑號  
泣不從不獲已與之約曰汝能勿傷太后官家乎衆  
許諾遂發軍資庫金帛會于犒軍命守臣謝周卿率  
官屬入賀壬爲李全榜檣於門數彌遠廢立罪云今

人看類集

卷一百四十一

新編

三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二

左編

盜類

秦陳勝吳廣

陳勝字涉陽城人吳廣字叔陽及人也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左戍漁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新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勝廣乃謀曰今已亦成舉大計亦成等或成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得立上使外將兵今無罪二世殺之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故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倡宜多應者廣以爲然將尉醉度故數言欲立忿尉令辱之以激怒其衆尉果笞廣尉起復起而殺勝佐之并殺兩尉召令徒屬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當立爲公侯王將相寧有誅乎徒屬皆曰敬受命乃詐稱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袒右稱大楚爲號而盟祭以尉首勝自立爲將軍廣爲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兵而攻縣斬下乃令符離人

此後

爲嬰將兵狗新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兵車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下不勝守丞死乃入據陳數日號召三老豪傑會計事皆曰將軍身被堅執銳伐無道誅暴秦復立楚之社稷功宜爲王勝乃立爲王號爲張楚於是諸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乃以廣爲假王監諸將以西擊秦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狗趙汝陰人邵宗狗九江郡當此時窮嬰至東城立襄疆爲楚王後聞勝已立因殺襄疆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狗魏地廣圍秦陽李由爲三川守守秦陽廣不能下勝徵國之豪傑與計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爲上柱國周文陳賢人也自言習兵勝與之將軍印令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驅山徒人奴產子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上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宛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勁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邯自立爲趙王陳餘爲大將軍張耳召勝爲左右丞相勝怒捕繫武臣等家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從繫

武臣等家屬官中而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趙趙兵  
亟入關趙正將相與謀曰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  
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毋西兵使使比狗燕地以自  
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  
勝秦必重趙趙承秦楚之敵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  
以爲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國卒史韓廣將兵北徇  
燕燕地貴人豪傑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  
亦萬乘之國也願將軍立爲王韓廣曰廣毋在趙不  
可燕人曰趙方西憂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  
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之家乎韓廣以爲然乃自立爲燕王居數月趙奉燕  
王毋家屬歸之是時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  
自立爲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  
竊陵君咎爲魏王咎在勝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  
立周市爲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勝乃立竊陵君爲魏  
王遣之國周市爲相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軍軍  
已被秦兵且至我守榮陽城不能下秦軍至必大敗  
不如少遣兵足以守榮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  
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計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  
令以誅吳廣獻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

八編類纂

卷之三

四

爲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榮陽城自以精兵  
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軍破章邯進擊李歸  
等榮陽下破之李歸奔榮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郢章  
邯別將擊破之鄧說走陳銓人五逢將兵居許章邯  
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鄧說勝初立時使人奉嘉  
銓人董繆符離人奉鷄石取處人鄒布徐人丁亥等  
皆特起將兵圍東海守於郢勝聞乃使武平君畔爲  
將軍監郢下軍奉嘉自立爲大司馬恐人告軍吏  
曰武平軍少不知兵事勿聽因矯以王命殺武平君  
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軍房君武軍邯又進擊陳  
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軍臘月勝之汝陰還  
至千城父其御莊賈莊勝以降秦葬礪諡曰隱王勝  
故渭人將軍呂臣爲蒼頭軍起新陽攻陳下之殺莊  
賈復以陳爲楚初勝令鉅人宋留將兵定南陽入武  
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敗南陽復爲秦宋留不能入武  
關乃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縛留至咸  
陽車裂留以徇秦嘉等聞勝軍敗乃立景駒爲楚王  
引兵之方與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  
與併力俱進齊王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  
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

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天下。田儻殺公孫慶，秦左右技復攻陳下之。呂將軍走敵，兵復聚，與番盜英布相遇，攻擊秦左右技破之。青拔復以陳爲楚會。項梁立懷王孫心爲楚王。

### 楚項籍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梁自此奇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會稽假守反，通素賢梁，乃召與計。

### 八編類纂

###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事。梁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刺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公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偃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十百人。府中皆驚伏莫敢起。梁乃召故人所知豪吏，諭以所爲，遂聚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八都署豪傑爲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梁爲會稽將，籍爲裨將，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邵平爲陳勝、項廣陵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耶且至，迺渡江，矯陳王令，拜梁爲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今史居縣，素信爲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迺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爲王，異軍蒼頭特起，嬰謂嬰曰：「吾爲道家婦，聞先故未曾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適。」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

### 八編類纂

###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荷名族，必矣。其衆從之，迺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以拒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無道，乃引兵擊秦嘉，兵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歿，軍降。梁引走，收梁地，梁已并秦嘉軍，守胡陵，將引而西，章耶至，梁使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成、朱鷄、石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薛朱鷄、石、梁前使羽

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阮之。還報梁。聞陳王定。必召諸將。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從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義起之特。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儵於臨淄。邯復自立為齊王。儵弟榮走保來阿。章邯追聞之。率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儵。假以走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效。陽田榮立儵子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逐迫秦軍。數使趙齊兵俱西。榮曰。楚殺田儵。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梁曰。田儵與國之王。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兵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畧地。至雍兵大破秦軍。斬李繇。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起東阿。北至

八編類纂 卷之六

七

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繇。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謀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

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秦將王離涉間圖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將卒數萬人。軍鉅鹿。此所謂河北之軍也。宋義所還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大將。范增為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博牛之蠱。不可以破。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敵。不勝則我引

八編類纂 卷之六

八

定陶再破秦軍。羽等又斬李繇。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謀曰。戰勝而將驕。卒情者敗。今少情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王。陳餘

兵談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關秦趙夫擊輕銳  
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日猛如  
虎狼如羊貪如豺強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  
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羽曰將戮  
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  
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秦  
秦強何敵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境內而  
屬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安  
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朱義師其帳中新義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七

項出令軍中日朱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  
諸將皆服莫敢支吾皆曰自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  
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假上將軍殺入追宋義子  
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  
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  
陽君蒲將軍將軍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  
復請兵羽乃悉引兵渡河已渡皆灌船破釜燒廬  
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退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  
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禹虜王離涉間不  
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

餘壁莫敢與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  
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人無不恐於是楚  
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人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  
羽錄是始為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原羽  
軍津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  
恐使長史欣諸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  
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  
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不可為者相國趙高顯  
國主斷今戰而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  
熟計之蘇餘道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一

十

阮馬服攻城畧地不可勝計而卒賜死蒙恬為秦將  
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  
不能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夫  
已十數萬而諸侯並起滋益多故趙高素諛日久今  
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  
更代以脫其禍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無功  
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  
諫外為公國將孤立而欲長存豈不衰哉將軍何不  
與兵與諸侯為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  
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籍就使羽數約約未成羽使

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津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汴水上大破之郭使使見羽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將秦軍爲前行漢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畧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與時諸侯吏卒從役屯戍過秦中秦中遇之多凶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重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許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七

盜不敢背德羽意旣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譽其婦女而東秦民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二

七

魏王豹爲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起楚河。立陽爲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爲殷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爲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爲楚將。常冠軍。立布爲九江王。齊君吳芮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爲衛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爲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爲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立荼爲燕王。徙齊王田市爲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爲齊王。故秦所滅齊建孫田安。羽方渡河救趙。安下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爲濟北王。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之。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田都爲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都走。楚市畏羽。乃以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卽墨自立爲齊王。子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乃擊殺濟北王田安。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且東。齊梁畔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之大恐。乃以故吳令鄒昌爲韓王。以距漢。今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獨韓遣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此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數千人往。二年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說齊王榮曰。項王爲天下幸。不平。今盡王故王於聽地。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爲不可。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使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爲扞燕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餘悉三縣兵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擊反之。趙王因立餘爲代王。羽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隄。降卒保虜。老弱婦女。獨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敬其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乃從蕭晨擊漢軍。面東至彭城。目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追之穀泗水。漢

軍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壁。東睢水上。漢軍郤爲楚所積。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水爲不流。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太公呂后間求漢王。稍收散卒。蕭軍與歸。羽常置軍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以故疑范增。稍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歿。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公周苛權公親豹守滎陽。漢王西入關。收兵。還出宛葉間。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張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皐。初已破走彭越。引兵西下滎陽城。烹周苛。殺權公。虜韓王信。逃圍成皐。漢王疏獨與滕公得出。北渡河。至修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皐。漢王得韓信軍。阻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依彭越。共擊破

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城。毋即漢欲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水。平半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渡。漢軍大破之。盡得楚國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到汜水上。咎故斬獄掾。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險阻。羽亦軍廣武。相守。羽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怒。伏弩射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赤。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咸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爲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之。時漢關中兵益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



羽羽乃與漢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胡陵後爲羽所敗漢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乃悲歌慷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騶不逝兮可奈何虞今虞兮今若人編類纂卷之三 五 五

### 隋李密

李密其先遼東襄平人曾祖弼魏司徒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遂家長安密多策畧散家貲養客禮賢不受藉以陰爲東宮千牛備身煬帝見之謂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蒲山公李寬子密帝曰此人顧野不常無入籍它日速論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聞包愷在嶽山往從之以蕭鷁乘牛掛漢書一帙角

上行且前越國公楊素逸見于道按轡驛其後曰何書生勤如此密識素下拜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密識度非若等輩玄感遂傾心結納嘗私謂密曰上多忌猜曆且不長中原有一日警公與我孰後先密曰決兩陣之勝噫嗟足足以警敵我不如公擊天下英雄馭之使遠近歸屬公不如我大業九年玄感舉兵黎陽遣人入關迎密密至謀曰今天子遠在遠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路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齏粉燭舉塵

人編類纂卷之三 五 五

大

召之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定矣上計也關中四塞之地彼留守衛文昇易人耳若徑行勿留直徃長安據函嶺東制諸夏是隋亡襟帶我勢萬全中計也若因近趨便先取東都頓兵堅城下不可以勝負決下計也玄感曰公之下計乃吾上策今百官家屬皆在洛當先取之以挫其心且經城不拔何以示武密計不行玄感至東都所戰必克既獲內史舍人韋福嗣遂任之故謀不專密福嗣見執策議皆持兩端密揣其貳謂玄感曰福嗣窮爲我虜志在觀望公初舉大事姦人在側事必敗請新以徇不從密謂

所親曰玄感好反而不圖勝。吾屬虜矣。禍嗣遁去。會左武侯大將軍李子雄得罪。傳送行在。道殺使者。奔玄感。勸舉大號。玄感問密客曰。公雖屢勝。而郡縣未有應者。東郡尚強。救兵踵來。公當率精甲。身定關中。奈何。亟自帝。玄感笑而止。反。隋軍至。玄感曰。策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因引軍西從之。至陝。欲圍弘農官。密曰。今給衆入關。機在遠。而追兵踵我。若前不得據險。退無所守。何以共完。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引兵至關鄉。追及而敗。密羸行入關。爲邏所獲。與支黨護送帝所。密謂衆曰。吾

等至行在。日近。今尚可以計脫。何爲安就鼎鑊。衆然之。乃令出所有金。示監使曰。即來幸。報德使者。顧金禁漸弛。益市酒飲。笑譁。守者懈密等。遂夜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陽歲饑。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智遠。教授諸生。自給。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免。往依娼婦羅丘令丘君明。轉置大俠王季才家。爲吏迹捕。復亡去。時東都賊翟讓聚衆萬人。密因介其徒王伯當以策干讓曰。今主昏於上。人怨於下。銳兵盡之遠海。和親絕於突厥。南巡流連空棄關輔。此實劉項挺興之會。足下資豪傑

士馬精勇。指罪誅暴。爲天下先。楊氏不足亡也。讓由是加禮。遣說諸賊至。輒下。因爲讓計曰。今原無見禮。難以持久。卒過敵。其亡無時。不如取榮陽。休兵館穀。待士選馬。肥方可與人爭利。讓聽之。遂破金隄關。徇榮陽諸縣。皆下。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兵討讓。讓素憚須陁。欲引去。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驕。勝易驕。吾爲公破之。讓不能已。陣而待。密率驍騎常何等二十人爲游騎。伏于丘莽間。須陁素輕讓。引兵搏之。讓少却。伏發。與游軍乘之。遂殺須陁。十三年。讓分兵與密別爲牙帳。號蒲山公。密持軍嚴。雖盛夏。殺令士皆若

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諺是入爲用。復說讓曰。今季家統與。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鄙陋。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二月。密以子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車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衆保太微城。臺寺俱滿。讓等乃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場。即位。刑牲飲血。改元永

平大赦其文移稱行軍元帥魏公府以讓爲司徒城  
洛口周四十里居之廣造雲櫓三百具以機發石爲  
攻城械號將軍戰進逼東都燒上春門四月隋將裴  
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於密長白山賊孟讓以所部  
歸密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  
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隋出軍乘之仁基等敗  
還保韋密自督衆三萬破隋軍於故城復得回洛倉  
諸賊帥黎陽李文相涇水張昇清河趙君德平原郝  
孝德皆歸密因襲取黎陽倉永安大族周法明舉江  
黃地附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來歸密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滅隋大略云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猛商幸於牧野  
執子嬰於咸陽其旨以弑後主執代王爲意帝覽其  
笑曰密陸梁不可折簡致之吾方定京師未能東更  
若不與是生一隙番適爲吾守成舉拒東都兵使不  
得西更遣劉蕡莫如密吾寧推順使驕其志我得留  
撫關中大事濟矣今記室溫大雅作報書密得書大  
喜示其下曰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  
九月遣將李士才將兵十二萬攻隋鷹揚郎將張珣  
河陰舉之珣極罵不屈齊方士徐鴻客上書於密  
以爲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可成功勸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今幕府移檄州縣列揚帝十罪天下震動護軍柴孝  
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項背之凶漢得之王今公  
以仁基壁回洛翟讓保洛口公東鎧倍道趨長安百  
姓誰不郊迎是征而不戰也衆附兵強然後東向指  
搗豪傑天下廓廓無事矣今逼之恐爲人先密曰僕  
懷此久但昏主尚存從兵猶衆顧我部皆山東人今  
未下洛安肯與我偕西且諸將皆群盜不相統一敗  
則掃地矣遂止是時隋軍益出番員銳急與之啗中  
流失臥營中隋軍乘之密衆潰棄倉守洛口唐高祖  
起師太原密自謂主盟致書於帝呼爲兄請合從以

之戰石于河世克走明日高會樂士讓至密所鄭顯  
房彥藻皆在坐密曰今日與達官飲不須多人左右  
止留數人給使而已密左右皆引去讓左右猶在房  
彥藻白密曰今方為樂天時甚寒司徒左右請給酒  
食密曰聽司徒進止讓曰甚佳乃引讓左右盡出  
獨密麾下壯士蔡建德持刀立侍食未進密出良弓  
與讓習射讓方引滿建德自後所之暗於牀前并殺  
其兄侄及儒信密馳入讓壁慰諭士無敢動者以徐  
世勛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兵讓殘忍信儒貪縱故  
友之日所部無哀之者然密之將佐始有自疑之心  
矣始王世克知讓與密必不久睦冀其相圖得從而  
乘之及聞讓成大失望嘆曰李密天資明決為龍為  
蛇固不可測也隋將楊慶守榮陽因說下之世克夜  
襲倉城密伏甲燈其衆十一月唐高祖入長安義寧  
二年世克復營洛北為浮梁絕水以戰密以千騎迎  
擊不勝世克進薄其壘密提敢死士數百趨之世克  
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克脫會  
夜大雨雪士卒僵死且盡密乘銳拔偃師修金墉城  
居之有衆三十萬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號  
津於陣於是游岱江淮間爭響附密建德朱粲楊士

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府  
官屬亦請之密曰東都未平且勿議三月宇文文化及  
弑煬帝於江都三月越王侗稱帝六月宇文文化及擁  
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宇文文化及來上下震懼有  
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內史令元  
文都謂其同官盧楚等曰今警蹕未雪而兵力不足  
若赦密罪畀以重官使擊化及兩寇自鬪吾徐承其  
弊化及既破密兵亦疲又其將佐利吾官賞亦可離  
間并密亦可擒也楚等皆以為然即以琮齎勅書賜  
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又東拒化及常畏東都議  
其後見孟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  
罪送所獲凶黨元文都等以密降為誠實冊拜密大  
尉尚書令東南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今先平化  
及然後入朝輔政元文都等喜於解和謂天下可定  
置酒作樂王世克作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志欲  
何為耶文都等亦疑世克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  
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進至黎陽密知化  
及乏食利速戰乃持重以老其兵使徐世勛保黎陽  
倉化及攻不可下密與隔水陣遙謂化及曰公家本  
戎隸破野頭爾父子兄弟受隋恩至妻公主上有失

德不能諫又虐弑之冒天下之惡今安往能即降尚  
全後嗣化及默然良久乃瞋目爲鄙語辱密客領左  
右曰此庸人圖爲帝吾當折蓋驅之乃以輕騎五百  
焚其攻具火終夜不滅度化及糧盡乃傷與和化及  
喜使軍恣食旣而密饋不至乃寤遂大戰童山下密  
中矢頓汲縣堅壁化及勢窮掠汲縣趣魏縣其將率  
所部兵多歸密李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  
王世充獨謂其麾下曰元文都輩刀筆吏耳吾觀其  
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弑其父兄子  
弟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聞  
之大懼與盧楚謀因世充入朝伏甲誅之事泄爲世  
充所殺初化及留輜重東郡遣所署刑部尚書王執  
守之至是執舉郡降密由是引而西遣使朝東都執  
逆入于弘達獻于侗侗召密入朝至溫聞世充殺元  
文都乃止遂歸金墉侗使不遣初密既歛程讓不  
卹士軍戰勝無所賜與又厚撫新集人心始離氏食  
輿洛倉者給授無檢司食賈潤甫諫曰人國本食人  
天今百姓銳損暴骨道路公雖受命然賴人之天以  
固國本而稟取不節放度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  
胡仰而成功不聽徐世勣數規其違密內不喜使出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一

三

就屯故下苟且無固志初世充乏食密少帛請交相  
易難之邴元貞好利陰勸密許焉後世充士飽降者  
益少密悔而止武德元年九月密破辛文化及還其  
勁卒良馬多歿士卒疲病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人  
心不一乃詐稱左軍衛士張永通三夢周公令宣意  
於世充當勒兵相助擊賊乃爲周公立廟每出兵輒  
先祈禱世充令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  
有大功不卽出兵皆疫歿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皆請  
賊世充簡練精銳得二萬餘人馬二千餘匹壬子出  
師擊密旗幟之上皆書永通字軍容甚盛癸丑至偃  
師密於通濟渠南作三橋于渠上密留王伯當守金  
墉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印山以待之密召諸將會  
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  
要路今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  
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  
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曰公言大善今東都兵有  
三不可當兵仗精銳一也矢計深入二也食盡求戰  
三也我但束城固守蓄力以待之彼欲闢不得求走  
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頭可致麾下陳智畧樊文超  
軍雄信皆曰計世充戰卒甚少屢經摧破且江淮新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三十一

三

三

附之士望因此機展其勳効及其鋒而用之可以得志密惑而從之仁基擊地嘆曰公必後悔遂出兵陣兩軍接埃霧置塞世充軍江淮士出入若飛密兵心動世充督衆疾戰先是世充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賊方酣使幸以過陣前諺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裴仁基祖君彥皆爲世充所擒初邵元貞爲縣吏坐賊亡命從翟讓於瓦岡讓以其嘗爲吏使掌書記及密開幕府妙選時英讓薦元貞爲長史密不得已用之行軍謀畫未嘗參預密西拒世充留元貞守洛口倉元貞性貪鄙宇文溫謂密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五

曰不殺元貞必爲公患密不應元貞知之陰謀叛密楊慶聞之以告密密固疑焉至是密將入洛口城元貞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知而不發因與衆謀待世充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潰矣密自度不能支帥麾下輕騎奔虎牢元貞遂以城降密初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以故嘗受業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爲伊霍以繼絕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爲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曰願竭庸虛匡濟國難此密之本志也文遠曰將軍

名臣之子失塗至此若不遠而復猶不失爲忠義之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爲不諧矣非破世充不可入朝也時王伯當棄金墉屯河陽密輕騎歸之謂曰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以謝衆伯當抱密慟絕密復曰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雖無功諸君必當貴入關其尚二萬高祖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謂其徒曰吾所舉雖不就而恩結百姓山東連城數百以吾故當盡歸國功不滅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帝嘗呼爲弟妻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一

五

以表妹獨孤氏後禮浸薄執政者又求賄滋不平因朝會進食密耻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嘗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此伯當心亦快快因謂密曰天下事在公度內今東海公在黎陽襄陽公在羅口河南兵馬屈指可計豈得久如此也密大喜乃獻策於上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上聞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羣臣多諫曰李密狡獪好反今遣之如投魚於泉放虎於山必不及矣上曰帝王自有天命非小

子所能取，今使二賊交關，吾可以坐收其弊，幸未遭  
密詣山東，收其餘衆之未下者，密請與買酒，甫偕行  
上許之，命密及酒甫同升御榻，賜食，傳飲卮酒，曰：吾  
二人同飲，是酒以明同心，善進功名，以副朕意。丈夫  
一言許人，千金不易，有人確執不欲弟行，朕推赤心  
於弟，非他人所能間也。密酒甫再拜受命，上又以王  
伯當爲密副而遣之。十二月，上遣李密分其麾下之  
半留華州，將其半出關，長史張寶德預在行中，恐密  
亡去，罪相及上封事言其必叛，上意乃中變，又恐密  
驚駭，乃降敕書勞來，令留所部徐行，單騎入朝，更受  
節度。密至稠桑，得敕謂買酒甫曰：敕遣我去，無故復  
召我還，天子壽云有人確執不許，此諸行矣。吾今若  
還，無復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其兵糧，北走渡河，比  
信達熊州，吾已遠矣。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  
酒甫曰：主上待明公甚厚，況國家姓名著於圖讖，  
天下終當一統，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任環史萬  
寶據熊穀二州，此事朝舉，彼兵夕至，雖克桃林，兵豈  
聚一，一編逆誰復？客人不若應朝命，以明元無異  
心，自然浸潤不行，更欲出就山東，徐思其便，可也。不  
聽。酒甫奔熊州，伯當亦止密以爲未可，密不從，伯當

乃曰：義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公必不聽。伯當與公  
同歟耳。然終恐無益也。密因執便者斬之。庚子旦，密  
給桃林縣官曰：奉詔變還京師，家人請寄縣舍，乃簡  
驍勇數十人，著婦人衣，戴幕羅，藏刀裙下，詐爲妻妾  
自帥之入縣舍，須臾變服突出，因據縣城，驅掠衆，直  
趣南山，乘險而東，遣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襄城張  
善相，令以兵應接。右翊衛將軍史萬寶鎮熊州，謂行  
軍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今決  
策而叛，殆不可當也。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  
必梟其首。萬寶曰：即帥衆踰熊耳山，南擁要道，令弓  
人編類集。卷之二十一  
李夫路乘高刀楯伏於溪谷，令之曰：侯賊半度，一時  
俱發。武間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  
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  
賊谷口，我自復追之。山路險峻，無所施力，一夫殿後，  
必不能制。今吾先得人谷，擒之，必矣。密既度，陝以爲  
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  
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密。年三十七，伯當俱歿，傳  
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帝遣使持密首往  
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塋具威儀，三  
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山西南五里墳高七仞，密素

得士最多。嘔血者。郎尹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欲將杜才幹。恨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國。

人鹿苑集

卷之三

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三

左編

盜類

隋賈建德

賈建德貝州漳南人隋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建德補隊長方如軍會邑人孫安祖盜羊爲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以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辟盜起乃謀曰水潦爲災民力凋敝主上不恤而親駕臨道且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詎爲公命虜乎吾聞高鷄泊廣表數百里設亂阻真

八編類纂

卷四百三

盜類

一

可以違難承間篇出椎埋掠殺足以自資因得聚豪傑且觀時變以就大計安祖然之建德爲招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之人高鷄爲盜安祖號其羊公時鄉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清間移人高士逾兵千餘屯清河鄆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聞郡縣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河間聞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歸士逾士逾自稱東海公以建德爲司兵安祖爲金稱所殺其下數千人歸建德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綱率兵萬人討士逾士逾自以智畧不及建德乃推爲軍

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思用奇服伏羣盜乃請士逾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綱詐爲公狀士逾取所虜屬言建德妻子殺之建德道綱書約降請前驅執賊自效劉信之引兵從建德至長河界欲與戰兵懈不設備建德襲殺其軍數千人獲馬千匹綱以數千騎去追斬於平原獻首士逾咸震山東隨遣太僕卿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殘黨畏復屯嘯歸建德義臣乘勝欲遁入高鷄泊建德謂士逾曰隋善將獨義臣耳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棄之可有功士逾不納留建德

八編類纂

卷四百三

盜類

一

守壁身將兵追戰置酒卓士建德聞之曰東海公未捷遽自矜大禍至不日矣隋兵勝必長驅而來吾不能獨支乃留衆保壁帥銳士據險待後五日義臣斬士逾於陣追壁薄壘守兵潰建德不能軍以百餘騎走饒陽饒陽無備因取之義臣已殺士逾謂餘黨不足憂引去故建德得還平原收士逾尸於葬焉招濟卒得數千人必殺之唯建德恩遇甚備引故饒陽長宋正本爲客專任之恭決軍議隋郡縣更多以地歸之勢益張兵至十餘萬上谷賊王須拔自號漫天王以兵畧幽州賊其下觀刀兒號歷山飛壁源澤

衆十萬，建德以計襲取之，并有其地。十三年正月，築壇塲於河間樂壽，自立爲長樂王。十四年五月，更號夏王。建元丁丑，署官屬，分治郡縣。七月，隋右翊衛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討之。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偽遁。世雄以爲其稍弛，備建德率敢死士千人襲之。會大霧晝冥，隋軍驚潰。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獲河間丞王琮，勞遣之。琮復嬰城，建德進攻，未下。而河間食盡，開場帝遇弒。琮率吏發喪，乘城大臨。建德遣使入吊。琮因請降。建德爲退舍，飭俱具。琮率郡屬素服面縛，軍門建德親釋，徵入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三

經與言隋之亡，琮伏哭極哀。建德亦爲泣，麾下或言河間久拒守，多殺士，今力窮而下，請烹之。建德曰：「琮諒士也，吾方旌擢以勵事者，且往爲盜，可矣。」殺人今將安百姓，定天下而害忠臣乎？卽令其軍曰：「與琮隙者，敢輒誣罪三族。」乃授琮瀛州刺史。始都樂壽，號金城宮，備百官，準開皇故事。武德元年，宇文化及至魏縣，建德謂其納言宋正本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今化及殺之，大逆不道，乃吾讎，欲爲天下誅之。何如？」正本曰：「大王奮布衣起，漳南隋之列城，莫不爭附者，以能仗順扶義安四方也。化及爲隋姻里，倚之不疑。」

今朕君而移其風，仇不共天，請鼓行執其罪，建德善之。卽引兵討化及，連戰破之。化及保聊城，乃縱撞車，橫石四面，乘城拔之。建德入，先謁蕭皇后，請稱臣，執宇文智及，楊士覽等召隋文武官共臨斬之。梟首轅門，因化及并其子載以檻車至大梁，縣斬之。建德性約素，不喜食肉，飯脫粟加蔬，其妻曹未嘗衣統綺，及爲王妾，待裁十數，每下城，破敵賞實，並散賚將士，至是得官人尚千數，有容色悉放去。其文武號果尚餘萬，各聽所之。仍以誅化及報越王侗，侗封之。夏王遂號大夏，以隋黃門侍郎裴矩爲尚書右僕射，餘隨才

八編類纂

卷一百四十五

四

署職，委以政事，有願往關中及東都者，悉聽不留。仍給道里費，以兵護出於境。二年，陷邢，趙，滹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洛州，遂遷都焉。更號萬春宮，使人如灌津祠，先墓置守家三十家。又遣使朝伺，因與王世充結歡。北聘突厥，士馬益精，男俄而世充廢，伺乃絕之。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追諡隋煬帝爲閔帝，以齊王暕子政道爲郡公，義成公主在突厥，遣使迎，蕭后建德自將千餘騎送之，并獻化及首。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釋之，復使世勣守黎陽館。王觀以客

禮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奴以首奔建德建德曰  
奴殺主大逆納之不可不賞賞逆則廢教將焉用爲  
命斬奴而返軌首滑人德之遂降齊濟二州亦降充  
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年世勣自拔歸國吏白建德  
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不忘其主忠也父何罪釋  
不問高祖遣使修好建德即以神逆歸京師營執趙  
州刺史張志昂邢州刺史陳君實等將殺之國子祭  
酒凌敬諫曰夫犬吠非其主彼悉力堅守以窮就擒  
仗節士也今殺之無以勸建德怒曰我傳其城德不  
下勞費士旅何可赦敬曰王之大難高士與抗羅羅

八編類纂

卷四

於易南兵未交士與即降王以爲可乎建德倍即釋  
之然其大將王伏寶數持兵功畧在諸帥上或讒其  
反建德殺之伏寶臨歿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刎  
左右手平後數戰不利九月建德自帥師圍幽州爲  
羅藝所敗藝乘勝襲其營建德陣營中填塹而出敗  
藝衆進薄其城不能拔乃還濟陰賊孟海公兵三萬  
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擊之會秦王伐東都其  
中書舍人劉斌獻說曰唐據關內鄭王河南夏有冀  
方此鼎足相持勢也今唐悉兵臨鄭出入二年鄭人  
日蹙二國兵不敵唐強鄭弱勢必舉鄭鄭滅則大夏

有齒寒之憂爲大王計莫若援鄭使鄭抗其內我攻  
其外唐之兵必却唐却而鄭定然後徐觀其變鄭若  
可圖因而取之并二國兵乘唐師老長驅而西關中  
可遂有也建德曰善乃遣使聘世克與連和會世克  
亦自乞師四年建德克周橋虜海公留其將范願戍  
之悉發海公徐圓朗之衆并兵號三十萬救世克至  
滑州世克行臺僕射韓弘開城納之建德進逼元梁  
管三州皆陷遂屯滎陽運糧濟河西上舟相屬不絕  
壁成皋東原築營板渚遣使與世克約期又遣秦王  
以書三月王進據虎牢翌日以騎五百視建德營設

八編類纂

卷四

六

伏道側徧以數騎去賊營三里賊覺出騎追之王漸  
却誘至伏所卒起奮擊賊騎驚引去追斬三百級乃  
報建德以書建德失視騎又聞唐兵精得書德懷頗  
六十日不敢西時世克弟世辯爲徐州行臺亦遣兵  
數千人從建德王遣王君廓以輕騎抄其餽執賊大  
將建德懼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  
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  
鼓建旗喻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  
收河東地此上策也且有二利乘虛橋境師有萬全  
一也拓土得衆二也鄭國自解三也建德將從之而

言必流涕又陰齎金玉唱諸將以提其謀安世曰凌敬書生豈知戰建德乃謝曰今士新銳天贊我也師將大捷方用衆議不得如公言敬固卒建德怒命拔出其妻曹氏諫曰祭酒計且善王孟用之夫自溢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紆矣令願兵虎牢下徒自苦恐無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五月建德自板渚出爲陣西薄汜南屬鵲山亘二十里鼓而前郭士衡爲游兵秦王登虎牢城望其軍按甲不戰曰賊起山東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一

解去善行乃與右僕射裴矩行臺曹旦率官屬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來降漢劉盆子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景王章之後也天鳳元年鄧邯海曲有呂母者子爲縣吏犯小罪宰論殺之呂母怨宰害聚客規以報仇母家素豐貨產數百萬乃益釀醇酒買刀劍衣服少年來詣者皆除與之視其乏者輒假衣裳不問多少數年財用稍盡少年欲相與憤之呂母垂泣曰所以厚諸君者非欲求利徒以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縣宰不道枉殺吾子欲爲報怨耳諸君寧肯哀之乎八編類纂卷之五十一

遂北入青州，還至太山，留屯南城。其中訛尊者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吏，沅相稱曰：「臣人王莽遣平均公廩。」丹大帥王匡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背，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遂大破丹、匡軍，殺萬餘人，追至無鹽。廉丹戰歿，王匡走，崇又引其兵十餘萬，復還時呂母病歿，其衆分入，赤眉脅饋銅馬中，赤眉遂寇東海，與王莽所平大尹戰，敗。歿者數千人，乃引去，掠楚沛、汝南、潁川，還入陳留，攻拔魯城，轉至濮陽。會更始都洛陽，遣使降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三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降更始，皆封爲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乃遂亡歸其營，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爲二部。崇與逢安爲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爲一部。崇安攻拔長社，南擊宛，斬縣令，而宣、祿等亦拔陽翟，引之梁，擊殺河南太守歸崇等，討議處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更始二年冬，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三年正月，至弘農，與更始諸將連戰，尅勝。衆遂大集，乃分萬人爲一營，凡三十營，營置三老從事，各一人，進至華陰軍中，常有齊巫鼓舞，利城陽景王以求福，助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爲縣官，何故爲賊？』」有笑平

者輒病，軍中驚動。時方望弟陽怒，更始殺其兄，乃逆號崇等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不可以久。不若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崇等以爲然而巫言益甚。前及鄭乃相與議曰：「今迫近長安，而鬼神如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六月，遂立盆子爲帝，帝自號建世元年。初，赤眉過式掠盆子及二兄恭、茂，皆在軍中，恭少習尚書，畧通大義，及隨崇等降。更始即封爲式侯，以明經數言事，拜侍中。徙更始在畏安，盆子與茂留軍中，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曰牛吏。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者，得七十餘人，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爲近。屬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喜藏符，盆子即驚折棄之，復還依依卿。」俠卿爲制絳單衣，半頭赤幘，直綦，前乘轎車，大馬赤舄泥，而猶從牧兒。遊時掖庭中，宮女猶有數百，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掖庭中虛，服根捕池魚而食之。成者因相埋於宮中有故祠，其泉樂人尚共擊鼓舞，衣服鮮明，見盆子叩頭，言飢，盆子使中黃門稟之米，人數斗，後盆子去，皆餓歿，不出劉恭、見赤眉來。

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得密教盆子歸置綬習爲辭讓之言建武二年且月朔崇等大會劉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爲帝立且一年敎亂日甚願得遂爲庶人更求賢知盆子乃下牒群臣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爲賊如旆吏人貢獻輒見剽劫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所致願乞骸骨遂賢聖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疾誠冀諸君肯哀憐之耳亦着貪財物復出大掠城中糧食盡遂收載珍寶因大縱火燒宮室升兵而西過和南郊車甲兵馬忙爲猛盛衆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數百騎乃自南山轉掠城邑與更始將軍嚴春戰于鄒破春殺之遂入安定北方至陽城番西中途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呂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殮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多得行糧機大司徒鄧禹時在長安遣兵擊之於鄒夷反爲所敗禹乃走之雲陽九月赤眉復入長安止杜宮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門屯杜陵逢安將十餘萬人擊之鄧禹以逢安精兵在外唯盆子與龍霸居城中乃自往攻之會謝祿救至夜戰塞街中禹兵敗走延岑及更始將軍李寶合號萬人與逢安戰於杜絕

等大敗或者萬餘人寶遂降失而延岑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岑曰子努力還戰吾當於內反之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營擊之寶從後悉拔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十月下營見旗幟皆白大驚亂走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逢安與數千人脫歸長安時三輔大飢人相食城郭皆虛白骨蔽野逢安着虜掠無所得十二月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尤武乃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定威大將軍耿种等屯宜陽分爲二道以要其還路勅諸將日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明年正月鄧禹自河北度擊赤眉於湖陽復敗走赤眉遂出關南向征西大將軍馮異破之於峭底帝聞乃自將幸宜陽盛兵以邀其走路赤眉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灰耳又謂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汙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今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將其首降自以爲功諸卿獨完全以付朕是三善也乃令各與妻于居洛陽賜宅人一區田二頃其夏樊崇逢安謀反誅侯楊音

在長安時遇趙王良有恩賜爵關內侯與徐宣俱歸鄉里卒於家劉恭爲更始報殺謝祿自繫獄赦不誅帝憐金子賞賜甚厚以爲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榮賜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

### 漢張角

張角字鹿人也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愈衆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十餘年間徒衆數十萬自青徐幽冀荆梁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或棄賣財產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歿者亦入編類集

卷四十二

三

以萬數州郡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爲民所歸太尉楊賜時爲司徒上書言角誑耀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連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簡別流民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共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會賜去位事遂留中司徒掾劉陶復上疏申賜前議言角等陰謀益甚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呪視朝政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爲意方詔陶次第春秋條側角遠置三十六方方猶將軍也大方

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詭言蒼天已火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自上書京城寺門及州縣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馬元義等先收荆陽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常侍封爵徐奉等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中平元年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收馬元義車裂於雒陽詔三公司隸案驗官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逆者誅殺千餘人下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救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二月角自稱天公將軍角等實稱地公將軍實稱人公將軍旬月之間天下響應安平比陵人各執其主應賊以河南尹何進爲大將軍率左右羽林五營士屯都亭修理器械以鎮京師置兩谷太谷廣成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八關都尉發天下精兵遣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討潁川黃巾皇甫嵩朱雋合將四萬餘人共討潁川嵩雋各統一軍雋與賊波才戰敗波才圍皇甫嵩於長社嵩兵少軍中皆恐賊依草結營會大風嵩約束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從城中鼓譟而出奔擊賊陣賊驚亂奔走會稽都

入編類集

卷四十二

尉曹操將兵達至五月嵩操與朱雋合軍更與賊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與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並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嵩乃上言其狀以功歸雋於是進封雋西鄉侯遠鎮賊中郎將詔嵩討東都雋討南陽北中郎將盧植連戰破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盤整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視軍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檻車徵植減死一等遣東中郎將董卓代之董卓攻張角無功抵罪乙巳詔嵩討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角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聚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陣戰至曉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餘人角先已病歿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攻角弟寶於下曲陽斬之斬獲十萬餘人卽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嵩能溫恤士卒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軍士皆食乃飯故所嚮有功角餘黨以趙弘爲帥衆復盛至十餘萬據宛城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璆等合兵圍之自六月至八月不植有詔雋者詔徵之司空張溫上疏

功

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曠年歷戰乃能克歟雋討穎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畧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帝乃止雋擊弘斬之賊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雋自將精卒掩其東北棄城而人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雋登山望之傾謂司馬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成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不如散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前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六

陽太守秦頡殺忠餘衆復奉孫夏爲帥還屯宛雋急攻之司馬孫堅率衆先登拔宛城孫夏走雋追至西郭精山復破之斬萬餘級於是黃巾破敵其餘州郡所誅一郡數千人

漢張魯

張魯沛國豐人父陵客蜀學道雋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百姓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號米賊陵歿子衡行其道衡歿魯復行之益州牧劉焉以魯爲督義司馬與別部司馬張修將兵擊漢中太守蘇固魯遂襲修殺之奪其衆焉歿子璋代立以魯不順盡



殺魯母家室，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其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爲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於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後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爲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熹平中，妖賊大起，三輔有駱曜，東方有張角，漢中有張修、駱曜，教民誦詔法，角爲太平道，修爲五斗米道。漢末力不能征，遂就寵魯爲鎮民中郎將，領漢末太守。人編類纂

卷之四十二

七

欲悉燒寶貨倉庫，魯曰：「本欲歸命國衆，而意未達，今之走避銳鋒，非有惡意，寶貨倉庫，國家之有，遂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又以魯本有善意，遣人慰喻。魯盡將家出，操逆拜魯鎮南將軍，待以客禮，封圖中侯，已萬戶，封魯五子及關國等皆爲列侯，爲子彭祖、玠、魯女魯敷，諡曰原侯。人編類纂

卷之四十三

八

晉孫恩盧循

甘牢之等遂於收斂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徐州刺史謝琰爲會稽內史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破上虞進至邢浦琰遣參軍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邢浦琰謝琰朝廷大震遣寧朔將軍高雅之擊之恩復還于海於是復還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蔡彪清量綠海備恩明年恩復入淡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復還於海轉寇扈清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衆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綠海距之及戰恩衆大敗狼狽赴船尋又集衆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新洲不敢進而退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蹙之於郁洲累戰大敗由是漸衰弱復於海還南裕亦尋海要截復大破恩於危漬遠遯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沉妖黨及妓妾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衆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以餘衆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遂剿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貢獻時朝

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朝廷恒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燕之後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殺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松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賴不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日故船版大枯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按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衆拒之兵敗被害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敗馳走告循曰請併力攻京都若起之江陵非所憂也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舻千計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進至江寧道覆素有滯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其少決欲以萬全之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公所誤裕懼其侵蹙

乃櫓石頭斷祖溝以距之循攻柵不利船艦爲暴風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潯陽并力取荊州徐更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復據尋陽裕先遣群率追討自統大衆繼進又敗循於雷池循又遁道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命衆攻柵循衆雖殊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道保所州裕先遣孫處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循乃襲合浦剋之進攻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慈度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

而敗之循勢屈知不免先娼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多云鳳雀食生就必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尚當成某豈願生於是悉娼諸辭者因自投於水慈度取其屍斬之同黨盡獲傳首京都

### 後魏破六韓拔陵

後魏破六韓拔陵沃野鎮人也初梁武帝普通四年魏遣尚書令李崇擊秦然阿那瓌崇長史魏蘭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鎮地廣人稀咸徵發中原疆宗子弟武國之所賦寄以承于中年以來有司號爲府戶

役同厮養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末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鎮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爲民人仕次叙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咸思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爲之奏聞事寢不報及元叉秉政賄賂恣行復以宦者劉騰爲司空公私屬請惟稅貨多少刻剝六鎮歲入以巨萬萬計徵守令是率皆貪汚之人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沃野鎮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諸鎮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使遣別帥衛可孤圍武川鎮又攻懷朔鎮尖山賀投度拔及其子允勝岳皆有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三十三

三

材勇懷朔鎮將楊鈞擢度拔爲統軍三千爲軍主以拒之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或都督北討諸軍事討破六韓拔陵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外援不至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或告急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出賊騎追及之勝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勝見或於雲中說之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陷則武川亦危或許其出師勝還懷朔亦潰勝父子俱爲可孤所虜臨淮王與投度戰於五原兵敗坐削除官爵加李崇使持節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

崔暹鎮單將軍廣安王深皆受崇節度親自拔陵之反二夏幽涼寇盜烽起秦州刺史李彥攻刑殘虐薛珍等聚黨擄彥殺之推其黨莫折大垓爲帥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初南秦州豪右楊松栢兄弟數爲寇盜刺史崔游誘之使降引爲主簿接以辭色使說下群氏旣而因宴會盡收斬之所部猜懼城民張長命等攻游殺之以城應大提大提遣其黨蒙高平充之殺其鎮將大提尋卒子念生自稱天子置百官改元天建魏遣史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爲西道行臺帥諸將討念生崔暹遣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并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遼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滿門子弟以爲防遏非唯不廢仕宦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太和申僕射李冲用事涼州土人悉免廝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是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本鎮驅使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還不過軍主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卽爲清途所隔武多逃還乃峻還兵之檢鎮人不聽浮遊在外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爲匪人言之

者求萬一之功高壁深壘王師有全制之策但天下  
久泰人不曉兵奔利不相待逃難不相顧將無法今  
士非教習不思長久之計各有輕敵之心如令隴東  
不守汧軍敗散則兩秦遂疆三輔危弱國之右臂於  
斯廢矣立勒大將堅壁勿戰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  
出麥積崖以襲其後則汧岐之下羣妖自散魏以苗  
爲統軍與別將淳于誕俱出梁益隸魏于建末至莫  
折念生遣其弟天生將兵下隴都督元志與戰於隴  
口志兵敗棄衆東保岐州東西部勒勅皆叛魏附於  
拔陵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浹之下詔諸州鎮軍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注

實非有罪配隸者皆免爲民改鎮爲州以懷朔鎮爲  
朔州更命朔州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鄧道元爲大  
使撫慰六鎮時六鎮已盡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  
遷洛者多爲選部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又乃  
用代衆與入爲傳詔以慰悅之廣陽王浹上言今六  
鎮盡叛高車二部亦與之同以此叛兵擊之必無勝  
理不若選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爲後圖遂與李崇  
引兵還平城崇謂諸將曰雲中者白道之衝賊之咽  
喉若此地不全則并肆危矣當留一八鎮之誰可者  
衆舉費穆崇乃請穆爲朔州刺史賀

度拔父子及

武川字文肱糾合鄉里豪傑共襲衛司孤殺之度拔  
尋與鐵勒戰成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陷之魏都督  
元志送念生殺之念生又遣兵寇涇州敗光祿大夫  
薛備於平涼東六年正月天生軍於黑水兵勢甚盛  
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爲征西將軍西道都督帥衆  
五萬討之延伯與行臺蕭寶實軍於馬嵬延伯素驍  
勇寶實趣之使戰延伯曰明晨爲公參賊勇性乃遣  
精兵數千西度黑水壁陳向天生營寶實軍於水東  
延伯繼援延伯直抵天生營下搗威勝之徐引兵還  
天生見延伯衆少開營爭逐之其衆多於延伯一倍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注

延伯於水次寶實望之失色延伯自爲後殿不與  
之戰使其衆先渡部伍嚴整天生兵不敢擊須臾渡  
畢延伯徐渡天生之衆亦引還癸亥延伯勒兵出寶  
實與軍繼其後天生悉衆連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  
先鋒將士盡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至小  
隴岐雍及隴東皆平將士稽留採掠天生遂塞隴道  
由是諸軍不能進寶實破宛川俘其民以爲奴婢以  
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  
疆寇不能自立故附從以救成官軍之至宜矜而撫  
之奈何助賊爲虐竊以爲賊役乎悉求其父兄而歸

卷四十三

之二月念生遣都督楊幹等攻仇池郡行臺魏子建  
擊破之四月敕勅酋長胡琛據高平遣其大將万俟  
醜奴宿勒明達等寇魏涇州將軍盧祖遷討之不克  
蕭寶寅崔延伯既破天生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甲  
卒十二萬鐵馬八千軍威甚盛醜奴兵於安定西北  
七里時以輕騎挑戰大兵未交輒委走延伯恃其勇  
且新有功遂唱議為先驅擊之別遣大盾內為鎖柱  
使壯士負而趨謂之排城置輜重於中戰士在外口  
安定北緣原北上將戰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  
降薄且乞緩師寶寅延伯未及閱視宿勒明達引兵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人開東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稍退深援軍向朔州  
勝常為殿雲州刺史費穆招撫離散四面拒敵時北  
境州鎮皆沒唯雲中一城猶存久之道路沮絕援軍  
不至援仗俱盡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諸  
關諸罪詔原之長流恭軍于謹密於廣陽王深曰今  
寇盜蜂起未易專用武力勝也謹請奉大王之威命  
諭以禍福深許之謹兼通諸國語乃單騎詣叛胡營  
見其酋長開示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  
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謹  
曰援陵兵勢甚盛聞也列河等來降必引兵邀之若  
先據險要未易敵也不若以也列河領之而伏兵以  
待之必可破也深從之拔陵果引兵邀擊也列河盡  
俘其眾伏兵發拔陵大敗復得也列河之眾而還柔  
然頭兵可汗大破拔陵軍拔陵避走然南徙渡河賊  
前後降者二十萬人元深與行臺元纂表乞於恒州  
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養息其亂心魏朝不  
從詔黃門侍郎楊置分處之於冀定瀛三州就食漢  
謂纂曰此輩復為乞活矣八月魏宗立鎮杜洛周周  
聚眾反於上谷改元真王沒郡縣國魏燕州刺史崔  
乘驪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臺與幽州都督

元譚討之自盧龍塞至軍都關皆置兵守險譚也居庸關七年正月魏安州石離穴城斛鹽三戍兵反扈杜洛周衆合二萬洛周自松岨赴之五原降戶鮮于修禮等帥北鎮流民反於定州之左城四月杜洛周南出鈔掠薊城魏常景遣統軍梁仲禮擊破之都督李琚與洛周戰于薊城之北敗沒常景帥衆拒之洛周引還上谷六月杜洛周遣都督王曹紀真等將兵掠薊南秋七月行臺常景遣都督于榮等擊之於果園大破之斬曹紀真及將卒三十餘級洛周帥衆南趨范陽景與榮等又破之八月賊帥元洪業斬鮮于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北

修禮請降王魏賊黨葛榮復殺洪業自立葛榮既得杜洛周之衆北趨瀛州自稱天子國號齊敗元廣安蕭寶寅出兵累年將士疲弊秦賊擊之寶寅大敗於涇州收散卒萬餘人屯遼東念生進逼岐州城人統制史魏蘭根應之行臺平深棄城走賊帥據北華州及幽州以應天生關中大授雍州刺史楊椿募兵得七千餘人帥以拒守詔加椿行臺節度關西諸將天生乘勝寇雍州蕭寶寅部將楊侃隱身塹中射之應弦而斃其衆遂潰魏右民郎路思令上疏獨以比年將帥多寵貴于孫卿標曜馬志逸氣浮軒者讓

賊以攻戰自許反臨大故憂怖交懷雖圖說氣言朝頓盡乃今羣萌在前以當寇強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以當負險之衆敵數戰之虜欲其不敗豈可得哉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帥畏敵還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厚加寵命復疑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帑藏空竭民財殫盡遂使賊徒益甚主民則樂凡以此也今若黜陟幽明賞罰善惡簡練士卒繕修器械先遣辯士曉以禍福如其不從以順討逆何異洪爐而燎毛髮哉帝聽二月秦賊秦潼關三月魏主詔將西討會秦賊西走復得潼關詔

八編類纂

卷四十三

北

回駕北討其實皆不行葛榮久圍信都魏以光祿大夫源子邕爲北討大都督以救之蕭寶寅之敗也有司處以成刑詔免爲庶人雍州刺史楊椿有疾求解復以寶寅爲都督雍州等四州諸軍事自關以西皆受節度椿還鄉里其于昱將遼洛陽椿謂之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輪寶寅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驕州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也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特甚至於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汝今赴京師當以吾此意啓二聖并白宰相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

中正須三人平。如不違，必成深憂。臣而啓觀主及太后，皆不聽。九月，秦州城民杜聚殺莫折念生，閭門皆盡。聚自行州事。南秦城民辛琛亦自行州事，遣使詣蕭寶寅請降。魏復以寶寅爲尚書令，還其舊封。蕭寶寅之敗於涇州也，或勸之歸罪洛陽，或曰：「不若留關中立功自效。」行臺都令史馮景曰：「擁兵不還，此罪將大。寶寅不從，自念出師累年，糜費不貲，一旦覆敗，內不自安。」魏朝亦疑之中尉鄺道元。素名嚴猛，司州牧汝南王悅嬖人丘念弄權縱恣，道元收念付獄，悅請之於胡太后。太后敕赦之，道元殺之，并以劾悅。時寶寅入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道元爲閭右大使，寶寅聞之，爲謂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問之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諺言：『鸞生十子九子，一子不輟。』開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將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爲陽林父子所誅。十月，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修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

入

宗正珍孫討之。十一月，爲祭園。魏信都自春及冬，冀州刺史元平帥勵將士，晝夜拒守，糧竭無救。援瑛附榮執平逐出。平兄祐爲防城都督，榮大集將士，謀其生。瑛平兄弟各自引咎爭相爲仇。都督蕭紹等數百人皆請就法，以活使君。榮曰：「此皆魏之忠臣義士，於是同禁者五百人，皆得免。」魏以源子邕爲冀州刺史，將兵討榮。裴衍表請同行，詔許之。子邕上言：「衍行臣請留，臣行請留，衍若還使同行，敗在旦夕。」不許。十二月，行至陽平東北，漳水曲，榮帥衆十萬擊之。子邕衍俱敗。丞相州吏民聞冀州已陷，子邕等敗人不自保。入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道元爲閭右大使，寶寅聞之，爲謂取已甚，懼長安輕薄子弟，復勸使舉兵。寶寅問之柳楷，楷曰：「大王齊明帝子，天下所屬，今日之舉，實允人望。且諺言：『鸞生十子九子，一子不輟。』開中亂，亂者治也。大王當治關中，何所疑？」道元至陰盤驛，寶寅遣將攻殺之，收殮其尸，表言白賊所害。又上表自理，稱爲陽林父子所誅。十月，寶寅自稱齊帝，改元隆緒，赦其所部置百官。魏以尚書僕射長孫稚爲行臺，以討寶寅。正平民薛鳳賢及宗人薛修義亦聚衆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連結，以應寶寅。詔都督



鋒至廣昌賊寨隘口，乘然進還已丑。津長史李裔引賊入見，津欲烹之，既而捨之。瀛州刺史元宰以城降洛鳳蕭寶寅，攻馮翊未下。長孫稚軍至恒農，行處左丞楊侃謂稚曰：「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於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不得進，如何可往？」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為將，可為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在蒲坂西，逼河源，封疆多在郡東。  
八編類纂一 卷一百三十五 五

修義驅帥十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乃使其子彦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右雒壁，侃聲言：「今且停此以待步兵，且望民情向背，命送降名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故，各自散歸。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克潼關，遂入河東，寶寅遁，終德寧毛遐會郭子恢等，屢為魏軍所敗，終德亦因其勢挫還。

軍襲寶寅，至白門，寶寅始覺，與終德戰，敗，奪其妻而賜公主，師麾下百餘騎，自後門出，奔万俟臯奴。臯奴以寶寅為太傅，是時魏主進弒，尔朱榮入洛陽，二月，葛榮擊杜洛周殺之，併其衆，陷魏滄洲，榮乏食，道兵南掠，至沁水，魏以元天穆為大都督，東北道諸軍討之。七月，万俟臯奴自稱天子，置百官，會波斯國獻師于於魏，臯奴留之，改元神獸八月，葛榮引兵圍鄴，尔朱榮救鄴，擒葛榮，至洛，斬於都市。葛榮餘黨韓樓、宿、據幽州反，北邊被其患，尔朱榮以撫軍將軍賀拔勝為大都督，鎮中山，樓於薊，配卒甚少，騎止七百，武以為言，榮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所长，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北賊，必能取之。」淵遂張軍勢，多設攻具，親帥數百騎深入樓境，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十餘萬，淵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許還其馬，伏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為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須為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已至，遂帥騎夜進，卧且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為淵內應，進走，追擒之。幽州平，以淵為平州刺史，鎮范陽，万俟臯奴攻魏東秦州，拔之。二年，万俟臯奴侵擾關中，尔朱榮遣武衛

將軍賀拔岳討之岳私謂其兄勝曰醜奴勸殺也今攻之不勝固有罪勝之讒嫉將生勝曰然則奈何岳曰顧得尔朱氏一人爲帥而佐之勝爲之言於榮悅悅以尔諸天充爲使持節都督二雍二岐諸軍事以岳爲左大都督又以征西將軍侯莫陳悅爲右大都督並爲天光之副以討之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發洛陽以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慰諭并稅其馬蜀賊持疑不下軍至潼關天光不敢進岳曰蜀賊畏公尚遲疑若遇大敵將何以戰天光曰今日之事一以相委岳遂進擊

卷一百一十三

三

蜀賊於渭北破之獲馬二千匹簡其壯健以充軍士又稅民馬合萬餘匹以軍士尚少淹留未進榮怒遣使至軍中責天光杖之一百以軍士二千人助之醜奴自將其衆圍岐州遣其大行臺尉遲普薩自武功南渡渭攻圍起柵天光使賀拔岳將千騎救之普薩等已拔柵而還岳故殺掠其吏民以挑之普薩帥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自渭南與普薩隔水而語稱揚因威普薩令省事傳語岳怒曰我與普薩語卿何人也射殺之明日復引百餘騎隔水與賊語稍引而東至淺水可涉之處岳即馳馬東出賊以爲

走乃棄步兵輕騎南渡渭追岳岳依橋斷設伏兵以待之賊半渡聞東岳還兵擊之賊敗走岳下令賊下馬者勿殺賊悉投馬候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普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並收其輜重醜奴聞之棄岐山北走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方自雍至岐與岳合四月天光至汧渭之間停軍收馬宣言天時將熱未可行師俟秋涼更圖進止獲醜奴視候者縱遣之醜奴信之散衆耕於細川使遣兵五千據險立柵其餘千人已下爲柵者甚衆天光知其勢分晡時密嚴諸軍相繼俱發黎明圍元進大柵拔之所得俘囚一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三

三

皆縱遣諸柵間之皆降天光晝夜徑進抵安定城下降涇州醜奴棄平亭走欲趣高平天光遣賀拔岳輕騎追之及於平涼賊未成列直闕侯莫陳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後騎益集賊衆崩潰遂大破之天光進逼高平城中執送蕭寶寅以降醜以關中平大赦万侯醜奴蕭寶寅至洛陽帝乃賜寶寅於驛牛署斬醜奴於都市

隋朱子賢

隋大業九年帝在高陽唐縣人朱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

鏡於堂上紙素上重爲蛇足獸及人形有人來禮問者轉側其鏡遠觀來生形像或瞋見紙上蛇形于賢轍告云此罪業也當更禮念又令禮謂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感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逮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郎將曰此坑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之并生其黨與千餘家其後復有桑門向海明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反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四

左編

盜類

唐麗節

唐懿宗咸通三年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溫璋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二千人號銀刀驍旗門槍挾馬等七軍常以三百餘人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兵浸驕節度使輒自後門逃去前使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把臂抑背或爲之執板唱歌犒賜日以萬計牟數璋代之驍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帳慰撫而驍兵終懷猜忌賜酒食皆不歷口一旦竟聚謀而逐之朝廷知璋無辜以璋爲郿寧節度使以浙東觀察使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忠武義成兩軍從王之甚懼八月式至大彭館始出迎謁式視事三日蹇兩鎮將士遣還既探甲執兵命圍驍兵盡殺之銀刀都將邵澤等數千人皆焚敕以徐州先隸淄青道李洧自歸始置徐海使額及張建封以威名寵任特帖豪泗二州常時本以控扼淄青光蔡自冠孽清弭而武寧一道職爲亂階今改爲徐州團練使隸充海節

度復以濠州歸淮南通更於宿州置宿泗都團練觀察使留將士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隸充宿且以王式爲武寧節度使兼徐泗濠宿制置使委式與監軍楊玄實分配將士赴諸總統訖然後將忠武義成兩導兵至汴滑各遣歸本道身請京師其銀刀等軍逃匿將士聽一月內自首一切勿問四年廢宿泗觀察使復以徐州爲觀察府以濠泗隸焉五卒救徐州土風雄勁甲士精彊比因罷節頗多逃匿宜令徐泗團練使還募軍士三千人赴邑州防戍待嶺外事寧即與代歸九年初南詔陷安南欽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別成桂州初約三年一代徐泗觀察使崔彥曾性嚴刻朝廷以徐兵驕命鎮之都押牙尹戡敕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用事軍中怨之戍桂州者已六年屢求代還戡言於彥曾以軍務戍虛驍兵所費頗多請更留舊戍卒一年彥曾從之戍卒聞之怒都虞候許佶寧拔趙可立姚周張行實皆欽徐州羣盜州縣不能討招出之補牙職會桂管觀察使李叢移湖南新使朱至佶等作亂殺都將王仲甫推糧料判官龐勛爲主劫庫兵北還朝廷聞之遣高品張敬恩赦其罪部送歸徐州戍卒乃止剽掠九月龐勛等

至湖南監軍以計誘之使悉撤其甲兵山南東道節度使崔鉉嚴兵守要害徐卒不敢入境泛舟沿江東下許估等相與謀曰吾輩罪大於銀刀若至徐州必鉉臨矣乃各以私財造甲兵旗幟過浙西入淮南淮南節度使令狐綯遣使慰勞給芻米都押牙李湘言於綯曰徐卒擅歸勢必爲亂誰無敵令誅討藩鎮大臣當臨事制宜高郵岸峻而水漲欲請將奇兵伏於其側焚荻舟以塞其前以動兵威其餘可盡擒也不然縱之使得度淮至徐州與怨憤之衆合爲患必大綯素懦怯且以無救書乃曰彼在淮南不爲暴聽其自過餘非吾事也勛招集銀刀等都窺匿者及諸亡命匿於舟中衆至千人至泗州刺史杜愔饗之於菴場優人致辭徐卒以爲死已擒優人欲斬之坐者驚散愔素爲之倚徐卒不敢爲亂而止先是朝廷屢赦崔彥曾寇撫戍卒擅歸者勿使憂疑彥曾遣使以款意諭之道路相望勛亦申狀相繼辭禮甚恭行及徐城勛與許估等乃言於衆曰吾輩擅歸思見妻子耳今聞已有密赦下本軍至則支分戚族矣不如反衆皆稱善將士趙武等十二人獨憂懼欲逃去勛悉斬之遣使致其首於彥曾且爲申狀稱勛等遠戍六年

實懷鄉里而武等因衆心不安輒萌奸計將士誠知桂溪敢避殊夷今既蒙恩全宥輒共誅首惡以補愆尤使者至彭城彥曾執而訊之具得其情乃囚之勛復於途中申杜稱將士自負罪戾各懷憂疑今已及符離尚未釋甲蓋以軍將尹戡杜璋徐行儉等使許多疑心生蒙隙乞具停此三人縱任以安衆心仍乞戡還將士別置二營共爲一將時戡卒距彭城止四驛圍城懷彥曾召諸將謀之皆泣曰北以銀刀凶悍使一軍皆蒙惡名今冤痛之聲未已而桂州戡卒復爾猖狂若縱使入城必爲逆亂不若乘其遠來疲弊發兵擊之彥曾猶豫未決時城中有兵四千三百彥曾乃命都虞候元密等將兵三千人討勛數勛之罪仍命宿州出兵筵離泗州出兵於虹以邀之且奏其狀彥曾戒元密無傷敕使元密發彭城軍容甚盛諸將至任山北數里頓兵不過共思所以奪敵使之計欲俟賊入筵乃縱兵擊之遣人變服負薪以誑賊日暮賊至任山館中空無人又無供給疑之見負薪者執而榜之果得其情乃爲偶人執旗幟列於山下而潛遣北夜官軍始覺之恐賊潛伏山谷及聞違來襲復引與退宿於城南明且乃違之賊已至符

離宿州戊辛五百人出戰於澗水上望風奔潰賊遂  
抵宿州時宿州副史觀察副使焦璠攝州事賊攻  
陷之璠走免賊悉聚城中貨財令百姓來取之一日  
之中四達雲集然後選募為兵有不願者立斬之自  
且至募得數千人於是勒兵乘城嚴防自稱兵馬留  
後再宿官軍始至賊守備已嚴不可復攻先是焦璠  
聞符離賊決汴水以斷北路賊至水尚淺可涉比官  
軍至已涸矣元密引兵渡水將圍城會大風賊以火  
箭射城外茅舍延及官軍營士卒進則冒矢石退則  
限水火賊急擊之死者近三百人元密等以為賊必  
固守但為攻取之計賊夜使婦人持更掠城中大船  
三百艘備載資糧順流而下欲入江湖為盜以千緡  
贈張敬思遣騎送至汴之東境縱使西歸明旦官軍  
知賊已去復俱追之士卒皆未食比追及已飢乏賊  
艤舟隄下而陳於隄外伏千人於舟中官軍將至陳  
者皆走入賊中密以為異已縱兵追之賊自舟中出  
夾攻之自午及申官軍大敗密引兵走陷於荷淞賊  
追及之密等諸將及監陳賊使皆死士卒死者殆千  
人其餘皆降於賊無一人還徐者賊問降卒以彭城  
人情計謀知其無備始有攻彭城之志嚴勛引兵北

度離水踰山起彭城其父崔彥曾始知元密敗移驃  
鄰道求救明日塞門還城中丁壯為守備內外震恐  
無復固志或勸彥曾奔兗州彥曾怒曰吾為元帥城  
陷而歟職也立斬言者丁丑賊至城下衆六七千人  
鼓譟動地民居在城外者賊皆慰撫由是人李歸之  
不移時克麗城彥曾退保千城民助賊攻之推草草  
塞門而焚之城陷賊囚彥曾於彭城館執尹戡杜璋  
徐行儉刺而到之盡滅其族勛坐廳事庭陳兵衛戊  
寅勛召溫庭皓使草表未節鉞庭皓曰此事甚大非  
頃刻可成請還家徐草之勛許之明旦勛使趣之庭  
皓來見勛曰昨日所以不即拒者欲一見妻子耳今  
已與妻子別謹來就死勛熟視笑曰書生敢爾不畏  
死邪麗勛能取徐州何患無人草表進釋之遣押牙  
張瑄奉表詣京師勛以許估為都虞候趙可立為都  
遊奕使黨與各補牙職分將諸軍又還舊將劉行及  
將千五百人屯濠州李闢將二千人屯泗州梁玉將  
千人屯宿州自餘與害縣鎮悉繕完戊守徐人謂旌  
節之至不過旬月願效力獻策者還送輻湊乃至光  
蔡淮浙兗鄆沂密羣盜皆倍道歸之闖盜郭郭旬日  
間米斗直錢二百勛詐為崔彥曾請剪滅徐州表其

署曰一軍暴卒盡可剪除五縣愚民各宜配諫又作  
詔書依其所請傳布境內徐人信之皆歸怨朝廷劉  
行及引兵至渦口道路附從者增倍潁州兵僅數百  
刺史盧瑩同素不設備開門具牛酒迎之行及入城  
囚瑩同自行刺史泗州刺史杜伯開勛作亂完守備  
以待之且求救於江淮李國達精卒百人先入泗州  
指封府庫遣人迎勞誘之入城悉誅之明日圍至郢  
引兵圍城城上矢石雨下賊焚者數百乃歛兵屯城  
西勛以泗州當江淮之衝益發兵助圍攻之衆至萬  
餘終不能克初朝廷聞麗勛自任山還起宿州道高

小編纂

卷一百一十四

子

品康道偉齋敕書撫慰之十一月道偉至彭城勛出  
郊迎自任山至于城三十里大陳甲兵宴道偉於德  
場使人詐爲羣盜降者數千人諸案告捷者數十輩  
復作束節鉞表附道偉以聞麗勛募人爲兵人利於  
剽掠爭赴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斷鉏首而銳  
之執以應募鄉道開勛據徐州各遣兵戍守要害而  
官軍尚少賊衆日滋官軍數不利賊遂破魚臺等近  
十縣宋州東有磨山民逃匿其上勛遣其將張玄稔  
圍之會早山泉竭數萬口皆渴成疾卯勛聞敕使入  
境以爲必賜旌節衆皆賀明日敕使至但責崔彥會

及監軍張道讓貶其官勛大失望遂囚敕使不聽歸  
詔以右金吾大將軍康承訓爲義成節度使徐州行  
管都招討使神武大將軍王宴權爲徐州北面行營  
招討使羽林將軍戴可師爲徐州南面行營招討使  
大發諸道兵以諫三帥承訓奏乞沙陀三部落依朱  
邪赤心及吐谷渾達觀契苾酋長各帥其衆以自隨  
詔許之麗勛以李國攻泗州久不克遣其將吳通代  
之內午復進攻泗州晝夜不息時敕使郭庫本將淮  
南兵千五百人救泗州至洪澤畏賊疆不敢進有辛  
謙者請往求救杜怡許之丁未夜乘小舟潛度救至

八編纂

卷一百一十五

子

洪澤說厚本厚本不聽比明復還已西賊攻城益急  
欲焚水門城中幾不能禦謙請復往求救怡曰前往  
復還今往何益謙曰此行得兵則生返不得則歿之  
怡與之泣別謙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  
利害厚本將從之淮南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自  
保恐不足何暇救人謙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  
攻城陷在朝夕公受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  
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塲公詎能獨存邪  
我當殺公而後歿耳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公弁  
僅免謙乃回至泗州勸安終日士卒皆爲之流涕厚

本乃許分五百人與之仍問將士將士皆願行議舉  
身自擲叩頭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  
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已入城還去則便議逐之攪  
得其營擊之上下共救之曰千五百人判官不  
可殺也議曰臨陳矣言感眾必不可捨眾請不能得  
乃共奪之議素多力眾不能奪議曰將士但登舟我  
則捨此大衆競登舟乃捨之士卒有回顧者則斫之  
驅至淮北勒兵擊賊陷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  
敗走鼓譟逐之至脯而還賊陷都梁城執湘及厚本  
送徐州據淮口漕驛路絕康承訓軍於新興賊將姚

人徐義兵

九

周屯柳子出兵拒之時諸道兵集者纔萬人承訓以  
衆寡不敵退屯宋州龐勛以爲官軍不足畏乃分遣  
其將丁從實等各將數千人南寇舒盧北侵沂海破  
沐陽下蔡烏江巢縣攻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又寇  
和州刺史崔雍遣人以牛酒犒之引賊登樓共飲命  
軍士皆釋甲指所愛二人爲子弟乞全之其餘惟賊  
所處賊遂大掠城中殺士卒八百餘人泗州援兵既  
絕糧且盡閏月己亥辛謹言於杜怡請出求救於淮  
浙夜帥敢死士十八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  
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

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謹舟輕行疾力闕三十餘里乃  
得免至揚州見令狐綯至賊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  
無聲問或傳已陷謹既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真將甲  
士二千大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以救泗  
州衆可帥將兵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能南之  
守可師歛先奪淮口後救泗州士申閔都梁賊城中  
賊少拜於城上曰方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  
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太霖  
濠州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疾徑掩至縱擊官軍官  
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或得免者纔  
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  
將校首於彭城龐勛自謂無敵於天下作露布令狐  
綯畏其侵軼許爲奏請節餞勛乃息兵俟命由是淮  
右南稍得收散卒修守備時汴路旣絕江淮往來者皆  
出壽州賊旣破戴可師乘勝圍壽州掠諸道貢獻及  
商人貨其路復絕勛益自驕日事遊宴勛乃使其黨  
散人擲利驅人爲兵又見兵已及數萬人資糧匱竭  
乃歛富室及商旅財坐匿財夷宗者數百家又與勛  
同舉兵於桂州者尤桀驁王宴權兵數退解朝廷命  
兼軍節度使曹翔代晏權爲徐州北面招討使前天

人徐義兵

十



雄節度使何全諱遣其將薛尤將兵萬三千人討龐勛。勛軍於藤沛。尤軍於靈肅。十年正月。康承訓將諸道軍七萬餘人屯柳子之西。自新興至鹿塘二十里。壁壘相屬。徐兵分戍四境。城中不及數千人。勛始懼。民多穴地匿其中。勛遣人搜掘。為兵日不通。得三二十人。辛。以浙西之軍至。楚州。敕使張存誠以舟助之。餘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彈其還。不敢進。議曰。我請為前鋒。勝則繼之。敗則逃走。猶不可。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賙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益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

八輪乘風

奔才箭

上

雨及鎖。諸帥眾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喧呼。動地。杜偁及將佐皆泣迎之。乙酉。城上望見舟師。張帆自東來。識其旗。浙西軍也。去城十餘里。賊列火船拒之。帆止不進。偁令諸帥火士出迎之。朱瑄繼。銜賊陳而過。見張存誠帥米舟九艘。曰。將士在道。前却存誠。屢欲自殺。僅得至此。今又不進。遽揚言賊不多。甚易與耳。師眾揚旗鼓譟而前。賊見其勢猛銳。避之。賊得入城。二月。康承訓使朱瑒赤心將沙陀三千騎為前鋒。陷陳。却敵十鎮之兵。伏其騎勇。承訓嘗引麾下千人濟渙水。賊伏兵闕之。赤心帥五百騎奪槌衝圍。

援出。承訓賊勢披靡。因合擊敗之。承訓數與賊戰。賊軍屢敗。王弘立自矜淮口之捷。清獨將所部三萬人破承訓。龐勛許之。己亥。弘立引兵度淮水。夜襲鹿塘寨。黎明圍之。弘立與諸將臨望。自謂功在漏刻。沙陀左右突圍出入如飛。賊紛擾移進。沙陀縱騎蹂之。寨中諸軍出爭奮擊。賊大敗。官軍蹙之於淮水。自鹿塘至襄城。伏尸五十里。斬首二萬餘級。弘立單騎走免。時有敢諸軍破賊。得農民皆釋之。自是賊每與官軍遇。其驅掠之民。先自潰。弘立收散卒。總得數百人。請取泗州以補過。勛益其兵而遣之。三月。承訓既破王弘立。過通柳子與姚周。一月之間。數十戰。丁亥。周引兵度水。官軍急擊之。周退走。官軍追之。遂圍柳子。會大風。四面縱火。賊棄寨走。沙陀以精騎邀之。屠殺殆盡。斬其將劉豐周。將麾下數十人奔宿州。宿州守將梁丕素與之有隙。開城聽入執而斬之。龐勛聞之大懼。與許信議。自將出戰。周重泣言於勛曰。柳子地要兵精。姚周勇敢有謀。今一旦覆沒。危如累卵。不若速走。大賊悉兵四出。決死力戰。又勸殺崔彥曾以絕人望。斛士曹君長亦言。徐州山川不容兩帥。今觀察使尚在。故留後未與。城寨皆以為為然。四月壬辰。勛殺彥。

會及監軍張道謹宜慰使仇大夫僚佐焦潞溫庭時等并其親屬賓客僕妾皆久斷淮南監軍郭厚本和押衙李湘手足以示康承訓軍勛乃集衆揚言曰別始望國恩庶全臣節今日之事前志已乖自此勛與諸軍真反者也當掃境內之兵戮力同心轉敗爲功耳衆皆稱善於是命城中男子悉集瑤場仍分遣諸將比屋大索敢匿一男子者族其家選丁壯得三萬人更造旗幟給以精兵許信等共推勛爲天冊將軍大會迎王勛辭王爵先是辛謹復自泗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揚州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八福須臾

主

廣陵止于公館不敢歸家舟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王弘芝帥衆萬餘拒之於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叉托還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官軍不利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柵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所不能及以槍掛火牛焚之戰艦既然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入城勛以父舉直爲大司馬與許祐等留守徐州或曰將軍方耀兵威不可以父子之親失上下之節乃令舉直趨拜於庭勛據按而受之時魏傳展圖豐縣助欽先擊之引兵發徐州馬舉

將精兵三萬救泗州分軍三道度淮至中流大譟聲聞數里賊大驚僞兵屯城西寨寨就圍之縱火焚柵賊衆大敗斬首數千級王弘立歿吳道退保徐州城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窺面目皆生瘡勛留豐縣數日丁未登豐縣庚戌至蕭約襄城留武小睢諸寨兵合五六萬人以二十九日退朝攻柳子淮南敗卒在賊中者逃詣康承訓告以其期承訓得先爲之備殊馬整衆設伏以待之丙辰囊賊等兵先至柳子遇伏敗走勛既自失期遂引兵自三十里外赴之比至諸寨已敗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視官軍勢盛皆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之以騎兵邀其前步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墮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裙而遁收散卒纔及三千人歸彭城使其將張實分諸寨兵屯弟城驛勛初起下邳主豪鄭鑑聚衆三千人自備資糧器械以應之勛以爲將謂之義軍五月沂州遣軍圍下邳勛命鑑救之鑑帥所部來降八月壬子康承訓被外寨張儒等人保羅城官軍攻之死者數千人不能克承訓患之遣辯士於城下招諭之張玄稔雲虛達有功離脇從於賊心常憂憤時將所部兵守于城夜

召所親數十人謀歸國因稱令有諭協同者衆乃遣腹心張臯夜出以狀白承訓約期殺賊將舉城降至日請立青旌爲應使衆心無疑承訓大喜從之九月丁巳張儒等飲酒於柳溪亭玄稔使部將董厚等勸兵於亭西玄稔先躍馬而前大呼曰龐勛已梟首於僕射寨中此輩何得尚存士卒競進遂斬張儒等數十人城中大擾玄稔諭以歸國之計及暮而定戊午開門出降玄稔見承訓肉視膝行涕泣謝罪承訓慰勞即宣敕拜御史中丞賜遺甚厚玄稔復遣言奉城歸國四遠未知請詐爲城陷引衆趨徐州徐州賊黨不疑可盡擒也承訓許之宿州舊兵三萬承訓益以數百騎皆賞勞而遣之玄稔復入城暮發于安大如常日已未向晨玄稔積薪數千束縱火焚之如城陷軍潰之狀直趨符離符離納之既入斬其守將號令城中皆聽命收其兵復得萬人比趨徐州龐舉直許信聞之嬰城拒守辛酉玄稔至彭城引兵圍之按兵未攻先諭城上人曰朝廷惟誅逆黨不傷良人汝曹奈何爲賊城守若尚狐疑須臾之間同爲魚肉矣於是守城者稍稍棄甲投兵而下崔彥曾故吏路審中開門納官軍龐舉直許信帥其黨保子城日晨

賊黨自北門出玄稔遣兵追之斬舉直信首餘黨多赴水或悉捕戍桂州者親族斬之死者數千人徐州遂平以康承訓爲河東節度使同平章事以杜愔爲義成節度使上嘉朱泚赤心之功置大同軍於雲州以赤心爲節度使召見留爲左金吾上將軍賜姓名李國昌賞賚甚厚以立爲亳州刺史諱在泗州犯圖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也賜和州刺史崔雍自盡家屬流康州兄弟五人皆遠貶十一年四月徐賊餘黨猶相聚閭里爲羣盜散居兗鄆青齊之間詔徐州觀察使夏侯瞳招諭之五月上令百官議處置徐州之宜六月太子少傅李膠等狀以爲徐州雖屢構禍亂未必比屋頑凶蓋由統御失人是故姦回乘釁今使名雖降兵額尚存以爲支郡則糧餉不給分隸別藩則人心未服或舊惡相濟更成披猖惟泗州屬因攻守結讐已深宜有更張庶爲兩便詔從之徐州使舊爲觀察使統徐濠宿三州爲圖練使使割隸淮南十月復以徐州爲感化軍節度

唐黃巢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習盜富千貨善擊劍騎射精通

書記辭給喜養亡命，咸通末，仍歲飢盜興，河南乾符二年，漢名賊王仙芝亂長垣，有衆三千，燧曹濮二州，俘萬人，勢遂張，仙芝妄號大將軍，徵諸道言吏貪吝，賊重賞罰不平，宰相耻之，僖宗不知也。其剽帥尚君長畢師鐸、劉漢宏等十餘輩，募衆得數千人，以應仙芝。轉寇河南十五州，衆遂數萬，帝使神策統軍宋威、數擊賊敗之，拜諸道行營招討使，給衛共三千騎五百，詔河南諸鎮皆受節度，以左散騎常侍曹元裕副焉。仙芝畧沂州，威敗賊城下，仙芝亡去，威因奏大湫，擅縱麾下兵還青州，群臣皆入賀。居三日，州縣奏八獨類集 卷首書南 大

罪，吾屬雖成功，其免禍乎？不如留賊，不幸爲天子，我不失作功臣，故驍賊一舍，完軍顧望，帝亦知之，更以陳許節度使崔安潛爲行營都統，以前鴻臚卿李琢代威，右威衛上將軍張自勉代元裕，賊出入斬黃蘗州，刺史裴涯爲賊求官，約罷兵，仙芝與衆等詣涯，飲諸宰相多言，先帝不赦，罷勛，暮年卒諱之。今仙芝小賊，非龐勛之比，故罪除官，並長姦宄，王鐸固請許之，未幾詔拜仙芝左神策軍押衙，遣中人撫慰，仙芝喜，衆恨賞不及已，因擊仙芝，傷首，仙芝憚衆怒，即不受命，劫州兵，涯與中人亡去，賊分其衆，尚君長入陳蔡，巢北掠齊魯，衆萬入鄆州，殺節度使，陷沂州，遂至數萬，餘鎮蔡保、嶺、吁山，是時巢將又取江州，執刺史，巢引兵復與仙芝合圍米州，會自勉救兵至，斬賊二千級，仙芝解而南，度漢攻荊南，於是節度使楊知溫嬰城守賊，縱火焚樓，堞知溫不出，有詔以高駢代之，駢以蜀兵萬五千齎糗糧，期三十日至，而城已陷，知溫走，賊不能守，於是詔左武衛將軍劉乘仁爲江州刺史，勒兵乘單舟入賊柵，賊大駭，相率迎降，遂斬巢將，巢攻和州，未克，仙芝自圍洪州，取之，進破朗岳，遂圍潭州，觀察使拒却之，乃向湘西，擾宣潤，不能得所

敬身留江西趨別部還入河南帝詔崔安潛歸忠武復起朱威曹元裕以詔計使還之而楊復光監軍復光遣其屬吳彥宏以詔諭賊仙芝乃遣蔡溫球楚彥威尚君長來降欲請闕請罪又遣威書求節度威陽許之上言與君長戰擒之後光固言其降命侍御史與中人馳驛即訊不能明卒斬君長等于狗脊嶺仙芝怒還攻洪州入其郛威自將往救敗仙芝於黃梅斬賊五萬級獲仙芝傳首京師當此時巢方圍亳州未下君長弟讓率仙芝潰黨歸巢推巢為主號衝天大將軍署拜官屬驅河南山南之民十萬餘掠淮南建元王霸屬藩鎮不能制時天下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僖宗以幼主臨朝號令出於臣下南衙北司迭相矛楯時多朋黨一朝有變天下離心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武巢馳檄四方章奏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會元裕敗賊於申州歿者萬人帝以威殺尚君長非是且討賊無功詔還青州以元裕為招討使張自勉為副巢破考城取濮州元裕軍剽掠援兵阻更拜自勉東北面行營招討使督諸軍急捕巢方掠襄邑雍丘詔滑州節度使李峰壁原武巢寇葉陽欲窺東都會左神武大將軍劉景仁以兵五千援東都河

陽節度使鄭廷休兵三千壁河陰巢兵在江西者為鎮海節度使高駢所破寇新鄭鄭襄城陽翟者為崔安潛逃走浙西者為節度使裴瓌斬二長歿者甚衆巢大沮乃詣天平軍乞降詔授巢右衛將軍巢度藩鎮一未足制已即叛去轉寇浙東執觀察崔安於是高駢遣將攻賊破之賊收衆踰江西破虔吉饒信等州因刊山開道七百里趨建州初軍中謠曰達儒則肉師必覆巢入閩俘民給稱儒者皆釋時六年三月也僂路圍福州觀察使戰不勝棄城遁賊焚室廬殺人如莽過崇文館校書郎黃璞家令曰此儒者滅炬弗焚又求處士周朴得之謂曰能從我乎朴曰我尚不仕天子安能從賊巢悉斬朴是時閩地諸州皆沒高駢為諸道行營都統以拒賊巢陷諸管進寇廣州詔節度使李迢討之巢與迢書求裴為天平節度宰相鄭畋欲許之盧攜田令孜執不可巢又丐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書聞右僕射于琮議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益富而國用屈乃拜巢率府率巢見詔大詬急攻廣州執李迢自號義軍都統露表告將人關因詆宦豎柄朝垢蠹紀綱指諸臣與中人賂遺交構狀銓貢失才崇刺史殖財產縣令犯賊者

族皆當時極敵天子既懲宋威失計罷之而宰相王  
鏐諸自行乃拜鏐荆南節度使南面行營招討都統  
率諸道兵進討鏐屯江陵表泰寧節度使李係為招  
討副使以先鋒屯潭州兩屯烽驛相望初巢以士眾  
烏合欲據南海之地永為巢穴坐邀朝命是歲自春  
及夏其眾大疫眾勸請北歸以圖大利巢不得已廣  
明元年遂引北還自桂編大樑沿湘下衛永破潭州  
李係走朗州兵十餘萬職焉投衛敵江進逼江陵號  
五十萬鏐兵寡即乘城先此劉漢宏已掠地焚廬屠  
人皆竄山谷俄而係敗問至鏐嘉城走襄陽官軍乘  
亂縱掠會雨雪人多歎溝壑十月巢據荆南陽李道  
草表報天子詔曰吾悅可斷表不可為巢怒殺之欲  
進躡鏐會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壁荊門使沙佗  
以五百騎釘營藻韞望賊陣縱而進賊以為怯明日  
諸將乘以戰而馬識沙佗詭呼之輒奔還莫能禁官  
兵伏于林闕而北賊急追伏發大敗之執賊渠十二  
輩巢懼度江東走師促之伴什入鏐招漢宏降之或  
勸巨容窮追答曰國家多負人危難不吝賞事平則  
得罪不如留賊巢後福止不追故巢得復整攻鄂州  
入之巢畏襲轉掠江西再入饒信杭州巢至二十萬

攻臨安戍將董昌兵寡不敢戰伏於一野莽中賊至  
伏弩射殺賊將下皆走昌進屯八百里兄舍溫曰有  
追至告以臨安兵屯八百里矣賊駭曰向數十騎能  
因我况軍八百里乎乃還殘寇等十五州廣明元  
年淮南高駢遣將張濬度江敗巢將降之巢數却乃  
保饒州巢多疾別部常宏以眾數萬降所在戮死諸  
軍屢奏破賊皆不實朝廷信之稍自安巢得計破殺  
駢將陷睦婺二州又取宣州而漢宏破東復奮寇宋  
州掠申光來與巢合濬采石侵揚州高駢按兵不出  
節度使齊克讓屯汝州拜曹全最天平節度使賊方  
守滁和全最以天平兵散于淮上巢將渡淮宰相豆  
盧瑑計敕師未至請假巢天平節度使使無得西以  
精兵戍宣武塞汝鄭路賊首可致矣盧攜執不可前  
此已詔天下兵屯潞水禁賊北走於是徐兵三千道  
許其帥薛能館徐眾城中許人驚謂見襲部將周岌  
自潞水還殺能自稱留後徐軍聞亂列將時溥亦引  
歸因其帥支詳充海齊克讓懼下叛引軍還兗州潞  
水屯皆散巢聞悉眾渡淮安稱率土大將軍整眾不  
剽掠所過惟取丁壯益兵攻汝州欲薄東都當是時  
天子冲弱怖而流涕宰相更共建言悉神策并關內

諸節度兵十五萬守潼關田令孜請自將而東然內震擾遂前說帝曰昔安祿山構逆玄宗幸蜀以避之宰相崔沆曰祿山衆纔五萬比之黃巢不足言矣宰相豆盧瑑曰哥舒翰以十五萬衆不能守潼關今巢衆六十萬而潼關又無哥舒翰之兵若令孜爲社稷計三川帥臣皆令孜腹心比於玄宗則有倚矣上不擇謂令孜曰卿且爲朕發兵守潼關帝自幸神策軍擢左軍騎將張承範爲先鋒右軍騎將王師會督糧道以飛龍使楊復恭副令孜於是募兵京師得數千人當是時巢已陷東都留守劉允章以百官迎賊巢

八續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唐

入勞問而已里間晏然帝銳令孜章信門賚遣豐優然衛兵皆長安高貴世籍兩軍得票賜侈服怒馬以挖權豪初不知戰聞科選皆哭于家陰出貲萬計備顧負販屠沽及病坊貧人以備行陣不能持兵觀者寒毛以懷承範以強弩三千防閑賊進取陝號檄關戌曰吾道淮南逐高駢如鼠走穴爾無拒我神策兵過華州累三日糧不能飽無聞志十二月巢攻關齊克讓以其軍戰關外賊小卻俄而巢至師大譟時士飢甚潛燒克讓營克讓走入關承範遣使上表告急稱臣離京六日甲卒未增十人饋餉未聞影響到關

之日臣冠已來以二千餘人拒六十萬衆外軍飢潰關開築坑臣之失守鼎鑊其心朝廷謀臣愧顏何計或問陛下已議西巡苟鑒與一動則上下土崩臣敢以猶生之軀奮冒死之願與近密宰相熟議未可輕動急徵兵以救關防則高祖太宗之業庶幾猶可扶持使黃巢繼安祿山之凶微臣勝哥舒翰之次承範出金餘軍中日諸軍勉報國救且至士感泣拒戰賊見師不繼急攻關王師矢盡飛石以射巢驅民內壑火關樓皆盡治關左有大谷禁行人號禁谷賊至今夜屯關而忘谷之可入尚讓引衆趨谷承範惶遽使

八續類纂

卷一百四十四

唐

師會以勁弩八百邀之比至而賊已入明日火攻關王師潰師會承範乃羸服逃始博野鳳翔軍過渭橋見募軍服解懷怒更爲賊鄉導前賊歸焚西市帝類郊祈哀會承範至具言不守狀帝默宰相盧攜方朝而傳言賊至百官奔令孜以神策兵五百奉帝趣咸陽惟福穆潭壽四王與妃御一二從中人西門匡範統右軍以嚴巢以尙讓爲平唐大將軍蓋洪費全古副之賊皆被髮錦衣大抵驕重自東都抵京師千里相屬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與羣臣迎賊灞上自春明門登太極殿宮女數千遂拜稱黃王巢舍田令孜第

賊見窮民，抵金帛與，甫數日，因大掠縛，蓋居人索財，號海物，爭取人妻女，亂之，捕得官吏，悉斬之，火廬舍，不可貴宗室侯王，屠之，無類矣。敗元爲金統，其徒上巢，號承天廣運啓聖唐文宣武皇帝，以妻曹爲皇后，以尙讓爲宰相，李儋黃諤爲尙書，成日休葉渥翰林學士，孟楷蓋洪尙書，左右僕射兼軍容使，張直方檢校左僕射，王璿京兆尹，劉塘未溫張全彭攢李達等爲諸將軍游奕，使其黨以次封拜，取虜俘五百人，號功臣，以其甥林言爲之使，比控鶴府，下令軍中禁妄殺人，悉輸兵于官，然其下本盜賊，皆不從，召王官，無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主

有至者，乃大索里閭，豆盧瑑崔沆等匿永寧里，張直方家直方者，索豪傑，故士多依之，或告張納亡命者，果攻之，夷其家，瑑沆及大臣劉鄩等，次者百餘人，將作監鄭某郎家鄭係舉族，縊是時乘輿次興元，詔促諸道兵收京師，遂至成都，巢使未溫攻鄧州，陷之，以擾荆襄，遣林言尙讓冠鳳翔爲鄧敗將宋文通所破，不得前敗，乃傳檄召天下兵，於是詔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爲諸軍行營副都統，朔方節度使唐弘夫爲行營司馬，數攻賊，斬萬級，郿將未攻陽爲賊將王政哀兵，俄而殺政，引軍入于王師，弘夫進屯渭北河中

王重榮營沙苑，易定王處存次渭橋，鄜廷李孝昌夏州拓拔思恭壁武功，弘夫拔咸陽棧，渭水破，尙讓軍乘勝入京師，巢竊出至石井，程宗楚入自延秋門，弘夫傳城舍都人共譟曰：王師至，處存遣銳卒五千以白帶自誌，夜入殺賊，都人傳言巢已走，郿涇軍爭入京師，諸軍亦皆解甲，休競掠貨財，子女市，少年亦冒作郿肆，爲剽巢伏野，使覘城中，弛備巢遣將率賊數百掩郿涇軍，都人猶謂王師謹迎之時，軍士得珍賄不勝載，聞賊至，重負不能走，是以甚敗，賊執弘夫害之，處存走營，始王璿破奉天，引衆數千隨弘夫及諸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主

將敗，獨一軍戰尤力，巢復入京師，怒民迎王師，縱擊殺八萬人，血流於路，謂之洗城，諸軍通保武功，五月，昭義高潯攻華州，王重榮與并力克之，朱攻以涇岐麟夏兵八萬營興平，巢亦遣王璿營黑水，攻戰未能勝，鄭敗將竇玢夜率士燔都門，殺邏士，賊震懼，於是衆民柝山谷自保，不得耕，米斗錢三十千，屑樹皮以食，官軍皆執山柵，百姓鬻鬻於賊，以爲糧，人獲數十萬錢，士人武賣餅自業，舉奔河中，李孝昌柝板恩恭徒壁東渭橋，收水北壘，數月賊帥未溫尙讓涉渭敗孝昌等軍，高潯擊賊不勝，賊復取華州，巢以溫爲同州



刺史賊又襲孝昌二軍引去賊破陳敬瑄兵走南山齊克儉營與平爲賊所圍決河灌之不克有題尚書省戶議賊且以尚讓怒殺吏轍別目懸之諸郎官門闢卒凡數千人百司逃無在者天子更以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崔安潛副之周岌王重榮爲左右司馬時海督漕賊王處存李孝章拓拔思恭爲京畿都統處存直左孝章在北思恭直右西門思恭爲鐸都監楊復光監行營於是鐸以山南鄆南軍營靈感祠朱玫以岐夏軍營與平重榮處存管渭北復光以壽滄荆南軍合岌營武功孝章合拓拔思恭營渭橋程宗

朱致軍馬崑溫降重榮遇之厚故李詳亦獻款賊覺斬之於赤水十月經瀋壕於興平左抵馬嵬使將薛韜董之由馬嵬武功入斜谷以通盤屈列屯十四使將梁彥主之置關於沮水七盤三溪水皮嶺以遮秦隴明年正月王鐸使鳳門節度使辛克用破賊于渭南承制拜東北行營都統會鐸與安詳皆罷克用獨引軍自嵐石出夏陽屯沙苑破黃揆軍遂營乾沔二月合河中易定忠武等兵擊巢巢兵十萬與王師大戰梁田成賊敗執俘數萬佩犄二十里欲爲京觀克用掘塹環州分騎屯渭北遣將夜襲京師火燔聚俘賊而還巢戰數不利軍食竭下不用命陰有遁謀即發兵三萬搤藍田道涇原節度使張鈞說蕃渾與盟共討賊是時諸鎮兵四面至四月克用遣部將楊守忠率河中將白志遠忠武將龐從等最先進擊賊渭橋三戰賊三北於是諸節度兵皆奮無敢後入自光泰門克用身決戰呼聲動天賊崩潰逐北至望春入昇陽殿圍巢夜奔衆猶十五萬聲趨徐州出藍田入商山委輜重珍貴於道諸軍爭取之不復追故賊得整軍去自祿山陷長安宮闕完雄吐蕃所燭唯衛衙廬舍朱泚亂定百餘年治繕壯麗如開元時至巢敗

方鎮兵至入虜掠火大內惟含元殿獨存火所不及者止西內南內及光啓宮而已楊復光獻捷行在帝詔陳許延州鳳翔博野軍合東西神策二萬人屯京師命大明宮留守王徽衛諸門撫定居人詔尚書右僕射裴晤修復宮省職輦輅仗衛舊章秘籍深敗巢者神策將橫衛軍使楊守亮驅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貞夫德將顧彥朗等七十人巢已東使孟楷攻蔡州節度使秦宗權迎戰大敗即臣賊與連和搆擊陳州敗灰巢自圍之營於城北五里爲官闕之制曰八仙營畧鄧計孟洛東入徐兗數十州人大飢時

八編類集

卷三

元

賊驚潰克用聞之急擊巢河朔巢渡河攻汴州全忠拒守克用救之斬賊曉將李周楊巢夜走汴城入寇句克用率軍窮蹙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霸往降全忠而尚讓以萬人歸時溥巢愈猜忿屢殺大將引衆奔兗州克用追至曹巢兄弟拒戰不勝走充鄆間獲男女馬牛萬餘乘輿器服等擒巢愛子克用軍晝夜馳瓶盡不能得巢乃還巢衆僅千人走保太山六月時溥遣將與尚讓追戰狼虎谷巢計感乃自刎不殊村言因斬之并殺其妻子悉函首將詣溥而太原博野軍殺言與巢首俱上溥獻于行在詔以首獻于廟

八編類集

卷三

三

徐州小吏李師悅得巢僞符璽土之拜湖州刺史巢從子浩衆之子爲盜江湖間自號浪蕩軍天復初欲據湖南陷劉陽殺畧甚衆相陰彊家鄧進思率壯士伏山中擊殺浩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五

左編

盜類

宋李全

李全者，濰州北海農家子，同產兄弟三人，全銳頭鬚目，權術善，下人以弓馬趨，能運鐵槍，時號李鉄槍。元兵至山東，全并及其兄成島，全與兄福聚衆數千，劉慶福固安用鄭衍德田四千，洋洋弟潭等咸附之。元兵退，全乃遣完顏霆，泰山東行省，將花帽軍三千討之，敗安兒于關頭滴水，斷其南路。安兒輕騎走，即塞金人募其頭千金，舟人斬以獻安兒。妹四娘，千狡悍，善騎射，劉全收潰卒奉而統之，稱曰姑姑。衆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全以其衆附陽氏通焉，遂嫁之。全合軍與霆戰，又敗，霆驍將張惠望見全躍馬赴之，槍及全，若有繫其馬足而止者，全得收餘衆保東海，劉全分軍駐峒上，霍儀攻沂州不下，霆自清河出徐州，斬儀潰其衆，彭義斌歸李全，霆即李二，指賜姓完顏，惠號養張飛燕俠士也。此數人者，出沒島嶼，實貨山，委而不得食，相率食人有沈鐸者，鎮江武鋒卒也，亡命盜取山陽，誘致米商，斗輒售數千，信知楚州應純

之，償以玉貨，北人至者輒舍之，又說純之以歸銅錢，爲名，弛度淮之禁，來者莫可遏。安兒之未敗也，有意歸宋，招禮宋人定遠民季先者，嘗爲大俠，劉佑家廬養隨佑部，網客山陽，安兒見而說之，處以軍職。安兒或先至山陽，賁緣鐸得見純之，道豪傑願附之意，時江淮制置李珪淮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爲機察，諭義群豪敘復，鐸爲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都監，與高忠誠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誠，合兵攻寇海州，援不繼，退屯東海。全分兵襲破莒州，克密州，兄福克青州，時金人方困于敵，張介從而招全，授以兵馬，衣以紅袍，號紅袍軍。嘉定十一年，全聞金人愈窮，慮遂歸純之，累戰功至副總管，明年金主珣下詔招之，全復書有云：寧作江淮之鬼，不爲金國之臣。遂以輕兵往濰州，遷其父母兄嫂之骨，塋于淮南，以誓不復北向。時山東已爲韃靼所破，金不能有，全遂下益都，純之見北軍屢捷，密聞于朝，謂中原可使時，頻歲小稔，朝野無事，丞相史彌遠鑒開禧之事，不明招納，密敕珪及純之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於是右皆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根於

是東海馬良高秋矣德珍等萬人輻湊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已而全軍至漣水邀季先白事楚城取器甲金穀議再攻海州純之厚勞全金玉器用及其下有差全圍海州金將守不下合鄆單邵徐兵來援全與戰于高橋不勝退守石秋分兵襲密州是夕徙屯淮陰之龜山時金人圍淮西急帥司朗全與先及石珪軍援盱眙全亦欲自試親往東海點軍赴之遇金人于嘉山戰小捷先軍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鼎立以待金人全至渦口值金將盧鼓捷者將濟全掩之金兵弱准者數千與阿海戰于化陂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退至曹家莊而還二圍俱解全喪失亦眾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刺史金元帥張林以青葛密登萊濰淄濱懷寧海濟南一二州來歸始林心存宋未能達會金還濰州上家檄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陳說因家密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全約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歡謂得所托置酒爲結兄弟全既得林要領附表奉十二州版籍以歸授林京東安撫進全京東總管劉慶福彭義斌皆爲統制增放二萬人錢糧徙屯楚州先是制置使賈沙以朝命

督戰許殺全太子者賞節度殺親王者承宜使殺驍馬者觀察使全致所得金牌于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涉上于朝乞如約賞之故全有是受而四驍馬實不亦也會大雨雪淮水合全請于制府曰每恨四州阻水今如平地矣請取東西城自築制府遣就盱眙與知盱眙劉瑄議瑄集諸將燕全時青夏全成願以長槍三千人從夜半渡淮潛向泗之東城將踏濠水傳城下掩全人不備俄城上火炬數百齊舉遙謂曰賊李三汝欲偷城耶天黑故以火燭之全如有備引去十三年趙拱以朝命諭京東過青屋嶺嚴實求內附拱與定約奉實款至山陽舉魏博恩德懷衛開相九州來歸涉再遣拱往諭配兵二千全亦請往涉不能止乃帥楚州盱眙忠義萬人以行拱說全曰將軍提兵渡河不用而歸非示武也今乘勢取東平可乎於是全合張林軍得數萬葉東平全以三千金銀甲赤幟遠濠躍馬索戰時大暑金見城阻水矢石不能及乃與林夾汶水而戰中通浮梁來往一夕汶水溢漂大水斷浮梁全首尾幾絕盡金人堰汶水而決之也詰旦金騎兵三百奄至全上馬帥帳前所有騎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將之客有請以附淮將者曰

使南將主北軍則淮楚爲一涉然之且曰季先在時有三千虛籍今當嚴實因可省費全明之即獻計曰全若朝將此軍夕與嚴除虛籍田單辭獻珍貝以自結涉不能卻遂以付全翼日復命曰初謂有虛額昨夕細點萬五千人之外尚溢十數名涉始悟全見紿他日議更遣幕屬點之吏亟報全全忽狀白涉昨夕三鼓遶水告警云金人萬餘在邳州思遶水去邳咫尺既無險阻城壁復弊一被攻劫則直臨淮甸罪在全矣深夜不敢驚制使已調七千人迎敵矣涉知全詐因發點軍之議全又白制府肅朝以劉全爲總管駐揚州分數千兵從之而將其衆全遊金山作佛事以薦國殤知鎮江府喬行簡方舟逆之大合樂以饗之總領程軍迭爲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押趙軍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等一到始造舳艫舟謀爭舟楫之利焉是年嚴黃復以魏博等州降於元十四年金人將南來全請於渡欲與劉璋共圖泗州以伐其謀涉許之全軍至盱眙度淮攻冠泗州之西城入城布守璋徙肝胎芻粟以貢之防城之具俱撤以往爲必守之計未幾盧鼓艇來取西城全盡兵出戰大敗開城自守明日復戰不

勝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委敵金人既陷鄆州宋將尾再與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謂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餘寇付全追之然全追之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璋再取西城盧鼓艇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獲則斬惠數嘗敗全于山東而不能獲每歎曰天假此賊事未可量及聞盧鼓艇言自度進未必獲退復受戮卽陳理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振而起之相與歡甚不數日惠戲下數千人皆潛至全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廖西富登萊寧海之衝百貨輻奏全復其兄福守之爲窟宅計時互市始通北人尤重南貨價增十倍全誘商人至山陽以舟浮其貨而中分之自淮轉海達于膠西福又具車輦之而稅其半然後聽往諸郡貿易車夫皆督辦於數林林不能堪林財計仰六監場福恃其弟有德于林又欲分其半林許福恣取盡而不分場福怒曰若肯恩即待與都統提兵取若頭爾林恨慙于制置司涉密召林戲下問之福伏兵于途以伺林覺不達於是林客說林歸元福狼狽走楚州是時加全招信軍節度林猶遣涉書詆全明已背叛涉以答全全請爲朝廷取之乃提帥駐

海州以追林全攻林急林走全遁入青州十六年涉  
勳農出郊募歸入門忠義軍遽道涉使人詣全表揚  
氏楊氏馳出門伴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城自  
是以疾求去甚力五月破召卒全新置忠義軍籍初  
涉屯鎮江副使八千人于城中翌朝宗統之分帳前  
忠義萬人屯五千城西趙邦永高及統之屯五千淮  
陰王輝及于渾統之所以制北軍也全數輕鎮江兵  
且以利陷其統制陳選及趙興使不爲已患唯忌帳  
前忠義乃數稱高友等勇過出軍必請以自隨涉不  
許全每燕戲下并召涉帳前將校帳前亦願隸焉然  
未能合也及兵壽邁攝帥事全忽請曰忠義烏合尺  
籍函養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由制國一留全  
所歲功過有效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之全乃合帳  
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會許國自武階  
換朝議大夫淮東安撫制置使命下先是國奉祠家  
食數旨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召國奏事國疏全奸  
謀甚深及狀已著并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嵩也山  
陽叅幕徐瑜稷雅意開闢及開國用瑜稷闢望乃勝  
國奏法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元將李二措及邳州  
守致書於全欲附宋全戲下得之卽以報全全喜達

王喜見以兵二千應接而已繼之二措納喜見而因  
之全兵欲攻邳四面阻水二措積勁弩備之全不得  
進合兵索戰全敗欲還楚州會濱棧有亂乃引兵趨  
山東十七年國之鎮楊氏郊迎國辭不見楊氏新以  
歸國既視事廣抑北軍有與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  
之竊資千裁七八全自山東致書于國國許于衆曰  
全仰我養育我畧示威卽奔走不暇矣全固留青州  
國不能致全遣小吏致再書國喜曲加勞接卽日真  
補承信郎冀結其心小吏曰小吏奉書而遽得命諸  
將校謂何不使歸語其徒以爲笑國見全無來期數  
致厚餽邀全議事會劉慶福亦使人覘國意向國左  
右知之語覘者曰制置無害汝等意慶福以報全全  
集將校曰我不忝制置則曲在我今不計生歿以往  
見八月全上謁賓贊戒全曰節度當庭趨制使必免  
禮及庭過國端坐納全拜不爲止全退怒曰庭參亦  
常禮全歸本朝拜人多矣但恨汝非文臣本與我等  
汝向以淮西部統謁賈制帥亦免汝拜汝有何勛業  
一旦位我上便不相假借耶全赤心報朝廷不及也  
國繼設盛會宴全遺勞加厚全終不樂國之客章夢  
先主慕慶福謂見夢先責客將今隔簾貌咲慶福

不能堪國以名馬十餘數遺全不受國固遣全俟其  
充下階庭何候移時而復卻之如是者半月卒不受  
全欲往青州懼國奇留自計曰彼所爭者拜也拜而  
得志吾何愛焉更折節爲禮因會勝間出劄白事國  
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卽肅再拜謝自是動息必請得  
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彭義斌求  
忠義將趙邦永來山東全爲白之國諾邦永乘間告  
國曰邦永若去制使誰與處國曰我自能兵爾無過  
應邦永泣而辭之全遂往青州國集兩淮馬步軍十  
三萬閱楚城之外以挫北人之心楊氏及軍校留者

入蜀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恐其圖已內自爲備寶慶元年湖州人潘甫與其彼  
弟丙壬起兵密告全黨于山陽全黨欲坐致成敗然  
其謀而不助之力甫歸陰勒部曲及聚販益盜至千  
餘結束如北軍卒衆揚言自山陽來擁立濟王時全  
圖國之意已決遣劉慶福還楚城使爲亂或致楊氏  
畜一妾男子間指謂人曰此宗室也至語郡僚日會  
令汝爲朝士潛約肝趾四軍相應忠義統領王文信  
有衆八百涉徒刺楊州強勇軍國之聚兵大閱文信  
在焉慶福與謀令歸襲揚州別遣將劫寶應寧濟則  
揮衆渡江盱眙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

快意於許國焉計議官荷夢玉知之以告國國曰但  
使反反卽殺我我豈文儒不知兵耶夢玉懼禍及已  
求赦往盱眙復告慶福曰制帥欲圖汝兩爲自結之  
前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不得  
無禮矢已及頸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大縱  
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親兵數十人翼國登城  
樓鎗城走伏道堂中宿焉時四明人姚紳通判青州  
全豫令還山陽及漣水而復止之至是擁帥入城與  
通判宋恭喝犒南北軍使歸營自是慶福首殺夢玉  
以報貌嗜之辱戒諸軍毋害荷夢玉家護以五十兵

入蜀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初國倚揚州強勇軍統制彭興及淮西親兵將趙社  
朱虎等爲腹心至是首降賊且助爲亂惟丁勝張世  
雄沈興杜靖毗富道不屈或與賊巷戰與手殺賊將  
馬良賊黨得志更相賀獨張正忠歎曰若曹不識事  
體朝廷豈置汝耶王文信獻計慶福曰我僞作重傷  
提本部軍歸揚州楊州守必不疑生縛守以其城獻慶  
福喜夜飲而遣之許國繼于途文信將至揚州其徒  
有亡入城告變者時楊之兵皆在楚知州汪統會同  
官議鈴轄趙拱曰若不納則文信必曰我歸營何故  
見拒將借是以魚肉城外之民拱素善文信請就止

其兵而以單騎入侯人城而殺之然後撫其兵領往  
肝胎分隸張惠范成進戲下統喜遣之遇文信於十  
里頭置酒相勞苦文信爲義創狀拱曰忠義及楚州  
楊州人見忠義歸豈不相疑不若暫駐兵城外然  
後同見知州知州急欲知楚州事也文信不疑聊騎  
入城坐客次拱先入勸統收殺之統躊躇不敢發劉  
全知其謀帥甲士突入郡堂厲聲曰王統領好人提  
刑不必疑請出受泰統不得已出而犒之劉全以兵  
翼之出館其家詰旦統未有處拱又請引文信出城  
議回屯楚州文信知事泄拱出劉全亦請從至  
人編類集 卷之五 二  
平山堂文信責拱賣已欲殺之拱曰爾謀如此三城  
人命何辜我已存三城人身歟無憾然我歟汝八百  
家老幼在城豈得生耶文信及其衆動色文信劉全  
遂還楚州時肝胎總管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  
劉璋厚賂之乃止及文信亂璋懼夏全復動乃使千  
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  
還揚州全因僞言肝胎失守下整爲亂於是揚州復  
震城門晝閉宰相史彌遠懼激他變欲姑事涵忍而  
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瞻稷嘗停楚州守海州得全  
歡心瞻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全時

慶福以事濟報全全又勝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伐  
謀矣爾軍金聽我節制義斌得勝大罵曰逆賊背國  
厚恩擅殺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誓呼趙邦  
永曰趙二汝南人正須爾明此事乃斬齋勝人南向  
告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伴責慶福不  
能彈壓致忠義之闕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  
范時知揚州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瞻稷全遂騎  
逆瞻稷瞻稷入楚州劉全躍馬登郡廳瞻稷迎之全  
及門下馬拜庭下瞻稷降等止之賊衆乃悅時青使  
人僞爲全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水  
人編類集 卷之五 三  
且全引二百騎渡淮與聞伏於全敗圍之慶福以  
兵往援全全出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  
欲乘全敗舉兵追北軍瞻稷止之全後如其謀對瞻  
稷詰之二人不爲屈然俱禍及已瞻稷乃潛授世雄  
勝軍統制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  
且走得達揚州瞻稷初至楚緩急相濟如囚趙社連  
朱虎賊尚知畏屢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准二  
退招姚玘及將校飲酒酬全曰制司追我戰馬軍器  
若何忽有將校口當時忠義只百十人其他軍皆南  
軍乘勢將欲若潰將何以遁一人曰制司必欲追之



示若有官者棄官無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神以告晞稷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倒置矣軍器府止餘槍千數千全復取去全欲戰晞稷使擇二驍全移出淮河使軍習之初楚城之將亂也有吏竊許國書篋二以獻慶福皆機事慶福賞盜篋者五百千未之聞全始察斌使家僮讀之有廟堂遜國書令圖全者全大怒又有荀夢王書卽將慶福謀告國者全始惡夢王反覆夢王知之時已被召座辭全如京全饋錢夢王如入編類集卷一百五十五平時潛磴諸十里之郊復出榜捕管夢王者全往青州取東平不克劉全以券易制司錢不如欲復謀亂楊氏出二千緡解之乃止全引兵攻恩州義斌出兵與全鬪全敗義斌以千五百騎追之獲馬二千匹皆揚州強勇軍馬也全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乃止義斌納全降兵兵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汧江制置司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但能遣兵拒淮進據連海以威之斷其南路如此賊者或生擒或斬首惟朝廷所命賊平之後收復十京三府然後義斌戰河北盱眙諸將襄陽

騎士戰河南神州可復也時四總管亦各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伐趙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貽書制置司誣義斌叛晞稷縱連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憚全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厲聲曰我大宋臣且河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屬耶遂歿之戲下王義深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附已餽金五百兩青見義斌歿乃附全自移屯淮陰全招青入城飲折組銅券二千他餽稱是恩偏麾下晞稷宴青全觀折組如前全將往山東以南軍七百從官攜銀錢券入入編類集卷一百五十五五千錢全攜銅錢三倍許携南貨免稅於是請行者不已得千人以俱晞稷又以千八百人繼之二年趙范差祠林珙知揚州全北剽山東南假宋以疑元且仰食于宋會金與元爭大名全得往來經理元兵攻青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元築長圍夜布狗砦糧援路絕全遣小校緹城雜樵米者走楚州發援兵終不能支全與福謀福曰二人俱歿無益也汝身係南北輕重我當外守孤城汝間道南歸提兵赴援可尋生路全曰數十萬勦敵未易支也全朝出則夕陷不如死歸於是全止而福行朝廷初以力未能

討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欲圖賊晞稷畏懦幸全未歸以荷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璋久在盱眙雅意建圖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副都統彭忖延譽京師自謂素撫鎮江三萬人足用且得四總管歡心討賊有餘方史彌遠信之忖亦垂涎代璋從史尤力以璋知楚州忖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晞稷以戶部侍郎召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四總管惟以鎮江兵隨時青在淮陰璋怒其移屯叛已不召也夏全請從璋素畏全狡亦俾駐盱眙自揣資望視璋更淺曰璋之止夏全是欲遺患盱眙也璋猶憚夏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戈倉庫皆大尉有望即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仇為好更與福謀逆璋矣夏今令販黨留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璋精兵尚萬餘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縋城僅以身免鎮江軍與賊戰敗者大半將校多歿器甲錢粟悉為賊有璋步至揚州借州兵自衛猶劉揚州造旗幟林瑛繳奏于朝聞者大笑夏全既逐璋專歸楊氏拒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為亂張惠范成進閉門不得入翔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狼狽歸金全人納之是舉也張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  
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懷不自安欲圖福以自贖  
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病旬餘請將問疾慶福不  
往張甫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後慶福  
約甫同往及寢遂見福臥不解衣心恐不祥已至床  
前見床頭鞘刀慶福口問疾而手按鞘惧福先發福  
疑慶福就刀見害乃欲起拔刀傷慶福慶福徒手不  
支甫救之左右群起殺慶福及甫甫本全元帥封高  
陽公全亡河北甫據雄霸清莫河門信安不下信安  
出白溝距燕二百里而阻巨澤元兵不能涉甫每潛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

師窺伺元將便崇奴屢欲滅甫以取雄霸號將窩羅  
虎者歸甫甫納之其後窩羅虎遁去且竊甫千里馬  
以獻梗若奴便若奴喜待遇益厚嘗會飲燕京之大  
悲閣窩羅虎醉下樓後乘所獻馬以歸甫追若莫及  
始服甫之用間焉其後歸全福以慶福頭饋餅餅大  
喜幕客杜表曰慶福首禍一世奸雄今頭落若大乎  
耶飛報于朝廷子恭繼奏捷璋之敗儲積掃地網運  
不續賊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裨及金幕促之皆  
謝以朝廷撥降永下福曰朝廷若不養忠義則不必  
建閭闔暮如故獨不支忠義錢糧是欲立制圖以困

忠義也福乘衆怒與楊氏謀召裨將至而楊氏不  
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裨命名諸幕客以楊氏  
命召裨二妾詣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杜表朝服至  
八字橋福兵腰拔之表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裨  
及見之福兵欲害裨其黨救之得免去贊襄綏城西  
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灰朝廷以淮亂相仍道帥必  
覓莫肯往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聞就以帥  
楊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  
守視之若羈縻州然賊徒窺塞西門開北門支邑民  
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錢糧不繼如故賊

人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忠義

將國安用開通款口我曹米外日受銅錢二百楚州  
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爲不善忿仇相尋使我曹  
無衣食張林邢德亦謂嘗受宋恩中遭全開隙今歸  
于此豈可不與朝廷立事王義深亦嘗遭全屈辱且  
謂我本賈師帳前人與彭安撫舉義不成而歸五人  
在謂曰朝廷不降錢糧爲有反者未除耳乃共議殺  
福及楊氏以獻於是衆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刃  
之相屠者數百人郭統制者殺金次子通殺一婦  
人以爲楊氏函其首并福首馳獻于紹雲紹雲驛送  
京師傾朝甚喜檄彭忙強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

州便宜盡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婦人頭乃全  
次妻劉氏也托輕假每供四總管并戲得檄不敢目  
決力遙惠成進二人即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歎  
宴議分北軍爲五使五人分掌之每軍無過千人一  
屯南度門一屯平河橋一屯北神鎮城中城西各一  
在山東人老幼益絕錢糧出淮陰戰艦陳淮岸以斷  
全歸路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惟聽青  
區畫省檄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恐禍及密遣人報  
全于青州還延不決惠等歸盱眙賊黨復振給雲赴  
樞密稟議淮東總領岳珂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

入編類纂

元

根缺乏容約降金盧鼓棧許之時鎮江軍及滁州虎  
見軍在盱眙者尚衆二人給托曰南北軍易致激變  
宜令軍人出入無得帶刃又散早發虎兄軍折洗托  
從之二人每宴托必徧追皂隸托皆不悟方感其拒  
夏全之功轉兩軍官資二人同戲下合辭曰不願得  
官欲得錢根惠成進燕托左右知有謀多不往托往  
如平時酒半縛托托從者無寸鉄且醉皆就縛即日  
渡淮輸款以盱眙附盧鼓棧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  
之諸軍不戰皆降於是塞南門開北門導淮水以通  
泗之東西域焉盧鼓棧與惠釋憾連姻金官惠有加

俾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全人窺淮東益急朝廷調  
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備金全得青報勵  
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歸南必畔詐之  
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金幣全  
與元張宣差并通事數人至楚州服元衣冠文移紀  
甲子而無號義深走全安用殺張林邢德自贖全還  
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至全推殺  
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又收李英等八人下獄云非朝  
廷殺我妻子吾惟問汝李英全腹心役而密與李平  
皆山東胥吏全之乍逆乍順二人所教也平又數致

入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全書至廟堂以視朝廷青微所授微於全曰我素推  
尊相公豈肯爲此全亦惡青反覆與登城南樓飲殺  
青馳騎往給青妻言青病見與禧獲青妻至盡殺之  
遂併青軍擢小校胡義爲將徙其半子漣海紹定元  
年全厚募人爲兵不限南北宋軍多公應之天長民  
保聚爲十六砦比歲失業官振之不能繼壯者皆就  
募射陽湖浮居數萬家家有兵仗侵掠不可制其豪  
周安民王十五長之亦讎結水砦以觀成敗翟朝宗  
知揚州權制置全厚賞捕邦永邦永乃變名必勝全  
知東南南利舟師謀習水戰米商至悉併舟楫之留其

舵工一以數十又遣人泛江湖市桐洲路茂厚募南匠大治艤艦船自淮及海相望於是善湘禁桐油粘筏下江嚴甚朝宗市粘木往揚州善湘亦聞于朝請以松木易留之全不得已代以榆板舟成多重滯六月試舟射陽湖善湘恐其乘便趨通泰亟牒海州求通泰入湖之路全使將提兵三萬如海州全及楊氏大閱戰艦于海洋全趨青州爲嚴實邀擊敗走寇奪青崖箇據之全歸海州治舟益急驅諸箇人習水全至楚水全山東經理未定而歲貢于元者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就錢糧往往留貨輸元宋得少寬北顧

二海州長

卷三十三

三

之憂遣餉不輟全縱遊說于朝不若復建山陽制置司全又與金合縱約以賄貽璫之金亦遣靳經歷者聘全皆不遂二年四月全以恨少爲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興告羅賓欲習海道視幾何也全嘗燕張國明等忽曰我乃不忠不孝之人衆曰節使何爲有是言也全曰糜費朝廷錢糧至多乃殺許制置不忠我兄被人殺不能復報不孝二月二十五日事吾之罪也十一月十三日事誰之罪耶蓋指璋與夏全也今密遣軍掠高郵寶應天長之間知高郵軍遣民兵捍禦爲賊所敗御前軍器庫火得縱火者楚州

軍機樞也全欲銷宋兵備改使樁行且伏姦于外謀入爲亂以不得入而止於是先朝兵甲盡喪格臨刑笑曰事濟矣全欲先據揚州以渡江分兵徇通泰以趨海諸將皆曰通泰鹽場在焉莫若先取爲家計且使朝廷失鹽利全欲朝廷不爲備且雖反而鄰遠絕錢糧乃挾元李宋二宣差恫旋虛喝而使國明達請朝而元實宋嘗資全兵有識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賈樂人也曾召國明稟議全以寶玉資其行資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畧絕倫其射五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津求主其說國明

列傳

卷三十三

三

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全將閱舟師風不順焚香禱曰使全有天命當反風語畢風反大閱數日會全釋麥舟過鹽城縣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以捕盜爲名水陸數萬徑搗鹽城全人城據之知縣陳遇諭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全朝宗倉皇遣幹官入鹽城懇全退師又遣吏山陽來楊氏裏言之助皆不答朝宗乃遣千整鎮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兵往楚暨與遇應軍道左擊斫聲諸全言于朝稱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去處軍民驚擾永免入城安泉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命制置司幹官往諭之

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爲罷朝宗謀再用紹雲紹雲辭以官卑不能制命通判揚州趙璩夫誓攝事全遣舟益急至蔡家取結板鍊鐵錢爲釘鞠熬入脂指油灰列炬繼晷招沿海亡命爲木手又給璩夫以元爲詞邀增五千人錢糧求誓書鐵券書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卽自轉輸淮海入益城以賄其衆他軍士見者曰朝廷唯恐賊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則賜湖入至有養北賊戕淮民之語聞者太息王十五附全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脇周安民等造浮梁于淪口以便益城來往又開馬擺港壽河引淮

全帝意決清之退以帝意告彌遠彌遠意亦決金字牌進善湘江淮制置大使范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蔡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制置司參議官促荆襄淮西諸軍起援壬子全兵突至灣頭璩夫恐欲走副都統丁勝劫闖者止之全攻城南門都統趙勝自堡砦提勁弩赴大城注射全稍退全遣劉全奄至堡砦西城下欲奪之以瞰大城先是趙勝屯西城見淩淺每曰設有寇至未圖大城先襲堡砦何可不備盛暑中督軍淩深人皆苦之翟朝宗亦以爲笑既淩勝決新塘水注焉及是劉全不能進勝又淩市河人尤謂不急全至勝開水門納貫舟千餘艘活者數千人糧食不與焉時朝廷雖下詔討全而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是日璩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根勸全歸楚州璩夫亟遣劉易卽全全笑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擲書不受惟留省劄璩夫始知全給已亟發牌印還趙范發丑全塞泰州城濠民兵師宗雄武陰通全戒守者無得發矢候薄城而感之全得距堙州守宋濟恐令縣尉某如全壘全以增糧省檄示之尉復出獻錢二百萬以降乙卯雄武開門導全濟師僚吏出迎全

入坐郡治濟繁帑出所獻錢全曰獻者獻汝私藏耶  
若泰州府庫則我固有何假汝獻爲乃舍濟倉判斤  
入郡堂盡收子女貨幣庚申全聞范蔡旣入曰今惟  
有徑構揚州耳甲子全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丙  
寅至壽頭立砦據運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  
山堂伺三城機便戊辰張達等以天長制勇三軍至  
阻全不得前進人請援范蔡親出堡塞西門列陣待  
之全不敢動達等乃入城庚午全晨率步騎五千餘  
攻堡塞西門趙勝出兵戰不利范蔡以兵益之全兵  
亦增蔡擊却之辛未賊引兵三萬沿州城東向西門  
李虎趙必勝張璉力戰自己至申全乃沿東門以歸  
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埧不設備魚貫而行全哨馬帥  
擊之爲數截殲者五千淮西援兵至亦遇金將力戰  
城中俱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每曰我不要淮  
上州縣渡江浮海徑至蘇杭孰能當我甲戌復引輕  
騎犯州城南門且欲破堰泄濠水統制陳達率勁弩  
射之范蔡出軍迎擊乃去是日余玠等距淮安十里  
焚全營柵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  
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宗雄武獻全計曰城中  
素無薪且儲蓄爲細骨所支借殆盡若築長圍三城

自困乙亥全悉衆及驅鄉農合數十萬列砦圍三城  
制司總所類援俱絕范蔡命三城諸門各出兵劫砦  
舉火爲期夜生縱兵衝擊賊甚衆自是賊一意長  
圍以持久困官軍不復薄城戊寅全張蓋奉樂平山  
堂布置築圍指揮開殿范蔡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  
率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壓戰庚辰范出師大戰玠  
等破全將于都倉獲糧船數十艘甲申蔡出戰賊大  
敗四年正月辛卯全兵凌圍城整范蔡遣諸將出城  
東門掩擊全走土城官軍蹙之蹂躪甚衆是日玠破  
全將鄭祥獲糧百艘乙未李虎出南門楊義出東門  
王鑑出西門崔福出北門各徑扼賊圍開土城數處  
范蔡提兵策應全步騎數千出戰諸軍奮擊俘誠甚  
衆夜賊復合所開城丁酉趙勝立橋堡砦于北門賊  
步騎分道來戰勝擊退之范陣于西門賊閉壘不出  
蔡曰賊俟我收兵而出爾乃伏騎破垣門收步卒誘  
之賊兵數千果趨濠側虎力戰城上矢石雨注賊退  
賊別隊自東北馳至蔡揮步騎夾浮橋吊橋全出爲  
三迭陣以待之自己至未賊與大戰別遣虎必勝義  
以馬步五百出賊背而蔡帥輕兵橫衝之三道夾擊  
用范所置長槍果大挫賊敗走翼日全遣步卒三百

餘向城西門乍進乍退以誘楊州兵復驅壯丁增築  
衙塔鹿角范葵遺騎將出夾城東西牽制之親出州  
城西門分三道以進賊望風潰乃募勇力齎薪砲焚  
其樓櫓十餘賊自平山堂麾騎下救追過騎軍而歸  
始全反計雖成然多顧忌且懼其黨不皆從道邊陲  
好進喜事者欲挾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朝廷念畏則  
錢糧愈增又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  
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過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  
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閭閻全官爵罷支錢糧攻  
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或令左右抱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其臂曰是我手否人皆惟之時正月望城中放燈張  
樂姑示整暇全見之亦往海陵載妓女張燈平山堂  
矯情自肆是晚燕元宜差宣差激全曰相公服飾器  
用多南方物乃心終在南耳全乃批語初朝服南向  
歷述平生梗概再拜祝服裝之歎曰國明誤我淚下  
如雨拭淚就坐強歡有胸山子道士者老夫全迎致  
之初見全即歎曰我業債合在此償取占事多驗專  
爲軍師及見全焚諾命謂人曰相公必明日矣人問  
之曰朝廷以安撫提刑討逆然而逆者節度使也豈  
有安撫提刑能擒節度使哉語初既焚則一賊罵全

固安撫提刑所得捕不如何爲入見全曰相公明出  
出帳門必久全怒以爲厭已明之范葵夜議詰朝所  
向葵曰東向利不如出東門范曰西出嘗不利賊必  
見易因其所易而圖之冲勝不如出堡寨西門壬寅  
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堡寨候卒識其槍垂雙拂爲  
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  
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  
幟以易之全望見喜謂宜差曰有我掃南軍官軍見  
城即闕而前亦不知其爲全也范麾軍並進葵親搏  
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城李虎軍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已塞其幾門全窘從數千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  
軍淮軍感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汴水後渚深數尺會  
久晴浮戰塵如燥壤全騎陷淖不能拔制勇軍奮長  
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乃頭目先是令諸  
陣上衆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群卒碎其尸而分  
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服問甲  
辰賊軍全椒人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潰去未  
幾國安用歎恨飲泣初議推一人爲首以竟其逆莫  
肯相下欽還淮安奉楊氏主之范夜上捷書制置司  
議翼日追賊乙巳早安用引五百騎徑南門趨灣頭



詔李射之賊呼曰爾襄陽援兵已敗走汝知之乎城  
中應曰汝李全已爲戮汝何不降賊不應諸將欲追  
賊范懼有伏兵先分兵燒圍城樓櫓夜半火光燭天  
命東南諸門皆出兵范蔡繼提精兵進四鼓賊大潰  
丙午黎明蔡追及賊于灣頭一戰又破之俘斬及奪  
同根苗蔽野別將追至大儀不及蔡使人覘親塘駭  
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先是全乞壽茅司徒  
廟無應全怒斷神像左臂武夢神告曰全傷我全亦  
亦當如我至是果然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  
太后舉手加額國明革俱禍及已唱論云全未敗至  
有資遊士吳大理等助煽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  
始定朝中皆擬隨表入賀彌遠以小寇就平謝止之  
蓋湘來犒師部所獲賊酋二十人獻俘于朝且定奇  
功二十有九人及其餘促行賞禡祭有梟鳴于牙占  
之吉別遣全于才將誘五千人與余玠犄角見盪城  
步騎十萬發揚州留勝權守盪城賊董友王海以兵  
圍玠整砦玠擊卻之遣總轄沈亮率多漿船及民船  
四百人射陽湖擊賊于諭口亮被賊千弩滿范蔡分  
兵進至平河橋勦賊甚多玠整賊將于闐斬首千  
級又敗賊千十里亭賊兵爭門墜濠如蟻庚申將

破賊于壽河援農民脇從者萬家范蔡追諸軍陳  
淮安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焚二千家城中哭聲  
天子才自他道進攻賊將董友拒之大戰于港口敗  
之舟師過漣水戰勝進淮安五月朔天大霧官兵攻  
上城賊守者尚臥倉皇起聞官軍至踏有爲梯前者  
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未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  
擒數百人兵士有故隸楚州左右軍者家屬數爲賊  
虐至是洩憤無老幼皆殺之屍若棚萬餘家屬皆  
天餘冠爭橋入大城重濠皆潰淮北賊歸赴援舟師  
又勦擊焚其水棚夾五城餘址賊始惧于才率趨必  
人給類集  
勝王是軍多砦西門追遇賊大戰至夜不解于才爲  
銳陣左右殺乃勝楊氏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  
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擇往不行汝等未降者  
以我在故爾殺我而降汝必不忍若不圖我人誰納  
降今我欲歸老漣水汝等宜告朝廷本欲圖我來降  
爲我所降已驅之過淮矣以此請降可乎衆曰諾翼  
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卽遣僞計議馬珣潘于欵于  
軍門范等密聞于朝朝論不可范曰若明諭朝旨是  
堅賊志不如陽許以誤之我自爲必討之計乃遣范  
用吉入城諭賊曰朝廷已許納降但令安撫交過北

軍衍德等遣潘于隨用吉報謝許獻玉帶騎軍黃金  
四千兩。范曰：「我欲款賊，賊更來款我乎？」歸鄭衍德等。  
自知降亦不免，始送款千金。至是，金遣使以其京東  
元帥牒來，言曰：「此賊不降，能爲兩國患，請與大國夾  
攻之，各勿受降。」范惟其來無故而難於陰絕，遣使報  
之，不從其請。六月，大戰于河西三岩城，大敗。楊氏歸  
避水，賊先遣妻孥過淮，軍爭欲往斬之，不能禁。反有  
起殺頭目者。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兵未  
行，淮陰降。今得捷報云：「宋師還，一宿攻城，淮安亦  
爲金有矣。」於是全所據州悉平。楊氏竄歸山東，又數  
平而後歟。

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六

右編

盜類

逆惡

晉人殺厲公人以其成公在朝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罔而棄民事民旁有愚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樂本

八編類纂

卷二百四十六

南巢紂賂於京厲流於羗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為焉里革論晉

昔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出僕且多行

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殺紀公以其實王來奔納諸

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殺季文子使司寇出諸

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

大夫藏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

夫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孝敬忠

春秋之  
義類之  
九

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莠僕則其孝敬則殺

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

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

不度於善而肯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帝鴻氏有不

才子掩義隱賊奸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

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

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惡以誣盛德天下之

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

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

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

堯不能去緇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

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

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於

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

魘魅是以先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

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於百揆百揆時序無廢

事也曰賓於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力二

斗而為天子今行父雖奉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

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季文子論晉  
僕殺紀公

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尚得心渠能定中國耶  
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脇制偷合  
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  
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  
光弼守太原出井徑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  
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放離  
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  
慶耳使子儀母耶華令賊得趣關中則北守范陽西  
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驗年而弊我常  
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霸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三

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  
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耶范陽賊失巢窟當必  
河南諸將手

張商對

盜賊

和庶其以添間丘來奔李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  
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藏武仲曰子盍詰  
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  
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  
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  
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

策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  
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早牧與馬其小  
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  
之在上位者酒濯其心壹以待人輒度其信可明徵  
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  
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  
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論武作

八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四

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  
寺篡因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敢  
不敢愛身避外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  
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  
以興之狀

張敬訓自請滿

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頰時更曉習戰陳識  
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  
之後東之函谷據院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  
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  
膽四方動搖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商

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壹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或之心而無一前關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情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假假令失利其敗不救

劉劭益

隋大業年中劉元進起餘杭朱榮管崇起吳各擁數十萬寇江浙諸州朱榮起誅郡擁兵數十萬寇宏起鄱陽蕭銳起羅縣各衆數萬攻陷諸郡唐咸通年中桂林戌卒五百人殺其將以判官龐勳爲都頭劉景

八編類集

卷三

盜類

五

湘潭後陷徐宿等州又乾符年中海賊王郢江賊柳彥章各聚徒數萬餘光化年中魯景仁起連州黃岫起桂陽沈行收起邵陽各擁兵萬餘攻本郡邑殺戮守長其甚盛者則江西鍾傳廣南劉隱湖南馬殷福建王湘皆割據焉臣謂東南九道負山阻水爲寇者足以倔強故自古爲寇淵數臣欲乞於九道中釋要害約十餘郡如泗揚昇吉潭荆桂廣福杭越之類按地理相去均者於本處募兵大郡五千小郡三二千以多補少不過四五萬人以東南百三十郡之富豈不能贍養哉訓爲精兵勿復差役每郡置二督護事

領之每道別置一都護經略之九道又置一總管若居中以節制之如此則欲爲寇者知朝廷有備豈不顧憚耶設有盜起則發兵有所濟師有地乘其未盛熾而撲滅之不爲難矣況山東自古尤多寇盜隋大業年中韓進甄寶起濟北張金稱起清河竇建德格謙孫宣雅起渤海孟襄杜伏威起齊遼郡各擁衆十餘萬人劫掠諸郡唐乾符中王仙芝起濮州聚衆百十餘萬轉攻河南十五郡以至黃巢起宛胸擁衆百萬陷覆兩京然觀其初起草莽蓋亦甚微當時制禦失策遂至滋蔓今亦乞擇要害數郡募兵立帥如東

八編類集

卷三

盜類

六

南之制則可無虞矣富弼乞車南募兵防寇乞批下於此一路中擇三兩處臣僚可委者密令多方採訪如知姓名居處作草澤遺逸以禮呼召薦于朝廷隨其所能量加恩命則奸謀不能成矣或得稍優者量加異待則徒黨聞之未必不冀望而出因而收拾或可略盡富弼乞募訪京東探之士

臣又思京西諸州長吏皆非其人如襄鄧唐汝均房金商安鄂等十餘州盡是賊盜見今往來之處長吏尤須得人伏乞先選轉運兩人徑令往彼體量諸州長吏不才及賊盜老病者急罷之便令於轄下通判

或知縣中保舉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選差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今選郡內知縣縣令昔前漢宣帝時渤海郡盜起帝選能治之人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安帝時朝歌縣盜賊屯聚連年未獲乃以虞詡為朝歌長賊遂駭散此是兩漢時一郡一縣有賊只得龔遂虞詡兩人為守宰自然破滅之驗也古者亂離無世不有然而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唯唐宣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其故何哉蓋是都城在四戰之地並無險固四方有變直到城下略無障礙之所致也

八編類集

卷之六

七

事

今則西戎已叛屢喪邊兵北虜愈強且增歲幣國用殫竭民力空虛徭役日繁賦歛日重官吏猥濫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嘗省察百姓無告朝廷不與為主不使叛而為寇復何為哉朝政不舉都城無依五代事述已復萌露兵盜賊竊竊用

今若朝廷明降勅文預言偷盜斛斗因而盜財者與賊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賊盜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嗷聚不可禁禦又况降勅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伏望收還此勅

嚴責京東京西轉運司及州縣應災傷之處多方營畫斛斗救濟饑民若有一人敢劫奪人斛斗者立加擒捕依法施行司馬光論京東京西災傷之處請捕盜賊

今如曹州王得賢不能禁盜賊致成徒黨知濮州戚舜元年衰老素無才微唯此二州為賊所聚臣今欲乞先於曹濮專責知州通判且今條陳方略更明賞罰許其規畫悉就試捕督以近限約以重効如其遲遲無所建明即下有司責以無狀別委輔臣舉用才吏京東應諸旁郡悉可依此更張且須成績乃議酬

八編類集

卷之六

八

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而其民喜為盜賊為患最甚及移守徐州又知徐州為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人關既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大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廷敵材官騎發突騎雲從真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栽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百四水環堞之下以汴泗為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

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乎其上粟糧木  
砲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  
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  
爲剽掠小不達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  
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  
全忠陽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  
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視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  
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  
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辛勇悍故耶州之東  
北七十餘里即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

人編類集

九

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鐵巨萬常爲盜賊  
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  
使劇賊致歿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  
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冶戶之財以贖召無  
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  
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近者河北轉運司  
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入  
公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  
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  
戶皆有失業之憂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

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礦伐炭多饑寒凶  
命強力驚恐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才力  
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却刃刀礮教  
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開試之藏其刃  
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  
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  
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  
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敵  
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  
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也

八編類集

卷一百四十四

九

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  
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  
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  
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  
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甃城數年之後  
若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  
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  
海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願復三年字徐且得  
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  
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

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威，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即行，往往反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服，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條即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備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

人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五

士

博比其年士皆飽煖，練然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衰亦去盜之一端也。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咸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走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它，則魚鱉無所還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

吏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嚴者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賫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使得出任。比任千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罷取也。至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

人編類纂

卷一百六十六

三

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士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蘇軾論河北京東盜賊臣竊嘗爲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至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爲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平。



伍庸才而能於六、七十年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奸亂舉禍之人肯公成黨之士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總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薦之於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莫敢向進輩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充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鐵塞無告怨念思亂會張弘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充融等作亂復失河朔今陛下鑒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願陛下精選青鄆兩帥京東西畿司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七

及徐沂兗單維密滑齊曹濮知州諭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武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諸朝所獲盜賊量輕重罰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卽累其人數罰以一官使此輩欲盡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才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卽耳目徧地盜賊無容足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

出於羣盜改惡修善不害爲賢而足以提賊出身有何不可往者徐寇之擾賴所以易擒者在於守而不能出方寇之擾嚴所以不長者在於出而不能守使二郡不幸有警而又有豪傑深謀遠慮者爲之畫彼其鑒齊寇之失必不肯守鑒方寇之失必不肯出若是則非可以卒制也

蘇軾論京東盜賊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七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七

左編

纂類

漢曹操

魏武帝曹操字孟德沛國譙人漢相國參之役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操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操乃變易間行東歸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于巳吾是歲中平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十

六年也是時紹屯河內邀公琰屯酸棗術屯洛陽術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眾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據成皋操到酸棗諸將兵十餘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操責讓之因爲之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輓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

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鎮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恥之邈等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楊州募兵得四千餘人進屯河內二年關東諸將議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遠隔關塞不知存否幽守牧劉度宗室賢儒欲共立爲主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莫不響應者以義動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憂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袁紹爲盟主因權專利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七

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構難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辟陳留毛玠爲治中從事玠言于操曰今天下分崩乘輿播蕩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操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果乎斷充父太山之進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兵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操乘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俱異扶操上馬遂引去

未至營止諸將來與操相見皆怖操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連復攻之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十里操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布救兵至三而操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中數十合相持急操募勇陷陣司馬典章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水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接戰時四面又急草進當之矢至如雨章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白之等人日十步矣又日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章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會日暮操乃得引去與布相守百餘日蝗蟲起百姓大饑布糧亦盡各引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還操還鄆城布到陳氏爲其縣兵所破東屯山陽于是紹使人說操欲進和操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操操從之十月操至東阿是歲殺一斛五十餘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二年春操張定陶布與陳宮將萬餘人來戰時操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操乃令婦人守門悉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詭勿入伏中引兵屯南十餘里明日復來操隱兵從裏出半兵從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乃悉乘隄步騎竝進大破之操將迎

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兩路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長奴拒險洪不得進楊奉韓遂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韓進於功專恣董承患之因潛召操操乃將兵詣洛陽既至奉韓遂張楊之罪遣懼誅單騎奔楊奉帝以還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不問曹操自領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操于是殺侍中臺禁尚書馮碩等三人計其罪也封衛將軍董承等十三人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雋爲弘農太守矜死節也時洛陽殘破董昭等勸操都許車駕出轅轅而東操自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六

四

西還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于是改袁紹爲太尉紹恥班在操下不肯受操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紹拜司空行車騎將軍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竝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饑則寇略飽則棄餘无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沂取給蒲葦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羽林監裴頡請建置屯田都尉以任岐爲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食庫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

于峻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糜竺備操曰方今收英雄時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董卓將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綉領其衆二年春操到宛綉降既而悔之復反操與戰軍敗爲流矢所中操乃引兵還舞陰綉將騎來抄操擊破之綉奔豫與劉表合操謂諸將曰吾降張綉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吾知所以敗諸卿觀之自今以後不復敗矣遂還許都制三公領兵入見皆交戟頭而前初操將討張繡入覲天子時始復此制操自此不復朝見初操爲兗州以來平畢謀爲別駕張邈之叛也初

八編類集

宋書卷七

誰母弟妻子操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可去誰頓首無二心操嘉之爲之流涕既出遂亡歸及破誰生得衆爲誰懼操曰夫人孝于親者豈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十餘萬將進兵攻許諸將以爲不可敵操曰吾知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以爲吾奉也五年春正月初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曹操謀害操尋殺承等及其二族操不復朝諸將自東征備諸將皆曰與

不

公

爭

天下

者

乃

袁紹也

今

紹方

來而

舉之

東

紹乘

公

後

若何

操曰

劉備

人傑也

今

不

擊必

爲後

患

袁紹雖

有大志

而見事

遲必不

動也

郭嘉亦

勸操

遂擊

劉備

破之

備走

奔紹

獲其

妻子

備將

關羽

屯下

邳復

進攻

之羽

降操

還官

渡紹

卒不

出操

北

救

延津

荀悅

說操

曰

今兵

少不

敵分

其勢

乃可

公到

延津

若將

渡兵

向其

後者

紹必

西應

之然

後輕

兵擊

白馬

掩其

不備

顏良

可擒

也操

從之

紹聞

兵渡

即分

兵西

應之

操乃

引兵

兼行

起白

馬承

至十

餘里

良大

驚來

迎敵

使張

遼關

羽前

登擊

破斬

良遂

解白

馬圍

從其

民循

河而

西紹

入

八編

類集

宋書

卷七

六

子

足

渡

河

追

操

軍

至

延

津

南

操

勒

兵

駐

營

南

陵

下

使

人

登

壘

望

之

曰

可

五

六

百

騎

有

項

復

白

騎

稍

多

步

兵

不

可

勝

數

操

曰

勿

復

白

乃

令

騎

解

戰

放

馬

是

時

白

馬

輜

重

就

道

諸

將

以

爲

敵

騎

多

不

如

還

保

營

荀

悅

曰

此

所

以

餌

敵

如

何

去

之

紹

騎

將

文

醜

與

劉

備

將

五

六

千

人

前

後

至

諸

將

復

白

可

上

馬

操

曰

未

有

項

騎

至

稍

多

或

分

起

輜

重

操

曰

可

矣

乃

皆

上

馬

時

騎

不

滿

六

百

遂

縱

兵

擊

大

破

之

斬

醜

良

皆

紹

名

將

也

再

戰

悉

擒

時

操

釋

少

與

荀

悅

書

議

欲

還

許

或

復

以

爲

紹

可

必

勝

操

從

之

孫

策

所殺河操聞攸來跳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  
事濟矣既入坐謂操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日有  
幾程乎操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  
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邪何言之不實也操  
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  
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  
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  
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不遇三日袁氏自敗也操大  
喜乃遣精銳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  
間道出人抱東新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  
操鈔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曰若既  
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  
斬督將睦元進趙獻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  
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皆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  
懼懼紹初聞操之擊瓊謂長子譚曰就破攻瓊等吾  
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等攻曹洪郃  
等聞瓊破遂求降紹求大潰紹及譚棄軍走渡河追  
之不及盡收其輜重圖書珍寶虜其衆操收紹書中  
得許下及軍中人書皆焚之冀州諸郡多舉城邑降  
者操之去郡而南也譚尚爭冀州譚爲尚所敗走歸

平原尚攻之急譚遣辛毗乞降請救諸軍皆疑荀使  
勸操許之操曰吾女只布衣不爲寇官渡之役不救  
袁紹此自守之賊也宜爲後圖譚尚殺得當乘其亂  
縱譚拔許不終束手使我破尚偏收其地利自多矣  
乃許之操乃引軍還太一月到黎陽爲子整與譚結  
婚尚聞操北乃釋平原還鄴東平呂曠叛尚屯陽平  
率其衆降封爲列侯譚之困陰以將軍印綬假曠  
曠受印送之操曰我固知譚之有小計也欲使我攻  
尚得以其間略民聚衆比尚之破可得自強以乘我  
敵也尚破我盛何敵之乘乎操之圍鄴也譚略甘陵  
安平渤海河間尚收還中山譚攻之尚奔故安遂并  
其衆操遣譚書責以負約與之絕婚女還然後進軍  
下今日阿黨比周先聖所疾也聞冀州俗父子異部  
更相毀譽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姦嫂第五伯魚  
三娶孤女謂之媿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  
尚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爲黑欺天罔君者  
也吾欲整齊風俗四者不除吾以爲羞時三郡烏桓  
承天下亂破幽州路有漢民合十餘萬戶袁紹皆立  
其酋豪爲單于以家人子爲已女妻焉遼西單于蹋  
頓尤強爲紹所厚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爲害操將

征之鑿果自呼沱派入水名平虜渠又從洶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將北征三郡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袁氏貪而無親豈能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襲背萬一為變事不可悔唯郭嘉策未必不能任備勸操行五月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為鄉道操從之引軍出虜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塹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與蹋頓逆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將數萬騎逆軍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眾甚盛操車重前後破甲者少左右皆懼操登高望虜陣不整乃殺車牛之張逆為先鋒虜眾大崩斬蹋頓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二十餘萬口遼東單于速僕尤及遼西北平諸豪棄其種人與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逐征之尚兄弟可擒也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九等傳其首詣將或問操還而康斬送尚熙等首何也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併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北海太守孔融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高

談清教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疎網羅而目理其疎造次能得人心又久亦不願附也所任多劉輕小人至尊事名儒鄭玄執子孫禮易其鄉名曰鄭公鄉及清雋之士左承祖劉義孫等皆備在席而不與論政曰此民望不可失也時袁曹公孫首尾相連融孤立不與通承祖勸融自托強國融不聽而殺之義孫棄去青州刺史袁譚攻融自春及夏戰士餘數百人流矢交集而融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賊皆奔山東曹操與融有舊微為將作大匠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曹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之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融所治漸廣益憚之融與御史大夫鄒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河北招合徒眾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誘訕朝廷又與權衡更相贊揚謂仲尼不死融答顏回後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懼世患及融死許下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天子聘操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于宮十七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為王時許靖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欲歛之必姑族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

孟德之謂乎。漢皇后伏氏坐昔與父故屯騎校尉完書云。帝以重承被誅。怨恨辭甚醜。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侍中陳群等皆曰。漢祚以終。非適今日。殿下功德巍巍。群生注望。故孫權在遠。稱臣。此天人之應。異氣齊聲。殿下宜正大位。復何疑哉。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初。丞相主簿楊修謀立曹植爲魏嗣。丕患之。以車載廢簾內。吳質與之謀。修白。操不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簾載。納入。修復白之。植驗無人。操由是疑植。植以驕縱見疎。修亦不敢自絕。每宣就植處。事有關。付度豫意。豫作答教十餘條。較門下。隨問答之。于是殺裁出。答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末。遂收殺之。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庚子。操奔丁。洛陽年六十六。幸姬宮從晝寢。枕之臥。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操臥安未即寢。及自覺。操殺之。常討賊。廢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與足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衆。操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厭衆心。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顯狗門。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伏后。諱壽。瑯琊人。大司徒湛之後。父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爲侍中。從大駕。

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爲貴人。立爲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東歸。李傕郭汜等適敗。乘輿于曹陽。帝乃潛夜渡河走。六宮皆步行出營。后手持繯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脇奪之。殺傷侍者血濺后衣。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以糗糧爲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完以敗在曹操。自嫌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爲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以事人見殿中。帝不勝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八屬類集。恩相舍。操失色。僂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朝請。董承女爲貴人。操誅承而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佞累爲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乃露泄。操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爲策曰。皇后壽得由畢。朕登顯尊極。自處椒房。二紀于茲。既無任嫺徽音之美。又乏親身養已之福。而陰懷妬害。包藏一心。弗可以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郗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聖綏。退避中宮。還于他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

致于理爲幸多焉。又以尚書令華歆爲郃慮副，勒兵入宮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于坐，后被髮徒跣行，出過詎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郃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以幽崩所生二皇子，皆絞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室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徙涿郡，獻穆曹后諱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聘以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符年于國，十九年並拜爲貴人，及伏后被獄，明年立節爲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軀，下西陽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位七年，魏氏既立，以后爲山陽公夫人。

魏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問而辟之，懿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辭以風痺不能起。若操使人夜往密刺之，懿堅臥不動，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于是使與太子游處，還黃門侍郎，尋轉主簿，從討張魯，言于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

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若曜威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易爲功力，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失時矣。操曰：「人若無足，既得龍右，復欲得蜀，言竟不從。」既而從討孫權，破之，軍還，權還使乞降，上表稱臣。陳說天命，操曰：「此兒欲踞吾著爐炭上耶？」答曰：「漢運垂終，殿下十分天下而有其九，以服事之，權之稱臣，天人之意也。」虞夏殷周，不以讓讓者畏天知命也。魏國既建，還太子于中庶子，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爲太子所信重。與陳群、吳質、朱鑠號曰「四友」，遷爲軍司馬，言于操曰：「昔箕子陳謀，以食

爲首，今天下不耕者二十餘年，萬非經國遠籌也。雖戎甲未卷，自宜且耕且守，操納之。于是務農積穀，國用豐贍。懿又言：「荆州刺史胡修、範、南鄉太守傅芳驕奢，越不可居，邊操不之察，及蜀將關羽圍曹仁于樊，于禁等七軍皆沒，修方果降羽，而仁圍甚急，焉是時，漢帝都許昌，操以爲近賊，欲徙河上。」懿諫曰：「禁等爲水所沒，非戰守之失，而便遷既示敵以弱，又淮河之人，大不安矣。孫權劉備，外親內疎，羽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喻權令，倚其後，則樊圍自解。」操從之。權果遣將呂蒙、西襲羽，公安拔之，羽遂爲蒙所獲，操以刺



州遺黎及屯田在潁川者逼近南寇皆欲從之懿曰  
荆楚輕脫易動難安關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觀望  
今從其善者既傷其意將令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  
後諸亡皆悉復業及操薨于洛陽朝夜危懼懿綱紀  
喪事內外肅然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操懿轉丞相  
長史會孫權帥兵西過朝議以樊襄陽無穀不可以  
禦寇時曹仁鎮襄陽請召仁還宛懿曰孫權新破關  
羽此其欲自結之時也必不敢為患襄陽水陸之衝  
禦寇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遂焚棄二城權果  
不為寇不悔之及不窺漢以懿為御史中丞黃初六  
年天子大興舟師征吳命懿若守內鎮百姓外供軍  
資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  
傾巧不可任驟諫不見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  
假節達于是達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  
反覆又慮其為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從其事  
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漏泄將  
舉兵懿恐達速發以書喻之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  
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  
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于將軍諸葛亮  
欲相破惟苦無路耳獲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黃初六

多疑  
懿曰

而令宣露此殆易之耳達得書大喜猶豫不決懿乃  
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二賊交構宜觀望而後動懿  
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俾決之  
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  
安橋木閣寨以救達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  
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來  
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  
則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  
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  
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于城外為木柵以自固  
懿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明  
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  
人振旅還于宛乃勸農桑禁浮費南土悅附焉初申  
儀久在魏與專威疆場輒承制刻印多所假授達既  
誅有自疑心時諸郡守以懿新克捷未禮求賀皆聽  
之懿使人諷儀儀至問承制狀執之歸于京師又徙  
孟達餘衆七千餘家于幽州蜀將姚靜鄭他等帥其  
屬七千餘人來降時邊郡新附多無戶名魏朝欲加  
隱實屬懿懿朝于京師天子訪之于懿懿對曰賊以密  
網束下故下棄之宜弘以大綱則自然安樂又問二

八編類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黃初六

虜宜計何者爲先對曰吳以中國不習水戰故敢散居東關凡攻敵必扼其喉而掩其心夏口東關賊之心喉若爲陸軍以向皖城引權東下爲水戰軍向夏口乘其虛而擊之此神兵從天而墜破之必矣天子並然之復命懿屯于宛大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討亮張郃勸懿分軍住雍郃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騁布禽也遂進軍喻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

八編與集

外言說二集

上

皆懼懿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于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追至祁山亮屯鹵城據南北二山斷水爲重圍懿攻拔其圍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天子使使者勞軍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督軍薛儉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宜及冬豫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後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

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于是表徙冀州農夫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監治青龍元年穿成國渠築臨晉城溉田數千頃國以克寶焉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北以待之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必爭之地也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而大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能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于積石臨原而戰亮不得進還與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壘懿知其必敗遣奇兵搗亮之後斬五百餘級獲生口千餘降者五百餘人時朝廷以亮僞軍遠寇利在急戰每命懿持重以俟其變亮數挑戰懿不出因遣懿中饋婦人之餘懿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骨鯁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立軍門懿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

八編與集

外言說二集

上

武于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下里而請戰耶。懿弟孚書問軍事。懿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書中。破之必矣。與之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懿出兵追之。亮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鉅譔者。懿不敢逼。于是楊儀結陣而去。經日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其衆。懿審其必死。曰。天下奇才也。幸毗以爲尙未可知。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損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美蘗。懿使軍士

八編

卷之七

左

二千人。着軟材。平底木屐前行。疾躡者。厥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岬。乃知亮死。淵果還步。喻殺萬阻。遂隨堅壁而守。南北六七十里。以距懿。懿盛兵多。衆旗幟出其南。賊盡銳赴之。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與賊營相逼。沉舟焚糧。傍遼水作長圍。衆賊而向。冀平諸將言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也。所以取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吾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冀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

其後果邀之。懿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冀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于孫權。權亦出兵。遣爲聲援。遺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從者斬。都督令史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難攻。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桂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越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多。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于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手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此固驅之走也。夫兵者。說通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朝廷聞師遇雨。咸請召還。天子曰。司馬公臨危制變。計日擒之。旣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猶猶衝鋒。發矢石雨下。晝夜攻之。時有張星。色白有芒。戴日裏平城西南流。

八編

卷之七

中

午東北墜于梁水，城中震懼，淵大懼，乃使其所署相國王寔、御史大夫柳肅乞降，請解圍而縛不許，執寔等皆斬之。徵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二人老老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攻南園突，出懿縱擊敗之，斬于梁水之上。星墜之所，旣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焉。男于年十五已上七千餘人皆殺之，以爲京觀。傷公卿以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二千餘人，牧戶四萬口三十餘萬，時有兵士寒凍乞

入編集

宋書

三

儒懿弗與之，或曰：幸多故，儒可以賜之。懿曰：儒者官物，人臣無私施也。乃秦軍人年六十已上者罷還千餘人，遂班師。天子遣使者勞軍于薊，有詔召懿三日之間，詔書五至，懿乃乘追鋒車，自白屋四百餘里一宿而至，引入嘉福殿，臥內升御牀，天子執懿手，目齊王曰：以後事相託，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與曹爽並受遺詔，輔少主，及齊王即帝位，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爽各統兵三千人，共執朝政。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初并州刺史陳平舉，執及

鄧騭、李勝、何晏、王懿皆有才名而急于富貴，趨時勢，明帝惡其浮華，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懿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爲重，權不可委之。子人丁，謚爲夷，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承，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三年，奏穿廣潤渠，引河入汴，溉東、南諸陂，始大佃于淮北。先是吳遣將諸葛恪屯皖，邊鄙苦之。懿欲自擊，恪諫者多以敵據堅城，積穀欲利，致官兵今懸軍遠攻，其救必至，進退不易，未見其便。懿曰：賊之所長者水也，今攻其城以觀其變，若用其所長，棄城奔走，此爲廟勝也。若敢固守，湖水冬淺，船不得行，勢必棄水相救，由其所短，亦吾利也。于是督諸軍擊諸葛恪軍，次于舒，恪燒積聚，棄城而遁。懿以滅賊之要在于積穀，乃大興屯守，庾開淮陽百及二渠，又修諸陂于潁之內地，萬餘頃，自是淮北倉庾相望。壽陽至于京師，農官屯兵，連屬焉。七年，吳攻祖中夷，夷萬餘家避寇，北渡沔，懿以沔南近賊，若百姓奔還，必復致寇，宜權留之。曹爽曰：今不能修守沔南，而留百姓，非長策也。懿曰：不然，凡物教之安地，則安危地則危，故兵書曰：成敗形也，安危勢也，形勢御

衆之要不可以不審。設令敵人以二萬人斷河。本三萬人與河南諸軍相持。萬人陸梁祖中。將何以救之。莫不從卒。令還南賊。果棄破祖中。所失萬計。曹爽朋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還太后于永寧宮。專擅朝政。兄弟並典禁兵。多樹親黨。屢改制度。謐不能禁。于是與爽有隙。五月。稱疾不與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黃門張當私出掖庭。才人十一人與曹爽爲伎人。莫晏謂懿疾篤。遂有無君之心。與曹密謀。圖危社稷。期有日矣。懿已潛爲之備。爽之徒屬亦頗疑懿。會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爲疾。使兩侍婢持衣承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臍。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年長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爲之備。恐不復相見。乃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荊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語。今還爲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君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惶然。故爽等不復設備。嘉平元年天子聞高平陵。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于

是奉永寧太后廢爽兄弟時。懿子師爲中護軍。將屯司馬門。懿列陣闕下。經爽門。爽帳下皆嚴。世上樓引弩。將射懿。孫資止之曰。事未可知。三注三止。皆引其肘。不得發。大司農桓範出赴爽。將濟。言于懿曰。智囊往矣。懿曰。爽與範內疏而智不及。奮馬戀權。豆必不能用也。于是假司從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與營。謂柔曰。君爲周勃矣。命大僕王觀行中領軍。揮義營。懿親帥大尉蔣濟等勒兵出迎天子。屯于洛水浮橋。上奏爽乃投刃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吾權耳。吾以侯範第。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純情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子丹喪。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已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祭觀爽兄弟舉動。爽被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諫校尉畢軌。荆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于是收爽。執訓。晏颺畢軌。并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矣。三族將濟曰。曹爽之勳不可以不祀。懿不藥初

與司馬魯芝主簿楊綜新關奔吳及吳之將歸罪也  
芝於泣諫曰公居伊周之任挾天子仗天威孰敢不  
從舍此而欲就東市豈不痛哉有司奉收芝綜拜罪  
銕舍之曰以勸事君者兖州刺史令狐愚太尉王凌  
二于懿謀立楚王彪王凌詐言吳人寒淦水請發兵  
以討之懿潛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泛舟沿流九日  
而到甘城凌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而縛水次曰凌  
若有罪公當折簡召凌何苦自來耶懿曰以若非折  
簡之客故耳即以凌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凌呼其  
字曰賈黎道王凌是大魏之忠臣惟爾有神知之速

人希勇事

卷之三

三

仕魏爲豫州刺史封侯卒克之父也凌至項仰鵠而  
死收其餘黨皆夷三族并殺彪悉錄魏諸王公置于  
鄴命有司監察不得交關六月懿寢疾夢賈逵王凌  
爲祟甚惡之卒于京師時年七十三

司馬師字子元懿長子也懿之將誅曹吳深謀秘策  
獨與師潛畫第昭弗之知也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  
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晨會兵司馬門鎮  
靜內外置陣甚嚴懿曰此子竟可也初師陰養死士  
三千散在民間至是一朝而集衆莫知所出也初吳  
大帝築東興堤以遏巢湖後收魏淮南敗以內船

廢不治至是諸葛恪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夾築兩城  
各留千人使全端留略守之魏謝葛誕言于司馬師  
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還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  
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可大獲也至是朝議  
欲貶黜諸將師曰我不聽公休以至于此此我過也  
諸將何罪悉原之公休詐時司馬昭爲監軍惟制昭  
歸而已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枋井州并力討恪師  
從之未集而馬門新興諸郡以爲將進役遂驚反師  
反謝朝注曰此師過也非泰之責于是魏人復驚人  
思其報五洋四月大赦五月諸葛恪圖舍彪新張是

人希勇事

卷之三

三

時吳雖亦圖狹道師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  
急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  
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強或似強而弱不可不察也  
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  
爾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  
之不得進戰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懸軍窮  
穀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併力于東西方必  
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  
殆將走矣師曰善乃遣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秋  
道之圍救毋丘儉等案其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關

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修復固新城朝議處其分兵以寇淮泗欲戍諸水口師曰諸葛恪新傳敗于吳欲徼一時之利并兵合肥以冀萬一不暇復為害徐惠也且水口非一多戍則用兵衆少戍則不足以禦寇恪果并力攻合肥卒如所度師于是使孫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距之儉欽請戰師曰恪基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援遂命諸將高壘以蹙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乃敕欽督銳卒趨合淪要其歸路儉師諸將以為後難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

人編纂集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萬餘級正元元年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緄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使舍人王羨以車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師殺之豐知禍及因肆惡言師怒遣勇士以刀鉞築殺之逮捕玄緄等皆夷三族三月乃誡三子廢皇后張氏因下詔曰奸臣李豐等請諸庸回陰構凶惡大將軍糾虔天刑致之許儼周勃之克呂氏霍光之擒上官曷以過之其增邑九千戶并前四萬師議不受天子以玄緄之誅深不自安而師亦慮難作潛謀廢立乃密飭魏永寧太后太后下今日皇帝春秋已長

不親萬機耽淫內寵沉嬾女德日近倡優縱其醜態迎六宮家人留止內房毀人倫之序亂男女之節又為群小所迫將危社稷不可承奉宗廟于是有司以太牢策告宗廟王就乘輿副車群臣從至西掖門師泣曰先臣受歷世殊遇先帝臨崩託以遺詔臣復忝重任不能獻可替否群公卿士遠惟舊典為社稷深計寧負聖躬使宗廟血食于是使使者持節衛還舍河內之重門是日與群臣議所立師曰方今宇宙未清二虜爭衡四海之主惟在賢哲彭城王據太廟之子以賢則神聖明允以年則皇室之長天位至重不得其才不足以寧濟六合乃與群公奏太后太后以彭城王先帝諸父于昭穆之序為不次則明帝之庶子無承嗣東海定王明帝之弟欲立其子高貴鄉公髦師固爭不獲乃從太后令遣使迎高貴鄉公于光城而立之改元曰正元天子受璽舉趾高師聞而憂之二年正月有慧星見于吳楚之分西北竟天鎮東大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舉兵于壽春討師矯太后令移檄郡國為壇盟于西門之外各遣子四人質于吳以請救二月儉欽舉眾六萬渡淮而西師會公卿謀征討計朝議多謂可還諸將擊之中書侍郎

人編纂集

卷一百一十六

三

鍾會勸師自行戊午師統中軍步騎十餘萬以征之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州諸軍出譙宋之間絕其歸路師屯汝陽遣兗州刺史鄧艾督泰山諸軍進屯樂嘉示弱以誘之欽進軍將攻艾師潛軍銜枚徑造樂嘉與欽相遇欽子騫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謀而欽不能應騫還相與引而東師謂諸將曰欽走矣命發銳軍以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倫欽敗棄眾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餘斬之傳首京師欽遂奔吳淮南平初

人編纂集

朱壽王

元

師目有瘡疾使醫割之瘡之來攻也驚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嘴被敗而左右莫知焉閏月疾篤使弟昭總統諸軍卒丁許昌時年四十八司馬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南遣子觀為質于吳以請救議者請速伐之昭曰誕以母丘儉輕疾傾覆今必外連吳寇此為變大而遲吾當與四方同力以全勝制之乃表曰昔黠布叛逆漢祖親征隗囂違吳光武西伐烈祖明帝乘輿仍出皆所以奮揚赫斯震耀威武也陛下宜斬臨戎使將士得憑天威今諸軍可五十萬以聚擊寡

獲不克矣七月奉天子及太后東征徵兵青徐荆豫分取關中遊軍皆會淮北師次于項假廷尉何鎮節使淮南宣尉將士申明逆順示以誅賞甲戌昭進軍丘頭吳使文欽唐咨全端全憚等三萬餘人來救誕諸將逆擊不能禦將軍李廣臨敵不遁泰山太守常時稱疾不出并斬之以徇八月吳將朱異帥兵萬餘入留輜重于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兗州刺史周泰禦之異退泰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襲都陸焚其糧運苞泰等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餓其食葛葉而遁吳人殺異昭曰異不得至壽春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適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若其不爾彼當突圍決一旦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陳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昭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石苞王基請攻之昭曰誕之逆謀非一朝一夕也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謂足據淮南欽既同惡相濟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游軍之力外寇卒至乘襲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于孤城之中



天其武者將使同戮吾當以長策摩之但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外賊破敵等必成擒矣全憚母孫權女也得罪于吳全端兄子樟及儀奉其母來拜儀兄靜時在壽春用鍾會計作權儀書以請靜靜兄弟五人帥其衆大降城中大駭三年正月壬寅誕飲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飲不相協及至窮威轉相疑二會飲計事與誕詐誕手刃殺飲飲子鶯攻誕不克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鶯巡城而呼昭見城上持弓者不發謂諸將曰可攻矣二月乙酉攻而援之

人編纂集

卷五十五

三

新誕夷三族吳將唐咨等帥其屬皆降景元元年天子既以昭三世宰輔政非已出情不能安又慮廢歷將臨軒召百僚而行放黜五月戊子夜使冗從僕射李昭等發甲于凌雲臺召侍中王沉散騎常侍王業尚書王經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爲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饒除疾而更深之耶禍殆不測宜見重詳帝乃出懷中

黃素詔殺地日行之決矣遂入白太后戒嚴俟旦沉業馳告于昭昭召護軍賈充等爲之備天子知事泄帥左右攻相府稱有所討敢有動者族相府兵將止不敢戰賈充叱諸將曰公畜養汝輩正爲今日耳太子舍人成濟抽戈犯驕刺之刃出于背天子奔于車中昭召百僚謀其故僕射陳泰不至昭遣其舅荀勗與致之延于曲室字謂泰曰玄伯天下其如我何泰曰惟有新賈見少可以謝天下昭曰卿更思其次泰曰但見其上不見其次于是歸罪成濟而斬之昭遂殺尚書王經昭將伐蜀乃謀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恩

人編纂集

卷五十五

圭

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略計取吳作戰船通水當用千餘萬功此十萬人百數十事也又南上下涇必生疾疫今宜先取蜀三年之後因巴蜀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虜取號吞韓并魏之勢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郡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于沓中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彼若嬰城守險兵勢必散首尾離絕舉大衆以屠城散戍卒以略野鋤閭不暇守險關頭不能自存以劉禪之聞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征西將軍鄒艾以爲未有勞屢陳異

議昭惠之使主簿師纂爲父司馬以喻之艾乃奉命于是徵四方之兵十八萬使鄧艾自狄道攻姜維于杏中雍州刺史諸葛緒自祁山軍于武街絕其歸路鄧艾帥萬餘人自陰平踰絕險至此山破蜀將諸葛瞻于綿竹斬瞻傳首進軍維縣降昭自爲相國總百揆表鄧艾爲太尉總會爲司徒會諸謀叛逆因密使潛艾檄車微艾乙丑昭奉天子西征次于長安是時魏諸王侯悉在鄴城命從事中郎山濤行軍司事鎮于鄴追護軍賈充持節督諸軍據漢中鍾會遂反于蜀監軍衛瓘攻會斬之初蜀之伐蜀也西曹屬鄧傳言于昭曰鍾會難信不可令行昭笑曰取蜀于指掌而衆人皆言不可惟會與吾意同滅蜀之後中國將士人自思歸蜀之遠黎黎懷震恐殺有異志無能爲也卒如所量昭至自長安遣爵爲王二年昭卒年五十五鄧艾指小同爲關內侯常詣昭昭有密疏未之屏也如廁還謂之曰卿足吾疏乎對曰否昭稱疑而鴆之卒

諸葛誕瑯琊人也爲史部郎及破壽春議者又以爲淮南仍爲叛逆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以爲古之用兵全國爲上戮其元惡而已吳兵就

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私耳一經所殺分布云

近郡以安處之其淮南將吏士民諸葛誕所賜略者惟誅其首逆餘皆赦之聽鴞虎收斂欽哀給其車牛致葬舊墓

武帝炎昭長子也繼昭爲晉王泰始元年篡魏國號晉都洛陽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輯戢千六百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侯射山濤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及永寧之後盜賊群起州郡不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

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重矣高陽許允既爲

文帝昭所殺允子奇爲太常丞帝將有事于太廟朝議以奇受害之門不欲接近左右請出長史帝乃追述允夙望稱奇之才擢爲祠部郎時論稱其夷曠平吳之後天下又安遂怠于政術耽于遊宴寵愛后黨親貴當權帝數多內寵復納孫皓宮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如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寢寢宮人乃取竹葉柝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負荷然恃皇孫聰睿故無廢立之心復慮非賈后所生終致危敗遂

與腹心共圖後事。竟用王佑之謀。遣太子母弟秦王東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莊鎮守要害。以強帝室。又恐楊氏之逼。復以佑爲北軍中侯。以典禁兵。既而廢疾大漸。佐命元勳。皆已先沒。群臣惶惑。計無所從。會帝少差。有詔以汝南王亮輔政。又欲令朝士之有名望年少者數人佐之。楊駿秘而不宣。帝復遣亂楊后。輒爲詔。以駿輔政。促亮進發。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意欲見之。有所付託。左右答言未至。帝遂困篤。中朝之亂。實始于此矣。

惠帝東武帝第二子也。始賴張華等輔政。朝野亦各

人稱其善。

三

安靜。後骨肉相殘。劉淵等乘機四起。遂有五湖之亂。後因食麴中毒而崩。

懷帝熾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熾其一也。太熙元年封豫章郡王。屬惠帝之時。宗室搆解帝冲素自守門。絕賓游。不交世事。專玩史籍。有譽于時。惠帝崩。羊后以于太弟爲嫂。不得爲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尚書閣。侍中華混等急召太弟。卽帝位。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帝以歸。因大會。使帝着青衣行酒。侍中庾珉號哭。聰惡之。帝遇弒。崩于平陽。愍帝鄒武帝孫也。繫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于藍

關。雍州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長安。承制選置懷帝。卽帝位。建興四年。劉曜逼京師。雍州刺史麴允與公卿守長安。以自固。京師饑甚。米斗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大半。太倉有麴數十餅。麴允屑爲粥。以供帝。至是復盡。帝遣使送箋于曜。乘羊車。肉袒銜壁。典襪。出降。群臣號泣。繫車。執帝之手。帝亦悲不自勝。御史中丞吉朗自殺。曜焚視受壁。帝蒙塵于平陽。麴允反。群臣迎從。劉聰假帝光祿大夫。懷安侯。聽臨殿。帝稽首于前。麴允伏地慟哭。因自殺。劉聰出獵。令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導。百姓聚而觀之。故老咸歎獻

人稱其善。

三

三

帝。聰聞而惡之。後因大會。使帝行酒洗爵。反而更承。又使帝執蓋。晉臣在坐者多失聲。而尚書郎辛質抱帝慟哭。爲聰所害。帝遇弒。崩于平陽。時年十八。帝之繼統。屬永嘉之亂。天下崩離。長安城中戶不盈百。皆宇頽毀。蒿棘成林。朝廷無車馬。章服唯桑屨署號而已。衆唯一旅。公私有車四乘。器械多闕。運饋不繼。巨猾滔天。帝京危急。諸侯無釋位之志。征鎮關勤王之舉。故君臣窘迫。以至殺辱云。在位四年。

元帝睿。宣帝曾孫。鄒郡恭王觀之子也。東海王越之廢。真平郡也。假帝平東將軍監徐州軍事。越西迷太

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鎮建鄴以顧勞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顒刁協等爲腹心服膺領袖名賢存問風俗江東歸心及懷帝蒙塵于平陽司空荀藩等移檄天下推帝爲盟主愍帝卽位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遣諸將分定江東斬叛者孫弼于宣城平杜弢于相州奉制赦荆楊及西都不守帝出師露次躬擐甲胄移檄四方徵天下之兵刻日進討群臣因請卽位都建康以王導爲謀王大功未就而王敦內叛四方貢賦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帝遂憂憤成疾崩

人編類集

卷五十四

三

明帝紹元帝子也王敦挾震主之威將移神器帝崎嶇迎養以弱制強潛謀獨斷廓清大醜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撥亂反正強本弱枝雖鑒國日淺而規模弘遠矣

成帝衍明帝子也帝少而聰敏庾亮徵蘇峻峻遂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懌嘗送酒于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犬斃懌而表之帝怒曰犬豕已亂天下小兒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

海西公奕哀帝母弟也哀帝無嗣帝卽位六年桓溫自廣陵屯于白石隨詣闕因圖廢立詎帝在藩風有

瘵疾嬖人未靈寶等參侍內寵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感之溫因謁太后以伊霍之舉集百官于朝堂宣崇德太后令廢奕爲東海王以王還第于是百官入太極前殿卽日桓溫使散騎侍郎劉琨收帝璽綬帝着白夾單衣步下西堂乘轎車出神獸門初桓溫有不臣之志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遂潛謀廢立以長威權然憚帝守道恐招時議以宮闈重閣牀第易誣乃言帝爲關遂行廢辱

簡文帝昱元帝少子也海西公既廢桓溫迎立之先是熒惑入太微尋而海西公廢及帝登祚熒惑又入太微甚惡焉時中書郎郝超在直帝乃引入謂曰命之修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耶超曰桓溫方內圖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超請省父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于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衛愧歎之深言何能當因詠庚蘭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沾襟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故謝安稱爲惠帝之流清談差勝耳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謝靈運述其行事亦以爲叔獻之輩云

人編類集

卷五十七

三

武帝驛子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謝安常歎以爲精  
理不或先帝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旣而溺于酒  
色殆于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心甚惡之于華林  
園舉酒祝之時張貴人有寵年幾三十帝戲之曰汝  
以年當廢矣吾更屬少者貴人怒因帝醉夜潛使婢  
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麗暴死

安帝德宗武帝長子也帝不慧自少及長口不能言  
雖寒暑之變無以辨也凡所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  
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昌明之後有二帝劉裕將爲  
齊代故密使王韶之殺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

宋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恭帝德文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  
諷帝禪位草詔請帝書之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  
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于齊耶弟劉裕以爲零陵王  
居于秣陵宋永初二年九月裕使兵入踰垣而入弑  
帝于內房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八

左編

纂類

宋劉裕附子孫 王彥思

宋武帝劉裕，小字寄奴，彭城縣人。裕素貧，唯琅琊王彥衡深敬焉。裕嘗負刁達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被達執謚密，以已錢代償，由是得釋。祿孫恩作亂，于會稽，朝廷遣衛將軍謝琰、前將軍劉牢之討之。以裕參府軍事，命與數千人規賊。遇賊衆數千，裕便與戰，所將人多死，而裕奮長刀，所殺傷其衆半。牢之子徽宣人編類纂

宋書八

一

輕騎尋之，宋騎至，遂平山陰，恩遁入海。時東伐諸將士卒暴掠，惟裕獨無所犯，恩北出海鹽，裕築城于故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少，裕乃選敢死士擊走之。時雖連勝，裕慮衆寡不敵，乃一夜偃旗，示以羸弱，觀其懈，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遂向滬漬，裕乘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爲前驅，裕以吳人不習戰，命之在後。是夜裕多設鉤兵，兼置旗鼓，明日戰，伏發，賊退，嗣之追奔陷沒，裕且退且戰，麾下死傷將盡，乃至向處止。令左右解取死人，示以暇賊，賊尚有伏，乃引去。六月，恩浮海至丹徒，裕兼

二

行，擊破之。恩至建鄴，知朝廷有備，遂走鬱洲。八月，晉帝以裕爲下邳太守。裕又追恩至鬱州及海鹽，頻破之。恩自是饑饉，奔臨海。元興元年，荊州刺史桓玄舉兵東下，驛騎將軍司馬元顯遣牢之拒之。裕又參其軍事。玄至，裕請擊牢之，不許。乃遣于徽宣詣玄，請和。裕與東海何無忌並固諫，不從。玄克建鄴，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懼，招裕于廣陵，舉兵。裕曰：「人情去矣，廣陵亦豈可得至牢之竟給于新洲。何無忌謂裕我將何之？」裕曰：「可隨我還京口。」玄必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玄從兄修以撫軍將軍鎮丹徒，以

人編類纂

宋書八

二

裕爲中兵參軍。孫恩自敗後，懼見獲，乃投水死于臨海。桓玄篡位，遷晉帝于尋陽。桓修入朝，裕從至建鄴。玄見裕，謂司徒王謚曰：「昨見劉裕風骨，吾每遊集，贈賜甚厚。」玄妻劉氏尚書令耽之女也，總明有智，察裕見裕，因謂玄曰：「劉裕能行虎步視瞻，不凡，恐必不爲人下。」宜早爲其所。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修尋還京口，裕託以金劍，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時桓修弟弘爲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爲弘中兵參軍。孟和爲州主簿，乃令殺弘，相謀以兵襲弘。諸葛長人爲豫州刺史，才

達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王元德重厚之謀于建鄴文玄刻期齊發裕託游獵與無忌許之憑之教從弟蕭憑之從子韶弟祗隆叔道濟和族弟懷玉等集義徒凡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侯詰旦城門開無忌等稱詔馳入斬修以狗裕和勸弘朔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和道規殺等率壯士五六百人直入弘方歌弼即斬之因收衆濟江義軍初克京口修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裕登城謂曰郭江州已奉乘輿反正與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逆黨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于大航諸君非大晉之臣乎弘等信之而

八編類集 卷之四十八

三

退殺既至裕命誅弘等殺兄邁先在建鄴事未發數日裕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爲內應邁甚懼安穆慮事發馳歸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此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封邁爲重安侯又以不執安穆故殺之誅元德尾典厚之等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軍衛將軍皇甫敷北拒義軍先是裕遣遊擊將軍何潛之左右見裕光曜滿室以告潛之潛之以白玄玄不以爲意至是聞義兵起甚懼或曰裕等甚弱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爲一世之

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樨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外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時衆推裕爲盟主以孟和爲長史總後事檀憑之爲司馬軍次竹里移檄都下三月遇吳甫之于江乘裕躬執長刀大呼即斬甫之進至羅洛橋遇皇甫敷檀憑之戰敗死之衆退裕進戰斬數百初裕建大謀有工相者相裕與無忌等皆當大貴惟云憑之無相至是憑之戰死裕知其事必持玄聞歎等沒使桓謙屯東陵口下範之屯覆舟山西義軍進至覆舟東張疑兵以油帳冠諸樹布蒲山谷裕先馳之將士皆殊死戰因風衆

八編類集 卷之四十八

四

火謀等大敗玄雖遁軍而走意已失別遣領軍殷仲文具舟石頭聞謙敗輕船南逸庚申裕鑿石頭城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主于宣陽門外造晉新主于太廟遣諸將追玄命尚書王琨率百官奉迎乘輿玄挾天子走江陵又浮江東下與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遇于崢嶸洲衆軍大破之玄黨殷仲文承晉二皇后還建鄴玄復挾天子至江陵因走入蜀至枚回州益州督護馮遷斬玄傳首建鄴

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據廣淮裕抗義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左僕射孟祖參軍臧嘉以爲必克勸

裕行，裕以和臨中軍，留府事，劉祿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五月至下邳，留船艦，糧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棄城，留兵守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遇進據，臨胸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軍保之。」南燕主起，聞有晉師，引群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依山東下，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宇，依險自固，投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使敵無所食，彼僞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生制。此中策也。被賊入峴，出城迎戰，此下策也。太尉桂林王鎮曰：「陛下必以騎兵平地者，宜出峴迎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鎮出謂韓冲曰：「主上既不能逆戰，却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人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琨矣。」超聞之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苻梁父之戍，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

喜形于色，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糧敵，無慮乏之憂。」虜已敗，晉掌中矣。六月，裕至東莞，起先遣公孫五樓質類虛，及在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胸，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拒巨蔑水，前鋒孟龍伯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胸南，日向昃，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胸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藏，並焚積所，以破趙裕遺潘及諸議秦軍糧都建威將軍河南庾涇，帶師出燕兵之後，攻臨胸，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懷甲先食，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段暉于城南，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二重，掘納降附，採拔賢俊，華表大悅，于是因齊地糧，備悉停江，淮漕運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僮僕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岬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秦王與使為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徐響來之，急泰已遣鐵騎十萬重



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泰使者謂曰語汝  
姚興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  
可速來劉裕之聞有泰使馳入見裕而泰使者已去  
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  
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羗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  
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相語耳夫兵貴神速  
彼若審能赴我必畏我知空答先遣信命逆談此言  
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矣羗見代齊殆  
將內懷自報不暇何能救人耶八月封融詣劉裕降  
初泰王興遣衛將軍姚襄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

姚紹于洛陽并兵以救南燕及爲勃勃所敗追獲兵  
還長安韓範歎曰大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  
還降于劉裕因說裕曰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  
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爲散騎  
常侍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劉  
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與師伐燕所向崩潰此  
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爲之次矣吾不可以再  
辱遂降于裕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或勸燕主  
超誅範家超以範弟誦盡忠無二并範家赦之十月  
段宏自魏奔于洛張綱爲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悉

懸綱母于城上女解之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  
日往亡不利行師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  
攻之悅壽開門綱晉師起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  
出走追獲之裕歎以不降之罪起神色自若以母託  
劉敬宣而已初敬宣以父牢之謀襲桓玄牢之慮事  
洩自殺而敬宣奔慕容德已而還晉故超託之裕忿  
廣固久不下欲盡阮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  
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疆則附之既爲君臣必  
須爲之盡力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爭伐  
而盡阮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

望矣裕改容謝之然獨斬王公以下二千人入家  
口萬餘夷其城隍遂起詣建康斬之初裕之北也徐  
道覆勸盧循棄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  
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克京師劉公雖還無能爲  
也循從之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奔走  
時裕將鎮下邳進兵河洛及徵使至即日班師鎮南  
將軍何無忌與道覆戰敗死于豫章內外震駭朝議  
敬奉乘輿北走裕次山陽聞敗卷甲與數十人造江  
上微聞知賊尚未至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  
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如其不然覆溺何害即

命登舟移風止過江止京口衆乃大安四月裕至都劉毅自表南征裕以賊新捷鋒銳須嚴軍倍進使劉湛止之數不從五月盧循敗毅于桑落湖及審察劉入相視失色欲還尋陽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請乘勝遂下爭之旬日乃從于時北師始還傷疾未復戰士纔數千賊衆十餘萬舳艫巨千里孟和懼欲擁天子過江裕曰今重鎮外傾弱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誠使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事聞求活吾計決矣初裕征慕容超惟孟和勸行和乃表天子引罪仰藥而死時議者欲令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寡分其兵則割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戊午裕移鎮石城乙丑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遣覆徵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每求萬全乃泊蔡洲以待晉軍潰裕登石頭以望見之悅庚辰賊設伏于南昕疑兵向白石裕率劉毅北拒留衆軍徐亦特戊查浦戒令勿戰裕既北賊焚查浦至張侯橋亦特與戰大敗賊遁屯丹陽郡裕驍還

石頭新徐亦特解甲久之乃出戰于南塘七月福自蔡洲退將還歸尋陽裕遣輔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十二月必破狄寇卿亦足至番禺先領其巢窟也劉毅固求進討盧循長使王誕密言于裕曰教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從之十月裕率舟師南伐使劉毅監太尉留府是月徐道覆寇江陵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之道覆走還益口十一月孫處至番禺克其城盧循父跟奔始興處撫其人以守十二月己卯大軍次大雷庚辰賊方江而下裕躬提幢鼓命衆軍齊力擊之軍中多驚鉤神弩所至莫不摧陷裕自于中流感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薄西昕上軍先備火焚之大敗循還尋陽遂走豫章悉力柵左里丙申大軍次左里將戰裕麾之麾竿折艦沉于水衆皆懼裕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衆皆降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處所破收餘衆南走劉湛斬徐道覆于始興自晉中興以來朝綱弛紊權門蔽賢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廢改竟不能行裕既作輔蒙孫肅然至是會稽餘姚唐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裕誅亮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晉帝授裕

太尉中書監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首送都八年。荆州刺史劉道規患疾求歸，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推裕而心不服也。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並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沛、僧施、庾深、庾綽及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為南蠻校尉，裕知毅終為異端，心密圖之。毅至西疾，為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為副。二裕偽許，為藩入朝，裕命收藩及謝混並賜死，自表討毅。裕發建鄴遣參軍王鎮惡前襲江陵，克之，殺及黨與皆伏誅。十一月裕至江陵，分荆州十郡為湘州，裕仍進督焉。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裕每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裕刻期至都，而每奄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于新亭，長民亦驛出，既而裕輕無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却人問裕，凡平生言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悅，裕密命左右丁盱自慢後，出于坐拉焉。死于牀側，與屍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先是，護縱據蜀裕遣劉敬宣伐之，敬宣由壘江轉戰而前，護縱求救于秦，秦王興遣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至黃

虎，去城都五百里，縱輜圖將軍護遣福悉眾拒險，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大半。乃引軍還，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眾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劉恩、下邳太守劉蓮等伐蜀，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諫焉。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道賊謂我今應從外水住，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齡石署由邊。」曰：「至白帝乃開。」諸君雖進，未知處分所由。毛修之父益州刺史毛瑾為護縱所殺，修之固請行。裕恐修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九年夏六月，朱齡石等至白帝，發由函書，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永取廣漢老弱乘高船，十餘從內水向黃虎。于是諸軍倍道兼行，護縱果命護道福將軍兵鎮涪城，以備

內水，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  
暉向書僕射譙美帥眾萬餘屯平模，夾斷築城以拒  
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且欲  
養銳悉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楊聲言大衆  
向內水，誰道禍不敢舍涪城？今重兵猝至，出其不意，  
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  
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  
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  
虛實，浩軍忽來，并力拒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  
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爲蜀守虜矣。」齡石從  
之。諸將以水壯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  
「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  
難自散矣。」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  
黨，引兵更趣南城。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  
大將譙撫之屯牛脾，進小苟塞，打鼻賊喜急撫之，斬  
之。小苟聞之亦潰，于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戊  
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  
申齡石入成都，譙縱同祖之親，餘皆接緒，使復其業。  
譙縱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  
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

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乃去。  
自縊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徒  
曰：「蜀之存亡實係于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  
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  
逃于梓中，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齡石多侵盜，  
府庫徙馬耽于越嶲，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  
欲滅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蜀與齡  
石使至戮其尸，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  
賜爵豐城縣侯，裕以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  
又得江漢人心，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譙王文惠在  
都，招聚輕俠，裕執送休之，令曰：「爲其所休之表廢。」文  
惠并與裕書陳謝，十一年正月裕收休之子文實兄  
子文祖，竝賜死。率衆西討，復加黃鉞，領荊州刺史，以  
中軍將軍道濟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并罪狀裕，  
休之府錄事朱華韓延之有幹用才，裕未至江陵，密  
書招之，延之報書曰：「承親率戎馬，遠假西偏，闔境王  
庶莫不惶駭，辱統知以譙王前事，只增歎息。司馬平  
西體國忠貞，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  
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住以微事見劾，猶自未遜  
位，况以大過而當默邪？」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

今伐人之君，咱人以利，真可謂處懷期物者矣。劉藩死于閭闔之門，諸葛斃于左右之手，甘言說方角，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聞外，無自信，諸侯以為得，其良所取也。吾雖鄙劣，嘗聞道于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假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賊洪游于地下，不復多云。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魯濟江休之衆潰奔，姚興裕手齊，仍有定關，洛意退盧循，侵逼故寮，及荆雍平，乃謀外略。會姚興死于泓新立，兄弟相殘，關中擾，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戒嚴，並討。十三年，東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軍至洛陽，金墉降之，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冠軍將軍檀道濟等軍次潼關。三月庚辰，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七月，至陝，龍驤將軍王鎮惡、舟師自河浮渭，八月，秋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于藍田。王鎮惡克長安，禽姚泓，始義熙九年歲鎮覺，歲大日聚東井，至是而關中平。九月，裕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盈積，裕先收其器，器渾儀、圭、記、里鼓、指南車，及秦始皇玉璽，送之都，其餘珍寶珠玉悉以賜賜將帥。遷姚宗于江南，送淑斬于建康市，謁漢長陵，天會文武于未央殿。十月，裕建爵為王，裕欲息，駕長安

經略趙魏十一月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先是安西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鎮惡，諸將殺安西長史王修，關中亂。十月，裕遣右將軍朱齡石代桂陽公義真為雍州刺史。十四年，義真遷為赫連勃勃所迫，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沮裕至彭城解嚴，裕以議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使侍郎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誅帝而立瑯琊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于外，韶之以散衣給帝于東堂，裕奉德文即位，于是翦除宗室之有才望者。」七月，裕移鎮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三

高陽明年四月入朝，謀篡，晉有司草禪，韶既成，滿帝書之，帝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有已改，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遣散騎常侍謝藩等奉璽書歸皇帝璽綬，晉帝遜于瑯琊王第，初裕以毒酒一甕授前瑯琊郎中令張偉，使酈零陵王，偉數日，酈君以求生不如死，乃子道自飲而卒。太侍褚秀之侍中談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嬖妃共處一食，自煮食床前，飲食所資皆出于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九月，裕令談之與兄右衛將軍叔

虞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于王。王不肯飲。曰：「佛故自殺者。不得復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三年。上不豫。太尉劉道濟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謝晦護軍檀道濟赴入侍醫藥。以廬陵王義員爲侍中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上疾甚。召太子戒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凡部有難御之氣。徐羨之傅亮常無異圖。謝晦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異。必此人。」小却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爲手詔。朝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入者

可以臺見

留隊給之

有征討

悉配以臺見

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任宰相。毋后不須臨朝。初朝延未備。音樂長史虞仲文以爲言。裕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裕曰：「政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寧州常獻虎魄。枕光色甚麗。價盈百金。時將非伐以虎魄療金創。上大悅。命碎分賜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米臺建有司。素東西堂施局。脚床金塗釘。上不許使用。直廊床釘用鐵。廣州常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裕惡其指麗。勞人。即

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徵時躬耕于丹徒。及受命。耕之具頗有存者。皆命藏之以留于後。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劉裕伐廣固。人或薦之。裕召與語。異焉。因留宿。且謂裕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結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辛龍驤將軍劉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初劉毅請以其弟兗州刺史劉藩代已。至是。鎮惡揚聲劉兗州上毅信之。不知見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令船步上。前

恩軍在前

鎮惡次之

舸

留三人

對舸。舸上立旗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鼓。長嚴令後有軍狀。及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繫城津。戌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宴然不疑。將至城。遂殺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云：「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但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驅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驅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裕手書。凡三由。示毅。毅皆燒不視。城內亦未信。裕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且鬪且語。知裕在後。人情離離。

殺從大城東門山奔牛牧佛寺自益鎮惡身被五箭  
江陵子後三十日大軍方至及劉裕北伐與鎮惡語  
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  
晉文王委蜀于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  
惡曰咸陽不克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尤賜不至  
亦卿之責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大軍次潼關謀  
進取討鎮惡取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  
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沂渭而進艦外不見  
有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既至  
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岍渭水流急諸艦悉逐流去  
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勛  
乘水糧盡矣逐流惟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  
卽陷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陷號令嚴  
肅于壩上奉迎劉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裕  
留第二子義貞爲安西將軍鎮惡爲征虜將軍領安  
西司馬王猛之相符堅也非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  
功又鎮惡爲首時論憚之沈田子與鎮惡爭功裕將  
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鎮令不得遂其亂者  
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狂獸不如群狐卿等十餘人何  
懼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與田子俱會傳弘

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弘之奔告義真義真幸修  
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  
田子以專殺斬焉

少帝義符武帝長子也即位二年多乖失徐羨之傳  
亮謀將廢帝諷王弘擅道濟求赴國計弘等奉朝使  
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  
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  
戒衛衛莫有禦者時帝于華林園爲列肆親自臨賣  
又開濟聚土以象城闕環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爲歡  
樂夕游天泉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與兵士進發

小謝雜案

卷一百八

侍者于帝側傷帝指扶出東閣就收璽殺群臣拜辭  
送于東宮以太后令廢爲營陽王遂幽于吳郡羨之  
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之于金昌亭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也小字車兒爲荊州刺史鎮  
江陵徐羨之傳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傳亮  
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久于其職守宰以六期  
爲斷士謹操尚卿恥輕薄江左宴然無事惜其不自  
量力橫挑強胡使師徒破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  
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遂爲子劭所弑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也爲江州刺史舉兵尋陽誅劭

卽位爲人機警勇決博學文章華瞻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秃筆書自免身繼敗度閨門無禮待諸弟如寇讎裴戮忠諫大修宮室土木被錦繡賞賜傾府藏末年猶貪財利刺史二子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常凭几昏睡廢帝子業武帝子也既卽位凶悍日甚誅殺相繼先是說言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荆湘以厭之期旦除四叔然後發引是夜湘東王或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共謀殺帝

本紀八

主

蒼梧王昱明帝子也或云嬖人李道兒所生初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明帝屢勸陳太妃痛捶之及卽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數出遊行始出宮衛整儀衛儀而乘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屢太妃每乘青轎車隨相檢攝既而車騎遠走一二子里太妃不復能進儀衛亦懼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初太宗常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遣還生帝故帝微行自稱李將軍沒能平王景素舉兵京師不克而死王放縱尤甚無所

不出鐵椎鑿髑不離左右小有忤意卽加屠割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閣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帝收佃夫等殺之太后數訓或帝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帝嫌其不華令太醫奏藥欲耽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人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遣帥衛士自掩三家悉誅之勃解劬劬嬰兒不免亮勃時居喪在廬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持帝耳唾罵之曰汝罪歸榮糾屠戮無日遂死後爲蕭道成所結以太后令追廢爲蒼梧迎立安成王準卽位

本紀八

三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勅兵入宮逼帝禪位帝泣而彈指曰願世世不生帝主家宮中皆哭遂逐出宮封汝陰王復弒之在位二年年十一

齊蕭道成附子

齊高帝蕭道成居東海蘭陵縣中朝喪亂高祖淮陰令整遇江沿晉陵武進縣之東戴聖寓居江左者皆



僞置本土加以南客更爲南黨成人也少府蕭惠蘭  
雅有知人鑒謂人曰昔魏武爲洛陽北郭時人服其  
英今看蕭郎但當遇之耳宋明帝即位爲右軍將軍  
時四方叛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及在東州郡皆起  
兵明帝加道成輔國將軍東討至晉陵一日破賊十  
二壘分軍定諸縣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  
史張旆自鄱陽陽道入三吳明帝遣道成討之時朝  
廷器甲皆充南討道成軍容寡陋乃編糲皮爲馬具  
裝折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不敢戰而  
遂及張永等爲難賊子彭斌雖南無賴以道成鎮難  
陰迎南兗州刺史明帝嫌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  
言道成官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軍將軍吳喜  
留軍破釜日持銀壺酒封以賜道成道成戎服出門  
迎懼不敢飲將出奔喜告以誠先飲之道成即酌  
飲之喜還明帝意乃悅泰始七年徵還都部下勸勿  
就徵道成曰主上自恭諸弟爲太子幼弱作萬歲後  
計何關他族惟應速發事緩當見疑今骨肉相害自  
非靈長之運願辭將與方輿卿等戮力耳至拜散騎  
常侍元徽三年正月用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于  
尋陽朝廷遣張永與諸將討之

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以敗休範必遠  
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餘因  
索筆下議餘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  
契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  
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乃  
單車白服出新亭加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  
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方解至高臥以  
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貝外郎王敬則浮舸  
與賊大戰大破之未時張敬見新休範首臺軍及賊  
衆皆不知其別率杜黑盤急攻東臺道成挺身上馬  
帥衆百人出與黑盤拒戰自晡達明日矢石不息其  
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  
夜驚城內亂走道成執燭正坐廳聲所止之如是者  
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于阜夷橋直至朱雀  
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初劭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  
爲東山頗忽時務道成謂曰將軍以顧命之重此是  
艱難之際而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  
乎劭不納竟敗及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開  
東府納賊張永潰于白下宮內傳新成亦陷太后執  
蒼梧王手泣曰天下事敗矣道成遣軍主陳顯建張

敬兒等從石頭濟淮間道自承明門入衛官關時  
範典籤許公與許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期  
赴休範援名者千數及至乃是道成道成隨得輒  
之登城北謂曰劉休範父子昨皆已歿死屍在南園  
下身是蕭平南諸軍善見觀汝等名皆已突除勿懼  
也分道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  
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進爵爲公與袁粲相淵劉  
秉等更日入直決事號爲四貴休範平後蒼梧王漸  
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常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瞻暑  
然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晝腹爲射射  
人編錄案  
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欽衫曰老臣無罪蒼  
梧左右王天恩諫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  
死後不復射不如是常前射之乃取壺前一發即中  
道成膺蒼梧投弓于地大笑曰此手何如時南徐州  
刺史建平王景素爲朝野歸心潛爲自全計布藏于  
道成道成拒而不納景素舉兵道成出屯玄武湖  
事平乃還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相猜忌刻木爲道  
成形書腹爲射棚自射之又命左右射中者加賞皆  
莫能中時道成在領軍府蒼梧自來曉之冀道成出  
因作難道成堅臥不動蒼梧益懷忿志所見之物皆

呼之爲道成以手自磨額曰明日當以刃蕭道成陳  
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大功于國今害之誰爲汝盡  
力故止道成憂懼密與袁粲相淵謀廢立粲曰主上  
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  
終無全地淵默然領軍功曹紀僧真言于道成曰今  
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粲明公豈得  
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或勸道成  
奔廣陵起兵道成于贖時爲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  
欲使胸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道成密遣所親詣其  
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人各見勸其歸廣  
陵恐未爲長策今秋風行起鄉若能與垣東海微共  
勸房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日  
宋氏將亡愚智共知非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高  
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觀  
本自貽禍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  
知若車騎輕行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勸  
足下休恐即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紀僧真曰主上  
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爲安固公百口非度必不  
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曰公爲逆何  
以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領軍長史顧之

天子疑皆以爲帝將單行道賂于此立計易以威勢  
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徒先人受禍兩道咸乃止東唐  
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聘起兵于  
東方道咸止之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于道咸夜  
著青衣扶劍道路爲道咸驚帝之往來道咸命敬  
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二十五人  
千殿中伺發便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  
門左右門一府皆睡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秋至  
一處作適宜待明多見外郎桓康等于道咸門側  
聞之帝乘露輦與左右于臺閣踰跳仍往青園尼寺  
晚至新安寺偷狗就墨度道人責之飲酒醉還仁壽  
殿寢楊王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  
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王夫伺織女渡河日見  
當報我不見將殺我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閣夜皆  
不閉廊下畏相還值無敢出者宿衛益遽避兩外莫  
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王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  
取帝防身刀劍之較廊下奉仗陳奉伯袖其首依常  
行法稱勅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驟詣領軍  
府叩門大呼蕭道成處帝榻王詵之惡與王敬則  
子增止投其首道成驚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

皆從入官至承明門并爲帝遺敬則恐內人觀見以  
刀環塞室孔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關  
門門者震怖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道咸入殿殿中  
驚懼既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已丑日道咸戎服  
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諸將劉乘東架入會西  
鍾覆樹下計議道咸謂乘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  
乘未答道咸髮髯盡張取光如電乘口尚書衆事可  
以見付軍旅處分之委領軍道咸大讓袁粲又不受  
敬則乃拔刀在赤銅階應泉日天下之事皆應關蕭  
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呼虎黃劒戟羽儀  
八結纓集  
手自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今即位日今日誰敢復動  
事須反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榮敬有言  
敬則又叱之乃止格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  
授道成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  
詣東城迎立順帝于是長刀遮衆乘等名失色而去  
乘從弟繼迎問日今日之事當歸凡耶乘曰吾等已  
讓領軍矣繼撫膺曰兄向中豈有血邪今年族矣劉  
乘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既而  
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腹與奪自專諸淵相繼  
附乘與袁粲關手仰成矣昔王月荆州刺史史牧

反稱太后詔已下都乙卯遣成入居朝堂令諸將西討于西將軍黃回爲都督前驅先是太后兄子前加州刺史王蘊遷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與飲之密謀乃下達鄧州時道成子駿爲鄧州長史蘊伺隙出弔因作亂據鄧城曉知之不出蘊還至東府前又期見道成道成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瓛見道成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黃回等相結陳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及夜之友間初至道成往石頭詣粲謀粲稱疾不相見會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衆從第願軍糧及直閣將軍十伯興等嚴兵爲內應道成命王敬則于官中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築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衆乘走領據湖蘊逃鬪場拉擒斬之衆與蘊莫嗣祖同衆謀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亦並赦而用之時黃回頓新城亭聞石頭已下因稱救援道成知而不信撫之愈厚蘊回西上流涕告別二年正月說飲之平二月道成自爲丞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誘衆回至東府殺之乃葬蘊葬建元元年四月道成即位封弟名敬然王衆爲守丹陽故縣置兵守衛或走爲

過汝陰王之門衛士恐有爲亂者奔入殺王以恭肅齊王嘗之遷衆第空室無少長皆死帝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主衣有玉介導以長侈奢之源命打飲之凡異物皆令隨例毀棄後宮器物櫥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官人着紫布履華蓋除金華爪用鐵回釘每日使弔臨天下十年嘗使黃金與土同價

范攸之先湖州武康人慶之從父兄子也廢帝景和元年許豫章王子尚衆軍直閣與宋越譚金等並爲廢帝所寵許豫章公攸之等皆爲之用金開會即衆以例創封尋告宋越譚金等謀反復召直閣會四方反叛于助兵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尋陽太守率軍據虎福時王元謨爲太毅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福五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同舉而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阿比便致駭亂此敗道也請前一軍取號衆咸從之慶孝祖爲前鋒都督大夫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群帥衆皆畏之時慶孝祖中流矢死軍主范曄率五百人投城久無響應衆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也范曄繼統衆軍聞孝祖死連舉將

軍江方與龍襄將軍劉靈遠各率三千人赴赭圻，假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與名位相亞，必不爲已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幸諸軍主勸方與推重，并慰勉之，方與甚悅。彼之既出，諸軍主並无之，彼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明旦進戰自寅說午大破賊于赭圻，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時常保等在赭圻，食盡，南賊夫歸，劉胡屯淝湖，以乘盛朱繁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頭，順風流下，以餉龍圻，彼之疑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靈朱尋克赭圻，彼之

人各奔其家

三

進平尋陽封貞陽縣公，累遷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位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而曉達吏事自強，不思聞有征騷，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過暮，不禽則宿昔圍守，賦歛嚴苦，徵發無度，繕修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遣監豫司之二郡軍事，明帝崩，假之與蔡興宗，並在外藩，同豫顧命，乃以假之爲荊州刺史，聚斂兵力，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還將士，使耕田而食，廉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郡歲送數千人，使徵之，割留之，簿上云：攻討西山蠻，吳賊，數百千，賊之盡，漢裏錢帛器械，巨

積漸懷不臣之心，自擅開外朝廷，疑憚之，累徵徵人，慮不受命，乃止。廢帝既殞，順帝即位，加假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肅道成遣假之，子元琰齎廢帝斬新之具以示之，假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已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謂元琰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尚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并與道成書，推功假之，有素書十數行，常籍在兩衙角云：是宋明帝與已約誓，又稱皇太后使至，賜假之燭十挺，割之得太后手，今日國家之事，一以委公，明日遂舉兵，其妻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作計？假之指兩衙角示之，假之素畜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三千，將發江陵，肅道成遣衆軍西討，假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屢破之，昇明二年還向江陵，未至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至華谷投州吏家村人，欲取之，假之自經死，村人斬首送之都，廢帝崩，林王昭業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讀書，武帝特所鍾愛，勸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進退音吐甚有令譽，性甚辯慧，哀樂過人，接對賓客，皆款曲周至，矯情飭詐，陰懷鄙惡，與左右無賴群小二十許人共承食同臥起，妃何氏，擇其中美貌者，皆與交歡，密

就箇市人求錢無敢不與又惠太子目疾及薨帝侍疾及居喪哀毀才還私室即歡笑酬飲備食甘滋葬畢立爲皇太孫問訊太妃載璧爲閣于太妃房內往何氏間每人輒稱時不出帝與文惠幸姬霍氏淫通皇后亦淫亂蕭關通夜洞開內外蕭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基母珍之朱隆之直閣將軍曹道剛等並爲之羽翼西昌侯鸞屢諫不納旣而尼媚外人頗傳異語乃疑鸞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胤使直殿省宮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乃止又謀出發于西州中勅用事不得開諸鸞慮變先使蕭諫坦之等于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向書省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于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等繼進帝在壽昌殿裸身與霍氏相對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閣令閑人登典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諫領兵先入宮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入以帛纏頸與接出延壽殿謹初入殿宿衛將士皆執弓楯欲戰諫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衛信之及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過載

海陵王昭文鬱林弟也爲蕭鸞所立帝廷若皆否鸞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大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即位未四月鸞殺之而自立  
明帝鸞高帝姪也性猜忌亟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遺類信道術計數每行出幸先占利害問于出入者南則詭言之西將東則詭言之北皆不以實竟不南郊初有疾無輟聽覽及奏驚初臺省府署文書未白魚以爲藥外始知之  
後廢帝東昏侯寶龜明帝子也欲速葬惡靈在太極殿徐孝嗣同季符錢月每當哭輒云喉痛自江祐遜光等誅後無所忌憚日夜于後堂戲馬鼓譟爲樂合夕便擊金鼓吹角令左右數百人呼雜以羌胡橫吹諸技常以五更就臥至曉乃起太子所生母黃貴嬪早亡令潘妃母養之拜潘氏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着織成袴褶金簿昭執七寶縛稍又有金銀枝具錦繡諸帽數十種各有名字戎服急裝縛袴上着絳衫以爲常服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旣奔馳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蠶器酌水飲之後上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爲雨所濕織雜采珠爲覆蒙被雕巧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蜀中唯服及步障皆給

以發紅錦金殿錢弩牙瑇瑁帖簪每出輒與鹿犬隊  
主徐令孫嫺翳隊主俞溺顏青馬而走左右爭逐之  
又甚有筋力牽弓至三斛五斗能擔幢初學擔幢每  
傾倒在地抄者必致脫傷其後白虎幢七丈五尺齒  
上擔之折齒不傷擔幢諸枝具服飾皆自製之綴以  
金華玉鏡衆寶孔婦娼烟之家抄產寄室或與病葉  
昆不得殯葬有棄病人于青溪邊者史懼爲監司所  
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又嘗至  
浣公城有一婦人當產不去帝入其家問何獨在答  
曰臨產不得去因剖腹看男女至蔣山定林寺一夕  
門病不得去載于草間爲軍人所得應時殺之左右  
韓暉光曰老道人可念帝曰汝見麋鹿亦不射邪乃  
日前俱發故貴人富室者皆數處立宅以爲避國之  
合齊主呼所幸滿貴妃父寶懷父法珍爲阿文蟲兒  
及營兵俞雲觀爲阿兄數往詣刁勒家游宴寶懷侍  
勢作姦富入悉誣以罪延及親隣皆盡殺其男口奄  
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低子最有寵參預朝政啗之  
蠶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  
殿誣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憐息焉是年蕭衍奉南  
康王寶融起兵二年殿內火合夕便發其時帝猶未

還宮內諸房閣已閉內人不得出外人不入不敢輒開  
比及開死者相枕領軍將軍王瑩率衆救火太極殿  
得全帝三更中方還先至東宮處有亂不敢便入參  
審無異乃歸其復出游火又燒瑤儀曜靈等十餘殿  
及栢衆北至華林西至秘閣三千餘間皆盡時髮侍  
之徒皆號爲鬼有趙鬼能讀西京賦云相梁阮奕建  
章是營于是大起諸殿又別爲清妃起神仙永壽玉  
壽三殿皆飾以金壁其玉壽中作飛仙帳四面繡絲  
窓問盡盡神仙又作七賢皆以美女侍側鑿金銀爲  
書字鑿金爲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  
蓮花也琥珀釧一隻直百七十萬都下酒租皆折輸  
金以供雜用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餉街塘塿丁  
計功爲直飲取見錢供太樂主承雜費由是所在塘  
瀆悉皆墜廢又訂出雄雉頭鶴髦白鷄綠百品丁條  
縣求爲人輪半取見直不爲輸送守宰懼威口不得  
道須物之處以復重求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  
盡號泣道路是時南康王寶融廢帝爲涪陵王而自  
立帝又以閭武堂爲芳樂苑躬奇極麗當暑植樹朝  
種夕死死而復種卒無一生于是徵求人家梁樹便

取毀徹牆屋以移置之。大樹合抱，亦皆移掘，植葉繁  
花，取玩微頃，剝取細草，來植階庭。烈日之中，至便焦  
燥，紛紛往還，無復已極。山石皆塗以采色，跨池水，立  
紫閣，諸構壁上，盡男女私褻之像。明帝時，多聚金寶，  
至是金以爲泥，不足周用。今富室買金，不問多少，限  
以錢價，人不還直。雍州刺史張欣泰嘗謂舍人裴長  
穆曰：「宮殿何事頓爾大以泰之富起一阿房而滅之，  
不及秦一郡而頓起數十阿房，其危殆矣。」潘妃放恣，  
威行遠近，父寶慶與諸小共逞姦毒，富人悉誣爲罪，  
田宅貨財，莫不略乞，或云寄附隱蔽，復加收沒計。

人編彙纂 卷六 三

家見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男口必發，明帝之崩，竟  
不一日蔬食，居處衣服無改，平常潘妃生女，百日而  
亡，制斬衰經杖，永悉籠布，群小來弔，盤旋地坐，舉手  
受執，蔬膳積旬，不聽音伎。左右直長閭豎王寶孫諸  
人，共營有羞云：「爲天子解來。」又于苑中立店肆，模大  
市，日游市中，雜所貨物與官人鬪，豎共爲得取，以潘  
妃爲市令，百爲市吏，錄事將闔者就潘妃罰之，帝小  
有得罪，潘則與杖，乃救虎負威儀，不得進，大判子，閭  
內不得進，實中，茲雖畏潘氏，而竊諸姊妹淫通，每游  
上潘氏來小與官人皆露覆，着綠絲履，帝自戎服駭

馬從後，又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生而屠肉，  
于時百姓歌云：「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又偏信蔣侯神，迎水人宮，晝夜祈禱，范雲謂光尚曰：  
「君是天子，與人當思百金計。」光尚曰：「至尊不可諫正，  
當託鬼神以達意耳。」後東人樂游，人馬忽驚，以問光  
尚，光尚曰：「向見先帝大瞋，不許數出，帝大怒，按刀與  
光尚等尋覓，既不見處，乃縛狐爲明帝形，北向斬之，  
縣首苑門上，自永元以後，親每來伐，繼以內難，下揚  
南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爲率，遠近悉令上米，  
率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  
人編彙纂 卷六 三

役人多依人士爲附，諺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  
多注籍詐病，遣外壁坐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  
凡屬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並是役，陰之家，凡注  
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兄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  
年數多少，群小以陳顯達下數日，便欺崔慧景圍城，  
止得十日，及蕭衍師至，亦謂爲然，要糧食權，凡所  
須物，爲百日備，帝智如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  
決。」及至近郊，乃聚兵爲周守計，召王侯分置尚書都  
臺及殿省，尚書舊事悉克，紙錢使冠軍將軍王珍國  
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勵志，遣王寶孫督戰，呼爲王



假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闕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  
兼曉將也既楚軍軍于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  
授及赴淮水死者無數于是閉城自守城內軍士委  
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八衛以稷爲副實甲楯七萬  
人蕭衍長圍既立塹柵嚴固然後出盤屢戰不捷帝  
尤惜金穀不肯賞賜如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  
取我耶何爲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爲城防  
帝曰擬作殿竟不與城防巧手而悉令作殿晝夜不  
休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須圍解以擬屏餘金  
銀雜錄雜物倍急于常法珍盡兒又說帝曰大臣不  
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珍國張稷懼禍乃謀應蕭  
衍以計告後閣舍人發強強許之密令游盪主崔叔  
智夜開雲龍門稷及珍國勒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  
闕入後宮御刃豐勇之爲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  
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趣出北戶欲還後宮  
清曜閣已閉闕人禁防黃泰平力傷其膝仆地顧曰  
奴反耶直後張齊斬首送蕭衍宣德太后令依漢海  
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

和帝寶融明帝子也爲荊州刺史永元二年東昏之  
亂長史蕭穎胄奉寶融舉兵以雍州刺史蕭衍都督

前鋒諸軍事明年蕭穎胄卒蕭衍克建康迎寶融至  
姑熟衍遂篡位廢寶融爲巴陵王以南海郡爲巴陵  
國邑繼遣鄧伯禽進以生金帝曰我死不須金酌酒  
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酒焉年十五追尊爲齊  
和帝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十九

左編

塞類

梁蕭衍附于孫

梁武帝蕭衍南蘭陵中都里人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爲戶曹屬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焉號曰八友融識鑒過人尤敬異衍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

八編類纂

一

齊武帝不豫竟陵王子良以衍及兄懿王融范雲等典帳內事王融欲因帝晏駕立子良衍曰夫立非常之事必得非常之人融才非負圖視其敗也范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衍曰憂國欲爲周召欲爲堅不耶鬱林失德齊明帝作輔將爲廢立計每與衍密謀時齊明將追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恐不從又以王敬則在令猜恐爲變以問衍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既無智謀之士瓜牙惟仗司馬坦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此竝惟利是與若咱以顯職無不載馳隨王止須折簡耳敬則志安江東窮其富貴豈還

美女以娛其心齊明日亦吾意也即徵歷生爲太子

左衛率白龍游擊將軍竝至續召隨王至都賜自盡

豫州刺史崔慧景既齊武舊臣不自安齊明愛之乃

起衍鎮壽陽外聲備魏實防慧景師次長洲慧景懼

罪自服來迎衍撫而有之將軍房伯玉曰慧景反跡

既彰實是上賊我曹武將譬如繡上鷹將軍一言見

命便卽制之衍笑曰某如掌中嬰兒殺之不武于是

曲意和解之慧景送安遷黃門侍郎建武二年魏將

王肅劉和攻司州刺史蕭誕甚急齊明遣左衛將軍

王廣之赴救衍爲偏帥謀廣之行次尉斗州時去誕

八編類纂

宋書

三

百里衆軍以魏軍盛莫敢前衍欲大振威略謂諸將

曰今屯下梁之城塞鑿峴之險守雒陽之路據賢首

之山以通西關以臨賊壘三方犄角出其不備破賊

必矣廣之等不從後遣徐元慶進據賢首山魏絕其

糧道衆懼莫敢援之惟衍獨奮請先進于是廣之谷

衍精甲銜枚夜前失道望見如持兩炬者隨之果得

道徑上賢首山廣之軍因得前魏軍來脇衍堅壁不

進時王肅自攻城一鼓而退劉和有疑心衍因與書

問成其隙一旦有風從西地起陣雲隨之來當肅營

尋而風回雲轉還向西北衍曰此所謂歸氣魏師遁

矣令軍中日望麾而進聽鼓而動蕭領壁十二萬降于  
水北衍塲應鼓噪響振山谷散死之士執短兵先登  
長戢翼之城中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橋魏軍表裏受  
敵因大崩蕭和單騎走斬獲千計流血終野得蕭和  
巾箱中魏帝初日聞蕭衍善用兵勿與爭鋒待吾至  
若能擒此人則江東吾有也以功封建陽縣男尋爲  
司州刺史衍在州甚有威名嘗有人餽馬衍不受輸  
者密以馬繫齋柱而去衍出見馬簽書殷勤縛之馬  
首令人繫出城外任馬自歸還都爲太子中庶子出  
鎮石頭齊明性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曲常乘折角  
小牛車四年魏孝文帝自率大衆逼雍州刺史曹武  
度河守樊城齊明擬衍雍州受密旨出頓聲爲軍事  
發遣又命五兵尚書崔慧景相續援襄陽慧景與衍  
進行鄧城魏孝文帥十餘萬騎奄至慧景引退衍止  
之不從于是大敗衍帥衆拒戰獨得全軍及魏軍退  
以行爲輔國將軍監雍州事是年王敬則舉兵會稽  
至曲阿敗死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謠言  
更甚及齊明崩遣詔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時揚州  
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祐右將  
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暉更直內省分日帖敷

世所謂六貴又有御刀如法珍梅蟲見豐男之等入  
人號爲八要及舍人王恒之等四十餘人皆口擅王  
言權行國憲衍爲從舅張弘策曰放出多門貳其階  
矣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勸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  
弟在都恐離時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有長兄懿罷  
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鄧陳計于懿曰今  
六貴比肩人自盡較爭權雖賊理相圖滅主上自廢  
官素無令舉嫁近左右標輕忍虐安肯委政諸公處  
坐主諾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爲趙王倫形  
迹已見然性猜量狹徒爲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  
孝嗣聽人穿鼻江祐無階劉暉闇弱一朝禍發中外  
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爲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  
悉召諸弟恐異時投足無路矣郢州控帶荆湘雍州  
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世亂則足以匡濟與時  
進退此萬全之策也弘策又自說懿懿不從衍乃迎  
其弟偉及僮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于檀  
溪密爲舟船之備及江祐江祀謀立遙光先事泄被殺  
遙光舉兵東城蕭坦之討于之已而齊主聽嬖倖之  
譖殺坦之及劉暉惟司空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  
故名位雖重猶得大存虎賁許舉爲孝嗣陳說事機

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須帝出遊開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將軍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返。帝使外監如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驕擲其面曰。使作破面兒。孝嗣飲藥酒至半餘。乃卒。江州刺史陳顯達以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遂舉兵。通建康。平南將軍崔慧景擊顯

八編類纂

宋書

五

達斬之。豫州刺史裴叔業不自安。會陳顯達反。叔業遣兵救建康。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察建康消息。衆論益疑之。叔業遣親信至襄陽。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衍報曰。群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同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若意外相通。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止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河南公寧可復得耶。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叔業流疑未決。乃遣其

子芬之入建康爲質。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陁。問以入魏可否。真度勸其早降。建康人傳叔業叛。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遣芬之奉表降魏。魏封叔業蘭陵郡公。詔將軍崔慧景討叔業。以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魏以彭城王勰鎮壽陽。魏兵未渡淮。叔業病卒。慧景之討叔業也。將水軍過廣陵數十里。會諸軍主曰。勿主昏狂。朝廷壞亂。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于是還軍濟江。遣使奉江夏王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而密與相應。分部軍衆。隨慧景向建康。攻竹里。魏之分遣子餘人鼓叫臨城臺軍

八編類纂

宋書

六

驚散宮門。閉慧景引衆圍之。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齊主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自采石濟江。慧景遣子登將數千人度南嶺。戰數逐。將腹心數人潛去。從者于道稍散。爲人所殺。寶玄逃亡。數日乃出。齊主殺之。懿之入援也。蕭衍使所親馳說懿曰。賊滅之後。勦兵入宮。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也。如其不爾。便託外拒。遂還。歷陽若但放兵受其恩爵。必生後悔。懿不從。崔慧景死。懿爲尚書令。驛臣如法珍等。彈懿說齊主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齊主然之。長史徐暉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

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耶至是齊主賜鑒業牛省中  
 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二年今懿被害  
 信至衍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等謀之既定以  
 十一月乙巳召像佐集于廳事告以舉兵曰昏主暴  
 虐惡逾于紂當與卿等共謀之是日建牙出檀溪竹  
 木裝舸艦旬日大辦百姓多願從得鐵馬五千四甲  
 士三萬人先是東昏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使過荆  
 州就行事宗室蕭穎胃以荊襄陽衍知其謀乃遣泰  
 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論軍事天虎既發  
 衍謂諮議參軍張弘策曰今日天虎坐收天下矣荆  
 州得天虎至必回遑無計若不見同取之如拾地芥  
 耳斷三峽據巴蜀分兵定湘中便全有上流以此威  
 聲臨九派斷彭義傳檄江南政小引日月耳江陵本  
 惟襄陽人加屠亡齒寒必不孤立挾荆雍之兵掃定  
 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况以無算之昏主殺御刀  
 應救之徒哉及山陽至巴陵衍復令天虎齎書于穎  
 胃兄弟去後衍謂張弘策曰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  
 有書今改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一二  
 天虎口具及問天虎口無所說天虎是行事心脅彼  
 聞必爲行事于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

于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是馳雨空  
 雨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夜進呼西  
 中郎席闡文參軍柳忱開齊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  
 養士馬非復一日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  
 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  
 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  
 廷狂悖日滋京師責人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  
 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  
 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群邪所陷禍酷  
 相尋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  
 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  
 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胃從闡文等計穎胃乃謂天  
 虎曰天下之事懸之在卿今就卿借頭以許山陽昔  
 樊于期亦以頭借荆軻于是斬之送首山陽山陽信  
 之馳入城將踰城縣門發折其車轅投車而走中兵  
 泰軍陳秀拔劍逐之斬于門外傳首于衍仍以南康  
 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有木利當須來年二月遽  
 便進兵恐非廟筭衍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  
 頓兵十旬必生悔吝且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  
 人謀有何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進太歲復須時年月

平時南康王寶融爲荊州刺史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冲勸衍迎南康都襄陽時正尊號衍不從王茂又私于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去爲人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于衍衍曰若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蕭文同焚若功業竟建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于西陽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衍爲征東將軍戊申衍發襄陽自冬積霰至是開索士卒咸悅衍遂留弟偉守襄陽城謂曰當置心于襄陽人腹中推誠信之勿有疑也天下一家乃當相見遂移檄

八  
利  
義  
李

各言其志

五

建業關揚威武及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併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衍曰漢口不開一里箭道安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爲犄角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使郢城竟陵之衆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茂景宗帥衆濟岸進屯九里其日郢州刺史張冲迎戰茂等大破之荊州遣冠軍將軍鄧

元起等會大軍于夏口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時張冲死其衆推軍主薛元嗣爲主三月乙巳南康王卽帝位于江陵遣廢東昏爲治陵王以衍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將軍都督征討諸軍假黃鉞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來會四月衍出沔會王茂蕭穎達等逼郢城五月乙酉衍移屯漢南甲寅東昏遣寧朔將軍吳于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衛尉席闡文勞蕭衍軍蕭穎達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所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

八  
編  
魏  
恭

各言其志

十

此機已失莫若請救于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荆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併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阻沔路益吾咽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能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被若催然如機一說士足矣脫距王師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無據水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必得然既得之後卽應鎮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以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

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既拔肅  
秦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憂  
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況據數州之兵以誅群  
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哉秋以示弱  
于天下彼未能信從取釁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卿  
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但以相付事在日中無患不  
捷但借鎮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昌行命軍  
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修期等屯白陽壘夾斬待  
之子陽又進軍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  
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

八編荆集

冬言四

三

相救今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  
七月衍命王茂帥軍主康絢等濟師襲加湖將通子  
陽水涸不能通艦其夜流星墜于城四更中無雨而  
水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譟攻之俄而大潰子陽等  
竄走蜀于江王茂虜其餘而旋郢等二城相視奪氣  
先是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  
援衍謂諸將曰夫征討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  
加湖之敗誰不輟服陳虎牙卽伯之之子猥相奔隨  
彼間人情理當兇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  
所獲俘囚得伯之驢主藤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

戊午魯山城主張樂祖降已未夜郢城有數百毛人  
踰堞且泣因投黃鵠磯蓋城之精也及旦其城主程  
茂遣參軍朱曉求降衍謂曰城中自不誠天命何意  
恒罵曉曰明公未之思耳桀大何嘗不叱堯初郢城  
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離死者十  
七八及城開衍並加慰恤其死者命給棺槨來昏聞  
郢城沒乃爲城守計治因徒以配軍陳伯之遣蘇隆  
之反命求未便進軍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可及  
其猶豫逼之乃命郢元起卽日沿流八月天子遣兼  
黃門郎蘇回勞軍衍登舟命諸軍以違路留上庸太

八編荆集

冬言四

三

守韋獻守郢城行軍事郢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  
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益城及衍至乃  
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衍平定東夏以便宜從事留  
驍騎將軍鄧紹叔守尋陽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  
叔口卿吾之蕭何寇恂也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  
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紹叔督江  
湘糧運未嘗乏絕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胄棄  
姑孰走至是大軍進據之自發蕪州緣道奉迎百姓  
皆如獲麟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  
晉遣將李居士迎戰景宗擊走之子是王茂呂僧珍

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爲遊兵大軍次新林是  
康士庶傾城而至送款或以血爲書命王茂進據越  
城曹景宗據阜茨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離  
門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岬邑屋以開  
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又遣  
征虜王珍國列陣于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  
餘萬閩人王侯子持白虎幡督諸軍王茂曹景宗等  
犄角奔之珍國之衆一時土崩衆軍遁至宣陽門李  
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  
皆潰壬午銜鑣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門

內驛遞管署官府竝入城有衆二十萬是時蕭穎胃卒于是衆望盡歸于衍青州刺史桓和給東昏出戰因降初衆軍既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胄自姑熟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衍遣曉諭竝降衍乃遣弟秀鎮京口恢屯破墩從弟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瑛兼郡赴降十二月丙寅兼衛尉張覆非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其夜以黃油罌首送軍衍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衍乃入收嬖妾潘妃誅之及兒惡王暉之以下四十八人屬吏以宮女二千人分資

采魚所  
以耳也

將士以宣德皇后令追廢浚陵王爲東昏侯天監元  
年夏四月丙寅衍自立爲帝廢齊和帝寶融爲巴陵  
王宮于姑熟尋弑之天監六年齊宗室子恪子範等  
皆降爵爲子已而子恪遷都官尚書詳在齊明帝記  
八年魏取梁三閤十三年築淮堰以灌魏壽陽十五  
年四月淮堰成九月壞死者十萬餘口十六年帝用  
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飯詔以宗廟用牲牢有  
累冥道宜皆以麴爲之于是朝野諱諱以爲宗廟去  
牲乃是不復血食六年豫章王綜叛降魏魏師入彭  
城七年梁取魏壽陽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

寺三年改元中大通元年再舍身同泰寺群臣以錢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讀書屬文諡曰昭明初昭明太子葬丁貴嬪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于諸厭之乃爲蠺鷲及諸物理于墓側宮監鮑道之有寵于太子晚而見陳乃密啓梁主云太子爲厭禍東主遣檢掘得寶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及卒梁主欲立其長子歡爲嗣值其舊事猶豫久之竟不立既而立太子母弟綱爲太子十一年梁散騎常侍賀琛啓陳四事一日今天下戶口減



梁嗣外彌甚皆由使命數虧吏因之重爲貪殘雖  
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  
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出風俗侈靡使淫侈成俗  
日見滋甚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  
耳目三曰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百司莫不奏  
事但斗筭之人詭競求逞不論國之大體以深刻爲  
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  
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詭惡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  
之患矣四曰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  
費養民聚財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有宜除除之有

人新集

卷之四

三

宜減減之與通有月之計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  
以息費休民啓奏梁主大怒深加詰責梁主優假士  
人太過收侍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縣又奸親任  
小人頗傷苛察多造塔廟以傷民土侯子弟多驕淫  
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剪斷重罪則終  
日不憚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  
或白晝殺人都街或暮夜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  
于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溺于慈愛不能  
禁也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四月解  
講是夕浮圖災梁主曰此魔也更宜廣爲法事遂起

十二層浮圖將成值侯景亂乃止梁主年高諸子心  
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爲丹陽尹湘東王綽在  
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懼倖人主太子綱惡之常  
選精兵以衛東宮出綸爲南徐州刺史梁主舍營兄  
弟而立太子綱內常愧之寵亞諸子龍逃爲東陽州  
以慰其心營兄弟亦內懷不平至是營以梁王袁老  
朝多批政超言財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  
襲陽形勝梁業所基可圖大功乃克已爲政撫循士  
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太清元年高歡卒  
侯景來降梁主舍身同泰寺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

人新集

卷之四

太

梁主遂爲所執  
簡文帝綱武帝第三子也即位一年爲侯景所制旋  
見廢即位制年號將曰文明以外制示臣取周易內  
文明而外柔順之義恐賊覺乃改爲大寶初侯景納  
帝女溈陽公主公主有美色景惑之劫于政事王偉  
每以爲言景以告主主出惡言偉知之懼見讒乃謀  
廢帝而後聞主苦勸行殺以絕衆心帝廢後王偉乃  
幽帝于王修纂進勸于帝曰丞相以陛下幽受既久  
使臣上壽帝笑曰已禪帝位何得言陛下此壽酒將  
不盡此乎于是賜等并齎酒肴曲項琵琶與帝極飲

帝知將見殺乃盡醢謂曰不圖爲樂一至于此既醢而後乃出薦進土臺上修墓坐上乃崩葬撤尸扉爲棺遷殯于城北酒庫中帝自幽禁之後賊乃徹內外侍衛使突騎圍守牆垣悉有快練無復紙乃書壁及板部爲文數百篇崩後王偉觀之惡其辭切即使剖去有隨侍者誦其連林三首詩四篇文並憤愴云帝被弑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見殺太子神明端凝于禁室未嘗屈意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位國阼而

八編卷九

十七

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死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出必死之命爲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又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釋字世誠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元年都督荊州刺史領江陵是年侯景來降二年八月侯景叛舉兵圍臺城十一月移移撤所屬湘州刺史蕭譽雍州刺史蕭懿江州刺史蕭懿等遣世子引兵入援三年二月侯景給梁與盟敕止援軍釋軍于鄧州之武城與蕭懿等皆淹留不進三月侯景陷臺城釋歸

江陵初梁主以蕭譽代蕭績爲湘州刺史從績代蕭譽爲雍州刺史績恃才輕譽迎侯有闕譽至留績不遣績輕舟夜遁將之雍州復慮譽拒之績與釋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歸湘州績遣釋書曰譽欲襲江陵晉共謀不逞釋懼自變中步道馳歸樹柅以自守梁主爲侯景所逼遂祖釋遣信州刺史鮑泉攻湘州九月蕭譽逆戰而敗退保長沙泉圍之蕭譽留泰軍蔡大寶守襄陽師衆伐江陵以救湘州問計于王僧辯其陳方略以爲城中都督督攻江陵會大雨平地水深四

八編卷九

卷九

十八

尺營軍氣沮釋與新興太守杜勣有舊密邀之勣帥所部降其兄岍請以五百騎襲襄陽距城三十里城中始覺蔡大寶奉舉母登城拒戰營聞之遁還岍亦走釋遂以僧辯代泉攻長沙邵陵王綸致書于釋曰今社稷危殆創臣痛深唯應剖心膏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客貫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揭料今訪占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于骨肉之戰愈勝愈酷勞兵損義虧失多矣弟若陷洞庭不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銳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釋不從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僧辯克湘

州殺蕭崇，釋後移檄討侯景。五月時，梁境唯荆益所部尚完實。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淵昭帥兵受縛，節度釋令屯白帝。未許，東下。西陽太守蕭固、正國昭第也，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釋欲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以之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衆自此起矣。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於走，吳僧辯之發江陵也，啓釋曰：「平賊之後，嗣君何以爲禮？」釋曰：「六門之內，日極兵威，僧辯曰：『討賊之謀，臣爲已任。』」城有六門。侯景之舉，別舉人釋乃密諭將軍朱買臣使爲之用。侯景敗，豫章王棟及二弟杓樛相扶出，于密室，逢杜嗣干道，爲去其鎖。二弟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棟曰：「倚伏難知，我猶有懼。」買臣呼之號，竝沉于水。  
王紀頗有武略，有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嵩，西通資陵，吐谷渾，內修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飽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開侯景陷臺城，釋將討之。謂僚佐曰：「上官文士，豈能匡濟，至是遂即帝位，參軍徐哲固諫，不從。初，臺城之圍，哲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內衛之，會人告哲反，紀謂曰：『以卿

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得立爲帝。承聖二年三月，武陵王紀帥諸軍東下，留蕭瑒守成都。世子國昭時鎮巴東，啓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紀信之，與王甚懼，與魏主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宇文泰曰：「取蜀制梁，在此一舉。諸相成難之，大將軍尉遲迥奉之，甥也，以爲可克。秦問以方略，迥曰：『蜀與中國隔絕，自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無不克矣。』秦乃遣迥自散關伐蜀。七月，武陵王紀與梁將陸法和相拒，梁主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頓兵日久，知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乃遣樂奉業詣江陵求和。奉業啓梁主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梁主遂不許其和。梁將任約進攻紀，破之，投其三壘。于是兩壘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將軍樊猛追擊之，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梁主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遂斬紀及其幼子國滿。陸法和又擒國昭兄弟三人，送江陵。梁主紀紀屬藉下國昭等千餘，絕其食，至嚙臂啖之。十二日而死。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蕭瑒屢戰皆敗，乃請降。迥遂受之。吏民皆復其業，唯取

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邈爲益州刺史大清元年王僧辯留鎮姑熟侯瑱鎮東關壘陳霸先鎮京口三年帝以王琳部衆驅盛得衆心故使爲廣州刺史以遠之先是魏使來聘齊使又至釋接魏使有副魏使于謹來攻冬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蕭瑒率衆會之丁卯停謁內外戒嚴門爲出行城柵大風拔木丙子續譚有餘皮服以繼微王僧辯王琳入援魏軍主柵下齊稱賊時無廢城彼彼食爲魏人所殺自侯景之難州縣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緣以長江爲限荊州界比盡武寧西拒峽口自嶺以

入新類纂

卷之九

十一

南復爲蕭勃所據文執所同千里而近人戶著藉不盈三萬中興之盛盡于是矣武陵之平議者欲固其舟船遷都建鄴釋荆多楚人不願後魏亦未欲動僕射王褒尚書周弘正驟言卽楚非便御史大夫劉懿以爲建鄴王氣已盡月渚宮洲已滿百于是乃留尋而歲星在井熒惑守心散騎郎陳季才言于梁主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于井土心爲入王丙王楚分臣恐是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整旆還都以避其患梁主亦曉天文歎曰吉凶在我運數由天避之何益乃止魏軍逼謝答仁勳

帝乘暗滑圍出就任約帝素不便馳馬曰事必無成徒增辱耳答仁又求自扶帝以問僕射王褒褒曰答仁侯景之黨豈是可信成彼之勳不如降也乃聚圖書十餘萬卷盡燒之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帝然之既授城內大都督以帝鼓吹給之配與公主既而又召王褒謀之答仁請入不得駭血而去遂使太子王褒出質請降有項黃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乘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劍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師至凡二十八日微兵四方未至而城克見在幽逼求酒飲之製詩四絕梁王啓遣尚書傳準監

入新類纂

卷之九

十一

才復生。一洲群公上疏稱慶明年而帝卽位承聖末其洲與大珧相通惟九十九云。

蕭管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將雍州刺史管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遂脩刑政俟景作亂蕭繹攻管見管于湘州管率眾攻江陵以救之時攻柵不克會大雨暴至平地四尺眾頗離心管夜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管恐不能自固乃遣於大資朱附庸于西魏已而管與魏師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管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

人物志

卷

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諸入于魏晉稱皇帝于其國初江陵平宿將尹德毅謂晉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就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憚窮餽節伐之義侔國士庶勦克軍實然此等戚族戚在江東然悠之人可門到戶說既李戾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父兄孤人之子弟人盡讐也又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于此竊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固請于薄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僉

隨卽診授魏人憫息未敢送死曾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纔斐服烏萬世一時咎謂德毅曰卿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新仇所謂人將不食吾餘旣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闔又失襄陽之地咎恨乃曰不用德毅之言以至于是父兄臣庶殘毀于戈日用恥于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者感昭賦以見志焉遂以憂憤發背而死裴帝方智江陵陷沒而爲王僧辯陳霸先所立後爲霸先取而梁亡焉

王僧辯太

議

兵參軍以勇略稱。元帝除荊州。僧辯爲府參軍。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沒。僧辯降景。景悉取其軍實。而後加綬撫遣歸竟陵。于是俗道兼行。西就元帝。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荊州。于是綠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討泄公私船于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餽旗嚴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輒特至城下。謂城中曰。諸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荊州。北城自當非礙。僧辯自口在人。掌遲豈得便降。景軍內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

如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帖率兵  
後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克又爲火艦燒柵風不便  
自焚而退有流星墜其宮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  
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放軍夏首  
元帝以僧辯爲江州刺史命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  
景攻破魯山仍攻郢卽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  
賊營去地十丈燄成火一時奔散有龍目城出五色  
光曜入城前鸛鵲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  
朱子仙等困蹙求論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于  
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譟掩至大破  
之禽于仙等送江陵郢州既平僧辯進師江州直搗  
建鄴乃先命南兖州刺史侯瑱襲南陵謁頭等戍並  
克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  
至益口霸先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益口與僧辯  
會于白茅洲爲盟于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  
皆淚下沾襟及發謁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  
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  
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  
流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爐行甚迅疾景自  
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景將以石頭城墜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五

僧辯引軍入據之界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孫臺城  
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之東西堂僧辯雖有賊賊  
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自掠自石頭至東城被執縛  
者男女襍露袒衣不免鋒流號叫謂思景焉僧辯命  
侯瑱東追景於是逆寇悉平元帝卽位授鎮衛將軍  
司徒封永寧郡公陸納反於湘州詔僧辯討納已而  
納降武陵王紀據泉上流內外駭懼僧辯會衆軍西  
討尋而武陵敗績是時齊遣兵謀襲建鄴陳霸先聞  
之馳報江陵元帝卽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襲  
卽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瑒築壘於東關以拒北  
軍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彥  
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未至而荊州已滅釋子  
方智卽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與陳霸先參謀討伐  
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并貞  
陽亦頻與僧辯書論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  
與齊高澄至東門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  
禮因遣子顯往克質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啟因求  
以敬帝爲太子明報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於鄴貞  
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  
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五

詔不敢就岸，未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陳霸先時爲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晚，事軍人已踰城北而入南門，又自召兵來，僧辯遽走出關，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縱火焚之，方下就執。霸先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衆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被絞殺。初，僧辯平建鄴，遣霸先守京口，推以赤心，情好甚密。其長子顗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入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兵必出江表，因遣記。」

人編纂

卷之五

主

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霸先，仍使整舟艦器械。霸先宿有圖僧辯志，反間令留旰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惟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扞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歟！須決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霸先口安都，嗔我乃敢進，遂起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霸先之請，歷天授也。

陳霸先

陳武帝陳霸先，吳興長城下若里人。二年冬，侯景寇

逼，霸先將赴援。時加東王繹承制，征東將軍王僧綽督衆軍討侯景，次益城。霸先合兵三萬將會焉。西軍之食，霸先計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石以資之，仍填巴丘。會侯景廢簡文，立豫章王棟。霸先遣使奉表於江陵，歡。是時僧辯已發益城，會霸先于白茅灣，乃登岸結壇開馬盟約，進侯景以嚴，矜貯石，沉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清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僧辯杜絕同計，於霸先朝先以諸將不敢當鋒，請先往立柵，即於石頭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

人編纂

卷之六

主

大路。霸先曰：「我誦既衆，賊徒甚衆，應分賊兵力以弱制強，乃命諸將分處置兵。」霸先與王琳、杜龕等悉力擊之。京衆大潰，霸先與王僧辯等進版，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人居朝堂。四年五月，齊送貞陽侯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明即位，改元大成，以晉安王爲大千，初齊之納貞陽也。霸先曰：「爭之以爲不可，不見從。」霸先居常憤歎曰：「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竟有何事，坐致廢黜？」假立非次，此情可知。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綿金銀以爲賞賜之資。九月壬寅，霸先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仍部列將士。

水陸俱進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  
前進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聞外白有兵  
遽走霸先大兵尋至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是夜繼之  
及其子顓於是廢其陽侯而未嘗安王即位改承聖  
四年爲紹泰元年是日嗣徽約等領齊兵還據石頭  
霸先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軍舸脫走了  
已拔石頭南岸柵發度北岸起柵以絕其汲路又  
東門故城中諸井齊所據城中無水水一合買米  
一升一升米質絹一匹或炒米食之達摩謂其衆曰  
頃在北童謠云石頭將兩襜褕青復持黃侯景服青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元

已倒於此今吾徒衣黃豈語言驗邪庚申達摩遣人  
請和霸先許之齊軍至玄武湖西北莫府山南將據  
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石頭城北與齊人相對其  
夜大雨雹電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盡夜坐立  
泥中縣尉以饑足持皆燭而臺中及湖溝北水邊路  
燥官軍每得審易足時食盡調市人餽軍皆是麥屑  
爲飯以荷葉裹而分給間以麥餅兵士皆田會霸先  
從子僧道送米三千石鴨子頭霸先即炊米煮鴨誓  
申一戰鴨肉霸先命衆軍辱食攻之齊軍大潰執嗣  
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虜蕭軌等將帥四十六人

童謠云虜萬夫入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末以  
後經綰在魏境江淮以北南人皆謂爲虜是時以賞  
俘質酒者一人裁得一醉是年霸先篡位廢其主方  
智爲江陰王改元永定元年梁王琳伐陳遣使乞師  
於齊齊納梁永嘉王莊於梁軍以王琳爲梁丞相琳  
遂以莊稱帝陳主霸先欲江陰王諡曰梁敬帝三月  
陳主瑱子昌瑨皆以江陵之陷沒於長安內無嫡嗣  
外有強敵宿將在外朝無重臣唯中領軍杜稜典宿  
衛兵章皇后召稜及中書侍郎蔡景歷入禁中定議  
急召臨川王椿於南院侯安都軍還遣至遂與王俱  
還至建康羣臣奉王嗣位王謙讓不敢當后以昌故  
未肯下今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  
暇及遠臨川王有大功於天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  
即按劍上殿白皇后出璽是日即位以侯瑒爲太尉  
安都爲司空

八編類纂 卷之九

平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

左編

纂類

北齊高歡

北齊神武帝高歡字賀六渾懷朔鎮人也歡既累世北遷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家貧及聘妻婁氏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梁天監十八年魏征西將軍張葵之子仲瑀上封事中銓削選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誼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持火持追中薪蒿以杖石爲

兵器直造其家

曳葵室下捶辱極意焚其第舍始均

踰垣走復還拜賊請其父命賊就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葵再宿而城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函鹽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俟資入還歡自隊主轉爲兩使至洛陽還傾產以給客親故惟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葵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如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耶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客人劉貴中山人賈願智爲奔走之友懷朔石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

友結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歡乃與

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陰蔡椿圖之不果

而逃爲其騎所追遂奔葛榮又公歸爾朱榮於秀容

先是劉貴事榮盛言歡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

之奇也貴乃爲歡更衣復求見因隨榮之廐廐有惡

馬榮命剪之歡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踣齧已而起

日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生歡於牀下訪時事歡

日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更何用也榮曰

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

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霸

入編類纂

卷之二百五十

三

業可舉兵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自是每參

軍謀後從榮據并州榮以歡爲親信都督四年魏明

帝銜太后嬖臣鄭儼徐紇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歡

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

洛因將篡位歡謀恐不聽請歸像卜之爲不成乃止

遂立孝莊帝子侯歡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

日無我誰可王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

騎以還堪代我王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

其匹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

飲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孝莊永安三年時

晉州庫角無故自鳴歡與之無幾而孝莊謀殺及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召歡歡雖以汾胡欲反不可委去兆恨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兆歡聞之大驚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說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受惡名于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晔改元建明封歡爲平陽郡公及蠕蠕贊也頭統豆陵步藩逼晉陽兆徵歡歡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謀逆乃密勅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兵勢八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二

下卧上請殺之兆以歡爲誠遂以委焉歡以兆醜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于顯厠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搥殺人者乃署爲親信兵上素惡兆而樂歡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肆頗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殺色徒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撥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畧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處耶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歡金因謂紹宗與歡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歡發歡乃自晉陽出隘口路逢爾朱榮妻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歡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歡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倚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歿不辭此衆便放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歡坐幕下陳謝遂授刀引頭使歡斫已歡大哭曰自天柱薨背負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搆間至此大家何忍

復出此言。老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營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北。歡留止之。曰。今殺之。其害必奔。歸聚結兵。飢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北雖動捷。而兄校無諱。不足圖也。且日北歸營。又召歡。歡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北隔水呼罵。馳歸晉陽。北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歡偕與之。善觀其停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出澄口。倍加約束。將過麥地。歡輒步牽馬。遂近聞之。益歸心焉。魏晉泰元年。歡軍次信都。哥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時爾

八編通纂

五

朱度律廢元暉而立節閔帝。欲爲廢歡。乃白節閔帝。封歡爲勃海王。徵使人覲歡。歡辭。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歡自向山東。養士繕甲。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悉。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偕詣。留五日。如此者再。歡親送之。郊。望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歡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從。後軍期又當死。配國。太又當外奈何。衆曰。唯有反耳。歡曰。反是急計。須推。新人爲主。衆願奉歡。歡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呼。

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仄滅。今以吾爲王。當與爾異。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或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領額。或生唯命。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歡撫膺曰。今日反決矣。乃抗表罪狀。爾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推。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奉渤海太守元嗣爲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晉陽。爾朱兆會之。出井陘。軍于廣阿。衆十萬。歡用竇泰策。縱反間云。世隆兄弟謀殺兆。復云兆與歡同謀殺仲遠等。由是迭相猜。謀律徊不進。仲遠等處使斛斯椿賀。板勝論兆。兆帥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哨凝望。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等追兆。說之。兆執椿勝還營。仲遠度律大懼。引兵南遁。歡乃敗兆於廣阿。俘其甲兵五千餘人。遂攻鄆州刺史嬰城固守。歡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永熙元年。拔鄆城。據之。廢帝進歡大丞相。爾朱天光自長安走。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鄆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歡令封隆之守鄆。自出屯紫陌。高乾弟昂將鄉里部曲三千人。以從。

八編通纂

本

朱飛龍背已歎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  
在飛曰永安枉害天在我報讐耳歎曰我昔日親聞  
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微臣何  
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令戰歎將中軍高昂將左軍  
歎從弟岳將右軍歎戰不利飛乘之岳以五百騎衝  
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栗園  
出橫擊之飛等大敗賀拔勝於陣降是時賀拔岳定  
關中誅天光弟顯壽歎以岳爲關西大行臺岳以字  
文泰爲左丞相時凶盜既除朝廷慶悅既而歎至洛  
陽廢節閔及中興主廟而立孝武帝修孝文帝既卽  
八指須臾 卷言平 七

乃選鮮爲啓而不就歎還鄴魏主錢於乾脯山報  
手而別魏主醢節閔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朗  
暉歎師北伐爾朱飛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  
勝賢顯智等往事爾朱皆反望今日京師靈寔必構  
禍隙歎深以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  
潼關入爾朱飛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歎以晉  
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飛既至秀容  
分兵守險出入寇抄歎揚聲討之師出復止者數四  
飛息忘歎揣其歲首當宴會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  
日一夜行三百里歎以大軍繼之永熙二年正月賣  
八指須臾 卷言平 八

泰奄至飛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  
飛自縊歎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爾朱榮妻千及  
餘衆自保突城降歎以義故待之甚厚歎之入洛也  
爾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宰張子期目滑臺歸命歎以  
其助亂且歎反復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  
與將軍王思政構歎於魏帝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  
歎患賀拔岳侯莫陳悅之強右丞相崔暹曰嵩能間  
悅之使其自相屠滅歎遣之悅既得崔嵩之言果誘岳  
斬之岳果散歸宇文泰泰誅悅遂定泰隴魏以泰爲  
關西大都督時司空高乾密啓歎言魏帝之貳歎封

呈魏帝殺之。又遣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枉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初書於袍領，遂來奔，散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遂使以白虎幡勞其家屬。」於是魏帝於歡隙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陞之，與孫騰私言陞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陞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杖入省，擅殺御史，竝亡。未奔稱魏帝，掘舍人於前，光祿少卿元干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孝正如此，領軍妻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糾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奉山王鸞在徐州，歡使邸珍奪其管綸，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雋皆歡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以開府貴顯智爲濟州，倚拒之。魏帝愈怒。五月，下詔云：「將征勾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密詔歡曰：「宇文黑獺自平秦隴多求非分，脫有非常，事資經畧，但表啓未全背反，進討事涉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會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滅吳楚。時魏帝將伐歡，恐部署將帥疑慮，故有此詔。歡乃表曰：「荊州鎔接蠻左，密通義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潛勒兵馬，

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刺史庫狄干斛律金擬兵四萬，從來遼津渡，遣將軍婁昭刺史寶恭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刺史高昂、刺史蔡雋、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候處，分魏帝知覺，其變乃出。歡去命羣官議之，欲止歡諸軍，歡乃集在并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倖所間，陞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爾。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殃。干孫珍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人願辭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歡使舍人溫子昇草勅于昇，遠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作色于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其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舍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蔡雋其申朕懷。今得王啓言，善惡惻反，愛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畧，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晉皇天后主，實聞此言，近處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暴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重，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兩開拓邊境，爲國立功，

念無所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肩爲日已久，先朝已未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聞昧，不知依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庾亮子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置出，依臣之口，去歲封陞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惟王騰既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一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渡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惟問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騰信邪，棄義舉旗，南若縱無四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成，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整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既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合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哭而道之。』朕既遇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歎歎。初歡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我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偏狹，不如鄴南邊。

都魏帝曰：『高祖定都河洛，爲永承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既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歡奉詔至是，復謀焉。遣兵于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勝船不聽向洛，諸州和雜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歡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雋受代，復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之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向南，問問輕重，朕雖無武，歡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于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下詔罪狀歡爲北伐經營，歡亦勒馬宣告曰：『孤過爾未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王上義，賈幽朔，擢爲斛斯椿，說構以誠，節爲道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日若用，可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歡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都督元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七月，魏帝躬率大衆屯河橋，歡至河北十餘里，再遣使口中誠款。魏帝不報，歡乃領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

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或戰未決而元弑之與斛  
斯椿爭權不睦弑之棄椿徑還給帝云歡兵至即日  
魏帝遷於長安依宇文泰已西歡入洛停於永寧寺  
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臣救危亂若處  
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號龍爭榮急便亂失臣節安  
在遂敗儀同此列延慶侯射幸雄尚書崔孝芬敬騎  
常侍元士弼等並殺之誅其黨也士弼籍沒家口乃  
與百僚議以清河王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承制  
決事王稱驚蹕歡醜之歡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  
魏帝皆不答乃遣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寮沙門

八列列傳

卷五十一

三

者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  
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大  
室業英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  
定白清河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  
之是爲孝靜帝改元天平魏於是始分爲二歡以孝  
武既西恐逼隋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  
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  
四十萬狼狽就道歡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  
軍國政務皆歸相府魏孝武閹門無禮從妹不嫁者  
三人平原公主明升從兄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王

卷

不悅卽是使與泰有隙飲酒還駝而魏泰立南陽王  
寶矩是爲魏文帝初孝武與歡有隙徵兵四方東郡  
太守表侯率所部赴洛陽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  
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侯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  
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示寧肯授人以柄雖歡撫之  
恐是據於茨藜也思政曰奈何侯曰聞歡有立至之  
憂西邊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甘憤一日徐思其宜  
耳思政然之已而卒如其言宇文泰軍廣陽謂諸將  
曰賊將吾三面作浮橋以示必渡此歡縱吾軍使寶  
泰西入平歡自起兵以來寶泰常爲前鋒其可多殺

八列列傳

卷五十一

四

卒屢勝而驕今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自走矣乃  
聲言救保隴右而潛軍東出至小關寶泰奔關軍至  
自風陵渡河宇文泰擊破之士衆皆盡寶泰自殺傳  
首長安歡以河水薄不得赴救救浮橋而退儀同薛  
孤延爲殿一日之中斫十五刀折乃得免泰亦引軍  
還高弟自商山轉關而進所向無前遂攻上洛昂被  
流矢中者三頰絕良久復上馬免胄巡城昂創甚曰  
恨不見李式作刺史歡聞之卽以高季式爲濟州刺  
史昂欲入藍田關歡使人告曰寶泰寧沒人心恐動  
宜速還路險賊盛拔身可也昂不忍棄衆小戰全軍

後代言行  
孝子列傳

而遣五月繼以資拔勝爲大師八月泰帥李弼等十一  
二將伐東魏以于謹爲前鋒攻恒農拔之閏九月歇  
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使高昂將兵三萬出河  
南時關中饑泰所將將士不滿萬人餒殺於恒農五  
十餘日聞歇將濟河乃引兵入關高昂遂圍恒農歇  
長史薛瑒言於歇曰西賊連年饑饉故胃成來入陝  
州欲取倉粟今昂已圍陝城粟不得出但置兵蒲道  
勿與野戰比及麥秋其民自應餓成黑糲何憂不降  
願勿渡河侯景曰今茲舉兵形勢極大萬亡不覺猝  
難取飲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秋軍承  
之歡不從自蒲津濟河泰遣使戒軍州刺史王黑黑  
語使者曰老熊當道卧貉子那得過歇至焉胡城下  
謂黑曰何不早降黑大呼曰此城是王黑家死生在  
此欲成者來歡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至  
渭南徵諸州兵皆未會欲進擊歡諸將以衆寡不敵  
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至長安則人情大  
振今及其遠來新至可擊也命軍士齎三日糧輕騎  
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泰至沙苑距東魏  
軍六十里諸將皆懼宇文深獨賀泰問其故對曰歡  
據渭河此處得衆必奴此自守未易可圖今懸師渡

卷之三  
五

卷之三

河非衆所欲獨取失實泰懷諫而來所謂忿兵可一  
戰擒也願假一節發王黑之兵邀其走路泰遣使  
奚武說徵軍武從三騎皆放歡將士衣服日暮安營  
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  
有不如法往往提之具知敵之情狀而還歡聞泰至  
引兵會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  
兵將交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  
弼等帥鐵騎橫擊之東魏兵中絕爲二遂大破之李  
弼弟樹身小而勇每躍馬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見  
皆曰避此小兒泰歡曰勝決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將  
八刻類集卷之三  
軍取令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曰觀其甲裳足知令  
貴之勇何必數級彭樂乘醉深入魏陳魏人刺之勝  
出內之復戰歡欲收兵更戰使張羣原以薄厯營點  
兵莫有應者養甲士八萬人棄鉞仗十有八萬泰追  
歡至河上還留甲士二萬餘人餘悉縱歸都督李穆  
曰高歡破膽矣速追之可獲泰不聽還軍渭南所徵  
之兵甫至乃於戰所入種柳一株以旌武功侯景曰  
歡欲因泰新勝而驕往取之欲不從泰至穀城侯景  
等欲整陳以待其至儀同莫多婁賁文請帥所部擊  
其前鋒景等固止之賁文勇而專不受命以千騎前



進夜遇李弼達武奚於孝水弼命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走弼退斬之悉傳其衆送恒農泰進軍溫東侯景等夜解圍去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爲陳北據河橋南屬印山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迷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達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扶泰背罵曰籠東軍士爾曹至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六破之東魏兵北走高昂意輕泰建旗蓋以陵陳魏人盡銳攻之一軍皆沒昂伏橋下追者見其從奴持金帶問昂所在從奴示之第八編類集

卷五十五

七

知不免奮頭曰來與汝開國公退者斬其首去歡聞之如養肝膽杖高永樂二百贈昂太師泰賞殺高昂者亦給萬段魏又殺東魏西兗州刺史朱願等虜甲士萬五千人赴河焚者以萬數初歡以乃侯首尊老持禮之嘗親扶上馬其子洛免冠藉首日願出威力以報深恩及印山之戰諸軍北渡橋洛勸兵不動謂魏人曰乃侯洛在此能來可來也魏人畏之而去歡名其所營地爲回洛是日西魏置陳旣大首尾馳逐從旦至未戰數十合兇霧四塞莫能相知魏獨孤信等居右趙貴等居左戰並不利又不知魏主及泰

所在皆棄其卒先歸偕同李虎等爲步軍見信得退卽與俱去泰由是燒營而歸留儀同長孫子彥寸金彌王思政下馬舉長稍左右橫擊一舉輒踣數人陷陳旣深從者盡歿思政被重創問總管曰暮敵亦收兵思政每戰常着破衣斃甲敵不知其將帥故得免帳下督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其已蘇襄劍扶思政上馬夜久始得還營將軍蔡祐下馬步圖左右勸乘馬以簡倉猝祐怒曰丞相愛我如子今日豈惜生乎帥左右十餘人合聲大呼擊東魏兵東魏人圍之十餘重祐舉弓持滿四面拒之東魏人慕厚甲長刀者直

卷五十五

七

進取之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之命在此一矢豈可虛發將至十步祐乃射之應弦而倒東魏兵稍却祐徐引還魏主至弘農守將已棄城走所虜降卒在弘農者相與閉門拒守泰攻拔之誅其魁首數百人蔡祐追及泰於弘農夜見泰泰曰承先爾來吾無憂矣泰驚不得寢枕祐股然後安祐每從泰戰常爲士卒先戰還諸將皆爭功祐終無所言泰每嘆曰承先口不言勲我當代其論欲泰留王思政鎮弘農魏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前後所虜東魏士卒散在民間聞魏兵敗謀作亂百姓互相剽劫關

中大掾於是沙苑所虜東魏都督趙青雀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收降卒以拒還兵長安大城民相帥以拒青雀日與之戰王羅鎮河東大開城門悉召軍士謂曰今聞大軍失利青雀作亂諸人莫有同志王羅受委於此以成報恩有能同心者可共固守必恐城陷任自出城聚威其言皆無異志魏王留蘭泰以士馬疲弊不可速進且謂青雀等烏合不能為患日我至長安以輕騎臨之必當面縛散騎常侍陸運諫曰賊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蜂蟻有毒安可輕也且賊詐言東寇將至今若以輕騎臨之百姓謂為八封類集二卷言年號

卷言年號

七九

來告捷虜魏宗室及督將餘佐四十八人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歌使彭樂追奉泰嘗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乎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何不急還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泰金帶一囊以歸歡雖喜其勝而怒其失泰令伏諸地親拜其頭連頓之并數以沙苑之敗舉刃將下者三樂辭良久樂曰乞五千騎復為王取之歡曰汝縱之何意而言復取邪今取絹三千匹歷樂背因以賜之明日復戰泰為中軍中山公趙貴為左軍領軍若千惠等為右軍中軍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羣卒歡失馬赫連八封類集二卷言年號

卷言年號

卷言年號

三

取令貴大呼獨入敵中鋒刃亂下人皆謂已必俄奮  
刀而還如是數四當令貴前者歿傷相繼乃謂左右  
曰吾豈樂殺人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  
不爲賊所傷何異逐生人也左軍趙貴等五將戰不  
利東魏兵復振泰與戰又不利會日暮魏兵遂追東  
魏兵追之獨孤信干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  
魏諸軍由是得全若干惠夜引去東魏兵追之惠徐  
下馬顧命厨人營食食畢謂左右曰長安外此中必  
有以異乎乃建旗鳴角收散卒徐還追騎疑有伏兵  
不敢逼泰遂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泰遣開府儀同  
三司達奚武等拒之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  
一東西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  
失在遲疑後悔無及願大王不以爲疑歡深然之集  
諸將議進止咸以爲野無青草人馬疲瘦不可遠追  
陳元康曰兩雄交爭歲月已今幸而大捷天授我  
也時不可失當乘勝追之歡曰若遇伏兵孤何以濟  
元康曰王齊前沙苑失利彼尚無伏今奔敗若此何  
能遠謀若捨而不追必成後患歡不從使劉豐將數  
千騎追泰送東歸泰召王思政於玉壁將使鎮虎牢  
未至而泰敗乃使守恒農思政入城令開門解衣而

入編纂

卷百五

主

臥懸危將士示不足畏後數日劉豐至城下憚之不  
敢進引軍還思政乃修城郭起樓櫓營農田積芻粟  
由是恒農始有守禦之備四年歡侵魏圍玉壁魏韋  
孝寬禦之不能克而還始歡自病逐君之醜事靜帝  
禮甚恭事無大小必以聞可否聽旨每侍宴伏俯上  
壽帝設法會乘輦行香歡執香爐步從鞠躬屏氣承  
望顏色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太平五年卒於晉陽  
時年五十二

北周宇文泰

北周武帝宇文泰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也父肱正光

人編纂

卷百五

主

末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作亂僞署王衛可瓌最盛  
肱乃糾合鄉里新瑛其衆乃散後陷鮮于修禮爲定  
州軍所破戰沒于陣泰少有大度不事家人生業輕  
財好施以交結賢士大夫爲務隨父肱在鮮于修禮  
軍及葛榮殺修禮時年十八榮下任將帥察其無成  
謀與諸兄去之計未行會榮滅西隨爾朱榮遷晉陽  
榮忌泰兄弟雄傑遂託以他罪誅泰兄洛生泰以家  
貧自理辭官憐慨榮感而免之益加敬待始以統軍  
從榮征討後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  
孝莊反正以功封寧都子後從岳入關平萬俟醜奴

行原州事。時開臘寇亂。泰撫以恩信百姓。皆喜。曰。早遇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普泰二年。爾朱天光東拒高歡。留弟顯壽鎮長安。召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東下。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計無所出。泰謂岳曰。今天光尚遠。悅未就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王將。不能制。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爾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若乘此說。悅事無不遂。岳大喜。即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與岳襲長安。泰輕騎爲前鋒。追至華陰。禽顯壽。及岳爲關西大行臺。以泰爲左丞。領岳府司馬。高歡既除。爾朱氏遂專。

入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朝政泰請往觀之。以泰非常人。將留之。泰說陳忠款。其託左右苦求。復命倍道而行。行一日而歡乃悔。發上驛千里追泰至關。不及而反。泰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邪。逆謀未發者。憚公兄第耳。侯莫陳悅本質庸才。亦不爲歡忌。但爲之倖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侯莫陳勝兵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人伊利等。戶口富貴。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懷之。以德即可收其士馬。以資吾軍。西鞏氏羌。北撫沙漠。還軍長安。巨輔魏室。岳大悅。復遣泰詣關謀事。密陳

其狀。魏帝納之。加泰武衛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岳以夏州隣接寇賊。欲求良刺史以鎮之。衆皆舉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況吟累日。乃表爲夏州刺史。泰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高歡。魏永熙三年正月。賀拔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是宜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圍敗岳屍還營。三軍未知所屬。趙貴言於衆。稱泰英豪雄略。若告喪。必來赴難。因

入編類集 卷五十五

五

而奉之。大事濟矣。諸將皆稱善。乃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士史咸。泣請留以觀其變。泰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不候。終日者機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高歡遣長史侯景招引岳衆。泰至安定。遇之於傳舍。吐哺上馬。謂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曰。我猶前耳。隨人所肘者也。景於此還泰至平涼。英岳甚憐將士。悉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歡又使景與義寧太守王基勞泰。泰不受命。泰與基有舊。將留之。并欲留景。景不屈。乃遣之。時斛斯椿在泰所。曰。景人傑也。何故

魏書

卷八

主

八

泰

主

放之泰亦悔驛追之不暇基亦遁歸言泰雄傑請及其未定滅之歡曰卿不見賀拔岳侯莫陳悅乎吾嘗以計拱手取之及沙苑之敗歡乃始追悔于時魏帝將周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泰侯莫陳悅亦被勅追還悅既附歡不肯應召泰曰悅枉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乃令諸軍戒嚴將討悅及毘還泰表於魏帝辭以高歡至河東侯莫陳悅在永洛首尾受敵乞少停緩泰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衆泰集假爲此辭因與元毗及諸將刑往盟誓同獎王室魏帝因詔泰爲大都督即統賀拔岳軍泰乃與悅書責以殺賀拔岳罪又喻令歸朝悅許爲詔書與泰州刺史万俟普換令爲已援普撥疑之封以主泰表奏之魏帝因問泰安泰臨計泰請召悅援以內官及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疑三月泰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意士卒莫不懷憤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遵爲都督鎮原州泰軍令嚴肅秋毫無犯百姓大悅軍出木狹圖大雪平地二尺泰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左右不自安衆遂離歡聞大軍且至退保畧陽留

萬餘人據守永洛泰至圍之城降泰即輕騎數百起畧陽以隔悅軍其部將皆勸悅退保上邽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自驚潰將卒或來降泰縱兵奮擊大破之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千騎遁走泰乃命原州都督退悅至牽屯山斬之傳首洛陽泰至上邽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臺廩無所取左右竊以一銀甕歸泰知而罪之即剖腸將士衆大悅歡聞關隴寇捷遣使於泰深相倚結泰拒而不納封歡書以聞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伏於泰仍令泰稍引軍而東泰乃令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將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計魏帝進泰待中關西大都督魏帝方圖歡又遣徵兵泰乃令駱超爲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泰乃傳檄方鎮諸諸軍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入洛吾欲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令王罷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罷足得抗拒如其寇洛即襲汾晉皆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七月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弘農而歡稍逼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左衛元斌之領軍斛斯椿

漢武年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一處得獲大事去矣即以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并州遣都督李賢將精騎一千赴洛陽會城之與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備儀衛奉迎謁見於東驛免冠流涕謝罪乃奉魏帝都長安八月泰進位丞相十一月遣儀同李虎與趙貴等討曹泥於靈州虎引河灌之泥降遷其象帥於咸陽十二月魏孝武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朝人編類纂卷一百一十五

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復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祖正月泰立南陽王寶炬是爲文帝大統元年魏帝遣泰都督中外諸軍泰以蘇綽爲尚書左丞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年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於邙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關王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來降未幾侯景復降梁十五年初侯景以長社四州降西魏宇文泰使王思政守長社高澄遣將攻之未破陳元康

言於高澄曰王自輔政以來未有殊功今賴川垂陷願王自攻澄從之自將攻長社親臨作堰堰三決澄怒槐負土者及囊并塞之城中無鹽孽腫死者十八人水入城壞澄令城中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若有損傷左右皆斬王思政帥衆據土山告之曰吾力屈計窮唯當以死謝國因仰天大哭西向再拜欲自刎衆其執之不得引決澄遣趙彥深執手申款延而禮之澄改賴川爲鄭州遇思政甚重初思政屯襄城欲以長社爲行臺治所啓陳於宇文泰泰浙州刺史崔猷曰襄城控帶京洛定爲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援賴川既陷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潛來徑至城下莫若頓兵襄城以爲行臺賴川州遣將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不虞豈能爲患泰令從猷策思政固請泰乃許之至是泰深悔之以侯景所獻諸城道路阻絕令諸將拔軍還是一年盜殺高澄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耕閑戰陣馬畜糧糈大家供之合爲百府是年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王斛斤帝伐之自弘農爲橋濟河至建州齊王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滅矣會人雨畜產多死乃還二年尚

書元烈謀殺泰事。泄泰殺之。魏主自元烈之歿。有怨言。密謀誅泰。泰諸子皆勿以諸壻爲心膂。濟河公李基。義成公李暉。常山公子翼。分掌禁兵。由是魏主謀泄。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復姓拓拔氏。未數月。歛爲泰所殺。是年。泰遣子護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侄宇文護。世子覺嗣位。出鎮同州。時年十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一

左編

纂類

梁朱溫

朱溫宋州人黃巢起曹濮溫亡入賊中巢陷京師以溫爲先鋒使攻陷同州以爲同州防禦使是時天子在蜀諸鎮會岳討賊溫數爲河中王重榮所敗屢請益兵於巢巢中尉孟楷抑而不通溫客謝朓說溫曰黃家起於草莽幸唐衰亂直投其隙而取之爾非有功德興王之業也此豈足與共成事哉今天子在蜀諸鎮之兵日集以謀興復是唐德未厭於人也且將軍力戰於外而庸人制之於內此章邯所以背秦而歸楚也溫以爲然乃殺其監軍嚴實自歸于河中王重榮以降都督王鐸承制拜溫金吾將軍河中行營招討副使大子賜溫名全忠自黃巢死奏宗權稱帝陷陝洛懷孟唐許汝鄭州遣其將秦賢盧瑋張旺攻汴環汴爲三十六柵全忠領兵少不敢出乃遣朱珍募兵於東方而求救于兗鄆三年春珍得兵萬人馬數百匹以歸乃擊賢拔其四柵又擊瑋瑋敗投承死宗權聞瑋等敗乃自將精兵數千柵北郊五月充

州朱瑋鄆州朱宣來赴援全忠置酒軍中中虜全忠陽起如廁以輕兵出北門襲瑋而樂聲不輟瑋不意兵之至也兗鄆之兵又從而合擊遂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宗權與瑋夜走出鄆屠其城而去宗權至蔡復遣張旺攻汴全忠聞瑋復來登封禪寺後岡望瑋兵過遣朱珍躡之戒曰瑋見吾兵必止望其止當還逐毋與之鬪也已而瑋見珍在後果止即馳還全忠令珍引兵蔽大林而自率精騎出其東伏大冢間瑋止而食食畢拔旗幟馳擊珍珍兵小却全忠引伏兵橫出斷瑋軍爲三而擊之瑋大敗脫身走宗權怒斬瑋而河陽陝洛之兵而宗權守者聞蔡精兵皆已殲於汴因各潰去故諸葛果將李罕之取河陽張全義取洛陽以來附朱宣朱瑋兵助汴已破宗權東歸全忠發徵兗鄆誣其誘汴亡卒以東乃發兵攻之取其曹州濮州遂遣朱珍攻鄆州大敗而還淮南節度高駢死楊行密入揚州天子以全忠兼淮南節度全忠乃表行密爲副使以行軍司馬李勣爲留後璠之楊州行密不納僖宗崩天驕軍亂因其節度使樂彥真其子相州刺史從訓攻邰來乞兵遣朱珍助從訓攻邰而魏軍散彥真從訓戰死邰人立羅弘信珍乃還張



全義取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奔于河東李克用遣兵圍河陽全義求救遣丁會牛存節救之擊敗河東兵于流河行營討蔡州圍之百餘日不克是時特渾已爲東南面都統又以全忠統行營面渾猶稱都統全忠乃上書論渾討蔡無功而不落都統且欲激怒渾以起兵端初高駘歿淮南亂楚州刺史劉瓚來奔納之及全忠兵攻蔡不克還欲攻徐乃遣朱珍將兵數千以東聲言送瓚還楚州渾怒論已及聞珍以兵來果出兵拒之珍與戰大敗之取其豐蕭二將遂攻宿州下之珍屯蕭縣別遣龐師古攻徐州龍紀元年師古敗渾于呂梁淮南牙將申屠執泰宗權折其足將檻送京師別將郭璠殺裴徽宗權以來獻全忠遣行軍司馬李璠獻俘于京師表執璠淮西留後天子封全忠爲東平王初黃巢敗走李克用退之不及而旋過汴駐軍于北郊全忠邀克用置酒上源驛夜以兵攻之克用踰城而免詎其事于京師天子知曲在汴而和解之至是宰相張洎私與汴交全忠厚之以賂洎爲汴請伐河東唐諸大臣皆以爲不可與師洎扶汴力請益堅天子不得已而許之以洎爲太原四面行營都統全忠爲東南面招討使然全忠不親兵以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三

兵三千屬洎而已天子以全忠爲宣義軍節度使遂如滑州假道于魏以攻河東且責其軍須亦所以怒魏爲兵端也魏人果以魏非兵所當出而辭以糧乏皆不許於是攻魏張濬之師大敗于陰地二年全忠及魏人戰於內黃大敗之皆故元城羅弘信來送款景福二年龐師古克徐州殺時渾全忠如徐州以師古爲留後遂攻兗鄆乾寧元年全忠及朱宣戰敗之于鄆野充鄆求救于河東李克用克用發兵救之假道于魏既而魏人擊之克用怒大舉攻魏羅弘信來求救遣葛從周救魏是歲李克用封晉王戰於汧水擒克用于落落送于魏絳之鳳翔李茂真犯京師天子出居于華州全忠請以兵赴難天子優詔止之又請還都洛陽不許四年龐師古克鄆全忠遂攻兗州朱達奔于淮南九月攻淮南龐師古出清口葛從周出安豐全忠軍屯于宿州楊行密遣瑋先擊濬已師古敗於從周亟返兵至于泮河瑋又敗之全忠懼馳歸光化元年天子以全忠兼天平軍節度使遣兵救潞攻晉太原不克遣從周攻劉仁恭之滄州取共德州及仁恭戰于老鴉堤大敗之晉取洛州全忠如洛州復取之是時鎮定皆附于晉遂攻鎮州破號城王

八編類纂

卷百三十一

四

銘來送款進攻定州王郃奔于晉其將王處直以定州降唐宦者劉季述作亂天子幽于東宮天復元年護駕都頭孫德昭誅季述天子復立封全忠爲梁王大舉攻晉氏叔琮出太行取澤潞葛從周及鎮定之兵皆會于太原圍之不克遇雨而退天子以全忠兼河中尹護國軍節度使晉取慈隰自劉季述等已誅宰相崔胤外與梁交欲假梁兵盡誅宦者而鳳翔李茂真郃寧王行瑜等皆遣子弟以精兵宿衛天子宦者韓全誨等亦因特以爲助天子與胤計事宦者屬耳頗聞之乃遷美女內之宮中陰令伺察其實久之

入編類纂

五

卷五

果得胤奏謀所以誅宦者之說全誨等大懼思圖胤以求全胤知謀泄事急即矯爲制召梁兵入誅宦者十月全忠以兵七萬至於河中取同州遂攻華州韓建出降全誨等聞全忠兵且至即以敕諭宿衛兵劫天子奔于鳳翔全忠乃上書言胤所以召之之意天子怒罷胤相責授工部尚書詔梁兵還鎮全忠引兵去攻邠州屯于三原邠寧節度使楊崇本降胤胤奔于華州二年春全忠退軍于河中晉攻終遠朱友寧擊敗晉軍于蒲縣取邠慈隰遂圍太原不克而還邠慈隰復入奔晉友寧引兵西至興平及李茂真戰于

武功大敗之全忠兵犯鳳翔茂真數出戰輒敗遂圍之是時岐兵屢敗而圍外城中食盡自天子至後宮皆凍餒茂真殺韓全誨等二十八人囊其首示梁軍約出天子以爲解天子出幸梁軍遣使者馳召崔胤胤託疾不至全忠使人戲胤曰吾未識天子懼其非是子來爲我辨之天子還至興平胤率百官奉迎全忠自爲天子執轡且泣且行行十餘里止之人見者咸以爲忠已已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于太廟而後入殺宦者七百餘人天子賜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上議褒崇全忠欲以王子爲諸道兵馬元帥以

入編類纂

卷五

六

全忠副之崔胤請以輝王祚爲上曰濮王長胤承全忠密旨利祚冲又固請之以祚爲諸道兵馬元帥加全忠守太尉克副元帥以胤爲司從兼侍中胤恃全忠之勢專權自恣天子動靜皆稟之朝臣從上幸鳳翔者凡貶逐三十餘人以敬翔守太府卿朱友寧領寧遠節度使初翰林學士承旨韓偓上退自鳳翔欲用偓爲相偓薦趙崇及王贊自代上欲從之胤惡其分已權使全忠入爭之全忠見上曰趙崇輕薄之魁王贊無才用韓偓何得妄薦爲相上見全忠怒甚不得已貶偓濮州司馬上密與偓泣別偓曰是人非

復前來之比臣得遠敗及感乃幸耳不忍見其狀之辱全忠奏留步騎萬人於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軍宿衛都指揮使又以汴將張延範爲宮苑使王殷爲皇城使蔣玄暉充街使於是全忠之黨布列偏於禁衛及京輔全忠辭歸鎮李克用使者還言陽言崔胤之橫克用曰胤爲人臣外倚賊勢內脅其君既執朝政又握兵權推重則怨多勢伴則衆生破國亡家在眼中矣夏五月崔胤奏左右龍武羽林神策等軍名存實亡侍衛單寡請每軍募步兵四將每將二百五十人騎兵一將百人合六千六百人選其壯健者分

八編類集

卷首上

七

蕃宿衛從之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召募於市冬十月朱友倫與客擊達於左軍墜馬而卒全忠悲怒疑崔胤故爲之凡與同戲者十餘人盡殺之遣其兄子友諒代典宿衛初崔胤假朱全忠兵力以誅宦官全忠既破李茂貞併吞關中威震天下遂有篡奪之志胤懼與全忠外雖親厚私心漸異乃謂全忠曰長安密邇茂貞不可不爲守禦之備六軍十二衛但有空名請召募以實之使公無西顧之憂全忠知其意曲從之陰使麾下壯士應募以察其變胤不知之與鄭元規等繕治兵仗日夜不息及朱友

倫感全忠益疑胤且欲遷天子都洛恐胤立異天祐元年正月全忠密表崔胤專權胤國難問君臣請誅之詔責授胤太子少傅分司下詔罪狀胤等以裴樞判左三軍事克鹽鐵轉運使獨孤損判右三軍事兼判度支胤所募兵並縱遣之以崔遠柳璨並同平章事全忠密令朱友諒以兵圍崔胤第殺胤及鄭元規等數人初上在華州全忠屢表請上遷都洛陽上雖不許全忠常令東都留守張全義繕修宮室全忠之克邠州也質靜難軍節度使楊崇本妻子於河中崇本妻姜全忠私焉既而歸之崇本怒使謂李茂真曰

八編類集

卷首上

八

唐室將滅父何忍坐視之乎遂相與連兵逼京畿復姓名爲李繼徽全忠引兵屯河中遣牙將奉表稱邠岐兵逼京甸請上遷都洛陽裴樞已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騎從士民號哭滿路馬曰賊崔胤召朱溫來傾覆社稷使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繼屬月餘不絕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其將張延範爲御營使段長安官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全忠發河北諸鎮丁匠數萬令張全義治東都宮室江浙潮嶺諸鎮聞全忠者皆轉輸貨財以助之車駕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上泣謂曰勿

呼萬歲朕不復爲汝王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鄼  
語云乾千山頭凍殺雀何不飛去生處樂朕今漂泊  
不知竟落何所二月以東都宮室未成駐留於陝全  
忠自河中來朝上延全忠入寢至見何后后泣曰自  
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三月朱全忠兼判左右神  
策及六軍諸衛事全忠置酒私第邀上臨幸全忠辭  
上先赴洛陽督修宮室上與之宴羣臣既罷上獨留  
全忠及忠武節度使韓建飲皇后出自捧玉危以飲  
全忠晉國夫人可諡附上耳語建臨全忠是全忠以  
爲圖已不飲陽醉而出全忠奏以長安爲佑軍以

八封封表 宋晉書

九

王建爲佑國節度使上復遣間使以綸詔告急於王  
建楊行密李克用等令糾帥藩鎮以圖匡復日朕至  
洛陽則爲所幽閉詔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得復通因  
月朱全忠奏洛陽宮室已成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  
上累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忍就路請候十月東  
行全忠疑上徘徊候發怒甚謂牙將寇彥卿曰汝速  
至陝即日促百官發來間月丁卯車駕發陝王寅全  
忠逆於新安上之在陝也司天監秦星氣有變在今  
秋不利東行故上欲以十月幸洛至是全忠令醫官  
許昭遠告醫官使間祐之司天監王輝晉國夫人可

惡等謀害元帥悉收殺之癸卯上怒於穀水自崔胤  
之歟六軍敢亡俱盡所餘擊毬俱奉內園小兒共三  
百餘人從上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懷盡搃殺  
之祿還二百餘人代之侍衛上初不覺累日乃寤曰  
是上之左右職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以蔣玄暉爲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使王殷爲宣徽北院使兼皇城  
使張延範爲金吾將軍充街使以章張爲河南尹兼  
六軍諸衛副使又以朱友恭爲左龍武統軍氏叔琮  
爲右龍武統軍典宿衛皆全忠之腹心也及朱全忠  
自鳳翔迎車駕還見德王裕眉目疎秀且年齒以壯

八通通表 宋晉書

一

惡之私謂崔胤曰德王管奸帝位豈可復留公何不  
言之胤言於帝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  
沈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樞密使蔣玄暉伺察帝動  
靜皆知之帝從容謂玄暉曰德王朕愛子全忠何故  
堅欲殺之因泣下齧中指血流玄暉具以語全忠全  
忠愈不自安時李茂真楊宗本李克用劉仁恭王建  
楊行密移檄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  
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禪代乃遣  
通判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琮等圖之  
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牙官史太等百人

一叩官門言軍前有意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二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問至尊安在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宋帝方醉迷起單衣繞柱走史太追而絨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將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殺逆宜立暉王祚爲大正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天子於柩前卽位官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卽位時年十三十月朱全忠聞朱友恭等弒昭宗陽驚號哭自投於地曰奴輩負我令我受惡名於萬代癸巳至東都

人屠頭王亦

冬官三

二

伏梓官慟哭流涕又見帝自陳非已志請討賊先是護駕軍士有掠米於市者全忠奏朱反恭氏叔琮不戢士卒侵擾市肆及恭貶崖州司戶復姓名李彥威叔琮貶白州司戶尋皆賜自盡彥威臨刑大呼曰實我以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行事如此望有後乎昭宣帝天祐二年春二月戊戌全忠收薄玄暉遷昭宗諸子德王番等置酒九曲池醉酣悉縱殺之投尸池中初柳葵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傾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聚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連獨孤恨皆朝廷宿望意輕之奏以爲憾張廷範本優人

有寵於全忠奏以爲太常卿曰廷範勲臣幸有友蘇何籍樂卿器弄元帥之官其之不下全忠聞之謂實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其絕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裴因此并去損諸於全忠故二人者罷夏五月乙丑慧星長竟八柳葵得朱全忠之勢恣爲威福會有星變占者曰石臣但災宜謀殺以應之裴因疏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亦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弒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若不若盡滅之全忠以爲然癸酉貶獨孤損裴樞崔連等皆爲州刺史自餘或門胄清華或科第自進居三少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庸諸紳爲之一空再貶裴樞獨孤損崔連等皆遠州司戶六月救裴樞獨孤損崔連等並所在賜自盡時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二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振疾樞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而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振每自汴至河朝廷必有覽逐者時人謂之賜策全忠嘗與僚佐以遊客坐於大柳之下

人屠頭王亦

冬官三

二

全忠獨言曰此木宜爲車轂衆莫應有遊客數人起應曰宜爲車轂全忠勃然厲聲曰書生輩好順口玩人皆此類也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曰不殺何待左右數十人拚言宜爲車轂者悉撲殺之十月以朱全忠爲諸道兵馬元帥別開蔡府是日全忠部署將士將歸太梁忽變計欲乘勝擊淮南全忠使人謂光州刺史柴再用曰我以汝爲蔡州刺史不下且屠城再用嚴設守備戎服登城見全忠拜伏甚恭曰光州城小兵弱不足以辱主之威怒王苟先下壽州敢不從命全忠留其城東旬日而去全忠發光州迷失道百餘里又遇雨比及壽州壽人堅壁清野以待之全忠欲圍之無林木可爲柵乃退屯正陽十一月朱全忠度淮而北柴再用抄其後軍斬首三千級獲輜重萬計全忠悔之蹶忿尤甚全忠曰汝曹巧迷聞事以沮我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也玄暉與擊議行九錫朝士多竊懷憤邑禮部尚書蘇循獨揚言曰梁王功業顯大曆數有歸朝士無敢違者辛巳以全忠爲相國進封魏王仍加九錫全忠怒其稍緩讓不受聚與蔣玄暉張延範朝夕會聚深相結爲全忠謀禪代事何太后泣遣官人達意玄

暉語以他日傳禪之後求子毋生全王設趙殷衡諸玄暉去與柳璨張延範積善官後晏對太后焚香爲誓期興復唐祚全忠信之收玄暉及御厨使朱建武擊河南獄以王殷權知樞密判立徵院事全忠三表辭魏王九錫之命詔許之更以爲天下兵馬元帥然全忠已修大梁府舍爲宮闈矣是日斬蔣玄暉赦罷官人宣傳詔命及參隨視朝王殷與趙殷衡又誣玄暉私侍何太后全忠密令殷殷衡害太后于積善宮于是斬柳璨於上東門外車裂王範於都市聚臨行呼曰負國賊柳璨歟其宜矣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全忠以河北諸鎮皆服惟幽涪未下故大舉伐之欲以堅諸鎮之心旣而涪州內叛全忠燒營而還威望大沮恐中外因此離心欲速受禪以鎮之全忠入館于魏有疾卧府中魏博節度使羅威惡全忠襲之人見全忠曰今四方稱兵爲王患之不肯以翼戴唐室爲各王不如早滅唐以絕人望全忠雖不許而心德之乃亟歸王寅至大梁甲辰唐昭宗遣御史大夫薛昭矩至大梁勞王昭矩請以臣爲王攝政王曰薛昭矩曰殿下功德在人三靈改卜上帝方仁薛禹之事臣安敢違乃北面拜舞於庭全忠側身避之昭矩還

言於帝曰元帥有受禪之意矣帝乃下詔禪位子嬰  
詔禮部尚書蘇循齋百官棧諸大梁以攝中書令張  
文蔚爲冊使攝侍中楊汝爲押傳國寶使御史大夫  
薛貽鉅爲押金寶使楊汝子凝式言於汝曰大人爲  
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  
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盡辭之汝大駭曰汝乃  
吾族全忠遂篡位與文蔚等安於玄德殿帝復與宗  
戚飲博於宮中酒酣朱全昱忽以投瓊擊盆中迸散  
睨帝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  
汝爲四鎮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旦滅唐家二百

八編類纂

五

年社稷自稱帝王行當滅族矣以博爲末唐昭宣帝  
爲濟陰王二年二月癸亥醜濟陰王於曹州退諡曰  
唐元帝乾化元年帝避暑於張全義第亂其婦女殆  
徧全義子總祚不勝憤耻欲弑之全義止之曰吾家  
頃在河陽爲李罕之所圍啗木屑以度朝夕賴其救  
我得有今日此恩不可忘也乃止二年帝長子友裕  
早卒次假子友文帝特愛之當留守東都次友珪其  
母亳州營倡也爲控鶴都指揮使無寵次友貞初張  
后嚴整多智帝敬憚之后殂帝縱意聲色諸千雖在  
外常徽其婦入侍帝往往亂之友文婦王氏色美帝

尤寵之雖未以友文爲太子意常屬之友珪心不平  
友珪常有過帝撻之友珪益不自安帝疾甚命王氏  
召友文於東都欲與之訣且付以後事友珪婦張氏  
亦朝多侍帝側知之密告友珪曰大家以傳國寶付  
王氏懷往東都吾屬死無日矣夫婦相泣左右或說  
之曰事急計生何不敗圖時不可失帝命敬翔出友  
珪爲萊州刺史即令之官已宣旨未行敬翔左遷者  
多追賜死友珪益恐易服微行入龍虎軍見統軍蕭  
勛是時功臣宿將皆以小過被誅相與合謀勸以干  
兵百人從友珪難控鶴士入伏於禁中夜斬關入

八編類纂

五

五

至寢殿侍疾者皆散走帝驚起問友者爲誰友珪曰  
非他人也友珪僕夫馮廷諤刺帝腹及出於背友珪  
自以韃靼之瘞於寢殿祕不發喪遣供奉官丁昭溥  
馳詣東都命勛王友貞殺友文矯詔稱傳王友文謀  
逆遣兵突入殿中賴鄂王友珪忠孝將兵誅之保全  
朕躬然疾因震驚彌致危殆宜令友珪權主軍國之  
務韓勛爲友珪謀多出府庫金帛賜諸軍及百官以  
取悅丁昭溥還聞友文已死乃發喪友珪募立諸宿  
將多憤怒雖曲加恩禮終不悅告哀使至河中節度  
使朱友謙泣曰先帝數十年開創基業前日變起宮

被舉問甚惡吾備位藩鎮心竊耻之友珪加友諒侍  
中中書令以詔書自辨且徵之友諒謂使者曰所立  
者爲誰先帝晏駕不以理吾且至洛陽問罪何以徵  
爲友珪以待衛諸軍使韓勛爲西面行營招討使督  
諸軍討之友諒以河中附於晉以求救九月友珪以  
感化節度使康懷貞爲河西都招討使更以韓勛副  
之以兵部尚書知崇政院事敬翔太祖腹心恐其不  
利於已欲解其內職惡失人望以翔爲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戶部尚書李振克崇政院使翔多猜疾不預  
事康懷貞等與忠武節度使牛勣合兵五萬屯河

八編列卷

久言三

上二

中城西攻之甚急晉王遣其將李有審將兵救之敗  
梁兵于胡壁友諒復告急于晉十月晉王自將自澤  
潞而西遇康懷貞於解縣大破之斬首千級追至白  
徑嶺而還梁兵解圍退保陝州三年友珪旣得志遣  
爲荒活內外憤怨友珪雖唱以金帛終莫之附駙馬  
都尉趙巖太祖之婿也左龍虎統軍 揮使袁象先  
太祖之甥也巖奉使至大梁均王友自密與之謀誅  
友珪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令公耳得其一言諭  
禁軍吾事立辦均王乃遣腹心馬慎交之魏州說楊  
師厚曰鄂王篡賊人望屬在大梁公若因而成之此

不世之功也且許事成之日賜犒軍錢五十萬緡師  
厚與將佐謀之曰方鄂王弒逆吾不能卽討今君臣  
之分已定無故改圖有平或月鄂王親弒君父賊也  
均王舉兵復讐義也奉義討賊何君臣之有彼若一  
朝破賊公將何以自處乎師厚驚曰吾幾誤計乃遣  
其將王弁督至洛陽陰與袁象先謀遣招討馬步都  
虞侯朱漢賓將兵屯滑州爲外應趙巖歸洛陽亦與  
衆先密定計友珪治龍驤軍潰亂者搜捕其黨獲者  
族之經年不已時龍驤軍有戍大梁者友珪徵之均  
王因使人激怒其衆曰天子以懷州屯兵叛追汝輩  
欲盡阮之其衆皆懼莫知所爲將校見均王泣請可  
生之路王曰先帝與汝輩三十餘年征戰經營王業  
今先帝尚爲人所殺汝輩安所逃死乎因出太祖像  
示之而泣曰汝能自趨洛陽雪讐耻則轉禍爲福矣  
衆皆踴躍呼萬歲請兵仗王給之庚寅旦袁象先等  
帥禁兵數千人突入宮中友珪聞變與妻張氏及馮  
廷諤趨北垣樓下將踰城自度不免令廷諤先殺妻  
次殺已廷諤亦自剄諸軍十餘萬大掠都市百司逃  
散平章杜曉學士李珣皆爲亂兵所殺宣政使李振  
被傷至哺乃死衆先巖脅傳國寶詣大梁迎均王王



日大梁國家創業之地何必洛陽乃即位於大梁追廢友珪爲庶人復博王友文官爵三月帝遣使招撫朱友諒友諒復稱藩奉梁年號六年友諒襲同州殺其節度使叛附于晉龍德三年盜竊傳國寶奔于唐

### 周郭威柴榮

周太祖郭威邢州堯山人也威少孤依潞州人常氏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爲軍卒咸年十八以勇力應募威常游于市市有屠者常以勇服其市人威醉呼屠者使進凡割肉割不如法叱之屠者拔其腹示之曰爾勇者能殺我乎威即道欲刀刺殺之一市人崩頭矣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元

皆驚威頗自如爲吏所執繼韜惜其勇陰縱之使亡已而復置麾下繼韜叛晉附于梁從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其麾下兵悉謀從馬直威以通書算補爲軍吏好讀聞外春秋畧知兵法後爲侍衛軍吏劉智遠爲侍衛尤親愛之後智遠所臨鎮常以威從契丹滅晉智遠起兵太原卽帝位拜威樞密副使乾祐元年正月晉高祖疾大漸以隱帝託威及史弘肇等是時河中李守貞詠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遣劉文珂等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威曰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下命乃加拜威

同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問策於馮道道曰守貞自謂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夾河中威居軍中延見賓客褒衣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于與諸將會射悉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旣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踴躍詭譎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德圖好施屢立戰功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三

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而關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而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况烏合之衆乎威至河中櫛其城東思綰其南文珂櫛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護三櫛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必亡失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試攻治具爲期日四面夾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

子自焚死思紹景崇相次降郭威至大梁隱帝勞以玉帶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威辭曰臣事先帝見功臣多矣未嘗以玉帶賜之因言臣幸得率行伍假漢威靈以破賊者豈特臣之功皆將相之賢有以安朝廷撫內外而饋餉以時故臣得以專事征伐隱帝以威為賢於是悉召楊郭史弘肇蘇逢吉禹珪實貞周王章等皆賜以玉帶威乃受又推功大臣請加爵賞於是加貞固司空逢吉司徒禹珪郭左右僕射已而又曰此特漢廷親近之臣耳漢諸宗室天下方鎮外暨荆浙湖南皆未及也由是濫賞遍于天下三叛既平

帝浸驕縱與左右狎昵西京留守同平章事王守恩性貪鄙專事聚斂有富室娶婦守恩與俳優數人往為賓客得銀數篋而返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恩自持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以為慢已辭以浴不見即以頭子命保義節度使同平章事白文珂代守恩為留守文珂不敢違守恩猶坐客次史白新留守已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狼狽而歸見家屬數百已逐出府在通衢矣朝廷不之問漢朝以契丹入寇議以郭威鎮鄴都使督諸將衛契丹史弘肇欲威仍領樞密使蘇逢吉以為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

可以便宜從事漢主從之弘肇怨逢吉異議逢吉日以內制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其可乎威辭行言於帝曰太后從先帝久多歷天下事陛下當於春秋有事宜稟其教而行之親近忠直放遠讒邪善惡之間所宜明審蘇逢吉楊郭史弘肇皆先帝舊臣盡忠狗國願陛下推心任之必無敗失至於疆場之事臣願竭其愚駑庶不負驅策帝欽容謝之既而朝貴會飲弘肇舉大觴屬威厲聲曰昨日廷議一何同異逢吉與楊郭亦舉觴曰是國家之事何足介意弘肇又厲聲曰安定國家在長鎗太劔安用毛雞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雞則財賦何從可出自是將相始有隙已而王章置酒會諸朝貴酒酣為手勢令史弘肇不開其事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教之蘇逢吉戲之曰旁有姓閻人何憂晉卿弘肇妻閻氏本酒家倡也意逢吉譏之大怒以醜語詆逢吉逢吉不應弘肇欲毆之逢吉起去弘肇索劍欲追之楊郭泣止之曰蘇公宰相公若殺之置天子何地願熟思之弘肇即上馬去郭與之聯鑣逢至其第而還於是將相如水火漢主年益壯厭為大臣所制郭弘肇嘗議事於前日陛下但禁聲有臣等在漢主積不能平左右因譖之曰

郗等專恣終當爲亂蘇逢吉與弘肇有隙屢以言激業等漢主遂與業文進匡贊允明謀誅郗等入白太后太后曰茲事何可輕發更宜與宰相議之業等以告閹晉卿晉卿恐事不成詣弘肇第欲告知弘肇辭不見與郗章入朝殿中甲士出而殺之文進亟召宰相朝臣諸軍將校漢主親諭之分遣使收捕郗等親董盡殺之遣供奉孟業齊密詔令鎮寧李洪義殺弘肇弘肇指揮使王殷令行營指揮使郭崇威曹威殺郭威及監軍王峻業等命劉誅誅郭威王峻之家洪誅極其慘毒嬰兒無免者命李洪建誅王殷之家洪建但使人守視仍飲食之孟業至澶州洪義不敢發殷囚業以詔示郭威威召樞密吏魏仁溥示以詔書曰奈何仁溥曰公國之大臣功名素著加之糧疆兵據重鎮一旦爲羣小所構禍出非其意此非辭說所能解時事如此未可坐而待死威乃召郭崇威曹威及諸將告以郗等冤死及有密詔之狀且曰吾與諸公披荆棘從先帝取天下受託孤之任竭力以衛國家今諸公已死吾何心獨生君輩當奉行詔書取吾首以報天子庶不相累崇威等皆泣曰天子初冲此必左右羣小所爲若使此輩得志國家其得安乎願

從公入朝自訴盪滌鼠輩以清朝延威乃留其養子榮鎮鄴都命崇威前驅自將大軍繼之慕容彥超方食得詔拾七筋入朝漢主悉以軍事委之前開封尹侯益曰鄴都戍兵家屬皆在京師官軍不可輕出不若閉城以挫其鋒使其毋妻登城招之可不戰而下也彥超曰侯益衰老爲儒夫計耳漢主乃遣益及閹晉卿等將禁軍趨澶州郭威至澶州李洪義納之王殷亦以兵從漢主遣內養鶻脫視郭威威獲之以表置衣領中使歸白曰臣昨得詔書延頸俟死郭崇威等不忍殺臣遇臣詰問請罪陛下若以臣爲有罪安敢逃刑若實有諸臣者願執付軍前以快衆心臣敢不撫諭諸軍退歸鄴都威趣滑州義成節度使宋延渥迎降威取滑州庫物以勞將士且諭之曰聞侯令公已督諸軍自南來吾欲全汝曹功名不若奉行前詔吾死不恨皆曰國家負公公不負國所以萬人等奮如報私讐侯益輩何能爲乎侯益等皆潛往見威威各遣還營彥超送與十餘騎奔還兗州漢主獨與三相及從官數十人宿於七里蒸餘皆逃潰旦日將還宮至玄化門劉誅在門上射漢主左右漢主回轡西北至趙村追兵已至漢主下馬入民家爲亂兵所

弑蘇逢吉聞晉卿郭允明皆自殺威至劉錄射之威  
自迎春門入歸私第諸軍大掠通夕獲劉錄李洪建  
囚之初威兵犯京師劉錄亦威家屬威入京師錄妻  
裸露以席自蔽與錄俱見執謂其妻曰我則死矣汝  
惠與人爲婢威使人責錄曰與公共事先帝獨無故  
人之情乎吾家屠滅雖有君命加之酷毒一何忍也  
今公亦有妻子獨不念之乎錄曰爲漢誅叛臣爾豈  
知其他是時威方欲歸人心乃與羣臣議曰劉侍中  
堅馬傷甚而軍士逼辱殆有微生吾欲奏太后貸其  
家屬何如皆以爲善乃止殺錄與李業等赦其妻子

八編通纂

卷之三

五

命諸將分部禁止掠奪至脯乃定遷隱帝梓宮於西  
宮或謂如魏高貴鄉公故事葬以公禮威不許曰倉  
猝之際吾不能保衛乘與罪已大矣况敢貶君子焉  
道帥百官謁見郭威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  
侍中此行不易郭威帥百官起居太后奏請早立嗣  
君太后誥曰河東節度使崇忠武節度使信晉高祖  
之弟武寧節度使贊開封尹勲高祖之子其令百官  
議擇所宜崇崇之子也高祖愛之養視如子郭威王  
峻入見太后請以勲爲嗣太后曰勲久羸疾不能起  
今左右以卧榻半之示諸將諸將乃信之於是郭威

與峻議立贊郭威至滑州留數日贊遣使慰勞諸將  
受命之際相顧不拜私相謂曰我輩屠陷京城其罪  
大矣若劉氏復立我輩尚有種乎威至澶州將發將  
士數千人忽大譟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將士已與  
劉氏爲仇不可立也或裂黃旗以被威體其扶抱之  
呼萬歲震地因擁威南行威乃上太后牋請奉漢宗  
廟事太后爲母徐州判官董喬說贊曰觀崇威視瞻  
舉措必有異謀道路皆言郭威已爲帝而陛下深入  
不止禍其至哉請急召張令超論以禍福使夜以兵  
劫崇威奪其兵明日掠睢陽金帛募士卒北走晉陽

八編通纂

卷之三

五

彼新定京邑未暇追我此策之上也贊猶豫未決是  
夕崇威密誘令超令起帥衆歸之贊大懼郭威召焉  
道先歸贊謂之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  
相故無疑耳今事危矣公何以爲計道默然客將買  
貞數目道欲殺之贊曰汝輩勿草草無預焉公事崇  
威遷贊於外館殺其腹心董喬賈貞等數人太后誥  
廢贊爲湘陰公馬鐸引兵入許州劉信惶惑自殺郭  
威稱帝國號周初贊父崇爲河東節度使聞隱帝遇  
害欲起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  
又何求太原少尹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

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上津俟徐州相公即位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同死崇并其妻殺之及營廢崇乃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曰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必令得所公勿以爲憂廷美楊溫聞湘陰公贊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周主使贊以書諭之周主咸試湘陰公贊劉崇即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析代鳳憲隆蔚必遼麟石十二州

八福類集

卷百三

三

之地周主以北漢攻晉州急議自將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詔以三日西征峻言於周主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衰耳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養車駕出汜水則慕容彥起引兵入汴太事去矣周主聞之以手捉耳曰幾敗吾事乃敕罷親征王峻至晉州契丹北漢兵夜遁契丹北至晉陽士馬什委三四北漢主始息意於進取北漢主蒯氏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衆周主咸立四年卒傳其太子榮是爲世宗北漢主聞太祖晏駕甚喜謀大舉入

寇遣使請兵于契丹世宗聞北漢主入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勢盛氣沮必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之帝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朕不可不往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帝帝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好謙以實對帝命并屍械於州獄帝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書厨行宮帳中張承德侍側帝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遇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

八福類集

卷百三

三

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政不立雖有能麗之士百萬之衆安得而用之帝以答戰地大呼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校七十餘人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今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帝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欲免之旣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槥車歸葬自是驕將情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周主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向訓張承德史彥超俱兼節度使張承德盛稱匡胤之智勇帝擢匡胤殿前都虞候以馬仁瑒爲控鶴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有

自行開權主軍者釋趙晁之囚歐陽修曰世宗爲人  
明達英果議論偉然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之佛寺三  
千三百三十六是時中國乏錢乃詔悉毀天下銅佛  
像以鑄錢嘗曰吾聞佛說以身世爲妄而以利人爲  
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於世猶欲割截泥此銅像豈  
有所惜哉由是羣臣皆不敢言嘗夜讀書見元稹均  
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  
詔頒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  
之田其規爲志意豈小哉其北取三關兵不血刃而  
史家猶議其輕社稷之重而倖倖一勝於倉卒殊不  
知其料強弱較彼我而乘逆律之殆得不可失之機  
此非明于決勝者孰能至哉誠非史氏之所及也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二

三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二

大學行義補

夷類 夷狄

內夏外夷之限

禹貢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也文教二百里齊武衛  
林之奇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陸塞之地至西  
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路契丹至重貴有耶  
律之難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流放罪人之地

臣按先儒謂禹貢五服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已  
爲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  
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狄則法  
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  
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泛聖人不務廣  
地而勤遠略也如此虞夏之世立爲五服之制  
內二服以治乎內外二服以治乎外中一服則  
兼治乎內與外焉既有以爲內治之具又有以  
爲外侮之防文教之外以兵衛兵衛之外以蔡

流其法一定而不可易其規一定而可以守所  
以爲子孫生民計也遠矣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周禮職方氏辨九服之邦國方外千里曰王畿其外  
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  
方五百里曰藩服

臣按禹服周畿要荒蠻夷邈然處於侯甸采衛  
之外當是之時華夏之辨截然有一定之限周

道既衰於是乎腥羶異類始入中國而與蠻民  
錯居春秋之時有陸渾之類已居中國其後漢  
唐之世往往有夷狄之禍又考賈公彥謂蕃之  
義以其最在外爲藩籬故以藩爲稱後世通謂  
夷狄爲藩蓋本諸此

春秋隱公二年公會戎于潛

臣按漢以南單于款五原塞賜姓爲藩臣其後  
劉淵劉聰太爲中國患魏晉之世處鮮卑羯氏  
於內地迭迭起亂華晉遂不支唐至中葉以安

廩山守范陽其後盡以蕃將易漢將夷狄之禍  
直至唐亡嗚呼春秋之於戎夷以列國之諸侯  
處於內地一與夷聚會於壇坫之間猶謹其微  
如此况延之入吾疆域之中雜於編民之內甚  
者又付之以兵戈之柄居將領之職列宿衛而  
專邊圉哉彼生長中華世有爵祿結為姻婭相  
與聯比皆華夏之人久已忘其為夷矣一旦無  
故分辦之彼誠不自安也必欲安其心而無後  
患必須以漸而為之因導而處之不使之羣而  
居也不使之專其位也不使之聯其戚也不使  
之統其類也不使之臨乎邊也不使之使其國  
也所聚之處一郡不許過百所居之市一縣不  
許過十所任之官一署不許過二如此消之以  
其漸為之因其機處之服其心使彼不知不覺  
則久久自然漸滿而日化矣

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臣按費誓篇首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而孔穎  
達謂此戎蓋帝王所羈縻居九州之內則是春  
秋之時已有戎夷居內地也所謂淮夷徐戎非  
若後世化外之戎夷蓋亦徐淮之間近邊之地

自昔有一種不測禮義之人耳

莊公三十年齊人伐山戎

莊公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左丘明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  
下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臣按以中國諸侯而能成武功除戎狄之患而  
以其捷來獻豈非美事哉然而不奉天子命而

越境出疆以啓邊釁除戎之功小擅師之罪大

僖公三十三年衛人及狄盟

臣按中國之於戎狄會之且不可何可與之盟

宣公三年楚子伐陸渾之戎

成公元年狄王師敗績于茅戎

九年秦人白狄伐晉

臣按夷狄不可與共事後世若唐人之於突厥  
回紇宋人之於女真鞑靼可鑒也然則武王之

於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非與曰所謂庸蜀之類

皆吾近地之人習俗少異者耳非化外之不布

帛不五穀喜人怒獸者也

哀公十有三年公會晉侯及五子于黃池

胡安國曰春秋內中國而外諸夷胡人主會其先



晉紀常也春秋四夷難太昔曰平吳脩王矣蓋  
子正名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蓋  
橫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已爲長而黃池之會  
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明此義  
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傳之議非  
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劉文靜之策失  
矣隋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  
侵暴得乎

於越不異  
僞公二十五年  
髮而祭于野者四不及百年此其戎也其禮先亡矣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昭公三十二年沈尹戌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  
周公兼之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  
漢高祖四年非秦撫人東至泉騎助漢  
顧師古曰貉在東非方三韓之屬

志此中國借兵夷狄之始夫夷狄豺狼也不  
可與共事有之未必成功無之亦必敗事方晉  
平有事諸助其勇雖若可以假一時之意然後  
晉史書不能保其必無也晉高祖此舉之後後世

中國之君往往借兵蠻夷然得其利也無幾而  
受其害也亦多矣

范曄曰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狄殊性難以  
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惟與辭要而已若二漢  
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越充國還之內  
地當煎作寇馬文淵從之三輔貪其暫安之歡信其  
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志經世之遠略夫豈識復  
者之爲樂

李賢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之後種類繁昌難  
以驅逼魏武雖余其家爲五部想來單于皆晉陽

暨乎左賢王豹之子淵假稱天祗縱盪中原懸懷  
二帝沈沒虜庭差之毫端一至於此

按漢自宣帝時徙羌於三輔其後光武又居  
匈奴于雲中兩河卒貽五胡亂華之禍於再易  
世二百二十五年之後嗚呼入君之處事何可  
不爲深長思乎

晉武帝時郭欽上疏曰戎狄疆歷古爲患魏初人  
寡西非諸部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  
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  
河太原爲期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盛

謀臣猛將之喀喇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馬朗於平陽以非諸縣募取成罪徒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駿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武帝不納

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爲夷狄亂華空早絕其源乃作後戎論

臣按郭欽之疏江統之論晉人心腹之疾也而不能利用之其後五胡亂華率如所料大抵中原

之地自魏以來遂爲夷居劉淵何奴也而居晉

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類

日繁是以劉淵一倡而并雍之胡乘時而起自

長淮之北無復晉土而爲戰爭之場者幾二

百年嗚呼後之人思爲國家遠慮者其尚爲子孫

計豫有以杜絕消弭之母謂後既久處中國必

無後患而輕忽之哉

惠帝時成都王穎表召奴左賢王劉淵行寧朔將軍

監五部軍事使將兵以其子聰爲積弩將軍其右賢

王劉琨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

自餘王侯降同編戶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奈何

歟手受後奄遇百年左賢王英武邁世天苟不欲興

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乃相與推淵爲大單于使其

黨詣鄴告之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及王浚反東

嬴公騰起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十餘萬恐非士

卒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還說五部以赴難穎悅

拜淵爲北單于叅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琨等上

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衆五萬尋稱漢王又四年

稱皇帝

臣按晉五胡亂華劉淵其始也自古匈奴之

中國害不過侵軼邊境而已蓋其種類自處其

境中自相雄長號爲單于未嘗據中國地統中

國民稱中國號如劉淵者也淵本匈奴種其先

世受漢賜姓以爲劉氏居中國歷三朝幾二

百年

唐太宗時突厥既亡其降唐者尚十萬口朝士多

宏念徙之河南充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

耕織中書侍郎顏師古謂皆實之河北分立酋長領

其部落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

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宏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

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則弱。而易制。魏敵則難。仍請於定襄置都督府。爲其節度。此夏州都督實體。以爲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執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匈奴爲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讐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生縱之。使羣聚。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太宗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厥故所統之地。置四州都督府。以統其衆。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按太宗從彥博議。散處其民於諸州。用其酋長以爲宿衛。數年。果有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言突厥留河南不便。乃詔突厥及胡在諸州者。並令渡河。返其舊部。太宗有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大目。初平定凡蒙古色目人散處諸州者。多自更易姓名。雜處民間。惟永樂以來。往往以降夷。真之幾旬之間。便相羣聚。而用其酋

長時有征討。起以從行。固亦賴其用矣。然而已之變虜。犯近郊。其中亦有乘機易服以劫掠平民者。至乃有爲虜向道者。當是時。臣親目擊其事。而議者咸謂事平之後。卽與處置。今天下三十年矣。而其黨類處京城畿甸間者。如故。天下之事最難處者。莫甚於此。蓋今日慕歸正之人。久居內地。勞績素著。欲如唐太宗並令渡河。返其舊部。難矣。不得已而思其次。請凡自西北內附者。除已建顯功受封爵者外。其餘有官者。遞陞一級。給與全俸。無官者。編入隊伍。月支

人爲

本

十

未。比常伍加多。勅兵部主撥於遼南衛所。尚不遇二百。所不過二十。官不計專城。卒不計項集。征操外。並免雜役。如此。則不失安輯之道。既付其用。且免其患矣。

武后時。四夷貢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之。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及廢弛。及還。並爲還官。薛登諫曰。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兵居塞外。有朝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繼以來。帝業永冠。京師不令歸國。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往因入侍。並被禁。遇官戎秩步費。門服。改。禮。語。集。楚。契。覲。闕。史。成。

散熱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寇帶之名而狼子孤恩必在後以冒頓之盛乘中醫之虛而高祖固阨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積固謂其虛賢於城郭也劉淵美於章叔既安所習是以無窺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劉淵五部散亡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遇劫邊人綈絲翅集歸陰山而已臣謂彌充待子可一切禁絕

唐自貞觀以來任蕃將諸如阿史那社突契苾何力皆以忠力奮然猶不為上藩省失臣總制之

人無異議

卷之三

二

臣按自古創業之君經事多而慮慮遠其所創

制立法皆有深意後世子孫所當遵守者也唐

玄宗不守太宗之法專用蕃將遂成變亂嗚呼

可不戒哉

天寶六載李林甫為相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成壯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由於林甫導寵固位之謀也

臣按文臣固怯矢石矣而豈無武臣乎當世如王忠嗣等流輩固非文臣也善用之乎使玄宗而慮及此則林甫之奸計不行矣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二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韋事召諸將以賈循呂知海楊光烈分領范陽平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勿憂也

慎德懷遠之道

舜典咨十有二牧委民曰食哉惟時柔寬而遠能而授通惇厚德允也元仁厚而難也任包藏凶變夷率服

朱熹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待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大禹謨曰無思無為樂土

魯頌曰翩彼飛鵲集于泮林食我桑葉懷我好音也彼淮蠻來獻其琛也元大運也二象齒

大路也南金

臣按泮水之詩說者以為魯侯與羣臣燕飲泮宮而作所謂淮夷之服蓋無此事詩人頌頌望耳雖然學校者修崇教化之地也教化修則義理明義理明則人心固人心固則士氣作士氣作則彼蠢然冥頑者亦將惕然感動幡然歸

顯矣

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三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一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帝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

豈往朝之周公乃歸之王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曰先王之訓也有刑不祭我不祀征不誨也不貢告也不王於

是乎有刑罰之廢有戎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

之令有文告之辭布令廣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也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

初不享征之且觀也示之兵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危頓也乎吾聞夫犬戎樹悍也性淳樸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也終身不移其有以禦我矣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臣按穆王征犬戎無故典萬里之師所費不知幾何而所得者僅四狼四鹿而已

臣按尤武一語所謂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遠而有終又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疆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與夫人不自保而欲遠事邊外傳聞之事恒多失實凡此皆樂石之格言諱言審待之禮

象胥掌蠻夷閭貉戎狄之國使謂蕃國掌穆王之言而開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聘令而損相之

朱申曰公蠻四夷七閭九貉五戎六狄之國遣使

來朝貢不曉中國言辭故象胥傳王言而開諭經  
說之如此則遠人之心和而不乖親而不疏也

今制鴻臚寺設通事官卽周之象胥也

禮記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五方  
之民言語不通譬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韞北方曰譯

臣按譯言之官自古有之然惟譯其言語而已

也彼時外夷猶未有字書自佛放入中國始有

天竺字其後回回女直蒙古緬甸其國人之難

慧者各因其國俗而自爲一種字書其來朝貢

人編譯書

卷之三

吏類

二五

及有陳說辨詰未索各用其國書必加翻譯然  
後知其意簡之所在唐宋以來雖有潤之譯經  
使之術然惟以譯佛書而已非以通華夷之情  
也哉

文皇帝始設爲八館曰西天曰毘隄曰回回曰女

直曰高昌曰西蕃曰緬甸曰百夷初以舉人爲

之就禮部試則以蕃書譯所作經義稍通者得

賜名于進士榜受文學之職而譯書如故後又

擇俊民俾專其業藝成會六部大臣試之選者

冠帶又三年授以官蓋重其選也

明堂位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入蠻之國南  
門之外北而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而南上五  
狄之國北門之外南而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  
而東上四塞世告至

臣按此古者蕃國君長來朝入門立班之制

漢志典客秦官掌歸義蠻夷景帝更名大行令武帝  
更名大鴻臚屬官有行人譯官

臣按此秦漢以來設官主掌蠻夷之始所謂大

行令卽周禮行人之職譯官卽王制所謂寄譯

之類也考史昭帝帝用蘇武爲典屬國亦掌夷狄

人編譯書

卷之三

一六

之官而百官表不載臣以爲漢大鴻臚卽今鴻  
臚寺卿譯官卽今通事之職典屬國卽今

御前通事之武臣歟

唐志主客郎中掌諸蕃朝見之事殊俗入貢者始至

之州給譯覆其人數謂之邊譯蕃州都督刺史視品

給以衣冠袴褶初至及辭設會參日設食

臣按外夷而東朝給以衣冠宴食自古皆然然

唐志但謂之會而不以宴名蓋不備燕享之禮

也然惟主之以禮部之屬而未嘗專命大臣後

世乃或有用武將待之者臣竊以爲非宜昔重

實初復遼也遼人以爲宋無人因此以占宋人未敢而啓其輕蔑之心

按宋人外夷朝見皆于別殿不在常朝之所其同日辭見者亦有次第蓋朝廷之於外夷不能無厚薄同時待之而各異其禮固非一視同仁之道亦恐因此而啓其忿忿不平之心臣請自今外夷來朝者令禮官擇日引見其辭也亦如之若夫錫宴給賞尤宜隔絕使彼此不相親大物我相形雖華人不能無爭况人齒獸心差虜哉

人壽萬歲

按漢武帝以外夷來降罷敵中國雖與朝貢者不同然後世外夷入貢經過郡縣爲牛民擾害亦往往有類此者汲黯論匈奴來降請罷其業而傷其技一切以爲外夷制其而不爲之制制則是慕虛名而受實害也今妄爲之制隨其地遠近直定年限亦如宋朝立開場十間開信分物法所遣使館多止一加賜又命十間開使以表帝至則開歲聽一入貢俗令熙泰州貿易及元豐若令西貢五越蕃每五年計一貢則限不設者不許如此則

朝廷既得懷柔外夷之道而我之百姓亦不至罷敝於道路矣

宋哲宗元祐中禮部尚書蘇軾言高麗人每次入貢朝廷及淮浙兩路賜予餽送燕勞之費約十餘萬貫而修飾亭館駢動行市調發人紅之費不在焉除官吏得少僥遺外了無絲毫之利所得買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是幹原之實民之膏血也今來直牒國子監收買諸般寶器內有策府元龜歷代史及勅式國子監知集不便申稟者亦禮部看詳謹按漢書東平王宋朝進寶器于及太史公書東平王骨肉至親特以備位藩臣猶不得賜而况海外之裔夷乎臣聞河北耀場禁出文書其法甚嚴徒以契丹故也今高麗與契丹何異

征討緩和之義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稽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蓋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將十以備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克其克有勳

按此禹征中國帝王征討蠻夷之錄

持序大月宣玉北伐也其首章曰六月獫狁不  
戎車也既簡也四牡騤騤是常服戎車也  
孔也熾也我是用是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其第四章曰獫狁匪茹也整居焦地獲麟及  
方至于涇陽入其深織同文鳥章之章白旆  
央明元戎十乘以先啓也行道也啓行

接辭直而氣壯而又選諸隊伍之中篇其鋒  
銳之士使之開先啓行其旌旄鮮明兵甲犀利  
無言事之不盡善此所以爲王者之師也去王

其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而前也如軒而後也  
八篇集卷之五章詩王  
既估也既估且關薄伐獫狁至于太原  
朱熹曰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

治戎狄之法如此  
詩序米芑宣王南征也其首章曰薄言米芑  
新田二歲日于此蒨蒨畝方叔治也止其車三千

師也于之試其方叔率止乘其四騤四騤翼  
翼也于之試其方叔率止乘其四騤四騤翼  
翼也于之試其方叔率止乘其四騤四騤翼

其卒章曰蠢之衆爾登之衆爾登之衆爾登之衆  
伏老克壯其猷也方叔率止載彼旆旆戎車嘒嘒

嘒嘒輝輝也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  
朱熹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方叔益嘗與於  
北伐之功者是以變稱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臣按中國之外有四夷惟南蠻北狄最爲中國  
患而在帝世已有有苗之師矣北狄之患見于  
經者始于宣王之世是時其有獫狁之征六月

之師是也南有蠻荆之伐米芑之詩是也  
詩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  
淮夷其首章曰江漢浮浮淮夷之詩是也

八篇集卷之五章詩王  
匪遊淮夷米芑既出我車既設我旌匪安匪舒淮夷  
來鋪陳也

其三章曰江漢湯湯武夫洸洸武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臣按周室至厲王出居于燕國勢中微矣宣王  
卽位北伐獫狁則命吉甫南征蠻荆則命方叔  
至於討淮南之夷則又得名虎焉名公既自疾

才其驩而平時從行之人亦莫敢安徐焉  
漢宣帝時先零羌楊王叛時趙充國年七十餘上老  
也便辟而劉歆遊者對曰公踰於老臣都上問當



度用幾人克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論也度臣願  
馳至金城圖上方略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  
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

趙克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卽  
夜遣三校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乃以矢盡渡  
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偷克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又恐其爲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爲期  
小利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隱中無虜乃引  
兵進召諸校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  
千人守杜<sub>也</sub>四望<sub>也</sub>隱中兵豈得入哉克國常以遠斤

人<sub>也</sub>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  
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自日饗軍士士皆欲爲  
用虜數挑戰克國堅守

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十日殄分  
兵竝出擊罕<sub>反</sub>罕<sub>反</sub>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冬復擊  
之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充國以爲一馬自佐負三  
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及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  
追逐虜必商度<sub>計</sub>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  
深入虜卽據前險<sub>計</sub>後脫以絕糧道非至計也案首  
爲畔它種切故臣愚策欲捐平開昧之過先行先

策之謀以震動遠近俟遇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  
如其俗者捐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策

宣帝拜許延壽爲驛督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嘉  
用其策以書敕讓克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  
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藏匿山  
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sub>裂</sub>疾<sub>倉</sub>軍有利哉今詔  
武賢等以七月擊罕<sub>反</sub>罕<sub>反</sub>將軍其引兵並進充國上書  
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sub>反</sub>罕<sub>反</sub>以解其謀臣故遣開  
蒙<sub>也</sub>摩<sub>也</sub>庫<sub>也</sub>宜天子至德罕<sub>反</sub>罕<sub>反</sub>之屬皆聞知明認今先零  
爲罕<sub>反</sub>罕<sub>反</sub>未有罪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兩

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呼故與罕<sub>反</sub>罕<sub>反</sub>解仇結約  
希欲先赴罕<sub>反</sub>罕<sub>反</sub>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肥食足擊之  
恐不能傷害道使先零得施德於罕<sub>反</sub>罕<sub>反</sub>堅其約令其  
黨<sub>也</sub>迫<sub>也</sub>勝<sub>也</sub>諸小種虜兵漸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  
憂累殆十數年不二三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sub>反</sub>罕<sub>反</sub>之  
屬不煩兵而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乃其時也  
宣帝詔武賢與克國合擊先零時羌降者萬餘人免  
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敵作奏未上  
會得進兵聖書其子叩使客諫之克國嘆曰是何言  
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今兵久不決四

夷卒有勦捷。相因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危獨是愛邪。吾臣以威守之。遂上屯田奏。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危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危虜之計也。

趙克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克國計者。什三中什伍。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趙將軍數畫。單策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克國嘉納之。其後每有四夷大議。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八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左傳襄公四年晉悼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  
和戎有五利焉。戎狄存也。居人遠水。貴貨易土。  
土可貴焉。一也。邊鄙不聲。民狎也。其野。惰人成防。  
也。戎狄爭晉。四鄰振動。諸侯咸懷。三也。以德救戎。師  
徒不動。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  
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里諸戎。

臣按此後世和戎之始

漢高祖八年。匈奴數苦北邊。帝患之。劉敬曰。天下初  
定。士卒罷。與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  
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

子孫為臣耳。陛下誠以適長公主妻之。彼必慕以為  
附氏生子。必為太子。歲時問遺。論以禮節。冒頓在國  
為子。婚於外。孫為單于。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  
遂遣長公主呂后。不可乃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以  
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

文帝遣陸賈使南越。賜其王。陀書曰。朕高皇帝側至  
之子也。棄外。奉北。落于代道里遙遠。墮蔽撲愚。未嘗  
致書。高皇帝棄。率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  
幸有疾。諸呂為變。賴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  
更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

八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卷  
書

求親足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傳陽  
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家。前日  
聞王發兵於邊。為寇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  
甚。雖王之兩。廉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  
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十十。朕不忍為也。得  
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額以  
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並立。仁與無一  
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  
與王分棄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故。賈至南越。佗恐  
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賦。

按匈奴求和親夷狄非我族類割所愛而與之固不可而又假以家人子與之則是待之不誠也尤不可若夫彼不曾侵我也而與兵擊之則曲在我直在彼華夏禮義之邦與夷狄較而曲在我不可乎方其彼之有求也則正辭以拒之曰中國女子不習外國水土而又多病死人生修短不常而女子性質不定或反因之以成瘡隙不若各守疆界敦禮義之爲長久也如此復之非獨善爲之辭理亦當如是也

成帝河平二年匈奴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旗奉獻罷歸自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谷永杜欽以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稱臣朝賀無有二心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其聘貢之實更受其過逃之官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使之詐降以小吉而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不

受以明日月之信抑詐覈之謀懷賄親之心便臣按谷永杜欽此議得帝王以誠信待夷狄之道後世邊夷來貢而降有與此事相同者宜準此以爲法

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遣單于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達而不達匈奴冠蓋不爲衰止而單于反益驕加僭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求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牟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北出上谷言戰陳聚天下精兵屯於廣武顧問馮唐唐曰匈奴習然嘆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然復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勸君子利勸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厚利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侵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土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孺帶稚子咽哺胡馬不覓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

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通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遼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虜。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計也。夫邊境不遑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障。備塞之具。厲長戰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歛於民。違行賁賂。割剝百姓。以奉寇。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大規。事建。設不關萬世之利。而愉快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

臣按仲舒此言。蓋與賈生五餌之說略同。其言與之厚利和親。後世亦有用之。以弭禍。息爭者矣。然卒無益也。唐人之遣公主。宋人之納歲幣。後效果何如也。

魏母丘儉為安定太守。將之官。魏公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為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

教羌使自請為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蓋經事多耳。

胡寅曰。以維州歸吐蕃。葉祖宗土宇。縛送悉。沮謀沮歸附之心。僧孺以小信効大計也。下維州遣兵據之。洗數十年之恥。追獎悉。但謀贈以官秩。德祿以大義謀國事也。

臣按維州悉。但謀之事。司馬氏是僧孺。胡氏是德祿。其所論者。牛李二人已然之是非也。臣請就其未然者。而為之處置焉。夫德祿初得悉。但謀之通款。即密以其事聞之朝廷。且致書辛執

侯。報下而行焉。報可則行。不可則姑已之。以待機會之來。如此。則不失歸附之心。而貽之禍患。且亦不起邊釁矣。不然。若其人既歸。其地已為吾所據。業已如此。不待其請。即明言告諭之。歸

其地。而不予其人。則虜感吾恩信。而歸附之人。亦不遭慘毒矣。由是觀之。二人者。皆有失也。德祿之失。在於急功名。僧孺之失。在於報私怨。就二人之中而言。則急功名者。猶為彼善於此也。嗚呼。假國家之事。以行其私。其於私計得矣。如公義何。

按仲淹所謂登壇議信以盟好爲權宜。遂將厲兵以攻守爲實事。使世不得已而與和戎者。當以此言爲權宜。

### 修撰制御之策

宣帝元康三年先零羌與諸羌解仇交質上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

按夷性好爭。爭則自相殺戮。不聚爲中國患。而或假中國之威以制服其仇。是故夷狄之勢。分則中國之威振。而邊圉靖矣。

人壽集

卷三

十九

哀帝建平中匈奴單于上書願朝哀帝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楊雄上書諫曰孝文時匈奴侵塞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遁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通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冀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太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據焉孫使公主通發五將之師十五萬

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不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威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邇上世之遺策神聖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

得已者也

顯帝永和五年南匈奴單于車紐等反寇西河詔度遼將軍馬續招降之大將軍梁商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

人壽集

卷三

三

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圉棄城堅營守固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貞觀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爲安撫大使貽糧積石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木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受實利也上從之

貞觀二十五年回紇諸部皆來朝請更詔以爲六府  
七州各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繒遣之諸酋及酋  
長奏請以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参天可  
汗道置六十八驛上許之於是北荒悉平

德宗時陸贄上言曰陛下統師無奪制事失權戍卒  
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  
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亘千里之  
遙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大羊  
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幸往來動踰旬日比蒙發  
救邊鄙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躪焚掠大則驅掠人畜

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  
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在精而我之節制在朝彼  
之兵衆合併而我之部分難析夫部分難析則紀律  
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謀議多端而機宜多失  
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

陸贄說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惟朔方河西  
廊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自  
頃創置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凡三使焉  
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  
以得抗衡其相稟屬每候邊書告急方今計會用兵

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遜  
救焚莫無防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  
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  
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

陸贄論將權之專分而以氣勢壯衰爲言蓋真有見  
范仲淹上仁宗和守攻備四策其備策曰請朝廷力  
行七策以防大患一密爲經略二再議兵屯三專於  
選將四急於教戰五訓練義勇六修京師外城七定  
討伐之謀其一謂選有材識近臣暫往經畫使親視  
邊壘精究利害凡邊計未備者皆條上而更置之不  
人當須集

臣按我朝罷前代樞密院而以兵事專屬兵部  
臣請兵部於尚書外添設尚書一員輪掌部事  
每歲遣一員行邊錫以聖書俾起自遼東歷  
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抵平涼等邊地其四

川湖北兩廣雲貴則三年一巡行  
其二曰再議屯兵者自來北邊分爲三路須差近臣  
往彼密爲經略方可預定法制  
臣請每歲所遣行  
臣按此策亦切於今日之用

邊大臣卽以其事付之

其三曰專於選將者委樞密院於關門祇候使臣已上選人三班院於使臣中選人殿前馬步軍司於軍旅中選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邊上試用者逐旋進呈據選到人數以籍記之候本路有闕則從而差授

臣按每歲行邊大臣所至邊境卽令總兵以下各舉所知不問有官無官皆明著其名目某人智略某人有力某人有膽氣某人善騎射因而試之用爲選試中卽於本色糧賞外加以廩食量爲任使

其四曰急於教戰者於四路抽取曾經押戰隊使臣十數人更授以新議八陳之法遣往河北關習諸軍使各知奇正循環之勢應敵無窮

臣按請於時常教閱之外專以教射爲事乞勅緣邊將領通行各處抽選能射軍士分軍教習名爲教師每一人教十人或二十人其都御史往來提督試驗行邊大臣至日計所教有成效者多少以爲教師陞賞及凡軍中有差役爭訟事有疑似難辨取與分輕重及有避失者皆

以射快之射中者予之免之輕之

其五曰訓練義勇今河北所籍義勇雖約唐之府兵法制三時務農一時教戰然宋見府衛之官而法制不行號令不一須別選知州知縣可治兵者并增置將校使人人各知軍中之法應制可用

其六曰修京城外城者後唐無備契丹一舉直陷洛陽石晉無備契丹再舉直陷京師故契丹之心至今驕橫必謂邊城堅而難攻京師坦而無備一朝稱兵必謀深入若京城堅固則截河朔重兵勿與之戰彼欲戰不能戰深入則前有堅城後有重兵必將沮

而自退退而不整則邀之可也則是修京城者非徒禦寇賊以伐深入之謀也漢惠帝起六百里內男女城長安二年而畢唐明皇時城長安九十日畢然須二年成之則民不勞苦人不驚駭

臣按宋都汴梁去幽燕之地千餘里而范仲淹議守邊策猶以修京城爲言當時若余靖輩皆不力攻之以爲非其後靖康之禍果有如仲淹所不慮者胡令一國家都燕其去邊地尤近尤不可不留意焉者已見之虜虜騎直犯汴京師離我金城湯池如天難升然而重城之外

百萬大衆亦當爲之驚疑幸此無事之時請如漢惠帝唐明皇故事築爲外城包圍城外民居萬一有敵人心有所倚賴而不至於驚潰矣仲淹又言曰元昊作僞詔誘邊人定關中其謀不細蓋漢多叛人陷於窮漢衣食嗜好皆不如意必以符堅劉淵元魏故事日夜游說元昊使其侵取漢地而以漢人守之則富貴功名衣食嗜好得如其意非獨元昊志在侵漢實漢之叛人日夜爲賊之謀也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其酋幹離不至京城西北也干訖爾天監監即學生馬監之所芻豆山積異時聚衆師來朝得旨打毯於其間金人兵至徑趨其所棄師導之也

按自古國都於其近郊必有牧馬之所其間必積芻豆以爲飼餵之具金人犯宋京師人導之屯兵於其近郊之牟駝岡藉其芻豆飼其馬以爲久駐之計矧今國都去邊伊邇已已之變倉卒用言者計焚棄芻豆何啻千萬當時見者莫不悔惜然事已即林無復有以爲言者竊惟都城東北鄭村壩二寨四馬房其倉中所儲積若如京如坻請於無事之際即其地築爲一城

以匿護其積聚及移附近倉場咸聚其中就將磨礱等四衛官署軍營設於其中特勅武臣一員於此守鎮仍司奉牧四衛官軍不妨照舊輪班內直下直回城屯住是亦先事而備之一策也

### 守邊固圉之略上

詩小雅出車之三章曰王命南仲大往城于方朔出車彭旂交龍旂旂央央旂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威名南仲猷猷于襄除之言

按朔方之地自三代已爲邊地漢人城之以

邊虜之內侵宋始廢其城而棄其地

左傳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城郢沈伊成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平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

平守在四境同境慎其四境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春秋成三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

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隴其走集通境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伍相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備

不食不懦不耆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

按楚人畏吳之疆而城郢郢者楚之國都也

不能遠撫邊境惟欲近守城郭故沈尹戌告之



以此

秦始皇三十三年蒙恬於西北斥逐匈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趙河以東。屬之陰山。因河爲塞。築長城。因邊山險。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

臣按長城之築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其爲計也亦勞矣。然此蓋獨始皇蒙恬王時已於隴西北地郡築長城以拒胡矣。亦非盡秦築也。趙自代趙陰山下至高關爲塞。燕自造陽至襄子亦皆築長城。是則秦之前固有築者。又豈

八音圖卷之三

但秦也。秦之後若親若非。齊若隋亦皆築焉。設使漢之繼秦因其已成之勢。加以修葺。魏之繼漢晉之繼魏。世世皆然。則天下後世亦將有以辦之。限隔華夷。使疆垣築勢之勞。不得以爲吾民害矣。奈何後之人懲秦人起。問左之失。慮蒙恬絕地。脉之禍而廢其已成之功。豈不可惜哉。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關。關山非假也。中築亭障以逐戎。人恬居止郡十餘。率衆振旅。奴山。水經曰。趙武靈王自代遊陰山。至臣高關爲塞。山下有長城。長城之際連山。刺天。其山中斷兩岸。紫

關焉。自關北出黃中。關口有城。跨山結。所謂之高關城。自古迄今常置重。得以防塞道。

臣按所謂高關者。其山中斷兩岸。若關焉。今之邊關。皆是萬山綿亘之間。忽然中斷。可以往來。故歷代設爲重城。屯士卒以戍守之。所以絕華夷之通。使外之寇賊不得入。而內之姦細不得出也。按史高關在古朔方臨戎縣北。連山中斷兩峰俱峻。若城關焉。朔方古夏州也。今地在黃河套中。世不知其所在。就以今日邊關言之。其最大而要者。居庸紫荊松亭鴈門是也。前代關

八音圖卷之三

隘之設。皆爲守邊。惟今日邊關。則咫尺神京之側。非但守邊也。蓋開關之初。天造地設。此連亘之山。以爲華夷之限。而又道巨。盡摩開兩山以通出入。蓋於億萬載之前。豫有待乎我朝。開國於億萬載之下也。自古建都于燕者。皆有召公奭。後有金元。然金元夷狄也。曷足以當此山川之王氣哉。臣嘗觀元人進金史之表。曰勁卒繕居庸關。北指其背。大軍出紫荊口。南指其吭。然皆居庸而謂之指背。出紫荊而謂之指吭。蓋背乃人身之所倚負。而吭則呼吸飲食所

必經炊生之繫也。况今六軍億兆聚于

京師北倚居庸。卽爲重鎮。而紫荆乃南出之路。

疾騎抵吾運道。數日可到。是尤不可不加之意。

焉議者往往急急居庸而後紫荆。此不知大勢者

之言也。

漢書賈誼傳曰。斥堠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甲胄而

睡。

按烽燧之制自漢已有之。

鼙錯言于文帝曰。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如選

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

人牆須臾。

萬石布梁峇。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

害之處。通川之道。謂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

清外

蘇林曰。渠峇鐵蒺藜也。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

其表。但視其迹。以知匈奴來人。

文帝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蕭關殺其地都

尉昂虜人畜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回中。官候

騎至。難甘泉詔以中尉周舍郎中張武爲將軍。車千

乘。騎卒十萬。軍長安。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對

侯魏遼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屯三

郡上觀勞軍。勒兵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

固要上乃止。以張相如。樂布爲將軍。擊逐出塞而還。

按漢文帝一聞邊報。卽欲勒兵自征匈奴。帝

之奮發則有矣。然非帝王禦邊之常道也。

文帝後六年。匈奴入上郡雲中。所殺略甚衆。烽火通

於甘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

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

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

按漢都長安。上郡雲中。皆近邊之地。烽火通

於甘泉。蓋傳報耳。非虜至甘泉也。飛狐句注之

屯以備雲中。北地細柳霸上棘門之屯以備上

郡。蓋古人守邊。旣於臨塞之地。建城寨。築亭障。

屯兵。又將專守其地。遇虜來寇。旣自禦之。又

通報於朝廷。朝廷遣將屯其要害。以備之。所以

爲邊將之聲援耳。不必親臨其地也。使虜聞之。

知吾有備。縱得入塞。不敢馳突其寨垣。守禦一

責之邊將。非其力不能支。所遣之將不輕出也。

大抵內地之兵與戍邊之卒異。內兵不輕戰。陳

不曉地利。且多驕脆。但可以爲聲援耳。不若生

長邊陲者。慣戰而耐苦。不徒爲國。而又亦各自

爲其家。卒亡。不可。知其必不可。所以肯稍難其敵也。不然。一旦命貴將統內軍以臨之。兵不識將。將不知兵。情既不通。敵又非素甚者。乃至未戰。則用邊兵以供役。臨戰。則驅邊兵以當先。遇有功。次又據而有之。此成邊將士所以解體也。請遇有邊警。宜如漢文遣將屯軍。故事。而責其功於邊將。彼此相應。以爲聲援。虜知吾內外有備。則自然退縮矣。

武布太初四年遷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

之役城卽此障也。

昭帝時匈奴數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都元帝時單于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候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設塞徵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恩舊迷亡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賊有差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

時世世不絕今罷乘塞。未登之則生慢易分爭之漸往者從軍多決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日聞匈奴中集無奈候望急何與夫盜賊集點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積出上樹木豁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減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隨滅絕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人指類長 卷之三 光祿

按班史武紀所謂城障列亭匈奴傳所謂建塞徵起卒障是乃古人候望之所今世所謂管堡墩臺之類也賈誼傳所謂斥候烽燧遺錯傳所謂藺石渠谷虎落是乃古人候望之具今世所謂煙火信礮礮石之類也大抵斥候以遠爲宜以高爲貴以簡爲便益近則緩不及事低則候不及遠繁則人少而費多請以今日邊事言之且如宣府一處腹裏墩口二百七十二所沿邊共四百五十六所卽此一處以例其餘其城寨之設皆當要害之處固無容議但墩臺之

類則恐失之來多

已分邊固圍之略下

武帝元朔二年衛青出雲中西至高關遂至臨西  
首虜數千走白羊樓煩王取河南地爲朔方郡主  
懷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轉  
戍消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儼計  
立朔方郡募民徙者十萬口築城障塞因河爲固轉  
漕甚速自山東咸服其勞費數十百萬府庫並虛

臣按漢立朔方郡卽赫連勃勃命屯千阿利邊  
止築城之處所謂夏州是也后秦姚興以赫連

勃勃爲安北將軍鎮朔方勃勃僭稱天王建國  
曰夏命其臣叱千阿利發鎮北夷夏十萬人於

朔方水土黑水之南營起都城義爲統萬命其  
秘書監胡義周作頌曰營起都城開建京邑肯

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蓋此地處  
已有城而赫連夏乃於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

爲置勝州榆林郡唐福元中置朔方都大總管  
兼安北都護唐肅宗拔思恭鎮是州唐賜姓張

五代李仁福義超繼領節鎮號定難軍宋太平  
興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

與國八年李繼捧來朝願納土其弟繼遷不樂

內附亡命彌聚擾邊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  
沙漠茲雄國之以竊據欲離其賊呂蒙正曰自

赫連築城以來頗與關右爲患若廢之萬世利  
也遂詔廢之遷其民於銀綏分官地給之其州

兵不徙相聚置營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繼遷  
成景德中其子德明效塞內附朝廷假以本道

節制始自夏州遷懷遠鎮改爲興州居之卽今  
寧夏衛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號自稱夏帝史

謂其境土方一萬里河之內外州郡凡二十有  
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有曰銀曰夏曰石

曰鹽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  
曰永曰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

四曰西寧曰樂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  
稻麥卽今州郡考之所謂興卽今寧夏也河西

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意者皆在  
今河套中邪自唐天寶以後河朔以北多爲方

鎮所有其朝廷所自禦者突厥吐蕃南詔而已  
五代以來石晉以燕雲路契丹而河西盡屬拓

拔氏宋人以內地爲邊境今元以夷亂夏無有  
所謂邊者我

聖祖得天下於中國蓋當夷狄極衰之際通於西  
北邊城立爲藩府統重兵據要害然皆在近邊  
而未嘗遠戍境外如漢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  
北邊防重鎮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肅曰遼東曰  
大寧永樂初革去大寧惟存四鎮寧夏守鎮峯  
於永樂之初榆林控制始於正統之世其餘花  
馬池等堡皆是邊境多事之秋創置者也方今  
北虜入寇之地其要害之處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地理

朝廷處置固已嚴密但所謂黃河套者尚若關  
焉何也前代所以廢棄之者以其邊城之防守  
在內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鎮頗有在  
河套之外者秋高馬肥風寒河凍彼或長驅而  
入屯結其中以爲吾內地之擾幸其素無深謀  
未用華人之計不爲據地之事是以亟來亟往  
有獲卽去似若無足爲意者然往者彼固嘗深  
入矣議者慮其爲吾內地害百計謀所以驅而  
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無有一人議  
及之者萬一再來何以處之乎自昔中國守邊  
者皆將卒守其內而拒戎虜於外茲地則虜及  
入吾之內而吾之扞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

八編類集

卷之三

地理

從人者必有其路所以屯聚者必有其所以  
食用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極於其所經  
行之路則預扼其要衝於其所屯聚之處則先  
據其形勢勿但幸其眼前之無事而必爲後日  
之遠圖議者若謂置爲城守則饋餉爲難將至  
於漢人之勞費益思赫連之建國元昊之列郡  
皆在此地何從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饑五穀  
尤宜稻麥漢人於境外輪臺之地尙爲之屯營  
況此乃在黃河之南次邊之地乎自前下令朝  
議當此無事之秋虜人遠遁之際遣道古今議  
事體大臣躬蒞其地詳察可否以聞當以爲可  
行或於河之南築城池以爲之鎮遏或於河之  
北設要害以爲之扼塞或沿河之端設營堡以  
防其徑捷事必出於萬全然後行之  
後漢王霸將宛刑徒六千餘人與杜茂治飛狐道堆  
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  
臣按飛狐口在今蔚州廣昌縣  
北魏中書監高閭表以爲北狄同於禽獸所長者野  
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  
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

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逝。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鎮勢分。倍眾不顧。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捍守。既不敢城。野探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懸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遠。凡長城有五利。罷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鈔掠之患。二也。歷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健運。米得不匱。五也。

臣按我

朝廷都于燕。切臨邊境。太行西來。逶迤而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是為第一層之內藩。雖也。又東起舊大寧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黃河。又為第二層之外藩。雖也。其內之藩籬。天造地設。重門疊嶂。以為國家北門之屏蔽。易所謂地險者也。若夫外之藩籬。固有天然之地。險然其間。多有間斷之處。因而補其缺。塞其罅。以為外寇之防。則又賴乎設險焉。臣聞雲代一帶。設墩臺以守候也。有太

邊有亦邊。太邊以謹斥候。小邊以嚴守備。今誠於太邊墩臺之間。空缺之處。因其崖險。隨其地勢。築為城牆。以相連綴。實為守邊長久之計。高閣謂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過十萬人。一月可就。臣竊以謂今山後。緣邊之地。東起永寧之四海。西底保德之河。自東而西。計其所長。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間墩臺相望。遠者十數里。近者數里。就其空處。而加築塞之功。延即以相連。接。亦無甚勞費者。昔人謂一月可就。臣請以三年為期。

年為期。

唐高祖時。突厥寇邊。帝會群臣問所以備邊者。皆作大匠于筠。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昔侍郎溫彥博曰。魏為長塹。過匈奴今可用。帝使榮顯和整邊大道。召江南紅工大發卒治戰艦。臣按唐于筠所請于五原靈武置舟師于河。扼虜之入。唐亦言魏為長塹。則是遠西黃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塹也。始州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北崖有拂雲祠。與厥生犯邊。必先謁祠禱。然祠料兵戍而南。時置戍焉。



號也。此乃天福初割與契丹之土地。入民契丹用中國之將將中國之兵以攻中國藉寇兵而齎盜糧自此中國皆爲夷矣。

臣按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薊瀋莫涿檀順七州在山前新鵠儒武雲應寰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前此契丹所自取營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併其關隘而失之。晉人自捐其險隘與人既無以自守其國宋人承其後而不能復中國之舊遂以白溝河爲界。故二國所受夷狄之禍略同。夫自晉天福元年以賂契丹此地爲虜所得者首尾四百五十餘年我

太祖始逐出元入而復爲中國有。

太宗又於此建都。是誠萬萬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之地。山前七州今爲畿甸之地太行西來連同疊嶂環而繞之東極乎醫無間之境以爲內之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以西歷雲代之境重關列戍以爲外之藩籬苟委任得人守禦有法可保其無外患也。惟昌平以東邊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可興營

義舍等衛在山之後以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

以此地就上來二

京師東北藩籬單薄之甚異時卒有外患未必

不出於此請下大臣議居庸以東歷黃花鎮至

北口直抵山海關山之後皆荒漠無人之境非

如居庸以西大小邊鎮兩層可以防備若何可

以善其後而使之永無外患臣有一見請將洪

武中大寧都司後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遷化

或薊州以爲重鎮凡舊所屬衛所移於沿山要

塞相爲聲勢仍於山之後去山五里或十里或

三四十里置其地勢因其形便築爲墩臺就其

空缺之地接連以爲邊牆就於其間擇一要地

設爲關鎮屯軍守備以爲元良哈入貢之道一

以衛都城一以護度數使吾力有餘而其機

可乘乃復洪武中山後帥閫之舊俾與宣府大

同列爲三鎮直達遼東之境則是

國家之險要既失復得藩籬厚而無可乘之隙

根本固而無意外之患矣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議終之曰國家用攻則宜

取其道而兵勢不危用守則必圖其然而固矣



不圓可謂得攻守之宜矣

張元上仁宗論邊機軍政所擬十事其三曰今鄆延副總管許德兼環慶軍馬環慶副總管王仲實復兼鄆延其涇原秦鳳總管等亦兼鄆路雖令互相兼應然秦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驛涇原至秦州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自此發兵赴援而山谷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勢貴乎相接苟相去懸絕則首尾不能相應必致緩不及事之失

元又言曰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正三

而邊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之效且兵無節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百萬亦無益於事

歐陽修上英宗曰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分爲州爲軍者二十有四而軍州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以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衆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之而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此之

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軍所謂戰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

臣按

今日備邊之地東起遼東西極龍巖非但若宋人之邊地起麟府盡秦隴而已洪武永樂之盛所守不過數處然皆據其總會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虜之來有以待之得入之力而制勝

八編類纂

卷之三

正三

也正統以後分爲堡寨日多軍卒之數不減前日而堡寨之設日益加多乞初知邊事大臣躬臨邊境審視寨堡之設若非要害或雖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處重其簡緩者而併歸於最要害之地如此則城堡不虛設而將卒皆有用力

延陵類全章介通文校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三

大學衍義補

夷類 駁東狄

列屯遣戍之制

秦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

易被曰始皇既并天下北築長城南戍五嶺又有驪山阿房之役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弛刑之

類次發賣人之類次發治獄不直者之類次隱宮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三

刑徒者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

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之左右閭左之戍本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材士五萬以衛咸陽民不聊生

天下騷動而勝唐起矣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

臣按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正卒給中郡

官者也

漢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占者正卒無常

人皆迭爲之一月一更爲更卒也貧者欲得雇更錢

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錢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縣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往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臣按漢時戍邊有過更之法凡民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領行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愚以爲此法今亦可行內地衛所官軍戍邊者每歲分兩班赴邊屯戍行程往來頗爲勞苦且內地人多怯弱不耐寒苦而其衛所輪差之際

八編類纂 卷之五十三

不免作弊請準古過更法每歲該戍邊方衛所官旗軍餘計口出錢貼助應戍之人其有壯健之士願受直代人出戍者聽官爲驗其身體年齒相當一體給與令得權賞惟在得人不必正身此法今亦可行

高祖十一年發巴蜀材官衛軍霸上

景帝後二年發車騎材官屯鴈門

宣帝神爵元年發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詣

金陵

臣按此漢初遣軍戍邊散見於史者

按今西北緣邊一帶遼東宣府寧夏甘肅四處無有州縣而大同延綏涼洮等處皆有人民及蕃族今亦編其丁壯與軍伍相兼守禦然其民既以供賦役而又使之備戰陣有事之時暫用之可也無事之時一體與軍常操似非人情所堪請下山西陝西二布政司凡極邊去處如大同延綏民有願自投軍者免其戶糧十二石就以爲月糧官不復支給其本戶糧原數不及者以同里人戶總足其數其近邊去處在千里而近者有願投軍者亦如之免糧之外別免本戶數科及凡雜役俾其供送凡投軍者加以義勇之名俾其自備鞍馬器械模構隨軍征調或勾丁有願替者聽似亦良便

按屯鋪之策欲募民相徒以實塞下又欲置邊縣以備敵然今日諸邊見有列屯坐食之兵不須召募舊有衛所營堡之制不須置縣但其所謂五家爲伍合於古法今不必以家爲伍而以五人爲伍使其自相照屬或其親屬或其交契從其所好官府因而什伍之而其繫籍食糧各仍其舊惟於操練征調之際則用伍法焉每

伍同一字號以一人爲首呼其首則五人必與偕所聚集之處

武帝時發天下七科適出朔方

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夫母有市籍七

明帝永平八年詔郡國中郡官或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源之邊縣後又詔請邊者妻子自隨

按此秦漢以來請有罪者戍邊之始蓋置惡人於荒僻之地以禦魘魅古典也秦始皇謫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漢武帝謫吏有罪者出朔

方其來遠矣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郡官或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凡從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南營或叛則置上林兵走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東漢自光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場之間廣屯增戍列營置塢而國有征伐終藉京師之兵以出蓋自建武迄漢哀匈奴之寇鮮卑之寇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兵留屯連年暴露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臣按漢人疆場之閒既已廣屯增戍列營置境而國有征伐又藉京師之兵夫內地有寇可出京師兵以平之若夫邊圉之寇必須用其邊兵蓋邊兵生長邊陲慣於戰鬪知虜人之情狀識道路之迂直且復屢經戰陳目熟心定若夫京畿之兵驕奢耽惰况受命而總兵者皆

天子之勲貴報效而從征者皆是推貴富豪子弟欲命功以得官耳非實有材勇欲敵所慎以建功業也一主邊城已既不能戰反役使邊兵之苦溺者爲之給薪水供草料及主虜退而論功

方且虛張功次奪邊兵之齒獲攘其首級以爲已功是以邊城一聞京軍之來無不解體者爲今之計緣邊一帶分定疆界專責邊將守禦不得已而出京軍止用以爲邊城之聲援如大同則於應州或渾源州立一大營宣府則於懷來或保安立一大營其他遼東甘肅諸處皆然虜少入寇則各邊自爲守戰虜大人寇方許奏請京軍如虜寇大同京軍則於應州駐劄虜寇宣府京軍則於懷來駐劄兵法先聲後實每調一千則稱五千用以爲邊城之聲援非其力果不

能文而京軍不得貪功冒進

唐方鎮節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皆皆皆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役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永徽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聖以資後廷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

職名

德宗時陸贄上言塞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雲驚沙慘目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地百物阜繁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此諸邊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駁責奉若驕子姑息如傭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之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願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

緩恒念戎闕之荒弁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舞布路東清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艱則拔棄城鎮以提遠近之心

贊又言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然衣糧所給惟止當身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達緣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廉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傳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疾人所人猶憂秦

宋宣志

十

以流亡經制所以耗匱  
宋制凡上軍遺戍皆本司整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裝錢代還亦入見猶以飲食揀拔精銳升補之或退其疾老者凡大祀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緣邊艱於鑿給者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代還者別給菜錢川廣之補卒或給時服錢軍凡出外率有口糧

宋制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也西北邊境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寨者謂之熟戶餘

謂之生戶其大首領爲都軍主有帳以上爲軍主其次爲副軍主又有以功次補者其官職給俸有差

四方夷落之情

禹貢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按夷者異類之總名而經史所謂蠻則多指南方之夷也夷狄之見於經者始於三苗所謂苗民者禹典禹謨益稷禹貢呂刑皆具焉帝舜受禪之初既首窺之于三危至禹治水時其窺者既丕叙其畱者猶不卽工故帝命禹徂征然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未格於是考其善惡而

痛惡之

分背之焉今自巴蜀以東歷湖南非桂嶺雲貴

數千里溪崗山菁之中有曰玆曰玆曰玆曰玆曰玆曰玆之類凡十數種皆所謂蠻也其間最輕捷者曰貓說者謂此卽三苗之後也然今之貓依山以居無有倫紀禮義觀禹誓辭數苗之罪謂其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則是時之苗蓋有國都官屬但其用舍顛倒而非若今世之苗若獠然無定居無常業不相統屬也國初於湖非川東立宣慰司者五曰永順曰保靖曰貴州曰思州曰播州又有宣撫司安撫司及招討司長官

司之設外此所謂軍民府及軍民指揮使司者又兼設土官以轄其夷人隨其地而設其官因其俗而爲之治善者授以職惡者分其勢是蓋得有虞分背之義禹貢不叙之義也

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郡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尺是謂賁布

臣按漢武陵郡卽今常德澧辰沅等州郡是也

始皇三十三年發諸嘗通亡人贅償賈人擊南越取其地置桂林南海象郡又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

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驪氏秦已并天下

皆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

臣按秦并百郡嶺南有三郡桂林今廣西地南海今廣東地象郡今安南地也夫非胡之勢實

與南越不同西耳之胡皆居中國邊塞之外有所限制則彼不能越其界而入我內地也惟越

之地種類實多故有百越之名曰南越曰閩越曰閩越曰東越曰於越自秦漢以來所謂於越

東越閩越之類皆已久入中國與齊魯宋衛無異惟所謂南越者其地西連湖湘直抵廣貴牂

牂越屬之地山深而地險猶有不盡歸王化者

時時爲郡邑居民害蓋今日湖南北廣東西其郡邑者錯列山嶺之間與蠻夷雜居但有險易之異耳時或竊發難於備禦非若西北邊塞之有限隔也

漢武帝時欲伐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言越方外之地

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南方暑

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蛟蛇蓋生疾病多作兵

未血刃而病成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

償所亡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

去之則復相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

兵糧之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如使越蒙人微幸以

逆執事之顏行謂在前斷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

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

臣按閩越今福建地其入臨方已久非復漢時

舊矣然劉安所言南方濕毒兵入其地不待兵

刃先自病成與夫兵至則潛藏兵退則復聚持

久則士卒疲勦民苦兵事今日湖南廣右雲貴

其山菁之瘴癘猶瘴之情狀省民之受害實與

漢時無異也

元帝初元三年珠厓儋耳郡率數年一反殺吏漢

發兵擊定之至是諸縣叛連年不定上謀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買捐之曰今關東民困流離道路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駱越素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今陛下不忍惜惜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饑饉保元元也且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會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大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况于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

按捐之謂非寇害之圖禹貢所及春秋所治人編類纂卷三十三刑罰

皆勿以爲竊以爲凡今日覓士非

祖宗所有者則可用捐之之輩若夫

祖宗所得天下既入版圖者其可以與人乎

順帝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卑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服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討其所得不償其費

永和中和侍御史賈昌與州郡討區衡等歲餘不克帝召百官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剽揚充豫四萬人

赴之李固駁曰荆揚盜賊盤結不散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充豫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至叛亡南州溫暑加有瘴氣致成亡者十必四五遠涉萬里上卒疲勞非至嶺南不復堪關軍行日三十里而充豫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人廩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設軍所在成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剝心腹以補四支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兵猶尚不堪况乃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人壽類纂卷三十三刑罰

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史旬月之間破珍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從日南吏民此依交趾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祝良性多勇決張喬前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爲九真太守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策起府寺嶺外復平

按後世備服郡守任用不久隨即罷去夷僚

八編通纂

卷之三

三

三

八編通纂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知其去任之速不可倚仗而後來之吏又未必然往往疑信相半故雖暫服而復叛也請以今廣西左右兩江言之兩江地方二三千里其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設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武職參用流官故今百餘年間未聞有屯聚侵掠者而所以爲州縣害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錯雜州縣間者雖或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者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而所謂土巡檢者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鈐制

既授其役同不須勘實官給以冠服遺官屬以驛從鼓樂送歸所居徐俾其擇地立爲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請印俾推其中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則彼受朝廷爵命必知所感慕而同類咸尊敬之有不伏者彼仗國威併力除之不難矣積久成俗彼若慕華風習禮教况衆設其官勢分力敵自足相制不能爲亂而自相爭訟者須至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不勞兵戈而一方安靖矣然所慮爲後日患者地界不明異時不能無爭耳宜乘其初卽遣官會同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爲識大書深刻于土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中民地有深入其境者卽以外地無徵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其土酋所領地就俾認納稅糧定爲額數日後不得有所加增如此處置庶幾永無患乎

唐貞元中廣西黃洞首領黃少卿者攻邕管及潯欽



橫貴等州屢屢叛長慶初經略使嚴公素後請討之兵部侍郎韓愈建言比緣邕管經略使多不得人近者征討本起於裴行立楊旻此兩人者本無遠慮深謀意在邀功求賞自用兵以來已經二年前後所奏殺獲計不下一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尋盡至今賊猶依舊足明欺罔大抵嶺南人稀地廣賊之所處又更荒僻假如盡殺其人盡得其地在於國計不爲有益容貸羈縻比之禽獸來則捍禦去則不追亦未虧損朝廷事勢請爲選有材用威信諸嶺南事者爲經略使處理得宜自然永無侵叛之事

人壽集

卷三

十五

按敕鎮守都憲督責藩臬帥閫及守令將領嚴束所部軍民不許與賊交通凡軍民人等有入山崗生理者許其赴官告知齎載某物赴某山崗貨賣官司給與印帖爲照無帖者不許責令供給不敢將帶違禁器物惟許取其生口米穀土物不許受其銀兩及其地所不產其物違者枷號示衆沒入其財物親屬隣保知情不首罪同有首告者給以其財物三之一如此則彼得物無所售而不却質以求財而殺人以立威矣又聞近年以來其間城邑暮夜多有爲賊所

竊入者非發或官員掠去印信輒避罪不以譴推原其故非彼之有能乃吾之無備也宜令守鎮都憲兵備等官規畫城池守備之法行下軍衛有司俾其遵守則永無失矣今後凡有城池去處責令軍衛有司正佐官僚爲立領狀責其與城相爲存亡有失陷者決不輕恕則彼知罪責深重不敢輕忽則賊不能盜入矣

按唐虞之世東西北三邊之夷皆不經見而首見於經者南方之苗也然三方之夷皆一百臨邛夷居外而其中乃王土也惟南徼之地則

人壽集

卷三

十六

夷人錯居王土之中與居民相雜故其害及民尤易非若三邊之寇其來有時其侵有處其行有程先時可以爲備臨時不至於倉忙失措仁宗時狄青請擊儂智高願得西邊蕃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部善射祇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瘴未發時疾驅破之必勝之道也青卒用騎兵破賊張杓知靜江府奏本部備邊之郡九而邕管爲最重邕之所管幅員數千里而左右兩江爲最重自邕之西北有群漸羅甸自杞而西南有安南諸國皆其所

當備者然邕之戍兵不滿千人所恃爲籬落者惟左右兩江溪崗共八十餘處民兵不下十萬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去邕管近者餘三百里遠者近千里所恃以維持撫治之者惟提舉盜賊都巡按四人各以成兵百餘爲溪崗綱領可不遠遜其人謹護其土以爲遠方久遠之計哉

按唐分嶺南地爲五管而桂管容三管地屬嶺南西道在乎

本領割容遠西之地屬廣東而廣西實全得桂容

二管及容管之少半邕卽今南寧府其地控制

左右兩江實爲安南咽喉之地

國初因前代之舊設太平田州思明鎮安四府龍

州等七州宣德中又陞思恩州爲府用其土人

爲守長佐貳幕職則用流官惟太平府全用流

官而其屬州仍其舊俗凡此羈縻州府內歲

久首領世襲人自爲戰如古諸侯民兵之制遇

有征發亦賴其用但今控制之成僅有南寧馴

象二衛太平一所似乎軍弱請如張斌所言及

今無事時於此地屯兵以爲重鎮遠守將謹

護其土以爲久遠計用以銷變於未然

安南古交趾也秦并天下於此置象郡秦亡南海尉

趙佗擊併之漢置九郡九真日南象三郡是爲交趾

地後女子徵側反遣馬援平之立銅柱爲漢界唐始

分嶺南爲東西三道置節度立五管安南隸焉五代

劉隱并其地以爲交趾節度使其後管内大亂有

部領者定之其子璣內附宋封爲交趾郡王

始傳子璿爲黎桓所奪淳化四年封桓爲王桓卒子

龍鉞立其弟龍延殺鉞而代之龍延欲修貢安撫使

邵晔以聞真宗曰遐荒異俗不曉事體何可惟也仍

封爲王賜名至忠爲其下李公蘊所奪卽封公蘊爲

王李氏傳八世至吳昌閩人陳日叟爲其婿遂有其

國

按交趾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

爲劉隱所并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

官爵輒階如所謂特進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

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

臣未始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秦章文穆猶

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

高麗真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矣李

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琨爲黎季隆所

纂李肇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二捨易名李許  
稱陳氏絕嗣奪爲甥求權置國事我

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添平者始遁至  
京趙其實李肇乃表請迎添平還以國

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添平歸抵其境李肇伏  
兵殺之并及使者事聞

太宗偏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  
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擒李

肇及其子答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  
國人咸稱李肇殺之盡無可繼承者余請復古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十九

郡縣迷如今制立交趾都布按三司及各府

州縣衙所諸司一如內地後有黎利者乃夷中  
之夷也中官旋之遂致猖獗上表請立陳氏後

宣宗皇帝謂此

皇祖意也遂聽之即棄其地俾復爲國嗚呼自秦  
并百郡交趾之地已與南海桂林同入中國漢

武立嶺南九郡而九真日南交趾與焉在唐中

葉江南之人仕中國顯者猶少而愛州人姜公  
輔已仕中朝爲學士宰相與中州之士相誼頗

矣奈何世歷五代爲丁家所據宋興不繼討之

遂使羣賊論於其秋之域而爲休僻羣蠻之俗

衣冠禮樂以爲聲名文物之鄉一何不幸哉其

聞宋人雖一逐其王元人雖再入其國都而終  
不能有我

太祖皇帝開闢之初陳氏首先納款  
太祖著志神訓不許後人伐其國陳氏爲賤所

高皇之意不絕陳氏之嗣遣使通還其國賦降乃

殺之并及使者不得已與師平之求陳氏後不  
可得乃用漢唐故事復立郡縣而守臣不謹遂

至夷獠復肆而黎利者以求得陳氏後爲辭

宣宗皇帝體

文皇之心俾復繼陳氏之絕不逆黎利之詐遂爲  
所蔽羣臣屢請興兵討之

章皇帝念歷一王之王入於西八月間南漢

聖祖志撫綏因置南閩而北真甘南之域奉漢  
宋之遺民既得見天日而又淪於幽谷之中其

而不及漢者以失嶺外此三郡也幸而得之而  
又失之似若可惜然守

祖宗之訓而不愆不忘此繼述之大孝守成之大

體也所可惜者一方之民重不幸耳安南疆域

在秦漢爲三郡地今其地東起廣東之欽州迤

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江爲界欽

以東海道與之對境欽之西乃南寧府界南寧

之東南思明府所屬上思州忠州上下石西諸

州太平府所屬龍英太平安平上下東諸州皆

與之接境而龍州乃其所必由之路而憑祥縣

則其要害也鎮安有所屬有歸順及下雷諸亦

與之接境二崗迤西則雲南界矣臨安之阿迷

州左能寨等九長官司皆其近界元江有水路

通之而蒙自縣則其所必由之路也其道路由

廣西則由太平府歷龍州及憑祥縣抵其諒山

府至其所稱東都者可七日程在廣東則自欽

州西南一日至其永安州由玉山等處至其東

都可五日程在雲南則由臨安府經蒙自縣河

底之蓮花灘至其東都可四五日程此中國與

安南邊境之大略也

○以正嘉南夷

按戎狄弑中國王而取中國地周之時已有

之然不在成康之世而在幽王之時使幽王不

寵褒姒而其臣申侯不與大戎交通則彼大戎

者固不敢越封疆而入吾內地況又敢弑於

中國之天下哉

匈奴之先自淳維在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

與燕趙秦五國爲邊鄰秦滅六國始皇遣蒙恬北擊

胡悉逐出塞拔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至秦亂

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按爲其子冒頓射殺之而

自立爲單于遠東而滅東胡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

侵燕代悉復秦所奪匈奴地其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其世傳不可得而大然

至冒頓而匈奴最疆大盡服從北夷而南其諸夏爲

敵國其姓世官號可得而記曰單于姓孛鞮氏其國

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今胡言謂

單于然也謂于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

單于然也

按此北狄之在前漢者自洪武永樂以來其

酋如本雅失里馬哈木阿魯臺桑而只伯之輩皆驚才下乘惟脫脫者挾脫脫不花以肆毒其子也先繼之已已之變乃吾謀臣之誤也使當時聽大臣言遣一裨將禦之不遇旬日彼自去耳若夫統幕之還分爲數管使彼不知所攻不終日入懷宋城矣當是時虜悉其部落奔脇兀良哈海西諸部皆來不滿四五萬自是以後也先爲哈刺所殺哈刺爲孛來所殺孛來之彼毛里孩比加思蘭之徒皆是自相屠戮未有父子繼世者

人海類纂

卷三十三 契丹

三十一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非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隋來始里可汗咄吉嗣位華人多性依之控弦且百萬戎狄咸疆古未有也唐高宗起太原遣使往聘與連和

宋祁曰隋李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彊控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者往從之且爲之謀導之入邊故頡利自以爲疆大古無有也高祖初卽位與和因數出軍助討賊

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人寇薄渭橋騎蓋蒙京師太宗身勸兵顯責而陰間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雲掃風除其國遂墟

回紇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或曰勒勒訛爲鐵勒其部落曰袁紇薛延陀等凡十有五種皆散處碛北至隋曰韋紇其人號強初無酋長逐水草轉徙善騎射喜盜鈔臣于突厥突厥資其財力雄并荒後韋紇叛突厥自爲侯斤稱回紇姓藥羅葛氏居薛延陀北接陵水上距京師七千里衆千萬勝兵半之突厥已亡惟回紇與薛延陀爲最雄彊其後攻薛延陀殘之并有其地遂南踰賀蘭山境諸河天寶中有裴羅者自稱骨咄祿毘加闕可汗南居突厥故地悉有九姓之地斥地愈廣東極室韋西金山南控大漠盡得古匈奴地後易回紇曰回鶻言捷鸞猶鶻然

人海類纂

卷三十三 契丹

三十一

大明一統志曰北胡種落不一夏曰獯鬻周曰獫狁秦漢皆曰匈奴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後魏時蠕蠕獨強與魏爲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部小者口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

見各據分地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傳十四世遁下沙漠傳子受獻議理達獵古思帖木兒爲也速迭兒所殺其部屬皆奔散來附洪武二十五年遣將周興往討其罪迨至撒撒兒山大敗之自是不敢近邊者十餘年永樂間有本雅失理者及其下馬哈木阿魯臺奉貢惟謹因封馬哈木爲順寧王阿魯台爲和寧王已而叛服不常遣使諭之不悛上親征之諸胡始平本雅失理悉率其部屬來朝願居京師宣德中馬哈木攻殺阿魯台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求脫脫不花立爲王居沙漠之北馬哈木子脫脫不花先居沙漠之西北瓦剌地

臣惟我

朝都子幽燕蓋

天子自爲守也前此都此者若金若元皆夷也而夷居於近夷之地將以臨中國而內侵也而我朝則居中國之盡處而非臨邊夷我之所以持而制之者固重而要而彼之所以來而侵者亦速而近所以思其患而預爲之防者此漢唐尤空倍加意焉

大明一統志曰凡良哈奉春殺時山茂地泰爲邊西

郡北境漢爲奚酋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後魏之先復居于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爲大寧路北境

本朝洪武二十二年征敗北胡來降者衆詔以兀良哈之地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以處之爲東北外藩命其長爲指揮司指揮同知各領其部

按自古北狄種類甚多今三衛所居在古東胡地東胡在古有鮮卑奚契丹等種不一今則不復識別以所居觀之其奚種歟今衛有以福餘名者古有扶餘國在玄菟北千里或是其遺

種不可曉也永樂初葉大寧地興之今其地密京師歲歲朝貢不絕用爲藩屏夫彼雖內附日久然終是夷類往往隨盛衰以爲向背景泰初三衛爲虜所驅竄名虜中隨之來貢我所以待之者比其常例加優數倍彼乃憤然謂我畏強而慢弱遂堅從彼之心其後建州董山亦以宴賞厚薄之故而叛請自今以後三衛所來朝比諸夷優加禮待仍

詔之遇有荒歉許其來告遣使振卹之頭目中

有子幼孤者優軍官銀給例一體賞賚則彼感

我深恩永爲捍敵矣

○以上言北狄

漢武帝元朔三年張騫自月氏還其爲天子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東北則烏孫東則于窰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胡與匈奴漢道焉烏孫康居奄塞大月氏皆行隨國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宛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曰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漢書卷九十六

西域傳

與大夏同度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空徑又無寇天子既聞諸國多奇物而兵弱貴漢財物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咸得徧於四海欣然以爲言爲然乃令騫因蜀捷爲發問使四道並出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十里其北閉氏一作南閉高昆明殺略漢使終莫能通騫又言于武帝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

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自是西域始通於漢凡三十六國

按此自秦漢以來連西域之始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西域十八國俱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不許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出羣破鄯善都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請都護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按自漢遣張騫通西域後而中國帝王當全

西域

漢書卷九十六

西域傳

感時往往遣使遠通西域在漢則爲大宛烏孫于闐龜茲月氏諸國在唐則爲高昌焉者龜茲于闐天竺諸國在宋則爲天竺高昌大食于闐龜茲諸國在

本朝則爲哈密火州亦力把力撒馬兒罕哈烈于闐諸處夫古今所謂西域者土壤山川不改其舊但其名稱隨世更改惟所謂于闐者自漢以來恒不改其舊稱焉今所謂哈密赤斤蒙古罕東安定阿端曲先皆前代中國之邊境所謂燉煌酒泉伊吾之故地洪武永樂中因其上酋

內附立以爲衛其地處吾近邊其地不可  
築以外虜視之使爲虜用是亦漢人斷何奴臂  
不使得以通羗之一策也

唐書土蕃本西羗屬益百有五十種故處河湟江岷  
間有發羗唐旄等然未始於中國通居折支水西祖  
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羗據其地蕃登聲  
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率野

臣按唐書謂吐蕃散處河湟江岷間河湟卽今  
陝西西寧河州等處江岷卽今陝西岷洮州及  
四川松茂等處也

大明一統志西蕃卽吐蕃也其先本羗屬散處河湟  
江岷間其酋發羗唐旄等居折交水西後有樊尼者  
西濟河逾積石居歧布川或遷婆川隨開皇中有論  
贊索者居并洞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旣而滅吐谷  
渾盡有其地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  
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朝貢不絕其首領唃廝囉始  
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宗朝皆授以官元憲宗始  
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  
禰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世祖時復郡縣  
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人人思巴爲大寶法王帝

師領之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從國公佩金虎印  
章者前提相望

本朝洪武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必有官職者至  
京授職遂置五衛門建官賜印

臣按吐蕃之地北起陝西之河湟遶南歷四川  
抵雲南西非之境洪武六年立都指揮使司者  
二烏思藏朵甘也指揮使司者一龍谷衛也七  
年又置宣慰司者三朵甘及董卜韓胡長河西  
魚通寧遠也置招討司者六萬戶府者四千戶  
所者十有七此皆在北外之境歲通朝貢而已

自西僧以來此屬不爲邊患遇有寇盜

朝遣僧諭之尋卽解散若夫邊徼之內如陝西  
之岷州洮州四川之龍州黎州諸處人雜氏羗  
是皆吐蕃之種落久已內屬悉聽官唐約東不  
復生授惟所謂松蕃者其地險隘餽餉爲難生  
蕃頑犢屢爲邊害所以近絕之者區處未得其  
宜蓋其地瘠而人貧性躁而無常然俗頗尚僧  
請下舉臣議隨其俗以爲治於今屯軍去處依  
岷州例建一大判擇蕃僧中之有通行爲衆所  
信服者授以誥印職名俾守其地每歲遣人貢



齊仍於威州或茂州立一大營，違前時將年於此守禦，扼其要害，通其互市，如此則可以少紓蜀人輸運之苦，而息邊境劫掠之患矣。以上唐書

漢武帝元狩元年始通滇國，元封二年始置益州郡。

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率其民五萬戶內附，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爲王，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統，蒙舍

詔最在南，至皮邏閣浸熾大，乃求合爲一朝。廷許之，徙居大和城。宋熙寧九年大理遣使貢方物，政和九

年封其酋爲大理國王。元憲宗二年平大理，置爲三

十七郡。世祖自西蕃入大理，平雲南，遣將招降其酋

長遂，分三十六路，四十八甸，皆設土官管轄，以大理

金齒都元帥府總之。

本朝洪武十七年立爲麓川車里二宣慰使司，此外

又有孟養木邦緬甸老撾八百大甸宜慰司，其與麓

川車里皆是百夷之種類也。

臣按雲南地，漢時已入中國，謂爲西南夷。唐末

爲南詔所據，後爲蒙段二氏所有，自爲一國，宋

竟不能有之。元世祖始平大理，以其地內屬。

本朝立爲蕃府，命黔國公世守之。今其雲南建

雄臨安大理等府，設置如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川車里等處爲西南夷，亦猶漢時自成都而視滇池也。

國初止立麓川車里二宣慰司，今則爲宜慰司

者凡七焉。七者皆百夷之地，而惟麓川最大，且

要，正統中以思任發梗化，降爲麓川宣撫司，大

抵雲南之地，其南以元江爲關，以車里爲蔽，而

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爲關，以麓川爲蔽，而達

于木邦。西南通緬甸，底于南海，東南通寧遠，而

境平安。南西北盡麗江，而通于吐蕃，所以制馭

之者，與南蠻北狄不同，蓋彼去中國遠甚，其有

叛亂，不過種化虧欠歲貢而已，不足爲中國輕

重也。爲今之計，宜擇一要害地，或景東或騰衝

命將一員統軍於此守備，嚴禁中國客商不許

擅入其地，則彼不知中國虛實，而不爲人所煽

惑，引誘設爲互市，有所交易，許其移文通譯，齎

載以來，使彼知中國之貨難得，則不敢輕自棄

絕矣。以上南夷

大明一統志：女直古肅慎之地，在混同江之東，後漢

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唐初築

長阿固郎始來朝。後乃臣服。開元中以其地爲燕州。置黑水府。其後粟末靺鞨疆盛。號渤海。黑水皆從屬之。又其後黑水浸弱。爲契丹所攻。黑水復擅其地。卽金鼻祖之部落也。初號女真。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臣屬於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設都於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爲會寧府。金亡。歸元。以其地廣濶。人民散居。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其邊。曰挑溫。曰胡里改。曰幹朵憐。曰充幹憐。曰李苦江。分統混同江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總攝之。迫入

本朝。悉就歸附。自開元遷北。因其部族所居。建置都司一節。自八十四所二十。官其酋長爲都督都指揮。指揮千百戶。鎮撫等職。給與印信。俾仍舊俗。各統其屬。以時朝貢。

按女直其人。有生熟之異。其地有水陸之殊。又有所謂野人者。

國初猶未內附。至永樂二年。始立建州。必里兀者。兀者左右。後赤不罕屯河安河。八衛三年。又置毛憐鹿兒文失里綿奴兒于堅河。撒力六衛四年。又置古黃河及兀者兩至御童等三十九

衛五年。又置阿古河至甫門河等三十一衛。六年。又置納水河至薛例河等三十衛。其奴兒于都司則七年置也。自卜魯兀至塔麻速等十七衛。亦於是年置焉。水興河至于葛稱哥十一衛。則八年置也。督宰河及建州本至於弗提十四衛。則十年置焉。十一年置一幹朵倫衛。十二年。又置哈兒分等十二衛。十三年。又置渚冬河等四衛。十四年。又置吉灘河等二衛。十五年。又置阿真同真等三衛。既有建州。又有左衛。正統間。又置右衛。既有益實塔山至此。又各置左衛。與夫阿塔赤河城計溫。茲又皆正統間所置也。其爲千戶所凡二十處。此外又有所謂地面者。凡五十有八。古人謂女直不滿萬。滿萬則不可當。以今日觀之。凡爲都司者二。爲衛者一百八十四。爲所者二十。又有地面五十有八。其人豈止萬人哉。我

文皇帝神謀睿算。悉分而散之。使之力足以自立。勢足以相抗。各授以官職。而不相統屬。各自通朝貢。而不相糾合。是以百年以來。無東北之患。其間惟建州兀者毛憐三者。部落頗衆。時或竊

犯邊境，往往生于遷將之貪功生事，或撫馭不以道，或誅求之過其分，請擇人以爲將帥，使之無事而預備之先事，而調和之，因事而切責之，不責之以非常之禮，不徇以分外之求，如此則畏威懷德而東北無夷虜之患矣。

漢書武帝元封三年，初定朝鮮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四郡。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

唐書高麗本扶餘別種，地東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水與營州接，北靺鞨其君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樂浪郡也。

大明一統志：朝鮮國周爲箕子所封之國，秦屬遼東，外徵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定朝鮮爲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昭帝并爲樂浪、玄菟二郡，漢末爲公孫度所據，傳至孫淵，魏滅之，晉永嘉末始爲高麗，高麗本扶餘別種，其王高麗居平壤，城卽樂浪郡也，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在鴨綠水東南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爲一，遷都松岳，以平壤爲西京，其後

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官府，畫慈悲嶺爲界。

本朝洪武二年，王顯表賀。

太祖卽位，賜以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二十五年，其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更名曰徒居漢城，遣使請

改國號。

詔更國號曰朝鮮，其國分八道，分統府州郡縣。

按高麗自晉侯建國，至是八百餘年，始易三姓，在唐以前，所謂高麗者，止是一國，五代以後，

乃併三韓、百濟而一之，在勝國時，猶有統羅，今統羅亦爲所有，其土壤比隋唐征之時已數倍矣，然其國頗尚禮，設安分守，自入

國朝以來，恭順。

朝廷四時朝貢，不廢禮節。

日本在東海之中，古稱倭奴國，或云惡其舊名，故改名曰日本，以其近日所出也。

按

皇明祖訓所列諸夷國名，凡十有五，而日本與焉，而於其下註曰：日本國雖朝貢，暗通姦臣謀爲。

不軌故絕之。蓋以此國其人雖粗知文字而心實狡詐海外諸蕃如占城真臘閩婆之類皆未嘗爲邊境患惟此一國居海之中在勝國時許其互市自四明航海而來艘輒數十戈矛劍戟莫不畢具出共重貨貿易即不滿所欲燔燭城郭鈔掠居民海道兵卒無以應之往往爲海邊州郡害

聖祖灼知其故故痛絕之故於山東淮浙閩廣緣海去處設爲衛所居多大抵爲倭故也宣德以前彼猶出沒海濱以爲民害正統以後益罕有至者矣向時因風候遣舟師由海道以備之近

乃於緣海都司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協撥官軍專以備倭爲名操習戰船以爲防備是以數十年來彼知吾有備不復犯邊或數十年來朝貢

朝貢亦以其恭順之故而禮遇之

毋誘窮蹙之失

漢文帝時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逞嗜謂也觀望高祖時天下新定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惠撫百姓恩澤加海

內室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讓居正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城結和通使休寧止陞爲功多矣目無議軍

按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以見帝天性純粹美尚德化而不務兵戎有制禮作樂之具

八和集卷之三

三八

也

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上怒下恢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讐也太后以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胡寅曰魏相之疏止無名之兵彈連兵之禍恐傷陰陽之和以生蕭牆之憂真經國之遠猷宰相之

能事也其有可服者不隱風俗薄惡子弟殺父兄妻殺夫之變直以告君此則賢者或以爲難也

臣按蔡邕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患

胸背之癰疽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欲伏虜又

曰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斥外夷就如其言亦

已危矣况得失不可量乎此皆妄言惜帝不能

從卒致大敗

葉適曰高麗本微賤不足論然隋唐之所以興亡

節日關係却在此隋文帝新令天下爲一其特突

厥已自稽首承順煬帝巡遊親至突厥帳偶因高

麗之使在啓民所緣裴矩一言遂成此禍裴矩見

天下大勢已合亦欲高麗效朝貢以見其得意而

不知大亂之端乃發於此

唐太宗欲自征高麗遂良復諫曰天下譬猶一身兩

京心腹也州縣四腋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

惡當致討但命一二猛將將四五萬衆取之如反掌

耳今太子新立幼穉諸王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

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臣之所甚

憂也羣臣亦多諫者上皆不聽

太宗征高麗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上上厚賜

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

或有餘責乃上表曰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

奏素膳止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

刃之下使之肝腦塗地獨不愍乎向使高麗違失臣

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自能爲中國患

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害恥

外爲新羅報讐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太乎願陛下

許高麗自新焚凌波之舡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

續遠肅邇安

玄宗天寶六載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

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

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

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帝命忠嗣分兵助

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所欲忠嗣曰今以數

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

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遇以一將軍

歸宿衛其大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

易一官乎

天寶十三載劍南李宓擊南詔閣羅鳳誘之深入至

太和城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瘁餓咸死十七八乃

引還蠻追擊之全軍皆拔楊國忠隱其敗吏以捷聞  
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  
胡寅曰楊國忠鮮于仲通開南詔之際喪師幾二  
十萬高仙之擊大食喪師三萬安祿山討奚契丹  
喪師六萬前此楊國忠最討反蠻所殺又十一萬夫  
爲天養人者天子之職也將帥殺之如此而明皇  
不知失職久矣其能免乎

按自春秋以後世之盟者鮮矣德宗以聽小  
人之言而與吐蕃盟雖以百戰功臣如李晟者  
屢言之而不見聽卒墮戎夷之計而爲所笑幸

而不盡如其計使其計果行則李晟既已爲所  
離間矣而又失渾瑊馬燧德宗豈不至於又出  
幸耶

元豐五年廣南西路轉運使馬默言安化州民作禍  
上曰默意欲用兵耳兵大事極須謹重向者郭遠征  
安南與昨來西師兵夫歟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  
入一以罪其責不輕今無罪置數十萬人於死地朝  
廷不得不任其咎天下大事蓋常起於至細

臣按宋徽宗用蔡京王黼言任宦者童貫開張  
遂至九廟丘墟社稷淪亡人君之舉事用人切

八世不哥不深長思慮毋能快一時之欲獨一人之  
私以啓九族之禍哉億兆之命貽千古之羞  
元世祖至元十八年擊日本兵十餘萬殲于海島還  
者僅三十人

臣按緬甸接於百夷占城隔乎交趾爪哇日本  
皆在炎天漲海之外地勢不相接也兵刃不相  
及也而必征之何哉利其所有耳蓋聞此諸國  
多珠貝寶石之類欲得之耳嗚呼世祖爲此豈  
復有君人之道哉

延陵顏季子會通父校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四

左編

夷類

朝鮮王

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畧屬其番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與爲其遠難守復脩遼東故塞至沮水爲界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應結蠻夷服而東出塞渡沮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八編類纂 卷之二百五十四 夷類 朝鮮王 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隔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諺漢云人滋多又未嘗入見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關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諺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沮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

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右將軍辛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散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討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因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入衆萬餘持兵方渡沮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爲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沮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沮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入求間卽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

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表  
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有渠  
遣太子山使不能刺決與左將軍計相讓卒沮約今  
兩將圍城又率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  
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  
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其以素所意告  
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  
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  
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  
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  
朝鮮相路人相朝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啖相與謀曰  
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  
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啖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  
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  
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  
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諭其民誅成已  
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封參為溫清侯陰為荻荻侯  
啖為平州侯長為發侯最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左  
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華市樓船將軍亦坐兵  
至列口當行左將軍擅先縱兵亡多當誅贖為庶人

### 高麗

高麗地來跨海距新羅南亦跨海距百濟西北度遼  
水為營州接北靺鞨其居平壤城亦謂長安城漢  
樂浪郡也去京師五千里而龍隨山屈轡為孔南涯  
沮水王築宮其左又有國內城漢城號別都有遼水  
出靺鞨西南山南歷安市城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  
山色若鴨頭號鴨渚水歷國內城自西南至安市入  
于海而平壤在鴨渚東南以巨驪濟人因持以為璽  
官凡十二級曰大對盧秉國政三歲一易善職則否  
凡代日有不暇則相攻王為閉宮守勝者聽為之其  
州縣六十小城置儋薩一比都督餘城皆處間近支  
亦號道使比刺史俗喜投壺楚朝食用遼豆蓋蓋疊  
洗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宮官府佛廬以瓦其治  
峭法以繩下故少犯叛者叢炬灼體乃斬之藉入其  
家降敗殺人及劫劫者斬盜者十倍取償殺牛馬者  
沒為奴婢故道不擾遺俗多淫祀祠靈星及日箕子  
可汗等神國左有大穴曰神隧每月王背自祭人  
喜學至窮里斷家亦相矜勉衛側悉構嚴屋號局堂  
子弟未婚者曹處誦經習射隋末其主高元死異母  
弟建武嗣武德初再遣使入朝高祖下書修好約高



麗人在中國者護送中國人在高麗者教遣還於是建武悉搜亡命歸有司且萬人後三年遣使者拜爲上柱國遼東郡王明年新羅百濟上書言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使人有詔散騎侍郎朱子香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太宗已俞突厥頡利建武遣使者賀井上封城圖帝詔廣州司馬長孫師臨遼隋士戰衛駿高麗所立京觀建武懼乃系長城千里東北首扶餘西南屬之海久之遣太子桓權入朝獻方物帝厚賜賚詔使者陳大德待節答勞且觀蒙大德入其國厚餉官守悉得其轍曲見華人流客者

爲道親戚存亡人人垂涕故所至士女夾道觀建武

子

盛陳兵見使者大德還奏帝悅大德又言聞高昌滅其大對盧三至館有加禮焉帝曰高麗地止四郡我餘卒數萬攻遼東諸城必收我以舟師自東萊飄海趨平壤固易然天下甫平不欲勞人耳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焉烏桓自爲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伏匈奴歲輸牛馬羊皮過時不具輒沒其妻子及武帝遣驃騎將軍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

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爲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秩二千石擁節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宣帝時乃稍保塞降附及王莽篡位欲擊匈奴與十二部軍使東城將嚴尤領烏桓丁令兵屯代郡皆質其妻子於郡縣烏桓不便水土懼久屯不休數求歸去莽不肯遣遂皆亡叛還爲抄盜而諸部盡殺其質由是結怨於莽匈奴因誘其豪帥以爲吏餘者皆羈縻屬之光武初烏桓與匈奴連兵爲寇代郡以東尤被其害居止近塞朝發夕慮暮至城郭五郡民庶家受其害至於

人畜俱盡

本實錄

子

郡縣損壞百姓流亡其在上谷塞外白山者最爲強富建武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開掩擊之烏桓逆知悉相率逃走追斬百級而還烏桓復尾擊援後援遂晨夜奔歸比入塞馬死者千餘匹二十二年匈奴國亂烏桓乘弱擊破之匈奴轉北徙數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烏桓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率衆向化詣闕朝貢烏桓武願留宿衛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爲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有必復侵掠居人但委主降掾史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爲宜復置烏桓

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薊城開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賈子成時互市焉恒帝永壽中張奐爲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阪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真坐帳中與子弟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衆師襲破其衆諸胡悉降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爲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徐幽冀四州五年以劉虞爲幽州牧虛臨冀斬純首北州乃定獻帝初平中丘力

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畧代立總攝三郡衆皆從其號令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擊瓚破之特幽冀吏人奔烏桓者十萬餘戶尚欲憑其兵力復圖中國會曹操平河北關柔率鮮卑烏桓歸附操即以柔爲校尉建安十二年曹操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斬首虜一十餘萬人袁尚走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斬送之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云

蔡彤光武初拜黃門侍郎爲懷師長彤有權畧視事五歲無盜賊謀爲第一遷襄贛令時天下郡國尚

編類集

卷五

八

末悉平襄贛盜賊白日公行彤至誅破姦猾殄其支黨數年襄贛政清軍書勉勵增秩一等賜緋百匹當是時匈奴鮮卑及赤山烏桓連和疆盛數入塞授畧吏人朝廷以爲憂益增緣邊兵郡有數千人又遣諸將分屯障塞帝以彤爲能建武十七年拜遼東太守彤以三虜連和卒爲邊害二十五年乃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願得歸化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遂駭駭塞上紹豪好馬帝輒倍其賞賜其後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効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皆仰天指心曰必自效永平元年偏何擊破赤山斬其魁帥持首詣彤塞外震警彤之威聲暢於北方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十二年徵爲太僕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顯宗既嘉其功又美彤清約拜日賜錢百萬馬三匹衣被刀劍下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悉備帝每見彤常歎息以爲可屬以重任後從東巡狩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樂侮也十六年使彤以大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

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彤行出高閼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彤到不見虜而還坐垣通畏懦下獄免彤性沈毅內重自恨見許無功出獄數日啞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厚恩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効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帝雅重彤方更任用聞之大驚召問逢疾狀嗟歎者良久焉烏桓鮮卑追思彤無已每朝賀京師常過家拜謁仰天號泣乃去璽吏人爲立祠四時奉祭焉

匈奴一

卷一百一十五

九

趙襄子賒勾注而被并代以臨胡貉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而有之則趙有代勾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於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魏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竝陰山中至高閼爲塞而置雲中

雁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爲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遼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寇帶戰國七而三國處於匈奴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爲塞築四十四縣城隴河徙適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遼山險要給谷可糴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宿是之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匈奴

匈奴一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渡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後有所愛閼氏生少子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頭曼意孽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三歸頭曼以爲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爲鳴鏑習勒其騎下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

之復以鎬自射其愛妻左右武頗恐不敢射冒頓  
 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  
 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  
 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皆隨鳴鏑而射殺  
 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  
 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是時東胡強盛聞冒頓殺  
 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  
 問莽臣莽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  
 奈何與人鄰國而受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  
 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闕  
 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闕氏  
 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于乎遂取所  
 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東胡與匈奴中間有  
 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處為隴脫東胡使使謂冒  
 頓曰匈奴所與我界隴脫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  
 欲有之冒頓問羣臣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  
 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與之  
 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今國中有後者斬遂  
 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  
 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

月氏南并樓煩白洋河南王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  
 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遂侵燕  
 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  
 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北服渾庾屈財丁靈隔  
 昆新犁之國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  
 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從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  
 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兵因引兵南踰  
 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  
 寒雨雪於是冒頓詐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  
 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  
 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從精兵  
 四十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  
 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驄馬北方盡烏  
 驪馬南方盡騂馬高帝乃使使問厚遺闕氏闕氏乃  
 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  
 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  
 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  
 闕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俾  
 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  
 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

爲匈奴將及趙利王貴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以拔代雁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綳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古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故匈奴益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有妄言高后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貧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興，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二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

孝景帝復興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故約終孝景世。武帝卽位，明和親約來，通關市，能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一奸，閑出物與匈奴交易，得馬賣馬邑，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騎軍將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旣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微見寇，保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間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而不趨，斬恢。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十辟縣，造陽地，以予胡，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

後冬匈奴右賢王怨漢奪河南地而築朔方數萬寇  
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  
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  
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  
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  
精騎往往隨後去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  
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  
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兩將軍軍三千  
餘騎右將軍建得以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  
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以前  
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  
既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  
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微極而取之無近塞單于  
從其計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所  
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  
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  
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渾邪王則隴  
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  
南新秦中以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是後匈奴  
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

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  
北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  
卒物故亦數萬漢馬死者十餘萬匈奴雖病遠去不  
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  
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遠臣之丞相  
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  
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雷之不遣三年  
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  
二千餘里至浮直井而還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  
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而還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  
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  
匈奴匈奴主客問所使郭吉禮畢好言曰吾見單于  
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  
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即不能  
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  
草之地母爲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  
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  
邊休養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  
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恭節而以累

縣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簪  
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爲遣其太子入  
漢爲質以求和親莫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  
貉朝鮮以爲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  
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  
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胘雷爲塞而匈奴終  
不敢以爲言是歲翁侯信使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  
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素非貴臣單于不  
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  
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  
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給綸絮食物有  
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復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  
子爲質無幾矣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以  
爲欲說折其辭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義每漢兵入  
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  
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等如匈奴而單于復  
調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綽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  
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  
貴人至漢病漢子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使路充

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塋直數千金曰  
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克國  
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又遣  
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  
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克國置  
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于烏師廬  
立爲單于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  
之後鳴于益西北方兵直雲中石方兵直酒泉犂  
煌郡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  
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  
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  
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  
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  
死匈奴乃立其弟且鞮侯爲單于漢既誅大宛威震  
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  
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讐  
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于既立盡歸  
漢使之不降者路克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  
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  
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路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

非漢所望也其明罕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  
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  
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  
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  
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  
萬餘人兵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陵降匈奴其兵遂  
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  
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匈奴聞  
悉遠其輜重於余吾水北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  
與貳師將軍戰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至  
餘日貳師聞其家以五盡族滅因并衆降匈奴有詔  
捕太醫令隨伯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  
匈奴貳師在匈奴族餘衛律害其寵會單于母閼氏  
者病律飭胡巫言先單于怒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  
貳師以社今何故不用於是遂屠貳師以祠自貳師  
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得出兵二歲武  
帝崩嗣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重墜  
殫羅極苦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并柔城治樓以  
蔽殺與秦人守之漢兵至無奈何何卿穿并數百侯  
將數千漢復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家奴

奴怨之方發三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徵發兵  
擊之以同獲軍都尉趙克固克國以爲烏桓間殺  
塞今匈奴擊之于漢便又何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  
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昭帝  
崩宣帝即位烏孫昆彌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  
彌願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  
出師哀救公生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  
國吏三百石伉健騎射者皆從軍凡五將軍兵十  
萬餘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  
孫西域昆彌自將翕侯以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夾與  
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  
走毆畜產遠逃遁是以五將少所得上以虎牙將軍  
不至期許增固獲而祁連知衆在前退還不進皆下  
吏自欲漢封惠爲長羅侯匈奴遂衰耗怨烏孫其冬  
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  
雪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烏桓人其東烏孫擊其西  
凡三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匈奴大虛弱諸國震  
屬者皆瓦解盜盜不能理西域城郭共擊匈奴取車  
輜國得漢軍以衆而去單于復以單于王昆弟  
葉爲車師並收其餘民東徙不敢居故地而漢空



屯士分田車師地以實之具明年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焉  
孫西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與韓各六千騎與左大將再擊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日逐王先賢揮其父當爲單于讓低鹿姑低鹿姑許立之國人以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王素與胸鞬有隙即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胸鞬立三年而敗其後薄胥堂立爲屠耆單于先賢揮兄右與韓王立爲車犁單于又有烏藉單于呼揭單于是時匈奴亂五單于爭  
立呼韓邪單于殺屠耆單于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尊車犁而車犁復歸呼韓邪而呼韓邪兄左賢王又自立爲郅支單于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被其兵走郅支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從其計引來南近塞遣子入侍郅支單于亦遣子入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歎五原塞願朝三年正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單于正月朝太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語稱臣而不名賜以冠

帝衣裳黃金璽轂纓玉具劍佩刀弓一張矢四發裝載十安車一乘轂勒一具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宿長平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毋謁其左右當戶之群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詔忠等留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殺米櫛前後二萬四千斛給贍其食是歲郅支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以有屯兵故不復發騎爲送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之漢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一萬斛以給焉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阼脫皆殺之呼韓邪使來漢輒薄責之甚急明年漢遣車騎都

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求問吉等因  
赦其罪勿令自疑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  
盡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  
歸者恐北去後難約束昌猛自與爲盟約曰自今以  
來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母得相詐相攻有竊盜  
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  
先背約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  
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  
路刀金甕牢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  
器者共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保  
塞爲藩雖欲北去猶不能爲危害昌猛擅以漢國世  
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以惡言上告於天羞  
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與解盟昌  
猛奉使無狀罪云不道上薄其過有詔昌猛以賂輸  
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  
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  
見擊繫欲遠去之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翁侯計  
以爲匈奴大國孫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  
外可迎置東邊也合兵取烏孫以立之長無匈奴憂  
矣即使使至匈奴也諸郅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

康居試大悅遂與相結引兵而西康居亦遣貴人素  
駝驢虎數千匹迎郅支郅支人衆中寒道死餘財三  
千人到康居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  
居誅斬郅支郅支既誅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  
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以郅支在西方恐其爲所邀  
擊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  
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于黃龍  
時單于自言願增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嬃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驪臺上書願保塞上谷以  
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  
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  
事以爲不可許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  
騎將單于論單于曰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  
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所以爲民計甚厚此  
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  
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竊邪放縱出爲寇害故  
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爲單  
于惟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  
謝曰愚不知大計天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  
秩皆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以安定其後武詭伊秩

嘗自代其功常鞅鞅呼韓邪疑之左秩伊皆懼誅將  
其衆千餘人降漢漢以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  
其王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皆相見謝  
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  
可忘我夫王意使王去不復顧留皆我過也今欲白  
天子請王歸庭伊秩皆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  
以安寧單于神靈天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  
又後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侍使於漢不敢聽  
命單于固前不能得而歸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  
尉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領尚  
書事或說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生奇材  
木箭竿就羽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此地之實將  
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自欲從單于求  
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卽但以上持曉藩令從藩  
所說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  
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  
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關之省兩  
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  
此天子詔詔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猶也然藩  
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

呼韓邪單于從長城以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  
居地也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藩容歸漢後  
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  
地至知獨求何也已聞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  
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林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  
遷爲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  
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今  
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元壽二年單于來朝  
上以太歲厭勝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告之以加  
敬於單于單于知之加賜衣三百七十襲錦繡綰帛  
八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旣罷遣中郎將韓  
容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  
遠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是  
時漢平帝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  
太后以威德至盛異於前通風單于今遣王昭君女  
須卜居次入侍太后所以賞賜之甚厚王莽之篡位  
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王駿率魏阜王颯陳饒吊敵  
丁葉六人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  
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  
單于章將軍旣至授單于印綬詔令上故印欲單

于再拜受詔譯前欲解取故印絛單于舉被授之左  
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見新印文宜時勿與單  
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壽五威濟  
曰故印絛當以時上單于曰諾復舉被授譯蘇復曰  
未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  
絛奉上將幸受著新絛不解視印飲食至夜過罷右  
率陳饒謂諸將幸曰鄉者姑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  
不與人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  
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破故印  
以絕禍根將幸猶豫莫有應者饒燕士果悍即引谷

小補遺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三

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幸曰漢賜  
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通有漢言  
章今印去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幸示以  
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作故印隨將幸所自爲破壞  
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單于知已無可  
奈何又多得賂遺即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幸  
入謝因上書求故印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  
將軍右伊秩皆將人衆寇擊諸國恭於是大分匈奴  
爲寸五單于遣中郎將關苞副校尉蕭綬將兵萬騎  
多齎珍寶至塞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以

次拜之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  
至則賜拜咸爲孝單于賜安單鼓車各一黃金千斤  
雜糴千匹戲戰十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  
助登長安拜封苞爲宣威公拜爲虎牙將軍封綬爲  
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  
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  
左骨都侯右伊秩皆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  
雲中益壽塞大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  
屢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太葦萬餘中葦  
數千少者數百殺雁門朔方太守都尉畧民吏畜產

小補遺

卷一百一十五

五

三

不可勝數援邊虛莽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  
迺拜十二部將軍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  
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  
道並出窮迫匈奴內之於丁令因分其地立呼韓邪  
十五子莽將嚴尤諫莽不聽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  
烽火之警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  
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  
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留單于立二十一歲建國五  
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即王昭君女  
伊墨居次云之壻也云當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

厚善見威前後爲莽所拜故越與而立威爲烏累  
苦鞬單于云當遂勸威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  
西河虎猛制虜塞下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  
王欽者玉昭君兄子也中郎都尉以聞莽遣欽弟驎  
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綰  
帛給言侍子登在田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  
人及手校校尉刁護賊芝音妻于以下二十七人皆  
歸付使者遣厨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欽颯莽  
使陳良等罷諸將軍屯兵

綱頌集

入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五

左編

夷類

慕容廆

慕容廆昌黎棘城鮮卑人也其先號曰東胡與匈奴並盛空弦之士二十餘萬秦漢之際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因以爲號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始建國於棘城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欽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送爲慕容焉父涉題以全柳城之功拜鮮卑單于

慕容廆

慕容廆

意也於遼東北於是漸慕諸夏之風矣晉武帝時遣使來降拜爲鮮卑都督時東胡宇文鮮卑段部以廆威德日廣懼有吞并之計因爲寇掠往來不絕廆卑辭厚幣以撫之廆又遷于徒河之青山廆以大棘城卽帝額項之墟也乃移居之教以農法桑柘同於上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遼東太守龐本以私憾殺東夷校尉李琰附案鮮卑去連木津等託爲琰報讐實欲因而亂遂攻陷諸縣殺掠士庶太守袁謙頻戰失利校尉封釋懼而請和連歲寇掠自姓失業流亡歸附者日月相繼廆子翰言於廆曰求諸侯

莫如勤王今連津跋扈王師屢敗蒼生屠脣豈甚此乎豈子外以廆本爲名內實幸而爲寇封使君以誅本請和而毒害滋深遼東傾沒岳已二周中原兵亂州師屢敗勤王仗義今其時也單于宜明九伐之威故倒懸之命數連津之罪合義兵以誅之上則興復遼邦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則吾鴻漸之始也終可以得志於諸侯廆從之是日率騎討連津大敗斬之二部悉降從之棘城立遼東郡而歸懷帝蒙塵郗珣承制江東賈人望所係明公京傾沒天子蒙塵郗珣承制江東賈人望所係明公

慕容廆

慕容廆

國等謀滅虜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虜虜曰彼何  
崔益虛說邀二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其相  
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  
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  
防一則疑吾與苻融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  
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  
是三國攻棘城虜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  
大言於衆曰崔益虛有使至於於是二國果疑宇文  
於虜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嘗獨  
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虜簡戰士  
配其子銳摧鋒於前勒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  
其營虜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虜軍  
之至方率兵拒之其前鋒始交勒已入其營縱火焚  
之遂大敗盡俘其衆於是營侯獲皇帝玉璽三紐遣  
長史裴嶷送于建業崔益懼虜之警已也使兄子燕  
偽賀虜會三國使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  
教我耳虜將蓋示以攻圍之處臨之以兵曰汝叔父  
教三國滅我何以詐來賀我乎蓋懼首服虜乃遣蓋  
歸說步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隨之必與數  
十騎衆家室奔于高句麗虜悉降其衆徙盡于棘城

待以安禮明年高句麗寇遼東虜遣衆擊敗之裴嶷  
至自建鄴帝遣使來拜虜監平州諸軍事安北將軍  
平州牧段末波初統其國而不修備虜遣裴嶷之入  
今支役其名馬寶物而還石勒遣使通和虜距之送  
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子文乞得龜茲虜遣裴嶷之  
以裴嶷爲右都督率索頭爲右翼命其少子仁自  
平郭起伯林爲左翼攻乞得龜茲之悉虜其衆咸帝  
卽位加虜侍中位特進遣使與太尉陶侃等約以共  
攻石勒朝儀未定八年虜率乃止慕容銳嗣位是時  
段氏益彊盛其地西據遼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二  
萬餘力控弦四五萬騎炎康三年就自稱燕王四年  
段遼爲石虎所敗奔燕就殺段遼盡殺段氏之衆是  
年就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封爲燕王  
穆帝永和四年就率子儁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  
擒魏冉閔殺之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九年自龍城  
遷于薊十二年初鮮卑段龔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  
自令支徙廣固至是僞遣慕容恪攻龔于廣固燕諸  
將請急攻廣固恪曰龔兵尚衆未有離心今恐阻堅  
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  
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

奈何暫用其威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于是爲高增深堑以守之禽獸其守樵採路絕城中人相食禽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禽竟爲所殺并坑其徒三千人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人武陽燕王僞遣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渡河界地入置守宰僞欲逐經營泰晉令州郡校實見下戶留二丁餘悉發爲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東秦太集洛陽創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法必致土崩之變僞善之乃更令三丑發兵以來冬

卷之三

五

請鄴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復伐之衆潰萬免爲庶人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屯於河渚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攸兵大敗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僞卒太子臨立初僞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朱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何敢干正統僞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僞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召吳王番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徒許愛遺輔政乃卒太子瞻卽位年十一

改元年熙時恪已歿吳王番爲人傳評所忌遂奔秦秦王堅遣王猛伐燕取洛陽克壺關入晉陽及慕容評戰于潞川評敗遂圍鄴堅自帥赴鄴燕王臨奔龍城堅遣將追之及于高陽執以詣堅令還宮帥文武出降堅以王猛爲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燕

符洪孫堅

開關

符洪畧陽氏人也世爲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畧號武善騎射屬永嘉之亂乃散千金召英雄之士宗人滿光滿安遂推洪爲盟主石虎滅石生洪說虎宜徙關中豪傑及羌戎內實京師虎從之以洪爲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處以枋頭累有戰功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者二十餘人以洪爲關內領侯將冉閔言於虎曰符洪雄果其諸子並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及石遵卽位閔又以爲言遵乃去洪都督餘如故洪怒乃遣使降首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洪有衆十餘萬初虎以麻秋鎮枹罕閔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秋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鳩洪將其衆世子龍收而斬之及符健密圖關中懷洪知之乃爲受石



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於子青自軹關入河東健執青手曰事若不捷汝必死河非我死河南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進而進杜洪遣中將張先要健於潼關健逆擊破之健雖戰勝猶修戢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耳誘我也乃盡召關中之衆東拒健逆進軍次赤水道雄畧地渭北諸城盡陷青所至無不降

六編類纂 卷五十五 漢書

者三輔畧定健引兵至長安洪奔司竹健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京師并修好於桓溫永和八年健僭即皇帝位初健聞溫之來也收麥清野以待之故溫衆大饑至是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及至潼關又爲其等所敗司馬勳奔還漢中桓溫之入關也健太子裴與溫戰爲流矢中死至是立其子生爲太子健寢疾著勒兵入東宮將殺符生自立時生侍健疾青以健爲必死攻東掖門健聞變升端門東兵衆皆拾杖逃散執青殺之數日健死

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王猛呂婆樓猛汪梁

平老等並爲王佐之才爲其羽翼翼陽權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僞位權翼說堅行湯武之事堅深然之納爲謀主生既殘虐無度梁平老垂以爲言堅遂殺生以昇平元年僭稱大秦天王誅生後幸臣董龍等二十餘人初堅母苟氏以嚴于法長而賢又得衆心懼終爲變至此遣殺之其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以其建節將軍鄧羗爲前鋒率騎五千據汾上堅至銅壁平盡衆拒戰爲羗所敗獲其妻子氐之平羗乃降於堅堅赦其罪署爲右將軍氐武賁中郎將徙其所部三千餘戶于長安特進羗德

八編類纂 卷五十五 漢書

健妻之弟也嗜酒豪橫爲百姓之患猛捕而殺之陳尸於市其中丞鄧羗性鯁直不撓與猛協規齊志數旬之間貴戚羣豪誅滅者二十有餘於是百寮震肅豪右屏氣晉哀帝興寧二年秦汝南公騰生之弟也以謀叛誅時生弟猶有五人王猛曰不去五入終必爲患堅不從時匈奴左賢王衛辰遣使降於堅遂諸田內地堅許之雲中護軍賈雍遣其騎衆之因縱兵掠奪堅怒曰朕方修疆締和戎之術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擾邊動衆屏國之利所獲貲產其悉以歸之免雍官以白衣領護軍遣使修和示之信義辰於是入

居塞內貢獻相尋烏尤獨孤鮮卑沒奕于率衆數萬人降於堅堅初欲處之塞內堅弟融以匈奴爲患自古北虜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處之於內地見其弱矣方當關兵都縣爲非遣之塞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義堅從之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衛辰舉兵叛率衆一萬攻其杏城已南郡縣屯於馬蘭山索虜烏延等亦叛堅而通於辰轂率中外精銳以討之以其前將軍楊安等爲前鋒都督轂遣弟浩距戰於同川安大敗之斬浩并四子餘級轂懼而降堅從其酋豪六千餘戶于長安進擊烏延斬之鄧羗

八篇類纂

卷之三

九

討衛辰擒之於木根山堅自聽馬城如朔方巡撫夷狄以衛辰爲夏陽公以統其衆轂率必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萬餘落封其長子璽爲駱川侯貳城已東二萬餘落封其小子璽爲力川侯故號東西曹使王猛楊安等率衆二萬寇晉荊州北鄙諸郡掠漢陽萬餘戶而還太和四年晉大司馬桓溫伐慕容暉次於枋頭暉衆屢敗遣使於堅請割武牢以西之地堅亦欲與暉連橫乃遣其將苟池等率步騎二萬救暉王師尋敗引歸苟池乃還時慕容暉避害奔於堅王猛言於堅曰慕容暉燕之戚屬世雄東夏寬仁惠下

恩結士庶燕趙之間咸有奉戴之意觀其才畧權智無方兼其諸子明毅有幹藝人之傑也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不可王師旣旋慕容暉悔割武牢之地遣使謂堅曰頃者割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分災救患理之常也堅大怒遣王猛與建威將軍梁成鄧羗率步騎三萬署慕容暉爲冠軍將軍以爲鄉道攻暉洛州刺史慕容筑于洛陽暉遣將軍精卒十萬將解筑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銳萬人卷甲赴之破暉將於梁陽筑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鄧羗鎮金墉猛振旅而歸又遣猛率楊安張琚鄧羗等十

八篇類纂

卷之三

九

將率步騎六萬伐暉親遣猛於潯東謂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從壺關上黨出潞川此捷濟之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吾當躬自率衆以繼卿後於鄴相見已救還滑相繼但憂賊不煩後慮也猛曰臣內侍帷幄出總戎旅稟陛下神靈殘胡不足乎顓不煩鑿輪冒犯霜露速敕有司部署鮮卑之所堅大悅於是進師楊安攻晉陽猛攻壺關所經郡縣皆降於猛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會楊安攻晉陽爲地道遣張琚率壯士數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斬關猛遂入晉陽暉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餘萬以救二

城許憚猛不敢進屯於潞川猛留將軍毛當戍晉陽  
進師與許相持遣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旁  
山起火燒其輜重火見鄴中驚恐遣使讓評催之速  
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來戰乃陣於  
渭原而誓衆曰王景譽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  
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頗憐力行間以報  
恩受爵明若之朝慶簪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  
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堅聞之留太子宏守長安以  
符融鎮洛陽躬率精銳十萬向鄴七日而至於安陽  
猛至安陽迎堅堅遂攻鄴陷之慕容暉出奔高陽堅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將就而送之堅入鄴宮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師悉  
降於堅慕容評奔於高句麗句麗轉評送之堅散時  
宮人珍寶以賜將士論功封賞各有差以王猛爲冀  
州牧鎮鄴以郭慶爲幽州刺史鎮薊校慕容暉及其  
王公以下皆徙于長安封受有差徙關東豪傑及諸  
雜夷十萬戶於關中處烏桓雜類於長安馬胡北地  
丁零翟斌於新安徙陳留東門萬戶以實貴州諸固  
亂流移避仇遠徙欲還舊業者悉聽之初仇池氏楊  
世以地降于堅堅署爲平南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  
既而歸順子晉世叔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絕

於堅世弟統號武得衆起兵武都與纂分爭堅遣其  
將符雅楊安率步騎七萬先取仇池進圍寧益雅等  
次於鶩陝纂率衆五萬距雅晉梁州刺史楊亮遣騎  
千餘救之戰於陝中爲雅等所敗纂收衆奔還雅進  
攻仇池楊統率武都之衆降於雅纂將符密降于雅  
請爲內應纂懼面縛出降雅釋其縛送之長安以楊  
亮爲平遠將軍南秦州刺史加楊安都督鎮仇池先  
是張軌據涼州九世至天錫天錫攻李儼於隴西儼  
求救於堅堅遣王猛救之天錫敗儼於者十二三猛  
獲甲士五千以歸堅既東平六州西擒楊纂欲以德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

懷遠且踰威河右至是悉送所獲還涼州天錫懼而  
遣使謝罪稱藩堅大悅即署天錫爲西域都護西平  
公吐谷渾碎奚以楊纂既降而遣使送馬五千足  
金銀五百斤堅拜纂安遠將軍涼州刺史間恒溫之  
廢海西公也謂羣臣曰溫前敗湟上後敗枋頭十五  
年間再傾國師六十歲公衆勳如此不能思愆免退  
以謝百姓方廢君以自愧將如四海何諫云怒其室  
而作色於父者其桓溫之謂乎以王猛爲丞相以符  
融爲征東大將軍代猛爲冀州牧王猛寢疾堅親至  
猛第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

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羗我之仇敵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及王猛卒堅置監訟觀於未央之南崇老莊圖識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識堅殺之識學遂絕晉太元元年遣其武衛荀萇等率騎十三萬伐張天錫於姑臧天賜軍屢敗乃棄素車白馬尚縛輿視降於軍門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皝諸子皆長繼嗣未定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併殺什翼犍秦兵起雲中諸衆趣廣國中大亂堅召代長史燕鳳問代所以亂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徙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遺孫冲幼莫相統攝庫仁勇而有知衛辰狡猾多變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爲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讐其勢莫能先發俟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孫永爲不侵不叛之臣此安趙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二年趙故將作功曹熊逸屢叛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逸爲將作太夫人修冊鑒兵器備以金銀頗妙鼎巧慕容皝私言於苻苻曰自王

猛之滅秦之法制日以頽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大王宜結納英豪以承天意番秀曰天下事非爾所及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鄧曰故事發其王侯以下及豪望富室僭謀三萬人閉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澧以溉關中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以將洛爲益州牧鎮成都命從伊闕自襄陽迴漢而上洛使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氣絕人堅深忌之故常爲邊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賞及是遷也志怒謀於衆曰孤於帝室至親也主上不能以將相任孤常損孤於外既授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此必有伏

八端須表  
卷五十五  
一  
言令梁成沉孤於漢水矣爲宜束手就命耶爲退言陽之事以臣社稷於於是自稱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頗爲幽州刺史爲其謀主率衆七萬餘蔡和龍將圖長安是關中騷動盜賊並起堅遣使教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爲而反可還和龍當以幽州爲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幽州偏阮不足容萬乘須還王咸陽以承高祖之業若能埃駕潼關者位爲上公爵歸本國堅大怒遣其將賈衡及呂光率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督驍傳詣都率冀州兵三萬爲前鋒以符融爲大都督授之節度使

石起率騎一萬自東萊出石運藥和龍行四百里得符重亦盡薊城之衆會洛兵於中山有衆十萬衛等與洛戰於中山大敗之執洛送於長安呂光追斬符重於幽州石越克和龍斬平頰及其黨與百人堅徙洛於涼州徵符融爲車騎大將軍領宗正錄尚書事洛既平堅以關東地廣人殷思所以鎮靜之引其羣臣於東堂議曰凡我族類支胤彌繁今欲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盡石之宗於諸君之意何如皆曰此有周所以存隆八百社稷之利也於是分四帥子第三子戶以醜符石鎮部如是封諸侯爲新莽主堅送至於灕上流涕而別諸戎子弟離其父兄者皆悲號哀慟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遂示人以侈懸珠簾於正殿以朝羣臣宮宇車乘器物服衛悉以珠璣琅玕奇寶珍饈餽之尚書郎張元畧諫堅大悅命去珠簾以元畧爲議大夫堅兄法子東海公陽興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世問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歟不以罪齊襲復九世之讐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鬪鬪也堅流涕謂陽曰哀公之靈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

具牛爲由不聞爲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微也皆秋不誅徒賜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爲晉未可伐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儒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今歲鎮星在牛斗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豈明其孫也固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憂臣愚以爲利用修德未宜勦師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以吾之衆旅摧難人痛負表

社稷之憂也。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羌羯相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警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特奇士，陛下每擢之，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遊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輩，顧謂安曰：朕將與公自遊，渠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崧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東

列傳

卷之三

五

南區區地下氣，屬虞舜遊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聖駕？下困蒼生？苟聞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所幸張夫人諫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噪者宮室將虛。兵動馬驚。今雞歸自秋冬以來，夜雞夜鳴，羣犬哀噪，脫馬多驚，武庫兵器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終不從。堅少子中山公詵在懷於堅，又諫曰：陽平太公國之謀主而陛下

之晉有謝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且晉主無罪，若臣贊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貨財竭於內，彼若悉長江以固守，徒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上下氣無不可入。留陛下將若之何？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曾不歸之。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耶？惟德之所在也。劉禪豈非漢

人編纂

卷之三

五

之苻萐耶？終為親所滅。安所以不如晉者，正病此不達通變耳。是時慧星掃東井，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千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冠軍桓冲度攻苻平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五城，進攻涪城，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敷及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五萬救襄陽，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敵遣番為前鋒，次於沔水。番夜命三軍人持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人十丁遣二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騎勇，留室材雄者皆拜羽

林郎下書師克捷之日以帝爲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桓冲爲侍中並立第以待之民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平陽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羗虜我之讎敵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開軍旅苟爲前謀之言以會陛下之意耳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舉臣恐功既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遣符融張蛇梁成慕容暕慕容垂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戊辛六十餘萬騎三

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番攻陷項城梁成等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保硤石爲融所逼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融軍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保但懼其越遠宜速

進衆軍掩擒賊帥堅捨大軍於項城以輕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發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灰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時張琨敗謝石於肥南謝玄謝琨勒卒數萬陣以待之琨乃退列陣過淝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過水北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援轡而觀之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騎驛馬倒被殺軍遂大

敗王師追擊至於青岡灰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耶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舉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番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有永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事權垂

爲髮悔之遣驍騎石越率精卒三千成鄴驍騎張馳  
率羽林五千成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成洛陽  
堅至自淮南次於長安東之行宮哭待敵而後人告  
罪於太廟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得不遣慕容  
垂及符飛龍討之番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垂  
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  
慕容暉弟難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番攻鄴  
亡命奔關東獻諸馬牧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  
容肅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堅遣將擊泓爲  
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雍州牧推叔父垂爲丞相冀  
州牧秦王堅爲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已起關東  
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老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  
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追追今肅及宗族種類盡  
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衆  
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符熙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徵  
符融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寶衡  
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起  
兵河東有衆三萬遣攻蒲坂堅命寶衡討之符融  
果輕敵不卽士衆泓聞其至也輕率衆將奔關東  
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

可遇也敵弗從戰於華澤敵收績被殺堅大怒畏懼  
誅遂叛初姚萇降於符生堅以其爲楊武將軍爲堅  
將累有大功及堅寇晉以其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  
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  
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將軍寶衡進曰  
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  
寶衡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  
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  
發衛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  
關中諸人朝衛皇帝還反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  
爲天下永爲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暉叩頭流血  
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是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  
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諭垂及泓冲使息兵  
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宿遣使者謂泓曰吾龍  
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吾罪人也不足  
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  
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  
拜聽吾命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泓謀臣  
高蓋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以冲爲  
皇太弟承制行事符暉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於



長安堅拜暉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  
冲中乃令婦人乘牛爲米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  
其衆攻暉營於鄠西彈出距戰冲揚塵鼓噪暉輒敗  
續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  
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  
之姿堅亦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  
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  
冲於長安又曰鳳凰鳳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  
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  
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譙玄次於  
下邳進據彭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  
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  
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  
千餘人暉乃家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閉而殺之  
令其豪帥悉罷歸屈突鍤侯等潛告之曰官令使侯  
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其處鮮卑信之北  
部人突質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實衛少妻聞以告  
衛請留其兄衛馳入白堅堅大驚召屬問之屬具省  
服堅乃殊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  
女皆殺之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餚妻

子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房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嘗  
爲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遵兄弟相謂曰吾門世  
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孝節以成  
先君之志且不必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  
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冲又遣尚  
書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  
竇衝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懼爲  
冲所獲乃擊金以上軍是時慕容垂復圍鄴城朝廷  
遣劉牢之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冲之至枋頭整  
桓不進及至鄴慕容垂道戰而罷遂撤圍北如新城  
牢之追擊垂爲垂所敗單馬走還時鄴中饑甚多奔  
中山幽冀人相食符丕率衆就晉殺於枋頭冲率衆  
登城堅身貫甲胃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  
雖兵寇危迫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  
爲賊所殺堅之分兵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夜琴而  
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使緩尾長翼短不  
能飛遠從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  
答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  
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以待

之召幸人進食餓而忠主執堅以歸幽之別室其求  
傳國璽於堅曰其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嘆曰叱之  
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緒  
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  
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其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  
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  
奈何擬古人堅既不許萇之禪代罵而求成萇乃縊  
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說及張夫人  
並自殺於是符丕稱帝自鄴奔據晉陽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六

左編

夷類

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何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貞觀初(聖)會稱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入朝自是有誓重(聖)十二年契丹帥(聖)率其部內屬以契丹譯屬(聖)漢都督府拜(聖)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臣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順報之初契丹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聖)者爲王土宇始大其後(聖)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聖)爲王尤雄勇(聖)及七(聖)建輒成種屬之阿保姓耶律氏恃其強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議如約阿保機不

得已傳黃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部落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卽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機阿保機稍以兵滅七部復并爲一國又北侵(聖)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後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州李元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以今冬共擊梁阿保機留旬日乃去元用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嘗馬三千匹獲寶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既歸而背盟夏間于梁元用由是恨之二年契丹阿保機遣使(聖)入貢且求冊命梁王賜以手詔約共滅(聖)乃行封冊均王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歸契丹日益彊大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聖)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勇決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磧(聖)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奮擊大破之克用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劉守光末年衰因遣參軍薛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王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述律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

以牧圉。葬丹王召葬諸悅之。遂以爲謀主。始教葬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義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亡者益少。葬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克用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適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葬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笑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快乎。目復完。安肯害我。既省母。遂悅入葬丹。葬丹主見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書令。克用遣使至葬丹。延徽寓書於克用。叙所以葬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北。葬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葬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三年。克用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爲裨將。兵叛殺存矩。文進率其衆奔葬丹。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纒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入防禦軍。募土兵守之。因租皆供軍。不入於蓟。幽州歲致纒

纒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灑清野。堅壁以待葬丹。葬丹至。則閉壁不戰。伺其去。還戰。勇捷。隨之。葬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爲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葬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爲盧龍節度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葬丹每募數千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楊行密遣使遺葬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敵以水沃之。火愈熾。葬丹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州。述律氏。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懷前樹謂葬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葬丹主曰。不。述律氏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其中無食。不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葬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將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克用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不克。葬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爲所敗。奔歸。葬丹乘勝進圍幽州。盧文進教之以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鎗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諗克用。告急。克用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

救應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  
寶勳。王勣。之。王喜曰。存審寶以爲虜無輕重。勢不能  
久。伺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擊之。嗣源曰。周  
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夕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  
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卽  
日命治兵。夏四月。克用命嗣源將兵先遣軍於涑水。  
嗣寶以重定之兵繼之。八月。葬丹。幽州且三百里。  
李嗣源弓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寒。虜  
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邀。虜衆萬騎踵吾陣。吾無遠  
顧。哭嗣源曰。虜無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景  
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趙  
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  
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間而東。嗣源與養子從  
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葬丹還。葬丹  
驚却退。晉兵翼而隨之。葬丹行。山上晉兵行。墮下。每  
至谷口。葬丹輒要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  
葬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  
進。免曳揚鞭。胡語謂葬丹曰。汝無故犯我糧場。晉王  
命張將滔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槊。三  
入其陣。斬葬丹酋長一人。後軍奔達。葬丹兵却。晉兵

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  
成寨。葬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葬丹人馬  
或傷。寨路將至幽州。葬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  
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烟塵蔽天。  
葬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趨後陣起乘  
之。大敗葬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  
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  
民。晉大自瓦橋運糧輪輸。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  
葬丹每入寇。則文進率漢卒爲鄉導。盧龍遮屬諸州  
爲之殘弊。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既殺趙王  
遺閭使。因虜文進求援於葬丹。葬丹主既許。盧文進  
聞兵王。王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地佳  
則已。物也不然。爲晉主所有矣。葬丹主忠侯所自之  
衆而南。連律后。後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衆不可  
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主用  
兵。天下莫敢脫有危敗悔之。無及。葬丹主不聽。十二  
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葬丹長驅而南。圍  
涿州。旬日。拔之。也。冠定州。王都告急于晉。克用自鎭  
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恩以精兵  
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克用至新城。

南侯騎白犂丹前鋒宿新城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亡去者主將斬之不能定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禁州之圍西人并陞避之克用猶豫不決中門使郭崇韜曰犂丹爲王都所誘本利財貨而來非能拔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震夷夏犂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強敵在前吾有進無退安可輕動以攝人心克用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犂丹其如我何吾以四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之何面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半出桑林犂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克用分兵爲二逐之行數十里獲犂丹主之子犂丹舉衆退保望都克用至定州戍成克用引兵趣望都犂丹逆擊克用以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候五千騎爲其所圍克用力戰出入數回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騎橫擊之虜退克用乃得出因縱兵奮擊犂丹大敗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日平地數尺犂丹人馬無食死者相屬於道犂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何竟令我至此乃非歸克用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

野宿之所布幕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藉雖去無一投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克用至幽州使二百騎躡犂丹之後曰虜出境卽還騎持身追擊之悉爲所擒使兩騎自他道走免犂丹主責王郁繫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昭將其定嬀儒武等州投出北都圍練使是歲犂丹敗元天贊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七月犂丹遣使就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并諸夷皆役屬犂丹雖勅未服犂丹主謀入寇恐勅辦其後乃先率衆擊勃海之遠東遂其將免餘屬盧文進據管平等州以擾燕地九月犂丹攻勃海無功而還明宗天成元年春正月犂丹主擊友道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成寅遣梅老註里來修好秋七月犂丹主攻勃海拔其天餘城更命曰東丹因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辛巳犂丹主阿保機卒於大餘城速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殺之九月犂丹速律后愛中子德光秋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響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懼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速律后奉罪遣歸東丹初文進爲犂丹守平州

帝會位遣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後嫌忿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成平州者率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初義武節度使王都鎮易定十餘年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阻都恐朝廷移之他鎮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海有隙結爲兄弟陰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遣情孫露益將五騎離間之又遣人訖北面副都討契丹契丹不從乃以金遺契丹帳下使圖之不意契丹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契丹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餒禿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契丹進保幽陽都與禿餒就攻之契丹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契丹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堅不可攻契丹增修西關城以爲行府使臣州民輸餼軍食而守之契丹聞契丹發兵故定州將大軍經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定冀定留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它道入定州與王都會新樂城之亡且王契丹張延朗會于行唐西

寅至幽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進契丹等於幽陽戰於城南契丹集諸將校令之日王都輕而驕乃一戰禽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問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直衝其陣大破之都與禿餒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并走殆無子遺契丹復遣其酋長惕隱將七千騎故定州王契丹連戰於唐河并大破之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溺死者不可勝計契丹其走入幽朔境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惕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射以自衛契丹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張希崇代之爲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爲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殺之不若死也然虜衆我衆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其必貴去此去虜帳十餘里此其

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某曰：善。乃先爲筭。實以石炭。明日召虜將飲。醉。并殺之。殺諸穿中。其管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奉詔以爲汝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守備固。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希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賂。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爲。不若食三州之租。受。民養。兵伺之。彼必肉潰。帝從之。四年。王都禿飯欲突。圍。徒。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議能開門納官軍。都。率族自焚。禿飯契丹二千人。以王晏球爲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飯至大梁。斬於市。長。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千人。越海自登州來。奔賜突欲。姓李名贊華。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楊隱等皆賜姓名。楊隱姓狄名懷惠。三。年初。契丹舍利勳與楊隱皆爲趙德鈞所禽。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弄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事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遣。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向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禽之。陛下免其死。爲賜已。

多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爲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矣。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上欲授。勳。勳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爲不可。上以贊華爲義成節度使。爲選。朝士爲寧屬輔之。契丹使歸。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初。契丹既強。范沙。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爲。節度使。城。閭溝。而。成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八。里。之。外。人不敢。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而。成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薊路虜騎來爭。德鈞却之。城。三。河。畢。邊人賴之。源王清泰元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與帝有隙。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助軍費。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曰：瑭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每以贊華在中。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將遣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歸此吾。



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明。延明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學士薛文遇沮之。遂罷。帝又用文遇計，徙敬瑄鎮鄆州，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判書自投虎口？」掌書記桑維翰曰：「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拳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視待。此莽首謝可免，但力爲保全之計。」莽丹主素與明公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臺，公誠能推心，寇將自退。」人編纂卷一 宋之宣宗 五

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瑄意遂決。帝聞敬瑄反，以張敬達知太原府事，以高行周爲招撫使，帥兵攻敬瑄。敬瑄遣間使求救於莽丹，令桑維翰草書稱臣於莽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士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瑄不從，表至莽丹大喜。九月，莽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辛丑，莽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遣人謂敬瑄曰：「吾欲今日即破

賊，可乎？敬瑄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伺明日，讓戰未晚也。使者未至，莽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合戰。敬瑄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得光遠以步兵陳於城西山下，莽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陣。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莽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莽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莽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寨。莽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僅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安晉。莽丹引兵歸虎北口。敬瑄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瑄禮之。是夕，敬瑄出壯門，見莽丹。莽丹主執敬瑄手，恨相見之晚。敬瑄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憊，與唐戰而大勝，何也？」莽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復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矣。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安逸常理論也。」敬瑄甚嘆服。壬寅，敬瑄引兵會莽丹圍晉安寨。置晉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跣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斃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遺，使告賊於唐，自是

聲問不復通帝大懼帝下詔親征實無行意袁延朗  
劉延皓皆勸帝行帝不得已發洛陽盧文紀希帝旨  
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條未悉至不能久留  
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  
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  
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于是遣德鈞子  
特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帝以晉安爲憂問策  
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爲荊王令天  
津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趙西樓朝延露檄言  
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繫  
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  
成議竟不決荊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  
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議量真中原之王也吾欲立汝  
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荊丹主  
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  
柳林是日卽皇帝位割幽冀瀋莫澤檀順新鵠儒武  
雲應家朔蔚十六州以與荊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  
匹趙延壽獻荊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許云德鈞  
遣使致書於荊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  
別爲一書厚以金帛賂荊丹主若立已爲帝請卽地

見兵南軍勝與荊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  
將軍荊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與  
又恐山北諸州遂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  
大懼亟使桑維翰見荊丹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  
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還守一隅食盡力窮趙北平  
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心按兵觀變  
非欲託獨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妄誕之辭食  
未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  
財以養其國豈此小利之比乎荊丹主曰爾是權臣  
嗜利禍之猶有驚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夫國已  
扼其喉安能醫人乎荊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  
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  
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  
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  
荊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氏  
此石燭可改矣副將楊光進斬敬瑭首降於荊丹晉  
王與荊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荊丹主  
德鈞之父子拜晉主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晉主不  
顧亦不與之言荊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  
幣其直何在德鈞指示之荊丹命盡殺之於兩

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奉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善兒末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敬塘慮唐主西奔遣并丹于騎拒泥池唐主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初敬塘割鴈門之北以賂并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并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歸并丹餘帳自五臺來奔并丹大怒遣使讓晉主以招納叛人敬塘要絕遂租子重資卽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衆於并丹景延廣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并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并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并丹與晉有隙景延廣就晉主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并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奪其貨大臣皆言并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勿聽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榮自以以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并丹主人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并丹者皆禁之幽州不

得見桑維翰星陳據以謂并丹每爲延廣所沮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沙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養募兵奏與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并丹并丹主乃養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隔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嘗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并丹盡力盡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緣道進兵以備之開運元年正月天平節度劉使知鄆州類衍道判官實機奏博州刺史周儒以賊降并丹引并丹自馬家口濟河會左武衛將軍孫行遇是時楊光遠叛於青州與并丹通謀備謂景延廣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命保義節度使石贊守麻家口前虜勝節度使河重建守楊劉鎮靈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兩京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并丹將麻谷白馬家口清河管於東解女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也遣侍衛都指揮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募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并丹圍高行周等縣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自帝帝自解

救之。犇丹解去。諸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李守貞等至馬家口。犇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犇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犇丹大敗。棄馬赴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定。難節度使李彝殷奏將兵四萬自以州濟河。侵犇丹之境。以彝殷爲犇丹西南招討使。初犇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志所得民皆殺之。得軍士播爰之。由是晉人忿怒。發力爭奮。揚光遠將齊州兵欲西會犇丹。詔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步兵自土門出恒州。擊犇丹。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犇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占頓丘城。以伺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犇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進。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犇丹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城。其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軍在戚城之南。與犇丹戰。自午至曠。互有勝負。犇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陣而待之。犇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

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餓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后陣。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犇丹稍却。又攻晉陣之東。偏不克。皆賊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后犇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犇丹主帳中小狹。宿其馬。以來云。犇丹主已博水。書夜軍北去。延廣疑其詐。開壁不敢追。犇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留趙延壽爲貝州節度使。唐德州節度使尹屋瓊十二月犇丹復大舉入寇。盧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犇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問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鄆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進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鄆都。犇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懼犇丹之威。詔從恩等引兵却。於是諸軍無復都恆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鄆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彦超將數千騎前見契丹至鄆縣。將度漳水。遇犇丹數萬且戰且却。至榆林店。犇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無遺矣。乃止布陣力戰。有餘合。遇馬莊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

授之遇乘馬復戰次之稍解顧知鼓爲莽丹所擒與  
莽超躍馬入莽陣環知敵而還俄而莽丹繼出  
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且是  
安陽諸將怪觀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  
聞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自遇等爲虜數萬所  
圍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  
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將受之備使吾子南  
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進  
莽丹望見塵起卽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  
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莽超本吐谷渾也與劉鍾建  
人歸鍾建  
同母莽丹亦引兵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莽  
丹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張從恩  
等議曰莽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句  
萬一有姦人往告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  
引衆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  
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授亂失亡復如黎邢州城  
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  
符彥倫謂將佐曰五百敵卒安能守橋卽召入乘城  
爲備至曙望之莽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  
命城上揚旗鼓譟約束莽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

莽丹傳隱幽冀諸東境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  
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望湯陰間之甲寅引還  
全節等擁大衆在穆陽不敢逼延壽悉陳甲騎於相  
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  
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莽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  
張從恩望東京留守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莽丹圍  
勝州遂攻朔州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  
樞密使李崇信之令天威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  
具達朝旨暗以厚利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  
國乞發大軍應接振勇南去辭旨惡密朝廷欣然從  
遣人請延壽與爲期約晉主旣與莽丹締好數召  
丹戰瀘州又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  
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經  
舍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通歸故  
地有自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下歸莽丹莽丹  
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  
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  
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城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贖  
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謀保請遣於內地帝遣使

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威  
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五族謀叛以兵  
圍而殺之合四百口藉沒其家索詔賞之吐谷渾由  
是遂役莽丹使涼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贊  
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莽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  
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  
無際莽丹主已歸牙帳雖開關南有絕地遠阻水不  
能救也密與天雄酋度使杜威屢表瀛莫乘此可取  
涼州刺史慕容選獻瀛莫圖李協信以爲然欲發大  
軍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  
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  
由是與威親善及將北征帝與李崧議以威爲元帥  
守貞副之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奏  
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  
麾下而宿衛空虛杜威等至涼州城門洞啟寂若無  
人威等不敢進莽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趨恒州杜  
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冀以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  
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莽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  
趨恒州以彥澤爲前鋒威等至中度橋莽丹已據橋  
彥澤帥騎守之莽丹焚橋而退晉兵與莽丹夾河注

瀛軍始莽丹見晉軍太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  
渾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  
持久之計恐不去杜威性儒怯置酒作樂罕議軍事  
轉運使李穀范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  
烽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水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  
可立威密於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斬虜營而入  
表表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  
殺南至懷孟督軍糧莽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  
其將蕭翰將百騎及虜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蕭翰  
糧道及歸路無來者遇之盡爲所俘有還歸者皆獨  
人蕭翰來一  
虜衆之盛軍中惴惴然等至樂城城中戍兵千餘人  
不覺其至俄俱降之莽丹獲晉民數其面曰秦叔不  
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莽丹進以  
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謀  
降莽丹威潛遣腹心詣莽丹牙帳求重賞莽丹主  
矜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  
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  
之使署各諸將唯唯聽命威遣使齎請莽丹主  
賜詔慰納之是日威命釋甲軍士皆痛哭聲震原野  
威守貞仍於衆中揚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

問者無不切齒。莽丹主遣趙延書永籍袍至晉營。趙  
慰士卒曰：「彼皆汝物也。」莽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永  
以籍袍衣威以示晉軍，其貨皆威之，以威爲太傅。  
李守貞爲司徒，威引莽丹主至恒州城下，論順國節  
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曰：「降反，負莽丹主。」八恒  
州先是莽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莽丹主  
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  
及杜威已降，莽丹主遣通事耿宗美至易，誘諭其衆。  
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宗美所殺。義武節度使李殷  
妻劉留後方太監降，靜莽丹主申晉主，始開杜威等  
降。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李彦韜入禁中，計事款  
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  
而入。李彦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遏。彥澤頓兵明  
德門外，城中大擾。晉主悉開官城門，坐苑中，與后妃  
相聚而泣。召學士范質草表降，自稱孫男。臣重貴，稱  
至神威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  
面縛待罪。次遣男延煦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  
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虜，使人宣莽丹主命帝脫黃  
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重貴使召張彥澤。  
敬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召之。彥澤微

笑不應。彥澤縱兵大掠，貧民棄之，亦爭入富室殺人。  
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  
謂有功於莽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其旗幟皆題赤心。  
爲主。彥澤遷重貴於開封府，重貴與太后所上莽丹  
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莽丹主至相州，即遣  
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卒無所逃，伏見莽丹  
主於封丘。莽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  
主萬憤，磨劒安在召香榮使相辯証事。凡十條。延廣  
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誦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投箸  
至入簪。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後漢天福  
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迎拜晉主於城北。乃易素  
服，紗帽迎莽丹主伏路側，請罪。莽丹主怒，彥澤割掠京城  
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莽丹主怒，彥澤割掠京城  
并傳住兒鎮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  
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斬彥澤，住兒於北  
市。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杖號哭，隨而誦晉  
以杖扑之，乃斷。脫出鎖，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  
腦，取腦，燔其肉而食之。莽丹遣景延廣歸其國，宿陳  
橋，使伺守者稍息，扼吭而來。莽丹以重貴爲負義，係  
置於黃龍殿，即慕容氏和龍城也。莽丹主謂晉群臣

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稅省役天下太平矣  
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崇之才會威勝傳度使偽遣自  
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名皆禮重之未幾以崇  
爲太子太師充樞密使道守太傅樞密院祿候以備  
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  
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軍度  
使匡威據涇州不受命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  
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既以皆軍降契  
丹主悉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驛馬數萬歸其國遣  
重威將其家徙已而南及河恐其爲變欲遷以胡新  
人爲其家  
未嘗志  
夫  
據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被圍降  
者盡滅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  
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  
凍餒咸怨重威延壽曰何留晉兵與河南不質其妻  
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  
番使成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  
善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趙延壽請給上國  
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牧  
馬爲名分番割據謂之打草殺丁壯斃於鋒刃老弱  
委以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

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抵平  
晉國應有優賜適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時不知所出  
請括借城都士民錢帛自將樞以下皆不免又分遣  
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優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  
實無所須給皆蓄之內庫欲罄歸其國於是內外怨  
憤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  
知遠相猜忌雖以爲非面行管都統徒尊以虛名而  
諸軍道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  
谷渾財畜由是河東漸割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  
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敗而未嘗諭謀契丹屢  
深入知遠初無邀遮人殺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  
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王峻奉三表詣契丹  
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襁居戍兵所聚未敢離  
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  
屯於南門城中憂懼同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  
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晝親加見字於知遠姓名  
之上仍賜以木枴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凡  
杖之此惟傳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  
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親  
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



非朝廷欲何所俟耶。昔漢孔目郭威言於知遠曰：「多  
慮，我深矣。」王峻言：「莽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  
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緣，有惡當  
隨時制。』宜令莽丹新降，晉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  
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  
將北去。況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  
可以萬全。」三月丁巳朔，莽丹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  
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皆  
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閣下制稱大遼會同，去年大赦，  
仍云：「自今節度使制，史毋得置牙兵市職。」為越廷

新縣縣志

卷之五 官制

表

以莽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莽丹主曰：「漢天  
子所不敢望，乞為皇太子，崧不得已為言之。」莽丹主  
曰：「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兄為之，豈燕王所可為也？」  
因令為燕王。辛未，劉知遠帥皇帝位，諸道為莽丹  
搖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追脅為使者，勿問。令  
諸行在自餘，莽丹所在，諄之晉重貴，既出塞，莽丹無  
復供給。從官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  
莽丹令重貴及后妃拜莽丹主，阿保機甚重，貴不勝  
屈辱。曠曰：「薛超誤我。」為后令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  
俱自殺。不果。莽丹主聞知，遣即位，以通事耿崇美為

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為彰德節度使，崔廷勣為河陽  
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兩兵，兼天威軍，教習武  
餘，村民不閉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  
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服農業。由  
林之盜自是而繁。及莽丹入汴，經胡騎打草驚蛇，又多  
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為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衆  
人之役會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安作，咸福於是。所  
在相聚為盜，洛陽賊帥梁鵬有衆數百，迭款晉，求  
效。用漢主許之。潞州刺史李穀，嘗遣表於漢，令擊  
相州，時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無守備，遂  
入，圍相州。城入啟關，納其衆，殺莽丹數百，皆突圍出。

新縣縣志

卷之五 官制

表

州，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東方暉盜陷宋毫，塞三  
州，莽丹主命蕃漢軍悉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  
男子，胡人攜嬰兒於空中，以刃接之，以為樂。留高唐  
英守相州，莽丹主至臨城，得疾，及樂城病甚，苦熱，栗  
米於胸腹手足，且瑣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割  
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妃。五月，永康  
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奔歸，為趙於所館飲酒，兀欲  
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客謂延壽曰：「然自上國來，  
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俄久，良久，兀欲出，謂礪

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鎮之矣元欲違自立尋勸兵出  
塞漢主以并丹北歸欲經略河南以武節度使史  
弘肇爲前驅集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并陘次取魏  
鎮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漢主欲白石會趙上  
黨郭威曰爲主雖死黨衆尤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  
兵少路迂有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還則逃  
前退則趨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隘果  
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一鎮相繼款  
附引兵從之萬一無失不出兩旬洛許定矣蘇延直  
等曰史弘肇大軍以屯上黨羣虜難進不若出天  
山

石鑄鑄筆

卷之五十五

主

南欲北繼恐北無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  
洛陽輸矯并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  
恒州淑妃從益匿於據陵下官不得已而出輸立以  
爲帝師諸酋長拜之百官謂見淑妃淑妃泣曰吾子  
母軍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乃用趙遠  
崔光鄰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  
仍出居私第蕭翰之北歸也有同州郃陽令胡曦爲  
翰掌書記隨入并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  
曦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公歸中國并  
丹謂謂潘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署所以敗者  
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  
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固非人境也  
漢主自霍邑至陝州六月乙卯至新安兩京留司官  
悉來迎丙辰漢主至洛陽入居官中汴州百官奉表  
來迎詔諭以受并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  
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官審令殺  
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兒爲并丹所立何  
罪而必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繼明宗  
陵乎戊午漢主發洛陽幸衛汴州百官實貞固等迎  
於榮陽甲子至武繁署遂蕭鎮相繼來降漢主下詔

人壽龜集

卷之五十六

主

大赦凡葬丹所除節度使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日余未忘忌晉也葬丹逃律太后聞葬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葬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sup>⑤</sup>爲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葬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基敗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墓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酋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服南寇及漢主殂承祐立已而郭威篡漢國號周廣順元年契丹燕王述軌殺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軌而代不<sup>⑥</sup>述律集<sup>⑦</sup>卷之五十五<sup>⑧</sup>重二年<sup>⑨</sup>葬丹之弟幹在葬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貞善說海貞內附海貞忻然許之幹因謀以聞言葬丹主童蹠無遠志朝廷若能出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爲中國多事不果從周主殂傳其世子榮是爲世宗先是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葬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于高平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世宗旣破南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命都盧侯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通奏自滄州滄海道及葬丹境柵於乾寧軍南

環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過瀋莫上至滄州即日率步騎數萬帝滄州直趨葬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知之上至乾寧人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上御龍舟沿河而北舳艫相連數十里至獨流以沂流而西至益津關葬丹守將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令之壬寅上登陸西宿於野次待衛之士不及一族從官皆恐懼胡騎連環出其左右不敢退突厥趙匡胤先至瓦橋關葬丹守將城內城舉城降上天瓦橋關葬丹莫州刺史舉城降五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葬丹瀛州刺史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而幽州諸將以爲陛下燕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今虜騎皆聚幽州之比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趣先鋒都指揮使劉重先發棧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上不豫而止孫行友奏拔易州以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以益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發演棧丁夫數千城霸州韓令坤爲霸州都部署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是日自雄州而還甲戌上

至大梁朱幾祖手從訓立鎮定二州言契丹入寇遣  
都點檢趙匡胤崇之匡胤自立爲帝擁兵而歸廢從  
訓爲王國號宋太祖崩傳弟匡義是爲太宗改元  
太平興國是時遼景宗保寧八年帝既平太原欲乘  
勝取幽冀諸將以師罷師不飲行崔翰獨曰取之  
易帝意決遂發太原次易州進次幽州城南命朱涅  
崔彥進劉遇孟玄詰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匝契丹  
遣（傳）救燕時帝與契丹將（翰）大戰于高  
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追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  
攔進復戰帝大敗乃命孟玄詰屯定州崔彥進屯關  
南劉廷翰李漢瓊屯興定而還契丹遣韓匡嗣與耶  
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士滿城西友  
陳官軍詐降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  
後李漢瓊率輪趙延晉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  
追至遂城斬獲萬計五年契丹寇鴈門代州刺史楊  
崇敗之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  
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于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  
號楊無敵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令麾下數百騎自  
西徑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  
度使耶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

卽引去主將多嫌之或潛上諫書帝皆不問封其書  
付業契丹寇瓦橋關帝自將禦之契丹軍遂乃還契  
丹主圖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  
敗休哥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  
丹帝次大名諸軍復戰于莫州敗績會契丹主引去  
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  
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州張齊賢上  
疏雍熙三年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爲都部署將兵  
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與其子知雄州令圖  
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諸乘其弊以取  
燕趙帝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朱信爲西北  
道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  
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曹彬  
遣先鋒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  
州克之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擒其西南  
面招安使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美自西徑入懷朔  
二州皆以城降遂克應雲州重進取蔚州初諸將陞  
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  
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  
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

休哥設伏於莽原，遮斷道。彬若承旬，日食盡，還師雄州。帝亟遣使止彬，悉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何美盡掠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屢捷，耻提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時方炎暑，庫渴漉漉而飲，糧將盡。會昇丹主隱，與其太后將大兵，應援彬。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蹙之，戰於岐溝關。彬指敗走，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糧兵追之，多溺死。彬南趨揚州。方源沙河，而覺聞休哥引兵復至，多驚潰。休哥請奪勝略地，至河鹿界。太后不糧引兵。

入幕籍案

卷之三 宣武 兵機

章

遷燕帝聞之，召彬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處朔，蒙四川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翼河東。京西昇丹復陷蔚、朔、雲州。昇丹將（附錄）兵勢甚盛。彬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單王仇等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仇曰：「君侯得非有他志乎？」業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今諸君責業避鋒，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賞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糧矣。」美遂與仇率麾下陣於

谷口，斜軫遣副部署（附錄）伏兵於紆業戰敗退趨便牙村。仇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臺望之。無所見，以為昇丹敗走，欲爭其功。即令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聞業敢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鎗，被擒。其子延玉、承業不食三日死。於是雲處、朔州及諸城、縣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耶律斜軫他陷其地，事聞帝。帝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仇名，貶曹彬為右監衛上將軍，治其違詔失律罪也。初，米信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師不敗，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為馬軍都虞候。知定州帝以楊業夙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平章張齊賢以言事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昇丹大舉入寇，昇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東南下，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特瀛州部署劉廷讓帥兵數萬並海而北，將趨燕。休哥逆戰於君子館，會隆緒兵大至，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先是休哥謀始知雄州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

入幕籍案

卷之三 宣武 兵機

章

據其功卽引數十騎遁之既至休哥執之自是河朔  
戍兵無復圖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祁德三  
州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  
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契丹薄代州城  
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與感慨無不一當百契  
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  
契丹所執時契丹兵塞川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  
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契丹遲見  
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三千於土磴  
若掩擊大敗之四年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

八編類集

卷之五十五

五

於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無東京轉運  
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  
亦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  
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契丹復陷涿  
州遂入祁州二年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時契丹  
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今自飛狐以東皆  
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據城自固莫可  
出戰請以沿邊建三大鎮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  
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豈敢越而南侵宋謀言國家  
取燕勢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涉澤

水抵桑乾河則東賊燕城纔及一舍浹旬必克由後  
不州必盡歸降若遣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  
也時轉延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護送種師超威虜耶  
律休哥率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  
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夜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  
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將戰繼隆方陣於  
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契丹殺一大將衆皆驚潰休  
哥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奪氣  
自是不敢大入寇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  
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

八編類集

卷之五十五

五

王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浞號二十  
萬每縱游騎剽掠徜徉無圖志寇準聞之曰是祖我  
也請練師命將簡號銳據要害以備之故將王繼忠  
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  
及密表諄莫州部署石晉議和晉以聞于朝帝遣曹  
利用詣契丹軍帝自將契丹次瀛州契丹請盟而  
退契丹陷德清軍遂抵瀛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  
準不發飲宴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  
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瀛州畢士安力勸帝如  
準所言帝乃議親征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

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  
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契丹遣其臣韓把持書  
與曹利用俱來請盟準召利用謂曰汝所許過三十  
萬吾斷汝矣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納  
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間門使丁  
振持書來以凡禮事帝引兵北歸陳氏權曰當時若  
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虞  
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帝至自澶州二年大赦以  
契丹謀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  
管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  
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  
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  
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  
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慶曆二年契丹主  
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機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  
晉陽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曹瑋曰宋人西  
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師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  
院樞密使蕭孝友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  
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觀察之契丹主從患言  
乃遣南院宣徽特未翰林學士劉六往來致書版故

遼問與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  
未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待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未  
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關命輒起今中  
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未等豐然起拜弼開懷與語  
特未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  
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且以聞帝唯許增  
歲幣遂通好如故英宗時契丹改國號遼至和二年  
神宗熙寧十年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成壘起鋪舍  
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穆來言乞行毀撤  
別立界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  
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問故虜得頃曩所  
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爲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  
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  
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逆招楊益戒與議  
不能屈讓曰敕里之地不忍而輕絕乎括曰師直  
爲壯曲爲老今北朝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  
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遣使爭議疆  
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  
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爲界穆乃去至是遣天章閣  
待制韓琦如河東割新羅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

遂爲異日興兵之端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遂道宗  
卒子延禧立宣和間宋通女真滅遼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人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七

左編

夷類

女真上

女真蓋古通樸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流南鄰高麗北接寧室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貊元觀謂之勿吉唐謂之靺鞨姓靺鞨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唐開皇時曾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真其水拘之則色微黑目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隔百步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其風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國始聞其各地多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爲鹿鳴以呼羣鹿而射之食生肉飲麋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衆爲縛之俟醒而解謝其縛者曰非爾縛我我族無遺類矣唐開元中其酋朱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至黑水部以部長爲都督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說唐世貢不絕五代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因而著籍焉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合蘇館者女真也又曰黃頭女真其人慈朴勇健不能別死生自咸州東

北分界至東涿江中間所居者以隸咸州兵馬司與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鶻回鶻者非女真女真亦非生女真也自東涿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爲酋渠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僻處契丹東北傳宋建隆二年遣使回鶻來三年遣使回鶻入朝貢方物四年八月遣使貢馬因詔眞州日沙門島人戶等地着海橋歲有常租而女真遠涉鯨波多輸駿足當風濤之利涉假舟楫以爲勞言念辛勤所宜賜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租賦麴錢及沿科雜物州縣差役止令多置舟楫濟渡女真馬往來其在鴨綠水自前拘納令後給與王駕人九浮化二年首領野里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置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泥海入朝求祭兵與三十首領其平三柵若得師期即先赴本國聚兵以俟太宗但降詔諭撫而不爲發兵是冬以勃海不通朝貢詔女真攻之凡獲一級以絹五匹爲賞其後遂歸高麗先是契丹伐女真女真衆裁萬人而弓矢精勁又有夾城以水淋之爲堅水不可上拒城三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既不能攻城野

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女真凡  
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弓力  
不過七十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人不可出非五十  
步不射其人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  
長執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  
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  
下視所向無尊卑皆自馭馬繫轡內爲食上下無  
異品有大事適野環坐盡灰而談自卑者始談畢不  
聞人聲輩將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擇而聽焉  
合者則爲特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者賞之

金帛先舉以示衆衆以爲少則增之神宗熙寧七年  
遼五國蒲議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女真  
部節度使**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遼王遼王召見燕  
賜加等以爲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  
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  
往需者必厚價集之得鐵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至  
是五國浸撻部**謝野**勅遼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  
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遼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  
流水有疾而卒子**勃里**嗣遼女真部節度使幼里  
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東來善若辨木契丹事

阿骨打能之遼卒**勃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  
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勃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強  
遂破桓徽散達烏春黨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  
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勅極烈**勃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  
**雅東**其長**阿骨打**其次也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  
死兄子**烏雅東**嗣宋徽宗政和三年初遼王幸混同  
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遼  
遇頭無髮遼王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  
但端立直視遼王過之再三終不從它日遼王寄諭  
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遼

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義禮且  
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最爾小國亦  
何能爲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  
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部族至節度使  
烏雅東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者謂之曰何故不告  
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初**盈哥**嗣  
以兄**勃里鉢**改爲則相時乾石烈部**阿疎**有異志  
**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暗祿阻兵爲難**盈哥**自往  
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  
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疎**城而還遼主好敗獵每歲

遣使市名鷹游東青于海上道出少女與使者食縱徵索無藝女與厭苦之烏雅來嘗以還主不遣叛人阿疎爲辭稍拒市應使者及阿骨打數位相繼遣人索阿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遂主遂祭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必先發制之無爲人制乃與粘罕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木可安三關等爲將紹聖四年九月阿骨打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挺而警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遇勅海軍阿骨打之于幹

八楊慶基

卷一百三

六

本與數騎陷遼國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躪死者十七人進軍寧江州填壁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惟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牧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杖楨皆爲備焉其部長曰勃里行兵則稱曰勃里安猶于

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衆人行營副都署蕭陶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和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知防之謀使示弱耳但發潛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發契丹兵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渡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

八楊慶基

卷一百三

六

登岸與遼兵遇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拒奔使蕭奉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衆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云五年春正月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玠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粘後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五月初即皇帝位於是國號大金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

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樞密幹里罕將騎二十萬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趨遼。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曰。遼兵心二。而情性驕多不足畏。遼遣高阜爲陣。謀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右軍皆力戰。妻室銀水可衝。遼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粘沒喝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幹水往爲疑兵。謀良虎以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遼步卒盡殲。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使其耕具皆失之。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口。別以漢步騎三萬而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人導前。乘豬白馬徑涉。曰。視吾懷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親征粘沒喝。兀水等以書至遼陽。爲卑哀之辭。賈欲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

主聞之。乃勞百解天。謝哭曰。始與汝等起兵。益苦。焚丹戎。忍欲自立。圖今天。所親至。奈何。非人人。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騎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都澤。金主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壁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步將尺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遼主之友於步答圖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賊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帶輓兵械軍資它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政和六年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勸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入府。刺殺保先。裨將勃海高(宋)時以

兵三千屯八觚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觀說非  
常誘勃海并戍卒入遼陽掠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  
有兵八千人遼主遣使招之不從耶律余觀以廣州  
勃海叛附于末昌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四月  
末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謂  
末昌曰若能歸款當授王爵末昌不從金主乃遣韓  
春率諸軍攻末昌時遼張琳等討末昌久不克韓春  
與戰敗之遂取瀋州末昌大懼率衆拒金遇金師不  
戰而却金人逐北至遼陽城下末昌盡帥其衆與金  
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執末昌以獻  
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真皆  
降於金金主以幹魯爲南路都統遼主自燕至陰涼  
河募遊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入營募  
自空州者曰前空後安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  
自顯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  
餘人屯精州葉黎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師  
遣主命耶律淳爲都元帥會四路兵防秋淳遣郭藥師  
郭藥師和幹魯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阿疎爲言淳  
軍至葉黎山幹魯古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  
乘夜襲走之幹魯古復與淳戰淳敗走遂拔顯州於

是乾懿徽咸州惠七州皆降于金初燕人馬植世  
爲遼人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政和初童貫  
傳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伴吏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  
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  
朝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  
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  
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  
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歲之價并中  
國之利兵逼遼主行營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駕  
營傑走雲中遣傳國璽于桑乾河三月金粘沒喝敗  
遼奚王于北安州授其城遣谷神掠近地獲遼護衛  
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  
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幹本勸從之遼主走  
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察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  
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  
能及子契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羣臣上尊  
號曰天賜皇帝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  
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臣  
通降遼主爲湘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  
地遼主所有沙漢已北西西南北路兩都招討府諸

蕃族而已。浮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金取遼東瀋陽州。獲河。妹以歸。金主杖而釋之。朝廷旣與金約。火攻遼。以復遼雲。蔡京重賈主之。歷河鎔指趙隆。管極言其不可。賈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敗祖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足謝責。賈不悅。鄭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臣。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厭歲幣五十萬。故爾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貫乃復乞舉兵。王黼又力贊之。乃以奉使副賈勸兵十五萬。迤北邊以應金。金主遂分三軍進兵。遼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匡山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詣金營。請罪金主。並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占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爲金有。金主遣騎兵送使趙良嗣還。且獻遼俘遼遼囚。紹興三年。金大殺遼宗室。宋徽宗宣和五年正月。金太宗吳乞買天會元年。先是金與宋夾

攻遼。金旣滅遼。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承王安中。蕭行。王黼贊于帝。遂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爲同知。燕三月。遣趙良嗣至燕。求平遼二州。金主曰。日本朝有大國多矣。豈平遼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遼欲作是鎮。不可得也。遂議和。金主曰。燕稅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泳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泳。易今乃云爾。貴燕商直邪。且當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增。乃令良嗣報金主。謂之曰。趙李月不至。吾提兵往矣。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處。濟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遞奏。六月。金驅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兵。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穀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惟公是望。穀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漠南。金人所以急趨出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若休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旁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即後日金人加兵。內用

營平之軍外，縣宋人之援。又何懼焉？鼓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等至滌河兩岸。數企弓等十罪，殺之。鼓仍稱保大三年。蓋天祥像朝夕，誦事必告而後行。稱遠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悉還之。燕民既得歸，大悅。鼓遣人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鼓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宰相致之母，令西迎，入於北合，肅將爲吾州服，患矣。」安中深納之。事聞，詔安中及唐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鼓聞之，自謂得計。金人聞鼓叛，遣閻母將三十騎來討。鼓率兵拒之于營州。閻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鼓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鼓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金主復使幹離不督閻母攻平州。會張鼓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鼓戰于城東。鼓敗，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安中取麝香、麝香，斬其首與之。金曰：「非鼓也。」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以鼓與金安中不得已，殺鼓殺之。由其首併鼓二子送于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殺即死，若求藥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力求罷，召爲上清寶錄宮使，以蔡靖知

燕山府事。自是降將卒皆解體而金人遂用此典矣。宣和七年九月，有彗升御榻而坐于明初陰幹離不在平州。遣人來索叛于戶口，朝議勿遣。且聞重賈郭藥師治兵燕山，幹離不遂請于金主曰：「苟不先舉，後宋恐爲後患。」金主以爲然，而未敢輕舉。及使者往，既數道，路險易，朝廷治否府庫虛實，漸得要領而耶律余覲、劉瑋、宗沐、官南朝、可圖師，不必衆。因糧就兵，可也。及既獲，遣王即決意而侵。十一月，郊帝繞下，詔密報將犯界左右，秘之曰：「恐妨恭謝宰相亦不知也。」及恭謝宰相又其秘之，不以聞。十二月，先是金人遣使來許割蔚、應州及飛狐、雲丘縣。帝信之，遣童貫往受地。至太原，聞枯沒，囑自雲中南下。貫乃使馬擴、辛興宗往使，諭以交割地事。擴至軍前，枯沒皆嚴兵以待。趙擴等庭祭，如見金王之禮。既畢，首議山後事。枯沒囑曰：「爾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尚復何論？汝家別割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即去。我自遣人至宣撫司矣。貫問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金使？」曰：「兵已興，何告爲？」宣連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界。用存宋朝宗社，乃報國也。貫聞之，氣祇不知所爲，即欲退走。關東議爲名，遠還京師，如

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竭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既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其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貴受命宜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枯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韓繼來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浩以降韓離不執靖及頤浩置中軍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韓離人編藥寨卷之三

郭治兵御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矣西金幹離不犯小師兵據牟驢國年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越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悅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悅怯懦快國事也不聽遂命悅使金軍悅至幹離不盛兵南向坐悅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遂與使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乙亥金人攻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繼城而下自卯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斬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歿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苟留數日大兵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綱出則誓書已於稱伯大金國皇帝侄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俟其言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幣遣康王構少宰張邦昌往金軍爲質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



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遼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神師道帥師入援至洛閣幹離不已屯京城不或止師道言賊勢方熾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必見害祇取辱焉今鼓行而進策安能測我虛實耶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榜沿道言神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逐逐京西趨汴水南徑過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欲游騎但守半駝岡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狎帝聞其至甚喜開安上門令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人誰與共事師道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陛下餘非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萬勤王兵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竟暴日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之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神氏

興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應功名獨歸神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爲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王共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賊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騎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去李綱帥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

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  
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全人不復  
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  
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處重賁蔡條  
朱勣等往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  
於何地而真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  
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綱罷命一倅兵民騷動至  
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  
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綱而斥邦彥等。且以聞外付  
種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帝乃遣  
人編集宋言李綱 龍  
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河。突內侍朱拱之宣綱  
後期衆驚而礮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  
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  
退。乃復綱右承克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  
願見種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  
聚簾視之曰。果我公也。相摩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土  
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  
諸生于獄。人人惴惴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  
昌詣學宣諭。然後定。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  
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

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  
足遣使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種師  
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  
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  
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軀古種  
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勸王。凡十餘萬人  
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  
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  
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種師道罷中丞  
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  
人編集宋言李綱 字  
老難用。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一大劔使  
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  
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不聽。粘沒喝攻太原。悉  
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  
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  
和。亦遣人求賂宰臣以勸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  
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等軍皆爲所敗。平  
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  
而使遇之。南朝無人矣。命種師道爲河北河東宣  
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使種師中副之。古總

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虜乃請合開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波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構其不意當可以遲朝廷疑不用韓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韓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陸德威勝扼南北關太原圍不解詔神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屯分就畜牧規者以爲將通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

八

卷之三

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之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令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姚古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九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失期不至師中兵機甚敏知之悉衆攻古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聞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

教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神師中敗潰神師道以病乞歸南仲請棗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幹剛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隱辭又爲上道唐恪蕭昌之奸任之必誤國進次懷州造戰車朔兵集大舉而朝廷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林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赴其求奈何南東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八

卷之三

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幹屯遼州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項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雍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既又釋

而用之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猷舉力打禦賊破  
備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或者八人罷李  
細知楊州置四道都總管府從何棟之請唐恪歐南  
仲專主和議帝乃命馮淵副康王往往王未行而車輅  
至長垣爲金人所却王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  
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遣兵取汴都中外駭震粘沒  
喝至河外河北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  
夾河而軍時大河守禦使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  
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若不若加  
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連日彥質之衆皆潰粘沒喝  
人盡棄其衆人盡棄其衆  
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  
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淵李若水往使行至  
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求問道去淵  
問何如若水曰戎兵畏敵而潰奈何效之今正有衆  
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  
不可議乞中飾守備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  
正殿學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計割三鎮奉家見王輅  
黃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濟至礪州  
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  
大王其兵已逼彼去何益願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

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奸  
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軍濟何遊  
奕日至磁賊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  
書請王如相服索健部兵以迎于河上王遂行至相  
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垂薦公由是受知議  
者以爲是役雲不來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  
入岳飛少負氣節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  
屢擒劉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金帛懷州守臣霍安  
國等死之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調遣兵亦至相與  
共守城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  
人盡棄其衆人盡棄其衆  
日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等同辭曰淵等與  
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于東北鄉望拜亦  
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  
孑類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曰大寶而後屢  
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  
景德故事留知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傾天下  
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栗人見引蘇  
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  
改以是頓地曰今當以永守社稷南道都總管張叔  
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

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唐恪從帝巡城爲都人進擊策馬得脫遂臥家求去乃罷之詔張叔夜會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詔遣馮解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卽遣還不與交一語侍御史趙鼎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樂以爲然密草詔兼上之帝令募死士得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人爲期奉

卷之七

其類

三

杭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訥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公忘家族欲目重國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宜謂朕曰尚書真知軍情塵其徒退何樂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馬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既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釁水渡江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既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會帝遣曹輔齎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郊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入殺請是欲欺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饒渴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軍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趣澶淵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兵東平從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親者無不流涕金遣使求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千萬錠帛一千萬疋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糴以張民銀伐紫筠館花

本以爲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又分遣歐陽詢等二十八人持詔而往詢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詢乃以詢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詢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誤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京焚死之范致虛聞汴京國急會陝西節度使錢益之師凡十萬人援至二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庚子帝命太子監國復幸金營河東割地使劉韜至金營金人遣韓正館之僧舍謂韜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歟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歟不若北去距富貴韜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所以必歟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山編題憲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歟顏色如生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師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令

合兵入援皆以澤爲任不答澤遂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下令曰今日邀退等歟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如皆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求乃夜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二月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余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人壅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升吏部尚書莫儵人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王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布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見若水出擊之敗而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口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親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

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家太子不  
違統制與華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濟園而出傳  
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  
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  
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  
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火繼之越五日無肯承  
其事者吳開英倚督賜甚急范瑗恐變生以危言警  
衛士遂擡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太子傳當  
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  
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

八打利

卷三十五

三

南薰門范瑗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  
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歛從遂宿門  
下以待命若水在京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  
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出若水反顧罵  
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耳奈併累若屬何又罵  
不絕口監軍撻破其唇突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  
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  
惟李侍郎一人時金商邀索金帛每日和議已定但  
但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關戶部尚書梅執禮及禮部  
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

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  
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腹無以舉  
命耳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陞等各杖之百擣四人  
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阻涕憤歎吳開英倚復召  
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  
時雍問於并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  
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  
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  
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  
及孫傳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

八打利

卷三十五

三

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歟叔夜曰世受  
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  
之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  
寅皆進入大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歎已而時  
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  
瑗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  
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約中  
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  
上皇時竊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  
拜莫倚持狀詣軍前拜昌入告尚書省三月金人勸

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郊今欲遠戾  
一城邪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面拜舞受冊即位  
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進各門傳令  
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闕門宜  
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殺  
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履詐與合謀令悉  
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  
擒斬十餘人邦昌見百官經于手詔曰手書雖不改  
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  
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將雍每言事稱臣啓  
人編類纂卷之七 卷之七 三  
陛下又觀邦昌坐紫宸殿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  
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  
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還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  
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袍袍張紅蓋所過設香案  
起居時雍乘哲开倚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輒離  
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謝馬公王妃嬪及康  
王母章賢妃康王夫人刑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  
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鼎孫傳張叔夜陳  
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觀汪  
藻等千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逃辭二帝于南薰門衆

慟哭有朴絕者宗澤在衛開二帝北行即提軍趨滑  
走黎楊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遂還二帝而  
勒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帝自離青城頂青邑笠  
乘馬後有監軍隨之目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  
號哭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  
副路允之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  
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從代  
渡太和嶺至雲中先是高麗王保求醫於朝詔二醫  
往留二年而還二醫至高麗保不求醫藥詳問宮  
禁事二醫恠之久之保乃曰有密事欲言於朝恐非  
人編類纂卷之七 卷之七 三  
朝廷所親信故探之耳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  
之國存之足爲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  
願二醫歸報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八

左編

夷類

女真

康王權在濟州張邦昌遣謝克家勸進元祐皇帝命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年二百大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率族有北轅之憂而數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諸軍門言州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五十八

則旁見賊中火光燭天諸王即帝位會京澤及朱鳳來南京與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充易王遂決意趣應天府五月庚寅朔遂即位于府治改元人越張邦昌及應于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性蔡京童貫朱勔李彥昌於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三年御營司提舉范瑗有罪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璣之謀又乘時剽掠主市張邦昌爲之從衛主是日洪州人朝悻悻無禮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州陝與張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

決

宋史

卷之二百五十八

人編類纂

卷之二百五十八

若備他盜者使背甲而來因召璣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燕下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璣曰下有勅將軍可請大理寺置對璣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璣圍城中附金追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璣爾汝固天子自將之軍也東皆投刃曰諾有旨分犒御營五軍璣下獄其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四年初金主聞帝如東南南遣粘沒喝南伐論之曰侯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到豫皆可立璣以重寶賂捷懶請立

金兵入寇五年金主吳乞買死兄孫亶立上皇卒于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不許時其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哭洪皓在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採文以祭其詞激烈聞者揮淚六年何薨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升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號顯肅淑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吳成服詔以王倫為奉迎梓宮使陞帝命謂捷懶曰河南之地土國既無不有與其付劉豫易若見歸劉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又

金主亶

三

為帝飛所問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命捷懶兀朮偽稱南侵以策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至兀朮擒之遂馳入汴讓方時講武殿兀朮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囚于金明池翌日宣諭廢之置行臺尚書省于汴豫求哀于二帥捷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之何不責豫語塞王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復遣倫奉迎梓宮于金八年王倫偕金使來倫至會寧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

小兒

留守訛魯觀阿懶折之蒲庭虎位在幹本上捷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庭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來議事帝命吏部侍郎魏紅節伴之因備論敵情不可信泰檜口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紅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趙鼎奏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為之但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倫復如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遜古為江南詔諭使許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知平江府向子諲上言契議之非遂乞致仕遜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泰檜

宋金通和

卷之八

四

未見國書疑為封冊欲帝屈已以父之帝曰朕嗣太祖太宗某業豈可受金人封冊勾說如淵謂槍口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機燾亦舉諫陰三年事告檜遂以槍攝冢宰詢師受書以書納禁中通古人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九年命王倫交割地界倫至汴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時又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奉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桧怒之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時皇后那氏崩于五城金人秘之十年春

正月遣工部侍郎其將等使金初將爲司農丞與監  
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懼用將爲  
起居郎廷臣爲侍御史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檜  
患之至是以將爲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  
使五月金兀朮撤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  
郡詔吳玠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奔敗金入于風扶  
復其城撤離喝走鳳翔東京副守劉鈞大敗金人于  
顯昌兀朮走汴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遣使諭岳  
飛班師岳飛收復河南諸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張  
浚使王德復宿州岳飛擊走兀朮于鄆城追至朱仙  
州大破之遣使修治陝西岳飛奏請班師還鄆河南  
州郡復陷于金楊沂中軍潰一宿州及還泗金人屠  
宿州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十一月王德復和州  
壽春入廬州詔張浚等將兵救之一月王德復和州  
楊沂中劉鈞敗兀朮于柘皋遂復廬州二月張浚楊  
沂中劉鈞奉詔班師金人陷滁州浚使沂中救之敗  
金人於滁州兵掠滁州不及還分宿州兀朮渡淮北上  
以韓世忠張浚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莫將還自金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爲樞密使秦檜檜下岳飛  
于大理獄會世忠罷和議以何錡發書書密院事

奉表稱臣于金遣使割唐御商秦之地以界金十一  
年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  
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  
取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  
諭之曰朕不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  
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  
之庶彼有憾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遂遣鑄還許歸  
徽宗及鄭后那后之喪與帝母章氏金使人以哀冕  
來冊帝金人歸徽宗鄭后那后之喪喪至帝易總服  
奉安龍德宮太后章氏至自金后初聞金人許還三  
梓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處有他爰乃賜榴疾須秋  
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  
帝至臨平奉迎見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大赦加泰  
檜太師封魏國公十四年金欲以王倫爲平州轉運  
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有以威遣使來趣倫爲  
益力金杖其使俾繼殺之十六年金劉豫滅金主賈  
自即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后裴滿氏十  
政金主欲立繼嗣爲后所制可繼酒自遣諸怒手小  
侍臣至是晏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等十餘人初  
桡懶既說其子勝花都郎不斗其父故部曲以叛與

蒙古通蒙古益疆元水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圍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册其酋熬羅李極烈爲蒙古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於是蒙古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事結猛安蕭裕每輿論天下事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相進平章裕攬持權柄引裕爲兵部侍郎十二月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憲係玉吐鶻脫馬賜之後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輿國而奪回賜物亮疑畏愈甚五月以天興肆赦命翰林學士張人壽類集

宋書天興

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肆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賓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劉守肅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亮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益甚冬十月金宰相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局直等當遣司于裴滿后自白金主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末德左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亮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亮亮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胖王常勝乎問其大曰鄧王上阿剌曰阿剌屬疏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護衛將

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法之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金主第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剌達榜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胖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護軍十八人長僕散忽土舊及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亮度輿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輿國內應與國給事寢殿夜當取符籙歸家十二月丁巳亮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輿國以籙符啓門亮與

宋書天興

亮又至觀不疑而射之及殿門閉上如常亮等抽刃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服臥於榻是夜輿國拔劍投榻下金主求刃不得問甲出虎見是外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輿國乘勢進與胖王亮即命亮有恩於世且人宗緒行盛德之及即命亮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同亮丞相承德首謀廢立而不即勸進前之蕭裕謀爲是罪教尚書省今史蕭王上奏進之

里左丞相唐括辨別大宗正寺朝里甲擊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非京殺留守尉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宋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金主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進設詔薛上變遂殺離喝及斜也子宇吉及其族數百人以魏王幹帶孫沽里甲好伶儔亦族之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僕爲金國

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賜補由其妻蒲察义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三月金王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二十四年金蕭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金汴京火金主因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爲南京留守經畫之既而大火官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秋宋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熈少師並改化是夕檜歿二十六年靖康帝卒金主二十八年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金秘書少監仲阿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王若能一之乃爲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阿曰臣聞宋人買馬修葺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珣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貨美絕今一舉而兩得之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一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及李通參知政事通補知金主意遂與仲阿馬欽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遂其意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與與兵南侵九月宋王剛中爲四

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前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器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天遂有是命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徙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恚左遷中官二十年金正隆四年五月宋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訶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陳二也道夫還具奏之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縣州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湯思退等皆賀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且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都知省張去約陰沮用兵且建退避策中外妄傳

幸聞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今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放助義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玠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拱玠之子也五月金主亮嘗密陰畫工於奉使中俾爲臨安湖山以館爲屏而圖已之像策焉于畏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帝始聞謂聖廟據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上洞聖廟號曰欽宗金主亮徵兵南使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食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即近隣國世世征伐相與讐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懶等盡起男下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撤八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懶遂反議立故遠子延禧子孫泉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郡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器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撤八其勢益彊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撤八謀歸於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撤入既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孛剌富幹殺撤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元帥擁

聚東遷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島  
羅使務勳札入招之窩幹已納降札八見窩幹兵衆  
強盛事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於是窩幹決  
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金主亮遷都於汴  
七月金大括馬於諸路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  
軍在西者給東軍相交往來晝夜絡繹不絕以者恨  
籍于道其于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遇蹂踐民  
田調奪奪焉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在貯糧米以備大  
軍不得他用廐馬所至皆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  
爲請金主亮曰北方北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  
野廐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養亦何傷乎於是  
國內騷然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  
賊盜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  
南侵亮殺之由是郡臣不敢言亮大殺宋遼宗室之  
在其國者凡三十餘人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  
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  
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  
百渡淮取漣水軍宜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  
州事高攸高遣兵補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  
開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

人向諸門城外諭以金人素信背盟無名與兵及本  
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即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  
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  
堵如故勝遣人諭州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  
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  
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  
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  
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器甲  
數萬金遣蒙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  
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  
伏發賊大敗殺虜國賊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  
東之民咸欲求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  
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若首勝狀  
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  
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  
金人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  
突四擊全陣開復圍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  
金兵追之馬中矢蹄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  
攻絕其水砦中金乾糧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  
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開

出。岩趙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園。自新濟松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咸傷多遁去。金主亮欲大舉入寇。其嫡母徒單后諫不聽。弑之。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敢有謀者。遂分諸路兵爲三十二軍。亮戎服乘馬。具裴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瓊帳相望。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拒大散關。遊騎攻黃牛嶺。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降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人。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即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授黃牛剛中。又以璘者。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別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劉海復秦州。彭青復隴州。曹休復洮州。金師既退。剛中倍道馳還。十月金主亮渡淮。應魏勝。魏勝共役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適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起。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

勝登闕門張樂飲酒犒軍

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止。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單轉而渡河。襲關後。勝飲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影散。翌早乘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餘金液投火。金兵不能前。多灰傷。乃拔砦走。劉錡兵至揚州。建大軍。旗鼓單容甚肅。觀者欲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瓊裴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繫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大子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即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過保和州。吳扯成閭遣兵復唐鄧諸州。帝聞王權敗。召陽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就海避敵。康伯延之入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覺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龍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



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真州殺制都監  
淵遂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鞅楊王權  
退屯朱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漂水洞先所造戰  
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  
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煮炙人膏爲油用之李  
寶旣解海州之圍遂引舟師至膠西石曰島敵舟已  
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旣于石  
日神風自施樓中來如鍾鐸聲來咸奮引舟挺刃待  
戰敵舟者皆中原道民遂見寶旣給戰兵八船中  
使不知王師奔至風驟舟疾過山勝敵鼓聲震海  
源勝躍敵大驚擊釘舉帆皆油纜斷巨數里風浪  
接聚一隅窘米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  
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比壯士躍登  
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  
鄭家等六人擒倪鉤等上于朝獲其銳軍符印典文  
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  
晝夜不滅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  
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王佐等拒之于阜  
角林錡陷重圍下馬與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  
既入張弩放箭金人以連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

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時劉錡病甚求  
辭兵柄留其姪中下統制沱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  
橫以八千固守詔將還鎮江事防沱於是盡失兩淮  
之地金人攻瓜洲沱以克敵弓射斃之棄義問至鎮  
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鉤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  
可義問強之沱請出戰錡不從沱拜家廟而行金人  
以重兵逼瓜洲沱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左  
軍統制王方夙之橫沱僅以身免錡聞沱敗因憤悶  
病益甚義問聞之乃通陸趙建康市人皆縣屬之義  
義問命樊允文并無湖蕩師允文大敗金人于朱石  
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亮允文于楊存中臨江按試  
命戰士躡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  
蒲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兩軍  
有備不可輕顧駐楊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  
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  
黨以亡事覺亮命衆刃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  
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  
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時東京遼陽  
留守烏祿計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衆心歸之  
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

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欲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  
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  
烏祿先殺副留守高有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  
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其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  
殿卽位大赦改元人定更名雍下詔暴楊亮罪惡數  
十事追尊說里朶爲帝廟號曰睿宗亮又令軍人選  
鴉鵲船于瓜洲斯以明日渡江敢後者必衆飲下歸  
乃決計于浙西鄧統制耶律元宜曰前阻淮渡皆成  
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其行大事然後舉  
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黎明  
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  
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  
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  
以中箭仆地延安少尹魯補先亦之收其妃賴及李  
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三十二  
平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  
使且告卽位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鈞卒金高忠建至  
安議遣使報聘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  
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  
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舍人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

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官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  
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  
定之至燕金闕門見闕者不如式梓官于表中改陪  
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遇執不可金頗使館  
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過張浩不可  
乃遣還過陪季子也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  
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  
道勝釋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闕堰金軍不能進  
連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蹙  
戰殺數千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圍數重  
勝與郭蔚分城備禦或獨出援之使不得休息又間  
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  
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  
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  
浹略陣中流矢歿于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  
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歿者半圍遂  
解子蓋俊之姪也罷三招討使以李顯忠主管符衛  
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拱主管待衛步軍司  
顯忠陰結金都統制蕭檣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  
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既通則鄭延一路熟知

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東會詔罷兵乃止帝降手札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許遂即位班退上皇即駕之德壽宮虞允文治上言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鷄比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皆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之明年允文人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

奏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

二一

奏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吹允文知太平孝宗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四月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問史浩浩不可秋浚因內引奏浚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渡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靈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籌虹縣壁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淵宏淵出湖州趨虹縣五月史浩免省中忽得邵宏

出兵狀始知邵由三省徑啟諸將侍御史王十朋論浚懷姦謀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錡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諭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雖功不自已出會有降千戶詠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新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錡復降子顯忠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七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

三三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乾石烈士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輟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帝以付張浚浚言金強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湯思退急于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詔敵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工部侍郎張闚獨曰彼欲和我畏我邪愛我邪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幹辦官盧仲賢持報書如金師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承允不聽既

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十一月仲賢至宿州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義遣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于斌入奏傳賢厚國無狀帝大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四州之罪除名竄彬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秦四州求歲歲幣之半右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半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襄陵然後與庶爲有名金議未決而王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吳玠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今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吳玠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遣還使人罷和議玠辭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撫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聞安中上驅力爭以爲不

可與和湯思退怒曰宗社大事宜同戲劇意帝遂定議在道聞王之望行上驅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真黨復山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轍以復轍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猶爲陛下憂之不遑四月罷張浚判福州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臣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道諱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校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範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魏勝奉詔專往措置清河以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糧糧自清河山欲渡魏勝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

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  
方議和不可金兵執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  
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  
依上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  
乃令步卒居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盡  
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州滁州都統制王彥豪駱  
關走以揚府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  
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  
欲捨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湯思退以罪竄永州  
乾道二年魏杞至金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  
有紀去大字杞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  
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千金君臣環聽拱疎  
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杞  
卒成敵國禮而還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二帥報書  
遂赦沿途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抃遠抵穎濱得  
其要約尋遭淵盟誓之信倣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  
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  
特憐彼此之無辜約叛臣之不遠可使歸正之士咸  
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  
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一失矣三年吳璘卒五

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  
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  
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  
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  
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頽頽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  
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捐以才賦許辟官  
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  
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犄角以壯聲  
勢帝詔即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  
能及其成也二年初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  
其相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欲  
圖夏國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廳  
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  
曰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  
旦逼於賊臣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  
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  
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賴當遣使以詢爾得敬  
始有懼心仁孝乃謀誅之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  
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使也紹  
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

受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館伴以取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稍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令成大口以爲諱成大至金草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書雖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貽指勒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憲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報音遠至指垂洛以爲言既云廢祀秋仲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

小編

卷八

三

至若未歸之旅纔亦當並發于行釜抑開附諸之辭欲從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於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愛其無僞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杅人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杅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起杅曰金人之事雖臣未知境內之事亦知之矣帝曰何也杅曰臣竊見比年諸路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誣譏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杅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

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早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豈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誓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帝深納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十月高麗翼陽公嵯廢其君睨而自立嵯睨弟也以讓國奏千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嵯察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

小編

卷八

三

詳問昭後取暇表言父遺訓傳位於昭金主乃封之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雄請制局議恢復帝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靈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金主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遺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

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爲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淳熙三年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趙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正月高麗致貢於金高麗遣使謝金不納版金有司奉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十四年以上皇崩遣韋瑒如金告哀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物于金金主以其人編遺書

限資裕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聯肩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得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於如一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嘗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寧有利害可竭誠言之世宗謂宰臣曰蓋邪之臣欲有規求往往徃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他事陽不與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已往往徃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乃明驗也張汝霖爲御史大夫時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未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官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官掖之私撓法邪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

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  
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  
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既嘗語卿百官當  
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  
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既經  
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政有異  
跡者謂其斷事有執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  
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謂方今孝  
弟廉耻道缺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  
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秉

人者多矣

三

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  
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論所司官吏有能務行  
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  
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職污一旦見用  
猶爲能吏此廉耻所以喪也若論所司察舉官吏必  
審鎮飭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覲覲非道求進者加之  
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耻可興矣又謂宰臣曰今  
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  
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封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  
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踰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

大臣

材歟宣宗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金爲北鄙  
阻韓等部所擾無恙不與師討伐府倉空置國勢日  
弱有勸韓侂胄立誓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慨  
復之議遂起下詔伐金韓侂胄已得泗州及新息  
襄信潁上虹縣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  
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蓋茲醜虜猶託  
要盟腹生靈之資秦漢鑿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  
謂之當然軍人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  
治行李之繼遣復恤詞之見加含垢納汚在人情而  
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

宋韓侂胄

卷一百一十八

三

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爲人子爲人臣當念  
祖宗之情直學士院字壁之詞也以丘宿簽書樞密  
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  
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宿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宿棄廬  
和州爲守江計宿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  
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人入西和州十二  
月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  
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  
相繼囑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  
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接兵閉境不爲異同使



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旄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遣兵水洛訪得曠族入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曠曠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聲許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金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曠將王喜壽力戰曠忽傳令退保黑峽軍遂潰貞入成州曠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金人陷真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走金紇石烈子仁偁徐州遂人真州州之士民奔逃

八

朱重八

三

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喚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千金金人大散關吳職還興州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曠聞金兵至因嚴募關之戌金人由板關各達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曠退屯且口完顏綱遣張什會之曠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曠告身爲報曠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璽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曠爲蜀王曠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曠召懷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際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

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曠曰吾意已決門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千金丘宿遣使如金軍議和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宿乃遣劉昺持書於揆願請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宿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宿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以方信孺

八

朱重八

三

爲國信所泰議官如金軍信孺自蕭山永召赴都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及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信孺辯對不少屈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隔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

浮益疑之乃遣信通韓侂胄問之信播言敵所欲者五事五不敢言固問之徐曰欲得太帥頭耳侂胄大怒奪信職官臨江軍居住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梟侂胄罪惡于中外遂命臨安府新榨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兩首界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樁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金主璘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杖受之賜二百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兀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金主承濟嗣位有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五

詔至蒙古傳言留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遠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何以拜爲卽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承濟怒欲使蒙古人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四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嫌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

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孺生邊隙因之及蒙古侵擾雲中凡歷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硤以達金主始恐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許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北諸州皆降蒙古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珙以蒙古兵入蔡州守緒及其尚書左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爲亂兵所殺金亡

人編類纂

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五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九

左編

夷類

蒙古上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見其秀子也其後子孫蕃衍不相貌攝各自爲部居烏桓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遼金而摠轄于韃靼至也速皆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

入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九

夷類

以鐵木真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連該火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奉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去泰赤烏族照烈部與帝鐵木真所居相近鐵木真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屬鐵木真固遂與宿明日再合圍鐵木真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得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鐵木真太子乎照烈之長玉曆時爲泰赤烏所虐不能堪遂與若海若魯領所部來歸將殺泰赤烏以自效鐵

木真曰我方熟寐幸汝覺我自今車轍人跡之途常盡奪以與汝矣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幹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議伐乃蠻乃蠻大陽罕可汗與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大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強盛金章宗太和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

入編類纂

卷一百五十九

夷類

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嘉定三年金主九清廟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怒遂與金絕金主乃命平章千家奴參知政事完顏胡沙行省事子撫州西京留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八月子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東勝破自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逃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金主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九斤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爲後繼遂壓

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遂與九斤等殺金兵大敗蒙古遊奔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尋降胡沙虎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一月金真以從單鎔爲右丞相胡沙虎爲右副元帥鎔爲上京留守開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將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鎔上言曰自國家興罷黜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從勇可內使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失亡參政梁鎔曰如此是自盛境也金主從鎔謀鎔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事議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損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六年胡沙虎殺金主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爲太師十月蒙古兵至懷來金將術虎高琪之敗績僣尸四十里高琪遣兵逐殺胡沙虎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

入蒙古主乃留將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荊關敗金兵于五回領拔涿易二州分命選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薄察軍合蒙古主自將兵于拖雷由中道破雄吳清滄景獻河間濱州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會往山後防遏悉會鄆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還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惟大名真定青鄆邢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嘉定七年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乃議遣子沭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完顏承暉等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既和而還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效我之計其復圖南侵史大倪進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嚨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遂遣明安召其兵回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完顏素蘭以

爲不可。木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遼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意在靈武，蓋將以係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敕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歿，士卒殲焉。慶壽永錫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禪與盡忠會議，期同歿社稷，盡忠不從。承禪怒，然兵柄既皆屬盡忠，承禪無如之何，乃歿之。承禪遺表至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大略

五

李

汴諡忠獻，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渾，遣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貌軍擊敗之。蒙古還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貌軍擊敗之。蒙古還至陝州，過河冰合，遂渡而去。蒙古克金潼關，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汴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

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畜積，視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爲犄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踰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木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十年，金李全降，宋襲金青莒州。蒙古主以木華黎經畧山南，建行省於燕雲，命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木華黎圍太原，環之

人編類纂

卷五十九

大略

六

數距金元帥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陷，德升連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城破，德升自縊而歿。參政李革等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革自殺。節度使訛出虎守汾州，右監軍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歿。十二年，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遂引兵次于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幾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槊，大呼入圍，仙衆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

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衆衆遂圍中山  
府仙遣其將爲鐵鎗與衆戰于新衆飛矢中衆類落  
其二齒衆拔矢以戰爲鐵鎗大敗南掠金鼓城深澤  
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  
降附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翰林  
丞旨徒單鎬等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  
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舉守之宜取願就  
遷徙者也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梁陰  
阻宣徽使移刺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  
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  
人壽類集 卷重五 庚 七

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蒙古鐵木真入西域滅回  
回國十六年木華黎圍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  
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  
石天應焚浮橋而退阿魯帶棄河中燒民居官室尋  
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爲敵人所據則大  
河之險我不得而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  
不能成隨守隨陷木華黎自河中還至解州卒金主  
詢卒于守緒立武仙叛蒙古據真定歸金宋理宗寶  
慶二年蒙古圍李全于青州三年李全以青州降蒙  
古蒙古滅夏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謂左右曰金  
人壽類集 卷重五 庚 八  
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  
于宋宋金世讐必能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搗大梁金  
急必徵兵潼關然後以數萬之衆于里赴援人馬疲  
弊難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初布  
智兒常從太祖征伐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  
其矢血流滿體問計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  
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務時遂延紹定元年金哀  
宗正大五年春三月蒙古兵入太昌原金平章政事  
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振  
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入于之衆士氣皆倍蒙

古主圍河中急金慶山叔棄京兆東還蒼樞草火詔  
可板子詔可擢軍力不足截放城之半以守蒙古蔡  
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宜直道並進晝夜  
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限草火詔可猶  
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詔可以敗卒二千奉  
船走閭鄉初板子詔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六兒所  
創有隙及敗河中搃帥同赴召六兒遂誘詔可奉旨  
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  
殺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  
歷二年之久方入武林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  
屯雕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  
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畿積糧數百萬斛今河南州  
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  
自歸矣金主大息曰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  
我何乃召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將入  
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施  
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  
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就是張惠拔得木皆曰截江便  
縱之渡則腹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  
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進

至禹山分據地列勢步卒千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  
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鴈超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  
分三隊而來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  
却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板持二三  
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推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  
已絕黃河不永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  
還明日蒙古兵忽不見侯騎遂始知在光化對岸囊  
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  
蒲阿議入鄧州就糧廩已聞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  
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遮兩行省輜重而  
去金兵幾不成列連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  
懼軍士迷路鳴鍾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  
百官表賀諸將置酒省中左丞李蹕止喜且泣曰非  
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  
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遂騎突至多  
被俘獲蒙古拖雷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遂自唐  
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合達蒲阿自鄧州赴援步騎  
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  
千而我不戰是弱我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  
戰而退金軍方整營蒙古不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

飲食且行且戰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  
言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北渡者  
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奔路得之金軍  
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  
河北合四面圍之燄薪燔肉更迭休息衆金困憊乃  
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  
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逃走密縣楊沃衍與  
澤步持大鎗奮戰而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  
發而殺之劉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真合達耳今  
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  
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撫領陳和尚也  
大昌原之勝我爲之也我臥軍中人將謂我負國  
家今日明白矣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  
肯乃斫足歷折之割口吻至耳喋血而呼至死不屈  
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施雷欲降之不  
從雅日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歟耳遂殺之金  
之徒將斃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金主召兀與援  
汴遂與潼關總帥合閤秦藍總帥重喜等帥軍十一  
萬騎五千盞撒泰藍諸國之備從號入映同華關鄉  
一帶軍糧萬斛備關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

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  
寶硃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  
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陳兀與發關鄉  
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諸將  
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  
雪晝日凍釋泥淖及歷行至獻嶺欲戰而饑憊於是  
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大潰兀與合閤從  
數百騎走由谷關追騎擒之皆破殺蒙古取金雕州  
遂兩歸德滑全行省女魯歡命徑歷冀禹錫守禦禹  
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城  
中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百餘守禦而已留守  
撤合聲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歿已而元帥任  
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仲爲府  
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  
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罕士卒赤身而戰以壯  
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惑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  
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爲四  
以筒輟發之又創造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  
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  
力攻凡三月餘不能後乃遣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



鄭州至汴論金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訢可爲  
 曹王命尚書左丞李顯從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  
 大夫裴滿河虎帶爲請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  
 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敗具沿壕立木棚  
 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頃刻千十餘步平  
 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鬧金主聞之從六  
 七騎出端門至升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入驚愕  
 矢指相範處傷逆初建推蒙古兵并力進攻金龍  
 德官陸地所取員數家朝靈壁散山爲之大小各有  
 重其圖地經龍之衆蒙古兵用砲破大礮或礮礮  
 爲二三皆用之損竹砲有至三十梢者餘砲稱是每  
 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  
 於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官及芳華王漢所析大  
 木爲之合砲之木隨擊而碎以爲糞麥枯布其上網  
 索旂幟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  
 兵以火砲擊之隨即延燒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  
 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  
 而已初白撒命築城外短牆委曲隱匿客二三人得  
 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斬營軍士  
 乃不能得由地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

公孫龍  
 卷之六

完城由壕徑渡燒其砲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  
 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騎置文書其上至蒙  
 古營則斷之以誘彼俘者識者以爲爭相欲以紙爲  
 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  
 以火點之所發圓半里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  
 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倉間有客人則城上  
 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  
 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逆無述又有飛火槍  
 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  
 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  
 人爲蒙古所殺  
 於是金主母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奸語  
 曰兩國以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  
 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火矢犒蒙古兵且以金帛  
 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合  
 善以守城爲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  
 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況以罷攻爲可賀耶民間聞  
 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目今金盡坐視城中  
 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曰  
 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  
 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大慟至

開陽門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功賞豈在戰士之下聞者皆灑泣金主入歸德遣奉御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潁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滿官奴一軍號令明肅老幼婦女無役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遍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千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敗時連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貳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

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焚充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身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袖軍亦謂之死邪時兩宮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中及習捏阿不曰京城

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立麾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眾皆相快立遂勒兵入宮立衛紹王太子從恪命爲梁王監國送欵詣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京悉檄檄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聞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遣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官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以

天子哀死后服進于速不臺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將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欽之時初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却金主以降忒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命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金

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  
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十七出柵外腹  
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逃大  
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強伸守中  
京久之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  
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  
奔還陳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  
數人伸即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  
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蒙古以五  
百騎追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山蒙古退走於是鷹

八翁列集

蒙古書

卷七

十七

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  
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  
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  
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  
拘頸南向遂殺之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  
極拘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  
日悲泣於是內侍局令宋珪等密謀討官奴且聞蔡  
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機嘗會蔡息  
陳頴等州便宜提帥烏古論錡俾米百斛至歸德且  
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遣金主諭以幸

蔡官奴力陳不可至于扼腕頓足金主遂與珪等謀  
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  
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劍投城  
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聞變皆擐甲完出  
請金主親撫慰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  
側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土  
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振青囊爲糧足脰盡腫明日至  
亳州忽斜虎有文武林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  
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幸奏摺之志近侍久困雕  
陽幸即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久進言

西幸不便

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

日太息

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  
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  
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還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  
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咸稍振忠孝軍提  
控李德率十餘萬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  
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  
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  
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  
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悍卒不可使一日不

在紀律。盡除之。情。縱。則。難。制。難。制。則。難。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蒙。古。塔。察。兒。圖。金。蔡。州。金。主。拜。天。子。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厄。酒。消。未。竟。還。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夾。攻。守。四。面。及。于。城。東。金。主。接。戰。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敗。之。自。是。蒙。古。不。再。城。分。蔡。長。墨。圖。之。史。嵩。之。冷。孟。英。帥。師。三。萬。進。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斬。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御。備。未。嘗。人。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妨。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英。逃。其。歸。路。得。降。人。言。察。城。中。饑。瑛。曰。已。窘。矣。當。盡。城。守。之。以。防。突。圍。瑛。與。塔。察。兒。約。南。北。軍。無。相。犯。十。二。月。塔。察。兒。遣。張。榮。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鈎。二。卒。以。去。榮。中。流。天。如。虹。瑛。先。鋒。救。之。挾。榮。以。出。明。日。瑛。殊。死。

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將。奮。買。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待。澤。為。固。外。接。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瑛。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舉。耳。決。而。注。之。酒。可。立。待。遂。擊。潭。果。決。入。汝。水。其。鎗。鎗。實。以。新。蓬。蒙。古。亦。未。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斜。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門。為。油。號。人。油。砲。入。不。堪。其。楚。瑛。連。道。士。說。止。之。金。德。帥。李。木。魯。帥。精。銳。五。百。人。夜。出。西。門。人。騎。東。乘。拔。油。其。上。將。燒。兩。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强。弩。百。餘。火。發。大。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眾。李。木。魯。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壕。為。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捕。三。面。精。銳。日。夕。戰。禦。未。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唱。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辛。丑。孟。瑛。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戰。敗。取。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為。糧。故。欲。降。者。眾。瑛。乃。下。令。諸。

軍御牧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  
沒將帥甚衆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樞屬亦  
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蒙古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  
入督軍盛戰及暮乃退聲言本日復集是夕金主集  
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完顏承麟時孟珙之帥向南  
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  
榮繼之萬衆就進大戰城上烏古論綱及其將帥二  
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門  
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  
守門者棄城走門既開孟珙招塔察兒之帥以入忽  
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  
取寶玉寶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汝便火我  
遂自經火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  
戰爲吾不能火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  
君其善爲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火吾輩  
獨不能邪於是參政李水魯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  
從火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帥羣臣人矣因謂  
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  
可哀也已宜諡曰哀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焚燒  
火焚之奉御釋山牧其骨將瘞之汝水上兵人官執

蔡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  
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  
亦爲亂兵所殺金主金自宣宗之世爲宰相樞密者  
往往臨事推讓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  
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  
于亡二月蒙古兵人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五月金  
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端平元年元滅金初宋與家  
古共破蔡州于是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史嵩之  
使孟珙還師襄陽信陽隨州東陽光化均州並益兵  
救廬經理屯田子唐鄧州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

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爲未可獨  
鄭清之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蔡  
議官丘岳曰方與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  
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  
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  
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  
餓未可興師柱果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皆不聽  
而詔知廬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  
尉李伯淵等爲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  
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虜

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省伯淵等乃約立視火立  
從數騎往既還伯淵親近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  
顧曰汝欲殺我耶曰殺汝何傷即出七百橫刺之立  
隊馬歟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全子才次千汴  
起蔡自濟州以淮西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  
蔡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  
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蔡督催  
蓋急乃檄鈴轄范用吉等提兵萬三千命徐敏子先  
令西上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  
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

人

卷之三

二五

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異而蒙古伏兵突起  
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即遂大潰爲蒙古捕入洛水  
者無數誼僅以身免趙葵全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  
不致饑餒用不繼所復州縣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  
蒙古兵又決黃河寸全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  
死遂皆引師南還曹友聞師扼仙人關謀報蒙古  
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會弟萬夜渡江密往  
流溪設伏約日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  
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達海師步騎  
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集

摩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  
至麾下先遣銳領劉虎率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  
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衝敵突陣會大風  
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澤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  
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  
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  
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錦裘代鐵甲徑雨湍  
瀾不利步圖蒙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  
嘆曰此殆天乎吾有疾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  
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萬俱歟軍盡沒淵端兵離

城都入文州知州劉銳棄城固守晝夜搏戰除月援

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俱歟乃聚其

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銳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

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子

自刎歟軍民同歟者數萬人十一月口溫不花入淮  
西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韓  
過和州爲淮西聲援咸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  
救之珙發易旗旌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  
十里檣檣環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  
召三十四營遊民二萬而歸蒙古攻真州如州丘岳

部分嚴明守具周悉日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其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兵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孟珙率師救却之遂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果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斡牌檄木拔都魯者皆外因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其壩路士皆奮躍攻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

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彪梧勇悍嘗請新

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獵幕負虎鹿各一而歸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攻具皆數倍于

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油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爲煨燼於串樓內立厲翅七層俄砲中壩上衆驚果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呂文德伏精銳於要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荆湖制置使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衆號八寸萬南

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果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第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夔州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蒙古至瑛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蜀瑛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瑛兄瑒時知峽川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垣砦得捷于巴東遂復夔州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至淮上守將囚之以杜果知建唐府蒙古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鄂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草會又遣一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繫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連司瑛曰是素城也斬以狗姚樞從忽必烈征瑛見其首領夜飲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瑛曰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爲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繫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忽必烈既還京兆以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蒙古將張柔以連歲勒兵兩淮艱于糧還奏請撫老州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涪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彬遺糧柔皆不至又

以百丈口爲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自毫而北，自毫而南，置堡立櫓，密爲偵邏。由是糧無不達，三年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爲京兆提學，蒙古主怒未，因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侵蒙古主，从于合州城下，餘衆解圍北還。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存云：「江夏縣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羅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告于征漁利之虐，獻舟且爲鄉導。九月，宗正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函計告忽必烈，請北還以釋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還還？』蓋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必守，不奪其氣不可。乃率从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檣炮鼓，擢疾趨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蒙古陷臨江，遂入瑞州。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拔都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來者，以軍出襲。

計是

拔都兒戰敗來焉，蒙古攻鄂州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諸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韓急流走鄂，以蒙古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大臣等謀立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見臣議事，郝經諫罷兵，從之。合台兵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臣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復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江漢肅清，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初，霸突魯使忽必烈征代爲先鋒，元帥忽必烈在潛邸，從容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我欲勸主上駐驛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太王果欲經營天下，駐驛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慍然曰：『非卿言，幾失之。』會憲宗崩于蜀，阿里不哥搆亂，和林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卽位，還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也。』蒙古主召寶熙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永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枢、奇衡、衡、韓、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開。



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矢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先是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還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已而蒙古遣學士郝經來告即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經至宿州。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管蒙古遣人詣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李庭芝。秦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二年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整隸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堽。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入蜀獲集。卷五十九 宋理宗 大驚以爲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援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資存孝累遷知瀘州軍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損沮。有功輒掩而不自。文德以俞典與整素有隙。使與制置四川以圖整。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與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部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主旣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爲齊郡王。李壇攻益都人之

進陷瀘州五月。蒙古主命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壇。兵勢益張。復命史天澤往天澤至濟南。謂必赤曰。壇多諂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蹙之。乃深溝高壘。邊其侵。執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榮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殺。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勿悞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濠。開東門以待夜。濠濠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滅也。田都帥降。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成。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之也。請遣以王希範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物貨。文德不許。或謂文

德曰：摧塲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于朝。聞：摧塲於漢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五市，內築壁堡，蒙古又築堡于白鶴山，是敵有所守，以通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時守襄陽，知爲蒙古所賁，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劉整又言于蒙古主曰：若得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額漢東曰：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盡鹿門爲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呂文德以許蒙古置摧塲爲恨，因曰：誤國家事者我也。疽發背卒。咸淳六年元元至，元十年春正月，以奉庭芝爲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

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拒敵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總命于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筵侍，擊鞠飲燕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冬十一月，詔范文虎總中外諸軍救襄樊。元將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郭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圍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于淮，以絕其東，則廢幾蹙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從弘範軍馬自是襄樊道絕。咸淳八年元至，元九年正月，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新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實城書于簪中，藏積草下，泅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卒草多鈎，致欲爲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聞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

張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由重賞募死士得  
襄郭山西民兵之勇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  
部韓張順張黃俱智勇俱為都統號黃曰張張順曰  
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  
去毋敗吾事漢水方生順流發舟并艘稍進圍山下  
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茂巨斧  
勁弩夜漏三刻起碇出江以紅燈為號黃先登順殿  
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  
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衝鐵鉅橫被數百轉戰百二  
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  
引蕭翼奏

卷五十九

三十一

未知復不能暗枚隱迹乃舉砲鼓譟乘舟夜順流  
斷絕敵胃進元丘皆辟易突出險地夜半天黑至  
小新城陳木劉整分驍戰艦邀擊以拒戰沿岸東  
獲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  
望軍船旗幟紛披貢兵以為郭兵來會喜躍而進舉  
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即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  
皆元兵也蓋郭兵前一日以風水警疑退屯三十里  
而元兵得進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邀待勞貴與張  
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鎗力  
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  
元令降卒四人昇樓至襄陽城下曰議張都  
統乎此是也守陴者

卷五十九

三十一

室軍中  
楚師敗去  
小將陳木  
劉整分驍  
戰艦邀擊  
以拒戰沿  
岸東獲列  
炬火光燭  
天如白晝  
至勾林灘  
漸近龍尾  
洲遙望軍  
船旗幟紛  
披貢兵以  
為郭兵來  
會喜躍而  
進舉流星  
火示之軍  
船見火即  
前迎及勢  
近欲合則  
來舟皆元  
兵也蓋郭  
兵前一日  
以風水警  
疑退屯三  
十里而元  
兵得進卒  
之報先據  
龍尾洲以  
邀待勞貴  
與張而困  
且出於不  
意所部殺  
傷殆盡貴  
身被數十  
鎗力不能  
支遂被執  
見阿木阿  
木欲降之  
貴誓不屈  
乃見元令  
降卒四人  
昇樓至襄  
陽城下曰  
議張都統  
乎此是也  
守陴者